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冊目錄

總類

考據

筆耕錄五卷……清　胡鼎輯　樸學齋　一
橫楊札記十卷……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八五
舊學蓄疑一卷……清　江中撰　木犀軒　一六一
群書答問二卷補遺一卷……清　凌曙著　木犀軒　二七三
借閒隨筆一卷……清　汪遠孫撰　振綺堂　三〇九
菽園贅談節錄二卷……清　邱煒萲著　香豔　三一五
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清　張嘉祿著　四明　三二七
明堂考一卷附射侯考一卷……清　胡夤撰　四明　三八七
褚堂閒史考證一卷附錄一卷校勘記一卷……清　趙一清撰　武林掌故　四一五
聞見瓣香錄十卷……清　秦武域纂　山右　四六五
不期敦蓋銘考釋一卷……民　王國維撰　雪堂　五八一
屈賦微二卷……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五八九
札迻正誤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一
讀書雜記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七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五七
阮盦筆記五種……民　況周頤撰　蕙風　六七三
選巷叢談二卷……六七五
鹵底叢談一卷……七〇一

蘭雪菱霜樓筆記一卷……七〇七
蕙風簃隨筆二卷……七一八
蕙風簃二筆二卷……七三九

筆耕堂錄

錢崇威謹題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息德秀曰二十篇中莫非仁也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而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

其爲仁之本與

顧亭林曰知錄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愚按古仁人字多通用如井有仁焉朱註作人字讀則此處爲仁之本及觀過斯知仁矣仁字均應作人字讀解較直捷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愚按集註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之德言則仁爲孝弟之本以愛之理言則孝弟爲仁之本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亦不是過焉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其地千成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趙岐竹坡論語註參曰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幷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龔畏齋四書客難曰客曰千乘之國果如朱子魯頌閟宮篇詩傳三百十六里有奇所得奇每面只六十餘之說乎曰三百十六里有奇之說出於管子及漢刑法志釋司馬法十同爲封之言周禮左傳孟子諸書並無此制竊謂其數合要非周初千乘之實數也曰以周禮差之千乘應屬何等之國曰嘗以周禮左傳孟子參之千乘在周禮爲方五百里之國於左傳爲一同於孟子爲大國百里周禮以四境言故云五百左傳孟子以四郊言故云一同云百里五百里內除郊內三鄉郊外三遂以疆地之附庸親子弟三卿采邑縣地之疎子弟五大夫采邑稍地之更疎子弟上中下士之采邑幷山川城郭宮室塗巷外凡郊甸稍縣都所餘之地皆爲公邑公邑制井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千甸千乘則千乘之所出也曰卿大夫三等采地其里數可得聞與曰據孟獻子及孟子之言凡大國卿皆百乘左傳亦云備百邑此卿之采地可知者也大夫士采邑不見傳記大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乘之地千乘之外尚有千五百乘三鄉三遂及附庸親戚子弟大夫

士之采邑取之千五百乘中固有餘耳曰何以知千乘不幷三鄉三遂而通計之而必從五百里之說也曰此必不可以通者也蓋周之兵制出於鄉遂者爲軍出於邱甸者爲乘軍制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兵爲公室精兵君出則從不出則守衛城郭乘則五家一人故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共出士卒一百人（者以一夫受二夫之地計之合八家出三人）其兵爲隨時調遣之兵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可幷軍於乘而統言之曰千乘也曰今據三百十六里合三鄉三遂計之其參差之數若何曰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七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四夫受一夫之地又爲四千六百八十七夫二共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夫加山川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計地已及二同僅少五旬有奇耳此外盡公邑邱甸之乘不過八百零五乘而附庸及三等采地俱無所出若更以附庸采地除之尙不及五百乘安在其爲公車千乘也若幷以鄉遂之軍爲乘計之則三

鄉三遂各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得七百五十乘加以邱甸之八百零五乘共一千五百五十五乘又於千乘之數不符然兵制萬無單乘合一之理亦更無統采地公邑合一之理故三百十六里之說不可信而五百里之說不可易也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以九此字會心曰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卽是所以愛人也

何義門讀書記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卽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賢賢易色

胡澤顯四書一得錄引劉氏云賢賢者同德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引宋氏云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蓋在進賢不逆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可爲此句切證睢詩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可爲此句切證

君子不重章

何義門讀書記曰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朱子答章鑑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

愚按暴戾之性皆由驕傲成之進修之功皆由因循誤之能敬則常存抑畏之神而心自不敢肆常有振作之志而業自不敢荒學者須將此心時時提

起推之待人接物安百姓悉無不由之矣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愚按依此說則此章分作五項亦無不可

胡承福曰無友不如己者友者我友之也若彼來就正則是不如己者友我而非我友不如己者矣容而與之又何害乎

父在觀其志章

李翊戒庵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聖人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黃氏日抄曰三年觀其志與三月不違仁語脈相近非陰指始學而言也）

龔畏齋客難曰所謂道者治家之條例諸無關於典禮之大者皆道也諸家多以事與行解之無怪其有紛紛之論也

魏環溪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纖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卽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非其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改前愆之孝子乎

食無求飽章

義門讀書記曰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爲政以德章

義門讀書記曰德字要在誠敬上說註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二字貼居其所說

襲畏齋客難曰無星之處皆爲辰今所見蒼蒼之色皆辰也皆宗動天也以十二次分之如正月元枵二月娵訾三月降婁之類故又曰日月之會謂之辰

那疏曰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趙岐竹坡曰按說北辰祇如那說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於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於動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祗是天文家言與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何必闌入於此書耶

朱以九曰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渺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不違矩

朱以九曰聖人何矩心卽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孟懿子問孝章

龔畏齋曰客曰不背於理凡人凡事所宜然何得獨以答懿子之問孝曰考孟僖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敬叔年十三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爲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遺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爲卿偕其弟敬叔遵父遺命師事孔子問孝應在此年孔子稱僖子能補過可則效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況末節何如曰親汲安得有令若謂從母之命則尤不可訓也

至於犬馬

何義門曰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那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以九曰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圓

胡梅坪曰記曰小人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覩此以犬馬喻人子無疑

色難章

何義門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問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吾與周旋章

朱以九曰私字即從不違處者出無擇無矣默而識之便是私退省是遠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何義門曰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

攻乎異端二句

閻百詩曰孫氏示兒編云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孝慈則忠

義門讀書記曰此孝字兼愼終追遠而言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諸二字閻百詩謂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節語意相合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

夫子告之不言唐虞夏殷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汙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可也

八佾

毛西河曰隱公問羽數於衆仲羽數即佾數也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執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術詩執翟祈祭是也一是鷺羽導舞者所執之羽武舞皆用之其名曰翿翿者導也爾雅作纛謂指揮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王風左執翿陳風值其鷺翿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所謂佾也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佾歌雍是一時事而三桓皆桓出故並僭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先僭季氏

林放問禮之本章

朱以九曰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有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放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即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個質實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繪事後素

曾寅谷曰放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漬汙也禮器所言與放工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放工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絢不必加采也論語之說則與禮器合蓋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飾珥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文度數之飾猶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朱註引放工全謝山謂朱子誤解放工却不誤解論語

夏禮吾能言之章

何紀贍曰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得杞宋之文獻爲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龔畏齋曰周初封同異姓等國頒行周禮而杞宋獨得用其前代禮樂至春秋時雖札爛簡缺必應修補夫子言文獻之不足徵何也曰此三代典禮一大關係說經者俱未之及不能無慨也蓋杞則避難再遷宋則有易子析骸之慘及華氏數年之亂而二家之典籍不保矣或謂杞宋之典籍雖不保周則天下共主開國時監二代作周禮則二代之禮與周禮並藏金匱石室者固無恙也不知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燬於柏舉之役而二代之禮之在周者如泥牛入海矣孔子於定元年適周太史氏典籍既失古禮不復存僅問於老聃哀六年至楚王子朝所攜之典籍已亡十餘年坐是不得見二代之禮必致望於杞宋之足徵也杞宋不足徵所爲無復望於二

代之禮之能成書也然則夫子之能言何也曰周初封魯衛啓以商政晉啓以夏政聖人聰明天縱至是邦有所聞見觸類旁通久之自然貫穿洞達而能言杞宋不足徵他國雖間有可徵更不如杞宋故言之無益此蓋在哀十一年自衛返魯後定禮樂時之言其時如向戌之能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者亦無之矣曰今何以仍有周禮也曰今之周禮周官也唐以後乃名周禮周初頒發各國俾知遵守周禮與周官異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周官所無孔子定禮必有成書蓋俱亡於秦火楚炬矣

杞不足徵

閻百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夏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杞當春秋去初封之地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徵其事不足稱再則杞徵甚不足數也文獻無徵其由此與

禘

劉敞曰大禘則終王郊古註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國語荒服終王蓋言犬戎以即位而來見也二說小異可以兼用要之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何義門顧主此說恐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祇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詩子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祀乃奉神於此也

周監於二代章

龔畏齋曰或問夫子生周之世爲周之臣民應無不從周之理今乃曰吾從周何也曰夫子之祖弗父何爲宋大宗自啓聖王以前皆如宋用殷禮觀儒行稱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知夫子固亦服殷冠矣此時因學周禮深嘆其文之盛又爲司寇於是始決意從周紀載從居他國者之行禮有云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又云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夫子以前用殷禮所謂不求變俗皆如其國之故者也此時既過三世又爲司寇舍殷從周所謂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也

朱以九苞曰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雄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尙文之周乃監於二代以成周之文也丘至今緬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子入太廟章

龔畏齋曰祭祀之禮文禮器夫子雖講求有素未能一一目覩故每事之問凡以映證所知也其問與不知而問者正自不同或人心粗未及細審故反以爲譏耳又此乃祭前宿戒君未入廟之時非嚮祭之晨也且係爲委吏乘田之時應入太廟執事非爲中都宰時事也

閻百詩曰鄹魯邑名今則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始仕卽指孔子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時或謂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不知祭統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君使臣以禮二句

君驕臣諂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故定公大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哀公問社

曹寅谷曰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周禮大司徒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之稱謂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非謂木爲田神木主也且社主用石不用木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張齊賢所議中宰我自論社不論主也註主字勿泥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黃東發謂社固祭地然所祭指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比則舉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秋祈報皆於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何氏註包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酢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

儀封人章

閻百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
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還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
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返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
復如蔡而楚仍返乎衛儀邑城今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
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要爲第
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
與情蹤正合

武未盡善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
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

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
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靖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
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富與貴章

何義門曰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手事終食不違則無
時非仁矣造次顚沛則又無處而非仁矣

龔長齋曰首節不處不去以處境之顯者言末節無違必於是以用功之密
者言不以精粗分先後也曰不曰無違曰必成德則皆以自然言入德則皆
以勉然言不以先後分安勉也終食無違此句爲全體工夫可該不處不去
不宜黏煞不處不去蓋由不處不去說到無違非謂必先不處不去而後無
違也

何義門曰次節惡乎二字須從君子身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
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朱以九曰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却不在不處不去之
時世有違境要名而心不純者心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
去之名也必無終食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顚沛必於
是況富貴貧賤乎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貧賤如此重也

吾未見好仁者章

何義門曰第三節註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
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復屬望處自說得
有味

無適無莫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
則與之親也

鄭氏註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

忠恕

顧亭林曰延平先生答問（羅註門人朱熹元晦錄）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
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
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
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
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
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
嘗作忠恕說其大旨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
非一之也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趙竹坡曰人臣挾功而要其君朋友恃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尋與疏隨之史冊詳矣此說自可備一義也

公冶長章

范氏曰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何義門曰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若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爲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仲孫閱是孟僖子之子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遭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敬叔載賓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讓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閻百詩曰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載賓而朝者當是二人

珊璉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趙竹坡曰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註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於漢

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或曰雍也章

錢曼庵曰禦人以口給口對心言以口給者言不由心而發也定四年祝鮀不遵踐土載書之原辭而據異姓爲後之例隨意顯倒以應蓧宏是口給之實證也不知其仁毛秋晴以爲不知佞人之仁義較勝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即同爲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無所取材

何氏註鄭云無所取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漆雕開章

閻百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

筆耕錄　卷一　十七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朱以九曰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於獨知不是玄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遠繩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開把國家天下事算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能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說正說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孟武伯問子路章

朱以九曰諸家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爲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於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曰不知也

宰予晝寢

王讜曰宰子晝寢梁武讀寢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也韓子筆解曰晝當讀晝字之誤也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

亦未深誅

愚按讀書爲書與下二喻更覺關切

我不欲章

何妃曙曰程子又云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卽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總註無者自然而然按曰無欲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賜也非爾所及也

何氏註孔云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趙竹坡曰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寧武子章

龔畏齋曰據春秋經傳僖二十五年衛文公卒成公立二十六年經書公會

晉伐衛衛侯失國三十年衛侯復國武子始屢見於傳三十一年經書衛遷於帝邱傳載武子諫公祀相文四年經書衛侯使寧俞來聘傳載湛露彤弓之辨據此則無道指成公失國有道指成公復國後又明矣武子之知朱子誤於文公時求之因以爲無事可見夫聖人明稱爲知且指爲可及何得以爲無事可見也今觀止祀相不答賦二事以孔子譏文仲祀爰居作虛器答樊遲敬遠鬼神及君子以范宣子權詞受彤弓爲知禮等事參之武子之知居然爲當時所罕見然依類以求不禱桑林不禳火災不禁龍鬥似武子之止祀相不拜肅夏文王重拜鹿鳴似武子之不答賦武子合之而知鬱子產穆叔各有其一故猶曰可及也至於愚如同時曹侯獨有獲曹伯之功然內無元喧之強臣較武子爲易厥後魯子家羈從昭公出亡久于武子然晉侯使荀躒調和昭公君臣子家不能內安衆心外應晉使卒致從者脅公不能

反國終春秋無與武子比者故不可及也

左邱明

龔畏齋曰左邱明孔子之友非弟子也邱明蓋以字行卽其字犯夫子之諱亦足爲非弟子之證或問是作左傳者否曰或以哀公傳末有趙襄子之諡疑左傳非此邱明所作然襄子敗智伯去春秋不過二十七年左氏年小於夫子至九十餘歲則固已見之矣且此等大著述孰不豔稱司馬談去孔子二百餘年父老傳聞豈容有誤然則作傳固卽此人無容疑也

又曰襄子之諡或揭書者所追書

敏之

何義門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十室之邑節

邢疏曰衛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趙竹坡曰按王虛若辨惑序云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過於厚也王說自正然衛說亦可存參

雍也可使南面章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標其迹如舜之恭己無爲而正南面正得簡之眞神也論子桑而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神也仲弓默會其本體而恍游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符其初心又恍游仲弓之意中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字耳可也簡三字眞是通章血脈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何義門曰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略居簡是簡靜

子華使齊章

閻百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

朱以九曰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龔畏齋曰三月不違者一歲只三四次心稍不存所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月至勝於日至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至勝於月至矣然曰日一至則一日猶不常在於仁何況一月恐非所以論聖門諸子也

季氏使閔子騫章

傅氏振鐸曰避人避地惟恐不深閔子杜謝權門何得啓人以端示人以向其曰如有復我云者意以季氏無再三之誠而彼正不願有再三之瀆曰必在汶上云者意以季無謀野之功而彼正不願爲出門之同按此似深得閔子微意

汶水泰山

閻百詩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爲宗長

伯牛有疾章

龔畏齋曰執其手診脈候息也於脈息知其必亡故嘆之淮南子以爲癩劉氏孝標因有歌其茅茨之言於傳無攷未敢信也且既曰癩則未問前必久知之問之時亦目見之何俟執手而乃嘆也

何義門曰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也趙竹坡曰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敬鬼神而遠之

何義門曰卜筮稱疑亦質鬼神事若事就花典論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奚遑何與耶

子見南子章

龔畏齋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常求之傳記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詰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左傳成公十六年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適焉使立於高國之閒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昔人據祭祀不能相避之說得之

閻百詩曰金仁山云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夫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

又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燔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徵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朱以九曰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子路不說莫說壞子路

邢疏引樂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趙竹坡曰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 出則事公卿章同

何氏註鄭云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趙竹坡曰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擒揚亦意在教
世欲令人親故不可以荀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
不作鄭酢第鄭云我獨有之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
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游於藝

游藝者活潑潑地温養我靈惺之機三件內皆有之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
道時游之而道不苦於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據德時游之而德不拘於把
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
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飾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
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

又杜詩薦伏謎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
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
然趙竹坡曰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
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邢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
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謂顏淵章

何屺瞻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未註自負其勇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
自失乃以所能質證吏求進步耳

安溪先生曰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
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只
以斷字下註脚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章

蕭文仲曰記者敘此章於商行藏之後正自有意要知此不是說世人求富
正是欲求富乎世而以可不可自爲審度之辭耳富卽是天何以剌何神不
富之富亦卽是如適衛章富之旣富矣之富蓋云睠念斯世維今之疚不如
茲雖昔之富不如時吾苟可以求富乎世栖栖皇皇所不惜也執鞭亦爲之
卽吾願爲執鞭之意如不可求富於世也則亦從吾所好以自爲退藏而已
上二句是用之則行之意下二句是舍之則藏之意若實作爲世人求富而
謂以世情語提醒世人意殊蹇淺

子在齊聞韶章

龔畏齋曰先儒以陳敬仲奔齊齊因有韶非也蓋齊有韶滅遂所得也其屬
之敬仲則班固謬論也樂爲大司所職樂器有司掌之安得妄以與人敬仲
避禍出奔跋涉千餘里救死不暇安肯以樂器自累乎又記稱夔始制樂以
賞諸侯有德則受韶者多如韶州韶石以韶得名則荒服諸侯有德亦在所賜矣傳記雖
無攷理固可信也

何氏註王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趙竹坡曰按舊註意似謂不意韶
樂之竟在齊也

何義門曰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李安溪云只將
註語略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

蕭拙齋學測曰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每思之不得韶樂信美善夫子聞之
何必於三月又何爲遂不知肉味將不爲沈溺耶頃讀二程書亦疑此謂三
月字當是音字之誤似爲近之韶之盡善夫子向聞之已亟稱之豈至今日
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韶樂殘缺久矣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適齊夫
子亦以是年至齊明年夫子與太師摯論樂論韶齊之韶自師摯始摯之爲

韶實得之夫子今聞樂所作之韶與夏廷無異故喜之深不覺嘆之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不圖大師樂爲韶樂一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觀爲樂爲字可見

夫子爲衛君乎章

羅泌路史曰公子郢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郢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趙竹坡曰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衛君對公子郢當立不當立言非指曉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尚未豁何義門曰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可以古律今也

陳文子註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心此則謂其賢智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何義門曰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

筆耕錄 卷一 二十四 槐學齋叢書 第一集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更如何處此

鄭康成註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蘇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

以爲至德也

顧亭林曰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強太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與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紀其功彝鼎不銘其績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

又曰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

龔畏齋曰詩所謂實始翦商者本詩人追溯前代之得民心自太王始謂其德有翦商之漸非言其有翦商之志也且係春秋僖公後史克所作故有過當之語不得盡視同周公之制作也

又曰或問讓商之說亦可曲從否曰有讓者必有與者嘗曰殷天子未聞以天下讓泰伯也即泰伯有得天下之德而不欲取如季之勤王家文之繼服事可矣何必逃也且逃何以不偕季歷而偕仲雍是故吾於殷高宗之盛荊蠻之逃知其讓周於仲雍之偕逃弗知其讓季以及昌也

又曰昌有聖德傳季及昌太王泰伯仲雍俱有同志如季札賢兄弟皆欲致國況賢如伯雍哉惟無以處季故不欲明言耳

閻百詩曰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某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

又曰集註莫不善於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近夫已氏尤加傅會殊可痛疾歸熙甫泰伯論曰辭取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寥寥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者夫子所以深嘆其不可及也蓋太王欲傳歷及昌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剪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春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盡也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強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付之乎且何以爲傳

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
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何義門曰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
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
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尚闕於事情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蕭拙齋曰曾子啓孟敬以學道重在道字容貌顏色辭氣雖道中之事然三
者如何用力其本領只在道上人果能從事於道則暴慢鄙倍自然遠信自
然近味三斯字可見蓋有道者之容貌自是不同如此此道之所以可貴也
然則君子惟修道之爲務而已若容色詞氣上着力祗爲色莊祗成外飾耳

君子人與二句

與字不作疑詞也字不作決詞是抑揚其詞以深予之也但人與從當局節
操上看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也

興於詩三句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
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三年學章

何氏註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蘇子由曰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
見成功者世無有也趙竹坡曰蘇氏仍是古註意但釋不易得不甚理順

龔畏齋註曰三年從何年算起僅三年學註何以云久三年不志於穀以初
學言之似多有其人又何以云不易得耶曰此太學國學之學非爲學之學
也君子學以致其道亦此學字與孟子學則三代共之戴記入學出學與學

睢之亂也然不獨鄉飲酒用之鄉射亦用之射事繁且久略歌笙間三節而
不略合樂以其爲鄉樂之正也燕禮亦用之由歌笙間而遂歌鄉樂其節次
與鄉飲酒同賈公彥云燕是侯禮下歌士大夫樂故以鄉樂言之也然則孔
子自衛反魯者三師摯在官爲何時曰初自衛反魯有定公喪中自衛反魯
有开官氏喪皆不宜與師摯論樂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樂正雅頌得所
之時與師摯共事宜在此時耳

有婦人焉

顧亭林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
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幷數之以足十
人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
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
也

貳拾肆冊 95.12.版

溝洫田間水道也閭百詩曰溝洫只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爲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何義門曰此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審

龔畏齋曰此禹歲修黃河常功也蓋黃河三汎不爲害全賴溝洫容受一年不盡力則四尺八尺者皆淤而澮川亦視此矣農民於田首各有二尺之逐則自知用力溝爲十夫所共或四井三十二家之邑所共洫爲百夫所共或四邑一百二十八家之邱所共非官督率之則奄鍾不齊年年定爲常功故

曰盡力溝洫也

又曰古制徧天下皆爲溝洫則沿河南北東西數百里莫不有溝洫沿九河南北東西數百里莫不有溝洫則河身泥少不致擁塞泥在溝洫則冬月可以挑濬泥在河身四時無可施功此禹所以治溝洫能容不致潰決以黃河之泥散布於數千里溝洫中則河身泥少不致擁塞泥在溝洫則冬月可以挑濬泥在河身四時無可施功此禹所以治溝洫欲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盡見太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即治黃河二百餘年無患也厥後商因河決而五遷都周定王五年河南徙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知其溝洫之治不能如禹之勤後世溝洫不復買讓所謂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予每讀盡力溝洫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商鞅之不仁也

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愼氏之弩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又曰集註云正疆界備旱潦未嘗不是然特遺其大者耳外此尚有限戎馬多聞而屢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屬陳縱多能之足一層註亦未及然則溝洫之盡力蓋一舉而四善備也

子罕言利章

龔畏齋曰論語孟子及十翼夫子言利誠罕矣至命與仁言之不一且朱子

問豈必上大夫楚陳皆有太宰宋皇國父爲太宰傳亦未嘗言爲上大夫也

吾有知乎哉章

何氏註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刑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

趙竹坡曰按此說頗與下憲賢串何屺瞻曰吾有知乎哉五字卽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與無隱乎爾同

何屺瞻曰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章

何義門曰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王充論衡曰孔子罪子路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趙竹坡曰按集註謂臣爲家臣從包註邢疏也夫子從大夫之後不得不爾夫志氣之帥也一帥當權萬夫辟易須在匹夫上着意匹夫者一人之稱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大葬馬註謂不得君臣禮葬集註從之是王說亦可存參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何氏註孔云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趙竹坡曰按聖門欲以君道尊師非一日矣故曰久矣哉伯牛有疾章集註亦云伯牛家以君禮尊夫子也

雅頌各得其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遘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註疏之遺

吾見其進也二句

朱以九曰止非止息之止乃止至善之止卽聖賢歸宿之地也惜其早卒但見其精進之日未見詣極之日耳

後生可畏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年四十而見惡焉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此過於厚也趙竹坡曰按東坡以此等爲有爲而言極有深意

巽與之言三句

閻百詩曰集註以法言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先後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對三軍之衆言不可奪莫泥死生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皆是不可奪處

是道也何足以臧

趙竹坡曰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胡說正二節之意朱說正此節意也子路以不忮不求爲主則須常把持不放以仁義爲主則自然中節而不至有忮求也

朱以九曰學問時時告便時時進終身誦之是有不能舍以一善塞衆善之門則何用不臧者又何足以臧矣曰用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由此克之可處處盡善曰何足見道理無窮不可以一善自足由非不能用也誤以爲只用此不忮不求而足以臧也夫子是以警覺之故善學者恆舍其所有

立者中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未可也權字宜對立字看立者固執之義權者時措之宜也如伯夷聖之清立於清也柳下惠聖之和立於和也伊尹聖之任立於任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聖之時者也權也漢宋人皆不識權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認權與經二也烏知經爲體而權爲用猶經爲衡而權爲錘也體用不可分猶衡錘不可離也倘常則體不兼用變則用不由體猶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可乎不可乎

唐棣之華節

何氏註華反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未之思也

何氏註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趙竹坡曰按舊註上章合此爲一章故有此牽強之說似不足取

君召使擯 執圭兩節

龔畏齋曰晁氏以孔子無朝聘往來之事以使擯執圭二條爲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非也此蓋定公十年齊聘魯魯使孔子報聘共約爲夾谷之會夏既會盟以魯用孔子必霸故先聘魯魯即使孔子報聘二事也春及齊平齊有女樂之歸此蓋按時事而可知齊歸田謝過更恐魯速霸因以計去孔子孔子有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者其不見於經者魯史必有之孔子創之幷歸女樂亦創之嫌於暴己之功顯君之失也若如晁氏之說魯論豈肯自亂其紀事之例乎

入公門章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儗於天之皐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不惟遠乎治朝之堂揖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略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魯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閫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於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則聽政之所而羣臣之正位焉外朝則詢衆庶而揖羣吏焉燕朝則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于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是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文益知異性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

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

立不中門

閻百詩曰集註謂當棖闑之間陳氏釋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闑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因有閒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棖闑之閒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閒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亦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闑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角門入謁既畢輒從西角門出朱子言古人常闑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閨月則闔門扉立於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闔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豈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上如揖兩句

何氏註鄭云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疏云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趙竹坡曰按此亦可備一說

君子不以紺緅飾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註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玄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麝裘青豻裘以裼之熊氏曰臣用紋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紋耳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玉藻云狐裘黃裏以裼之趙竹坡曰按邢氏此疏最爲詳核但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卽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詩羔裘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裘家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云皆韜而衣裡製是也故知兵事亦用黃衣狐裘也

齋必變食至多食

註疏以必有明衣布屬上節末而以齋必變食屬此章首邢疏曰自此以上皆素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齋者孔子所愼若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之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趙竹坡曰按邢氏此說甚有意義凡常雖聖人恐不能如此勢有所不可也又況聖人之言則著爲教若賣人之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艱難矣

狐貉之厚以居

閻百詩曰此句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羔裘裘複蓋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

不時不食

何氏註鄭云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

朱以九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

不多食

閻百詩曰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亦不倫矣

雖疏食節

何氏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曰祭謂祭先也按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物雖薄亦祭先也

廐焚章

王讜曰今人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趙竹坡曰讀不爲否其說似新而筆解却無之

侍食於君節

義門讀書記引玉藻云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一段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爲君所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先飯者蓋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嘗也

閻百詩曰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又曰集註若爲君嘗食然此句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己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羅泌路史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鼠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躐先卜先馬先牧先廩先齊先食先酒皆其類也玉藻云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路史於此斷句）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趙竹坡曰按路史以先飯爲所祭之神論自該博但君祭先飯無與夫子事無庸記於鄉黨耳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路史譌作曰）

筆耕錄卷一終

先進章

何氏註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趙竹坡曰按謂先進後進爲先仕後仕正對下用字言義亦可從

從陳蔡章

龔畏齋曰古註分兵圍絕糧爲二事不可易也此章正哀六年兵圍事事在正二月閒若三月則吳伐陳陳不能與蔡謀圍孔子矣後人因家語有絕糧七日一語遂將問陳章絕糧合爲一事然家語所云絕糧非問陳章絕糧也彼章明云在陳此章明云陳蔡安得合而爲一且靈公卒已五年安得有靈公問陳耶匪兕之歌正此年事也

冉有

閻百詩曰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閒既從陳蔡又使之荆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暫舍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歲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略能髣髴而年纔如許異哉

閻百詩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今卽其書攷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勿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之士矣

孝哉章

何氏註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趙竹坡曰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得離間義亦可用

趙竹坡曰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近有以孝哉閔子騫五字屬人言者可從

顏淵死鯉也死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則伯魚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據其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卒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歲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詞也

閻百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

魚亦卒在前不然如王肅註爲假設之詞豈不笑滾了人

愚按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歲若如舊說則顏淵已前卒兩年何以從者猶有顏淵列四科之首乎則閻氏之言自爲可信

由之瑟章

朱以九曰人多就子路造就上說予謂當就造就子路說堂字室字俱從門字生出拒於門之外正欲引入於堂之內也

問師於商章

朱以九曰子貢自是過一邊人所以與師相契得夫子一言不惟師與商受陶鑄而子貢亦在點化之中矣末節過猶不及王觀濤曰倒說不可平說不可黏着二字說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章

龔畏齋曰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武子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昭五年會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焉征之而貢於公哀十二年用田賦又費卞鄆東野等地皆其私邑擅舉國之半十分取二而加以軍賦世蓄積此其所以富於周公也又曰學設有鼓以徵學士鳴鼓集衆以攻也朱子以爲聲其罪以責之似非本義

何氏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邢疏引杜預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趙竹坡曰按此說有理言魯之執政乃富於王之執政也

柴也愚章

何義門曰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偏集註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何氏註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韓筆解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

朱以九曰人心惟空能受心空而意念不著能受境也境空而計較不生能受命也賜不受命貨殖億中億則不空屢中則不屢空故夫子以賜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箇第一冷淡人下他一劑也然回非無億也意恩意滅同之所以空意作意起賜之所以中也不觀夫子無知空空如也

子張問善人章

龔畏齋曰註訓善人質美未學質美則是未學則非夫子三稱善人不得而見勝殘去殺七年即戎此何等身分而可以未學目之耶程子以漢文景當之文景豈未學者耶或謂質美未學宜細看然子羔質美未學不可宰費則能爲邦能教民者非未學明矣不踐迹者言天性本美所行暗合古人雖學而不藉於學也不入室者言其志止於此如漢文制度禮樂謙退未遑固不求至於禹湯文武也後漢黃叔度管幼安皆當在善人之列餘皆可以此說及程說通之

論篤章

註疏通上善人之道爲一章何氏註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按此是與二字猶言是所謂善人與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朱以九曰公西華不是兩疑而問見得天下事宜行況由又是勇於行者夫子忽然制他故赤之問殆從由起見耳李衷一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由宜斟酌求莫姑待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緣西谿曰退之亦是進之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會退他行要認

何氏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邢疏若周人窮乏當賑救之事

子畏於匡章

韓筆解死當爲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同何敢先其義自明

宗廟會同

閭百詩曰時文有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襄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極稱之余按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註相詔王禮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

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來擯司空之屬審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曷與乎想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梱與閾之間士介拂帳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爲證據皆盡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又曰端章甫卽束帶立於朝願爲小相卽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恩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非人也當春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何義門云周禮殷頫曰同註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宗廟之事四句

閟百詩曰有持宗廟之事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其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執非有事於宗廟者哉鈍翁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卽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卻地閒卻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句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鈍翁之評殊多傳會

點爾何如節

鄭曉古言曰曾晳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晳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趙竹坡曰按此說卽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閻百詩曰塾講有謂某每怪會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徹晤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者當點承夫子問口已罷歌手亦停揮但徹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黏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書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玉事同舉爲千百載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又曰有來問者謂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朱子採入集註似爲可信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未可知然敘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公多誣莫此爲甚

雜筆解浴乎沂浴當爲沿字之誤

王充論衡載此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

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趙竹坡曰此說絕真不足取

曾晳後

何屺瞻曰曾點是見得三子僅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不是自喜見許與以夫子爲薄三子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何氏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趙竹坡曰按此二句不作點問最爲有理不然夫子已告之以安見非邦不當復問赤之非邦也何義門曰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宦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也按附庸而無會同不違於天子故也

在邦無怨二句

何氏註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不憂不懼

朱以九曰憂懼自外來安保其無不憂懼者從自心不疚上來夫子是說不憂懼人多說無憂懼者何也

子張問明章

何屺瞻曰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

子貢問政章

閻百詩曰我聞前輩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此條可補入集註

去兵去食

顧亭林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蓄士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

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倉卒徂征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據蔡卅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饑死而不食有至於饑死而不去蓋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與台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無待於兵之意

又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鋒兵鋒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戟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虎符奪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大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又曰以戟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何屺瞻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召募始於桓文初無所據當孔子時舍井田即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二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

趙竹坡曰兵以義死財以兵散而信自在天壤間蓋民信已在前至此不過下畢己之詔布哀痛之言以使民振起耳非去兵去食之後單有一箇使民信之法也

盡徹章

何義門曰哀公發問之意本爲年饑之時徹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爲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會節不必入加賦二字蓋當饑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爲也

讓夏齋曰哀公問意非必如註加賦云云也蓋賦不能供斯用不足如能供則無不足矣常額尙以年饑不能供又加多於額外雖敲扑日施安能強以所無乎且旣已二矣何容復議加也竊推公意殆欲重刑以使民無逋賦抑或思以雜稅中爲巧取之術與或謂二旣不足徹何以能足曰惟其二也所以豐足而凶不足也惟其徹也所以豐凶無不足也蓋徹者合公於私其作也通天夫之力於一井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其收也均公私八百八十畝之入於一井八家各得九十九畝之入爲十之九君共得八十八畝之入爲十之一私田無稅民心感悅不私其粟則八十八畝之所入常贏額外無征餘三凶年有備不待賑則倉廩之所留無算所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若二則別公於私而另賦其私若賦私田不復能責民之盡力公田而八十畝之所收有限民怨倍賦私田所入互相容隱而逐畝所取之十一有名無實幸而年豐公私所入二優於一而民無有餘積不幸年凶公私不能及額甚或一無所入而君民俱困矣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

又曰徹本豐凶兼足良法而春秋時或不足者以軍役繁興農業荒廢故也暴君汙吏不明其不足之由任意加賦變什一爲什二什二而軍役仍不息故君民愈交受其困然有若仍以徹勸者蓋什二之後忽復什一民喜出望外自當踴躍急公若更能弭兵息役盡力南畝則有如孟子所謂不違不奪穀不可勝食者斯吏永無憂國用矣

愛之欲其生節

蕭抱齋曰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第舉愛惡生死未知其果何若指余曰生死猶晝夜非人所得爲也高者超生死其次任生死正也仙家者流貪愛未除執吝形骸每欲其長生如佛氏之流又惡形骸之爲累欲其速死斯二者皆違天而徇私者也仙家之說人多溺之而佛氏之說高曠者甚蓋自孔門如冉漆雕子桑戶之流已紛紛昌其說矣子張好高恐且信之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自夫子提出而爲老佛之說者可以不爲所惑矣若以愛惡欲人之生死人皆知其非何惑之可辨

誠不以富二句

趙竹坡曰古註以此二句跟是惑也說猶言不足以富己之德而適足以爲異而爲惑耳

片言章

朱以九曰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在邦必達二句

閻百詩曰讀書偶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卽疇家難於治國之說

先之勞之

何氏註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之迂也

鄭論語註迂作于往也

樊遲請學稼

先儒謂樊遲學稼學圃卽許行與民並耕之意

專對

閻百詩曰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專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乘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擯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乘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未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

篤可見事擅也亦與上違字關合

其身正章

何義門曰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輾辟愈有力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必世而後仁

何義門曰程子謂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何義門曰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民說

子退朝冉子退朝

閻百詩曰子退朝是退魯若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雉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

吾黨有直躬者章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何氏註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邪疏因羊來入己家其父取之

何屺瞻曰如何要證正謂其於理未有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禮卽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因論春秋書夫人孫於齊夫人之喪主自齊剖析及此徐自溟曰直躬是任直於躬而不顧其父者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其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人而無恆章

何氏註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趙竹坡曰按註謂無恆之人其病不易治雖巫醫無如之何猶心無定主卽易亦不能占也惠伯論南蒯之筮亦是此意

朱以九曰夫子致思有恆之意非徒慨無恆也一說不可以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以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脈一說不恆其德其德喪矣而或能承之以羞則此羞心乃轉恆之機也奈何人之不一自占也竟置而莫之羞也占不在易一念能醒便是羲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

憲問恥節

何氏註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舉按此以恥單屬下句說

危言危行節

朱以九曰不言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有德者必有言章

何義門曰有德者朱必以能言獨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知也

畀澶舟

顧亭林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註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又曰古人以左右衛殺爲澶陳其銳卒謂之跳澶別帥謂之澶主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澶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

陷堅突秦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祭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

趙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驁蓋古傲驁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驁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蓋但作傲慢之傲下何以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驁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矣

俱不得其死然

李豫亭推蓬窗語曰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倒而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驁則已然也

爲命章

龔畏齋曰春秋善於辭命者多矣何獨稱鄭也不知此非獨稱鄭幷欲他國爲命者皆如鄭也爲命上不着鄭字知夫子祇泛論爲命之當如四人耳語意與臧武仲之知四句同

子西

何氏註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毛西河以楚子西卒於孔子之後或人不應問及以鄭子西當之趙竹坡曰按鄭子駟之子公孫夏爲子西其才品尤在楚子西之下當以楚子西爲是

龔畏齋曰子西爲令尹平王遺無極不能泣諫子常專權禍國不能救正昭王即位十年無歲不有吳師不能未雨綢繆前不能及令尹子文之紓難孫叔敖之佐伯同時不能及沈尹戌之忠壯申包胥之復楚其他雖有足錄要皆人之所能或人顧側之子產管仲之間實爲擬非其倫宜夫子聞而鄙之也

何屺瞻曰彼讀若賁卦之賁哀也廣韻在五寘中註召白公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趙竹坡曰按屺瞻攷白公之亂事甚精以彼爲哀哀其將致亂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趙竹坡曰按此或伯氏有罪管仲爲政而聽其邑亦不可知亦未必其自有之也

閻百詩曰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封晏子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

墨子荀去卻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公綽章

公綽不欲可以鎮靜而爲重臣不可當劇而爲任臣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眞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氏某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閻百詩曰按此蓋以答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此答外註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當以此解爲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教之第難爲作時文者遺耳黃氏某云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公叔文子

註訓文子爲公孫枝按孔註作公孫拔公孫枝秦大夫也註偶未檢耳

臧武仲以防爲

何屺瞻曰雖曰不要君曰字不是他人卽指武仲自己護頭露尾耳次崖謂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借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爲他解釋非也

龔長齋曰武仲要君他國有效之者矣襄二十九年高豎以虞叛閻邱帥師圍之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興無廢二勳敢不墮邑之言如出一口矣嗟乎要君之罪不著據邑請後又豈止二人哉

閻百詩曰黃瑤生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逆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紇猶可以無死耳

桓公九合諸侯

龔長齋曰桓公衣裳之會九兩曲兩鄄北杏穀首止皆乘車非兵車也兵車之會四洮鼓牡邱淮皆兵車非乘車也若以九爲糾劃督則不以兵車作何解耶晉悼九合諸侯亦如本字解何得桓公獨異也穀梁傳繁數實與陽穀二會爲衣裳之會什一不知二會專爲服江黃非大會諸侯也故可以不數

管仲非仁章

古註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

何屺瞻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大夫僕

閻百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僕本家臣薛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成訝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遺想蘧生博雅詎不記憶及此祇緣尺幅有限故只各以二事立義其體使之然也

桓公九合諸侯

龔長齋曰桓公衣裳之會九兩曲兩鄄北杏穀首止皆乘車非兵車也兵車之會四洮鼓牡邱淮皆兵車非乘車也若以九爲糾劃督則不以兵車作何解耶晉悼九合諸侯亦如本字解何得桓公獨異也穀梁傳繁數實與陽穀二會爲衣裳之會什一不知二會專爲服江黃非大會諸侯也故可以不數

管仲非仁章

古註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

何屺瞻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大夫僕

閻百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僕本家臣薛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成訝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

管仲奪伯氏駢邑章

顧亭林曰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又曰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興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子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子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夷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大夫僕

閻百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僕本家臣薛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成訝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

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更徵之魯孟厳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通公卿之喪則曰職役於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曏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簡子每朝不悅諸大夫請罪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諤諤者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週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陳成子弒簡公章

蘇子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代魯而去之以越伐魯孰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

蘇子由曰哀公三桓之不足以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何義門曰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龔長齋曰程子駁左氏之言豈知哀公年少而懦若不告以可克之實則愈不能動聽矣且夫子所愼者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正萬全無害之實安得以爲非孔子言也

君子上達二句

蘇子由曰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于我

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踰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微生畝章

朱以九曰栖栖正不固歲固者痼疾元氣槁而不通夫子萬物一體所以栖栖以元氣周流天下而不瘝癏耳玩何爲毋乃字面微生非譏孔子設爲佞以採栖栖之意耳

賢者避世章

朱以九曰看賢者與逸民不同避世莫作柴溺避世之士看邱毛伯謂賢者志在行道避世是擇時而仕也避地擇國而仕也避色與言擇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也

作者七人矣 註疏連上節讀

何氏註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耶疏曰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耶疏又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朱以九曰作者制作也晦庵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于曰述而不作按作字選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宋潘宴云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皆作以垂教我今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

子路宿於石門章

閻百詩曰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讀大平寰宇記古

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
董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前抵城而門已閉只
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倘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早曰汝從何來乎若
城門既大啓往來如織焉得辈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
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氏可識不必如
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
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忘爲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諒從
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蹊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何屺瞻曰是宇是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便太縣絕扉門祇見得難便
住手與宇宙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剿也

諒陰三年

何氏柱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

康成以爲凶廬非孔義也又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喪廬三
三年心喪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喪廬三年者晉杜預傳云（按此下那疏引晉書二語
十晉書杜預傳中 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唯皇太
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侯射廬欽論之惟杜預以爲天子諸侯三年之喪
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廬欽鄧舒
問預禮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
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
陰之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預又作議曰上古
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答
曰何必高宗云云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舉衎向歜之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勿遂喪榮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之喪見於

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稱服心喪之文也義景
王不忘其除喪而忘其喪榮已早明既葬除除而遂諒闇之節也晉崩舉諒
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葬於冢宰喪服已除
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
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應苫枕由以荒太政也自從魏諒陰之制至今高宗
遵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識非識天子不以服終喪
也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議奏太子遂除衰
麻諒闇終制

趙竹坡曰孔氏釋諒陰意於鄭氏凶廬之說邢疏引杜以明天子之禮可也
若杜預本爲皇太子據皇后之喪服此則不可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豈得謂
既葬除服乎太子爲母后服三年無所謂荒大政也何必云諒闇終制乎

古之人皆然

魏文帝曰古人皆遵三年不言之制有夏幷遵唐虞之制於喪事之次年即
位改元商以後則於先君崩之次年即位改元此則伊尹之妙于行權而遂
爲萬世之經蓋外丙會仲壬伊尹則伊尹固冢宰也外丙崩於諒陰之二
年未及即位伊尹令後世類此者或幷不及二年者必多因遂以諒陰之二
年歸之嗣王成湯二十九年甲戌之次年乙亥即追書元年即位後遂采以
爲例而冢宰攝三年固自著也周衰商雖春秋之時亦然所以會喪未君王
使不得使也

衛靈公問陳章

蘇氏論語拾遺曰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蓋謂
謂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用若使兼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
以待孔子者殆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寡謂也久而屢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

可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

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情莊以安其儀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民之於仁也章

那疏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見蹈仁者也

不患寡二句

李安溪云凡物寡幷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後而不在此也

遠人不服

何紀贈曰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邦分崩離析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蕭牆之內

鄭康成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楊虎果囚季桓子

則庶人不議

王伯厚曰古者士傳言讓其言貴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言微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黃葵陽云玩註推字此句作未然看張侗初云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宜作已然看朱以九曰玩故夫二字從天運人事上斷之不必拘已然未然遞是當然必然之意也去公室五世剝極當復遠大夫四世勢極必反

其斯之謂與

趙竹墟曰按註疏作民無德而稱言其於民無德故無稱則斯字即指德字自直接不必參喫不以言二句於此上也

邦君之妻章

何氏註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邢疏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成人君之德也

陽貨章

何紀贈曰孔子時年四十三

閻百詩曰懷寶迷邦節兩個曰不可仍是陽貨語連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蓋讀史記留侯世家悟出世家昔者湯伐桀一段七個曰未能也曾子房自爲問答語於漢王無涉直至漢王輟食吐餔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宛與論語文法同

性相近也節

性相近也

顧亭林云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

又云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如五言百餘人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

曲沃衛湜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有不善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湯武反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孟子之言一也

朱以九曰人生而後皆習也而性自與之相守夫雖習言性無以開動靜之門而雜性言習無以體陰陽之撰故相近切不可從未習之性言從習之時識性之覺性果不相遠也相遠切不可從性外之習言從盡性之時分安勉

之界聖果不相近也

公山弗擾章

龔畏齋曰按左傳定十二年陽虎費之役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時孔子爲司寇與此欲往之文不合此蓋在定五年弗擾爲費宰因勢仲梁懷不見敬之故勸陽虎逐之蓋特其費之險故曰以費叛夫子欲往蓋在葬平子後七八月間因其爲君之言義始近正故偶作此想欲藉以爲強公室之計至九月陽虎囚桓子作亂則已絕此念矣註藉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脅改之囚桓子事弗擾未與也定十二年弗擾同叔孫輒奔齊八年吳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魯有名無情應之弗擾貴其以小惡欲覆宗國是弗擾賢於輒也又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伐魯有三加必取之言是弗擾賢於陽虎也註誤采史記橫坐以共執桓子之罪未免失入

又曰爲東周朱子因魯在東而有興周道於東方之訓說固可通舊說謂如有用我必復西周之盛尤覺現成從註則專就魯言從舊說則不泥魯言可耳

子謂伯魚章

何義門曰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子修身必待爲之者自得於聲詩之表然後有所感化興起爲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註中修身齊家句圈圈吞棗便是不會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醒發

朱以九曰人而不爲須玩一人字人與人相關通由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不關通便可以開闊面牆境界文王江漢汝墳之化是與人相關通處女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於荒者直亦盡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爲爲字須實實體驗有終身行不盡一步不可舍之意不是飄詠誦讀已也

孺悲欲見孔子章

龔畏齋曰或問徹子可去之義安在曰徹子最而賢本當立以帝乙誤聽太史之言而立紂箕子勸其去紂返徹以存宗祀蓋舉國公議非徹子偷生避嫌云云是謂學禮在前而見在後也其說實有未見其可通者蓋孔子於子

路得之爲迂則面責之悲既學禮則弟子矣何以不見而面責之也且士喪禮非一二日可學既學求見此時見耳孺見不將命故謝夷之東首慶子繫皆直入而見此將命何也伯牛疾孔子且問之孔子疾君視之東首慶子繫業悲既爲弟子何以問疾而不問疾也余謂此係孺悲初見夫子當與孟子墨者夷之章參看孟子以疾辭夷之正學孔子以疾辭孺悲也表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以治恤由之喪必在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之後孺悲此時未見再求見已得見矣仕於衰公有職守不能常及門受業故值使之學士喪禮此皆情理可按而知者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之喪不行宰我大懼以爲聖人無徹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

惡徹以爲知者

何氏註徹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惟女子與小人章

朱以九曰近說都因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文法蓋酌之於不近不遠之間當必有道玩之可發一笑安得有不近不遠之法養之者須想近之不孫何爲不孫遠之則怨何爲而怨則近之自不孫矣遠之自不怨矣養之道得矣

微子去之

羅氏路史曰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周本紀抱器者爲太師疵少師強而非箕子微子也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龔畏齋曰或問微子可去之義安在曰微子最賢本當立以帝乙誤聽太史之言而立紂箕子勸其去紂返徹以存宗祀蓋舉國公議非徹子偷生避嫌云云是謂學禮在前而見在後也其說實有未見其可通者蓋孔子於子

難也或問武庚何不可存宗祀曰武庚若能存宗祀則宋祀已存矣何不親
傳記也其先不聞有號泣之聲其後以不度德量力而亡蓋其性情舉動莫
比聖早已知之何得以方微子或聞史記抱祭器歸周之說可信否曰史記
亦有面縛之文與左傳原止一事然所謂抱祭器則非也即有之亦本國祭
器也微子去紂仍在微國殷之祭器有司掌之武王封祿父以續殷祀主祭
七年祭器未嘗失也或問武王封微子否曰左傳云使復其所史記云復其
位如故蓋仍歸微國復原爵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厥後祿父亡成王命微
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殷祭器乃歸於宋然亦仍其舊號爵以客禮待之不
敢臣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閻百詩曰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
返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攷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
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
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孌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
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孌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
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魯昭公自齊返魯四十二歲昭公薨（大事記）元年定公定公
至定十年凡兩適齊

考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六歲自齊返魯四十二歲昭公薨（大事記）元年定公
立四十七歲定公五年以孔子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寇五十一歲爲魯
大司寇攝朝政誅少正卯五十二歲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行相
事定十二年孔子將墮三都次年五十五歲齊歸女樂孔子遂行適衛

楚狂接輿

閻百詩曰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靜士曰接輿又是不知姓名

因其迎孔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

四體不勤三句

何屺瞻曰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
子也

不仕無義節

何屺瞻曰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
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
自我而廢也

虞仲

顧亭林曰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
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
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厥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
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
民虞仲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
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編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
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閻百詩曰晉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吳人見左傳一爲仲
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
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王肅何晏諸家俱不註虞仲何人近世始
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
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睦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
比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攷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

體本不嘗先夾齋而後仲雍也又可疑者北仲雍雖嘗繫文身以順荊蠻之
俗圖像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過之可也使而民之可乎春秋祀成公用
夾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猶夏嘗伐喪之始則聲其罪示貶也
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作之以春秋之法嘗其爲貶詞與此又可疑者也余
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
攷及此

閟宮詩曰集註仲雍與大伯同嘗荊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逮者蓋以吳與荊
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大伯城高忠
憲所謂梅里平墟爲大伯增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
閟閟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是

放言

何氏註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有味

大師摯適齊章

王伯厚曰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
紂作淫聲樂官師曹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詩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
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疆少師彊也
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之後誤合二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
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

李安溪曰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脩食之官乃
近君者故貴之也

亹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亹子閟百詩曰世家一則曰師亹子再則
曰師亹子三則曰師亹子與論語曰亹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亹乃魯侍官

日以樂聲爲職守當未入海前皆事孔子以至於焉傳孔子從之學乎註本
家語云亹即孔子所從學琴者非也

周有八士

王伯厚曰包註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
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拘八
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行興周之言攷之皆在文武時

閟宮詩曰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爲即仲
忽命南宮伯遷史遷九鼎三巫即伯遹君奭有若南宮括即伯遹則八士
者南宮氏也

趙竹坡曰按周書和寤解王乃出閟商至於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而命之
以敬乃屬冀於尹氏八士惟固尤讓註屬疑屬也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大師
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懷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則謂爲文武時人
舊者生材雖盛而淪於下位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

龔養齋曰此學指學校之學對上居肆非問學之學也齊語處士就閒燕處
工就官府與此節語意相似子夏以學易閒燕爲更典切耳肄業於學既無
外務之奪且有相觀而善之益故可以致其道

騶其言也屬

顧寧林曰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屬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
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又曰居官則告誡可以當執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騶其言也

屬

大德不踰閑二句

何氏註孔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邢疏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朱以九曰德者吾身所得行之理也出入者出入於德也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由之而無不可也非以出入爲踰閑也

仕而優則學兩句

何氏曰上句爲世卿言下句則舟野之秀民聖門無突然言仕者

朱以九曰則仕則學不是仕優便當學以爲盡性之功不是謂學優便當仕以爲經綸之本仕與學原不分出處兩項倘仕能參贊化育仕何等優然參贊處卽是盡性雖廣土衆民於性分有何增故仕之優處卽學也學能致中致和學何等優然中和處便是位育雖窮居陋巷於經綸有何減故學之優學也所謂載籍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

喪致乎哀而止

何氏註孔曰毀不滅性按此亦可備一說

仲尼日月也

朱以九曰此不是喻詞亦非影語仲尼撑撓陰陽陶鑄羣生無仲尼雨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日月燦然仲尼仲尼乃人心之日月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龔景瀚曰此偽書竟與逸文唐虞授受十一字之傳也道之源在天之曆數其中六字致功在在躬允執四字精義奧旨無所不包能通其解則萬世帝王治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蓋二十八宿天及日月五星各重天統謂之天日月五星經由黃道自白羊起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謂之歷政驩某度進若干度退若干度及盈縮遲疾若干度統謂之數其得失休咎關於天予之躬堯則天躬行能協於歷數而得其中者也傳位於舜故幷以躬所自盡者貫之舜躬蓋二十八宿木四金四土四日四月四火四水四七政之次舍也日月陰陽也刑貫之所視也木火土金水五行仁禮義智信五常之所本也天官書云日變修傳月變修刑星變修和天文志云仁虧貌失罰見歲星禮虧視失罰見熒惑義虧言失罰見太白智虧聽失罰見辰星仁禮義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今卽其言繹之七政各驩其本宿爲升殿（如木爲金元士氏日月心火鳥水鼠之類）七政無變德刑五常無虧然則歷數關於天子之躬何如而可不求其中耶中出於歷數體木火土金水行仁禮義智信無過不及乃得其中得其中而允執之則用人行政罔或不中而與天合德矣是則其中直指歷數之中不得於歷數外別求其中堯若曰自朕卽位天之歷數在朕躬遜天之眷幸無大咎今天之歷數在爾躬（二躬字皆指心）其歷數亦有中焉爾躬能體五行以盡五常無過不及一如天之歷數無或差則能允執其中斯不負在躬之歷數卽不負天矣否則爾躬愆於歷數之中四海必至困窮天祿必至永終矣可不戒哉舜命禹亦以此辭戒之一無所增蓋有增則其中其字脫根矣湯繼夏天之歷數在湯躬武繼商天之歷數在武躬七王無所命卽皆遵奉堯舜之命以爲命各自執中如予小子履云云周有大賚云云隨時處中所以爲興王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轅筆解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桀之罪趙竹坡曰按二說皆與朱註異存之以備參可

何紀聲曰開在帝心當是頂有昇句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何氏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疎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邢疏曰泰誓孔傳云周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錢長齋曰國語云忠心爲周此董言忠信之親如微箕比干等也周親不見用雖有等於無仁人見用雖衰可勝衆而況不衰乎周親之所以不如仁人也

民食喪祭

何氏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垂哀重祭所以致敬

按此以四項平列亦是一說

欲仁而得仁

欲者欲立欲達也得者立人達人也此欲從萬物一體之念而起操天下歸仁與我本體重未增證又安得而議其貪

不知命章

朱以九曰三節通重一知字而君子二字又須逐節插入命者君子之宰也不知則窮通吉凶關頭打不破未免行險僥倖禮者君子之範也不知則精神不堅未免致方恂欲豈是中立不倚言者君子之責也不知則識否莫辨未免進退倒置豈是知人則哲

韓筆解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筆耕錄卷二終

涇縣胡鼎 參訂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
進算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進算之辭明
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烏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
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
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
始王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也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作當時未稱之今王
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
宇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襄耳謚紀元襄王卽哀王卽紀元之十五年大梁門洞洞十二

顧亭林曰春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惠王
同時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
惠王自言四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
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棄灰

國策詩曰大白鵠小白鷹出毛傳說文因而倒之大者似不可說文棄灰之爲耳其別處在棄灰
之大者似不可說文棄灰之爲耳其別處在棄灰陰灰陽至哀
十四年並澤有介棄蒲棄一本作棄介大也介棄蒲棄之大者非謂棄大子
灰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詩云握粟出卜兩師

人主不恬情應物安知生意在乾坤不與時茂對安知生機在肺腑不取譬

涇縣胡鼎 參訂

本謂安使憧憧情往宇宙故能操不能棄只在倦勤操之分夫倦勤操卽是能
棄處猶操卽是倦亡處也

五畝之宅

四書賸言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邑此說
之極不通者也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通方九里九
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
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又道涂九軌九緯
每經涂間九軌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
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
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奚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
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
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足知二畝之說爲妄

矣以今世畝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俟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二畝百步之地當奴客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奴客十餘家也閭百詩曰此
說誠是可疑存之以俟博雅君子又案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
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貳畝零二十步仲舉似未曉此又案
步有二義一舉足曰步司馬法六尺爲步仲舉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之步
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畛正其經界見漢食貨志

庫序之教二句

朱以九曰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學術不正異端雜起故下個謹字
申孝弟庭正所謂謹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何紀綱曰庫序皆鄉學教之術當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庫序之教又所
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幷下不負載句皆一串矣

狗彘食人食二句

昔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謂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閻百詩曰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抄解然若未嘗古雖夢囈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莊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作俑無後

朱以九曰大凡刻鵠之人其氣版多不長如草木正當生意舊然之時而斷削滋甚則生意頓斬故曰無後

晉閻天下莫強焉一章

孫子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

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乎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基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孟軻孟子竭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臣守於邊則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強烏能以一口氣而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去紗五十四年之險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舊賈曰我能住寇亦能住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邊倫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日即謂舉萬之役已蔽不待徹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閻百詩曰齊桓始伯天下其強焉齊衰而晉強楚衰而吳強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於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其皆天下名言也

易耨

閻百詩曰趙氏註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即朱慮侯劉章爲高后吉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

不嗜殺人節

朱慮我曰殺人何事也而乃嗜乎將有以利吾國乎只緣嗜利故嗜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只緣嗜欲故嗜殺嗜之一字令人牧者聞之亦宜慘然夫牧養也養人者而殺人忍乎不忍乎

齊桓晉文之事一章

何義門曰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以保民也章末忽而不王二句直殺保民而王句

又曰王以桓文之卒爲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託之於取慮定霸耳其事必出於興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得不導之不得泛作責王應霸門面語

又曰周體夏官羊人凡祭祀共其羊牲而牝言牛人無言犧之事是祭祀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既得全發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處事之曲當者也故謂之仁術

又曰明於此而暗於彼則爲之而不能推忽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邊倫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日即謂舉萬之役已蔽不待徹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莊暴章

何屺瞻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

龍長爾曰此與孔子答孟孫無違復告樊遲以明其旨者相似蓋恐莊子誤以復王致王莞於樂而書於治也觀所謂好樂之甚全在與民同樂則君臣圖機國事一日二日萬幾雖欲聞世俗之樂且不暇矣此正所謂補牘也

又曰知樂者古樂感之則受其益今樂感之則受其病不知樂者則古樂今樂皆不能感也惟有六代之樂無敝於駟齊有韶樂養易而田鄭以其樂爲

筑道齊國之物而子產晉國四十餘年小康然則孟子之論固非無見而漫語也

閻百詩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集註六略余最賞宋陳善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論也蓋孟子曾告宣王以先王緜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歸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肩臣纔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鼓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辨之甚悉即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皇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導之於當道邪慝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緜口寬實難明後人多爲先儒成說所蔽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聖賢微文奧義於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爲矯人之見耳恣夫按趙氏孟子解亦曰樂樂音洛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即下文數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或謂古之樂三字他處見否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

走類脊屑

閻百詩曰折枝之即折屐也人皆知之獨類鼻頸也人皆不知之獨類矣殊爽疏云民皆走其鼻頸而愁悶也且按史記蔡澤傳走類折頤屑分明類與頤具脊屑也莫脊諸傳折類屑頤分明類與頤具脊屑也莫脊外底傳上言太皇太后親翟后之姊子故常習后親疏體敬而禮之豈諸之謂乎吳王濞傳脊屑果足卻陽傳脊屑低首師古註並云脊會也謂斂之也楊雄傳則作會屑莊卻云會斂也蓋斂其肉屑爲鼻頸之狀小人之事

人者耳

文王之圃

閻百詩曰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圃爲疑曰那得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攷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圃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註今長安縣北界鄠縣鄠水上是也氏族略鄠註鄠在鄠縣南有鄠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蕘以佐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圃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普乎數梁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處之非正也註處與舍歌之官又規圃而築之又置宮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會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說者不察乎圃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圃僅百里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拘於是膠戒曰以數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

曾古之百里故左傳貴人謂自鄙及我方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鄠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鄠縣僅一千五百里謂周時七十里之圃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圃所以城養禽獸諸僅四十里恰合方百里之數（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時所云里數不同說見前）此又一說云

又曰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葢有圃至七十里任農者徵者以佐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於豐作靈臺靈囿之少右作豐圃圃之中作沼皆經營而成故有三靈之名靈原說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朱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所以無不知文王之圃爲即豐圃又於詩豐鎬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據矣

郊關

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圃百

詩曰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荀近郊豈能容四十里之國乎趙註太說得遠關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界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宇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交鄰國章

朱以九曰交鄰國之道不過是保天下國家於無事耳而保之之道則曰仁曰智而通仁智之病則曰勇然仁智曰保勇曰安安卽是保勇處卽是仁智處仁智勇不是三項

霽宮章

朱以九曰通章蓄君者好君也句能重睦是釋詩孟子卻隱隱射着自己說見我以民之同樂蓄王之獨樂無非好君之心也是蓄君者好君也自是孟子的心事而景公晏子不過借客形主耳

國百詩曰解者謂霽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時其禮過之隱賢者指孟子與上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景齋孟子嘗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糊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閉繆公友士之言不悅衰章帝祀閼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率於卿宋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無所敢承僖倘能爲斯言況晏嬰之孟子耶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霽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卽齊郡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霽宮又爲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僖地理宜究又思晏孟子基稱枝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轉附朝霧

關百詩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霧二山皆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山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夫轉附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王海蓬頭絳侯周勃備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據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二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勝其雄心肆其奢略如此異從前所未有或曰今青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公所以晏子對景公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開已滅襄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卿以下稱平公以東姑尤以西姑大姑河尤小姑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萊州文登縣衛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萊爾附庸素服役於齊大者晏子所謂爲諸侯主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望之乎景之惠政播之詩故獲頌祗言公僅保其身耳未聞有遺愛也雖季世之君臣爲可以不述而志哉

師行而糧食三句

晉晏嬰曰齊公十七年齊道之會傳狄八月晉師還則君行師從非祝詘臧紇也惟糧食之說則周制既壞之弊也周禮遺人委人廩人倉人皆於會同軍旅師往供委積治糧食道路隨處取給周行五歲四征不庭如枕席上過師量什一之所入有餘非別儲求於民也春秋後軍旅力役之事繁民不堪命不能如期故君出境每有糧食之憂民有弗食弗思之苦卽此一事參之見周家盛衰所由分不及先王鄭幹述藏游觀之第一著也

水滸

閻百詩曰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疏古公胖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踰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豳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故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齊人伐燕

顧亭林曰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按史記滑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閼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爲滑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耶

趙翼甌北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滑王遂至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書明言子之因而仆之并殺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滑王者則以滑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數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而滑王在位二十九年恕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滑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事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爲燕所破者滑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即沒滑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相合而顧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屬武斷總由未實留意燕昭卽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之語耳

十人共商此事弁選其健訥即巧作調人未有定論予聊酌謂孟子即疑此事辛酉後改訂紀年謂九歲書成而後澳然以解

錢曉徵曰朱子據史記荀子等書以伐燕為湣王事以燕噲改之實宣王事詳後為荊所攻求援兵於齊卒以廟故歸王之救而免事見齊策孟子但言史記等書足徵其未改國策也

卻與魯問

閻百詩曰卻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為附庸以從霸主襄王命為子是其爵次於魯者僅二等耳哀公七年魯貴八百乘之賦於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邾搆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鬨之事哉

朱以九曰穆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穆公曰戰敗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曰凶年君疾視其溝壑之死而亦不救此是出爾反爾之宜然也究之君行仁政而疾視長上之民即為親上死長之民夫親上死長亦只是出爾反爾也

齊人將築薛

閻百詩曰余向主孟子至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周丁未戊申間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訢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後之十九年也以邠民猶仁人二言推之則十九年中他國亦應有歸者詞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此事理至明者或曰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詞事未定也孟嚴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

余獨攷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

餘年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咸有汝墳伊洛之而人心歸之而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會然去國其所居曾成都邑董古之帝王未曾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苦是其徵然也按此一段議論至精

錢曉徵曰考周太王安得有梁地可遷曰攷竹書紀年武乙三年甲辰命周公宣父賜之岐邑故因避狄而遷之地武乙二十一年壬戌王季卒後之十九年也以邠民猶仁人二言推之則十九年中他國亦應有歸者詞表而周強詩所以有翦商之言也

梁山

閻百詩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是也孟子梁山則在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郃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通界乎一百三

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遷狄惠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
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
改國爲晉魏侯罃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
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

會西

王伯厚曰會西註以爲會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會申字子西會參之
子子夏以詩傳會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會申楚關宣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
會西之爲會申無疑閻百詩曰按此足證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武丁至紂

閻百詩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
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幷兄弟於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
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
董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集註實誤

微仲

閻百詩曰微箕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畢思微子既國子此其長子應曰微
伯基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位國於宋者以周禮遷子死立遷孫
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合己之妻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
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腯
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註曰啓子其證二
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爲次子王微千里豈少閒士斷無兄典並封於一
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所之土
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是集義所生者

夫志至爲二句

朱以九曰至者到也次者舍也言到某處即舍某處爾志之所到集即隨而
次焉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是集義所生者

朱以九曰至者到也次者舍也言到某處即舍某處爾志之所到集即隨而
次焉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文庶昌則王季不更嫡如得一異珠赫

閻百詩曰顏師古漢書註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車遷馬
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缺若今之三字然據不若用字書曰
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傳車之馬非使馬也又郵即也尤非師古黃霸
列傳鄭亭註云行書合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驛字下曰驛
傳遞馬余謂或可當驛字註耳

不動心章

顧亭林曰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
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不爲也之心

孟施舍

四書辨疑曰集註孟施舍名施舍舊本也此本因合崔龍爲必勝設耳得合
字故以施字爲舍舊解於施與名中間插一字爲舍字義不成語矣當合字
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誤閻百詩曰集註亦閒襲趙氏之意以古人二
字名偏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
也蓋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音如吳曰句吳之句也施舍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
乎

夫志至爲二句

朱以九曰至者到也次者舍也言到某處即舍某處爾志之所到集即隨而
次焉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是集義所生者

朱以九曰至者到也次者舍也言到某處即舍某處爾志之所到集即隨而
次焉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文庶昌則王季不更嫡如得一異珠赫

義而生墓不是禮義不是事業者積止也其義上也即大學所謂止善也

若撻之於市朝

顧亭林曰鄭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慧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撻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事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喪不反兵而鬥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諫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拌嘗不顧衆隨曰吉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辱如此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國百詩曰市朝二字見于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晉尸諸朝是自己身上事卻做得是條一不做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故以傳爲誡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孟子若撻之於市朝古者撻人容有於市乃周公說也引書奉伊撻伯禽說周公爲證亦借古書而有是乎或御史坐法跪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妻以爲辱殺毋拳會稽古者而有是乎或曰市朝乃逵頰而及之文若躬豫本優而亦得爲三過不入本爲而亦得優以討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及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顧亭林曰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爲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皆屬之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岔（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東臨上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紂非周地尉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言文王大邦畏其力文何嘗不待力

斷無撻之於朝者隋文帝於殿廷打人高熲柳裘以爲殿廷非決罰之所唐御史坐法跪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妻以爲辱殺毋拳會稽古者而有是乎或曰市朝乃逵頰而及之文若躬豫本優而亦得爲三過不入本爲而亦得優以討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及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撻與非尋常悟入者何及

朱以九曰此句分說傷仁不得倒說行仁以德不得即倒說王者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備考未有之屬也故曰

王

文王以百里

顧亭林曰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爲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皆屬之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岔（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東臨上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紂非周地尉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言文王大邦畏其力文何嘗不待力

二字之證

實於堯舜道夫

朱以九曰此句最難講向以堯舜一時中天夫子萬古日月分實否近以允執厥中不免著意一以貫之何等自然分實否總未是夫堯舜豈易便有實者須玩一道字堯舜未有夫子不過達成唐虞之堯舜堯舜既有夫子遂成萬古之堯舜故非堯舜實而夫子實也非堯舜達而夫子達也非動舉事業垂祖述之精神在堯舜爲唐虞之天子在夫子爲春秋之匹夫然堯舜已可望觀而夫子難其並之

以德行仁者王

何義門曰朱子云所謂傳者非止指有教民于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開是自己身上事卻做得是條一不做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故以傳爲誡乃周公說也引書奉伊撻伯禽說周公爲證亦借古書而有是乎或曰市朝乃逵頰而及之文若躬豫本優而亦得爲三過不入本爲而亦得優以討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及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撻與非尋常悟入者何及

朱以九曰此句分說傷仁不得倒說行仁以德不得即倒說王者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備考未有之屬也故曰

王

文王以百里

顧亭林曰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爲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皆屬之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岔（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東臨上黨（原註朱文公謂以爲商已）紂非周地尉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言文王大邦畏其力文何嘗不待力

我

如惡之其如貴德而尊士節

何妃曉曰貴德尊士則知修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爲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爲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爲他支撐一番外侮稍息粗得寧靜非徒俾撞作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政衆養民教民交鄰國固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修身尊賢事

朱以九曰國家的事如何得暇下大國必畏句則一說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所行事也最得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章

何妃曉曰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非農之授於商旅也第五節乃開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朱以九曰無敵于天下人君所願也欲慊吾心之願須先順天下之願完之

雅耕錄　卷三　十八　校學齋藏書　第一集

天下之願遂而吾心之願遂矣然吾心之願遂而爲信能者上之眞天下之願暢而爲悅悅者下之眞信能行天下悅上下一眞相聯貫也此所以爲父母子弟也

廛而不征二句

龔長齋曰廛而不征以市肆言計廛收其宅稅不復征其貨也法而不廛以市場言無肆立市特治以司市之法不計廛斂其地稅也至於抑末之說起於漢世若聖賢之言則但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無所謂抑末云云也

廛無夫里之布

顧亭林曰有夫布有里布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賈之百隸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總布貨布司市之布廛布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江愼修曰廛無夫里之布集註用舊說均未安凡居民區域關市郵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土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傭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備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己種桑麻有廛謂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備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屬廛者皆受惠也集註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會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並橫取民當不至此

雅耕錄　卷三　十八　校學齋藏書　第一集

伯夷陋柳下惠不恭

閻百詩曰郭氏解曰處世苟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陋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陋故欲同天下於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於惡前人亦曰二聖人善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信哉

尊賢章曰此與顏淵孔子之意相發百世之師章爲常人言朱子大黃芒硝之喻是也此及顏淵章大成章皆爲吾儒學聖人者言

三里之城

閻百詩曰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

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子男之城云

封疆之界

閻百詩曰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爲國專人民通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註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諸語之書禮貨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城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孟子將朝王節

閻百詩曰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顏妙不然既聚寒大廷之上與道途無異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邪又曰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手招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

詭辭顏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顏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孟子之平陸節

閻百詩曰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閱戟者旁車而趨轅政列傳韓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屬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王之爲都者二句

禮也近都聞不與言行事不與之交談也

戴

閻百詩曰滕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其涯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末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猶嗟重嘆乎如明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矣 朱子駁孟子按曹 由王驥補遺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閻百詩曰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郝氏之言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遠也充虞治木言前日匠慶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舜君命及棺槨不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舜喪則幸子不忍違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救滕世子說

沈周以其祖問章

何義門曰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爲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又曰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雖均故曰以燕伐燕

申詳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遂爲婚姻會西鄙會申會元之弟會子次子以爲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莊子張弟子見祭義莊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疑高與儀爲昆弟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之倫貞上丈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吉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

吾有所受之

圃百詩曰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攽申於三原王增毅公實勝集註讀昭元年傳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敝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恍悟父兄百言爾引古後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詞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魯爲宗國

圃百詩曰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祠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祠宗裏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晉蔡郤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鄧鄭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祖以爲魯祖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皇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五月居廬

圃百詩曰馬貴與謂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得確考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薛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可謂曰知

龔景瀚曰此宜於可字絕句前父兄百官以爲不可狃於舊習以可爲不可也此不但父兄百官以爲可族人皆可以世子感動其良心而皆可也可字與前不可正相應知讀去聲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然則莫之禦而不行喪禮是不知也世子并不爲父兄所禦謂之知宜矣

滕文公問爲國章

龔景瀚曰此章因徹之田數用助之賦法貢行於國中助行於野蓋孟子斟酌三代之制以爲分田制祿之良規非猶是三代之成法也其實皆什一也

張南軒曰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

顧亭林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之法先古然矣）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地之制一井之地圃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路者一爲溝爲洫者九爲澮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伊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主之與必將改畛而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備水旱使不相侵奪也此周制之大略也夫子言圃田之自晉亦曰溝洫澮川如萬夫之制不納子路與）

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遺經外紀云夏十寸爲尺商十一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斯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雖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

民之事歟

其長齋曰以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言之蓋一井八家各得九十九畝之入君得八十八畝之入則亦什一也

龍子曰節

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焉曰龍子有爲言之也夏民侯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

閻百詩曰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慶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仲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固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登於西贏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冀有如是之徹法乎

詩野九一而助二句

錢曉徵曰鄭康成註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數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前稚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舉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註公羊趙岐註孟子范寧解穀梁宋均註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龔長齋曰或問貢既不善國中什一自賦何也曰國中自賦難屬亦不能改夏之制閭師國中四郊之農貢九穀是也蓋夏制九州之賦有錯出他等者不以爲常數又省耕省斂有春秋之補助周制司稼之官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既減什二爲什一蓋勸行夏初周初無算之貢非勤其行後世之貢如龍子所謂也鄰穀近地田不井授輸納不勞省巡亦易又何害乎

若夫潤澤之二句

朱以九曰按潤澤二字方是仁政夫仁有發生之脈古今相通脈不條暢如夏后氏之貢世久而神去之矣仁有流行之機上下相倚機不浹洽如滕之世祿毛附而皮無存矣故須君與臣潤澤其間不然而漫曰必井田必爭校必鄉界必世祿猶屬執著枯滯之象

許行章

朱以九曰當時滕未嘗果行井田之政亦未聞竟行並耕之說但中國竟舜
周孔之所化者也許田以並耕之說亂之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是不能亂滕
而先亂竟舜周孔之道者也不益與同中國矣故陳相舉之而孟子闢之亦
非爲滕闢也爲竟舜周孔闢也此正是患邪說距詖行之一端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何也蓋刊乃
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厨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此
聖人變通之智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閻百詩曰益爲皐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
乘本紀註並同不獨曹大家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金仁山
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
文仲自傷楚強盛日薦食上國而

筆耕錄 卷三

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皐陶壺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皐舒皆偃姓
則自出於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皐舒叛楚乎
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堯祁姓丹朱爲其子却經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
皆成當禹讓於稷契皐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
徇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董子不可以並父後代爲人子者三賜
不及車馬及三命踰父兄非禮也之說皆緣於此此係典中一大節目根證
章章而宋儒傳註悉略之矣

閻百詩曰朱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蔣驅逐禽獸未必使爲虞
虞官至舜受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艸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爲虞
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即伯翳後使之養育其艸木鳥
獸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

舜董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
昭顓天地之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
救時疾火不散變疾必興聖人調變變權正焉於此觀一藏冰啓冰閒俏足
和四時而免夭札況火爲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
如乎嘻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欽知擇木烹不擇火民必有陰受其疾而
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顧亭林曰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賜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
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今治木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猶
缺焉以祭謂之備物可乎

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
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
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促有自來矣

筆耕錄 卷三

閻百詩曰人皆知堯有堉而不知舜亦有堉舜謂伯翳曰咨爾費禹功爾
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
之君子以玉比德焉豈庶姓女所可稱是益爲舜堉皐陶與舜爲婚姻此亦
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九河

閻百詩曰九河之名見爾雅曰鬲津九河既道鉅鹿北播爲九河作漯書亦傳述謂爲簡漯
河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禹貢王橫一家之言朱詳考驗者謂九河苞
洽於海不知今濟州河閻府界禹迹固可尋也孔穎達疏曰漢書溝洫志成
帝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後駭其閻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後駭
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木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
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

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墳塞時有故道元于欽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北成平南簡絜鉤盤在東光南鬲縣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誌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鉤盤河與鬲津河與簡絜河與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北斯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大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太史津澱西臨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南杭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與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澗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與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臨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與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

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河已淪于海某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那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數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絶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益出漫數百里而青兗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沒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橫墓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隆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派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可不辨

又曰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明言然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豁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

顧景范曰黃河自塞外而來經曲萬山之中匯合百川之水自羣落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太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降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於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多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其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而任其升沈雍遏愈遥逕溜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漯

閻百詩曰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汝

閻百詩曰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閒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貫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伊水能順流非鑿開之功而何此禹貫之簡處或又謂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貫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邱即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即兗之貫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縁務多爲隄防以湮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縁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縁之功惟汝水絶迹於禹

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濟又曰汝有濟此豈禹一無所事於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於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普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閒矣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

淮注江

閻百詩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

父子有親五句

何紀贈曰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爲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爲所性之禮也故瓊山程以智字帖有別說較舊說推勘愈詳

勢之來之三句

何紀贈曰勢來是賁裏之近乎中者順是賁裏之近乎中者匡直是賁裏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賁裏之不及乎中者三者皆使之自順其性而已

堯以不得辭二節

朱以九曰堯舜不得禹皐陶不曰爲天下憂而曰爲己憂眞是把一世之饑溺禽獸視爲一身之疾痛摩肩而憂始切下得人前之仁不曰爲己而曰爲天下直欲把一人之疏通拯救同一世之疾痛摩肩而仁始著故爲己爲天下自相照映得好

禹皐陶

閻百詩曰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皐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品第也或同辭以不得禹皐爲己憂上文無皐陶故特補出一似惟皐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顧辭士有云獨皐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或又問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禹屬皐陶非皐陶不得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有遺意觀言喻得其意大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於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賁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敢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爲父子一道皐平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

三聖至於該之與遹同稱太史公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楊執其辭爲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舉之以思參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敢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於及門其視顏子猶曾禹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亳則稱伊子論好學則稱予顏淵蓋昔人之辱詞也楊執其辭爲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知也妙哉論也實惟禹皐並稱五臣中有以禹稷並稱者躬親有天下當平世是也稱如默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禹皐並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禹稷並稱者專辭也恒辭專辭所爲言固各有當與

戎狄是膺

閻百詩曰詩孔疏曰魯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荊舒者惟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侯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軍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桓率諸侯而戍周齊桓率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無魯在中者謝氏云彼入寇而我當之謂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字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墨者夷之章

朱以九曰夷子厚葬其親正發于一本而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其可以歸儒者正在此惜滑子愛無差等而不能自見其本心故孟子只從此挑發使之自見其一本之心又把上古不葬親之慘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所以一撥便轉使天下後世不終曰墨者夷之夷之亦幸矣

于湯有光

朱以九曰湯殷祀不曰湯德而曰光湯何也夫湯原不以天下爲私也湯以伐暴弔民爲心武以取殘救民爲心救討原民實爲湯滅邑而武衰民便于心矣是武對湯德舞對光也

莊嶽

顧亭林曰莊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齊慶氏之木百車于莊莊云軌之道又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反陳于嶽莊云嶽里名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長幼謂卑

長幼謂同姓之人算卑謂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古者不爲臣不見

顧亭林曰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躡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慢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己以投時好此

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朱以九曰須玩末句一養字不爲臣不見非第以不見重也蓋以養重也

戴盈之

閭百詩曰盈之似是戴不勝之字勝音升名與字正以相反知爲一人檢孫爽疏亦同今並未能甚牟也（左今並勝多大典杜註今並此疏）

奸辨章

朱慶我曰天道得已而不已故亂人事得已而不已故亂聖人不得已而不已故治不得已三字實爲周孔孟相傳心法倘天道人事得已而已則爲周孔孟自然相忘倘爲周孔孟不得已而已則天道人事成何底止不可知不得已之故哉

朱以九曰從來聖人只是爲正人心計耳通章須重正人心三字如禹之時洪水泛濫而人心亂矣爲抑之而天下平天下平而人心正矣平者正之體也周公時夷狄猖獗而人心亂矣周公兼且驅之而百姓寧百姓寧而人心正矣寧者正之象也孔子時弒父弒君而人心亂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臣子懼而人心正矣懼者正之幾也孟子時邪說橫行而人心猶未正也所以承三聖人之後息之距之而曰我亦欲正人心則息之距之即正之之漸也

使禹治之節

何屺瞻曰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滔吠澮距川也蛇龍特水爲患故先驅之禹獸因水患而逼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沛澤

公羊傳註云艸棘曰沛漸洳曰澤

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爭之僭王者與曰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則謂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之公書與是可獻之天下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與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董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周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燮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垂下情王

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尙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主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雖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周之命脈耳蓋嘗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

秋天子之事嘗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爲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公爲盛孔子之取桓文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背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與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有據也然與非與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

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與周事與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爲過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祖述堯舜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矣故曰志在春秋也

楊墨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閩百詩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夷狄即指上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言伯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飛廉非夷狄耶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梗展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振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曉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薄姑薄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何屺瞻曰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爲我兼愛之邪說爲之而行亦以詖辭亦以淫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

陳仲子章

朱以九曰孟子闢仲子之廉亦闢楊義墨仁之意也然闢楊曰無君闢墨曰無父闢仲子曰辟兄離母可知備者之道只在君臣父母兄弟之間

蓋

閩百詩曰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義枉即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分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屬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詩云商之孫子節

何妃曉曰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爲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當天心而非大小強弱之可論自不可爲衆矣

殷士膚敏

何妃曉曰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解爲衆也

滄浪

閩百詩曰集註滄浪水名疑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旱暵者則以水足之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旱暵者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

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須爲朱子正其錯誤者

自暴章

何妃曉曰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今人人生來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奈何外求甚者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朱以九曰後兩人字應前兩自字謂仁義人所自有人自失之所以可哀人字自字自是通章眼

居下位章

朱以九曰民治上獲友信親悅所云動也然動之機總握於誠身思誠是明善至誠是誠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舜不容於死

朱以九曰民彝善戾者而無民矣刑加善戾者而無刑矣即化善戾者之一身爲禀賦彝野之德其身而善行陣中之戈矛創戮疾之猶未足爲快總之一人之死不足以償萬民之命也故曰舜不容於死

莫貴於蟀子章

朱以九曰夫人爲蟀非必令蟀子知而蟀子亦非不爲人捨乃不能也正從捨之時而不能捨百千倣作蟀眊事厥夫人曼大廷何如長蟀子夫人慵清夜何如慵蟀子

徐自溟曰觀其蟀子亦須要吾之胸中正以蟀子之聽者觀之不然自己不曉如何能見人之耗

眷者不傳人章

朱以九曰須從人字上看眷傳眷倫只是莊飾自己一身至於待人則傳之矣取人則專之矣執知匹夫匹婦皆歸吾讎冲淡泊之懷烏自恭倫保其色

象而傳奉藏於心肺

楚頌章

閩百詩曰孟子與梵同答儀附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矣此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朔魏世家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梵孟軻皆至梁孟子來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倘道彌久温温無所試之象梵故曾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其則仕矣梵將試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矩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

君子之不教子章

閩百詩曰古人文字簡質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謂不肯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胖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

朱以九曰君子未有不教子者也易子之說爲不肖子通其窮耳然亦無非教也

曾子養曾晳兩段

圃百詩曰黃薑生文中段云蓋至精所與而懼可知也儒中儀之不潔而親以爲不必頻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共則疾廔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卽有餘也眞入神之語

事親從兄章

朱以九曰玩文法至業則生矣五段已完生則愚可已也愚可已則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抑揚一段蓋垂重生字也生字對實字看無實則生機立橋故非實不能生無生則實心亦寂故非生不能徹實君子務其實正務其所以生也上論君子務本節與此可參看

瞽瞍底豫

筆耕錄 卷四 四

圃百詩曰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尤若者實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尤若瞽瞍底豫時侯被舜之身爲底人倫云不格姦者豫有漸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飾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飾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烝烝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并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淺親能諧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故曰不諧

杠

圃百詩曰集註杠方橋也非本趙註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渡若從木則衡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哉余嘗謂居居究究爾雅具有明訓雖未必眞出子夏輩要建有所承而朱子不信趙岐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按之書籍如蹝革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躡別徐廣曰躡艸履也又屏亦艸履

中也養不中章

朱以九曰養者如天地之養萬物包容覆蓋而漸施鑪錘棄者急於成就因不中不才而竟以苦難擲也以頑鈍格也其衷亦擿淺矣故曰不能以寸寸者擿淺之意

人有不爲章

何屺瞻曰不爲不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而後可以爲義

李安溪曰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

筆耕錄 卷四 四

所住

朱以九曰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觀秋冬有收藏然後有春夏發生況人得四時之氣者也

赤子章

朱以九曰世人外來的日增本來的日減大人原無可增安得有減故曰不失赤子之心

言無實不祥章

龔曼齋曰客問言何以無實不祥蕞賢之言何以爲不祥之實曰言之不祥者莫如言莫予違及李斯勸二世行督責之令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三言然苟有賢人在位則忠言上聞事皆可救故雖似不祥而非不祥之實若蕞賢則纔論滿朝賢良在野主過不聞國事日非日積月累未有不致痛於忽諸者而其禍實始于蕞賢之言故惟此爲不祥之實又按言集實當讀不祥

之言卽無實之言卽蔽賢之言也蔽賢者以賢爲不賢卽以不賢爲賢非無實而何下實字與上實字少異若以上實字連不祥二字文法未安

朱以九曰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秦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膠物之間盡是一團厲氣故曰不祥之實

舜明於庶物節

朱以九曰存之爲幾希由之卽爲仁義合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

又曰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卽存其所行而行卽行其所存也

禹惡旨酒五節

朱以九曰幾希一脈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卽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堂武之不泄

王者之迹熄一節

鄭樵曰胡文定公云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蓋雅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陳于前捷錄昔周之盛時分八百之茅土以建侯封攘一人之大權以馭海字於時燕饗有鹿鳴魚麗之歌騶虞有皇華四牡之遣征伐有采薇出車之詠朝覲錫命有蓼蕭湛露彤弓之賡無非奉揚德意以黼黻一朝之明盛猗與休哉自泲水之詩一作而大夫始念亂黃鳥行野之詩再作而人民始流離至南山正月十月雨無正之詩復作而臣下遂誣上行私而不可爲理矣雅詩之亡惟變故亡也然豈痒書哀於四月猶實其事而何下實字與上實字少異若以上實字連不祥二字文法未安

朱以九曰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秦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膠物之間盡是一團厲氣故曰不祥之實

舜明於庶物節

朱以九曰存之爲幾希由之卽爲仁義合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

又曰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卽存其所行而行卽行其所存也

禹惡旨酒五節

朱以九曰幾希一脈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卽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堂武之不泄

王者之迹熄一節

鄭樵曰胡文定公云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蓋雅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陳于前捷錄昔周之盛時分八百之茅土以建侯封攘一人之大權以馭海字於時燕饗有鹿鳴魚麗之歌騶虞有皇華四牡之遣征伐有采薇出車之詠朝覲錫命有蓼蕭湛露彤弓之賡無非奉揚德意以黼黻一朝之明盛猗與休哉自泲水之詩一作而大夫始念亂黃鳥行野之詩再作而人民始流離至南山正月十月雨無正之詩復作而臣下遂誣上行私而不可爲理矣

雅詩之亡惟變故亡也然豈痒書哀於四月猶實其事而何下實字與上實字少異若以上實字連不祥二字文法未安

殷苑諸書讀夫後都猶實其俗之一改而思古之心切故雖吳天不弔紂猶其空而六月采芑吉日車攻如覩牧野洛水盛事焉亦哲王之世有祚亂永錫載乃一傳而厥績于淮上鑾斯騶虞之諸既不長荒彼柳斯不脩楊瑞亦幽王貽之咸也而論者徒致慨於平王之東遷夫東遷亦何負於王哉假令爲平王者能終弁髦之怨而行桑扈鴛鴦之事則不惠實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武都豐鎬本支可以百世晴彼洛矣固在德而不在險也奈何萬蕭終遠有雍曀乾戌申戌許至忘父仇上無閑夜晴星之主下無萬生嶽降之臣卽故宮不禾黍而瞻仰召旻之衰已不烈於此矣西方之人西歸之音不可復見而詩之亡益甚矣況又以天子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拔本塞源三綱淪九法最人望絕夫子於是不得已萬褒貶之義於春秋而託始於此明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此所以繼詩而維王迹也

作或以此夫

李安溪云詩亡始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辈逖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賞行焉諸侯修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勤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畢勤慰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逖狩則大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諸侯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畢勤慰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勤慰也

羅文止曰詩降自黍離而若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忍其遽也矣王絕于東遷而戲筆之權復還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冀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

至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朱以九曰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周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非黜霸也正存桓文以衛周耳此義誰人曉得義是由仁義行之義幾希之義存而幾希存是取義正以扶迹者也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影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影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遺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遺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

行其所無事也

胡朏明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亙千百里遂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來口一詞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廏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通漕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會及皆以爲妄開章亹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綠何以續用勿成禹何以配天無

極哉

其待我以橫逆

閻百詩曰前輩曾論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銷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即爲自取直是當恁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緊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人到得顛倒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許魯齋云艸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便一分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非難防備按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參漏矣

武城

閻百詩曰會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通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魯吳都吳既滅魯吳尼越王句踐嘗從治瑯邪起館臺又嘗臨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琅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據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攻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會通舟師浮海入淮以襲之由吳之邊陽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逕之與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數而一書小數者別於數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會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山東考古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清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會子則別一武城其說本無所本夫武城與鄒鄰爲鄒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即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會子之

所居者乎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何屺瞻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瞯良人之所之施從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註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龔聖齋曰告其妾妾字下乃既告而復言之詞也若此此字即指上文所告之事此正古人敘事省筆之妙後人將告其妾曰四字連讀誤矣

爲不順於父母

顧亭林曰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爲人子者慮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按說見孟氏外書

瞽瞍烹

閻百詩曰孟子或問著于淳熙丁酉後以不復置正邪不得與學庸並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與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皆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此最末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阻大行水絕洞庭蛟靖躔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

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勢已甚斃歲而斃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愚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舜亭神在營邊遺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舜亭神此爲得之宋嶽施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舜亭窮崖絶徼非人迹可歷舜封象於有庫蓋此地蓋者疑詞亦與集註或曰同

三危羽山

閻百詩曰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即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于此以變西戎即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薇厥孥已乎

又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徐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即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下有羽潭即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三苗

閻百詩曰三苗國名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咸邱蒙章

宋以九曰章中引詩書語極多較他處不同只爲咸邱錯引了泯語故謂援語莫如詩書中間又着說詩一段全是教他讀書法周介生曰書法迎人目逆逆者欲彼之來而我先往之謂也故我之精意先往于古人而古人來矣悟此旨可想見聖人時時空中暗語裘石浦謂以我之眞精神默相迎也最得

閻百詩曰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註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蒙齊人故閑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

放勳

閻百詩曰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組蕃許氏說文正同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朱子祇緣僞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爲斷句與今文放勳二字一例而竟連下文讀既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幷解放勳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眞

百姓

閻百詩曰百姓二義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士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

四海

閻百詩曰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卽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爲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是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舊詁直以海爲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墾此得謂不以水言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猶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遍密八音是却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之民蓋四海卽天下下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卽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礙彼者斯得之矣

堯喪

閻百詩曰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

堯以天下與舜章

朱以九曰首云天與之中云薦之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者何也蓋從民心上驗天意也倘民心不與卽天亦不能與也故朝覲獄訟歌民心也卽天意也民歸也卽天與也故曰天也末引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正謂天意在民心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於此可見

朱熹我曰何以見其百神享也必百姓安而百神若事朝覲獄訟歌正是百姓安處卽是百神享處故神享須於民安上見

嗷石公曰太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於民心引證此處見揖讓之天決于民心卽此便見禪讓一天意

南河之南

閻百詩曰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境乃免乎禹避于陽城蓋避子箕山之陰皆此意

夫然後之中國

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當國之中也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若說禹有個道在而啓賢能以敬承之則敬與道爲二矣堯兢兢舜業業禹祗台總只是一個敬敬者堯舜禹相傳之道也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繼禹之道卽繼堯舜之道也傳子卽傳賢也

外丙仲壬

閻百詩曰二年四年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立乃及于太甲也此伊尹意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載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值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卽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待來學

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則乙亥丙子外丙之二年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居亳命卿士尹伊四年陟則丁丑戊寅己卯庚辰仲壬之四年也後乃接書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卽位居亳

今舉七伊尹辛巳去甲戌戌湯崩凡七年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庸可信乎（書序者孫承于云二書序非人所撰者豈可據也）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趙長齋曰此數千年訛以傳訛貽害萬世不可不亟爲正之者也詳太甲上經文但云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何嘗有放字以爲放蓋如舜封象有庫有似於放故自春秋至戰國皆以爲放也且太甲本居仲壬之憂伊尹遷其謀陰之地幽則陰蕃祖先之靈明則日閑師保之訓故卒能自怨艾而處仁遷義嗣王與宰相日周旋于倚廬之中而乃謂之放不亦謬乎

桐湯墓所在

閻百詩曰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莊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應卽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又曰不曰陳潘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

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葬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數變爲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太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北東郭去縣三里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

圉司城貞于二句

閻百詩曰或云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卽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于宋余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董史記孔子世家于適衛事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伯玉家三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衛之士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陀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讎由同一書法何必先繫其官及證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有五殺大夫之號其云吾滕臣亦繫託詞以莊楚左氏滕秦穆姬者乃處太

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傳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郝文珠謂臣乃孔子爲之

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間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宇而凡兩見史記據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乎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據小有抵梧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給之

又曰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莫尹陳亦有莫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又曰不曰陳潘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

襲長齋曰周臣忠信之臣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叔孫穆子釋周爰咨諫之周也太甲自周有終言忠信斯有終也泰誓雖有周親言忠信之親也又內傳稱楚子囊忠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是則周爲忠信古人訓釋源流具見經傳後儒均遺此解何也

百里奚

閻百詩曰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集註非也夫曰處人址實見矣不諫之秦行賤見矣年已七十齒亦見矣又曰舉于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太夫也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託詞以莊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處太

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朱子已辨其非一人漢表已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註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

何屺瞻曰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矣註云無所據者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虞走宛秦穆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去魯

閻百詩曰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絶語何故前此助祭未脫冕而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爲肉爲無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肉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

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上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載于道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爲爲肉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憲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

周室班爵祿

顧亭林曰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絶世之責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歸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畢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雷介庵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畢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伸王朝也

費惠公

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顧亭林曰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莊蕩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鄒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耶

又曰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

故曰魯猶秉周禮

閻百詩曰少讀黃蘆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憲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

嘆惠以爲莫可易焉

入云則入三句

龔景瀚曰此言平公敬亥唐不以君道自居與行賓主之禮如曲禮所載諸儀節是也入云則入主人揚客而入客乃入也坐云則坐主人跪正席客踐席乃坐也食云則食主人延客食畢然後辦殽也

殷受夏五句

龔景瀚曰此言康誥雖周之書而誅槩之法則非始於周而始於夏殷受此法於夏周受此法於殷皆不容辭說而必誅者也於今爲烈言今時先王之法雖多廢壞而此誅槩之法不但同於三代且更烈於三代也槩既必誅如

之何其受必誅之人之物哉

析

何義門曰集註析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註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余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陸德明左傳釋文析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柝一作檡

子思稽首再拜

閻百詩曰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於不受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非市交易之處井井共汲之所

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問卿章

朱以九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正字是一章主腦何則君臣之際獨有一正而已諫而易位諫而去諫君者之正也對以易位對以去對君者之正也王勃然是王之不正王色定亦是王之正處

龔養齋曰或問貴戚之卿以大過易君位不幾同於擅廢立乎曰此蓋以諸侯爲君者言雖不忍坐視社稷之亡亦必請命天子天子允所請命大司馬廢之如九伐之法所謂暴內陵外則壇之者是也若不行請命則不免專擅之罪矣曰何緣知專爲諸侯言也曰若以天子言則無所請命誰敢戶之者且天子有三公此據問卿言卿不得上通於公卽不得上通於天子也霍光

又曰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顧亭林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檣杌於四裔不言潭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顧亭林曰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心性情才之辨

朱以九曰譬如種穀一粒穀是心也其中之生意性也發而爲芽情也芽之發處才也情所露之靈固性所藏之覺而性所引之緒卽才所伸之機夫才固所以運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前言爍者以火銷金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言陷溺以水沒人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

出入無時二句

朱以九曰二句就心之活潑處看最妙若領存亡說則出而當天理出亦存也入而錮人欲入亦亡也

熊掌

閭百詩曰熊掌卽左傳之熊蹯也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

同余按爾雅釋獸貍狐貙貜醜其足蹯鳥鳧雁醜其足蹼引說文云蹯掌也釋鳥鳧雁醜其足蹼鳥鵲醜其掌鵠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何義門曰貴於己者己有可貴之實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既言仁義又言聞譽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

羿之教人射兩節

朱以九曰學者學聖人之道者非學射者學匠者心之所期曰志目之所儆曰以須臾虛慢亦字神情

以禮食

閭百詩曰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汝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荀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抄今讀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曾交

閭百詩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鄫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鄫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鄫費鄫邳四國則鄫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潛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武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曾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不更有國於曾者交爲其介弟視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應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曾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子歸而求之句

歸者莫作歸家看只是還而自體認於良心眞切之地然心之所運卽合得道道之合處卽是師

石邱

閭百詩曰石邱宋國地也董宋輕者宋人王應麟云曾鞏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遇於石邱之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輕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遇近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

得之平陸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爲齊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辨

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思范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五霸

龔長齋曰趙氏丁氏釋五霸各持一說據左成二年齊國佐對晉使始有五霸之稱丁氏援鄭語左傳以昆吾爲夏霸則夏王之畀人也大彭豕韋爲商霸則商王之畀人也齊桓晉文爲周霸則周王之畀人也於三王二字特切閻百詩曰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是有春秋之五霸趙臺卿註孟子是然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爲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前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欲句踐也霸不且出仲尼後哉

慶以地

閻百詩曰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即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嘗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

龔元玠曰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五等侯據有所慶而天子之法註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東萊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曲防

閻百詩曰曲防公羊傳作陘谷穀梁傳作壄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買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

趙魏濒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
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
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
專人人得自爲餘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
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諒哉

遏糴

閻百詩曰鄘註温水條曰交土象林縣（屬漢縣日南郡）自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米不
外散恆爲豐國此不待遏而自無糴者也今之災黎安得遺生長於其地哉

無有封而不告

閻百詩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
爾時乎緩存于爾時倘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
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安同安
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面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哉

君子不亮

何義門曰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讒諂面諛

閻百詩曰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
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譽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
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
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閨風而諂者來矣諂矣又久之黨蔽
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而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
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己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
言面譽諂讒曰讒諂而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所去三

顧亭林曰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傳嚴

閻百詩曰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閒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

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傳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潁幹坂有東西鮑洞左右曲空蔣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幹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于此地至今洞猶呼沙洞水去傳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又曰說操築子傅巖今爲縣酅則可

孫叔敖

閭百詩曰趙註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汝邑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邱子（史記循吏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說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矣

二十七 檢學齋叢書 第一集

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蔿艾獵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宮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嶽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宮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冀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讜質之世之君子焉

降大任節

何妃嚬曰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

法家拂士節

何妃嚬曰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辭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自視欿然

顧事林曰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伊尹任斯道則可謂不自小矣處舜取諸人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德慧術知章

何妃嚬曰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子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子人德而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益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覺慮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愼也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智之發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天下英才

閭百詩曰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天下才云爾若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似王天下矣

易其田疇章

朱以九曰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然未使民仁先使民富欲使民富必使民節下使菽粟如水火使字有力正上二節意非另有奇術可使菽粟如水火也

子莫執中

此章是關子莫不干楊墨事因子莫執中執楊墨之中故特借楊墨爲話柄耳若瑣瑣纏楊墨便顧客失主

葛海門曰儒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尤執之執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隅之一一自含百百自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爲一子莫合兩以爲一均之廢百以爲一見逃楊逃墨者無以子莫爲轉境也

士何事

陳介石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杼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清談侈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執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害已滋忽焉倡建自貴申論議非觸厥人情即膠固成述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世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海瀕

閻百詩曰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于此伯夷太公辟紂居于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范

閻百詩曰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于深宮賜第于康衢貴仕于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于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于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

又曰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魯君之宋節

集琢山曰呼是武夫前呵之呼非魯君自呼也常人有僕從亦不自呼何況國君古制君行師從虎賁旅賁及三卿之士前後凡二千五百人國君體制相等故呵呼之聲相同

三衢毛氏曰呼嗅也凡嘆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爲呼吁嗟嘻書一呼一吸杜詩呼童問黃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呼爲前呵之呼故集註音去聲

王納諫曰聲卽氣之宣于體中者故見移氣體

踐形

朱以九曰不曰盡性而曰踐形須從形上講如耳目形也聰明性也極耳目之聰明方可名曰耳目是踐形也孔之耳順曾之啓手足孟之睟而盎背是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何屺瞻曰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力已至乃可言雨化耳爲註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

君子之於物也章

何屺瞻曰君子所施不自物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於民也但仁之而弗親

仁者無不愛二句

閻百詩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即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善治天下者莫不有所務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古稱至仁固從大智中出也

革車

何屺瞻曰革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水犀用革

簞瓢菇章

顧亭林曰事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嚴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簞瓢菇艸焉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面爲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焉者乎又曰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面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面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于之職爲恥

身不行道節

不行於妻子者天下耳目遠猶可塗飾妻子耳目近最難塗飾

業

山東考古錄春秋以業名地者三有魯之業有楚之業有秦之業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在宋魯之界今魚臺縣伍奢長子尚爲業君此楚邑也今六合縣齊業公之妻杜註業公齊業邑大夫業秦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業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業即此是也今即墨甘業鄉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

口之於味也章

李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眞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面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招聆

閭百詩曰招賢也本趙氏羈其足也則集註增出不如用說文賢本作㑹錄趙也余謂招聚也蓋又從而聚縛之紾戾也亦本趙註其實戾當作捩音列拗也折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

何屺瞻曰註物欲之蔽蔽字極好人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礙塞塞見得道邊昧却那邊仁義雖我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扶去其蔽使豁然洞達方能自比至彼通行無礙而克全吾仁義之本然也如水然扶去壅塞方能通達決達也充則流至習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面不已達是由此至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

進取不忘其初

朱以九曰初者先天之本體也若鄉愿都是後來僞飾的象貌故曰賊後云經者正萬世不易之本體也

君子反經

朱以九曰在中道昭揭之後則其經主邊在鄉愿亂德之後則其經主反反之之力甚厚反之之心亦甚苦

由堯舜章

蕭文仲曰道外無心心外無知知之脈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炯炯昭昭原自不昧于人心然由堯舜數至孔子皆曰五百有餘歲亦皆曰見而知之聞面知之聞知聖持道統之人見知羽翼道統之人堯舜以後孔子以前見知聞知前後中間亦皆即以此知之脈遞衍遞承纔斷復續故又突地生出一個聞知之人來斷不至聖性言湮知遂歌絕使宇宙終日在濛泥芥芥之理由堯舜而湯而文以至孔子以素王開師統此是乾坤一大變局孟子願學孔子意亦正從此生來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只味此一句亦便知是直下承當語若硬作自任見知則將顏曾諸先賢放在何處似覺大遜若

自任聞知去五百尚遠又似覺太早看來只是知之厭不容泯絶于人心故特奮發振頓起來言世與地亦正引起知不能自已之意無有二字依註以見知聞知分帖似屬無著若作無知之無解亦似屬影響于上下語意轉不緊切不如仍將上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期讀一遍此兩之字當從何著落見知聞知屬人言即所見所聞知的物事屬道言蓋言此道定不是淪於無何有之鄉者若見知聞知之人無有則此所見知所聞知的物事亦竟杳然付之無有耶知非無有則見知聞知亦竟不能辭其責矣

何屺瞻曰然而句所以明其傳之有在則亦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兩句說無正是說有

徐自溟曰猶言此遂無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誰傳孔子之道者更覺語極流活

涇縣胡鼎愛亭輯

大學之道章

朱以九曰明德之明卽致知之知也知者乃吾德之本明處所謂虛靈不昧者是也然德本明而爲物欲所蔽則昏是德未明卽知未致耳故在明明德致知也在親民格物也在止於至善物格知至也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致知之竅會也皆所以格物也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知至之映發也皆所爲物格也是物格知至卽止於善也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親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也

龔琢山曰此篇爲聖學根柢全體大用無不備具嘗以經求之舊說之誤有三其一大小學之實也蓋凡遏欲存理關於意知身心家國天下者統曰大學其講求名物象數及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所教弟子者統曰小學古人之學基於小而成於大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功不可缺序不可亂舊說或重本遺末得太學之似而缺小學或以末爲本失大學之要而雜小學於大學學者須詳玩聖經講明而切究之庶不爲舊說所惑其二鄉國大小學之名與用功之所別也各鄉中五百塾小學也由家塾而升之黨庠州序國學則皆大學也家塾中之秀出者卽可望其成材故可漸升以達於國學其在家塾也專務小學其黨庠州序國學也精研大學兼肄小學此周家教學之定法舊說忽而未及詳者也其三入大小學之期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入學之期也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此國子入學之期也所以然者南遷柯氏云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體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舊說一以八歲十五概之誤矣又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元士之適子所入之大小學皆國中之大小學凡民所入之小學爲家塾其俊秀十五所入之大學爲黨庠漸乃入州序國學又如王制出學簡不帥教云云及學記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云云皆爲王子國子學未成者而言若凡民之俊秀升於大學已在學成賓興之後入學三年後止有司馬之辨論不得復有不帥教及小成大成之二期舊說俱未經分明或概以例之王子國子尤誤矣

何屺瞻曰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註更優

定而後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惑於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於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致知在格物

龔琢山曰格物之義以橫渠溫公爲確蓋格卽周書格其非心史記手格猛獸之格格去也傑也非至也蓋致知時功所不及而誘於外者統謂之物捍其外誘之物斯能一志凝神以從事於講習討論卽主一無適之敬也敬則百邪自退嗜慾去清虛來乃致知所深恃故特異其文曰在

又曰弟子自十五以前天性未漓人事未殫所終日講習六藝嚴師督責功夫念慮自不暇他及至十五以後情竇已開嗜慾漸熾嚴師不能爲力非自知操持此心必不能見功於進修故格物爲大學第一要功也

傳首章

何屺瞻曰克明德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養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朱以九曰自字是三聖人會合處而皆自則不獨帝王也夫子言明德而必曰至於庶人意可知也故法天法聖自之力量人人具足今人參皆字不破

尊却三聖辜負自己靈明非也

閻百詩曰詩曰大學引康誥者二皆未及康宇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嘗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衷註曰封從畿內之康從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

傳二章

閻百詩曰盤沐浴之盤也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註槃承盥器也宜取以易集註

朱以九曰不用則故用則新有所不用則有不新無所不用則無不新也無所不用其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三王之極用自心之極也用自心之極即是用宇宙之極也

緡蠻黃鳥

閻百詩曰毛傳緡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緡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緡蠻文貌爲是白鳥鶴鶴毛傳嚌嚌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註皚皚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曰嚌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也至宵爾索綯爾雅綯絞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忽云索絞也綯索也文義違反一至於此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

邱隅

閻百詩曰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邱阿作曲下文邱側作旁者一例集註忽云邱隅岑蔚之處說文解邱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城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邱隅朱子遂認作正解幾郢書燕說矣

與國人交

何屺瞻曰當就邦交說即朋友之道也國人若仍作庶民則是爲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瑟僩赫喧

何屺瞻曰瑟僩是敬以直內赫喧是義以方外

誠意章

朱以九曰誠意原無別法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正是致知處所謂意之有覺即知也而知之眞處即誠也而眞知之懇意處即慊也即誠也即知至也慊者知之用也獨者知之體也若小人爲不善正自欺蔽其知也然厭然揜著亦是小人良知之偶露惟厭然揜著所以不能自慊也故君子必愼其獨知之地而毋自欺也嚴者知之提惺也潤者知之快適也心廣體胖正自慊之由于毋自欺也所謂知至而意誠也故君子必毋自欺其獨知以誠其意也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合下三章首句

龔琢山曰或問七章修身在正其心八章齊家在修其身十章平天下在治其國皆以在字代先字獨九章治國必先齊其家既仍先字又增必字何也曰所謂在者功在於此效見於此而幷見於彼後之效即在先之中故不必言先而但言在如修身即在正心中齊家即在修身中平天下即在治國中

是也所謂必先者人我異形家國異地功在於家效見於家必由家示則以及之而後效見於國後之效在先之中者不同故不但曰先而曰必先也

身有所忿懥

龔琢山曰身字依程子改心字然下節直接心則此身字可不必改忿懥四者雖出於心自旁人觀之則皆出於此人之身也雖出於身實出於心故下直接心不在焉目視耳聽口食皆身也心以有所而不在則心不正目耳口不得其職而身不修矣經言修身爲本故六七八九十共五章皆點出身字德潤身以財發身已修之身也身不修藏乎身不恕苗必遽夫身以身發財不修之身也德潤身兩本合而爲一聖經外德字亦五見皆身之所由修也而統之以先愼乎德先字直括聖經五先字明德爲本修身爲本也或謂前四傳何以不言身曰皆暗藏身字克明日新自明自欺皆身也

朱應我曰正心不曰心有所而曰身謂心多爲身所牽制四者是身上事修身不曰身之其所而曰人謂修身大概在待人接物上五者是施於人的事

桀紂帥天下於暴

顧亭林曰仲虺之誥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切責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殷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之陷於鄙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當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

財者末也

顧亭林曰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多帶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言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貨財之義矣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秦誓

閻百詩曰秦誓史繫於封殽尸爲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績遺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放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之南境從秦向鄭路必經之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

又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強自強矣太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故論天子之悔過者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衛懿聖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

閭百詩曰李光元二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焉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候之號而內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上句據冬官之九職下句據冬官之九室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四事後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依舉

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邪國語內言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宏嗣註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庾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又案婦官言之幷詳集註所略豈其隘也千子未嘗窮經集矣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又曰集註國無游民游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業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備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缺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急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閑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顧亭林曰治化之隆則遺棄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糟粕緇帶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啻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修道之謂教

王觀濤曰教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梁無知曰下文戒懼愼獨正是修道工夫卽所謂教也觀後自明誠謂之教子思已自註得明白若作教人說何其戾于本旨乎

天地位焉兩句

朱以九曰萬物原根於天地天地位的景象只在萬物育上見在帝王則爲事功在聖賢則爲學問在世道卽爲化育在一人仍爲性命

子路問強

顧亭林曰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註憑懦不毅爲弱故問強

中庸不可能

朱以九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飲食知味名心盡消惟聖者能之中庸不可能都是名心壞了事不肯甘不見知故均辭蹈皆是名心所使便於率性之道添了許多造作是賢智者過之之事欲勝夫婦之與能反失率性之眞能未至聖人之忘能反落百姓之鮮能是不可能卽從上三項可能上見

君子素其位而行

朱以九曰素者冲虛平澹乃吾身自有之素涉世之正鵠也君子之道狹而不厭便是眞素如此看素字方與中庸的庸字不背

武王末受命

閻百詩曰末猶老也說者遂眞僞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

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焉幾近之

期之喪達乎大夫

顧亭林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以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龔琢山曰唐孔氏云三年之喪父母及嫡子并要也達乎天子者天子爲后服期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昭十五年傳云太子壽穆后崩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別言父母之喪者爲妻爲長子飲食居處必不同於喪父母父母三年則必喪服傳所記自天子至於庶人無可殺故別言之以殊於凡三年者也

達孝章

朱以九曰達字向謂通行於上下之義今謂隨時變易之意兩說俱通但玩善繼善述而總之曰孝之至也則達是達先王尊敬親愛之志而通之於事相與推廣之耳然先王未嘗王天下豈眞有王天下之志事但武周時令先王而在亦必禘嘗而達於先祖也亦必郊社而達於上帝也亦必修祖廟等

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渾穆穆不混昭
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咸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
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
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
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疎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
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於祭所爲繫姓
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
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

旅酬下爲上

龔琢山曰或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是以下爲弟子
長爲與祭之長也然乎曰天子祭禮亡今以特牲少牢參之下則弟子上則
主人與賓也蓋與祭之人繁多祭之節次亦繁多主人主婦賓三獻尸後主

人之獻且酬者惟賓長兄弟以下則獻而不酬賓亦僅酬主人酬長兄弟長
兄弟亦僅酬賓其他皆不能徧及今自兄弟弟子賓弟子各舉觶於其長遂
行旅酬極之堂下相酬無算爵在兄弟之子則代主人酬賓弟子及弟子在
賓弟子則代賓酬兄弟弟子交錯以辯此之謂下爲上也如此則
爲字之解豁然

燕毛

閻百詩曰祭畢而燕則以毛發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却爲
襲吟褒殷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廟高宗襲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
人之禍且至於敎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愼哉又曰人倫之大莫過於君父而
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又曰父子之親長幼
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敎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嘗於五服五服
弗得不親

凡事豫則立節

朱以九曰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
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註曰安

時禘時嘗通乎諸侯大嘗禘惟天子所獨魯受賜於天子故得用之魯之時
嘗祭羣公大嘗惟祭文王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顧亭林曰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
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
襲吟褒殷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廟高宗襲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
人之禍且至於敎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愼哉又曰人倫之大莫過於君父而
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又曰父子之親長幼
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敎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嘗於五服五服
弗得不親

凡事豫則立節

朱以九曰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

行事皆道之所凝皆非前定不能也不跲不困不疚皆不窮之用也皆道之所以立也莫以四句平看下節幾個有道字皆根前定之道來到誠身有道而曰明善正一身統衆道之原而妙不窮之用者也

誠者自成也二節

朱以九曰誠者體物不遺者也自者萬物皆備者也天下莫非物也天下莫非自也從自之所流露則自自俱屬之物從物之所分剖則物物各認爲自又曰不曰誠者物之始終而曰終始夫終言其成也自始而終前前後後則有底止終而復始化化生生有何窮盡

博厚配地三句

朱以九曰博厚言配地高明言配天悠久不言配而但曰無疆何也蓋極于無可配也夫配之義自一而之兩參兩而爲三猶有對待至誠天地是一是二原無對待更何配偶但不言配無以見其大故曰配天配地然只言配又

反見其分復曰無疆無疆是天地至誠之合也直至於配而無可配也

華嶽

閻百詩曰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鼈

閻百詩曰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有宋存焉

閻百詩曰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乎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而失其意也後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書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冀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祭國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己起徒攻于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

無聲無臭

朱以九曰中庸開口說天曰不睹不聞末後結天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人心而涵天命無聲無臭天命而通人心然總之只是一個闇然闇然乃是達天德的實心潛伏屋漏乃是闇然的實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又是闇然的實功到底只是一個闇然以合無聲無臭之天也

樸安年十五歲時隨　先父讀書里中　先父嘗詔樸安曰古時書未印行讀書者皆手自鈔而讀之抱卜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老莊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五十紙此皆鈔書之事也宋以後經史子集木刻印行鈔書之事稍輟然而勤學之士皆各手有所鈔韓退之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提要鉤玄爲讀書者鈔書之良法讀一書而提其要讀一書而鉤其玄合諸書之要之玄而排比之而條貫之不僅有助於己之記憶並有助於人之瀏覽所謂鈔書勝著書也小子識之樸安年方幼弱不知鈔書之益且不知要如何提玄如何鉤偶然隨手鈔錄而略無倫次年事稍長而爲農爲商日不暇給且鈔書之習慣未能自幼養成而隨鈔隨輟四十年來竟未能鈔一種有系統

筆耕錄　跋

之書而忽忽年已六十矣少壯不努力老大多傷悲囘溯　先父韶我之言眞愧悔無地矣古人有言讀書有四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鈔書者手到之事樸安之手未到以致老大無成近今學校青年四到俱無於四到之外惟一耳到耳荀子有言口耳之間四寸耳到口不到並四寸而無之無怪夫所學之敷淺也　先父手鈔之書頗多如歷代文選明清詩選等多者數十冊少亦三四冊手澤長存子孫永寶茲筆耕錄四卷則是讀各家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注而摘鈔之所謂纂言者必鉤其要是也謹付諸手民以見　先父鈔書之勤並記當年詔樸安之語樸安老矣愧未能鈔書以立學術之基礎後顧茫茫欲以鈔書靳諸樸安之子更無冀矣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男樸安謹識

橫陽札記

辛酉仲冬

袁勵準題

齋	求	劉	南
刊	怨	氏	林

橫陽札記者祁甫吳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載之作補
松吳丈獲其手稿爲之編次以成者也先生爲學以治
經爲本尤精研許書諸所攷證多發前人所未發其於
乙部僅及史漢蓋先生中年後顓志輿地之學未遑兼
及諸史手稿以類聚者十之二三餘多以別紙書之丈
爲之分類編次而統以札記名之又以其爲校官後所
記用盧先生文弨紹陸先生繼輅札記之例而以地名標
之平陽故漢旧浦縣吳爲安陽晉太康間置始陽縣屬
臨海郡尋更名橫陽宋齊梁陳因之隋省入永嘉唐武

德五年復置橫陽貞觀初廢大足初復橫陽名縣自晉
迄唐爲時最久故標題爲橫陽也承幹受而讀之其大
體與日知錄養新錄爲近繁稱博引尤與俞先生正燮
癸巳存稿相似俞先生存稿靈石楊氏刋入連筠簃叢
書賴以傳布後且有重刻之者承幹於楊氏無能爲役
而先生之書必傳於後因亟付剞劂氏用副吳丈鄭重
諈諉之意云爾壬戌孟冬吳興劉承幹序於宣南客次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猶子夏詩序蒙舊有說近閻宋氏翔鳳過庭錄有子夏爲韓嬰孫商之字一條爲前引所未及按漢書儒林傳云韓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事傳之如傳說牛易親受於嬰非傳自商藝文志易類韓氏二篇注云名嬰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是書亦本題嬰名無從再冠商字子夏之說仍以舊所考定爲安

乾坤文言不同例

易乾文言篇孔穎達正義分爲六節自元者善之長也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爲四節第一明乾之四德第二明六爻之義第三論六爻之人事第四論六爻自然之氣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末爲二節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一更廣明六爻之義按坤文言篇止二節一明坤之德一分釋六爻之義此篇前四節疑本別自爲篇卷首論十翼曰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文言爲一篇出自鄭君所據之一家餘本彖象不分上下或析文言爲二或析說卦序卦各不同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申釋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文與坤文言申釋彖傳一例下文釋六爻或稱易曰或不稱易曰兩篇例亦相符前四節首分元亨利貞爲四德與傳義不同釋爻辭則以初九曰九三曰九四曰六五曰上九曰立文下又設爲問答加繫子曰於坤文言全不相類其各爲篇明矣潛龍勿用下也二節并兼釋用九之文與前後節復異歐陽修童子問疑易師宋輯爲之似不爲無見也易童子問引見宋元學案倘有可采○車若水腳氣集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折作四字說自是一頭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

元善之長也其養三德爲善

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元典厤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其養三德爲善顏師古集解引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彙按易文言以元亨

利貞爲四德故以解元者善之長也爲其養三德孟說非

鄭易合象象於經

誌志高貴鄉公紀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爲不合以干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德清俞先生詁經精舍自課文曰魏志此條竊有所疑尋帝之旨蓋以孔子作彖彖自爲一篇不與經文相連而康成作注即連屬經文之下二者不同故發此問非謂康成作注時將孔子彖彖合之於經也其云今彖彖不與經連則高貴鄉公所見之本經自經傳自傳明矣其下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蓋孔子作傳不與經連是孔子之謙也康成作注即與經連是鄭之不謙也若康成將孔子所作之傳合之於經傳非鄭作何云不謙豈鄭當代孔子謙乎高貴鄉公不應有此謬問而博士又何至不能對乎竊疑俊所云鄭元合彖彖於經句本作鄭元合彖彖於經乃後人據合注於經方與帝問相應今作合彖彖於經則與帝問不相應矣

序彖繫彖說卦文言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彖說卦文言張守節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

彖下彖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襍卦也蒙按漢書藝文志孔子爲之彖彖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繫辭次彖彖之下序卦又次文言之下此文作序彖繫彖次第不符上文序書傳序字連下爲文此序字當亦如之序彖繫彖謂序次卦辭繫合爻彖也卦辭爻辭古時本自各爲書至孔子始比而合之故曰序繫說卦以下方述孔子所爲傳耳今疑說卦爲爻傳繫辭爻與彖象別而爲三則爻傳自爲一篇也彖象傳有總題爻傳無總題以卦分次故云說卦耳說卦兼彖象傳言漢書楊雄傳載雄解難篇云孔子錯易象而彖其辭解難彖辭亦兼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漢志孔子爲繫辭之說所本

序卦

彖言是爻傳得通名說卦今所傳說卦篇隋書經籍志以爲後得其書說卦位卦德卦象乃古說卦之傳非說卦也漢志列施孟梁邱三家易經十二篇此說卦傳已入其中而敘錄從闕其意尙不謂卽孔子所作史公自序稱繫辭文目爲大傳此文不言傳疑所據漢初舊說與昭宣後博士說復又不同蓋繫辭有顏氏之子云云其文或出自孔門弟子所錄宜別之爲傳彖象文言皆孔子自作學者尊之爲經不得施以傳目也十翼之說不知所始乾鑿度云巨繫之曰立彖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孔穎達易正義卷首第六論云上彖一下彖二上彖三下彖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依正義此文鄭君以前說多別異陸德明繫辭釋文於知者觀其彖辭句下引一云卽夫子彖辭此一家正謂繫辭乃傳易者所爲於班鄭說俱異矣今王弼本附彖彖文言傳於經其文止作彖曰彖曰文言曰並無傳字傳字當本有知舊本實無題作傳者古義可從此推測張氏止知孔說不知其他故雜混而失乾坤鑿度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其文不知采自何書乾鑿度巨繫之曰立彖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漢志孔子爲繫辭之說所本

序卦

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爲序卦原出於此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亦序卦文

序卦說卦襍卦

隋書經籍志易類敘錄云孔子爲彖繫辭文言序卦說卦襍卦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謂說卦及後河內女子得之蒙按說卦三篇當作二篇襍卦也三字傳寫譌誤漢書藝文志敘錄云孔子爲之彖彖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志不言說卦襍卦明

二篇後得王充論衡正說篇作一篇蓋初出本聯合爲卷其後始分析耳序卦次說卦前漢立學本俱如此鄭康成王弼韓康伯並據民間所傳費直本乃移其序此文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襍卦據孟喜京房本爲說下云孟氏京氏有書無師可證也陸明德釋文孔穎達正義皆不言諸家本篇次異同因詳考之經典敘錄孔子作彖繫辭象繫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襍卦與志不同此據王韓本口說○此說似非說卦正義云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說卦三篇尚合爲一篇○鄭本見正義卷首論十翼篇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王堯臣崇文總目

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繫辭下篇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傳說易名義至詳且悉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籠易者以言其德也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光明四通簡易立節（衆珍本穴作內簡作此據易正義卷首八論引正）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移字衆珍本作和亦據易正義引正）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增簡易不易二義殊非上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屬乾坤言不屬易言此篇申上義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德行恆簡以知阻易與險相對爲文其字又當讀而爲徒說文彳部徜行平易也从彳尚聲易乃音近段借字焉得據爲正文下文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典常似與不易義迥然書以易名自當以易爲主不易特其餘義非正義矣孔穎達正義卷首論易之名篇引鄭元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爲緯說所惑又引崔覲劉貞簡等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易簡外有牽附別說所謂辭窮而遁也（潮樸筆談有說）

易之序也

易繫辭傳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德明釋文曰陸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彖蒙按下文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辭字承下句爻之辭也爲文象字應承此句處所據蓋古本集解引虞翻曰舊讀也音訓引晁氏曰虞云舊讀彖作原案作象乃與下義合蒙按說文彖部豫下有古文緣字蓋本作彖此彖字因譌爲原或作序序者非說之氏駿聲通訓定聲謂彖即古文象字象序耳所居而安者易者不識其字因譌爲原又譌爲序也（衆珍本作和亦據易正義引正）此其變易也不易也之象也即承上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而言韓氏參用京陸說殊支離

易者象也

繫辭傳是故易者象也孔穎達正義曰前章皆取象以

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蒙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占三者皆出於象故此專以象言象者也爻者言乎象者也變者也亦承上章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二句而申言之象者言乎象者也卽易者象也之說

象者材也

象者材也韓康伯注曰材才德也象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蒙按材字當讀爲辭說文辛部嗣籀文辭从司从辛司聲司與才古讀相近說文虫部蚔毛蟲也从虫戠聲讀若筍據爾雅釋詁在察也朱氏云在段借爲司爾雅釋文引是其證也爾雅嗣集解云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顏師古集解云斯蓋

爲在矣象辭也者謂之辭繫卦下下文爻以情言注曰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彼辭字據上文聖人之情見乎辭而言義甚塙鑿此辭字借作材注說因告之耳辭字對上象字爲文易者象也謂卦畫以象告象者辭也謂卦情以辭見也辭與象二者乃易綱領故傳特詳之下文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辭連文其尤顯證漢書楊雄傳雄解難曰密嚴氏之作易也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

古襍易

太平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未詳所據蒙按漢書藝文志易類有古襍八十篇桓譚新論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亦據此書

易家之別說者也皆旁據通卦驗文而不敢指定王應麟困學紀聞直謂易是通卦驗非也通卦驗及乾鑿度並依附繫辭策數說卦方位爲說隋書經籍志云說卦三篇後得則其書作於太始征和以後無疑東方朔司馬遷雖俱仕武帝朝得與河內女子獻書時代相接此書正義引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之文推測知之若依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得逸易禮尚書則又在東方司馬之後　賈誼遠在文帝時於說卦之出已不及見焉得下引緯書此可決其不然矣大戴記易本命篇

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漢書郊祀志載劉向災異對引作易大傳其書亦本在八十篇中故目之如此今古襍書

亡本命篇以采取入記獨存正其本云云又僅散見於緯說者遂莫能詳其原委然兩載記俱引有君子愼始之文通卦驗無之足證通卦驗文自因采節而存非其根也全氏祖望箋云緯候萌芽於春秋戰國之時失未考核爾

舜典

堯典舜典二篇周世已有分合兩本禮記大學篇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所據乃合爲一篇之本也孟子萬章篇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系以堯典所據則分爲二篇之本兩本俱

傳自孔門弟子至漢世分而爲今文古文某氏東晉古文尚書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與大學所據本合孔穎達堯典正義引鄭君逸目注云舜典一與孟子所據本合然則二家傳本目異而文無別明矣趙岐孟子章句據書敘疑有佚篇按書敘本秦漢間人作其目有咸有一德無尹告與禮記緇衣篇所引不同有酒誥無康誥下篇與韓非子說林篇所引不同有嘉禾無揜誥與尚書大傳所引亦不同有畢命無豐刑與劉歆三統術所引又復不同漢書藝文志及書正義引馬融以下諸儒注並依緯文尊之爲孔子作過也此敘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明是析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與梅賾帝曰欽哉以上爲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與古文本同與孟子所引本異趙說失未深考耳劉逢祿書序述聞焦氏循尚書補疏宋氏翔鳳尚書譜並有書序舜典在今文堯典篇中之說大禹皐陶謨爲一篇亦三家發之舊說可不必拘○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當作堯使嗣聞通聰明因開字通宇殘闕傳者誤讀爲聞之遂移置使上而又加將字以足成之開通聰明即經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歷試諸難即命九官之事難即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之難序標本與孟子所引本同○大禹皐陶謨爲一篇有法言說可證

甘誓

書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墨子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戰于甘蒙按莊子人間世篇云禹攻有扈與墨子合書序之作蓋又在莊子之後　兼愛上篇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即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誓與明鬼下篇所引目同而篇異疑古尚書甘誓前本有禹誓一篇序者佚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作康誥則甘誓爲禹誓其例亦相同與尚書大傳所引亦不同有畢命無豐刑與劉歆三統術所引又復不同漢書藝文志及書正義引馬融以下諸儒注並依緯文尊之爲孔子作過也此敘昔在帝堯

湯誓

書序成湯伐桀升自陑與有夏桀戰于鳴條作湯誓墨子明鬼下篇禹湯誓師曰惟予小子不敢行稱亂蠢茲有洛水流血千里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洛此禹湯誓師之辭與書序之作湯誓又在墨子之後　非攻下篇禹湯誓師曰非我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夏桀殛之此禹湯誓師之辭與書序之作湯誓又在墨子之後　兼愛下篇禹湯誓師曰非我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夏桀殛之此禹湯誓師之辭與書序之作湯誓又在墨子之後　非命上篇引仲虺之告說之曰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中篇作湯與仲虺非之下篇云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三說亦參互不同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尚書禹貢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某氏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蒙按上經三江既入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在毗陵北南江在吳南中江出蕪湖西南三江皆禹迹所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沿南江入海自入北江自北江達淮入泗耳北江與淮有川渠通達爾雅釋水篇淮爲瀆郭璞注云別爲小水淮水正流入海別出之瀆入江其渠漢謂之山陽津自盱眙破釜瀆分支東逕軍山支峰老子山南絕白水陂東南出匯爲焚良湖南至江都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車駕還到精湖水盡留船付濟帝還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通鑑山陽池作山陽湖劉氏文淇揚州水道記謂精湖今津湖山陽池今高郵橫陽札記卷之一

邵伯諸湖當是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紆遠山陽不通陳登穿溝通合之渠時已斷絕精湖以下乃陳穿所溝巍舟所行非山陽津也注自爲說云中瀆水出山陽白馬湖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縱東晉置山陽郡於淮陰移入下流實則東晉所置山陽自因兗州舊郡僑立不以川渠得名杜預解左氏春秋哀九年傳溝通江淮云廣陵韓江至末口入淮末口即山陽口不謂之山陽是杜時尚無此名矣太平寰宇記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鄧艾所立於盱眙縣破釜塘相連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北入淮白水塘西蓋堰盱眙水爲陂田亦謂之白水塘今洪澤浦在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名破釜瀆破釜瀆即洪澤浦其塘富起富陵河口截今洪澤東至白水陂口今湖水浸淫連成巨澤無復塘形湖東南尚有高家堰引河分流自高郵邵伯湖注芒稻河入江西南有老子山矗立湖口淮水台湖水環繞其麓古山陽津當於此首受淮流與江川分行南北以此派經山南故名山陽也寰宇記引古嶺瀆經云禹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記引古嶺瀆經云禹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那從淮泗陰鎖遏淮水乃安流輟耕錄之足淮水乃安流輟耕錄

引山海經作鎖于單山之下單山在西北龜山在東南三山並鎖遏淮流和山陽必謂此山水道記以爲蜀岡之陽失未考古說耳山陽不通其流即爲破釜塘所斷水經作於魏世據見行川瀆不記已改之矣六朝以後遂無有言之者杜解定四年傳舍舟于淮泗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此舟行入淮在溝通江淮以前應與末口異道解不詳其說者亦莫能分辯今鉤校出之可釋然已嶽瀆經言龜山在淮泗陰古泗水至睢陵入淮南與老子山相直淮水自上流合陽之一淮水上流又分渠散入九江汝南境中下流勢平水是以破釜塘得因而斷之也爲舟行徑捷無高原大陸爲之隔遠不必更涉海道導江經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桑欽言淮水出丹陽郡陵陽東南北入大江詳兩文古經匯字本作淮桑言出陵陽者以東陵爲在陵陽北也班言出金蘭者以其縣又別有東陵鄉也實則經文之淮即會于泗沂之淮孟子滕文公上篇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墨子兼愛中篇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俱謂此淮水經例凡言會者水名必詳具於州荊州經無淮揚州及徐州二經淮雖六見並導自桐柏之淮無二淮也東陵上承九江之文其地自在九江以下桑說爲合桑意謂陵陽以在東陵之陽得名陵陽爲舊治當得今石埭太平旌德諸縣之清弋江陵陽爲當塗合山縣之東西二梁山山夾大江古目此爲陵故名東梁山晉書卞壼傳蘇峻至東陵口胡三省通鑑注

云當在牛渚山東北此東陵即桑所云東陵惟漢時爲牛渚西南境地之大名晉時僅存小名略移於下流耳東過北會于淮乃補敘導漾經文謂北中二江由是分行北江過漢毗陵又與北自山陽分流南注之淮水會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晉陽秋曰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墅北山以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墅即建康南淮也南淮因北淮而名可證淮水自在秦淮水口東北入江也桑以今淸弋江爲淮水亦緣南淮之說而誤耳班所云東陵鄉淮水今太湖縣長河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馬氏素麟長江圖說云東陵鄉地下流入江去東陵亦數百里故又移其名於此也下經東爲中江始敘中江正流桑不知互備之例求淮水於二江分派以上因失其所在班說益去之遠矣孔穎達正義於上經至于澧引鄭元注云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匯字從今文讀無水名可言所據本必亦作淮於此經引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經無正文志言在吳南其派分自下流注所云是蕪湖上流之江志云分江水首受石城江東至餘姚入海即此南江石城墅縣宋石司東南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後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石城在春穀東是與晉太康所置異地酈注以爲貴池誤蕪湖據元和郡縣志在丹陽湖側亦兼有當塗南境也餘姚北岸爲平湖之乍浦口據越絕書記吳地傳吳古故度會夷奏山陰從由拳辟塞南江入海當由此道漢時吳與餘姚劃此江爲界故志具兩境注疑南江絕後碧江而南亦非詳具志水道圖說補正南江上流之至于澧石城是東陵所在鄭郎經所謂迤丹徒與江都夾江此文必緩會于淮之地與鄭說大略相同淮南書作於古文未出以前其言別本先秦古記流傳自遠淮與江各自爲瀆支流通注猶濟與河各自爲瀆流亦互通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兗州經浮于濟漯達于河自是一例經不具首尾兩江便文耳荆州經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審川跡亦非一證漢具洛中間有鈞水丹水可浮必當時舟行所及經文不具即以潛該之矣

沿江入海沿海入北江沿北江入淮左氏定四年傳沿解沿緣也沿兼上下兩義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此經云沿順水行也順亦兼上下言說順水行謂順江行

入海順海行入江非順逆之順也傳云順流而下誤江行有順逆海水深闊潮流上下隨時變遷無順逆可言紀文達公沿作肉孫氏星衍分古文注疏云均蓋以均字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循古文作徇徇與緣義同鄭所云順循也釋文引馬傳亦作徇云均平直以爲平行無順逆矣春秋時吳越戰爭多行此道左氏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杜預集解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吳舟舍于蔡汭非自北江入淮而何國語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率師屯海通江淮可通言所泝之淮非北江所會之淮而何吳語又述吳王夫差告勞於周云沿江泝淮文更明顯吳兼有三江泝淮不沿海越止有南江通江必沿海觀兩國所與渠水並導入淮形勢遂改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云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瀆則禹跡之湮變行東京之季破釜潤堰以溉田山陽流絕樊良湖上承盱眙以南山溪之水微不成川下流又爲穿渠者所壅與渠水並導入淮形勢遂改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云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瀆則禹跡之湮變行古人於海不近避亦不遠涉確然可知也左氏哀十年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詳上文云吳子伐齊軍于鄎下文云齊人敗之徐承所行係齊境自海入濞自濞入淮之道半途而敗故傳云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繫之江南海道緣當時有李賣自蘇州泛大洋至膠西之師比附而失自吳泛海未至齊境不得援戰既至齊境是自海入齊於齊矣非將自海入齊於傳文實不相應胡氏渭禹貢錐指據此謂吳越戰艦皆行海道失末諦審也　江淮通流據淮南本經訓在龍門未闢呂梁未發以前禹塞其餘支存此一流以分氾溢之勢左氏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間於是北屬江西傍淮泗築城者瀕其東北引三水屬之攻云溝通江淮也徐州經浮于淮泗達于河漢時泗水堰入汴渠浮淮不能達河志緩故道於此經直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也徐州經浮于淮泗達于河漢時泗水堰入汴渠浮淮不能達河志緩故道於事古時溝洫制度吳始變阡陌之法故傳記之杜解誤連下流吳王濞所開以通運道之渠云于邗江築城穿

湖陵此經及宛青荆豫梁雍經浮淮達會之道並闕無文尋例以求當時川絡與古不殊阮氏元序揚州水道記據志渠水首受泜北至射陽證李翺來南錄自噦陰至邵伯逆流之說謂唐宋以前地勢南高北下亦誤今合兩流爲一渠水今壅河李所行今運河各不相涉也漢時無運河高郵湖東北有隄岸障隔西來之水注泜自不能不南洩於江今芒稻河尚南流　皇朝經世文編載道光三年高郵州知州秉機議云本年八月高郵敬南關壩湖水詰椿深一丈五尺五寸同日下游揚糧廳具報水漲至一丈七尺四寸則又不得謂江都地形必高於北矣渠水本平流以江潮出入故云首受江志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一南一北不能不執一也杜解哀九年傳誤溝爲渠以漢前後所穿之瀆通屬之吳於圖廬所行尚分別爲說渠水在東淮漪在西兩不相混蘇軾書傳偏據一解謂禹時江淮未通夫差會匯亦非彭蠡之名說俱難通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說作淮證以孟子滕文公篇排淮泗而注之江之文匯爲是水名蒙按言會者皆是水名義無可疑導江經會于匯某氏傳云會爲彭蠡彭蠡是江漢所匯之澤不得言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殷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相去不容此數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共北山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水爲其水於數爲數之說全不相應既云世失其處絕固事勢所有不必疑黎陽以北別無降水矣導漾經過三澨說文水部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作也左氏春秋成十五年傳華元洪睢澨可施決其爲人所埤以止水之援北明三澨即漢水之澨漢白滄浪以下夫雲夢北澤已近南流可徑入江禹以數澤不可挾川爲堰過之使東故有澨澨隨水所決入之處爲之漢水入澤非止一道故有三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注云地說曰河水東行過三澨古流觸大別山阪故焉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左傳句瀆漳澨雍澨澨諸儒之論水陸相半文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言在竟陵界澨爲水名於左傳所云實不能合三澨又當分析爲三三水合爲一仍是一澨不應言三若一水分爲三竟陵界中又無此水竟陵今天門縣其東爲漢川縣漢沙羨安陸二縣地縣境在松湖支津分三道入漢見湖北局本一統圖與鄭說略近水經河水篇注臣亮湖大湖滻水各爲一流今渠益後人所通　地說出自緯書乃成哀間人所爲河渠書云楚於西方通渠漢水雲夢之野雲夢支渠多楚所溝通地說據當時流合之水被以古名不可據矣導江經過九江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賈子脩政語上篇大禹鑿河而道之九歧鑿江而道之九路今本鑿作鑿歧作敧據淮南要略篇校正鑿惟南作馴古字通淮南要略篇同九江與九河並言江河皆是大名九河言播者占地是大名九河言播者占地廣施功多也九江不言播者占地狹施功少也播與過有別九江九河之各分爲九無別正義引鄭申志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山谿不可名江此例鄭必有辯所字益析之誤從山谿析出者謂江水正源不能容九支渠從谿澗中分導始盈此數也江水旁行谿澗於事理亦近然谿渠爲江水所行當通謂之江不必再立谿名二字亦贅設矣三說皆緣證合水名之例致歧互詳導河經過洛汭洛下增級汭字過例自專以汭言不關所納之水導渭經過漆沮亦過漆沮之汭不言會于漆沮以其汭已近河耳降水三澨九江皆別出之汭鄭不知經文汭字包括下目別求他例於史漢說文書說俱不能融也林之奇全解引曾旼講義云大水受小水曰過漆沮與渭非大小相懸不可通矣經此文以漆沮與河東若從禮經之例言會下句當復綴又東二字文無所施故從洛而之例言過也胡氏渭雖指疊字曾說乃疑

馮翊洛水以外則有漆沮小水所治者如此可明強作解事矣

允征匯厥元黃

書序述聞云鄭康成注尚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荒誤以成王征爲允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即孟子文也蒙按劉說至塙江氏聲集注音疏破周爲君失未深考允征今文作嗣征又疑是東征之誤鄭注書序咸有一徵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亳毫又曰征是王腆伊陟臣扈據字在亳即孟子引伊訓脫載自亳之異文征是王腆乃注語其腆字與所引此介引則非書名也轍字在亳即孟子引伊訓脫載自亳之異文征是王腆乃注語其腆字與所晚出本不同故并及之本腆字傳寫譌失澗爲一說者遂以此爲伊訓逸文矣王腆續漢志作王饜

盤庚三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孔穎達尚書序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有三十一孫氏星衍古文尚書篇目表云孔穎達疑伏生已分盤庚爲三故云去泰誓有三十一誤也蒙按洪适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盤庚中篇末空一字是歐陽已分爲三之證堯典正義云鄭元分出盤庚一篇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二率爾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酒誥脫簡二疑即謂此不云梓材者古文分卷與今文不同是篇與召誥合爲一卷其書即爲召誥上篇故略從之也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艱大傳引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無大字各本字數復多二十五字計之二簡少闕兩字若依二十多四字釋文云乃洪大誥治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大傳引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無大字各本字數復多寡不一今無以定志又云脫字數十大約乃洪大誥治

下尙有闕字耳王曰封三字當在酒誥篇末其下又脫一簡孔安國不得其讀因失其傳二篇次第相連故脫亦俱脫近人不知四十八字爲梓材篇文因并不知劉向所謂脫簡者爲何文矣因先生之說爲推考之如此世說新語注引尙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史記所云示君子可法則卽約此文段氏玉裁古

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按此傳是說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之文非釋梓材篇名也鄒氏漢勳讀書偶識據金履祥通鑑前編說欲改王曰封之文作王曰子才妄矣說苑君道篇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籍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文撰異云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

金縢

尙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引見顏師古漢書梅福傳集解段氏玉裁古文撰異云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

而突書其薨之後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孫氏星衍尚書錯簡考因疑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諭公已上益金縢文自秋大熟已下爲亳姑逸文蒙按史記魯世家述此經文於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曰周公亡報成王乃爲詩貽王於秋大熟未穫曰周公辛後秋未穫今文經于後二字益本在秋大熟之上故其說如此非絕無顛末也金履祥通鑑前編引傳文周公疾上有然後二字然後卽于後說尤明顯段氏讀之不審耳孫說更涉臆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恐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下文辯駁甚多然未有如段說之直截者以經文秋大穫上本有于後一字故不敢言也云當此之時周公死則仍從今文家說以于後爲卒後矣

酒誥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益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蒙按酒誥通稱康誥猶堯舜二典通稱帝典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似與舊說相應然舜典別自爲序則酒誥亦應別異揚子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其議是也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史遷於以殷餘民封康叔下文別爲說亦以序文爲不備也依法書說序本無酒誥其題與韓本同今酒誥字爲後人據今文篇目增益○史記所據蓋今文說

受德

書立政篇其在受德暋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注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史記周本紀作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

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以受德爲紂字蓋六國時師讀之異呂覽所據立政益疊一德字故與上文殊德異馬本不疊字因易其解耳故舊今商王受德呂覽爲省文猶左傳重耳省爲重展與省爲展也

去發

墨子非命下爲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命蒙竢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子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據朱氏右曾校本文義與此所引大略相近蓋即解此經文分目去發當讀爲克殷古文作亳隸變作亳讀者不識其字移下半之已與殷字右旁聯合因譌古爲去又譌殷爲發矣克殷是太誓中下篇首之文故墨子及周書解俱即據以標目俞先生平議疑是太子發之誤以下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文證之似未然朱氏右曾集訓校釋據史記殷本紀於惟下補冀曰徐廣及商紂宮句云玩孔注疑所脫不止十字

橫陽札記卷之二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太戊四篇伊陟仲丁太甲三篇

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書序作咸艾四篇無太戊蒙按紀述太甲篇曰作太甲訓三篇述盤庚三篇曰作盤庚三篇皆標書篇數說命三篇此咸艾下不繫四篇所據序文本無此二紀不錄

字今本益稷以後人因序目有闕不備百篇補以充數太戊篇目又涉下太戊贊于伊陟之文而誤刪之紀下

文云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帝仲丁遷子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仲丁書闕不具原命河亶甲祖乙有書伊陟仲丁無書今序有二日亦後增也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齊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世家太誓牧誓二序亦與今不佐武王作牧誓詳二文所據太誓上同史公見本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十字在一月之上三篇及武王與受戰子牧野云云俱闕今本亦增益者分析竄改論衡佚文篇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云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敘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成帝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霸所據已備百篇此改定本疑即出自霸父孔穎達尚書序正義曰或云百二篇者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百二篇霸父子所定而緯說相同與實附霸作陳氏謂霸據緯文殆不然

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俄之前其書具今文二十九篇中法書闕不論列所據本已有增益漢書律厤志述劉歆三統厤世經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誓八百諸侯會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攀夜陳甲子昧

爽而合矣世經分太誓序爲二其意以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爲牧誓序傳爲錯入太誓之上所據仍與還同改定之本固在所不取矣新莽後古籍散亡此本因與書緯孔子定百二篇爲尚書之說相應其傳獨盛賈逵著別錄援以定百篇次第書正義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次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馬融鄭元諸賈所據今古文俱無百篇是依序爲錄也儒逢相奉爲之傳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引王肅注本云棄歆下更有泪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王氏參考別本又復增多六字是後人節次改益之確徵據臧孝宜書古文訓引伏生尚書大傳九共傳文泪作亦非篇名說見前云泪作本無此篇九共止一篇無八篇逸書篇名豐刑不見序目劉既不以爲疑孟又直指爲逸篇知西漢經師所傳舊目本闕略不完馬鄭定從晚出本魏人猶不盡信也馬氏若瑟古文尚書疏證云左百篇序中知古逸多矣說見前引有伯禽唐誥並不見今之史紀漢志其說自確

太誓司馬遷劉歆異說

史記殷本紀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師尚父號曰總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百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兜蒼兜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羣拔史記兩文俱本今文太誓分今殷王紂以下

為十一年作乃還師歸以上為九年作其意以還師事與序不相應當別為一篇今殷王紂以下始合於伐殷之文是序所云渡盟津作之太誓也漢書律厤志述劉歆三統厤世經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誓八百諸侯會作字據例補說其前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建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周書武成篇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齊魯之間孔顥達尚書序正義曰案馬融云泰誓後得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劉氏移太誓序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與牧誓附合其意以為序所云太誓實是觀兵時作一月以下九字乃牧誓序錯入太誓博士書選師以上於序相應以下襍采牧誓篇說於序不相應與史公說互異綜觀兩家之言當時為古學者俱謂太誓後出讀者聞有補綴非尚書本經并非民間所得原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條列十二證申今古文均有太誓之說於史記世家漢書世經正文似皆未細覈也墨子非命篇引太誓有上帝不常九以亡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之文自是克殷後作依劉歆說此篇亦當在牧誓中傳木關伏生之太誓

伏生得二十九篇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孔穎達尚書序正義曰案馬融云泰誓後得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蒙按儒林傳言伏生得二十九篇益當時博士議請增立之說如此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伏生老死書殘不竟云云亦出自博士奏語書殘不竟是二十八篇外尚有

遺闕未授之篇合併爲得二十九篇明矣儒林傳據功令而作故文不別析班固作漢書傳及藝文志於逸易禮俱不置一辭周官經之考工記亦不言後得皆祖遷意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遷既見大誓後出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冒前以無爲有是顏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於功令之語失未細審耳

孔顥達尚書序正義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王充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經籍志序亦以說卦三篇爲河內女子所得○逸禮不知何篇疑是十七篇後之附記非經也漢紀孝成紀作士禮十八篇○除氏瀕通介堂經說亦云史併計之從漢制○又云藝文志亦復分別仍取劉歆泰誓後得之說載於傳中彼此詳略互見

尚書古文經五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蒙按孔穎達書堯典正義引志及劉向別錄並作五十八篇顏據本誤志例凡書入錄後亡闕者皆標具原有篇數此經別錄定著五十八篇志不得有所損益又鄭云亡篇據書武成正義是謂武成其注文云建武之際亡建武乃光武年號其亡失在後漢豈應綴入前志本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引江氏聲說史籀十五篇下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周宣王十八字爲應劭音義之文見元帝紀集解說具志本條彼注無說知建武時亡篇例所不具宋氏翔鳳尚書譜劉歆移太常書下作時作武帝時民得於壁內武帝下有時字文藝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
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蒙拔上目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八篇據書正義引　經二十
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此文二十九篇即大小夏侯經
二十九篇則十六篇亦即四十六卷中之十六卷矣孔
穎達書堯典正義謂篇即卷是也惟十六卷合所考二
十九卷止四十五卷於日數不合王氏鳴盛後案疑序
當一卷據律麻志引劉歆三統術世經稱古文畢命爲
畢命豐刑與序目不同知古經實無此篇劉歆傳載歆

移太常博士書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三統術世
經引今古文篇目凡九湯誓伊訓牧誓洪範武成
召誥洛誥顧命畢命豐刑惟大
誓無文以此證之二十九卷中尚應除去大誓一卷其
實數僅二十八卷分爲三十卷者蓋堯典篇中析出舜
典一篇顧命篇中又析出康王之誥一篇異目故
異卷耳大禹皐陶謨篇同目故止分篇不別分卷說具
閻尚書補疏宋氏翔鳳尚書譜是以爲四十六卷五十八篇班氏於此
不能細析鄭君書注墨守博士業以大誓三篇當一卷
復泥緯文定序篇爲孔子作凡世經所引古經篇目與
序不合者概從刪闕遂以成歧堯典正義引鄭逸目注

云逸十六篇衞宏等不說鄭曰武成逸書亡蓋偶於武
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並亡如宋說建武時所亡又
非一篇武成正義臣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
同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詳正義文贊所云後
亡益因徵引劉歆三統麻譜所稱逸經而及之並不通
論亡篇之數顏注誤矣故五十七四字是顏語孫氏星
又於後亡上補經五十七篇五十七字是顏語孫氏星
尹告書序以爲威有一德今古文尚書注集本采作鄭贊
本逸而云亡者蓋康成時亡五字並誤禮記緇衣篇注
亡是東漢亡篇非一不得云故亡段氏玉裁據異云是篇
隋本論誤亦非　馮商所續太史公十餘篇在
鄭所及見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集解引韋昭曰
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書彪有續

云舜典一旧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十六篇無畢命豐刑明與歌所據本有異又王莽傳載羣臣上居攝儀奏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嗣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是奏亦歌等所爲則原書尚有嘉禾一篇鄭亦無之劉氏逢祿書序述聞謂二十四目不足盡據其說信矣得多十六篇當是旧作一九共二益稷三五子之歌四允征五湯誥六咸有一德七典寶八伊訓九肆命十原命十一武成十二旅獒十三嘉禾十四冏命十五

閻氏若璩疏證執鄭爲憑考之不審馬融分出康王之誥又以今文大誓爲不可據似卽考定古經三十卷之數不分舜典有書序及史記五帝本紀所分二十二篇故此二篇與嘉禾篇俱在所削矣顏師古律麻志并無別本不能定其起訖故不敢分也然觀其所述則逸十六篇與鄭異說明矣○史記五帝本紀分堯典爲二不分大禹皐陶謨以同序同卷也周本紀分顧命康王之誥皆與今文家說不同蓋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考若逸十六篇安國不說故史公亦無從采入矣○鄭注舜典序有入麓伐木之說似亦謂舜典卽在今文堯典中又云舜典逸未詳○法書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謀合皐陶之謂嘉不言大禹亦謂大禹皐陶謨本是一篇○鄭去畢命以所見別本不與序相應并削嘉禾者篇中假王之文王莽攝臣上奏說作假皇帝故疑其非也

逸十六篇

尚書譜按漢書律厤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三統術歆議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亡衛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益偶於武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亡於建武之際也蒙按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段氏玉裁古文

尚書撰異云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說與宋同孔穎達畢命正義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咸有一德典寶引伊陟臣扈伊訓諸文蓋皆其遺文佚句之僅存者耳伊訓載于在亳既歸于毫之異汉伊陟臣扈曰下有脅文不知何說

鄭君所據逸十六篇無周官

賈公彥周禮保氏敘官引鄭志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孔頴達尚書堯典正義述鄭注書序所列逸十六篇之目無周官蒙按族師疏引

鄭志趙商問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康誥文出左氏春秋傳則此周官亦出他書所引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謂以大戴保傅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未確　按趙商問下有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之語周官自是書名俞氏以爲言周有此官非也攝政三年從鄭君書序成王征淮而作推而知之立太師云云或佚見他書所引鄭據賈逵張基祖所傳逸目無此一篇故不具耳漢書藝文志禮類周官經六篇下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姓名周官經至劉歆始通其讀前人無爲之解者此周官傳當是別成一書非周官經之傳趙商所引宜出於此

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

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班注明云大小夏二家則非伏生傳授之原書矣二十九篇中有後得之太誓一篇爲博士所增入者私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嬖人之言即據此經襲氏自珍太誓答問謂大小夏侯經無太誓臆說也

古文尚書逸篇

史記殷本紀述尚書湯征序中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五十七字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謂是湯征逸文

孫氏星衍尚書逸文云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本諸子所引又述湯誥序下有維三同至於東郊一百二十六字江氏孫氏及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並疑爲孔壁古文逸文蒙按漢書律麻志載劉歆三統術引古文尚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遒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畢命豐刑曰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逸嘉禾篇曰周公奉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紀俱不載則遞十六篇史遷實未嘗見湯征湯誥兩文蓋采自伏生大傳江孫段說俱非也

豐刑

三統術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顏師古注孟康曰豐刑逸書篇名蒙按周書嘗麥解王命口口祕作笑太史笑刑書九篇以授大正似即說此經豐刑之事蓋刑書本成王在豐時所作康王命重述之以授分居豐郊者故曰王命作笑豐刑也

宋氏翔鳳尚書講謂笑字術非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注文同字當衍說具江氏聲今注音疏鄭所見篇即是豐刑云不與此序相應者以序無命霍侯之文故疑爲別篇傳古文者誤與畢命題簡聯合也然序有分居字分居自是冊命二人又里成周郊四字不可解讀以字形求之里與豐甚近里必豐之譌誤則序本文當作命作冊畢霍傳本脫一字致成歧失耳畢命豐刑蓋如大禹皐陶謨一篇記兩人之事分之可爲兩篇漢世大禹皐陶謨前半

遂後半獨傳猶此篇前半亡後半獨存非豐刑必在畢命以外鄭說未盡史記夏本紀云康王命作冊畢會分居里成周郊所據序本已誤非霍侯之文逸出孔壁序義竟不可曉矣

月采

三統術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曰朏孔穎達尚書召誥正義作月令蒙按上文考德曰少昊曰清采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謂即是書考德解之逸文同今解逸日在周書第五十三則采字必令字之誤也

洛誥傳白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

僕遭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引尚書大傳洛誥傳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蒙按大誓當爲大誥此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事非總說周書不得闌入大誓誓字乃淺人所改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illegible]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

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傳康叔宇于殷傳中旌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傳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于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作雒解遑敘三監事亦與大誥序說相同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此傳以證伏書本有大誓失未深考又據御覽引大誓可以觀義云云爲僞更不確鑿六誓之文出略說篇中非大傳本文也○宋氏翔鳳訓校纂徐氏鼒姓國在安徽泗州東南俞熊姓國今山東曲阜縣熊盈謂徐俞之同姓國

書大傳略說

宋書禮志載尚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同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陳氏壽祺輯校本據禮記王藻正義定爲略說篇又蒙按大戴禮記公冠篇載此辭於孝昭冠辭之後似係孝昭冠時祭天朝日之作略說取以衍說書傳則略說亦孝昭以後經師所爲矣玉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言劉向校上大傳止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向所定四十一篇疑尚無略說也漢書藝文志易類有五鹿充宗略說孟氏京房易災異之書此略說不見錄略殆又在充宗後矣

汩作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某氏傳曰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汩作之

篇書序在今文二十九篇以外甚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闕以尚書爲備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云云疑序出自孔壁亦未確段氏玉裁古文撰異已糾之矣孔穎達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還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段氏於此不能別析蒙按哲所云與古文不同謂與殷在鄴南之文不同也僅書原文當作將治亳殷序下當作將始宅殷孔穎

達所據乃誤本耳晉書王接傳云衛恆考正汲冢書本
記晳遽而成之事多證異義王庭堅難之晳又釋難
詳其得失摯虞謝衡咸以爲允當晳書經庭堅諸家駁
難故傳本多改舛也壁書即皇甫謐所傳晚出古文非
有異本今古文皆無序前說可無庸疑閻氏孫謐云百
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五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
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內漢諸儒並以孔子作
故宰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
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
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
亦不應說之庸且妄也余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
則壁中書出除錯亂脫滅及僞泰誓凡得五十五篇無
一篇名見於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爲無遺漏○
又云孔穎達於盤庚小序下引束晳云見孔子壁中尚
書將治亳殷作將始宅殷與世行本不同益是證西晉
橫陽札記卷之二　　元　求恕齋

人猶見古文經而東晉則失之矣○史記殷本紀盤庚
涉河南治亳裴駰集解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鄭本
書序作將治亳殷此所引蓋三國人注本時王粲虞翻
李撰多與鄭玄異故改讀如此也云舊說以爲居亳知
正文自作宅殷不然此言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可矣
何必贅言居亳乎段氏改與古文不同句作與古文同
於此文失未審也○玉海三十七引盤庚疏亦作與古
文不同○玉海三十七引藝文志此七字已入正文

歐陽經三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
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歐
陽經三十一卷七字乃察謨注語傳本失未標列致與
班氏本注混亂志列易詩禮春秋諸經皆各具正文無
夾入旁注之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夏侯經大字而
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
異師傳故也亦非王禹樂記二十四卷與所傳河間獻
王本書二十三篇不同明見敘錄其書仍列正目不入
附注此經後錄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
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於孝宣世歐陽
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歐陽大小夏侯立學並承伏生
所得二十九篇而言則歐陽經亦二十九篇焉得別爲
三十一篇史記儒林傳伏生得二十九篇孔穎達書正
義曰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

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
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史遷時兩夏侯書未出惟歐陽
立博士見儒林傳贊所云二十九篇非歐陽經而何志不列
歐陽者其書立在學官而祕府遺之故從闕略易敘錄
云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目有施孟梁邱三家經無
京氏禮敘錄云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列於學官目有戴
氏無慶氏此錄大小夏侯二家不及歐陽即其例矣蔡
氏不知祕書有遺誤謂班氏以意出入因據下目歐陽
章句三十一卷附會斯說王氏所云於蔡意適合施之
志文實不相應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三十一卷者蓋

盤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爲三篇陳氏壽祺左海經辯據舊本作三十二卷云今文盤庚不分二十九篇中有序一篇增大誓三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亦當作三十三卷盤庚爲三篇大誓亦爲三篇諸說俱緣遷就注文致成紛亂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云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石經文字依據何家雖不可定盤庚大誓二篇卷數不分要是明確蔡時歐陽書已亡乃據章句卷數說之實則章句分卷與經本不同春秋類目公羊穀梁二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豈得謂三十八篇三十三篇之本別有分出後漢書桓榮傳云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傳云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是歐陽章句自以詞多而卷加增不關經文篇數蔡說殊誤顏師古敘例云臣瓚總集音義蔡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散亂實多蔡書散入諸家音義往往不具姓名見裴駰史記集解序下注太史公書十篇有錄無書據史記自序集解爲音義文知此注亦同蔡以前諸家俱及見歐陽經必不至誤此注爲蔡自說無疑矣初學記文部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於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爲詳○後漢書儒林傳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陳氏壽祺舉舊本篇作三十一卷者然朱氏彝尊經義考已作一○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傳初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歐陽章句多於兩夏侯書此其證——

今文無序增入大誓

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尚書篇目說漢志經二十九卷泰誓後得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蒙按今文有無序篇說者紛如此辯最爲明確博士不肯立古文而泰誓集而讀之者以伏生大傳所述多與此經相合也法言問神篇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又不知惜乎書序雖孔子亦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西漢經師以序爲非孔子作故博士業無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

論衡佚文篇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

禮三百正說篇其王得百篇尙書與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劉歆傳所說俱不相同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云充得之傳聞是也然案書對作二篇又俱云六略之錄萬三千篇王氏似曾見劉向父子七略別錄而不爲佚篇考其根實亦所不解正說篇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又云案百篇之序閻遺者七十一篇之多也充言殊疏閻大誓三篇自來無異說豈復有所謂逸二篇邪說云案百篇之序實何併序文亦不一案也

賈逵別錄

書疏典正義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別錄不知何書隋書經籍志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後漢書文苑傳傳毅與班固賈逵其典校書則別錄卽所上書部也然隋志已無此目其亡佚久矣正義又引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是逵上所撰今古文同異疏中之語後書逵本傳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此流爲烏乃其疏中引今文大誓之文其說如何不可知也詩齊風正義曰古文尙書無以悌爲圈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日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圍逵校古文悌字定以爲圍當詳具同異中孔氏未見其書故爲說如此乎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今釋文正義所引馬鄭傳注有大誓篇文則賈訓本亦有大誓明矣蓋杜所傳古文止漆書一卷其餘仍憑據今文而以當時所傳古文遺說附之非眞見孔本古文也賈所爲古文同異度亦同此一案也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王應麟困學紀聞書類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蒙按若德明哉蓋文有積德之異文今文女作若有作明積作哉德字又在上也女若一聲之轉甘誓篇女不共命墨子明鬼下篇引作若是其證明與有積與哉俱形相近哉古文作𢦚見吳氏大澂說文古籀補引嵩祀敎銘𢦚左右互易卽成積形故一讀爲哉者一讀而爲積矣湯任父言當是逵任父之誤父从又持杖與又篆止差一小丿又有古亦通用今文讀又爲父古文讀又爲父於哉字岐爲兩讀事亦相類逵任父猶國語云仲山父伯陽父逵作湯者逵舊從或體作迟下書闕壞因譌爲湯耳湯字全篇所無古大傳本疑自作迟宋人校刻始改湯也卑應言乃俾女

惟喜四字之異俾省作卑詩小雅節南山篇俾民不迷荀子宥坐篇引作卑女惟二字并合爲應惟字左旁立心移置下畔女又增損作广遂成應字言與喜亦形相近三文均次序符合若德明哉迓任父言文異義不甚遠卑應言宜蒙上王誥告之修不睯厥指之文爲說卑仍讀作俾江氏聲古文集注音疏誤合爲一云誼不可曉陳氏喬樅今文經說考從閟不錄殊嫌疏悶今以意補釋如此汪簡作徙與湯了形相近隸體當作徙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蒙按志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今文經脫一簡也若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之文即此脫簡是伏生書有此簡矣何云脫乎王說非也若圭璧當是女劼毖之異文古文女字今文作若已說具前劼从吉聲省假作吉吉與圭形近因訛爲圭璧毖又聲近而通廣雅釋詁毖比也詩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俾俾史記信陵君傳俾俾倪故久立漢書灌夫傳作辟睨是辟俾比毖四字得互相通借毖爲璧正猶毖爲比爲俾俾爲比句法與唯曰若稽田一例其說近是惜未見及於此故猶疑酒誥無此語也

總德

墨子非命下篇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面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蒙按左氏春秋莊八年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總德當卽種德淮南本經訓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高誘注云總一也總德謂總一其德總正字種借字總德蓋尙書大禹謨之別篇皋陶謨之異目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大禹皋陶謨本是一篇分之亦可爲二猶堯典舜典古謂之帝典本是一篇分之亦可爲二皋陶邁種德當是分出篇中之首句故卽以二字爲目繫之禹者其篇雖分實大禹謨之下篇也今皋陶謨逸去前數簡大禹謨全逸其文遂不可考史記夏本紀述皋陶謨篇文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弼和篇中今無伯夷語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十一字連讀篇首曰若稽古四字亦似虛贅此文上有闕佚伏孔諸儒必本有其說矣總德猶成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

湯咸有壹德鄭君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語字之譌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尹告猶皐陶謨古書標目固自有此兩例下文去發亦太誓三篇之子目說具本條

禹誓

墨子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戰子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爲私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

其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蒙按禹誓即甘誓以與禹誓同篇故通稱禹誓已說具前王乃命左右六人下驁誓于中軍是約經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之文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爲田野葆士之欲也云云經無此事其文亦不類葢出古甘誓傳故別云有曰也予共行天之罰也以下純衍經文俞編修鞏經平議云國語周語單襄公引太誓故是解說太誓之書證以此文平議之說信矣

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孔穎達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

左氏春秋昭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作太誓所謂雖兆民離周十人同者此引其意而節其文顧氏炎武日知錄已有說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傳所引不純同疑亦出太誓故

史記宋微子世家贊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駰集解案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司馬貞索隱曰今案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

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蒙按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去奢即儉乃殷武篇不偕不濫傳文似集解所謂美襄公者就殷武一篇言之其那烈祖元鳥長發四篇固別有說也李賢後漢書薛漢傳注引韓詩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孔子之先與索隱所引佐戴武宣云云同出左氏春秋昭七年傳則韓詩自謂正考父所作十二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矣焉得移而屬之於後如索隱所議哉魏氏源詩古微疑四篇考父作之至襄公乃

錄其詩此說當是四篇中元鳥一篇左氏隱三年傳引以美宣公立弟之事以漢書藝文志韓生詩傳取春秋宋襄說之語證之此篇必亦依附左氏以爲美宣公然則贊意史公援引公羊而於世家全錄左傳且上文先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明立弟不始宣公矣下文又云微子之正考父有名字可舉襄公大夫不知爲誰文不能具是以隱約其辭如此裴氏引章句夫未分析小司馬不見韓詩妄以己意說之遂成斯謬據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孔穎達正義引劉炫述議云止謂周頌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其文言校不言得似十二篇本宋所有不入周樂或竟如韓說亦未可定商頌正義引鄭君詩譜云正考父校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又引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毛詩家亦謂五篇爲宋郊祀之詩索隱以爲商家祭祀樂章其說亦不足相難也

禮記樂記篇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王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鄭氏漢勳讀書偶識云齊當作晉左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遺民者謂作詩之人乃陶唐之後裔能識陶唐之舊聲者也若是則晉人能識陶唐氏之舊音矣陶唐即五帝也宋人修其先世之樂今見有商頌五篇宋亦稱商則商人能識商之舊又豈矣商即三王也古人級文或順或逆記文先言三王後言五帝傳寫者不審妄移之耳此說至確宋詩謂之商猶言詩謂之唐毛詩唐風序曰此晉也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然則宋謂之商其例亦如此矣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國語吳語閩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甚力師承必有異故疑其辭也陸德明詩釋文引沈重

皆謂宋爲商之證論語子在齊聞韶子齊景公作召臣相說之樂蓋倣招商招是也齊有韶樂是五帝之遺聲不必破讀爲晉

殷武篇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以大雅文王有聲篇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證之此文似亦指周事而言歸說近之

詩序

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蒙按關雎序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本論語哀而不傷之文爲說此序恐亦作者援據孟子非孟子述

音義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鄭君作譜始證以爲實今按周南關雎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爲樂不淫哀不傷本論語八佾篇文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義殊近曲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讀哀爲衷於所據論語本文復不符合劉氏台拱論語駢枝云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又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閟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其言甚平直卷耳章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叮矣正所謂哀而不傷正所謂不永懷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正所謂不傷序說誤襲論語詩旨耳非子夏所作亦甚明矣鄭君不知哀而不傷爲釋卷耳篇義因并不知哀窈窕云云爲失論語之義以是篇爲子夏作又以小序多申釋首句不可全屬之子夏毛公合作其議實在劉班之下周頌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既云釋賓尸又云靈星之尸兩說並存作者已自疑此義俱出後師鄭譜之說不獨失略與志意并朱序意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據孟子萬章篇說小雅北山篇文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謂稱引小序亦强爲比附北山首章明有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之文孟子何至不符如正義說衍合經文篇大先天下升於高位與上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言無是畔道無是擾取無是

傳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箋說爲長北山序自標達孟子非孟子引此也陳氏奐傳說有通論一篇歷證傳義淵源子夏夫子子夏善言詩通說流傳固所宜有然論語八佾篇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三百五篇無素以爲絢兮之文毛公所傳是否子夏之本先不能定餘說何由定乎唐會要載司馬貞詳定子夏易傳義稱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韓氏之傳亦託始于夏毛公之言不必泥矣

譙先登于岸

衡陽札記卷之三

詩大雅皇矣篇譙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云譙大登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訟獄正曲直也正義傳曰文王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釋詁云重崖岸高也故以喻高位釋箋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臣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譙大登成爲箋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既說並存作者已自疑此義俱出後師鄭譜之說不獨失略與志意并朱序意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據孟子萬章篇說小雅北山篇文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謂稱引小序亦强爲比附北山首章明有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之文孟子何至不符如正義說衍合經文篇大先天下升於高位與上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言無是擾取無是

貧談明文王無寇鑾神器之義亦復相妨二字必經傳者改易非毛公本文鄭君不取是也岸字宜亦有別讀箋據小雅小宛篇傳文釋爲訟獄意在破讀爲豻豻爲鄉亭獄名於此詩寔不相應釋文於彼篇云岸韓詩作犴此無別文韓意亦不如彼箋讀仍未得竊謂此文爲下發端岸字乃崇之通借崇與岑聲近岑古讀如巖或讀如岸故崇亦有岸讀禮記明堂位篇崇鼎鄘彼注云崇國名呂氏春秋審已篇伐鬻岑鼎韓子說林上篇岑作巖左氏春秋昭三年傳正義引服氏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服讀岑爲崇是崇借作岑莊子徐无鬼篇楚人寄而躋隅闕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象注云岑岸也岑本讀爲岸是岸借作岑崇與岑通岑與岸通明崇與岸例亦相通誕先登于岸謂誕先證于崇也誕爲語詞證與登同聲省假崇即下章以伐崇墉之崇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畔援歆羨皆出之崇侯虎所搆之詞罪于天討是以詩人推敘其事如此下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即承此言距謂爲崇阻拒侵阮徂共所以塞周入崇之道

非別一事傳釋密人言國有密須氏釋崇墉止云墉城之別體字六國時行用分析爲三爾雅釋詁篇嵩崇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嵩字說文所無此文嵩崇並見不得謂嵩字後人所作嵩字竊古纂所有漢書揚雄傳嚮帝唐之嵩高兮嵩高即崇高揚雄據以入賦其文當采列訓纂說文不收猶倉頡篇幼子承詔字亦在此不收爲傳本佚去抑原書有逸不能懸斷嵩與崇本一字釐別爲二者古字簡少一字兼數用後學孔寔多字各當一用因有差異說文廣爲續古文糾詁亦析爲二大由傳寫歧出非古文嵩爲山大而高之專名則嵩爲凡高之通言兩字用例由此而殊崇國爲縣故封其地在崇山下國語周語太子晉言其在有夏有密伯蘇宋庠補音云嵩古崇字上卷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太平御覽地部引韋昭舊解云崇嵩古字通用崇山之崇古本有同釋山作嵩者崇伯必亦如之司馬貞史記夏本紀索隱引系本取有莘氏女是生高密宋庠云高密禹所封國高密縣書地理志縣高密圍非禹封

所張守節正義引帝王紀云禹名文命字密密乃禹字
宋忠注密字爲衍高當作嵩卽緱故封後禹續父業復
爲其國據此文傳嵩侯必出其書崇傳國最久世本此
下蓋向有別文詳其支系宋注本已佚今無可攷嵩字
傳至漢季闕去上山侯字右畔上下點畫亦有剝泐讀
者誤以嵩之膊體爲高因改侯之膊形爲位致失其正
解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毛詩
未得立九江謝曼卿爲其訓緟宏從受學因作序中興
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毛公之學至新莽時
已微入東漢始有鄭衆賈逵馬融三家其傳各不相承
以行於河北不至江左不引其義略見周木紀所述羌
里以下更有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

伐曰譙西伯者崇侯虎也云云與先證之說相應此文
必同毛作崇說苑亦述彼義指武篇云文王將伐崇先
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
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
壞室無塡井無伐樹木無動六畜不如令者死無赦先
宣言亦卽衍先證之義無塡井無伐樹木約下章無矢
我陵無歇我泉之文爲說證字亦有跡據無矢我陵四
句箋以爲敘述阮事魯說通屬之崇以此章義差其旅
以按徂旅爲終說密事依其在京以下接入崇事故以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爲由阮之邊地踰山入崇崇字先
句當屬上讀不能連下韓本於上韻爲合是以復同其

見此文復得根舊毛與魯說下事難未必純同此文合一可無疑議崇地所在傳箋俱不詳韋解崇山本作崇高也夏都陽城崇高所近陽城爲禹平水土後改封其地漢書地理志緱氏潁州郡陽翟下非近嵩高之陽城嵩高漢志作嵩高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外方見禮禹貢太室兒左氏昭四年傳皆古名嵩商始見釋山名嵩商始見釋山名出在後亦非內史過所及知周本紀正義引皇甫謐曰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崇地近附於豐益涉虛誕文

王有聲篇既伐于崇平議謂于爲邦邦與崇各爲一國豐鎬間地周初實爲邦邑漢志右扶風鄠下云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即邘之本字豐水在其界中明與崇兩不相涉說文又有郙篆云右扶風鄠鄉逖邑且聲郙即阮徂共之徂初時爲其國之都名後沿襲爲國名入漢廢爲鄉徂與阮共並爲密所侵脅以距周師之入崇崇安得反在其西元和郡縣志京兆府鄠縣下云崇侯無道文王伐之虜崇侯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間較皇甫說爲最左氏宣八年傳晉趙穿侵崇壯預某解云崇秦與國崇在秦東晉西南僖十五年傳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晉界具是五城解梁屆一四在虢略中及華山下集解云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宏農華陰縣南華山有二在華陰南者曰太華西六十里別起幹曰小華古時通爲一名華陰漢隸京兆尹云志云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陰晉見史記秦本紀初爲魏邑後納秦傳無此城其入晉當在後號略中城有三二爲僖三十年傳之焦瑕一即僖五年傳之上陽集解所謂號國都在宏農陝縣東南者漢志故虢國及焦城並縣在宏農郡陝下瑕無所見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即湖故名之胡古瑕胡二字通用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三城皆在今河南陝州境中湖最偏西顏師古漢書戾太子傳注云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湖城即湖故城在今閿鄉縣東四十里縣西少北二十里有盤豆鎮北與山西永樂縣治隔河西接陝西潼關廳界即解梁城外地解梁城爲解邑之瀕河保城下置舟梁以通津渡元和志云故解城在河中府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城在今縣境五姓湖間較皇甫說爲最左氏宣八年傳晉趙穿侵崇壯預某解云崇秦與國崇在秦東晉西南僖十五年傳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晉界具是五城解梁屆一四在虢略中及華山下集解云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宏農華陰縣南華山有二在華陰南者曰太華西六十里別起幹曰小華古時通爲一名華陰漢隸京兆尹云志云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陰晉見史記秦本紀初爲魏邑後納秦傳無此城其入晉當在後號略中城有三二爲僖三十年傳之焦瑕一即僖五年傳之上陽集解所謂號國都在宏農陝縣東南者漢志故虢國及焦城並縣在宏農郡陝下瑕無所見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即湖故名之胡古瑕胡二字通用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三城皆在今河南陝州境中湖最偏西顏師古漢書戾太子傳注云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湖城即湖故城在今閿鄉縣東四十里縣西少北二十里有盤豆鎮北與山西永樂縣治隔河西接陝西潼關廳界即解梁城外地解梁城爲解邑之瀕河保城下置舟梁以通津渡元和志云故解城在河中府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城在今縣境五姓湖南梁城又在此縣之南爲永樂治所城南境跨河有盤豆及潼關廳地當焦瑕西出渭岸之道故併入賂中華

山下城爲武城文八年傳秦人伐晉取武城集解無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案鄭縣在華州郭下治所卽今華州故武城偏東北十三里在渭水南二十里華州南十里卽小華山秦本紀云武公元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一年初縣杜鄭華山擧大名鄭縣置在其下武城大例相同是以傳亦云然集解失去此城乃以華陰爲說又移潼關配介文十三年傳晉屠嘉所守之桃林之塞塞地周環潼關在盤豆西四十里自是解梁城之外地環界不得至此續漢書郡國志宏農下云有桃邱聚卽桃林之塞宏農郡宏農下云有桃邱聚卽桃林之塞宏農郡名從省可通稱灌亦可省稱灌猶嵩岸緣兩讀衍爲重名從省可通稱灌亦可

聚卽桃林宏農在今閿鄉東之塞實縣南桃林首彼塞亦非審校地形五城雒號略中有履徑餘皆沿河沿涓橋長而徑短潼關南三十里有雙古城其旁有潼谷關及麻谷關上關去廳治俱遠疑諸關城以西至華陰古時通爲崇地趙穿侵崇傳述其謀曰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崇與桃林之塞鄰接晉得之可規復武城逼鄭縣故爲秦所急形勢此爲最合崇在潼關華陰之間潼關之地嵩高在其境中必此山嵩名彼時猶存知漢山名可以按索山海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灌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松果之山今潼谷關南閿鄉西界上之秦山灌水今嵩谷河西北流合西源之潼水折北逕廳治至城北入河古時此水自城南折西合華陰東北之泥泉南谷諸水入渭流有徙改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云灌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通谷潼谷俱卽嵩谷名尚循舊松果畢氏沅新校正云初學記及文選注引作松梁梁宇非義當作渠卽灌借文因水名合作山名果其省體松亦宏省嵩灌猶嵩岸緣兩讀衍爲重名從省可通稱灌亦可通稱嵩高太平寰宇記華州華陰縣王猛冢下引云猛北海人貧窶奮于洛陽與華陰神遇某氏校勘云按晉書載猛舊見一父老于嵩高山與太平廣記所載中興書略同今云華陰當別有所據寰宇記所引乃別一本其文駁何法書多華陰等字今本依例刪出晉事陰兼有潼關之地嵩高在其境中必此山嵩名彼時猶存知漢山名可以按索山海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灌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松果郭璞傳及酈注亦俱不能

詳注證陳階以下遂無知者竟字記復誤松果爲華陰縣東二十七里之山又非灌水所出今一併考建高山所在可定世本及傳文亦得暢然通讀矣

其追其貊

詩大雅皇矣篇其追其貊毛公傳曰追貊戎狄國也鄭元箋云今王以轅侯先祖之事如是而尊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祖之舊業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其後追也貊也爲猶猶稍稍也東遷孔穎達正義釋傳曰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戎狄之通稱稍東遷不言貊稍稍東遷追無間其本亦俱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爲

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是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釋箋曰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蠻服追貊之戎狄陸德明釋文云追如字又都回反兼按貊爲戎狄之大名義無可疑追爲戎狄國經傳絕無其證以爲大名殊嫌不根據魯頌閟宮篇淮夷蠻貊傳曰蠻貊而夷行也正義本脫蠻貊二字今據陳氏奐藏本蠻貊與夷是通互爲文夷之族類可通稱蠻貊則蠻之族類亦可通稱夷貊此追貊當本作夷貊追蓋追之誤追爲遲或體字即夷借字也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注云夷或作遲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釋文引韓詩遲作夷夷與遲古通此夷字倩作遲而從或體作追讀者以其字罕見疑爲追之闕壞因誤改爲追耳傳以戎狄釋蠻貊之比所據本自作追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猶猶稍稍東遷不言貊稍稍東遷追無間其本亦俱作追承舊讀爲夷魏晉本始歧失周南漢廣篇不可休息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疏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彼息字亦魏晉閒人傳誤羼云不得就而止息止息二字是合釋休字非分釋息字

傳者習見休息之文以休思爲語改從已讀與此一例釋文云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釋文以誤本爲古反斥眞古本意改當時改本一出原本即微正義并謂未見卻此之本其傳至唐初已絕此本古字古讀爲改本所掩微絕又在彼前亦不足疑矣趙岐孟子告子下篇章句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又云貉在北方北方爲狄所居章句變狄言夷即本此詩然則毛傳本固有從正文作夷者毛用借文參合可見齊詩七經詩倘存元槧本外傳及王應麟詩攷所引猶宋本不可休息並作不可休思釋文正義俱閒不引此追字同異如何亦可定也陳氏奐疏疑追貊即濊貊非韓城梁山

梁山在漢左馮翊夏陽西北北去長城不遠其外卽古荒服之地韓侯長百蠻是以兼受其國史記匈奴傳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山戎卽夷獫狁葷粥卽貊箋分貊與獫狁爲二以周禮夏官職方氏職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狄與貉各爲種目故別出之然傳云戎狄狄種自兼獫狁不得更析遍迫東遷之說不足據

介人維藩六句

詩大雅板篇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文法與商頌殷武篇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卽孟子告子篇人其驅土地辟田野治之說是巡守考察之事故與歲事來辟分列爲二禍適兼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兩事而言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五事而言二句皆用順逆相間之法以成變格依倣例倶當綴於末也鄭箋釋介人維藩大宗維翰宗子維城五事亦兼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文亦不完衆集傳云介大也維城維藩維垣維翰維屛皆所以爲蔽扞也維藩六句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賢者爲藩屛維垣維翰維屛大宗維城以勸民之說事既無徵文亦不完衆集傳云垣翰屛城皆所以爲蔽扞也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宗子維城五事而言二句皆用順逆相間之法以成變格依倣例倶當綴於末也鄭箋釋介人維藩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五事而言二句皆用順逆相間之法以成變格依倣例倶當綴於末也鄭箋釋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

須今安定密縣蓂按杜說見左氏春秋昭十五年傳解密上有陰字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人國此爲杜說所本國語周語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韋昭解亦同惟縣下加近涇二字陰密入周隨廢入鶉觚張守節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北東接縣城卽古密國也鶉觚今甘肅靈臺縣東至陝西邠州之停口鎭一百三十里故密國差西去涇水里數約增多八九不爲甚近恭王所游之涇上又在其水下流械樸篇渭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涇義引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

水流入周京郊內爲文王巡幸所至亦非卽邠西之地韋解僅得其略不能推究入細陰密猶陰晉以在其國西北或西南邊地得名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昭襄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兩名俱出周季例必同一漢志京兆尹華陰下云故陰晉今陝西華陰縣去晉故都之山西解縣甚遠密爲殷時大國境地卽較晉所後拓之疆域差狹必不至四五十里之庶奚如括地志說陰密卽在其國近郊之外豈得云陰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涇州靈臺縣有密康公墓明一統志在縣西

疆密人升其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其說雖依傳文推衍講舛亦多傳釋本章爰整其旅以拔徂旅云旅師拔止也旅地名是謂文王整師至岨拒御密人上文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事已作結以下不必再敘依其在京更擄密都形勢而言侵自阮疆陟我高岡自爲文王申討從阮疆深入陟其岡之高岡不得舉術成復往卽書大誓逕篇侵于之疆之侵來侵及往伐通得言侵我謂地在本州管內非彼旅得私無矢我陵無飲我泉依傳釋此所敘卽吕氏春秋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以歸文王之事陳爲陳列之陳卽爲行陳之陳古讀無別欽於陳義不倫合讀當爲欽說文欽塞也从攴念聲欽與欽聲同例得通假傳不爲欽作解正文似本作欽後轉寫從借例作欽無陳我陵無塞我泉謂無敢憑山險以拒戰無敢過水流以拒守者我陵我阿我泉我池言其地入附密肖禍後至罹國不獨徂莒一役戰敗奔遁而已故詩別爲之詞如此伐密事具說苑指武篇其文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太公望曰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所述爲詹詩義枉與過從不恭及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衍出析爲二目嶭則綜京與高岡陵泉阿池約而爲一其義與毛符密必古師傳說爲然注所申述復不可據尋審傳文依字綴在其在大阜之上冠以發端亦非依阻之謂漢書孔光傳猗違者累歲顏師古注云猗違猶依違耳依與猗古字通國語周語猗兮違兮韋解云猗歎也此依字宜亦爲嗟歎之詞大阜謂山阜之大者山有密名爾雅釋山篇山如堂者密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密縣下引其文云古密國因以爲名此密名應亦同例密山方平寬廣可建築以成邑居故密城得在其上密都有此形證地位可推阮疆西北接密南與徂連徂爲漢右扶風鄠鄉之郎說具上條字或作阮別名葛一作旅又爲黎黎卽周本紀驪山之驪司馬貞索隱所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舊音黎者東境兼有新豐之故驪邑地跨今長安咸寧鄠臨潼四縣阮國當在渭北林寶元和姓纂在汧渭之間汧水偏在雍西不與驪鄠相接其地亦無

阮名說文阮篆解云代郡五阮關也从阜元聲代地爲趙所開關置在立郡以後此字緣彼製幷非古有邛篆解云鄭地从邑元聲邛卽阮同聲本字當作邛鄭地謂舊鄭之邑史記鄭世家索隱引系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拾徙在後爲漢志京兆尹之鄭棫林其故封左氏襄十四年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棫林在涇西有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今涇陽之境祁爲其旁邑當又在涇東北三原高陵兩縣境地文四年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祁新城卽此城之新築者集解分新城爲二云皆秦邑意謂幷故城入圍明一統志不得祁地所在復合併爲一以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之新城當此城澄城東北之新城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是僖二十八年傳之新里本梁地秦取之築城以居命曰新城非別別城邙新故兩城自俱在涇與石川河之間成十三年傳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麻隧近涇爲秦晉戰地邙新城偏近石川河當蒲城西南采入之道自得爲晉所圍故城差西南即阮國舊城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獻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三國俱在洛西莒即本詩之旅傳所謂地名者最偏南二國差北孟即密爾雅釋

詁篇孟勉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孟者黽之陂音小雅十月之交篇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魯詩作密勿從事孟與黽通黽與密通故密亦借作孟酆即邙都地之名刋都在酆韓子即以酆伐邙猶徂都在莒韓子即以莒代徂並非別國邙地入周初時亦尚名酆僖二十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酆侯所封即此酆地文王所都之墟不封支庶書召誥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官篇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毫姑篇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豐爲成王作洛黜殷祇告大事之所又爲周公歸老之地明無別國建在其中酆與豐名

同地各爲一酆侯後以酒黜國除地入鄭仍名邙邑秦移邙於新城故地又復爲酆元和志云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巘辭山在今縣西北六十里符秦於此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西自孟侯原南曰豐原北曰白鹿原後魏太武七年罷改置三原縣三原以孟侯原豐原白鹿原得名孟侯原即密原豐原太平寰宇記作酆原爲故邙地宋敏求長安志云三原縣境一十二鄉豐元鄉在縣北豐元即酆邙兩名並存宋長安治所在今治東北三十里其鄉又在此去石川阿亦不遠酆與新城正相接邙故國有都有邑都地在酆邑當兗兼麻隧侯麗械與甘泉並列當自縣入甘泉之道鎮西北有坂左右夾崖壁形如車箱俗名車盤嶺元和志云車箱坂在雲陽縣西北三十里縈紆曲折單軌纔通上坂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即趨甘泉宮道也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縣西北九十里周回六十里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唐雲陽縣治所在涇陽北三十里雲陽鎮東管境兼有西北涇化縣故雲陽地車箱坂在嵯峨山西上有平原即古孟侯原坂道縈紆曲折單軌纔通險峻難行是爲密境之

高岡甘泉山在涪化北三十里與五鳳蝎子掌諸山連接周回六十里兼支絡而言五鳳西臨五龍水蝎子掌偏東當冶谷河源古時通爲一名甘泉盖南倚二山爲屏史記范雎傳正義引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俗名磨石嶺嶺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磨石嶺兼蝎子掌五鳳爲名磨石謂石磨其形圓扁取以象甘泉之平夷嶺爲其上脊括地志據以當關中記之連山於本山微別卽彼二山石鼓較石磨差高亦約略取象原則專曰本山甘泉宮建在原上漢書楊雄傳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其辭敘述此山云崇邱陵之駁駁兮駮駁注以爲高大狀邱陵依原立文亦謂山爲平麓是卽傳所謂大阜山後有蠻嶂前面開敞形正如堂史記封禪書載公孫卿說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明廷漢書武帝紀注引晉灼音義作圓邱圓邱舊無此說衍自原形明廷知亦從山形衍出此山實爲雅稱之密山甘泉本水名後沿襲爲地名因附台爲山名非其王名密都益在此山有黃帝遺跡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周語解引世本云密須姞姓密爲黃帝之後其國廟祀本奉黃帝是以方士云然原徑甚廣得容城郭宮宇記雲陽宮下引關中記云甘泉宮一名林光宮秦所造周回十餘里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漢宮里數占方徑四分里之七有奇秦徑約減一里兩徑準合古時侯國都制俱充足有餘秦徑差縮所占當卽其遺址封禪書又云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古帝王似謂黃帝以前九頭十紀諸皇如其說此都建築遠自太初亦非密所始創其地自車箱坂迤北兩旁夾川度甘泉水復有壽峰山橫絕衝道爲之外障形勢極險漢書郊祀志云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漢雲陽仍秦舊置治在原下百里爲漢步當今里七十谿谷謂陘與冶谷河夾而爲谷阨陝卽謂險仄陛我高岡標著首險以下敘腹徑無陳我陵陵與京別出乃指亦險卽壽峰山無塞我泉泉與陵聯綴卽甘泉水乾隆一統志云壽峰山在涪化縣北二里俗呼爲三楞嶺或謂卽甘泉賦所云掾欒也甘泉水在縣北隋書地理志雲陽縣有甘水長安志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原縣志水在縣北四十里俗傳其味甘美異於他水南流入冶谷水又云永安橋在縣北門外相傳漢昭帝時築以達雲陵後廢　本朝康

熙四十年重建永安橋跨甘泉水當壽峰山南口壽峰
爲古椽欒一名三變甘泉賦發椽欒而抵天門分注引
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椽欒在甘泉南爲其門戶正
此山後文回車而歸度三變分偈棠梨三變爲回車所
度亦敘是山避復別具變形注以封巒觀爲說非其意
山當孔道可倚以拒戰下有甘泉水爲護水淺可通步
古時無橋行者須履石以渡塞其溲入治谷河之口則
上流水盈徒不能揭厲車亦濡軌足以制守雨形復俱
有貯蓄無他地可混車轍坂既得密原之證下坂至周
鎬京里數亦有元和志周武王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八
里之交可校涇陽去長安七十里去宮減十八里再減
城郭徑四五里距數實止四十七八治谷鎮東南十里
爲土橋鎮其地尙在百里之內土橋鎮迤西北二三里
始直郊口郊外尙有關地密界當盡坂尾荼王游涇上
爲歲時常狩時棫林尙未封鄭涇陽左右地俱屬鄉密
國近在郊外田獵應帥車徒入會康公出獵從扈事體
又復純合密始起或由旁邑後都雲陽無疑密名亦由
茲改定秦本紀宣公四年作密畤正義引括地志云漢
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下列細目鄜畤吳陽上畤下畤
密畤北畤五畤建置本末並詳其封禪書及郊祀志密

祭天金人彼金人自爲休屠所製偶像於雲陽祠無涉
婁驅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
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
人音義釋金人已誤合兩事爲一以雲陽當匈奴故地
更涉虛誕匈奴與秦接界在昭襄王伐滅義渠以後雲
陽入秦爲密縣遠在宣公以前如何糾合然如其說金
人自雲陽徙入休屠非由休屠移置雲陽此文金人上
二字本不作休屠固自可據二字改失在晉灼之後注
云休音許虯反屠音除顏據本已然蓋出自臣瓚蔡謨
諸家休屠本文依封禪書密時祭青帝之文推勘當作

伏戲禮記月令篇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即伏戲主春令是爲青帝句芒爲帝佐漢郡國迎氣有其祠祀密建國時立社稷宗廟并及迎氣諸祠廟制上祀黃帝迎氣祠制亦如明堂尊祀青帝國亡廟與社俱毀祠以迎氣沿存不廢秦因之立時漢別立迎氣祠此從帝號稱伏戲與金人祕列古祠領於郡縣伏戲名號最尊是以志列首次晉灼先失金人之解臣瓚蔡謨因以伏與休形近戲本讀如虛爲屠音之轉異并改二字致本文義全乖密時命名之義亦無從推索今據安定郡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下綴胡巫祝三字胡巫置胡祝亦是漢祠休屠王降漢以中悔見殺事具其子金日磾傳日磾貴後武帝圖其母閼氏象於甘泉宮王祠建於宣帝時亦以日磾子孫世爲漢臣追恤其死事不能質言取單于所佩徑路刀名以爲神號意在閔其所遺之不幸非從其俗此祠與端旬殊例亦明白可見伏戲祠舊爲迎氣祠猶吳陽黃帝祠舊爲武祠封禪書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索隱云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因武時又作上下時武時即上時所依以置立之黃帝祠武以作兵教戰陳征伐炎帝禽殺蚩尤北逐葷粥得名其祠至秦文公時已圮廢始作當在西周之世吳陽在雍西舊爲虢國虢西與戎鄰厲王以後戎數寇西垂是祠以武名蓋作於其時後虢滅入秦祠祀遂輟虢祠黃帝與密祠青帝正同古時侯國因事制設專祠得祀上世諸帝並無別限惟制式視明堂有差不能備立五廟封禪書上云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襄公始立國所作西時亦是迎氣之祝謂胡巫所主三字明上所錄爲胡祠於例爲特綴此無胡巫祝之文知金人確爲古祠徑路神雖從胡名不祠並非獨創特其制取合金行以迎秋爲主於迎生氣置胡祝亦是漢祠休屠王降漢以中悔見殺事具其子之例殊別因有主少皞神之說後宣公更立密時春氣亦在所迎釐合爲一迎氣祠爲古侯國所有根考本文確無差互密祠後爲伏戲祠以避蒼帝靈威仰之名改易古時五帝無天人之別漢制用緯說分析爲二故志於雍下綴立五時復出太昊黃帝諸祠此伏戲又別據郡國所上圖籍之文錄列也鄭注月令篇太皞云宓戲氏宓戲即伏戲氏與虢得通稱此祠討出正文志與封禪書可一以貫陰密下脫文亦得依義校補詩密人國都所在於此可定矣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敢距大邦侵阮遂往侵其箋云阮也徂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斥違正道是不直也正義引王肅云密須氏敢與兵距道大國侵周地又引下文以按徂旅注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蒙按下傳釋旅爲地名此文徂與阮共傳意必俱爲國名說已具上徂旅

爲徂國之旅地猶商頌殷武篇荆楚爲荆州之楚國皆以大名冠小名例無可易侵阮遂往侵共當本作侵阮遂侵徂共今本因注文改誤徂共與阮析爲兩解以下欲文王所按自徂地始侵阮時尚未赫怒距逆之狀在所舍容不欲遽興師旅是以差別如此鄭風風雨篇風雨淒淒傳言風且雨淒淒然雨與風亦因下義析爲兩解非本文中有閒字箋云阮徂也徂也其也徂與阮共通爲一詞不別加詮釋所述即傳文三國以下因失上文岸字之讀不知密人距周侵略所屬意在助崇誤以爲三國首倡文王申討而密助之引兵入其境迎戰角逐勝負爭爲已屬歧成兩說其意實主申傳非竟易傳徂旅釋作徂國之兵眾始明白易去本解然其意取與下句周祜相儷兼用三家之說亦非謂旅爲地名徂不得更爲國名孟子梁惠王篇從古本引此文作以遏徂莒國者乃與傳箋殊絕趙岐章句別釋作以過止往伐莒國本何作釋章句釋詩多用韓魯義亦間采箋說此詩韓本箋說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三篇所引本文可證陳氏喬樅魯詩遺說攷云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從新序本文又云邠卿亦用魯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蓋順孟子本文爲解疑從西京博士師說或據程曾孟子章句之舊說也章句之說既不出於魯詩又非毛韓家言自是順本文爲解莒爲國名以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鄧之文推考可知徂地所在惟說文邶箋解一見與莒異同未得其據因以已意附合豳風東山小雅車攻諸篇徂例歧爲往解往屬密言過屬周言例分主客聯綴爲一實不能通王氏述毛意在難鄭以其解與箋獨別視爲古師所傳取資入注改莒國爲周地以附傳文又移傳徂字於侵上以合章句之解本義於是全失徂旅一注詞費已甚爲所創說甚明前此鄭眾賈逵諸家所傳固未推闕至

此晉後傳習毛詩用合注本以注與箋彙爲一書傳文從王所校定又或據注改傳箋本原文遂多舛亂陳氏奐疏於思齊篇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下云釋文斁厭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斁厭也鄭作擇髦六字今本奪去而衛人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擅改彼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上十二字衍從注文此往侵二字亦從注擅改可以例見釋文於此下作毛云徂往也其國名鄭云徂其皆國名所據本誤與今同其本亦自從合注刪去未經校復思齊正義釋箋聲之字古讀多與龍相若說文鯛篆解云鯛从魚同聲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彼傳斁字亦出王本是本仍其舊文此二字不能更校例亦如之徂訓往確非傳意傳於小雅四月篇六月徂暑下綴徂往也六月大火中暑往矣一文以彼徂字於他篇有別特詳此徂字若同注說往字例在所省侵阮遂侵其文義亦完不必再綴又往義爲出外侵例標著內地之詞易作往適相反悖豈非鑿空撰造傳本文必如上校無疑阮徂兩國在今陝西西安府南北境內其次徂下當偏在徂東接崇界地陳氏奐疏謂在甘肅涇州之北引顧氏祖禹讀史

讀若龍鯛讀如龐同本讀必亦如龍彤與龍例亦得通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商君本傳作商邑與其徒屬發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池與彤地殊出裴駰集解引徐廣曰黽或作彭司馬貞索隱云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黽池爲韓地在宜陽北與鄭中隔魏之焦曲沃陰晉諸邑秦本紀云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九年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一年歸魏焦曲沃後十一年攻魏焦降之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其秋伐宜陽四年拔宜陽

商君反時陰晉焦曲沃宜陽俱未入秦鼄池不得屬鄭
鼒鐵論毀學篇彭池亦是鄭地之池並非鼄池紀上文
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一年初縣杜鄭
彭戲爲戎號所居在鄭與杜之間驪戎部族之東卽渭
南界上之彤地池爲城下之隍池彭名由之而出舊目
白爲彤池廣韻二冬彭字注云水名澎水卽流入此池
之水字依彤加入水旁潛夫論五德志姒姓分氏夏后
有扈有南斟尋泊潩汪氏繼培箋云史記論禹
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
氏斟尋氏彤城氏案隱云系本男作南泊潩不見於史
傳水經穀水篇誤據以釋宏農之鼄池云本中鄉地也因
非商君死所彭池確在鄭地亡忍反之音自不相應鄭
世家索隱引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拾亦字誤其地
爲鄭桓公自棫林徙居之所卽是舊鄭之邑拾又爲掩
之改異掩正文作壟見文選郭景純江賦攏左从手於
篆文爲聾之別體其源蓋亦出漢隸世本作於秦前本
文當止作龍漢人傳寫從借例加入偏旁後復以字畫
有闕駱爲拾徙龍卽徙龍池之龍古有此作可證龍
與龔與共字例俱通周頌酌篇我龍受之傳訓龍爲和

陳氏疏云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玉裁撰異云史記漢書皆作共亦作龔漢書牧傳龔行天罰赫明明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龔字其義皆可訓爲和詩之龍卽龔之古文假借字龍爲龔省借又爲共轉借則彤通作龍亦得通作共共爲彤正猶龍與掩之爲彤矣共卽彤城氏之國其封至殷末尚存入周爲彤伯采邑顧命正義引王彼注云彤姒姓之國厲韻二冬彤字注云彤伯爲成王宗枝彤伯一以爲周同姓之侯一以爲卽彤城之後兩說不同正義釋上召太保奭芮伯下畢公衛侯毛公並據世本云姬姓五國召公封最遠在北燕親藩列在卿士彤伯不應獨異世本姒姓無彤以其字作掩爲傳者讀失王說疑緣之而誤今文尚書彤伯作師氏龍伯漢書古今人表誤作師伯後文師氏虎臣後譌作師氏龍臣依古文經推校兩師字相涉而衍龍與虎形不相類讀例亦不能通必伯上正文脫綴在此字雖移次根跡具在尚可釐正今文作龍於世本正合解釋度亦相因成王宗枝之說蓋出自歐陽夏侯以下爲章句學者馬融諸家取以注古文遂通爲一解廣韻所述卽

古今人表有共伯和次在嘉父譚大夫之上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卽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邱山今河內共縣西又引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於厲王之末爲諸侯所推攝政至十四年召穆公及芮良夫暨周公畢公毛公諸親賢俱相洽無閒必宗厲

之長先世曾官卿尹有夾輔大勳者非邢伯之後無以當此其國在畿外與邢異地蓋康王之後荊徐數叛以中土爲重衞侯先歸國領方伯之職邢亦移國其西主安輯殷遺使各守土疆爲東都外衞也邢伯與衞侯皆成王顧命之臣故幽王之難衞武公率諸侯救周迎平王東遷厲王之難共伯和亦以兵入衞並身任其艱共地在今河南輝縣治所共首荀子儒效篇作共頭在懷東戚西乃原武新鄉二縣間山非輝縣山共國南境差廣周初爲陶叔之邑左氏春秋定四年傳昔武王克商選建明德以藩成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聃季授土陶叔授民陶氏世居於此陶叔爲周司徒食采其地於殷墟西界鄰接因籍其戶及其旁邑之施繁六氏合以授衞陶地於先時不隸三監似本爲畿內之邑後改封邢伯之後始析出爲侯國山海經海內東經濟水出共山南東邱絕鉅野澤共山卽共首山以共國得名東邱偏南在故陶邑中爲濟水自滎水復出之處卽書禹貢篇之陶邱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定陶下云禹貢陶邱在西南移共邱於定陶以故陶名爲共所掩而誤水經濟水篇注云濟隧上承河水于卷北

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衞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衞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徑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于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年鄭子然盟於脩澤者也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水流跡具於此文卷故城在原武西北七里衞雍差東南二里故原武治今陽武縣在新鄉南去今原武四十里武脩亭他無所見以地形推校當爲今原武北之杏莊堡濟水首受濟隧自滎澤流出之濟乃古滎水出河之濟古稱雍水則是河水旁出之灘皆非濟之正源濟水實出隧下逕至武脩亭南始成渠瀆今杏莊堡北少東有黑洋山下臨平陸正合共山南地之形堡南少東郭下之地必古所謂東邱爲禹時陶邱故墟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仲鼂作誥泰卷陶猶鄭竜池並以大名冠小名泰卷卽卷陶卽此陶漢志河南郡卷下不綴東邱亦不綴共山兩名俱闕河東郡垣下云沇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軹出滎陽北

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流水即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東至琅槐與鄗說符同是陽武以上已成流數十里定陶遠在下游爲大梁所趨豈能指作源地陶邱自爲卷之邱莊子其頌止文亦當作邱頭從時名得通作周書作雒解臨衛政殷殷大震懾下云俾康叔宇于殷衛即當時所征之殷康叔宇稷始改此名解借爲初征時之目其例亦然邱首猶書酒誥篇之妹邦皆故名共國南兼原武其地當跨新鄉方有獲嘉陽武諸縣境徑與衛及鄗鄙初封之地相若周叔爲周司徒受地視侯所食亦必非一邑左氏隱十一年傳言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蕞懷蘇氏食邑累至十二陶叔亦得全有其地其故都本在陶邑後徙其首之北故名至漢已晦陶名遂無知者形故邑在華州西南渭南界上長收鎮地水經渭水篇注云渭水東逕下邽縣故城南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出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又東逕縣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闕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晉城是矣俗名之曰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荐健人奉據此城以抗林洪小赤水即山海經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于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赤城即長收鎮故城城名見魏書地形志當時已改從俗稱元和郡縣志平寰宇諸志記俱不載宋敏求長安志渭南縣下有張堡城云在縣東南三十里渭南即州西南三十里爲此鎮徑張堡城蓋即其城名至宋時又復改異故城人唐已頗圮無復垣形專書五行志云水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移東數步壅赤水東張村長三十餘家大山據寰宇記爲今鎮東之聖山舊在鎮南張村近在山下即故城道

存之坊戶時城廢堡尚未築從村例立名後復因故基重葺更稱堡城始村目乃變赤爲張城在大赤水橫渠之南小赤水西北去渭水三十里西直咸寧東北之霸橋鎮霸橋鎮東南有斜口鎮漢霸陵故城在其西城北當渭水曲北之處距徑較此略長注於上文云渭水逕其城北此徑差縮標入逕距大例正合堡雖重築必非別城今堡復廢城跡已湮兩赤水名尚存大赤水出鎮西南之箭谷山東北流逕鎮北至赤水橋南與小赤水合正渠舊自側獻谷口北出赤水鎮東至蔡渡口入渭今流絕支渠唐時已入正派疑亦爲古所有注不具文

有詳略小赤出鎮東南州境之龍耳山自崇寧鎮流出東北逕本鎮東出赤水橋至大張鎮西入渭純同古跡逕東有遇仙橋水下流亦入渭爲唐刺史姜師度所開之利俗稱渠有受喬谷水詳具本書地理志喬谷水出龍耳山東北之喬谷山乾隆一統志從舊本注文作愚水引州志云愚水亦名喬谷水元時西自龍灣北經墅山村入灌水明永樂中水大漲東折自漁村而下北注遇仙橋河又額村川水會自州西南金水谷西北流入喬谷水後亦因水漲逐東折北流入渭仙橋河疑即古之招水二水亦俱改流根跡尚可按見四水皆發源實

竹水灌水均以意配禺水招水亦因漲水牽連入附並非本水山海經西山經敘列華山支幹竹山在英山西五十二里英山在石脆之山西七十里石脆之山在符禺之山西六十里符禺之山在小華之山西入十里以州界西二十七里西南六十里之徑準校符禺山已出州界外下闕

臣妾聚斂疏材

周禮天官太宰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元注云臣妾男女賤之稱晉惠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女賤之稱晉惠公卑懷公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蒙按尚書費誓篇臣妾逋逃婁駟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彼注云臣妾賤役之稱也賤役固是男女賤者

所爲然男女賤者未必即爲賤役不可概以臣妾目之若專指爲人賤役者而言下注引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臣妾又即傭賃於閒民不能爲別且賤役雖執事猥鄙亦非專職疏材禮記月令篇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彼注云務收斂野物也草木之實爲蔬食蔬食與禽獸並任野民取獵又無別設之科等地官委人職曰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式法共祭祀之薪燕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燕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疏材與木材對文似

并非月令所謂蔬食掌荼職曰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邦事兼祭祀賓客喪紀更不當爲野食之供鄭說俱非獨謂妾字誤也委人掌斂疏材委與妾形甚相似妾本作委無疑臣當讀爲掔說文手部掔象解云給也从手臣聲掔臣同聲假借掔委謂給事委人采取穤具之物者上七事皆正職此職兼綜委穤故別爲一日七職中國圜廛牧俱有官地及官役百工嫝婦亦兼官民言虞衡全掌在官惟其餘頒及於民此職必亦如之讀者不知臣爲借字誤以正義釋之因誤委爲妾致與地官諸職不能符合於木文亦齟齬難通矣疏材當爲粗材

委人於祭祀喪紀專共張事之材所需惟木故曰木材軍旅取備繁多有木材亦有草材木材又有治版築造攻具數等不專一事故曰凡疏材掌荼所徵專爲草材不兼木材參合彼文所謂聚斂者可知也大司徒職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三曰作材入曰斂材作與斂分列爲二即以正穤別之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不別出委事舉正以包穤等求全書係理委人本以掌斂山澤穤材立名亦昭然明白矣

四曰斂牧

周禮天官太宰職四曰斂牧養蕃鳥獸鄭元注云澤無

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蒙按藪與牧義不相屬藪當爲芻之借文考工記輪人職以其圍之防梢其數鄭彼注引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元謂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與趨聲近假借芻趨同聲芻借作藪卽其例芻牧兒寘官圍人職孟子公孫丑篇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牧必以芻故通曰芻牧注說非芻牧通獸人及地官牧人牛人充人夏官圉人職孟子公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秋官犬人鱶隸闔隸夷隸貉隸諸職所掌而言其地兼遠近不專在郊

生材學藝世事服事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生材謂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謂養竹木者尤非竊謂生者蒙按上文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入事與天官太宰職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八職純同此四事自通指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而言彼具總目此其分目也先鄭依據彼文得其理解又別出下三事專以上一事屬之執偏當全致歧失不可以合復以此世事附合於上世事更成糾誤上世事是官所施十有二教之一此世事是民所職十有二事之一二者分別劃然豈能通併後鄭別自爲說以生材爲養竹木者尤非竊謂生材之材當謂爲才生之言養也太宰職生以馭其福彼注云生猶養也是其義生才謂養育未成之才保氏職曰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乃教之六儀國子之教以養爲主衛序黨庠家塾之學者俱在所養可知養成則爲賢爲能興之於賓以任國事未成非其科等是以列

於閭民之首學藝謂偏成一藝者六藝當兼通偏則爲技揚子法言君子篇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李軌注云伎藝偏能伎藝卽技藝養官敘官曰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藝謂所執之技巫醫星卜皆藝之一事禮樂射御書數之支流餘業也學當讀爲效黃繇績儀禮經傳通解祭義篇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學與效通效藝卽效技技之上者亦以能入官下者無職以所業游食於民間謂之技士故列於生升之次世乃貴之省借說文貝部貲聚解云貲也从貝世聲貲事謂富民無業而有財以貲

貸取息於人者泉府職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官貸於民謂之貸民自爲貸謂之貰兩名古微有別史記貨殖傳范蠡之陶爲朱公乃治產積居與時逐于籟廢著鬻財皆是以貨爲事其人非商賈不隸市籍是以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積居與酢逐利於齊秦之郊又列於次服事則貧民不能自食服役於人者公家之徒隸民戶之貨備俱是其操業爲最下故置於末太宰職注引鄭司農云謂民間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傭賃止四事之一非謂民全執此役先鄭失此義因并失彼義四事通包良賤貧富謂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無職有上三科夫布之征亦不爲苛虐此文通彼文自略然可通矣

宅田官田

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鄭注曰鄭司農云民宅宅曰宅宅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賈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蒙按鄭說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義各不同據牛人職文所養有與車之牛其數必多牧地亦必廣牛田當如先鄭說蓋因牛人所牧之地以近旁近之田悅予之令自徵以給衆役也牧田當爲贍給牧師之田夏官牧師職曰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等其政令校人職曰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校人所掌之馬皆養於牧役食如牛田因郊外曰牧名出於此故曰牧田士田賈田以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爲大夫以上采地推之當爲上士中士下士之祿田府史未有職亦以士人爲之其祿食當通取給於是賈田爲資給祿役之田敘官曰泉府賈八人徒六十人天官夏官秋官敘官庖人太府玉府職幣與婦功與絲馬質羊人亦馬夫人並有賈次胥徒之上祿役賈

居首故以買爲名田皆授民耕種祿食各分取貢之處所是以標別眾目後鄭說俱非先鄭亦止得其半歧失其半宅田官田二鄭之說並誤下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遠郊以外與近郊稅不同等其授田之法亦必不同二田乃標舉其綱非曰也宅田謂正法所授百畮之田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一百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一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一百畮餘夫亦如之鄭彼注引鄭司農云夫一婦而賦之田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廛宅同義此文之宅即彼文之廛田以廛授無所受之廛即無所受之田故通謂之宅田官田則正授以外兼有加畝之別祗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也遂人職曰以彊予任甿彊予謂民有餘力而墾予之田即是加田官當讀爲閒占閒與官聲近字通詩鄭風簹消篇方秉簡兮漢書地理志引作方秉管兮是其證閒田謂正授不盡之田禮記王制篇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彼閒田謂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不易即上地其地近城郭人多而地稅法通以百畮徵其什一閒田有上地萊五十畮中地萊百畮下地萊二百畮三等稅法減中下以上地爲定萊五十畮并正授之田爲百五十畮畮數加宅田之半故稅數亦加半爲二十而三兩法多寡殊科而輕重不異先鄭失其理解於下何遂致無說可通後鄭強附役法注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役與稅截然兩事豈可通合遂人職凡事致野役遠地役法亦非有遠近郊所系不過容緩小役均配四境或不能多踰旬日加稅至終歲所輸之半焉得謂非苛斂此皆因誤讀而誤說積成大誤也國語魯語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畢昭解云砥平也遠邇即謂遠郊近郊之別砥而平之是稅法齊同注說爲古所必無可以是證之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遂地以外有邑都城郭麋宅眾多及山原川隰土田磽薄之地復別爲等差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一易之地家一百畮再易之法不易即上地其地近城郭人多而宅備如近郊不更加萊一易再易爲中地下地其地偏僻去城郭遠土田又薄於遂地一易之穫僅得上地之廣而人少宅不能增益田數餘於廛數按法以授閒曠

年較遂中地四分而差一者復降一等下地則再降依遂地差數當再倍爲四百五十晦稅法故又遞減通二百三百爲百其人少而地略厚於此兩等之處仍如遂法又加以百晦爲菜中地下地復依此遞增田法至上地二百晦而止攷曰皆無過十二遂地餘夫亦加萊知萊以田多而增畜非有所偏厚萊卽田別名詩小雅采芑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公傳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穎達正義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二歲

曰新田可言美舊始一歲亦曰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舊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舊也舊以殺草爲義萊亦謂除草山虞職注云萊除其草萊也萊義與菑無別菑因初墾立名既成新田以後可通謂之舊則萊以初墾得名既成新田以後亦得通謂之萊注於縣師職云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合萊於易差等全相反亂萊五十晦既不可與百晦爲休餘夫二十五畝加萊止十二畝半更難遽易大司徒職不易一易再易之文又明繫於以其室數制之之下不繫於制地貢而須職事焉之下移之郊內

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謂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皆名之爲助屋粟亦見此下其文曰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兩出字通一無二屋粟夫家之征俱謂常科非罰也常科之粟何得苛及三倍凡民無職事者謂不在鄉大夫職所舍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之科夫家之征卽彼文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辯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征謂力役於稅不相

涉閒民有夫布緦夫粟據閒師職文甚明注說俱以隨
餘散衍不能尋求脈絡失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文當作遠郊甸稍縣都二十
而三皆無過十一漢世傳本譌誤二十而三謂加萊也
此卽孟子其實皆什一之說平議有按語不易之地家百晦當作家百五十
晦卽遂人職之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傳文脫
兩字致兩文歧誤不可通合

先妣

周禮春官大司樂職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鄭元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

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
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疏按下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
武以享先祖注先祖謂先王先公先妣當與先祖一例
注止云姜嫄者毛公傳詩魯頌閟宮篇云先妣姜嫄之
廟據彼文爲說也詳傳言先妣又言姜嫄先妣之廟目
兼有羣后不獨姜嫄大雅生民篇序云后稷生于姜嫄
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稷爲太祖則姜嫄爲始妣更無
疑義鄭說譌誤禮記祭統記曰大夫附於士士不附大夫
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附於其夫之
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喪服小記曰士大
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侯祔於諸祖姑古時士大夫上至天子皆祖姚異廟儀禮少
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異
祭時迎妣廟之主合饗於祖非同廟也總記祭統篇文廟制祖祔於祖妣祔於
妣祖廟有月祀時享妣廟無常祭惟吉禘大禘行之春
秋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仲子薨於二年
十二月此吉禘也仲子不祔於姑別自爲廟猶有禘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致哀姜哀
姜薨於元年七月此大禘也隱三年傳不祔於姑不曰
致於妣廟云太廟者統於禮也公羊說桓
夫人有事於廟與左傳
不同其以諦爲大祭一二禮古說本猶故
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若何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祫祭羣廟之主皆升食
曰祫祭於祖則祀迎四廟之主祫祭羣廟之主皆升食子太子禮記曾子問
於太祖故妣不以配別祫於始妣之廟祭統記男子祔於
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
此是祔祭之禮與祫制不同然云女子祔於王母不配
則妣廟自有特祭吉禘之其樂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與大禘俱可從此推之其樂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此經所云是矣漢制無妣廟其主祔於祖廟鄭君因疑

七廟爲備以姜嫄廟爲昭靈夫人廟之比遂并先妣之
解失之詩小雅斯干篇曰似續妣祖周頌豐年篇曰烝
異祖妣妣祖祖妣互言則先妣非一斯干箋云先妣姜
嫄於義亦不可通也序官守祧奄八人注遠廟曰祧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賈公彥釋曰奄八人者通姜嫄爲八
廟廟一人故八人姜嫄亦嘗依此經作先妣祖廟奄各
一人妣廟通止一奄若祖廟有月祀時享其堂室宜深
廣故各爲廟妣廟無常祭惟大禘吉禘合祫於始妣廟
中羣妣之廟但異室不別爲廟是以惟一奄耳毛傳又
云姜嫄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此謂
姜嫄無所配其宮常閉名之魯妣廟無姜嫄國宮當爲
祺宮陳氏奐疏謂姜嫄止高禖一祭亦非

檀弓駒王釋

魯閟宮與周不同周閟宮在先妣廟中因羣妣有配食
姜嫄無所配其宮常閉名之魯妣廟無姜嫄閟宮當爲
禖宮陳氏奐疏謂姜嫄止高禖一祭亦非

檀弓駒王釋

禮記檀弓篇容居聞之曰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
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鄭注
云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
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
其國孔穎達正義曰春秋昭二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
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陳
蔡滅後更興蒙按駒王事他無所見徐滅後亦不聞復
興正義以爲春秋之後因上注考公譖公益之曾孫之
文推衍云然隱公在春秋定哀之世考公爲其曾孫自
必在春秋之後其時徐亡久非復興無可爲說然上注
又云考或爲定此記有作考公與定公兩本定公卒
於春秋成十七年在徐未滅以前則記文當訂从或本
不得依誤文曲爲之解下記亦明在定公正義說不足
據韓昌黎集衡州徐偃王廟碑云偃王死民載其嗣爲
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以駒王爲章禹之祖近是

說爲偃王之嗣亦仍難合偃王時國勢益强韓子王霸
篇云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三
十有六國偃王有此廣土又得服從之國數十故得自
稱雄長滅後子孫北走保有淮北棗林蕭隧數邑地止
數十里勢力微弱與國離散豈能仍蒙祖號左氏公羊
穀梁傳春秋並無徐王之文知王號久已除去偃王之
嗣不復稱王韓說亦緣比附徐先君之文而失竊謂駒
王即偃王非別一人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僭號率九夷
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夷下文作徐偃王伐周西至河
上即西討濟於河之事駒王必偃王偃王無謚號偃爲
隱疾之名李賢注東夷傳引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

故曰偃偃是惡稱子係不得斥言故美大其詞曰騋騋爲騎借字古騎與騋通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我馬維騋說文馬部解引作騎是其證騎大謂自尊大之王漢書匈奴傳狐鹿姑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驕爲騎大之恆語漢世猶然西討謂與周爲敵偃王先世本不臣周助武庚興殷爲成王所滅偃王奮起夷越復以前事爲詞故直言討春秋時徐已受周封爵與諸夏相即習用諸夏之禮惟其俗仍襍蠻夷通問鄰國之事甚簡容居此使益初行弔含之禮於邾婁以其族爲東夷先世在所屬之中依舊分其五服爲九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

典政遣弔之詞是以其言如此也鄭不得騋字之讀因不得騋王之解於西討濟於河之事遂不能質言所謂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亦不知其爲何禮也此記文似奇突以後漢書及韓子文通之所記是創制容居不服義其持之未嘗無故其言亦自可錄也

王制九州疆域

禮記王制篇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記九州疆域與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職所記廣狹不同鄭注上文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有方七十里者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

數置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闢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十爲諸侯內餘二十國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周未得而聞以方三千里爲殷州制亦因禹貢職方與此記不合參酌定之然方三千里爲方千里者九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兩數相差至四十方之多夏德雖衰殷方隆盛纘禹舊服式于九圍何遽削小如此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殷初諸侯尚有三千亦不得減損其千二百二十七國爲千七

百七十三周公斥大四千里之界內殷諸侯舊數廣甚土增其實事無可證理亦難通凡封國必先有夷滅之國然後可因其土壤損大益小改立新制周之有殷天下也所滅止殉國九十有九見克殷解其後殷東徐奄及熊盈之族從武庚復畔周公東征再滅十有七國俘維九邑見作雒解通前後所滅惟百二三十國餘皆如是末諸侯相率臣附先至者居蠶叢及岷山之陽後至者有西旅有梁有禺有荊有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百國會于孟津牧野號曰友邦後至者有西旅有梁有禺有荊有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百慎兒書序有蔽人等國兒王會解俱如殷初之制各仍其故封列在藩服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亞其徑六千二百零七里以爲藩畿距國畿千里言積之方邊其外方五百里此方邊之遞增國畿千里九畿遞增五百里其得方邊五千五百里以方率變成圖亞其徑六千二百零七里以爲藩畿距國畿千五百里於輿圖何以置之職方九服方邊又不得有九千五百里之數注說殊不密合竊謂殷周州域廣狹並於禹貢不甚相懸建國多寡則隨時地所宜無一定之額限此記國數及職方封地之數皆周衰諸侯去籍以後有志復古者自爲之程非已行之制職方下文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注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設法謂設立之法不必果行職方解序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室作職方王化弛後始蔽以爲南方世一見者世一見爲春官大行人職之蕃國

是篇明是裏周之作此記亦如之正義引鄭荅臨碩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又在其後記首數節取孟子萬章篇文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亦本梁惠王篇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說鄭此論自碻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蓋據七國疆域言也七國時秦有巴蜀隴西北地上郡無以西之地其境實不及流沙楚南界百越止有衡北不及衡陽燕趙雖略屬眞番朝鮮碻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燕郡僅置及遼東不能更拓趙代北時有胡蕝得良將爲守失亡差少不得卽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東海恆山仍與略屬之國及未略屬之國其之故通云不盡白虎通封公侯篇引此記釋之云此牟土三千井數邑居山川至五千里三千占漢地五千則千里占漢地千六百里有奇於禹貢亦居五服之三非井綏服之地析入衆荒矣太平御覽地部引張華博物志曰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爲五千里面二千五百里東至蓬萊山西至隴右後跨北岳前及荊衡若計其四隅有三倍之餘朝鮮岘山東治河西也龍川以南及北海之國此是堯舜土及萬里今本爲誤作萬後跨北岳前及荊衡作後跨北岳前及衡岳俗作億東治河西龍川作東治河西龍川俱依義正跨字本書不

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下別有名山大澤不以封之九州職方方五千五百里兼秦楚燕趙邊外之地而言亦不數遐邪委曲之徑鄭又明有五千之文注方千里則四公六侯七伯二子五男七字當從注讀爲十一以此數推合九服方千里者五封五等國百四十六方五千五百里爲方

千里者三十方五百里者一當封五等國八百七十六
又公國一除王畿千里不置國減公侯各一伯二子五
男二十一通八百四十七無千七百七十三之數依此
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除王畿一凡方千里者四
十八以上數合之方千里者四十五當封五等國千三
百十四餘方千里者三以大小相維之制約略差之當
封公二侯四伯七子十五男六十二凡八十五國加諸
內封數以此記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國九十三爲
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百二國與千二百七十
男一餘無所施通千四百二國與千正義引書大傳洛
七百七十三之數差三百七十一
誥傳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千七百七十三國依據此記史記高
祖功臣侯年表周封八百八百本職方兩說前漢時制
實所云三分之一諸公之地較孟子增至二十四倍周
策宋策云宋方五百里未於周爲公爵土俱合似以七
國時宋地爲準以下四等依次遞差鄭以爲周初之制
宜爲臨所難矣大傳取此記亦止因封國之制合於孟
子以爲得所傳之略非別有證驗史記之例本兼備眾
說陳杞世家云周武王時侯伯向千餘人與年表又復
不同要而論之千餘之說爲最詳實餘皆闕疑載疑不
必泥也東海之地至朝鮮始盡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
云今漢地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西

然有別鄭始合而同之職方州域據周盛時封數誠周
實所云三分之一諸公之地較孟子增至二十四倍周
策宋策云宋方五百里未於周爲公爵土俱合似以七
國時宋地爲準以下四等依次遞差鄭以爲周初之制
宜爲臨所難矣大傳取此記亦止因封國之制合於孟
子以爲得所傳之略非別有證驗史記之例本兼備眾
說陳杞世家云周武王時侯伯向千餘人與年表又復
不同要而論之千餘之說爲最詳實餘皆闕疑載疑不
必泥也東海之地至朝鮮始盡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
云今漢地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西
跨代北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當時自江至於衡
山作千里而遙注說既誤傳本復有譌失舉計一得便
未及正今并終其說焉

君臣未嘗相弒

禮記明堂位篇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
相變也鄭君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誅由莊
公始婦人嫁而再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
嘗相變亦近誣矣蒙按注說非記意漢書地理志記齊

地域分云大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大公曰舉賢而
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
臣田和所滅記所云弒謂篡也魯始封大公亦問何以
爲治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大公曰後世寖弱矣文公以
後祿去公室政遂大夫季氏逐昭公孟仲三家再逐哀
公昭公卒於乾侯季氏立定公哀公復歸卒於有陘氏
三家立悼公悼公時益陵夷卑於私室至三十四世始
爲楚所并而亡記之作當在景公平公之世時田氏已
代齊韓魏趙氏亦三分晉國魯以親親尊尊之恩維繫
不絕名號猶存作者蓋周公之德是以陳述明堂之制

推極其效如此與禮運篇郊祖非禮之說各自爲義禮
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亦據當時廢禮樂詩書任刑樂
法災滅先王之政成衰亂之俗而言非尋常變革也鄭
君不達弒字之義因并禮樂刑法政俗之義失之篡與
弒事本相因古書亦通謂之弒荀子正論篇世俗之爲
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下文作世俗之爲
說者以湯武爲弒韓非子說疑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弒字俱作篡
解此記之義可以是定之矣孟子梁惠王篇萬乘之國
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岐章句云夷羿之弒夏后是
也

六天

孔穎達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鄭氏
以爲天有六天祭法正義云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
何得有六陳氏澧東塾讀書記云案六天二字文義不
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蒙按周禮春官大宗
伯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此
丹朱之弟鄒氏漢勳讀書偶識以爲丹朱當作驩朱敖
乃驩朱之子皆不確也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與
孟子告子篇以堯爲君而有象說亦相合

泰折泰昭埋少牢

禮記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注云壇折封土爲祭處
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晢也必爲炤明之名尊
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昭明也亦謂
壇也時陽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
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蒙按泰壇爲祭天之壇

象敖

加泰字所以別於眾壇泰折泰昭加例並同折與昭嘗
俱爲通名蓋壇有在地上與在地中及平地爲位三等
故其別有三如注說壇惟一名折與昭皆以尊例標綴
則尊奠如天何以壇名仍從眾例不別爲殊目且兩名
既專施於地時文亦當作折壇昭壇不得又從通例加
泰竊謂折乃坎誤非晰省也坎與折篆形本相近簡書
缺壞更有漫衍因之讀失漢書郊祀志載元帝時右將
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議引此文字已作折
其誤似出戴氏定本以前無別文可校下記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兩坎字尚存祭義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坎與壇分幽明上下兼有明確證
文當合併據正坎制注閟不詳郊祀志及續書祭祀志
亦俱無說隋書禮儀志云復周五郊壇星辰七宿岳鎮
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各於其方配而祭之星辰爲
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
亦爲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朝日爲壇如其
郊夕月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開皇初爲坎深三
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日月岳鎮海瀆
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坎壇皆備蓋漢志簡略魏晉六朝
相繼討論漸以成密岳鎮爲埳與山川已下兼有壇埳

例不純同本文鎮下當有爲壇崇四尺及海瀆七字傳
寫脫去唐書禮樂志云唐制嶽鎮海瀆祭於其廟無廟
則爲之壇坎廣一丈四向爲陛者海瀆之壇也唐時嶽
鎮海瀆尚分別壇坎隋及後周可知山川句爲下亦當
更有壇字俱宋刻失之坎中皆別有壇崇如月壇尺數
廣各視其方徑減存十一志闕不具月壇亦止詳當代
而略前朝均從省例坎深一尺二尺或三四尺廣自一
丈遞至四丈中俱成窪雨集水不能洩四圍當更有壝
穿引注入溝渠以疏積潦文亦在所略中上文言後齊
圍邱方澤營壝各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南北郊廣皆一

丈深八尺邱澤二郊營外俱有壝廣深視坎徑或倍或
二三或六七或至十數坎雖狹小爲水所壅必作壝無

疑

學學半

禮記學記篇兌命曰學學半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兌
命上學字謂教言教人乃益已之學半教人謂之學者
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故古
統謂之學也枚頤僞尚書說命上字作斆下字作學乃
已下同玉篇之分別矣蒙按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
冂冂尚矇也曰聲學篆文斆省學字乃秦人當作古文

兌命上學字正當同枚書作斆下學字依說文宜作斅
子部季效也从子爻聲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此字即
學之古文是也禮記學字俱漢經師以隸體改定非壁
中本文如此段說謅反班固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
覺也郭忠恕汗簡爻部引郭顯卿字指季古敎字並與
許意殊別亦非顧野王始誤也

春王正月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正下增周字謂以魯
紀年以周紀月也後文繫列國月日與經多差前或差
後據洪書律秝志引劉歆三統秝世經云周道既衰幽

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魯秝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
首知是時列國各自爲秝用夏殷正者統建固不同用
周正者秝法亦互異顧氏炎武日知錄三正經據魯爲
周正者秝法亦互異閻月雨條說甚明備經據魯爲
書不能執魯秝改易周之月日又不能襍用兩秝惟有
定從尊者是以據周月綴魯年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
謂文王也曷言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
王正月大一統也說與左氏不殊大一統卽謂整齊不
一之月日統歸於一文王謂周始受命之王時平王不
須朔魯自用其國中之秝經書周月是幽王未喪以前
之制不可言時王故推原所自而言文王也漢世周秝

已亡所傳六秝皆六國時改造上推經文月日不能符
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疑經自爲秝因有春秋
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之說晉書律秝志引緯書
命秝序改爲白統云孔子退修殷秝世經據左氏正文
始易爲周正又緣哀公十二年傳有十二月螽季孫問
於仲尼之文復率合魯秝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作十一月云辰在甲司秝過也
於是再失閏矣此所說自是魯月再失閏謂辰在甲今
在戌也若從經作十二月是三失非再失矣周月與魯
不同斯爲明證哀十二年十二月周魯秝適同是以經

傳無差世經緣此移合周月於魯誤耳其說襄二十七
年經傳云司秝以爲建戌史書建亥理不可通司秝是
典司月日之官是月司秝定爲建戌國中因而用之史
安得改書建亥蓋劉氏亦以所據周秝不能推合於經
魯秝稍近故曲爲說也杜預春秋釋例言宋志所據別
有一周秝則周秝數改明矣兩傳義遂俱晦何休公羊
解詁云統者始也總繫之辭是專釋正月非通釋正月
矣傳文三字連屬不得劃絕也三年經有王二月
王三月之文傳俱無說大一統自兼下經而言舊說皆
非杜預左氏傳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書紀年篇記晉國

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晉與魯俱周同姓之國晉紀年自用其稘月魯記載可知前序云春秋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稘卽周正也說雖不密大略近是蓋董劉諸家求義而不覈事杜氏知事而不討義去其偏滯之失通其所得自無兩不相入之嫌矣穀梁傳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不言何王其意卽謂時王雖不頒朔經自仍用其月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不取託王之說又以左氏家言爲非意欲求通實未覩其通矣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閻月顧氏以爲此各國麻法不同之證○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閻三月而春秋非之顧氏以魯麻爲周麻非也○五行志周衰天子不頒朔魯麻不正猶閻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史通模擬篇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紀氏昀刊繁云杜注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其說甚確又云是侯國之史法疑不盡然侯國不自爲厤正朔統歸於一王字爲贅款議載陽宗使者舍熏鑪銘文六安十三年正月上別有五年二字是紀漢年王氏昶金石萃編載魯孝王石刻文云五鳳二年魯廿四年六月兩刻年俱並書月無所別明月日同不必別繫也桓元年二年十年春王正月穀梁傳俱云桓無王左氏公羊並無說兩傳之意亦謂月日盡同經不加

審魯史本文書王正月左氏傳據魯紀載次敘魯事不得有與經差前差後之月矣此不可通也惟傳稱王正月與經亦有不同者斯爲可疑隱十年文九年兩傳俱差前一月定元年傳差後一月俞編修古本分年考謂文九年傳文本與八年傳連合後人編次誤截爲二此傳王字當是分次者所增定元年傳文顧氏亦謂與昭三十二年傳所載其一事以文九年傳之例推之魏獻子以下三十九字益本在元年之上編次者亦以分限移置於下又據上傳衍綴管魏舒五十九字致文複而歧兩文皆不足據隱十年經二月杜以爲誤說文正緊其意而言之蒙按罪不相及約康誥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之文某氏傳曰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亨道教不至所致如其說無不相及之義蓋失之矣竊謂經惟字當讀爲雖詩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言女惟湛樂之從也惟與雖古字通政乃正之假借徵子篇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政政人即正人也正與善義同儀禮士喪禮決用正鄭君注云正善也是其證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言雖至此不于我善者得罪也故曰不相及下文天惟與戕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始說罪罰不慈不厎不友不恭之事

世家亦作入漢初傳本蓋已闕脫如此比合是通義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比字當從二匕會意匕亦聲匕从到平比入者匕入也其說以意創造不足據易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序卦曰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彖傳序卦說此卦俱止有親密義無入義

左傳引康誥

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孔穎達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蒙按罪不相及約康誥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之文某氏傳曰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亨道教不至所致如其說無不相及之義蓋失之矣竊謂經惟字當讀爲雖詩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言女惟湛樂之從也惟與雖古字通政乃正之假借徵子篇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政政人即正人也正與善義同儀禮士喪禮決用正鄭君注云正善也是其證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言雖至此不于我善者得罪也故曰不相及下文天惟與戕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始說罪罰不慈不厎不友不恭之事

漢書宣帝紀潛夫論述赦篇風俗通皇霸篇引此經並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爲句曰乃其速由五字上屬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云速由卽酒誥速辜之義由同郵過也天惟與我民彝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大泯亂曰乃其速由言大泯亂尋常之人乃其召罪也說甚簡當傳云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文增義亦不合皆由失其讀致失其解也

師出以律否臧凶

左氏春秋宣十二年傳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杜預集解曰否不也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杜預集解曰否不成君無謚號者楚皆謂之敖後世蠻夷大長謂之酋豪皆出於此

蒙按論語雍也篇子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否作不證以僖二十四年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襄二十五傳所不與崔慶者之文論語不下應尙有誓辭語急而省耳此傳逆爲不蓋亦其例杜說是已王弼易注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引馬鄭王肅音否方有反俱因誤讀此傳而創爲說詳下文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告止言不臧無一語及臧者諸家之失可不辯自明呂祖謙易訓引晁說之古易曰否劉荀陸一行皆作不晁說出一行易纂知杜讀卽本劉表荀爽陸績三家釋文失引故曰律三字當從傅遜辯誤說絕句杜連下讀亦非不臧且律竭也者且此也見毛詩周頌載芟傳且語助所謂

庶焉而縱等爲者且字與此同

莫敖

左氏春秋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預集解曰莫敖楚官名蒙按小爾雅廣詁莫大也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顏師古集解引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莫敖猶云大敖昭十三年傳寘諸敖後集解

辭令之正於當時官名既無可證於上下文義亦不相應矣

楚左尹王子勝語

左氏春秋昭十八年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王子勝時鄭事楚與晉俱甚謹無背楚即晉之意晉是時亦與楚成霸業中衰不能庇鄭以謀許勝之爲此言也畏鄭之自強許不度德而挑釁也鄭自子產爲相外以禮以信修睦鄭國內立法度任賢能與忠儉斥邪辟眾和而民安遇事先爲備有自固之形晉卿及邊吏屢責讓屢爲所持不能以虛威脅奪楚是以亦不敢競由此以觀國無大小強弱自在人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孟子此言當時諸侯王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如傳所云子產已行之而效其視爲迂闊者乃眞迂闊之人也

夫椒

左氏春秋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襲駟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解詁曰夫椒地闕不知所在蒙按越絕書外傳記地傳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今本譌作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胥所葬也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子胥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棲於會稽之山吳追今本譌作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行成於吳夫山即夫椒索隱失考賈子新書耳痺篇作戰江上棲於會稽夫山去江葽亦不遠

公羊高

徐彥公羊序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案公羊高爲子夏弟子當與長息同時孟子萬章篇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汝所知也趙岐注云公明高曾子弟子葽高既學于子夏又問業於曾子者也

嚴彭祖公羊春秋尹更始穀梁春秋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藝文志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無嚴氏記拔志別有公羊章句三

十八篇不注撰人莊卽嚴氏書也傳又云尹更始本自
事蔡千秋能說穀梁春秋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
合者以爲章句志有穀梁章句三十三篇亦卽尹氏書

檇陽札記卷之四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爾雅

張揖上爾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按爾雅釋詁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博介純夏懋麗壯冢朗勣眇眛將業幕大碩濯訏宇宮王路淫甫景廢壯冢朗勣眇眛將業幕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袁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眛眇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袁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尸子所據古本作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眛眇皆大也今分作二文又增林烝麗壎二十餘名皆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也

十數九數

爾雅釋地十藪與周禮夏官職方氏職九藪不同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同爾雅而異其一三文並有譌誤漢書地理志依周禮綴八藪證以爾雅已覽昭余祁在太原郡鄔北弦蒲爲雍州藪俱不能合也爾雅有九州幽營標境以燕齊爲文似亦據周而言非殷制大野至圃田九藪正合九州當爲古本正文魯晉秦宋楚吳越及齊燕與鄭於春秋昭定時疆域純合必卽當時言地理者所記較呂覽襍據戰國時名周禮更易州界條理爲明析今依雅文條釋諸書同異於左

魯有大野有始覽云泗上爲徐州魯也此藪屬徐州與書禹貢同職方列之兗州其制幷徐於青又析徐西北境地入兗有始覽無大野有晉之大陸趙之鉅鹿兩文晉與趙不得分配二州且趙卽晉亦無緣別爲二國晉之大陸當爲魯之大野之誤魯草書作魯形與晉相近野古作壄俗省作埜與陸亦相近魯誤爲晉壄字因又誤而爲陸有始覽鉅鹿及具區雲夢陽華圃田孟諸海隅大昭八藪並同雅說此文必不異又上文明以魯當徐分此晉字本作魯無疑淮南墜形訓亦作晉之大陸所據本已譌蓋漢初傳者寫校失之高誘注云大陸魏獻子所畋猶楚之華容也順誤文爲說不足據酈道元水經汾水篇注以漢志鄔澤當之更非

晉有大陸有始覽作趙之鉅鹿上云兩河之閒爲冀州

晉也趙卽晉鉅鹿卽大陸此藪屬冀州禹貢同職方與大陸冀藪作揚紆揚紆卽下文揚跨乃秦藪冀州上有河內之文秦地在河外無從割入俞編修羣經平議據荊州潛漳豫州波溠兩浸鄭君注及說文水部解並互易其次謂此文同屬傳寫之誤當是揚紆是雍藪此文宜作弦蒲志右扶風汧下云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證以鄭注引鄭司農解詁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汧字出自或讀弦中谷必本作汧中谷後改爲弦蒲谷之名或所不取志說增益不足據或謂亦因誤文強爲通台汧本小澤非大藪浦爲川澤及川浸水際之通名非弦澤之專名加綴此字與經例全別其爲衍失尤明弦蒲必冀藪志於會稽郡吳下云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震澤與具區古今名異弦蒲當亦如之大陸古止一澤後微絕爲二志云澤在鉅鹿郡鉅鹿北通與州郡門分繫於趙州昭慶深州陸澤兩縣今在直隸平鄉縣北隆平縣南者曰南泊在隆平縣北深州南者曰北泊二泊通流而不台豬山海經北次三經敦與之山渚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渚水今本作滾無必誤今據漢志常山郡中丘逢山長谷水及說文所引讀者因誤爲彭脩書地理志趙郡房子有彭水乃經槐水緣誤文改台不足據　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泜水所注非洲水也陸左傳襄文作臣此文蓋從反形作之澤不通言陸水明與渚水所注之澤有別也泜水之澤有彭水波彭作滂今本渚作滾陳氏澧水道圖說改正北泜水爲正名南泜水北泜俗謂之槐河首受贊皇縣西山南跨臨城縣界泜水東流逕元氏縣至衡蕃縣入北泊泊水東南至正中巳下云逢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濶作諸濶作滂今本渚作滾作濶張下有邑字並依陳氏澧水道圖說改正北泜水爲正名南泜水乃古渚水北泜俗謂之槐河首受贊皇縣西山南跨臨城縣界泜水東流逕元氏縣至衡蕃縣入北泊泊水東南至其下水道數改乾隆一統志引舊志云泜水舊在縣西一里許南至任縣入澤與至張入濶之流合是其故道此水入南泊濶水今任縣沙河下流亦入南泊槐水今贊皇縣滹沱平襄宇記趙州贊皇縣下引隋圖經云槐水出贊皇縣山亦曰洒水槐名隋時尚存其水東流至衡蕃縣入北泊志房子下云贊皇山滹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今本滹上衍石字泜卽謂泜澤三水分合明白可按南泊有始覽注作廣阿澤廣阿漢縣名古無此邑其水正經洳彭水有泜澤

澤趨名鉅鹿貫郡鉅陽北泊一名蒲澤袁宇記冀州堂陽縣下云晉改爲蒲澤蒲澤以此澤爲名闕駰十三州志作扶澤扶爲蒲借字顏師古注志信都國扶柳引彼文云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扶柳在堂陽北澤直其西釋木楊蒲柳郭彼注云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蒲柳生澤濱郡縣所取以立名之扶柳扶柳本作蒲柳扶澤亦本作蒲澤審矣字亦作薄戰國策趙策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今本作洛此據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薄水郎謂蒲澤之水策下章云趙攻中山取扶柳扶柳本中山邑後入趙本章敘武靈王自周世經作泜澤以承泜水爲文不可言蒲故從其略

之言又曰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鄗爲趙地在今柏鄉縣北柏鄉與新河隔泊相直鄗與扶柳亦隔泊相直趙中山分界正以此澤績漢書郡國志鉅鹿郡廮陶下云有薄落亭廮陶在今南晉縣南與柏鄉接近亭即當時戍守之處續志安平國經下又云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經在今廣宗縣西北薄落津近南泊是其東南界經本堂陽地後分出置縣六國時無堂陽其地并隸扶柳津南爲趙郡鉅鹿兩界相接故又分水於此落水當即鉅鹿澤水古時南泊爲河水所注東經甚廣水經濁漳水篇注云衡漳逕巨橋邱閻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也鉅鹿故橋在漢漳水所行是澤故地是以津在其下流今澤經縮狹漳水東西皆成陸地津與澤不相連絡此界遂不可曉落與陸古字本通釋天北陸盧也天官書作北落可證釋名釋地陸盧也水流漉而去也流漉亦即流落落亦借字正文爲陸蒲陸兼兩澤言古時澤台爲一自南及北百數十里通爲一名後分析不能無別近鉅陸者仍其故目近蒲澤者更立新名是以其異如此蒲昆國策此名必亦出自周世經作泜澤以承泜水爲文不可言蒲故從其略

蒲陸是大陸之變名此文弦蒲當作陸蒲蒲與陸本兩名文可隨施無一定次第兌漫盧維以注所引禹貢雍泜之文證之當作盧雍盧爲瀘省即沮古字雍沮倒作沮雍亦以兩名可從文便陸篆文作陸隸省畫缺損賸存孤形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譌爲弦弦蒲無此藪應棘何州自不能刋或讀弦爲汧已知此字必非正文惟求之聲不求之形求通於本字不兼求合於蒲字故終不得其解今從蒲澤之名推究出之此藪可以瞭然

秦有楊陵有始覽作秦之陽華墜形訓作陽紆三文並字異義同有始覽上文云西方爲雍州秦也此藪麗雍

州職方作揚紆誤入冀州說具上志闕揚紆鄭注云所在未聞今按陽紆見穆天子傳字又作陽汙見山海經海內北經穆傳河宗迎接章云戊申天子西征騩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燕然今甘肅靖遠縣永安堡長城外黃河西北岸大山志武威郡休屠下云莽曰宴然宴然即燕然以此山爲名山綿亘至古浪縣長城外古浪河岸踰河又邐迤斷續至武威縣長城外漢休屠兼有今武城長城外地是以莽立名如此水經禹貢山水澤在武城縣東北注縣在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又東北橫陽札記卷五

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北一百里三亭東北三百里都野澤西南是在今縣番縣長亭莽改縣名亭曰從之後縣廢亭入宣威遂仍其目也武威縣在姑臧北三百里三至河畔晏然亭近武威必亦在長城外休屠境地繞宣威北踰長城而接武威明矣魏晉縣郡因地形志武興郡領縣三一曰姑臧西北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晏然析爲三縣故城在今縣東南長城外西直青松黑山等堡

陽紆在燕然東今甘肅鎮番縣西北有雷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之雷山峽即此峽海內北經陽汙之山河出其中河水流出是山之中是山夾河爲峽矣山下古有澤漢時爲等渠者所引散而成川志安定郡朐衍下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溝所行即此澤之渠元和郡縣志千金陂在鹽州鹽武縣北四十二里長五十里闊十里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漢渠即河溝廣不過數十丈千金陂經至十里明至澤形揚紆之數即此澤長五十里古時溝渠未開水未引洩廣經必更倍元和志鄭州中牟縣下云圃田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兩澤殆相若非九藪之一而何漢世穜傳未出揚紆之山不知與燕然相近又爲河溝所亂故不能詳今根考得之職方之文當依雅例校入雍州無疑風俗通山澤篇以弦中谷附台此藪有始竟注引或說謂在華陰西嚴形訓注以爲在馮翊池陽皆恐臆索解於經例及州界與澤形全未審究揚紆加即弦浦職方無緣別出華山爲豫鎮華陰不得入雍池陽無大澤太平寰宇記京兆府雲陽縣東有流金泊其澤在今陝西經陽縣東北嵯峨下微小不足爲藪若史記河渠書鄭國所穿以爲渠之瓠口鄭注下文所指爲焦護者乃谷名非澤名豈得強引水經注以

陽紆山爲在昆侖亦未詳考傳文昆侖所在傳具昆侖之丘章此章下言已末天子大朝於黃之山又下章言已丑天子西濟於　爰有渥洼之水温谷樂都檀氏萃疏本上不足據樂都即下注所云渥水逕樂都城南之樂都渥水自即其西濟之水黃山在渥水東陽紆又在黃山東去昆侖甚遠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注逸文又謂陽紆即大陸冀宇記於冀州信都縣下并系此文秦有楊陭以秦地屬信都更謬

宋有孟諸有始覽作宋之孟諸上文云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衛與宋同州衛即宋之殊目此藪屬兗州職方

析入青州禹貢入豫州三書州界皆不同

楚有雲夢有始覽云南方爲荆州楚也此藪屬荆州禹貢同職方無改易

吳越之閒有具區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也此藪屬揚州職方同禹貢具區作震澤亦入揚州

濟有海隅有始覽云東方爲青州齊也青州即營州營青字通說文衣部裘冢解讀若詩曰葛屨冢之一曰若靜女其姝之袜段氏玉裁注云之袜當作之靜營讀爲青即冢此數屬營州職方無海隅有猴養列入幽州幽浸菑時爲濟水其境兼得齊澤藪宜不異猴養

志云琅邪長廣西長廣今山東萊縣陽在東地南濱海當即海隅堅形訓注云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海隅之文申池在齊不以澤言非堅形訓又有申池在海隅必郭中不近海詳下文云孟諸在沛孟諸釋上藪海隅必同彼文當作申池在齊海隅在琅邪今本脫誤注云海隅藪也海隅爲藪於申池所在不可以通亦因誤文而強說猴養澤今涸乾隆一統志云萊陽縣西大河縣河陶章河合經南五龍山下與九里河荆河昌木河合爲五龍口兩崖皆山闕二三丈又南流入海五龍口即此澤之委口時口有崖障不與海通故諸水積成大澤也燕有昭余祁有始覽作燕之大昭上文云北方爲幽州燕也此藪屬幽州職方析入并州以幽境得齊又兼有燕爲得繫以燕名堅形訓注云古者屬燕燕國北之九澤即地爲晉祁氏七邑之一晉亡屬趙終周世未嘗入燕焉得繫以燕名堅形訓注云古者屬燕燕國始建於周無古可言邵氏晉涵正義以爲爾雅之幽州兼職方之并州則兼有并州之澤藪并地以庳池爲界亦不能得鄔翼浸汾潞其川潭潭水出今山西平定州西南大鼠谷汾水出霍武縣西南管涔山潞水出大鼠谷西南濁潭水出大鼠谷北直孟縣管涔三百餘里長子縣西南發鳩山大鼠谷北直孟縣管涔

山東直隸縣二縣一在河西嘗即爲二州分界之地孟縣西百餘里爲忻州在寧縣南虎池河曲之西南距汾曲百餘里幷西南界必盡此鄙在今汾曲西南介休縣東北與忻州隔南北兩汾水九澤少東北亦在今祁縣東與汾曲相直而偏西北有大賵谷西山所出流入汾水之洞過水橫絕汾東無緣錯合職方注以漳爲濁漳割出清漳水源之地入幷使長廣相接說亦難通濁漳水古時實不名漳以是爲冀川之正源則漏失其瀆別以雍浸洛水之上源出北地郡歸德北蠻夷中者割出當之歸德在河外豈可移入河內志說

自緣附合郡名而失正義云近時有欲於戰國燕地所屬別求一澤者近人不知誰氏所求之澤亦不知如何繆謂昭余祁當爲漢廣陽國方城之督亢澤泒方城縣縣故屬之深澤水經巨馬水篇注云督亢澤泒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地理書上古聖賢家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溶也言乎注洋溶溶無崖際也沆溶之無水斥鹵之謂也督亢澤古經甚賤自漢方城西踰范陽容城亘至故安南界六國時水漸散涸半爲斥鹵之地至漢世范陽容城爲涿易濡水所行澤形已如鄭氏所云志方城下不具督亢容城下亦止言莽曰深澤不別綴澤所在與遒縣鳴澤同在所略太平寰宇記督亢陂在涿州范陽縣東南十里襄子淀在雄州歸義縣北巨馬河北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半屬新城縣宋范陽爲漢涿縣地在故范陽東北新城即分范陽置歸義故易縣地東北即方城襄子淀即督亢澤澤與容城隔范陽及易地深澤非即此水經易水篇注云易水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于深澤與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于容城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逕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縣東南謂之大逕淀小逕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謂之逕洞口水側有潘逕城易水逕其南東分流水容城無別澤深澤當即大逕小逕二淀山海經北次三經維龍之山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大澤爲督亢澤皋澤即此澤維龍之山今直隸易州荣荆關南龍華店西太山肥水當爲滱水即左氏春秋昭公七年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之濡水敞鐵之水即易水鐵與夷通夷與易通故鐵與易亦通敞易其長言省短即爲

易也濡水今徐河水經易水篇注謂易水北源爲濡水又以與志中山國曲逆縣水及蘇秋入濡之文不可合於是東南流至安州東北入西淀易水篇別出濡水更誤東南流至容城縣南合巨馬河古時西淀不成澤其渠爲滾水所行漢濡水至范陽入涞易水亦至范陽入濡徐河當自安州折東北行至容城東北注言易水逕容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水注之此易水謂南易水本名雹水爲志中山國曲逆之蘇水下流入濡水渾渠城今安州東故新安縣城其南爲雹河改流入滾之道徐河東行所不至古濡必由城西折流貫大淀而東北大淀淀周四十里在城西北乾隆一統志引舊通志

謂即大堅淀右徐河挾雹河諸水貫淀以行淀必更廣是即經皋澤矣易水至新城縣西漢至今渠濱無改古晉亢澤橫截新城南境迤互而西易水舍澤別無可注必與涞水同瀦於此大澤爲督亢亦無可疑二澤相去止數十里中闊有水通流與渚水泜水所注大陸二澤之形正相似昭余祁蓋合兩澤爲名有始覺作大昭大鳥篇祁與奇雖方俗通讀傳亦自古詩商頌元祁大澤昭即皋也皋與昭古字亦通鄭注春官大卜職云詔告也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注以正字釋借字樂師職注引鄭司農云皋當爲告昭爲皋猶詔爲告害爲皋皆音近轉假余祁爲大澤正名猶蒲爲泜澤正名之失自由志說歧誤正義不信或說可以是證之

名祁與大義同毛詩小雅吉日篇傳祁大也古人謂大爲祁故以祁名澤余亦祁之桑語墜形訓止作昭余祁可省爲余明亦可省爲祁祁與余特語有正變無二義左傳自濡上之文此數在北春秋時自屬燕境六國後澤名改易數名因之微晦水經聖水篇注桃水東北流折東南至新城縣南合巨馬河古時西淀不成澤其渠爲滾水所行漢濡水至范陽入涞易水亦至范陽入濡徐河當自安州折東北行至容城東北注言易水逕容城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涿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入里大坎下奇溝即督亢溝巨馬水篇注云督亢溝上承涞水于涞谷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鄜亭樓桑里南又東逕督亢澤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散爲澤渚督亢溝在涿西南爲涞水通注督亢澤之渠以下流自澤枝分通蒙澤目奇溝其異名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次于涞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祁溝即大澤昭即皋也皋與昭古字亦通鄭注春官大卜職奇溝奇字作祁知督亢澤本有祁名注以其字作奇疑非古月略之祁與奇雖方俗通讀傳亦自古詩商頌元鳥篇祁與河韻河奇同聲祁讀近河即讀如奇奇澤即祁澤參合兩文六國以後名雖改易舊月猶存然則藪名之失自由志說歧誤正義不信或說可以是證之

鄭百畝田有始覺作梁之圃田上文云河漢之閒爲豫州職方同

周有焦護有始鼂無此藪上文九數已備此別出今本下有總題通上事爲十藪蓋傳者移改譌誤有始鼂作九藪古本題別自作此上字亦不作十也風俗通別此文護作濩與上事聯合爲一所據本已與今大略相同其誤當始於東漢鄭注地官序官澤虞云爾雅有八藪彼本與應邵所據又復殊異題次及上一字凡經兩改當並依呂書訂正九藪配合九州不可增益亦不得減損此文起下事後題別具八陵今本文止東西南北中五陵并加陵爲六數闕其二加陵當更有正文則闕其三矣此陵爲其一餘二陵在脫佚中無文可考焦護當

作焦陵陵與陵古字通國策秦策伍子胥至於蔡水擊
劉川姚氏本 史記范雎傳作陵水是其證陵借作蔡誤而爲
濩因又誤而爲護風俗通字作濩是其初誤之本迹尚
可見焦陵即殽陵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殽有二
陵爲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杜預集解云殽在宏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此道在
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
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南谷爲北陵通典州郡門云文王
避風雨處在夏后皐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於山南在

水篇注云出千崤東馬頭山山在今澠池縣西南南陵
與之接蓋其地蓋入畿內此焦陵據南一陵而言故繫
之周焦與殽聲相轉殽本借字非正字陸德明左傳釋
文云本又作崤崤字後出古篆所無正文當作嶢說文
山部嶢篆解云焦嶢山高皃从山堯聲嶢本義爲山高
皃與殽嶔巖之形正合嶢借爲殽殽借爲撓廣雅釋
詁殽撓亂也漢書匈奴傳注引應音義撓和也玉篇殳
部注作殽和也殽與撓兩義並同知其字古多相假嶢
之爲殽亦其例矣嶢棄言爲焦嶢單言可止作嶢亦可
止作焦春秋經徙嶢借文作殽此作焦各舉一字名實

左傳志宏農郡陝下云有焦城故焦國焦在此山下亦以山爲焦曉得名也金史地理志鄜州洛水有嶕嶢山明一統志云嶕嶢山在水清縣西北三十五里嶕嶢即焦曉其山爲殽之支峰古名今尚存二陵曉嶢爲時人所盛稱此具八陵門不應謂陵偪作逼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而譌失下文又有閩似於九嵕題字以前以與鄭有閩用之文相附或移題字於鄭有閩用以前以其文與此相附紛亂譬出正義及郝氏繕行義疏並云所當闕疑正義義疏俱合八陵之文不爲審校是以莫能言也焦護周無此海幷無此地詩小從兩屬分說文豕部引作豜豜作豕三足而行故云比豜豜與肩古音相近詩齊風選篇並驅

李巡注邛邛岠虛能走蹙知美草即若鴛鴦雖者邛邛岠虛便負蹙而走故曰比肩獸蒙接下文有比肩民此肩字當讀爲豜說文足部豜獸足企也从足开聲此獸比肩民是左右相比此比肩獸乃前後相比焉得合爲一說

郭璞爾雅釋獸豜豹文鼮鼠注

爾雅釋獸豜豹文鼮鼠郭璞注云鼠之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郭以豹文二字屬鼮鼠讀與說文離句不同陸德明釋文鼮下引說文林云豹文鼠也鼮下則郭云文彩如豹也兩說並存玉篇韻鼮下亦分別互系唐書盧藏用傳云其弟皆虛在隴西有獲異鼠肖豹文虎暨大如拳職方幸怡諫謂爲鼮鼠而賦之若虛曰此詩禎所謂鼮鼠

豹文而形小者一座驚服怡謙從郭若虛從許亦各持一據也近沈氏濤銅熨斗齋隨筆欲合而通之其說云案太平御覽獸部引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炳焕問羣臣不答孝廉郎終軍答曰鼷鼠文屬上句此當本之修文殿御覽其文比今本爾雅注加詳而爲鼷爲鼸亦各互異者郭氏爾雅訓詁大率本之說文此注當在鼷鼠豹文之下陸元朗所見本已誤唐後淺人遂將類聚諸書改竄爲鼸以合雅訓其知豹文之爲鼷鼠者惟盧若虛一人因襲傳寫莫可是正矣

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何晏集解云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性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馬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論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疏故兩存焉蒙按馬說出管子何以爲依周禮誤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方三百里爲諸伯之地不得移合公侯里數與五百四百二百及百並以整齊爲法又不得增多一十六里有畸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當字今本脫去據戴氏望校正引丁氏晉涵說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即方三百餘里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授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其文全衍管子以方三百餘里爲三百一十六里正馬說所本惟管子千乘之國自據齊而言輕重乙篇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百梅子男者度七十里三百有餘戶十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

里別標兼霸之目可證古無此數事語篇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據此文經重乙篇度七十里當作度五十里七即五古文乂字之誤也孟子萬章篇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文有五十里知三等之制雖同不具伯里數舉上下以見中耳人與七形近傳者因失其讀自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亦當作負海子男五十里錄讀者有異致衍三字合兩文校之其誤自見齊諸侯上不別列一等知周初封制自如孟子萬章篇所云包以齊諸侯百里爲準較馬說爲優何云義疑者百里以上有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二等若依百里千乘之數計算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已足萬乘方千里當累至十萬於孟子梁惠王篇言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數不能合百里以下乘數又倶變整爲零何休公羊春秋成元年傳解詁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四百九十乘較千乘不及半數無以立法二百五十乘於五百乘雖適居其半以配合師旅即岐出難明軍數止取其足備守戰不悉科配車乘亦如之管子齊司馬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士十人徒十人兩文俱後出之制與古軍數不可通合說具本條以周禮地官縣師職夏官司右職車之伍數推之一乘五人二百五十乘爲一千二百五十人配一師則少半配二旅則又多半不成爲師亦不成爲旅矣　不能別其是非故存疑也竊謂乘法本因軍賦而立而賦法與軍制古不必同左氏昏無此數事語篇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據此文經重乙篇度五十里七即五古文乂字之誤也孟子萬章篇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文有五十里知三等之制雖同不具伯里數舉上下以見中耳人與七形近傳者因失其讀自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亦當作負海子男五十里錄讀者有異致衍三字合兩文校之其誤自見齊諸侯上不別列一等知周初封制自如孟子萬章篇所云包以齊諸侯百里爲準較馬說爲優何云義疑者百里以上有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二等若依百里千乘之數計算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已足萬乘方千里當累至十萬於孟子梁惠王篇言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數不能合百里以下乘數又倶變整爲零何休公羊春秋成元年傳解詁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四百九十乘較千乘不及半數無以立法二百五十乘於五百乘雖適居其半以配合師旅即岐出難明軍數止取其足備守戰不悉科配車乘亦如之管子齊司馬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士十人徒十人兩文俱後出之制與古軍數不可通合說具本條以周禮地官縣師職夏官司右職車之伍數推之一乘五人二百五十乘爲一千二百五十人配一師則少半配二旅則又多半不成爲師亦不成爲旅矣　不能別其是非故存疑也竊謂乘法本因軍賦而立而賦法與軍制古不必同左氏昏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辱君君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吳而如邾以事君是乘賦半以充貢非全制軍計井出乘係制賦之法施之於軍即不盡然周禮分公侯伯子男封地爲五等軍數止具三等夏官司馬序官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如以軍數接合里數則方百里之國制一軍方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當四軍方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當九軍方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六當十六軍方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當二十五軍等而上之至方千里當百軍矣作周禮者不依此立法明軍數止取其足備守戰不悉科配車乘亦如之管子千乘下止百乘一等公冶長篇言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先進篇則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比類爲義知伯子男之國軍數亦皆百乘左氏僖二十九年

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伯子男與卿同百乘故班等得同百乘必七十里以下小國一軍之制管子特因進干乘於兼翰之國并進百乘於齊諸侯耳其降殺之等於古固無差異禮記坊記正義引許慎五乘大夫百乘說之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是古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即何氏伯賦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止義如此其間委曲細別不同即何氏義疏之說也

制百乘者三百九十乘百五十乘以充職貢及朝聘會同歲時賜予之用也伯視子男多至二百四十乘者列尊則貢重朝聘會同歲時賜予禮數亦有加也伯以上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制足千乘者其國有附庸或五或十附庸之制若止守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據兩注

采地奉始封之祀食其稅而不有其賦故大國得資以益軍周禮大司徒職注引鄭司農云附庸小國屬天子與孟子不達於天子之文不合不足據方三十里之附庸五爲方十里者四十五已近伯國全賦之數方三十里者十則爲方十里者九十去本國之賦數亦不甚遠以兩賦所餘爲齊諸侯及方伯之國用不患其不給矣畿內賦十萬乘制兵車僅萬亦以其餘待諸侯備百姓兆民之用故國彌大則制軍之數彌少不特以防偏重亦事勢使然也管子以百乘千乘萬乘之國一乘以爲賦法禮記王制篇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云賦法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以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則俱以爲實然矣

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中有成出革車一乘甸出長轂一乘兩文其所配士徒之數及馬數俱不齊同至劉成終以下所配之數以合於甸中所配之數又推同志畿足成萬乘之數遂失司馬兩文本義并失管子義馬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志說所蔽然千乘上綴然則二字尚是闕疑載疑至鄭箋信南山篇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禮記王制篇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云賦法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以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則俱以爲實然矣

馬引司馬法至戍出革車一乘而止千乘之數用已意推衍本文無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下云云甚明志說與司馬法本說之異同於此略可尋見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是不用三分去一之法立算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云云亦必志據甸法增益成出革車一乘甸出長轂一乘轟車一乘皆春秋戰國時加科於民之制司馬法多簡子以後人續附惠氏士奇春秋說已疑之此兩文一以馬配士與戰國策楚策車千乘騎萬匹之說同一下文倘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云云見杜牧孫子作戰篇注以一車配百人與彼篇馳車千駟革車千帶甲十萬之說同必皆出管子以後國語魯語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遷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古制有軍旅惟井徵鰥寡孤疾之恆賦加收井田稷禾秉芻缶米餘無所科管子始創乘馬法其篇曰方六里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甲胄二其戈矛一其戟楯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被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此文有譌舛甲數被數人數與馬數乘數俱參差不可以合詳其義當作一馬其甲五其被五四馬其甲二十白徒二十人奉車一兩白徒二十人即用以配甲被之士其文先馬而後車以馬數計合甲被之數不以車數計合馬數當時改制尚止科馬與甲楯而無長轂山圍軨篇云第立貢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馬貨壞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也此無求於民此去邱邑之籍也言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不言齊之戰車千乘被鞍之馬及其具是邱邑所籍止有馬與具無車亦其證　公羊成元年傳曰作邱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使也穀梁傳曰邱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楚爲掩度山林鳩藪澤辟京陸表寫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邱甲卽一乘甲二十之制惟減馬與被改方六里爲方四里預杜解左氏傳引司馬法文云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數邱出長轂一乘是爲邱乘轟不得舍重言轟以甲爲文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以轂梁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之說爲近緣未曉此義楚賦車籍馬并賦車徒甲楯則全用管子法又增益長轂其科自井地九等制數撰文司馬法并益重車與牛勒成邱法別篇更因騎制增馬數於成益苛其備古時車與馬及甲楯兵器并駕車之牛俱在賦中無事以其所入按所制之數備與完足有事出以授民無重疊再科之賦班不知司馬法因不知變法馬及許服均不能分析鄭信之益甚

於是經傳之義盡失邾魯所謂賦八百乘賦六百乘列在職貢者其名爲賦其實爲貢乘數加何竟至無可講解也班書食貨志有賦其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之文府庫所實自是財賦鄭注周禮天官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從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賦也口賦始制於秦非前世所有鄉大夫職所徵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之征乃夫役之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諸子職曰掌國子之倅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都司馬職曰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地官牛人職曰掌養國之公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車甲兵

非口泉財賦見書禹貢篇其征當出於里冀州經曰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荆州經曰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雍州經曰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三州賦與田差至四等五等必各爲一科田即魯語所謂書語所儲備之以力而紙其遠近者賦科於里以人戶之眾算物產之充絀美惡爲定所納爲泉貨故曰財賦某氏鳴曰荆州田第八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其說不可通田以人功之所墾闢而成者爲定賦以田之所入爲定賦重人功少田必少獲而賦輕無貢賦之法冀州疆云此州入穀不貢賦以多田必多獲而定相反之理正義引鄭注冀州田第三人功修雍州田第四人功少田必少獲而賦重人功多田必多獲而定賦以田之所入爲定賦

理豈可通司馬法文有句出牛十二頭及戈楯具之文於周禮之制全別鄭說可勉強施之於此不能盡合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其野委兵器與其長右旁下讀者誤以爲兵器遂入教稼器不勑於市市中賣儥不得有兵器也兵盾掌於司兵民間非自備戎器不中度不鬻於市以上文用器周禮所宜有王制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譏之兵字亦衍鄭據本並誤

雖亦管于以後人所作自成一家之言書傳舊說篇作於伯禽始宅曲阜之時其文曰善數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捻擭乃穽無敢傷牿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簡乃車與甲楯兵器亦俱不必歲製馬牛亦不必歲市以數初征伐所徵於眾者惟糗糧徵於郊遂者惟槱幹芻茭周公所制本法甲胄干盾弓矢戈矛牛馬自並由官授於周禮無殊包不取司馬法誠有所見古國用有常慶年之通繕完補闕科數自不甚重又制法量其所入市廛與民居復有差等市有征則不廛廛則不再征民居之廛賦更輕於市廛亦非使人難應蓋魯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古賦自通徵市廛民居有謂市止課桑麻無別利也韋昭解專以商賈所居之區域言廛則市皆有貨不得云無又以利入多少財業有無爲里賦亦難通也孟子公孫丑說是賦貨非賦廛矣說爲里賦

惟築無敢不供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槱幹甲戌我初征伐所徵於眾者惟糗糧徵於郊遂者惟槱幹芻茭周公所制本法甲胄干盾弓矢戈矛牛馬自並由官授於周禮無殊包不取司馬法誠有所見古國用有常慶車與甲楯兵器亦俱不必歲製馬牛亦不必歲市以數年之通繕完補闕科數自不甚重又制法量其所入市廛與民居復有差等市有征則不廛廛則不再征民居之廛賦更輕於市廛亦非使人難應蓋魯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古賦自通徵市廛民居有謂市止課桑麻無別利也韋昭解專以商賈所居之區域言廛則市皆有貨不得云無又以利入多少財業有無爲里賦亦難通也孟子公孫丑說是賦貨非賦廛矣說爲里賦

爲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曰廛無夫里之布古者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所謂三代以上市不稅夫不稅貨也廛不征於其貨也布謂錢布也民居之謂所有市廛而不稅夫里之布也古賦以一夫之居爲一廛征其貨財之物而以一夫之布通其有無之財而已不稅夫里之布者其十一而稅乃以一夫之廛征之廛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其稅以此推井合爲城公爲一成出一成甸一終出一終通一同出一同封一畿出一封凡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一車之士故曰千乘之國其餘步卒隨車之多寡以此推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一夫之田稅以一夫之布一夫之布錢百也一井九百畝其稅以一井之錢九百也一井之田稅以一井之錢此皆井田稅賦之民井井有稅之文也一井十家家出一人八家共井其一人爲甸其七人爲甸徒其一人爲甸役其七人爲甸養其一人爲甸長其七人爲甸從一甸之中有戎馬四匹

兒賦以供國用與稅並爲正科魯用田賦蓋以塵法施之於田左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以邱名則以城市加賦亦不同韋引賈逵說謂周制十六井之賦以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欲出十六井之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所作乘非邱賦之常法襲用舊文賦法案改周初本法惟孔孟所述略具大端說者多立異說更成大謬傳此文是終上邱不識也之義邱賦作甸法制賦以邱解彼文又云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於貢說在上傳如何說爲周法制十六井之賦以司馬法爲足則以邱亦足其田如子產所作甸非邱賦傳何爲以邱立名乎杜解哀十一年傳之賦以邱不同韋引賈逵說謂周制十六井出一乘之地不得自甸法今本又沈注文衍丁氏晉竹垞引此文作甸非邱賦之譌而謂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如其說

賦十井不過一乘出於賦散邑如附庸法食其稅而納賦於公卿邑有都車得自賦以制乘故左氏昭十六年傳言鄭孔張執政之嗣爲嗣大夫有賦於軍鄭伯國於古法爲百乘家賦不得同大國當又有降殺之差宣十五年傳解詁六井共出兵車一乘乘屬車十五年傳以鄭子產等爲千乘之相則此義也制言與禮說異義兵車二字必後人因下兵車素定之文誤據班馬許鄭服說改易正文當作車賦賦不以車是以魯職貢八百乘邾六百乘通謂之賦若以車王畿十萬乘不能減數爲萬且乘馬邱甲亦皆本有之制不得曰爲創作矣管子有乘馬無乘車穀梁說邱甲爲國之

事下文又曰古者立國家百官異農工皆有職以事其上有職謂輸賦以備軍用是賦無甲亦無車之明驗太宰職九賦其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下文敘九式其目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九式爲制別九賦頒於國用之式太府職曰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周室中葉楚始變亂至東遷後列國各自作軍大者或四或五或六或帶甲十萬車乘增至四千五千小者亦具二軍三軍乘數俱千左氏襄十八年傳魯人莒人皆滿以車干乘自其鄉人時莒亦千乘十五年傳以鄭子產等爲千乘之相則此義也制遂廢管子以千乘爲兼霸之國本據齊而言其以里數戶數口數差分乘數亦參差互見周禮雖存三軍二軍一軍舊法公羊隱五年傳解詁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陳氏立義疏謂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一軍二軍皆盡不無爲易據魯語文方伯自三軍諸侯二軍伯子男一軍襄十一年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上士下士也作三軍配三卿以古者上卿下卿元侯作師諸侯一軍白虎通三軍篇引作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也今中軍爲復古三軍之制卿下卿上士下士皆命卿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兩二千五百人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旅旅五百人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將

之輔當作輔於輔本義不相應八部備豹解云輔也從
人甫聲前人而後爲輔則是以人輔車周禮夏官旅
賁氏職曰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車旅則介而趨夾車而持輪與韓子十過篇輔
依車車亦依輔義近知頰車必夾車之右輔輪依于車車亦依輪
與輿合而成車車兼輔言不得別出於外昌氏春秋僭
動篇亦作輔高誘注八車右輪也輔頰連以輔爲輔說
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將伯助予毛公
傳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此車重之輔
車之五兵一車建兵器五正五人所用宜十二年傳欒
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集解
馬注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司兵職軍事建
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
人爲承副車十五乘占卒數七十五亦是五人之兩
正義曰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爲一卒之外復有
偏兩爲在乘之外劉炫述義一卒外復有副車知卒數中惟二十
五人在乘餘悉在二十五人爲承副車十五人配車十乘不及此爲小偏
之兩引之證一義述閻半以爲徒衛傳解此傳意本云偏兩爲偏亦
謂卒偏兩之一馬小偏王車是以云偏兩也偏王一乘不成偏七年傳
曰舍中軍之偏兩以百人爲偏偏有兩司馬法文彼偏兩字屬卒用言
之耳劉陳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輔其明追求草辜專輒在
左者追求草爲衛俠轅即夾車持輪追求草
辜亦輔省之事車行左右並爲轅止則各追辟傳左文
元年傳曰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
甲義正義曰兵車一轅服馬夾之兩廂挾轅以
分左右者當車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

混二兩字爲一正義以兩之一字誤述聞閒兩之二字涉下句而衍俱非此偏兩皆以八數言於車數無涉昭元年傳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上文曰以什共車下文曰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毀五乘爲三伍亦以車上三人配伍成什使衛五陳之車當敵輔二人留守本車不用其制仍是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二人與楚廣法同此偏兩與專參及同陳之伍皆以車數言十二年傳賢車之偏兩及司馬職兵車之卒伍以人數言十一年傳鵬車之偏兩及司右職兵車之卒伍以人數言十六年傳魯成七年傳鵬車之偏兩及司馬法五十乘爲一偏二十乘爲伍六十一乘爲專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伍百乘一乘爲專伍百乘爲偏之說謂此傳文車用車字乃用以配什之車非毀車也四偏爲專不以車數爲別故不言車之卒伍以人數言與專參及同陳之伍皆以車數言同此偏兩專參及同陳之伍皆以車數言同此偏兩專參及同陳之伍皆以車數言同此偏兩

謂議內外出車法不同數謂所科與臨敵布陳配法又不同與司馬法本文義俱歧別詳爲之解不足辯

出納之吝

論語堯曰篇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訓解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前編修平議云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蒙按有司亦非惡名子路篇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有司爲政所當先不在屏去之列黎伯篇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修文篇作置尊俎列邊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何也有司之事兼及細微君子閒有所不能能之亦末必即爲不難孟子萬章篇言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委吏與司出入孔子會計而當豈曰職不可爲以有司與虐暴賊同科義殊可疑竊謂孔所據乃誤本也韓詩外傳第三傳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外傳衍說此文云以身勝人所據本有司二字當止作一字爲克克古文作㠯見說文本部重文㠯下體與司字形近上體與右亦近右與有古通讀者不識㠯字誤弓爲司因又誤合爲右而釋爲有遂成二字耳古書字多異體離合亦無定式經師以意屬讀往往致譌書大誥篇有大艱于西土說文虫部蠢篆重文戡下引古本作我有戡于西戡與下句越茲蠢首尾相應讀者不識戡字誤上體之才爲大下體之戈爲艱破成二字即其證也克與虐暴賊正一類外傳責者亦當作克即㠯之隸變今本又不識古字者所改下文云責者失身責屬身言字本作克甚明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克者與人即顏淵篇與人恭而有禮子路篇與人忠之與人左氏春秋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與人通同列舉下而言出納謂出納政令書舜典篇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益稷篇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女聽詩大雅烝民篇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出納俱屬語言辭命不涉財物吝當讀爲音說文部音籀解云相與語唾而不受也音爲面唾人言而不納受其弊由自用故曰爲克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毛公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掊即音借字毛止言自伐不云相與語唾而不受吾訑之狀既成聲音顏色均足以距人不必接及言語也自此文吾誤爲吝音字本義以晦陸德明詩釋文云掊聚斂也讀掊爲捋并毛義亦失矣今據韓說與毛互證兩經滯義通達暢然韓本以詩名兼治論語漢書藝文志論語魯說下有燕傳說三卷燕即韓故里三卷益韓弟子述師說爲之者外傳有燕傳遺說爲西漢之學者固當蒐出沈氏濤孔注辯僞未能鉤究故於吝古與魯之異同不知所別於此解是非無辭以辯也

陳氏澧東塾讀書記云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飢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孟子作用當於此等處求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惟宏故擔當得住毅故把握得定二者地步學不能到亦萬萬不可不學也

北宮黝似子夏

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闕焉按韓詩外傳卷六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徵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徵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願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趙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鞠而坐吾君單鞠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鞠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茅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

也子夏曰子之再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聞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詠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衛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外傳此文必出自鄒魯諸儒所傳趙岐章句失引後人遂無有知之者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孟子滕文公上篇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九河濟漯江漢淮泗俱本禹貢惟汝水無文山海經海內東經汝水出天息山南入淮汝水是淮水所納之支水非漢水之屬本文淮泗以類相從汝漢又不得相錯禹貢浮于濟水經濟水篇注引鄭注曰漢別爲濟其穴本以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禹導漢疏通濟水事亦別無所見疏通卽決字之解疑鄭所據此文作決濟漢也濟字从齊得聲齊聲又从先得聲古書同聲之字例得通段賦也屋粟謂田稅也夫家之征兼承上兩文言之里布謂廛舍語賦里以入藉田以力任力以夫三等之法不可通說文先部先从几㠯象脅形脅俗先从竹脅先可从同

夫里之布

孟子公孫丑上篇廛無夫里之布趙岐章句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此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蒙按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承上園廛二十而一爲文田不耕者出屋粟承上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爲文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兼承上兩文言之里布謂廛賦也屋粟謂田稅也夫家之征謂力征也三科卽國語魯語賦里以入藉田以力任力以夫三等之法不可通

合爲一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者出夫布一匹莽制附會彼文非古義如此鄭元注引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或曰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又云元謂宅不毛者罰以

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袷繇役二說俱糾牽莽法趙誤承之夫布兒閭師職其文曰凡無職者出夫布無職謂無上文農圃工商四職夫布謂科其身分出夫泉也夫泉在廛賦外非先王之法故孟子欲已之里布即宅泉俞編修平議云里布屋粟皆責其所應有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泉此說當是宅泉並已之者廛賦二十而一本在保息恤貧安富之科是以欲一併已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嬪婦布縷之征據閭師職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爲說詳彼文次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之閒衡虞並官名山澤俱有禁有守不以授民牧亦置官牧人職掌牧六牲是也天官獸人職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夏官掌畜職掌養鳥歲時貢鳥物皆牧所任之事嬪必九嬪之嬪與婦功職掌婦式之源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鄭注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掌絲職頒絲於外內工外工卽國中受役於典婦功之婦婦功通掌於九嬪是以舉嬪立文四職皆謂在官之民於農圃工商別爲一例貢謂獻納官物非民賦也無職不得兼婦女言若以貢布帛爲布縷之征則男無職者今出夫泉女無職者復令再出一泉兩科於法豈可以行江說非孟子意亦非周禮意鄭注九無職者出夫布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言九賦四則上八貢貢公彥櫂甚明江氏失未詳審盡心下爲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科與魯語及職師並同布縷之征自謂宅征孟子欲見廛賦是征桑

麻非科宅里故正其名韋昭解魯語里賦止言市廛不及民居之廛亦疏

我伐用張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殷伐用張馬融書傳序引作我伐用張見孔穎達書泰誓正義蒙拔許愼說文我部我从戈从手手古文垂字一曰古文殷字王氏筠句讀云字并謂手是古殷字以說文通例求之似不然今仍从舊此文殷伐古本蓋作手伐故趙讀爲殷馬讀爲我矣手字不見經傳惟管子地員篇山之材俞編修平議以爲材當作手手者垂之古文如馬趙說孟子已有此字秦漢小學書失未收入故許

君不能定其爲何讀也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解

孟子滕文公篇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章句曰載始也言湯再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蒙按章句後一說殊不成理前一說亦順文爲之絕無證據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汲冢紀年湯有七名而九征宋氏右曾存眞云九征者葛也有洛也豕韋也顧也昆吾也夏也三朡也餘二征未詳九征有古字下文殷伐用張書泰誓正義引馬融傳序作我伐用張殷字亦本從古文作手說文我部我篆解云我

从戈从手手一曰古文殺字我與殺並因本文作手而異以兩文互證可知此書多古字矣御覽引帝王世紀有二十七征之說與紀年相差甚遠二十七征當即依再十一征之讀加後伐之韋顧昆吾夏三朡不足信

發政施仁

孟子發政施仁之說止具大綱其見於他篇者曰責難於君陳善閉邪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參合四文條曰備矣理財治兵

不得知大體之臣謀富適以召貧求強適以致弱六國與秦之事具有徵驗不必遠引也今日之勢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相似言功利者策數百上無一收微末之效以反本之說推之末不能治自惟有正其本原救時之術當博求自開捐例與船政立商局置釐卡設防軍以來弊之所在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當屑屑焉爲目前計矣

磯

孟子告子篇是不可磯也趙岐章句曰磯激也許愼說文無磯字鈕氏樹玉新附考云是不可磯也與論語孔子對定公問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語意相類疑磯爲幾之俗字豪按爾雅釋詁譏訖也郭璞注謂相摩近說文豈部譏从豈幾聲字偏旁闕壞因譌爲磯不可譏猶言不可近與上愈疏義正相對譏字經傳俱省作幾惟爾雅尚存本字證以此文作磯知孟子固多古字矣

孟子逸文後考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書著書七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合此四篇蒙按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公所據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某氏正義曰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志劉歆七略作十一篇蓋劉向校定時據別本增益某以爲趙所不尚分析出之非也晏子春秋校錄云凡中外書三十篇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舊八篇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顚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

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劉例貴該備宥別出行本以外者概從蒐錄惟別標外篇之目以示非一家之傳不與本書淆混趙言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此文必亦本之別錄惟略具所出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中外二字亦據錄文中謂祕書外謂民間書以此推之十一篇本兼合數本定著爲一前此止有七篇行本無四篇也隋書經籍志載鄭元劉熙兩注本並七卷附注稱梁七錄載綦毋邃撰本有九卷唐志作綦毋邃注七卷九字亦當作七三家俱因趙例不取外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其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者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其言爲某說所蔽荀子與孟子時代相接所聞當時傳說自必甚多不須一一按合本書七篇不能備載孟子之事與言猶論語二十篇及古本二十一篇齊本二十二篇俱不能備載孔子之事與言別錄於後世所爲之篇及文辭復重而頗

異者皆兼蒐並錄正網羅散佚之意不能宏深通全篇之旨以非專據一二語揚子所引當從或說定爲外書荀子不及見後出之篇其說當仍還之荀子外書四篇性善辯特爲一篇疑卽辯荀子之說晁氏未見及此楊倞注荀子性惡篇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云孟子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又注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云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皆不言逸文按告子上篇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云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荀子所引卽此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是約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之意唐時外書久亡劉向別錄尚存故楊氏確知趨辭所云性善辯篇非荀子所及見周應賓九經考異云荀卿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誤耳周氏廣業孟子四考逸文考據纂道傳集注纂箋并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八字連引作孟子語更誤董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此孟子之言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亦約告子上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及下節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之文善

於禽獸約上章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之文並引其意兩略其辭周氏以爲摘取外書亦不確鑿董子時七篇早當博士四篇後出未立其書欲申已說細孟子斷無舍本書不論而專論外書之理實性篇云善難當甚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即據此章所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說其非別有正文明矣論衡本性篇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亦是約辭高誘淮南俶眞訓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例同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孟子曰人之性善啫欲害之即本淮南注文 論衡 篇所謂故國者臣非但有高

大樹木也爲有崇世修德之臣也亦用孟子之意而略其辭趙章句本之

吳萊淵穎集孟子弟子列傳云孟子外書四篇今猶略見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辯中語此說近是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與盡心下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告子上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之文雅俗殊別爲後人依放而託之者明矣下文又有糞田莫過利苗得衆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六句似說苑語周氏據北堂書鈔所引定爲逸文今不取說苑建本篇又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文氣亦相類朱氏彝尊經義考定爲一條當亦是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自引公孫丑下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之文聖人不出約下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之意非外書別有此文李善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疑出劉熙綦毋邃諸家之注離婁下篇言文王與舜世之相後千有餘歲故云千年一聖而以本文王者爲賢比宋書臨川王傳載鮑照河清頌序稱孟軻云千載一聖步皆說孟子者之語翟氏灝四書考異疑鮑以莊子爲孟蕭以申子爲孟李以顏氏家訓爲孟俱非是旦暮也蕭綺拾遺記後錄孟子曰千載一聖謂之連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今按鹽鐵論通有章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鼈麻以時布帛不可衣也斧斤以時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不違農時云云見梁惠王上篇鼈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約下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千者可以食肉矣之文論儒章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西學紀聞引止此周氏從居於陋巷交能變已而從俗也二句引入誤）是約告子下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之文執務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及下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是約此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及下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之文皆用其意而略其辭非外書也史記淮南王傳伍被對王稱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亦疑約梁惠王下篇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文下云是紂先自絕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自絕於天下即一夫之義惟法言修身篇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七篇中無此說當如晁氏讀書志引或氏所云已具前（周禮職注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所據本有麻字）當有天下上詞（天爲天子）天悔禍下（紂貴爲天子）入王宮誓紂而出（遂奔）擊之赤旗（以爲天下諸侯）之白旗（以爲天下萬民）武王載之（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萬民武王遂奔）修（御覽皇王部引鄭子今在明鬼下篇中）俱亡（上中二篇俱亡）

震驚天下而不能使鑿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淯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誄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亡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此文全是以意衍說說宣王而不說本公孫丑下篇淯子髡韓詩外傳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告子上篇無其於心云云三句是外傳取下章之文增益非古本有此也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子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竊疑亦因告子下篇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之文而衍之毛詩傳於小雅小弁篇引孟子文於鄘風柏舟篇不引所見本無此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淯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淯子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

風俗通義正失篇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此文與七篇義絕異於論語子張篇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云云大略相近或外書采別說附之篇中漢文帝條引劉向對成帝問亦有故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之文此二句蓋本爲劉所引應氏因而轉引也下文云傳言失指圖影失形是應申說此意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作孟子曰諸侯有王賈公彥釋曰圖影失形誤

鄭注周禮大行人職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賈公彥釋曰引之謂朝王之事也按此文當作諸侯朝王曰述職引梁惠王告子兩下篇文而約朝於天子四字爲朝王二字傳本脫下三字又誤朝爲有致與左氏春秋莊二十三年傳文同述職是申證上文事字之義非專證王義如今本則文不完矣小行人職注引鄭司農云春秋傳曰諸侯有王可證注文必不誤左氏傳爲孟子買於下注引傳文及注於此不言孟子無文疑所據本朝字倘不誤也周氏翟氏說俱非禮記坊記篇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亦約萬章上篇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之文

後漢書郅惲傳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爲忠也晁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此述孟子離婁上篇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之文亦用其意而略其辭也李賢注率合梁惠王上篇不爲也非不能也公孫丑上篇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兩文爲說固非周氏以爲當係原文亦非責難於君謂之恭恭字古本蓋作忠

史記六國年表集解引皇甫謐說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據後漢書邊民傳注引帝王紀曰按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則皇甫所稱亦孟子離婁下篇

舜生於諸馮章注文非正文也皇甫以前有鄭劉兩注
後書儒林傳云程曾作孟子章句是程亦有注本此文
當出三家陳耀文經典稽疑以爲舜生諸馮下之逸文
失未考後書注也舜生於諸馮下有地之相去也千有
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之文其本無闕脫明矣韓
詩外傳引亦與今同

晉書文苑傳袁宏三國名臣頌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
嗟約公孫丑下篇夫天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之文

抱朴子外篇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子之言蓋注者引以說離婁下篇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也之文武帝欲通道家之說於儒故舍彼述此也蕭子
良與孔中丞書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
之過生乎患禍所遭正當仁義爲本亦梁惠王上篇蓋
亦反其本矣注文

詩幽風七月篇正義曰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
績此文當出滕文公上篇宵爾索綯之注公羊成十八
年傳注天子圄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
取一也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出也孟子文謂萬章下
篇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取一則爲百里十里七里五里也司馬法蓋亦

約公孫丑上篇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之文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
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
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
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按史記孟
子列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居邠劉說蓋
即本之以攻趙於本書所述太王之事不合故改爲秦
人來攻耳翟氏刪出是

梁書處士傳序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

有此文故言亦云圄於軍賦無涉里數不當入司馬法穀梁傳疏云毛詩傳天子圄百里諸侯三十里孟子稱文王圄七十里尊人圄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爲說徐謂徐邈音義何即謂此注明司馬法無此文也唐時外書亡絕司馬法尚存三卷穀梁疏說如此知公羊疏所云非外篇文矣

後漢書朱祐景丹傳論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作矯枉過直此文當出盡心下篇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翟氏據滕文公下篇陳代章章句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足證文賦注孟子曰使自求之則爲滕文公上篇使自得之之異文周氏引孫氏志祖說是

史記鄒陽傳索隱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此所引亦滕文公下篇陳仲子章注殷本紀索隱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故孟軻三字乃如淳寄之誤浮字闕壞與寄字上半誤合爲孟校者因又改寄下半爲軻復改如爲故也索隱此文自申釋寄義不取證他書翟氏云孟子者管子之傳誤亦非北堂書鈔武功部逸孟子云戰者危事也周氏云孟子未必是鄒孟軻逸耳翟氏云似漢藝文志兵書類所云陰陽家之孟子未必是鄒孟軻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枉曲何能正人謂注誤憶爲孟子正文而復乖其意疑未必然

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顙憂貌也焦氏循正義云此孟子蓋注文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即解已頻顧曰而下又申明頻爲頻眉顧爲蹙顙說至雒別賦注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嘉靖吳郡袁氏本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夏侯常侍誄注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皆注文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是盡心上篇登太山而小天下注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夏侯常侍誄注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皆注文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是盡心上篇登太山而小天下注有人道

子檢隋書經籍志兵部無孟子儒部止有趙注十四卷鄭劉二家注各七卷亦無外書二書至唐初俱亡此逸孟子爲何書無以定之周氏於八知糞其田琰知糞其心據書鈔謂有何謂糞心二句書鈔彼文亦止稱孟子不繩逸字

藝文類聚天部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日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后葬今先君欲小留而據杜樓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太平御覽惠子作惠公周氏云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爲梁蒙按此文亦必出滕文公上篇滕文公章注引梁事以見當時喪葬尚有行古禮者類聚定公章注引梁事以見當時喪葬尚有行古禮者類聚誤與正文混而爲一又譌定公爲文公耳

趙岐長短經是非篇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此文出愼子因循篇趙云孟子或孟氏梁惠王上篇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孟子曰桀紂逆天暴物故天棄之故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故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是離婁上篇順天者

二雅之正言意

邱光庭兼明書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是離婁上篇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文苑英華牛希濟治論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而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是梁惠王上篇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孟子曰桀紂逆天暴物故天棄之故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故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是離婁上篇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注冊府元龜環衛謂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是離婁上篇責難於君謂之忠注忠字今本作恭古作忠說具上僭僞部國無小是滕文公下篇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馬總意林引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又渴者易爲飲下爲公孫丑上篇注文更明御覽資產部孟子又曰輒少貧母將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輒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亦是注者序語題辭云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後人又申述其說也

周氏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述齊桓晉文及其事又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及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按劉陶傳七曜論與匡老子及韓非復孟軻並爲四書周氏誤合爲一老子韓非書中俱無論及七曜者不得獨疑孟子十二諸侯年表所云止是略舉大綱今七篇中言春秋者有三章則與荀卿韓非書亦相差不遠矣

橫陽札記卷六　罣漏廬

說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弍古文一徐鍇繫傳祛妄篇云李陽冰曰弍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三貳从弍臣鍇以爲弍之訓質蒼雅未聞既云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从弍則一二之時形質未成何得从弍其謬甚矣蒙按李意謂古文一二三爲天地人字是以記數字形別加弍弍質也者言字之體質非訓弍爲質也徐氏不達其語而誤駁之據雨部曰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不部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一爲古文天甚明此解造分天地亦謂一畫爲天二畫爲地李說是已許君不言一古文天者以弍从之會意弍弍又皆从弍加畫本部所收元丕等象亦俱从一其字兼數用不能劃析故隱括如此二部曰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凡二之屬皆从二弍古文二二解也恆下亘下復解爲上下非一字數用而何土部曰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繫傳釋齊篆爲古文地亦無疑矣三部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弍古文三以工巫王三象證之三本字亦讀如人工部曰工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巫部曰巫象人兩袂舞形與工同意王部曰王象人褒妊之形與巫同意工巫王三形俱於人絕不相似云象人者據古文人爲三畫言也三上下二畫爲天地中畫爲人蓋指事字王部曰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

王三者天地人亦自其初義分別言之實則參天地者爲人其中象中立而定也德清俞先生兒笘錄據玉篇三畫連其中謂繁露緯候說無別三井積畫益可見屯才旦亚等篆下並曰一地也謂省二爲一吏下曰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夫下曰丈夫也从大一兩一字亦皆三省由此例推來篆之〈王古文玉之口及古文弍之弋其字大抵俱从一而變蓋一畫易捉故別爲垂下屈上側左右三形其後加大爲天而地亦从二所孳乳之土字加地人又从弋引長更加左古體遂廢不用許君於天下地下並不言何文墜下言籀文人下亦言

籀文几下言古文奇字又俱不言古文其意自謂別見他纂今鈎稽出之遺文墜義庶幾瞭然大徐本說文二中物出形玉篇引同以兩下一象天口象雲水霈其間也之文例之此文當作二象地之中物出形蓋傳本誤爲下後人又加之字耳小徐本地之下有字亦以意補而失其次段氏玉裁注本據韻會下爲上王氏筠句讀擬刪二字俱非老子老德經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據大部大天人也下文三生萬物以證古本王作人證以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文作三是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故曰王亦大也說殊迂曲段氏玉裁之大部注改老子王字爲人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二三字亦當讀爲天地人謂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也下文三生萬物一二兩字之誤合一二承上爲文下文人之所惡人字即承二字

夏字古文

說文久部夏古文夏汗簡公部引作㚔其字似从正得聲从公从日當與眾同意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㚔與夏三字前後四見㚔上體从日與㚔不同夏竦古文四聲初亦作㚔丁度集韻夏古作昱

釋季

說文教部教上所效也从攴孝子部孝效也从子爻聲季字不見經傳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即學之古文其說當是教部教象下云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冂聲學象文教省學爲教省文則季爲學效字之正

生爲酥唐有敕文明加禁斷宋祁筆記後魏北齊時里俗作謁字最多卽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學字作孝卽季之隸變北齊里俗所傳不誤唐士大夫斥爲野書誤也漢碑學作學敎作敎知孝字亦出於此

釋志

說文不收志篆而余名承志作篆者往往難之余謂志非俗文也虞書已有志字其來古矣李斯琅玡臺刻石云撙心揖志此篆文用志之證鄭康成注周禮保章氏藏云志古文識又古文作志之證徐鍇金繫傳疑義篇謂許書本有志篆當是也楚金據言部有誌篆今通釋

亦無之鼎臣誌入新附檢詩下意下竝云志也志字見說解則許君固用其文誌之有無可勿論爾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晉尺銘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劉篆从酉作鐫志獨無異體知晉人所據說文無劉字而有志字今本之闕可以此尺補之矣

駁沈氏濤隨筆論許書二則

說文艸部蓳艸也从艸崔聲詩曰食鬱及蓳沈氏云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系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棗傳曰蓳棗也艸部蓳字解正明毛義爾雅釋艸蓳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蓳則作蓳者乃韓詩許君偁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許書山韭字作鐵不作蓳此訓蓳爲艸則非可食者矣蒙按許君偁詩不盡同毛氏秣下殺下雨引靜女其姝一作秣一作姁譙下噍下兩引無然泄泄一作詆一作媟噍咮下媟下兩引桃之夭夭一作祆一作媄並可證見永下引江之永矣作永羕下又引作羕下引衣錦褧作衣作褧緇下又引作緇蓍下引蓍兮蔚兮作蓍兮作薈兮引作媄此尤偁毛兼偁三家之塙據沈氏泥序偁詩毛氏一語因謂許書定例尸偁詩曰皆是毛詩其不與毛同者均由後人竄入如是則可刪者正多不獨此蓳下

禮之古文詩毛氏亦然是於書中所偁眾家經文本兩不相涉詩古文述毛而引經仍兼采三家亦猶易古文述孟而今文仍不廢費氏書古文述孔而今文仍不廢公羊氏所謂偏道之咮聞疑載疑也蓳下偁韓詩正與羕緇媄等象下偁三家詩一律奠下不引毛詩卽媒泄天三象下不偁詩之比閒從其略耳蓳訓艸者段氏云郭注爾雅謂山中多有此菜如人家所種者故許不謂之菜爾雅菩山蔥許君亦云菩艸蓼下云艸也根如薤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艸之名義兼包野菜本篇已有明文目之爲

卿非可食之物許無此例小徐本闕六字傳寫譌脫不足致疑本草圖經爾雅翼並引韓詩食鬱及薹疑俱本說文集韻薹下云說文艸也引詩食鬱及薹所見本與大徐同

又桑尚書嵎夷條注沈氏更自說文倘經攷一書傳本未見不知其說如何據嵎夷條內云許君用古文者必倘書曰以別之其不倘者三家之說則考例必以許書所倘易書今文說猶倘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倘者三家之說則考例必以許書所倘易古文一家中閒有前後歧出不合者殆以爲一家本有數傳抑或概指爲

後人妄增及傳寫舛亂歟妄增及傳寫舛亂俱不應若是之多若以爲一家傳有數本此食鬱及薹四字安知非即毛詩之異文毛韓兩家本相出入毛多借字韓用本字亦閒有韓用借字毛作本字者經師鉤考參合同異以今代古以古正今本不足怪韓詩作薹毛亦何不可作薹薹薹與相近韓用本字薹可訓山韭毛用借字薹仍可訓嬰與一正一段義得兩通必依附邢疏謂此文定屬韓詩斯亦不可解者也江之蒙矣文選登樓賦注亦倘作韓詩漾蒙雖微不同而大體則一且怖下引說文概從刪削而後已陽冰以後許書又遭一厄段氏謂許倘古文不廢今文此說極諦塙古文多借字今文多本字專據今文固無以存字之初體專據古文亦無以見字之正義交相爲證而後正體與借體備而後最初之體與遞變之體亦因之俱備此許書所以爲精密也錢氏作說文引經異文篇已創許倘古文一家中閒有讀異之說鈕氏樹段氏說文注訂獨不承用其語義有可安無取苟異沈氏親受業於段氏之門乃欲於師說之外別張一幟其見識視鈕氏相去遠矣

覽人事部九亦云韓詩凄下引有凊凄凄字與韓詩外傳亦同沈氏又將何辭蒙謂如其說必至將歧出諸文概從刪削而後已陽冰以後許書又遭一厄段氏謂許倘古文不廢今文此說極諦塙古文多借字今文多本字專據今文固無以存字之初體專據古文亦無以見字之正義交相爲證而後正體與借體備而後最初之體與遞變之體亦因之俱備此許書所以爲精密也錢氏作說文引經異文篇已創許倘古文一家中閒有讀異之說鈕氏樹段氏說文注訂獨不承用其語義有可安無取苟異沈氏親受業於段氏之門乃欲於師說之外別張一幟其見識視鈕氏相去遠矣

多部㰱齊謂多也沈氏云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即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倘而眾眯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死部殤字解云讀若楚人名多㰱

蒙按許君兩注俱本揚子方言文方言一卷內沈巨瀾訂敦夏于大也下云凡物盛多謂之夥齊宋之郊楚魏

之際曰夥是齊楚均謂多爲緜也許於緜下言齊據最初之義於緜下言楚據最近之音二文本互備而不相妨沈氏泥漢書服虔注語因謂許書例必劃一欲改齊爲楚又以方言先有齊楚曰夥之文因又云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以杜絕之如是庶可自全其說不知方言所載齊楚相同之語非止一端一卷京大也下云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懷至也下云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或曰闕懷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夸曰夸闕華夸睊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夸五卷概下云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楠或謂之杕

僉下云齊楚江淮之閒謂之柍或謂之杼六卷鉾受也下云齊楚曰鉾逴蹇也下云齊楚晉曰逴癉審也下云齊楚曰癉七卷譙讓也下云齊楚宋衛荆陳之閒曰譙燋乾也下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燋攏儳也下云齊楚陳宋之閒曰攏八卷鴟鴟下云周魏齊宋楚之閒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視此眾文焉得率皆傳誤一卷訏大也下又有中齊西楚之閒曰訏之文許書訏下作齊楚謂信曰訏信大義雖不同而其爲齊楚通謂則一則許君所得之時諺者與方言說正相近許君不以齊楚異語疑揚書沈氏何獨以齊楚異語疑揚書且許書明有齊楚曰夥是齊楚均謂多爲緜也許於緜下言齊據最初之音二文本互備而不相妨沈氏泥漢書服虔注語因謂許書例必劃一欲改齊爲楚又以方言先有齊楚曰夥之文因又云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以杜絕之如是庶可自全其說不知方言所載齊楚相同之語非止一端一卷京大也下云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懷至也下云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或曰闕懷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夸曰夸闕華夸睊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楠或謂之杕五卷概下云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楠或謂之杕楚謂大巾曰帛鄭注內則紛帨則云今齊人有言帉者帉紛正段字無庸區別帉通齊楚亦其一證齊楚言多字同音別許君兩注是以分析言之餽下云齊楚宋衛荆陳之閒曰譙譙人恚下止云怒也不注楚言恚本通語餽則讀如楚言之恚音隨方轉義止從朔以許證許可無庸惑

據釋文所載或本帉紛正段字無庸區別帉通齊楚亦其一證齊楚言多字同音別許君兩注是以分析言之餽下云齊楚宋衛荆陳之閒曰譙譙人恚下止云怒也不注楚言恚本通語餽則讀如楚言之恚音隨方轉義止從朔以許證許可無庸惑

又案玉篇廣韻黟下並云楚謂多羣下俱不引詩沈氏盞陰附其說但祕而不言蒙謂篇韻與說文本各自爲書篇韻此下不引說文明非許語也鈕氏專以篇韻校說文亦不及此盞緣此致疑將有不勝疑者矣

尋曰至于岱宗紫 篇韻即無此文

又案楚人謂多爲黟是史記陳涉世家正文漢書刪之

故服子愼用以入注沈氏所引亦未悉

甗甑

俞先生俞樓稧纂讀王觀國學林云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甗郭璞注曰甗丁甘切所謂家無甗石之儲也字書曰甑小器也古文多段借用字故以儋攗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攗石之儲皆段借用之以代甑字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羸餘所娶石與甑用之不誤樾按以六書言之甗字從鬲聲甑字從瓦曾聲兩聲絕遠非古人段借之例儋攗二字乃甗字之段非甑字之段也方言甗謂之甑謂之甀二百數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計校

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境埒不墾者千五百二十萬頃是合而計之共得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開元占經引廣雅云唐帝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四十頃疏證云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各本二十譌作二百數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計校

別爲一條與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甗初不相蒙不知王氏何緣而致誤也其所引韓詩今東雅堂本作所娶石與甗韓公此詩所用皆勘闕韻中字必不襍以魚列切之甑王氏所見本不足據也蒙按學林三甑字竝傳刻之誤其原文自作甗觀上下文氣可知韓詩作甗尤其顯證篇韻竝云甗小甑也與所引字書訓合　韻略甗小甑也五百家韓集句同

張參所見漢魏石經遺字與洪适所得互有詳略張參五經文字序注若宜變爲宜舊變爲晉之類說文宜訓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殘碑宜晉二字俱闕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晉字無宜字注又云若禽變爲離壽棗變爲棗之類石經湮沒幸釋論語殘碑有棗字隸續左傳遺字壽作書五經文字以三體石經爲蔡中郎書與洪說不同書中所稱石經遺文皆魏石經也

帝堯所治九州地頃數

廣雅釋地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王氏念孫疏證云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各本二十譌

頃其四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七頃
今本誤作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據上里數及下頃數當食貨志文校正說具本條　邑居道路山林川澤墳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
脫依據上下數補　可墾不墾不下今本衍可字　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地有定墾與可墾不墾及墳衍文刪　可墾三等類聚御覽所引止二等不可據作都數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依古畝法爲方里二百五十萬八百二有奇以平方開之縱廣止一千五百八十一里有奇更無以按合九州之經疏證說未詳審竊謂

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乃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之誤禮記王制篇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畝王制記九州里數先方經後實積卽此文例所從出五千里謂書皋陶謨五服五千王制正義引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是其據也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孝經說卽援神契其書用今文說有明文可證此文上條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全本春秋命歷序文見開元占經地占篇所引此條下句出援神契上句自必同出其書五

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方千里爲田九萬億畝五千里則二百二十五萬億畝除合頃法爲二萬萬二千五百文雖散佚可以根數定之唐本字畫闕壞校者據臆形補綴因謂五爲二里上半體爲四下畫與田半體聯合爲百二爲三萬上半廿爲十二千五百萬五字又涉下數謂爲八千二百四致里數不具頃數亦破碎不可以通占經引二百作二十并百字改同下數益失其眞今本此字尚存舊迹可據以推見本文疏證復改從占經以不誤爲誤誤之甚矣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亦有此文其誤與占經同以下文周莊王之十三年

四萬七千人今本脫上千字據下數補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云云推之本文必加前校作凡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五千里上不言州域及何時制定明是承此爲文田數亦從略其下緻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亦不言提封皆已具於此之驗今本爲唐後校者據占經改誤無疑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墾數卽九百萬四千頃去堯時不遠漢畝法以二百四十步爲率頃數與古不同每頃應加一倍又十分

之四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依算爲一千九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六頃四十畝較堯時增多一千七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二頃四十畝提封爲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六井增多堯時約近四倍墾數止一倍有餘可墾不墾之數亦僅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依算爲七千七百五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頃八十畝增多墝埆不墾舊數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二頃八十畝則墾不可墾之數占至十分之十有奇其數除定墾及所治地墾不可墾者占九分之八有奇其數除定墾及

可墾不墾二者實二萬萬八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六頃多墝埆不墾數十三億又五百八十六萬一千有奇援神契此文不具以其餘二字約之御覽州郡部引墝埆不墾者下有其餘隄封四字其餘謂墝埆不墾者之餘即此等地其文當在千五百萬二千頃之下其下又有不可墾三字爲漢志所本隄封即提封是總括凡數之詞當又在下其文綴頃數即此書及世紀所述者唐時此句已佚惟上二字尙存與其餘句連屬不可通讀故類聚不引占經亦失據御覽所據宋本又刪不可墾三字併合四字移置千五百萬之上是以文與類聚乖岐

所餘爲出賦之數當專據定墾而言不得闌入墝埆不墾者之餘墾夏頃比周二而當一漢世亦無此說援神契以禹服五千推及於周周里不倍算頃亦必不加倍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自卽周受田九百四千差多之數說爲一千八百二十一萬六千四十八又增益在外之千五百二十萬爲四千八百六十一萬六千四十八於本文不能通於王制亦不能通也

玉篇字數

咸淳臨安志孫彊傳明時已殘缺今全卷俱亡汪氏振綺堂重雕本據成化杭州府志補入南國處士富春人

因顧野王玉篇增加字三十
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
七百七十言注四十萬七千
會玉篇大概本說文以高宗
成九十二字以今張氏澤存
野王玉篇增加字及大概本
原有顧野王撰及處士增加
修三本崇文總目止錄原撰
馬瑞臣文獻通考據晁公武
之下似原書至宋已亡存者
列其名文有缺佚其下又加
字於本例疑不全同神珙書
刖行附合不能定在何時陳
彼圖所據刖爲一本以兩本
本重修本世失其傳今澤存
堂本及曹氏楝亭五種本
內府本通從南宋本翻出
非北宋舊本天祿琳琅所跋
可考新舊總註四數各本全
所載細數計算都數止二萬
琳琅本脫去須部頦字尾數惟六十三零數容有散缺
大數不應有差二十萬九千差至無等新舊兩數俱經
改竄可不必言王應麟玉海引亦同此其後條治平類
篇下引中興書目云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
上先是寶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字既
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刖爲類篇詔王洙
修纂胡宿范鎮孫稚之至是書成凡十四篇文三萬一千
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類篇增多此
書止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

廣韻讎字注

廣韻十五青讎讎鼠豹文漢武帝得此鼠者廉郎終軍
識之賜絹百匹終軍本爾雅郭璞注玉篇集韻承廣韻嘗不誤也臧氏琳經義襍記云
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不列
廣韻敕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竇氏家傳作竇攸邵氏
晉徧爾雅正義引廣韻云竇氏家傳竇攸治爾雅舉考
本及曹氏楝亭五種本
廉爲郎世祖與百寮游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瑩有光
輝羣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讎鼠事見爾雅乃賜
絹百匹竇攸終軍既不同世祖武帝云云亦詳略各異
不知所據何本顧氏千里思適齋集云今世所傳廣韻

有兩宋槧詳本蒙所藏止擇存堂重刻本及明內府監本餘俱未見據洪武正韻十八庚云甕鼠文似豹僕試帝得此鼠甕似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宋濂等所見廣韻作終軍則元以前舊本固自如此臧氏邵氏所引疑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同張本

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摯虞三輔決錄一本作三輔決疑困學紀聞云引竇氏家傳亦與原書異

縣車束馬

國語齊語縣車束馬管子小匡篇同戴氏望校正云北堂書鈔百十四作乘馬蒙按管子小問篇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穿人之抵罪也久矣桓公拜管仲云於馬前不云於車前當時君臣並乘馬至卑耳之谿自無疑義上章又有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之文證尤明顯惟史記封禪書引此文封禪書引古本封禪篇文字並作束書鈔所引舊本未可即據以爲古左氏春秋襄二十八年傳土皆釋甲束馬束馬文與此同其義爲繫馬於柳施之於此又不可通繆謂束乃束之誤說文支部敉篆解云擊馬也从支束聲束敉字通敉省作束隸書束字加畫作束形與束極相似因而譌亂公羊春秋定八年傳臨南騋馬釋文云騋本又作撱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撱即敉異體騋本字當亦止作束傳寫涉下馬字誤合爲一束馬即謂乘馬而行縣車謂縣置其車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懸車示不用也懸車不用與此一義韋解云縣鉤其車偪束其馬因束字失其解史記集解及管子注俱襲韋說束讀幷縣字亦失其解史記集解及管子注俱襲韋說束之爲束遂不可知矣騎刺本出戎狄六國時趙武靈王因與胡接襲改從其俗春秋之世罕有用騎者此因車用騎故傳及管子小問篇又特具乘馬之文步流沙無軌轍可循變而行之於事爲創故傳及管子小匡封禪兩篇俱言之甚詳小問篇又特具乘馬之文解說全非

白翟之地　西河

國語齊語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韋昭解云白翟赤翟之別種西河白翟之西某氏管子小匡篇注云西河謂龍門之西河蒙按史記匈奴傳云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閒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與赤翟本襍居河內外之地齊桓公自河內攘至河外故云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也西河在河內翟地之西韋云西河白

翟之西是張守節匈奴傳正義引括地志云延銀綏三州白狄地專據河外而言非傳意亦失史意

方舟設浒乘桴濟河至於石枕

方舟設浒乘桴濟河至於石枕解云方併也編木曰浒小浒曰桴濟度也石枕首地名管子小匡篇設浒作投枕作沈蒙拔石枕在翟地之西自非晉地傳文亦無晉字晉必翟之誤當訂正編木曰浒小浒曰桴其說不可曉論語公冶長篇乘桴浮于海何晏集解引馬融注云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毛詩周南南有喬木傳方浒也陸德明釋文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木曰簰竹

曰筏小筏曰浒浒桴並爲小筏之名無大桴爲浒之證說文水部浒篆解云編木以渡也从水付聲木部桴篆解云棟名从木孚聲浒訓編木以渡桴爲棟名浒是浒筏之正字桴乃借字亦不得分析爲二又卅與浒並在方設之中浒之小者獨爲所乘義復難通管子設浒作投桴爲浒筏浒別爲他字之借尤明曰可見經謂浒當讀爲輮說文車部輮篆解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从車从付讀若晉徐鉉注本晉作葺朱氏駿聲通訓定聲云反推車令有所付如今御車者卸馬解轅必數人反推其車向後使軏就百令不平也輮猶著止也疑此字从車付聲故讀若淮南覽冥輮注推也讀揖拊之枕當爲今甘肅靈州西南之峽山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鄙道元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閒即上河峽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甯夏鎮西南百四十里峽口山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或謂之峽石又名大石山山多石而枕河故古名石枕自此渡河即中衛縣東北黃沙口之長城踰城皆沙磧地矣宋庠補音枕作抗誤

有革車八百乘

有革車八百乘解云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八百乘也

乘七十五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也齊侯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軍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爲六蒙按此文亦誤革車八百乘當作車千五百乘古五字作乂闕壞成八車字或省作車見辭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單癸卣載字左旁 干或作丰其公陋彔字下譌 讀者誤革爲革因又誤丰爲車筲子小匡篇述此文作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以大匡篇同甲士萬車五千乘證之本文必不加級革字今本爲後人據章說舛改無疑教士三萬人車千五百乘是因所

圭 求恕齋

有甲車之數而用十分之三捨度篇千乘之國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彼所言是古制國不過千乘之數與此增減自成霸國備具之數不同別有說

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

國語吳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水經泗水篇注云戴延之西征記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消消水是吳王所道之渠按非也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哭所浚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蒙按下傳云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闕以爲浚廣是也謂溝深水則非溝乃不成川瀆之名泗自成川不得目之爲溝竊意此溝乃鴻溝也史記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在宋魯之間與濟泗會泗與沂同會於淮與泗會即與沂屬矣吳王夫差時鴻溝下流蓋已淤淺故闕而深之鴻溝見國策魏策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水經濟水篇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證爲偃王所開說近確鑿左氏春秋昭二十一年傳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圭 求恕齋

鴻口杜預集解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睢陽正鴻溝所經鴻口以此得名水經渠水篇注云梁國睢陽東有鴻口亭先後說者亦指此以爲楚漢分王之鴻溝是舊說本如此其通渠遠在夫差以前無疑也 御覽地部引續述征記曰一說秦至魏鑿渠引河灌大梁名曰洪溝秦所引即鴻溝之水一說緣此而謂全氏別以水經渠水篇注宋溝魯溝爲說失傳意并失注意

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

國語齊語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韋昭解云小戎兵

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五鄉每一軍爲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蒙按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此減軍數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萬人而增旅五百人爲二千人卒百人爲二百人爲例殊不可曉詩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小戎兵車也小雅六月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云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如傳說元戎爲大戎則小戎爲偏稗以本書前後篇文校之迹尙可見戎車一乘步卒七十

所將之車乘其部數亦有偏兩不得專爲一乘之名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爲戶萬戶爲輕車百乘千乘之國爲戶十萬戶爲萬戶爲萬車乘車乘之數起於百家十軌爲里止五十家又不能成一乘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山至數篇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兩文人數差互不同據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一乘實二十人奉車兩當作白徒三十人奉車一兩二十七人爲乘當作二十人爲一乘五十人奉一車復無此制下文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卒亦在里中不在里外竊疑韋所據本有誤此二人見詩小雅采芑篇箋引司馬法其制減車增徒當出管氏以後非周初本法太平御覽兵部引蓺苴兵法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夏官序官疏引服虔左傳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偏與隊俱五十人與管氏之制正合

路洛泉徐蒲

路洛泉徐蒲解曰皆赤翟隗姓也宋明道本路作潞蒙按潞爲赤翟見春秋宣十五年經其姓傳不具潛夫論志氏姓名篇以爲卽下文妘姓鄫鄫路偪陽之路則赤狄有數族非盡隗姓上解鮮虞姬姓在翟者穀梁昭十二年傳疏引世本作鮮虞姬姓白狄潛夫論五德志篇

亦有鮮虞姬姓之文今本鮮誤鱗依汪氏繼培箋正志氏姓篇別云姮姓白狄箋云此姮字疑姬之誤非下有姮出夫戎氏其誤爲短箋復白狄亦有數族路在翟仍從本姓與鮮虞據此可正

正同矣解分爲二路不確路國無別見周書王會解路人大竹彼路在長沙南乃姜姓之露潛夫論志姓氏篇所謂州薄甘戲露怕者路史後紀炎帝紀黃帝封參盧於路路露也注云亦作露路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支子于路茶陵北即長沙是爲周初貢大竹之路其系出炎帝不可證合姒姓太平御覽帝王世紀引帝王部引帝王世紀云炎帝姜姓長少典氏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炎帝於姜水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又云炎帝神農氏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於常羊感神龍而生炎帝人面牛首有聖德宋均注

亦主此樂平今平定州東南樂平鎮去州五十里皋落山在鎮東七十里山西二十里有昔陽城內傳昭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元和郡縣志諸郎昔陽地屬別翟非皋落所都碧時初滅霍東北縣此城昔陽地屬別翟非皋落所都碧時初滅霍東北縣邑亦不能接至昔陽路與甲氏留呵鐸辰後至宣十五縣十六兩年始滅路北又有眾翟盲十一年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眾翟服屬亦近路滅之時其地置縣邑復違在後信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集解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陽邑今太谷箕城在縣東三十五里彼時其邑尚當翟衝迤東榆次榆社諸地解以為肥國都亦非肥自都肥縣先時並為翟地可知寰宇記遼山縣下引河東圖云出西南容有別邑度不能廣至元氏贊皇以西昔陽鎮去贊皇一百四十里中隔黃沙嶺必隸別翟荀吳假道於此者晉東陽諸邑俱在肥南近黃榆壺口兩關及肥偏北不能仍出南口故須踰別道也黃沙嶺口在昔陽東界通道自所必先正義謂恐肥國防備故先從晉陽使帥偽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城之彼昔陽乃鼓門名以道通昔陽取其邑名為名酒酺有此昔陽莱門鄭有以道通莱鄗取其國名為名與此昔陽截然為二昔陽一分析劉因移以附鼓水經清濁兩漳水篇注列兩昔陽一為鼓聚之亭一為鼓城不具亭名於皋和志專錄邑城亦落一自為邑辯別已明元

專內傳隱十年正義引世本任姓謝章辭舒呂祝終泉畢過路史黃帝紀據北宋本辭舒作舒洛以證諸任姓已具上此引謝章十國任正文必作舒洛今作

辭舒乃後人傳寫衍脫姓氏急就篇注引世本辭任姓下有夏奚仲封薛之文

元首曰末

周書武順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孔晁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蒙掇如注說元字對四枝言不對手足言正文當作元首曰元今本乃後人誤改元古文其字兒集韻七之注此書其字舊本多作元文政解示有危傾俞先生平議云示當為元古其字也其與基古通用此蓋段其為基又從古文作元學者少見元字因改為示耳基有危傾字亦作元是其證也元首曰元起下元卒之文元與首分兩義不得連併

辛求恕齋

為一注不為元字作釋蓋當時尚與其字並用人所共識不煩贅說耳集韻基貲踦棋綦萁麒騏騏等字下俱有重文作亟竝訢祈綦勂斷斮駢注云古作或云或作知宋以前四部書作此者甚多宋人重寫付刻始改失其舊此書至宋已罕有善本丁黼跋云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為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補頗多則此文必宋人改舛也盧氏文弨校本引惠氏士奇云左傳風湍末疾謂首疾也又云易大過象曰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又木上曰末皆依誤文為說於上下文義不可通注頭字亦後人

所增元首與四枝手足一例以首釋元非通釋兩字當

也圜名由規制立規徑有大小不能限以千里因有宇縣之圜有州縣之圜宇縣之圜爲九州之大圜李善注魏都賦引尹更始穀梁章句云天子以千里爲甸千里乃一州之徑此大圜中分出之界線圜算術所謂方內容函之圜徑即規制甸服之本圜其外八州各配一圜或從方法稱八方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縣內徑千里居九州之一本州變方稱圜八州應亦如之復變從方稱者方伯所分治之州不可同於邦甸避尊名故差別也散文亦通互詩小雅六月篇侵鎬及方俞編修羣經平議云方猶竟也引史記孝文本紀方內安靜爲證是甸圻同八州稱方長發篇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圍卽上夔所云圜周則九州通爲圜稱亦有根證圜與方義本相兼不能劃截爲二對文略有區別宇縣通八寰言史記孟荀列傳遒驎衍書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穀梁桓五年傳集解引作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謂崑崙東南赤土之圜是卽九宇之方卽方內之方王制所謂圜者書古文逸篇以之代州

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見湯說何晏論語堯曰篇集解引孔安國注稱古本作湯誓文出古百篇書漢書地理志敘云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區制自古畫法以方百里爲率廣衍極萬約從方千里之算卽王制所云爲方百里者百者制數更歷三代不異則百圜卽百方矣方與圜皆界式之名非邦甸州邑之正名故無大小左氏春秋襄六年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冀爲唐虞都地夏代因之方卽方內之方王制所謂圜者書古文逸篇以之代州

名禹貢篇仍云冀州下敘服名又標作甸是方內別立專名王制別州於圻其下總釋亦作千里之內曰甸與禹貢同則縣亦通曰邑例可以此推百圻兼郊內外地分劃郊內百里爲一圻外自牧地至都鄙積方百里者九十九各配一圻都爲百敫郊內本稱國中亦曰大邑或單稱邑書康誥篇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邑與國並列以國爲大名邑爲小名大邑本西周舊號孟子萬章篇述古書詞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彼大邑謂豐鎬故此別言新大邑猶商之天邑邑爲恆等之目大與天

皆從崇加級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邑稱沿襲夏殷京師爲崇曰詩商頌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紀元帝紀載匡衡疏後漢書樊準傳載準疏並引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如齊韓本殷世亦先有此稱春秋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帥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詞言之京師即大邑亦即天邑其別稱又爲都小雅雨無正篇謂爾遷于王都傳曰賢者不宜遷于王都也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傳釋彼爲彼明王彼都爲先世明王之都是爲舊京

官之邑也昭二十三年傳王師在澤邑均稱散邑爲邑書立政篇大都小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左氏隱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並以邑之大者及其置設相類者通目爲都大雅韓奕篇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漢志京兆尹杜陵下云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芮鄉故芮國宏農都陝下云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河東郡大陽下云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河北下云詩魏國皮氏下云耿鄉故耿國安定都陰密下云詩密

人國諸侯俱在甸內王制所謂九十三者此其十三名亦各有正文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肅佐必和伯必勤卒必力蒙接下文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差差則不

興自辟至卒止具六例並無七目佐與正又名類相從

佐卽所以佐正中間亦不應間隔以右之名見於周禮禮記左氏傳者俱對左而言或專爲驂乘而設非長名古兵數皆以五爲制百人以上有旅有師有軍並五五而益以三爲差亦所未聞鄭謂此文必誤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當作五伯一長曰佐五佐一長曰正五正一長曰卿正必智右必肅當作正必肅均右當作均正皆後人因誤衍而誤改也佐卽旅帥正卽師帥卿卽軍將三等本自完備今誤作四等者由古本佐止作左校者記異文綴曰左五左一長六字於五佐一長之下傳寫混入正文乃改左爲右復改五字及上下文以合之遂致歧互不可以通今據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大國三軍軍將皆命卿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與此三卿一長曰辟及上四卒成行曰伯之文並合知中間長屬之制亦不異又正必肅與佐必和對文義尤明白其爲展轉改易而失無疑矣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此周初三軍之制爲誤文所

藏周初未有周禮用殷末之制雖有鄭箋詩大雅棫樸篇六師之說可證然師數爲二千五百人箋亦未嘗改易此書作於周禮以後職方解文自是確憑師旅之名亦具武賁解則不得因周初無六軍之制并謂三軍之全不同也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蒙拔此文當作一五居前一五居後曰敦左右一五曰衛四卒成行曰伯傳

寫錯亂前曰開後曰敦左右曰衛是說五五之義非說四卒之義也四卒無中央行列當成方形不得分前後左右衛以衛中央立名其字衛借作闌闌與閫形近故知閫卽衛之誤下衛字又行之譌矣

武成世俘

三統術引古文尚書武成篇與周書世俘解文多相同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爲一篇蒙按周書七十篇舊題俱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例之此書疑脊秋戰國間人采周志及祼說以解說百篇中之周書者世俘解解武成篇祀畝于周

完求恕齋

廟之文非武成也今文泰誓梁武帝謂本在七十篇中見孔穎達尚書泰誓正義泰誓解亦解泰誓篇文非卽泰誓博士無識誤合爲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大傳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弁揚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士民往弁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士民復弁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其文取殷祝解泰誓傳據泰誓解原無歧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反覆致辯可謂是末師而非往古矣世俘解觀泰誓解文尤怪誕三統術不引今文尚書必不濫引此篇孔氏之疑可以是釋之

周書七十篇

周書度訓命訓二解俱以天生民發端似解逸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文常訓解言天有常性人有常順解天有顯德其行甚章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之文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

罕球恕齋

有德有則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文餘解可以是推之殷祝解謝氏墉疑其涉前代事實則解多方篇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之文也官人解因立政周官二篇及之祭公解因蔡仲之命及之器服解因顧命伯相命士須材之文及之芮良夫解亦因芮伯作旅巢命而終言之惟太子晉解未詳

周書七十解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諸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其存者四十五篇矣元劉廷幹本逸周書十卷闕程寤秦陰九

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考德月令十一篇存五十九篇其鄧保大開小開文儆商誓度邑武儆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銓法器服十七篇無注蓋後人有采他書增益及分析充數者書泰誓正義引梁武帝說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似舊目尚有大誓今本佚之篇題俱作某某解孔晁據本已然管子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俱解本書之文以此推之是書殆因解說尚書中周書四十篇而作職方采自周官官人與大戴記同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良夫俱周時訓誥策命之文克殷度邑王會亦頗類古記皆其所采輯者也世俘解解武成祀祫及歸狩事作雒解解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並可以文義推而知之殷祝解解多士乃惟成湯克以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之文孔以爲湯將放桀於中野此事不然或者欲解之非書意周祝解亦解多士

國語周語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之文商必克以三襲也俞先生平議曰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訓傳蓋周公所作爾雅有釋詁字謝釋詁傳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襲公所引大誓故即是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襲公特引之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襲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商哲劉向云詰旨或據大誓諸篇言之蕭吉五行大義引周書逸篇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剿刖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赤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剿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剛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亦是解呂刑篇文寤儆解和寤解武寤解俱解大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之文太子晉篇末云師曠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伋晉史之辭說亦近是解一篇於書無所附麗蔡文類聚火部引尚書大傳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大傳云云於書亦無可附此等疑事並當闕之

朱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序曰周書七十一篇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孔氏解克殷荷素質之旗于五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三擯厥親云擯一作損李善注文選邱中云周書邱一作苑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周書

八卷二本並列尤明徵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蒙按隋書牛宏傳云周書月令蔡邕王肅時已亡此書在漢魏時已有闕佚顏所云四十五篇殆孔注八卷之舊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注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隋志所錄增多二卷與今本同恐闕以後附益爲之梁武帝言今文大誓在周書中今無此目則二本不獨篇數不同并目錄亦異矣朱書於此處俱未考出故言之不盡史通亦云周書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王海三十七引史通云爽注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稱揚以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

周書序

周書序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朱氏集訓校釋云此序與書不相應蒙按羣書治要錄前良夫解篇首有厲王失道芮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此即芮良夫序今本逸此文而序別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功作芮良夫其爲後人贋作無疑

古文尚書所刪逸篇

玉海三十七南史任昉得一篇缺簡劉顯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所謂周書即度訓七十篇隋志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此條已有闕

公明宣

說苑反質篇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二字宜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細考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能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志按敎宣字乃宜字之誤古宜與儀通詩大雅文王

篇宜監于殷禮記大學篇宜作儀是其證也禮記祭義篇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鄭康成注公明儀曾子弟子公明宜即公明儀傳者不達因誤爲宜耳王厚齋姓氏篇引說苑已誤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秦始皇廟

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牲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祠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

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秦孝公始徙都咸陽其後歷五王以至于政所云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者七廟謂西雍襄公一廟咸陽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廟也

西漢會要卷十二太上皇廟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下同建昭五年復竟甯元年五月毀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高廟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章元成傳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昭五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祭本紀元帝竟甯元年毀本紀孝武廟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襍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爲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竟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孝昭廟悼皇考廟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本紀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

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韋元成傳孝宣廟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孝元廟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孝成廟恭皇帝即位隳廢恭皇廟師丹孝哀廟孝平廟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韋元成傳

封禪書引周官

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孫氏星衍問字堂集六天乃感生帝辯云司馬遷引周官乃

是郊特牲文亦似不知郊以外有關巨之祭拔邁時周
官初出未有傳注故其言如此是郊特牲文當改作蜡
用郊特牲文

蒙恬列傳

史記蒙恬列傳引金縢王有疾之文以爲成王按壺子
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
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
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趙甕長短經大
私篇引尸子作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武王之事
或移之文王或移之成王古人引書自有此例

周公奔楚

史記蒙恬傳二世遣使者之陽周蒙恬曰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疾
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教王
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
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
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
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
者而反周公旦勞世家采此文綴於還政成王之下云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

比喬世家廣羅舊聞未及釐正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
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
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古文經師刪去蒙恬移改之說
與本書符密矣譙周言秦人燔書言者失其本末可無
庸疑奔楚卽居東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
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
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江南謂荆揚二
州江水以南之地左氏春秋定四年吳入郢傳楚子涉
雎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正義曰賈逵云象象歌也以水
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衆說文云象南越之大獸也

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爲楚地所有則商奄餘孽爲虐之地卽楚境秦人以楚爲山東之國故其地通謂之東夷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崔叔十殷俾監殷臣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熊族之國亦謂楚及其支別之國路史疏仡紀云伯禹定荊州季芊實居其地生附敨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厥後蠶

熊子者師臣西伯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荊熊卽始封之楚周公征殷東徐奄幷及楚國甚明言奔者周公時代王攝行政當國征伐可命將不必自行其出因避流言之疑故謂之奔詩豳風東山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九歌曰公歸不復於女信禍周公出而四國平王狐疑未釋不卽迎歸任其久役於外淹至三年是名爲奉王命伐叛甯東土定諸侯實與失位無異也列子楊朱篇云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居東兼救亂與避謗兩義有確鑿憑證奔楚卽逐商人至江南

三象以嘉其德左傳亦有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之事

戰國策秦策張儀說秦王章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鄢取洞庭五都江南高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

程氏恩澤國策地名考原注江南卽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正曰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恩澤案言江南者諸說不同秦本紀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趙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備越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楚詞章句江南在湘鄂之間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鄣

郡江南所包者廣此策所云則以黔中爲是　秦本紀云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下云楚人反我江南其事在白起拔郢後一年與策文相應城渾出周章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洄上也亦當如此解蓋一南境一東境也

楚居丹陽

史記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漢書地理志丹陽屬丹陽郡楚之先熊繹所封張守節正義引顧容舊秋三傳釋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是杜預春秋釋例孔穎達左氏舊秋桓二年傳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並與顧同酈道元水經江水篇注引袁山松宜都記曰秭歸縣楚子熊繹之始國蒙按顧宋杜氏言丹陽在枝江者以其地有丹陽聚（見續漢郡國志）去楚後徙之鄀都近也袁易爲秭歸者以左氏昭十二年傳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枝江平敞無山於地形不類秭歸依山即坂爲書禹貢南條荊山之麓又其地有丹陽城（見本注及郭璞山海經南經傳）與傳說俱近也志枝江秭歸並屬南郡枝江下云故羅國秭歸下云故歸國兩地皆非楚封二說均不可據大戴禮記帝繫篇曰季連產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妻緣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江漢十二諸侯年表序作江淮與漢草書相似漢講讀爲淮楚云齊語桓公南征伐至于召陵遂涉汝踰方城以與楚人成陳侯而還楚其在成周東南方千里或百里或五十里皆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與三河齊同風俗更爲伯王江淮與三河同風俗更爲伯王江淮也淮水東北兩方支津入江近在江都楚蹻江即得江淮間之地故曰得江淮間民和也

伐庸楊粵至子鄂謂自舒庸路定江淮及漢濱夷越西至鄂也春秋時有西庸國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人巴人今上庸縣此鄂西北之庸左傳文十六年楚師之敗也遁吳人國巢伐鳩國此鄂東之庸兩國俱近楚史以庸與楊粵鄂連文故在漢東江南上庸在漢西江北中隔楚鄂不相接當從杜解引文十六年注誤也舒庸之庸去解引文十六年注誤也舒庸爲羣舒之一國名本止作庸襄十三年傳吳侵楚戰于庸浦解云庸浦楚地庸浦即庸國之浦時地入楚爲庸邑也楊粵當作楊越謙周作楊越楊即雲有本作楊粵者吁地名也今音越

衍字楊誤爲楊校者據別本徵雩字誤刪越字因又有改雩爲粵之本索隱以雩爲古粵爲今所據謂周古史考必本作楊越今亦作楊復誤在後也南越尉佗傳秦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楊越爲南越而北以南井所有貨殖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皆屬南海郡則注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此楊越之名稽之越會稽之越春秋以前與甌閩俚僚隔吳及楚春秋後入楚吳起爲楚悼南攻楊越以北九疑蒼梧隔近楚之楊越六國時始略定春秋以前亦隔絕地不相通羅考雩越華路史後紀注謂楊粵卽楊越作雩非矣未細考雩越謂雩婁東西夷越之地藝文類聚水部引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叱黿鼉爲梁北堂書鈔引紀年下文有遂伐越至于紆云云紆是雩越是徐夷趙世家徐偃王反繆王日駾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紀年無攻徐偃王之文伐越卽其事今本作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北征徐戎克之因劉昭通鑑外紀所綴後漢書東夷傳文行撰外紀於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下往云引紀向及范家相說不言紀年何若知所據本無此文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君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一國盡服矣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文字自沿誤本韓詩外傳五作十五年徐偃王志本以記異非考古也說苑云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君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五

為據越反疑秦本紀趙世家文不相合也雩是徐都熊渠取其地分三國雩與南境江上之豫章為一曰越章亦曰雩章音轉為就章見索隱又析豫章為邑專以雩為越章昭解云夔越章姓夔越之間有夔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惟此也越近楚邱與楚同夔即此越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此楚因越地而改封之越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曰吾三為令尹而益恭吾爵三遷而心愈下吾三去爵而無憂色人之情皆以得為樂而吾以不得為憂今我獨以得為憂而以不得為樂我之謂不可通舒與皖俱大國其分合無譜可稽不知孰為正封故參互為備皖滅不見十二諸侯年表當在其和以前陳杞世家云楚穆王據最後一事而言御覽通鑑之春秋亦非史意皖字說文所無徐鉉新修字義以為睍之或體睍从旱聲旱从干聲干與亶通是以皖與亶亦通鴈皖春秋時為鴈邑圀陽鵝岸諸

邑舒鴈別自為圀與舒庸及舒蓼為鄰舒後復滅入於楚鴈古時封地疑亦與皖相若滅後復立始成微圀皖圀庸宜即庸故圀後改徙從邑名為庸庸故地兼有志廬江郡皖及臨湖襲安三縣與丹陽密邇江陵在鄂西下文云熊通三十五年伐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圀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遷報三十七年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郢地始見此濮於莊王靈王時尚存文十六年傳

孫叔敖後復改為雩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婁是夷言禮記檀弓篇邾婁正義曰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考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雩為雩婁亦其例吳世家集解引服虔解詁云雩婁楚之東邑如其說是時越已為邑然昭五年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邑如巢遣厥孺待命于雩娶雩婁或亦從同服說未必實然水經決水篇注以為吳地誤高氏士奇之句竟地取於庸裴駰集解引張瑩漢南記曰句竟今江陵也說不確鑒江陵即郢無句竟之言句當讀為鴝鵒之鴝注句婁讀為九婁鴝从九聲例同乃舒鴝故國竟則睍也睍亦舒之支別太平御覽州郡部引都郢郢地始見此濮於莊王靈王時尚存文十六年傳

廢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此濮地俱在鄀南爲楚所未闚武王所有之濮不知何地鄭語上文曰夫荆子熊麗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鬻季紃是立遷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下文曰鬻羋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又曰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鄭語以叔熊逃難於濮爲天啟季紃又云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先王謂熊渠濮必鄀西未闢之地蚡冒所啟鄀武王所開其地由漸而廣撫征非一世昭二十三年傳

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鄀鄀都始徙於文王傳并及武王蚡冒復上推至於若敖鄀非季紃時所有甚明土不過同謂自鄀至鄀惟孔道通數百里旁廣俱止百里外卽鄰壤集解下之文云未滿一圻非未滿一圻當云土不過數同不得云土不過同然則鄀實濮地始都之丹陽在庸東不在鄀西無疑矣桓二年傳正義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鄀武王止開濮徙鄀亦謂始經營其地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會於漢沔而還漢沔謂漢水入江之洲卽鄀地昭四年傳作夏汭以莊王改鄀爲夏州別立夏名集解云汭內也謂漢西不知何地鄭語上文曰夫荆子熊麗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鬻季紃是立遷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下文曰鬻羋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又曰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鄭語以叔熊逃難於濮爲天啟季紃又云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先王謂熊渠濮必鄀西未闢之地蚡冒所啟卽武王所開其地由漸而廣撫征非一世昭二十三年傳

楚初國時亦不必卽與楚通史云熊渠卒子熊摯江立熊延俶傳文摯江卒當作摯江卒其弟弒而代立曰有疾熊延弒之而自立也竄于養者乃熊摯之子其逃難正與叔蕉同矣

田單傳贊

史記田單傳贊後初淖齒之殺湣王也一段宋乾道建安本次索隱述贊之後汲古閣本移與贊附止空一格而不別行以秦始皇紀贊後綴襄公立一段例之此文自是史公附錄以補前文之遺乾道本退之述贊之下固非汲古閣本移與贊附止空一格而不別行亦未是也索隱於襄公立下云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

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爲說與正史小有不同索隱所據本此文必與贊附而別爲行故知彼文確爲史公重序不然彼段後又有後人所附班固評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一段索隱何不亦牽連比合并指爲後人附益耶鄒生陸賈傳平原君朱建傳後又有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一段依兩文之次亦當在贊後各本皆在前並宋濂化中寫定付刻時移亂此段重序列淖齒殺湣王葛人求得湣王子法章共立爲齊王以距燕事蓋以補傳中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田單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而聽政數句之遺湣王旣爲淖齒所殺莒中爲何人距守不能無刖襄王旣先立於莒莒中諸大夫之求立襄王其事亦自不可沒是以復綴也唐仲友集書王蜀事後云大史公以爲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蜀之死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蜀之死其說雖善不合於事戰國策齊策云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徽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白立也田單起卽墨在湣王旣死之後襄王未立以前時四境皆沒於燕與莒斷絕城中號令俱自制不假王命是以功成有自立之疑傳於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下止云數年不下不敘襄王之立至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後始云乃迎襄王於莒正謂中間皆單自爲守非莒中命令所及如僖說則自立之說無由申雪而傳文亦爲疏率矣田敬仲完世家敬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不及王蜀事下文云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史意自以復齊之功全歸於單燕之初入齊聞書邑人王蜀賢云以莒事與卽墨相類疑於諸大夫中亦有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如單而遺其姓名者綴此

一事見彼輩悉庸碌下材因人成義非其此倫唐以爲
推單之功歸之於蜀亦誤也海鹽張孝廉語杭州東城
講舍諸生云史公愛奇故傳純敘以奇勝之事此段結
歸於正朱子語類謂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只是一
部好笑底小說此傳若無歸結去小說無幾以此段爲
正意卽本唐說傳文純敘以奇勝之事其意謂齊敗至
此非用奇不可爲救末後綴乃迎襲王於莒入臨菑而
聽政一語卽是正義不必再補通鑑全采此傳不以爲
奇而詭正甚明惟流失卽爲小說學者不可不知故附
其說而幷論焉

列傳次第

史記列傳扁鵲倉公四十五吳王濞四十六魏其武安
四十七韓長孺四十八李將軍四十九以下爲匈奴爲
衞將軍驃騎爲平津侯爲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爲司
馬相如爲淮南衡山爲循吏爲汲鄭爲儒林酷吏爲大
宛爲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詳其編次正傳蓋
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祿傳吳王濞以稱兵搆怨
亡國紀嗣故自世家移置於此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
軍各有可稱晚節俱不完是以附爲之次魏其與冤錯
皆棄市冤錯入正傳魏其不並入者一死於國事一爭

序云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傳意有抑揚孟子言子產不
知爲政伍參言孫叔無謀譏于斃言公儀子爲政魯之
削也滋甚皆史公所采不列漢臣者萬石張叔已以篤
行列於正傳也漢書入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
臣六人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於史意爲近汲鄭
卽隋書許善心傳所稱梁史之誠臣傳漢書有朱雲傳
以狂狷與楊王孫胡建梅福云倣同篇亦謂不合於正
別爲類例漢科有直言極諫史意欲備其目以鄭非汲
比故亦不爲標別儒林酷吏俱以類相從儒林止列博
士不及民間之學又詳述申公轅固生兒寬董仲舒及

諸弟子仕迹仍是臣傳酷吏入張湯杜周與漢書皆子同六傳是綜合古今偏駁之才見世局所由衰司馬相如習於文而多飾推南衡山好武勇至於爲亂循吏僅於德不長於才汲鄭有氣節無深沈之器儒林知守古義不能盡適於用酷吏能舉其職不可以爲治條其所短知任用將相之難矣不專爲其人立傳故次在後也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止以蒐括所遺不與六傳同科故又以大宛聞之猶周書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八傳與後外戚宦者酷吏濶鎭四傳中間別以列女間之尋審界劃史公條理本是秩然

伍行陣遇敵輒苦戰是折衝之將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遇敵必先計後戰是制閫之將李氣銳而趙穩二者皆足以操勝算然李須有善其後者趙可獨當一面惟遲鈍多顧慮不能責旦夕之效是亦論將者所當知也

項王

項王之氣遑過李將軍能破强秦數十萬之衆不能制一累敗之漢由知戰不知守也諸葛武侯行軍師法趙壯侯自漢中一戰以後不能得魏尺寸之地由長於守不長於攻觀兩事則李趙之短長可知矣成敗固視所遇之敵亦視已之才略如何才略有所限不能强爲也

芮伯師伯

漢書古今人表芮伯師伯顏師古注師伯尚書作彤伯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誤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𣎵或亦作𣏌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漢書地理志提封頃數

漢書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一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可墾不可墾三千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六頃計方里積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三之脫衍六千四百五十二之譌亦無疑也其一萬萬二千四百五十二萬八千四百五頃與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之譌亦無疑也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可墾不可墾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誤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𣎵或亦作𣏌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漢書地理志提封頃數

漢書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一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可墾不可墾三千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六頃計方里積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三之脫衍六千四百五十二之譌亦無疑也其一萬萬二千四百五十二萬八千四百五頃與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之譌亦無疑也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可墾不可墾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誤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𣎵或亦作𣏌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漢書地理志提封頃數

漢書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一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可墾不可墾三千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六頃計方里積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三之脫衍六千四百五十二之譌亦無疑也其一萬萬二千四百五十二萬八千四百五頃與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之譌亦無疑也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可墾不可墾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誤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𣎵或亦作𣏌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漢書地理志提封頃數

漢書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一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可墾不可墾三千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六頃計方里積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三之脫衍六千四百五十二之譌亦無疑也其一萬萬二千四百五十二萬八千四百五頃與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之譌亦無疑也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二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可墾不可墾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誤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𣎵或亦作𣏌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千八百八十九頃當作其四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
八千八百七十七頃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
七頃當作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
合兩文互校譌舛之迹尙可尋見徐天麟西漢會要食
貨門載此條已與今本全同漢紀亦爲宋明人轉改從
誤無別文可據廣雅釋地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
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
四頃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十三字亦誤以
書皐陶誤粥成五服至于五千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
稱今文歐陽夏侯諸家中國方五千里之說推之當作

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疊悉達開元占經
地占篇引亦全同今本又誤下百字爲十續書郡國志
注引帝王世紀文亦經唐宋人依占經改亂無別本可
據古書譌字類此者甚多王氏念孫祿志止據漢紀校
山川林澤不及此文疏證則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
地部引孝經援神契境埒不墾之數與定墾數合爲提
封數田不根考積徑不知其誤也萬萬卽億萬億甄鸞五經算
三統秝長星見中日法之億王制作萬億甄鸞五經算
術所謂中數萬萬變之者志不用億名故從質言萬萬
王莽傳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

十八萬萬萬萬同此王應麟玉海食貨門引此兩文俱
止作萬地理門上萬字疊綴下萬字不疊並誤可墾不
可墾當作可墾不墾援神契作境埒不墾不墾猶言未
墾非不可墾魯語曰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
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
賦以從諸侯魯語作師當作作軍涉上文天子作師而
誤軍謂三軍諸侯有卿無軍謂有天子之命卿二無所
加之一軍也元侯三軍諸侯二軍伯子男一軍大國次
國小國三等並當依管子說進方伯爲一等分齊諸侯
與伯以下爲二等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國亦謂方伯之國矣國齊諸侯
小國伯子男若據孟子以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
小國五十里爲說則不可合白虎通封公侯篇引王度
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以鄭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
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鄭據王
度記失檢魯語故不達此記之義惟記
所采孟子文比合爲次亦自凌亂
地二十五成成百井二十五成爲二千五百井制立一
軍井出五人成五百人二十五成則萬二千五百人也
左氏襄三十年傳子產爲政使廬井有伍哀元年傳少
康逃奔有虞虞思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井爲伍
成爲旅俱與此數合伯七十里居地四十九成較五十
里增二十四成餘萬二千人可更番均配齊諸侯百里

居地百成有五萬人二軍止配其半加附庸四十五成
又有采配者二萬二千五百人方伯之國三軍配四分
之三加附庸九十成餘衆又四萬五千通計亦配不及
半至王畿千里人數多至五百萬六軍止配六十六分
之一更番迭用數十配尚不盡所以寬民力者至矣小
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大司馬職
則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
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
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井出五人依上地家
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計之通四家十八人一

井八家可用二十人差減甚多用家一人之法亦尚有
三家未配五十里之國餘衆亦七千五百足配三師地
狹而力仍寬里數自無可易也盧鐵論園池章云千乘
之國百里之地百里千乘已見桓寬書必齊魯古諸侯
以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文證合孟子伯子男
里數定爲此說五禮通考據馬鄭說謂孟子所云爲傳
之地一折列國一同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以未詳
諱此文管子亦云齊諸侯方百里周制四等如此確鑿
無疑周禮增多諸公之地爲方五百里以春秋戰國時
宋地立法與管子增多千乘之地爲方三百餘里以當
時齊地立法一例其異於周初封建本法可不必深論
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晦李悝用三百步
爲里之法以縱廣三萬步爲百里與井法迥別王制篇
未有總釋一段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
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
文必解王制者誤以李悝之法攙益故白虎通不取管
子爲耕田萬頃爲耕田十萬頃專據衍沃之井而言山林八等別入乘馬篇此略不具爲戶萬
戶爲戶十萬戶爲戶百萬戶謂國都居室之數乘馬篇
曰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
一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以上地方八十里與

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萬室即萬戶爲戶十萬是齊國之數如此戰國策齊策曰臨淄之中七萬戶其富而實車轂擊人肩摩戰國時齊益繁富市廛增廣無程度其戶猶七萬古時市廛狹小戶數爲十萬可知百萬即以此遞推賦數出於市廛者多出於井屋者少稅數出於行沃者多出於山林八等者少故約舉兩例爲開口十萬人爲開口千萬人謂通國大數爲當分者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謂簡配甲卒之數時齊有夫家百萬甲卒十萬上下兩等之數俱由之準定度地篇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縣國不如縣國者國也縣國有都十是爲百家家出一人是爲開口百萬人不如縣國者依等數差減則十萬人矣同甲十萬亦見大匡篇皆齊事之確徵同甲即當分者其配甲卒又與教士有別見小匡篇當分者數多不必盡配則數之少者儘可增配於古法仍得相通管子始變立縣制其書較司馬法爲近古漢人不爲之注注者據唐世傳本多譌舛又復闕略義晦難通今幷條析傳言乘法者可考焉　耕田萬頃十萬頃百萬頃據稅數而言

尋陽九江屬荊州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下應劭云尋水出東南入江又東至柴桑入湖口過郡二行千五百里又豫章郡下云武寧縣西北有九江口又東北至彭澤入湖口過郡二行千五百里合爲大江尋陽古荊州地也郡下別云屬揚州此縱當時所置十三州刺史域分於古九州不相涉通典以廬江全郡入揚州誤耳文穎尋陽與江夏郡之蘄春接境并割蘄春益之更誤中之誤蘄春自秦荊州刺史部庳置蘄州兼有故尋陽地分析漢域當止出尋陽所在之縣不當并出蘄春也元和郡縣志云江州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瀦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

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荊州界說視通典爲確又云蘄州禹貢揚州之域歧隔不可以通江州已分荊揚二界踰江而北自當一例分至豫州界地蘄州治蘄春在江州西北二百里外何得尚未分劃王彙之輿地紀勝引蘄春舊經作荊州之域較元和志說密矣蘄州領四縣地入荊州東界當盡今黃梅縣境與漢刺史部分相差止百餘里古州域本是相錯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荷澤即荷澤經繫於豫州志言兗州正謂漢州屬地錯入古豫境也徐州經大野周官職方氏作兗州亦因相錯舉析而異序爲云禹制九州周

攷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幷周時域分已與禹迹殊別漢世更不必言蔡沈書集傳執屬江屬揚州之文證尋陽九江非禹貢九江可謂不知掐革矣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此因誤解至于東陵東遒北會于匯之文疑尋陽地形不合別據山海經中山經文爲說實則下雋止有入江之澧沅作推已說具前中江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淵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北經柯水之間悔內經黑水之間乃是九江之間傳引志云九江在潯陽南以大荒南經甘水之間謹之九江之間當衍澧沅之淵字約舉近地非謂介居其中也澧沅合今監利沔陽以東諸湖踰漢直至武穴去尋陽甚近據云在九江之間水經移其名於上流由未知古九江與古雲夢澤今日洞庭湖北岸兼湖風俗通義又云舊圖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非當時之遺編必其本志有殘缺不全者矣亦誤舊唐志以開元日錄爲據故不及諸家也志序有說

橫陽札記卷九　九江郡名考

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蒙按鄭樵通志校讐略蕭何律令叢張蒼章程謨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此章程不入祕藏故劉略班志俱據中祕所藏錄之律令章程不收也張蒼百兩篇是僞書尹更始春秋穀梁傳章句訓志所列穀梁章句三十三篇但注文闕佚耳通義說俱非通義又云舊圖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非當時之遺編必其本志有殘缺不全者矣亦誤舊唐志以開元日錄爲據故不及諸家也志序有說

六弢

通議云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龔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在兵書安得遽置儒家部次耶蒙按此六弢乃傳寫之譌顏師古失於訂正誤以爲今之六韜遂致斯藏沈氏溥銅鞮伍伯云六藝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爲韜始有之當爲弢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大

章氏學誠校讐通義云漢書藝文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蒼秋之類皆顯著紀傳

史大張謹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馬之說如是則列於儒家允矣太公六韜沈氏謂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章氏此論尚考之不審

有錄無書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夾氏傳十一卷注有錄無書太史公自三十篇注十篇有錄無書蒙按兩注皆非班氏原文司馬遷傳云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傳所云有錄無書謂太史公自敘有其目而文不備也夾氏書乃傳春秋體例與太史公書不同不得有自敘之篇焉得有錄且卷數標著十一無書何由知之篇首敘

鄒氏無師夾氏亡皆沿育義之誤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亦非謂散亡下日焉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顏師古注班彪別錄又引揚雄曰焉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固敘傳及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商受詔所續止太初以後闕未撰錄之傳是中書百三十篇完然無缺褚少孫補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二篇並云求不能得此少孫所見歧異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遷書是篇本止有武帝制文及大司馬丞相諸臣疏議無三王事龜策列傳篇例亦與伯

吉林學務公報

吳相類僅具要略不爲詳敘少孫必欲與他篇齊同因疑其缺後書班彪傳云彪作後傳數十篇其略論曰遷作本紀世家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彪所見又增八篇固本其說其篇名兩文俱不具顏集解引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與遷傳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之文不合云缺者集解又引張晏名山是私家撰述非官書也一篇疑非彪所云缺者集解引衛宏之文而誤衍其斬字才缺後人又因衍字而增入也孝武紀文今無可考以三王世家景紀將相表傳斬劃列傳傅斬劃列傳元鼎紀將相表傳斬劃列傳傅靳無劃字詳字形相近蓋涉上下文而誤衍其斬字才缺後人又因衍字而增入也孝武紀文今無可考以三王世家之例證之其篇必亦止具大綱無詳細事目故少孫有補彪以爲缺然則十篇實俱有書首義褒遷傳而失師古注綴曼解於傳不繫於志曼所見志文無此注卽亦明矣

石渠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漢書藝文志諸子類石渠二十家四百三篇注入兵法蒙按入兵法上脫出蹴鞠三字後總凡下注云出蹴鞠家二十五篇是原書本有此文也蹴鞠入兵技巧彼注云重入蹴鞠知任宏論次兵書四種曾列此篇劉向別錄剛除重複入之藝家歆續修七略又移歸兵書故班志仍之耳

裴駰史記集解引別錄曰蹴鞠者兵勢也所以

陳武士知有材力驅所引別錄即欵重定之本證複雖
稼稾於兵技巧實有關會脩書經籍志入暮勢葉博戲
二十四部於兵家非欵固意脩唐志從向舊錄別立稼
穡術類斯得之矣

入劉向稽疑一篇

漢書藝文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注入劉向稽疑
一篇顏師古注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
之也蒙按上目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此云入稽疑
一篇蓋五行傳記本十篇合稽疑爲十一也五行傳說
多采入五行志班氏固及見之稽疑一篇既附記末亦

所宜見惟二書俱應出於其家傳記十篇欵錄其副入
之七略稽疑如不善錄是其家先已失傳班何由得且
錄略所餘皆中秘書目不及民間稽疑既不入略其爲
當時祕府所遺明矣班即蒐求得之亦應裁歸後錄豈
容續入前志小學凡下注入楊雄杜林二家三篇舊本
作二據玉海藝文部引六藝總凡下注云入三家一百
五十九篇三家謂司馬法楊雄杜林一百五十九篇謂
稽疑一篇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舊頌訓纂各一篇舊頌
故一篇是楊杜二家三篇今訂正楊子訓纂一篇志文
前後兩出必有一衍當存後目刪前七字脩家凡下注入楊雄一家三十八
篇賦家凡下注入楊雄八篇以楊子方言卷末欵與雄
書及李善文選甘泉羽獵賦注引七略證之欵書云願

頗與其藝目得便入錄七略云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
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
上欵求方言入錄事在居攝初始之間詳具雄上甘泉
羽獵與向典校書時代相接二賦實先爲別錄所入其
後出篇乃欵續錄非班入之楊雄傳太元有首衡錯測
攡瑩數文捉圖告十一篇蕭該音義云劉向別錄攡作
舒此據馬氏國輯佚書及王氏念孫廣雅疏證引其原文出何書應更檢告下有元問一
篇所引即欵續略藉書經
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欵撰藏志七略
經典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五十八卷校數術尹咸校方
技五十三卷已向輯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
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欵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

略是七略乃欵所定向錄止是
七略別錄二十卷必後人編纂其書依七略類例附以
校錄之篇故曰七略別錄篇次先向後欵故書向名耳
撰其文無別編那即纂入二十卷之雄書入自子駿尤
中脩志不列欵名舉向以該欵也其顯證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說列
女傳頌圖也徐堅初學記器物部引別錄曰臣向與黃
門侍郎欵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說苑卷首有
向校錄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以
類相從凡二十篇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向所自序悉具

於錄緣此例推向書奏上即自校定僭疑成於晚歲當時未上必欵續入林與欵雄同時其書入錄亦必由欵許以下條顏說失未根考欵既卒向業奏七略又別標入者本傳云哀帝初即位欵領五經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周官經六篇注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注王莽時劉欵置博士蒙按荀悅漢紀孝成紀劉向校中秘書下云欵以周官六篇爲周禮舊本六上衍十字王莽時欵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此脫三字傳本脫之志例凡立學之書皆刪其後錄不入注文王莽時所置又刪具儒林傳不以入錄界劃甚明無緣闕棄荀紀兼采志傳下文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據即傳贊之文此文亦然傳自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欵爲國師云云荀意以諸學周禮居其一故述之如此也贊不言周官以傳文不具略之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依此傳及贊語彼文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十字當在樂經之上其上應又有左氏春秋四字傳本脫誤因并佚去古書亦當作古文尚書校者俱失未勘正

史籀十五篇注

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蒙按元帝紀贊善史書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大篆與此注同此十八字蓋亦應語蔡謨取臣瓚集解散入書本失其姓名因而混合志文已具十五篇注復言十五篇全書無此例所收篇籍據後錄以元始爲限闕入建武亦無此例也王莽傳史篇文字注引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孟言古文不言大篆所據本尚無此注

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

漢書藝文志小學敘錄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顏師古注引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刖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蒙按班氏全書無自稱臣者敘傳彪字叔皮有子曰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興衰漢紹堯運

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彼篇自敘所作直繫以名此錄撰在志中並不裁篇別出卷備御覽何獨稱臣且自著應如幽通賦實戲篇例裁歸敘傳豈容閑人耾文若云緣續雄書而及班所作辭賦大抵皆取法於雄詩賦敘錄何又略而不具下文云蒼頡多古字卻師矣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錄十三章似在所列之中杜鄴傳鄴從敞子吉學幼孤從鄴學林淸靜好古亦有雅才其正文字過於鄴疎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林在哀平時已知名校書劉向校讎中祕書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及其先君憲與訓伯松郎竦字是竦與雄歎俱相善林又書必由竦出以示歎因與雄書歎詔方言卷末載歎與雄書云詔問周秦間人祕府列之續略矣疑此文乃采錄劉歎輯略非班自作也歎略有正有續說已具前此錄引律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許愼說文序改六體爲八體云尉律以八體試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許序多依據志文而以六體爲王莽居攝時

訓正謂此錄出歎輯略其作在哀豐改定以後故與律不同耳歎本傳王莽持政薦歎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并傳歎典文章歎既掌文書豐等改古文必與其事此略蓋續定以應時制是以敘至元始之末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臣係歎自謂雄訓纂已入錄其書凡一百二章前八十九章爲雄自纂後十三章取歎所續合併爲一故述之如此也歎自著不入略此因在雄書中入之標曰止作揚雄則十三章兼有雄訓不獨正文矣歎好小學時取雄書應詔方言卷末載歎與雄書云詔問周秦間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顧顧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令聖朝圖明明之與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郡縣家之有日籀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屬閭于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方言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若書云言列於漢籍此書當作於王莽居攝初始之間始建國以後時已改號曰新不得云漢籍矣書中有二十七歲於今之文七字乃後人說衍章撫古文苑注云計雄此時年近七十戴氏震方吉疏證盧氏文弨校注並云在元鳳三四年間俱誤書意亦欲取雄書彙纂續附已說與備采覽訓纂事正相同許序云凡萬頡已下四篇八五千三百四十字舉書所載略存之矣四篇謂蒼頡爰歷博學訓纂今本作十四篇十字涉下何衍徐鍇繫傳曰蒼頡爰歷博學謂之三篇故并訓纂爲四篇所據本無

此字封演聞見記同今本有十字據下文云王莽居攝文字演原本亦脫十字也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志曰列司馬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各一篇錄云急就元尚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入急就元尚字皆具蒼頡篇中凡將所出全具於訓纂故許不復出　略存之矣即錄所云略備許不別出續十三章所見傳本固在訓纂之中二百五十三字四十字每章止五十二字或五十六字與閭里書師專論字數雄則兼求工於文辭故長短不能劃限也桂氏馥義證云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正合五千三百四十之數此特因字數偶符而說之實則閭里書師所定五十五章有重復字雄書無重復固判然不侔矣封氏演見記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和帝時始謂賈防滂喜三十四章續纂二千四十字云七千三百四十四字以章六十字計之三十四章止須二千四十字滂喜章字數亦參差不齊也　章時原書已佚僅以當時纂合之三蒼本爲據又失檢七略遂謂

此錄乃班自作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爲班作十三章與志例全乖然云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不直云雄篇中無此章尚知三蒼所分章與經注家移併非盡訓纂之舊而下篇三十四章又別有題名纂以定其爲班張懷瓘書斷推衍注說始云雄作三十四章固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　永元原本誤作永初據後漢書賈逵傳改正　王鹿巖考證據閒書經籍志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證其實爲班作并章意失之矣雄八十九章易蒼頡中復字重書也與孔氏之過也上文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書斷引作七略據彼文知此篇純本於

張江陵所云五十五章恐尚是郭以後人移易說文叙傳云蒼頡爰歷博學謂之三蒼則并無上中下三卷爲三蒼之論書篇又言蒼頡下卷賈升卿更續亦不云班氏更續矣　王應麟考隋志太甲在昔二篇在司馬相如凡將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賈魴滂喜篇女史篇八卷之中篇字多至成卷其非十三章之文甚明張王所云皆不考根實之過也上文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書斷引作七略據彼文知此篇純本於賈爲班作并章意失之矣雄八十九章易蒼頡中復字重書也與孔氏以備篇籍條理已明無庸刪出也司馬貞史記自序案隱引劉向別錄曰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名家敘錄同書敘錄云古文多十六篇未列于學官詩敘錄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禮敘錄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於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春秋敘錄云左邱明恐弟子各妄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鄒夾之傳與敘移太常博士說俱相近然則此志諸錄皆出輯略紙一篇自撰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據司馬彪續志云律秝志本劉歆於此志未有說故詳及焉

七略別錄漢書藝文志校

馬氏國翰輯七略別錄一卷以漢書藝文志參校閒有不同今條列於左藝文志易惟南道訓二篇徐堅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惟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蒙按錢云除復重道訓必不止二篇志脫十字馬氏依初學記增是

禮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氏目錄云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屬樂記蒙按如鄭說別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自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小戴采入四十九篇錄所不具馬氏標列禮記四十九篇誤

樂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氏九十九篇隋書音樂志別錄有雅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裴按志凡下云百六十五篇隋志百六二字涉下條而誤別錄卽七略說具前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左氏傳三十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鐸氏微傳二篇孔穎達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氏卽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趙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按鈔撮謂鈔傳文而撮其要非自爲書故存卷數於錄而不列目

儒家晏子八篇道家莞子八十六篇張守節史記曾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云曾宇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蒙按曾子晏子卷首並有劉向校錄篇數與志同隋書經籍志儒家晏子春秋七卷法家曾子十九卷當本阮孝緒七錄正義略字乃錄之譌十八十九又相差一卷未知如何

法家愼子四十二篇裴駰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四十一篇蒙按王應麟考證引集

解作四十二篇與志同

兵形勢家魏公子二十一篇圖一卷史記信陵君傳集解曰駟案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按七與十字形相似未知孰是

家語

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陳氏壽祺左海經辯云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僞造家語篇目故依仿爲之蒙按通典六十九引崔凱喪服駁云魏時或爲四孤論博士田瓊議曰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禮爲非田所引亦眞家語今家語無此文

孫氏志祖家語疏證斷四十四篇皆王肅僞撰錢氏馥書後別爲之說云肅傳是書時其二十七卷具在也若二十七卷者必判然不同則肅之書必不能行即行矣二十七卷者必不全於泯滅也惟增多十七篇而一十七篇即在其中故此傳而古本則遠耳例之以古文尚書當不謬也今按僞孔安國後敘云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觀衛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冠秦悉獻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辭異解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解妄相錯襍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詳此文蕭本與人間本取孔子家語襍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減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後敘所云曲禮兼禮記眾篇言之除去此等篇數其僅存者寥寥無幾況嚴氏春秋田瓊議所引肅本俱無之尤其明證錢氏考之不審陳氏鱣敘云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亦疏四十四篇中襍采荀子小戴記者三十三篇全襲大戴記者五篇惟孜思觀周禮政辯物七十二弟子解本他書觀周篇與嚴氏春秋所引不同則致思五篇亦不盡可據矣王肅家語序語

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謙多妄爲之說
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
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
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
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
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
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衛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色尚黃土德五土之數故
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琴牢云云今在七十二弟子解
篇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在五帝篇如序說二文亦二十
七篇所載文字小異疑一篇賦家凡下注入揚雄八篇例皆據後益
說遂以堯爲土德而不復檢正非也序云黃土德自用
本篇所尚各從其順王之德次焉之說傳者不達其意
因改上文火字以從之
耳孫氏疏證說亦非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胡通陸賈
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

漢書藝文志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注省伊
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胡通陸賈淮南王二
百五十九種蒙按道家宮孫子二篇次在管子之後鶡
冠子之前此孫卿子當作宮孫子傳寫誤種當爲篇
凡下注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十家謂此九家兵技巧

七篇所無序堯以火德王天下今本作土德涉下文而
說遂以堯爲土德而不復檢正非也序云黃土德自用
本篇所尚各從其順王之德次焉之說傳者不達其意
因改上文火字以從之
耳孫氏疏證說亦非

前此經如劉歆續校增入五篇志當改從定本無反據
向錄刪出之理樂家凡下注出淮南劉向等攀頌七篇
春秋凡下注省太史公四篇王應麟玉海藝文部引志
六藝凡下注出重十一篇彼云出謂省復重歸入本書
賦家淮南王八十二篇劉向三十三篇琴頌七篇當併
入兵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所省四篇蓋從漢書記百
九十卷中錄此非重出例不應省且凡下又不云出則
出併歸本書亦並無載出也詳歆錄云臣望所校山海經三十二篇
不及向校向所條上蓋未有此志目實本歆略錄一十
八篇八當爲三後人誤據郭本篇數改之耳明道藏本
目錄海內經下有夾注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

外十三字是璞明言歆所進本止海內東經以前十三篇原文不作十八無疑郝氏懿行箋疏沿襲畢說失末考也畢氏篇目考據五藏山經南次西次北次東次中次四篇二當爲四亦誤臣等所校三十二篇定爲八篇此經兼子敬錄云除復重二十二篇定爲八篇外書故篇數多出十九卷耳分併有異也

郭璞曰錄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蒙按王逸百里數復不合諸山敘次今本蓋又有移易鄭道元注水經河水篇云山海經雖編錄久編韋稀絕書架落次難以緝綴其言甚確畢氏沅新校正於北次二經方向多云未詳次三經經云傳寫有誤尚未見及於此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奄息蔥極注正誤

鼓琴而舞馮夷顏師古注引張揖曰蔥極蔥領山也在崑崙之東與三危接近可約略望見崑崙崖危其地在崑崙之東與三危接近可約略望見崑崙崖騷經兒山海經北山經在渤澤下流爲河水重源所出今西南玉樹土司境之巴顏喀喇大山蔥領山見漢書西域傳在蒲昌海上流爲河水上源所出今新疆莎車州西北疏勒州西之蔥嶺大山兩山直徑相距已踰二千里遠近不相合東西亦復相反張說誤蔥極當爲昆侖

河淵之從極山海經海內北經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馬郭璞傳云冰夷馮夷也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從極之淵在昆侖虛下爲馮夷所都與此賦所云正合是卽此賦所本顧爲從借字山海經大荒南經三身之國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郭璞傳云從音聰馬之聰山海經淵名之從古讀與隨從之從有別聰與葱俱从悤得聲讀如聰卽讀如葱故此賦以葱代從也史記相如傳作總極葱字又以總爲之其本非正文甚明從極爲河淵在昆侖東水

經河水篇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鄧道元注引海內北經云南卽從極之淵也今河水有二源北一源出巴顏喀喇山東幹巴爾布哈山南流入星宿海合西南源噶達蘇七老山水折東北流爲鄂靈海又折東南繞爲鄂靈海海各周三百餘里卽從極之淵查靈海距巴顏喀喇山正峰直徑約三百里山東支峰聯絡亘至二海之南故可約略相望海北爲阿拉克池池水東流合扎陵池水折北逕阿拉克沙爾山麓折西北合班禪商上堪布喇嘛牧場之格德爾古河又西北逕內蒙古和碩特西左右兩翼後旗及西

上文云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孔鞏浮潛涉流沙泮潛卽額蘇沙爾英額諸池流沙卽池水所瀦之沙地與今地形符密相如所據必山海經之古圖圖至東漢之季已亡惟經獨存是以言昆侖及弱水炎火之山者多茫茫不得所在注於下文引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崑崙已失其處上注又引應邵曰楚辭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弱水炎火之山亦一併失其處矣今據齊氏召南水道提綱參合會典圖說及湖北書局本一統圖考諸山諸水相距相接之形可以瞭然郭傳山海經亦多闕誤當更以此賦補正

申屠嘉夏侯勝師丹議具本書省錄

漢書韋元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元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祫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延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撰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七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大祖廟寢園可無復修奏可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猶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遂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嫌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

制惟郡國廟遂廢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襍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捍禦

上覽其議而從之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四廟出喪服小記上二句又見大傳

黃城

梁書邵陵王綸傳侯景已度采石綸遂率甯遠將軍西陽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

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黃城大道當卽湖頭南齊書崔慧景傳慧景收衆過江至臨沂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貫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驄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黃城蓋以王瑩等所築之壘得石黃城疑卽消紀有白城在湖熟縣界都城通鑑梁

京口至建康由竹里至江乘至羅落橋至臨沂至查硎里高橋門又二十里通濟門今南門之西便門

吳越改元

通鑑考異引閻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詳晉宋齊梁四書曲阿至建康道白土鎮卽今大道至高朝至高橋門運瀆由破岡埭至方山至秦淮方山至建康東南四十五

朝命遂絕繆迭僭大號改元保正當作寶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後用唐正朔詳閻說寶正二年石刻有用天成年號者今無可考異又引宋庠紀年通譜云繆雖外勤貢奉而陰爲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僞

年通譜說略同洪邁容齋四筆云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玄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稱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王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繆正朔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繆

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王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碯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眞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

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鎭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蒙拔路振九國志吳越世家云文穆王名元瓘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巳卯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藩鎭禮仍遵中國年號志言錢氏改元終始甚備歐宋司馬王洪顧俱不之及未詳其故徐無黨年譜注引志與今本亦微不同豈此文爲後人附益耶志云改元四所列止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王應麟玉海歷代年號考載廣初一名似所見舊本作天寶十年廣初六年今本脫佚三字然則南宋本已有此文矣紹興卧龍山城隍廟有吳越重脩記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戊辰十月具位錢鏐建石志云是年吳越改元天寶而碑仍書梁號此與杭州慈雲嶺記篇首稱梁單閼之歲相同可見錢王當日雖僭號改元而於中原正朔未嘗竟削而不用也通鑑考異引閩自考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遂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踢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閩所見寶正二年奏表亦用天成年號可見王洪之說失之急脩葉氏廷琯吹網錄據隨筆以駁吳氏任臣十國春秋寶六年之文亦未免強作解事矣

狗車木馬

明一統志外國女直風俗類元志俗有狗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木馬形如

彈弓繫足滑行可及奔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奇爾濟蘇哈喇哈納謙州伊蘭州等處注有奇爾濟蘇俗隨水草畜牧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哈喇哈納冬月亦乘木馬出獵之文無狗車西清黑龍江外紀云扒犁制如淩琳屈木爲轅駕二馬行雪上疾於飛鳥或曰此元時蒲與路之狗車然今日不見有駕狗者蒲與路見金志元爲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不名蒲與或說亦未知何本唐書回鶻傳拔野古乘木逐鹿冰上黠戛斯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

勢迅激太平寰宇記北狄拔悉彌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恆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如楯而頭高其下有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橇屐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亦及奔鹿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拔野古都播殫列哥餓支拔悉殫五部俱在今庫倫科布多卡倫外俄羅斯國東西伯利部西南稞拜喝爾司克伊爾古特慈克境中正元奇爾濟蘇哈喇哈納謙州伊蘭州等處之地附錄所云木馬必此統志狗車木馬是據女直之俗而言於元路當屬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處與此別爲一地黑龍江

外紀云吉林屬赫哲雞雅哈等處役犬如牛馬號使犬部所謂狗車當在其地楊氏賓柳邊紀略言吉林東北邊部落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薩髮黑金喀喇薩行乘舟或行冰上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擱頭者不薩髮黑金喀喇即赫哲雞雅哈兩部中之額登喀喇明時謂之生女直今亦入東西伯利部在其東卜里摸爾司克境中曹氏廷杰伯利採路記云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路記云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以數犬駕舟形木架長一丈二尺寬一尺四寸長四五尺底鋪鹿皮或毡蓬韓皮令毛向後以釘固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黑斤即黑金扒里即扒犁駕以數犬即狗車施踏板於足下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持木篙撐行即木馬統志所云蓋此族矣庚寅科會試問曰狗車木馬作狗車水馬統志及附錄皆不載伯利採路記有黑斤及旗喀喇人坐快馬持叉取魚之說快馬以樺皮爲之長丈餘寬約二尺兩頭漸窄才容一人行水上其快如風水馬或指此然與狗車連屬則無文可徵也是科王試四員一爲李侍郎文田侍郎治元史相傳問田所著拾遺拾遺未見行本不能別其然否魏氏源海國圖志俄羅斯國總記輯引澳門人萬國地理全圖集云俄都城北方各地人民罕居其極邊夷族甚矮以犬爲馬東方藩屬有堪察加部用犬如馬又引祥理哲地球圖說云西比利亞近北極之處終年冰雪土人用木屐車一乘負以五大犬搭轡馳驅狗車自黑龍江口東北沿海岸西至白海部阿爾寒節黎司克皆有其制唐書東夷傳流鬼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流鬼即堪察加地今曰上下喀米槎特其俗舊有木馬惟制度與拔悉彌略異今則全爲狗車觀此可知柳邊紀略所

云駕以狗御者恃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擸頭者乃木馬與狗車之變制而統志所云形如彈弓者又橢形之變不必疑其歧出矣

溺水

楚辭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王逸章句言東方有大海廣遠無涯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不可度越其流蒙按書禹貢導弱水陸德明釋文曰弱本或作溺說文水部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溺水即弱水在西極此云東海則東極又別有弱水矣郭璞山海經海內西經注西域傳烏

戈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夷傳亦曰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郭說弱水亦東西互備朔方備乘有艮維弱水考

山海經西山經陰山北五十里曰勞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畢氏沅新校正云水即吃莫川也晉書符堅載記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符洛討代王涉翼犍翼犍戰敗遁于弱水符洛逐之退還陰山既與陰山近當亦此水水出今陝西靖邊縣東南流至保安縣西入洛

也此又一弱水

大清會典圖一百十七柴達木河出河源之北曰扎遜池西合阿拉克池水西北流格德爾古河烏蘭烏蘇河布隆吉爾俱自其東注之又西入於沙疑此即禹貢弱水

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弱水下有脅文淮南墜形訓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沙絕流沙南至南海與此經全別所據本二字自爲一行不與青水連屬廣雅釋水始云弱水出昆侖虛

西南隅其誤蓋起於魏世郭注引漢書西域東夷二傳又引淮南云其派別之源則以爲非此經弱水也弱水蓋涉上文弱水之際句誤衍今弱水之際作赤水之際則因衍於此而追改也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按海內西經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此所云神即開明歟也弱水之淵環其下則與柴達木河地形相近矣

海內南經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

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按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窫窳在開明東則弱水即昆侖虛水此文入海內南經恐有舛誤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牒泉合黎陳氏澧水道圖說云金城郡臨羌下云有弱水祠其祠在臨羌西則非祠此水蓋祠今青海即臨羌下所云西北塞外之倭海也青海水不能浮舟故亦謂之弱水矣今按臨羌下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

侖山祠弱水祠在西不在西北則所祠非僊海也弱水疑即須抵池水合河源東北有扎遜池周百九十里有阿拉克池周百六十里蓋即古須抵池二池合流北出爲柴達木河折西北合格德爾古河西經巴顏喀剌山北至和碩特北左翼旗西南折西北合庫爾烏蘇河布隆吉爾河西入于流沙即所謂弱水山海經大荒西經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水正環巴顏喀剌山東北二面延及西北非弱水而何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

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眾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須抵池當以相柳所抵得名柔利即合黎大荒北經作牛黎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管子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王氏念孫讀志云下文桓公築緜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突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

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蒙按下文十萬卽承此文而言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謂小於齊之國科配其民爲甲卒皆得有十萬且不止十萬也揆度爲百乘之國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開口百萬人爲分者萬人千乘之國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開口謂家出一人應徒役之夫當分謂配成甲卒之軍軍之配數卽出於大百乘之小國有開口十萬人盡配卽是帶甲十萬若併餘羨配之可增至數十萬齊兵不能空國遠出備禦之國得因地制配故曰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王說非甲十萬車五千乘是車一乘甲二十人乘馬爲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王於彼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以此文證之其甲七當作其甲乂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當作四馬其甲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一兩乂古文五字與七形近而譌乘字三字皆誤有八字涉誤文七字而衍一字遺脫甲與蔽皆士卒所用以捍蔽之器其制蓋一乘置車兵五人徒十五人人各有甲有蔽故其數如此王讀一馬爲一乘甲數蔽數較人數俱少闕不可通若一乘止甲十人一馬分二甲則有餘皆得爲制兩說皆強解不可通若一乘止甲十人一馬分二甲則有餘爲三甲則不足不可以立數豈得云一馬其甲若干且蔽數及人數皆不止於十又何以通乎山至數篇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二十字明確可遷七字卽十之誤衍合校兩文當時軍制爲一乘二十甲無疑矣下文予車百乘甲一千予車百乘卒千人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所言乃齊兵出戍他國及他國之兵徵調入齊之數其徒減十人別爲留守之備非經制五合爲一亦失之

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水經
濡水篇注引作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
十里下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
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
海水波襲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菑淪洪波也蒙按小匡
篇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
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
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
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今本刜作制谿作貉秦作
及王氏念孫疎證孤竹在秦依校正引俞編修平議
丁氏士涵說正

西流沙之濱兩地相隔數千里不能接合此文孤竹二
字必誤竊謂孤當作狄北伐狄卽西征攘白狄之地也
白狄居河內外大夏爲其別種故通曰狄北與西文互
爲備周書王會解正北大夏大夏實在中國西北對北
貉之地言則爲西對西戎之地言則爲北也竹當爲行
行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行狄地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也草書狄與孤行與竹皆形近傳寫因而致譌說苑辯
物篇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下文云行七
里果有水行十里卽蒙行未至卑耳谿中十里而言知
本文自作北征狄行未至卑耳谿中十里今本作孤竹

乃校者誤據譌本管子之文改易據說苑所述今本管
子之譌可見矣水經依誤文爲說失末詳考金書太平
御覽地部引此文孤竹下有迴車二字校正引丁氏說
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詳水經注文迴車二字
自古本所無太平寰宇記平州盧龍縣引隋圖經及藝
文類聚武部引此文亦俱無此二字御覽所引必杜佑
指略之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晉物記有卑耳在河東
解縣西南之說指略蓋因此加繹二字也迴車不言復
伐何國文亦不完丁氏以爲當有此二字非

濡水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妨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注云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校正引丁氏
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
不知所在加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不合蒙按御
水下有者字自非水名水經注文蓋有闕誤說苑辯物
篇作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
方渡至膝詳審其文亦當作果有水道者字又誤道爲遼移
曰字於上皆不可通遼水出元菟郡高句驪遼山西南
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遼東郡塞平塞外南至安

市入海並見漢志於此水無涉於孤竹誤文亦不可合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　五日出竟十日而反　輕

重毋過二旬

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俞先生平議云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度當作各聲之誤也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千乘之國並據齊而言時齊地縱廣有三百餘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

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詳管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賈海子男者度七十里此諸侯度百里即此所云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千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三日出竟五日而反五日當作

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蒙按此文日數與里數多不符合爲後人改亂無疑至里數似無譌誤輕重乙篇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賈海子男者度七十里此諸侯度百里即此所云百里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也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即此所云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也兼霸之壤千乘之國並據齊而言時齊地縱廣有三百餘里小匡篇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

隨地方三百六十里可證度卽揆度之度當時畿內之地及列邦大小之地皆不能有此數故曰度也漢書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王卽本此推衍與周禮殊別何云馬據周禮亦後出諸公諸侯諸伯之地較此數益加廣所制乘法當更不同應分析出之百五十餘里是百五十八里有畸餘字非衍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當作一日出竟二日而反五日出竟十日而反當作三日出竟六日而反二日而反合二日定載爲四日故云輕重毋過五日六日而反合三日定載爲九日故云輕重毋過一旬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二旬當作三旬旬數日數俱自始慮之日計算二十日而反合五日定載爲二旬有五日不得減作二旬也三字兩五字十字二字皆校者不達文義誤改爲分者萬人分上當從戴氏望校正引丁氏晉涵說補當字

禽艾

墨子明鬼下篇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呂氏春秋報更篇引作德幾無小上云書之所謂不言禽艾畢氏沅新校正云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蒙按世俘解本文作禽霍侯艾侯下文又云俘佚侯艾侯與霍侯佚侯兒獲事並具於此篇未必艾侯之禽別有專篇詳之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孔穎達正義曰傳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卽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伯禽與康誥猶兼愛上篇所稱禹誓皆尚書逸篇之目此文禽艾當作禽父父艾草書相似而誤禽父卽伯禽之篇得璣無小滅宗無大蓋篇中舉商奄亡國之事爲誡伯禽本在百篇之中故因氏春秋直數以書翟說非

距年豎年相年

墨子尚賢中篇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尚同中篇是以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尚同中篇所稱周春秋之記年與明鬼下篇所稱周春秋之記年同爲周史官所撰當代之記其別而爲二者春秋具四時所記兼及陰陽災異爲記事之書記年繫日月而不加時日月亦不盡具所記惟訓詁命誓及祝誦之辭爲記言之書故同而不同記年實春秋之別體當時春秋未經修整無筆削之法此爲正史是以與呂刑術令並爲先王之書記古篆作記形與距似讀者因之譌失豎乃擊之誤詩豳風狼跋篇赤烏几几說文已部引作赤烏已已乎部擊篆解又作赤烏擊擊擊已八三字古亦通假記爲擊猶已爲擊擊下體損闕後人誤爲豎因誤爲豎相又拒之誤說文擊从手豎聲拒擊字雖異聲同出於臣聲省又則爲拒矣拒與相單書亦極相似據此字豎本作擊無疑距當讀爲記亦無疑也已擊由豎聲而轉豎有兩讀史記淮陰侯傳其紀反又與跪同此讀豎如已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台黍鄭君注合豎破虢也陸德明釋文云丞音謹劉羌慈反敏反鑑也此讀豎如丞丞已雙聲丞可轉讀爲丞也丞有填音是以豎可假借爲擊劉音豎可轉讀爲已已亦爲羌慈矣慈臣即同部字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答魏收書曰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李德林尚其書至漢已亡韓子大體篇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

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彼傳曰與此同文當是一書書中載有武王伐紂告大山事似係周之史記於這佞義不相涉竊謂距當讀爲記杜預春秋序云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記年即左氏文二年傳所云周志周禮春官小史職所謂邦國之志者也志與記古字同此讀豎如已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台黍鄭君注合豎破虢也陸德明釋文云丞音謹劉羌慈反又與跪反敏反鑑也此讀豎如丞丞已雙聲丞可轉讀爲丞也丞有填音是以豎可假借爲擊劉音豎可轉讀爲已已亦爲羌慈矣慈臣即同部字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答魏收書曰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李德林尚

分記年與晉秋爲二惟不知此文距年即是記年又失檢韓子故舍近據別求遠證晉號紀年墨子謂晉太康中汲郡人所得竹書十三篇以紀年爲號其書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見春秋後序序謂十三篇文意大似春秋經記年之體至六國時晉已變改與春秋通合爲一金履祥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下引尚書大傳曰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蹇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褰去之云云注曰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紀年參用別體仍錄此歌則亦兼存本體古書之式略可推見孟子離婁下篇晉之乘趙岐章句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乘馬之事掌於地官非史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商鐘銘萬年宇作衆衆字變從隸法即成乘形晉之乘亦當爲晉之年上下從省不綴記字猶春秋上下從省不綴記字詳言兩書俱當以記爲文韓子內儲說上篇引春秋經置如此章句解楚之檮杌云檮杌者醜凶之類興於記惡因以爲名亦非說文木部檮籀文檮從木壽聲春秋傳曰檮杌無前是之貌檮杌正冢解云檮杌本四字爲名施於孟子避與下春秋之屈草書爲屈作倔屈人主弗知不能處半人主弗知之疾死者不當作厲也從木出聲蘭內韓子備內篇故檮杌左傳左昭元年春秋曰人主

繹與呂級王孫牟夔父禽父並言自是楚之第二君非始封也始封之君當依此文定爲熊麗史說比附左氏而失其義因失其事丹陽漢書地理志屬丹陽郡去沮與漳漢二水俱遠楚莊以後所拓境地而言不可牽合下文越王繫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兩邦字皆不作封此討字似亦非封字之誤梁說未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此書多譌脫不相聯屬謂此文蓋有脫誤周書作維解武王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臨衛政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從殷東徐奄叛周之熊即熊麗之族羅泌路史後紀云作禹定荊州季芈實居其地生附敘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厥後鬻熊子者師臣西伯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孫繹子荊楚因熊氏叛滅而復封舊有此說附敘楚世家作附沮爲熊氏族系所自出熊氏之後分爲數姓因出自穴可通稱熊則因出自附沮亦可通稱附沮左傳下文曰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荊山是丹陽封地之名又誤與無王聯合爲一耳國語越語范蠡曰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越得子男之封自始於周有遽當是繫厲之族其世去無余遽故別言所出也周書王會解始討其族謂從周公征叛國也今本脫三字又誤邦爲於越納會稽以鞫於越與會稽異地宜即有遽之國疑

有人生而言語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覆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眾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其封立以承越君之後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王無王生無晏無晏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閻閭之時繫虧疑即生而言語者吳越春秋失其名又誤與無王聯合爲一耳國語越語范蠡曰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越得子男之封自始於周有遽當是繫虧之族其世去無余遽故別言所出也周書王會解於越納會稽以鞫於越與會稽異地宜即有遽之國疑

當作此皆地方數百里蒙按上篇作其士之方未至有世
數百里也此文方下脫未至有三字

荀子

荀子議兵篇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楊倞注
無說下文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郊敵注云以禮
議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求能大備若五霸者
也治郊敵言郊敵受其治化耳小齊即指桓文是節制
以政言非以兵言桓文之政據左氏公羊穀梁春秋傳
國語管子所載似不能大過於秦荀子策之如此者以
秦用商鞅創六識之說蔑棄禮教任法令有約束之術

無維繫之方可用以攻不可久以守可挾以取勝不可
以救敗也秦後以詐攻詐并滅六國迄二世而即亡漢
興更立制度修復先王之政不能純合僅同霸者其傳
國至二十四世收效獨遠荀子之言於此大驗矣魏晉
以降皆治用漢法行至於今蓋世局有變遷治法必以
中爲程霸者之制介盛衰升降之閒上之可進於王爲
大治之世下之流入於羣雄爲戎夷蠻貉之國爲大亂
之世是以通變之限至此而止今之議兵者欲盡易成
法效海外富強諸國之爲是不可解海外諸國所設施
以致富強之政即秦政也秦能亡六國不能制一項羽

其強豈可以恃議者之見毋亦下同於臨武君知所以
救敗而不知益以自敗也

彊國篇應侯問於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
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
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
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
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
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
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
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

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
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認矣兼是
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
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之所謂儒非今
科第之儒其所云秦之勝數正即今海外富強諸國之
勝數短長之大較如此所以謀內修而制域外者可知
矣今俄羅斯購求經籍延通學者爲之教授似已先泰
西諸國見及其所短吾儒之主持大議者顧徵敝篤步
逐英吉利德意志之後塵計出強敵之下反謂強吾之

國樞要在是是誠國事之大憂也

議兵篇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爲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此近事之確徵曰本止知并高麗之易不知堅凝之難故爲俄羅斯所奪也荀子一書任宏兵略列之權謀固行軍之金鑑爲時務之學者以其出自儒家置不審覽謂之通時務可乎

楊倞

汪氏中述學云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谷子本蘇秦之書漢志凡一人所著書目多不別出儒家錄蘆仲舒百二十三篇不更標舊術之目此例當本錄淮南外三十三篇不更標萬畢術之目此例當本錄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略劉向揚雄所序諸篇別有細注此則班氏自出之例如是醫家黃帝內經十六篇皇甫謐甲乙經序謂素問在其中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沈氏濤銅熨斗齋隨筆謂六韜在其中儒家別有六篇注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此是大弢之誤試詳本書周史六弢然則鬼谷書之入蘇子較可知矣屠氏繼序困學紀聞集證據說苑引鬼谷子謂劉向時有是書兼按漢人書籍多引鬼谷史記大史公自序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棄曉曰此出

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證一蘇秦列傳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張儀列傳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論衡苔佞篇引傳曰蘇秦張儀從橫
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
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鬼谷先
生戰國策無其人所引諸文當卽是書證一蘇秦列傳
集解引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鬼谷先
生僅有其書縱橫家之目必本之錄部證三準此數證
其宜爲錄志所收無疑編意樂壹所稱蘇秦託名正劉
班舊說爲然劉向校上蘇子序篇班固別有目錄一
人兩說不同據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
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伍六軍
爲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二軍二萬五千
人據管子揆度篇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
爲輕車千乘萬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輕車萬
乘輕重乙篇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
里王畿方千里萬乘大國千乘據禮記坊記篇制國不
過千乘論語先進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詩魯頌
閟宮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孔穎達正義曰荅臨碩謂
成鬼谷書有揣篇摩篇陰符篇明是蘇秦自道其所得
何云茫無可考楊愼丹鉛總錄又謂鬼谷是鬼容之誤
舍正牴歧益不足詰漢志鬼容區三篇入兵陰陽竝非

引見張湯傳如淳注莊萩文志韋昭注作班
書龐別錄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是一書　鬼谷之說

於六軍者九計合千乘人數爲七萬五千倍於二軍者二倍於三軍者亦二十九分之十四以三十人之數計合萬乘人數爲三十萬倍於六軍者三計合千乘人數爲三萬於二軍多六分之一於三軍又少十五分之三兩數俱無可合蓋所云皆周衰侯國遞變之制非周初本制也史記自序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馬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作者非一家制亦非一時故多殊別孫子作

王球恕齋

戰篇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杜牧注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文下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與孫子說同此文宜出孫子所益篇中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詳悉文義當作一車馬其甲五其蔽五四馬其甲二十其蔽二十白徒二十其制以一伍配車三奉車一兩白徒皆甲人數止二十其制以一伍配車三伍皆配徒爲衛與十人配徒二十人配徒爲衛不同左氏春秋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及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右兵車一乘車上實止三人周禮地官縣師職會其車人之卒伍夏司右職合其車之卒伍車亦有卒伍車兵與徒卒同以五起數者三人登車二人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是以其數亦五十人不得配一車且其文明與徒別又不能移一伍於徒吳子勵士篇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車徒之外又有騎兵士十人必分配騎此文宜出吳子所益篇中漢世百五十五篇不別標題鄭通目爲古書因通目爲古法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之文通通爲匹馬三十匹馬是成有十馬四馬配車餘六馬不配甲士十八人以四人配車六爲騎兵無疑車上下五人此止配四者減車上一人爲騎使與輕易於馳突五騎爲一伍處車前當敵衝一騎在車右仍與四配爲伍也夾車二人不可改騎故仍用徒賈公彥疏及左傳成元年正義俱承鄭說不能條析令尋討出之可瞭然矣古車徒各自爲行無以徒衛車之制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

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車居前車徒前後視險易所宜不相錯雜左隱四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鄭徒兵不配車車兵不配徒即古遺法王六軍制車萬乘者四軍爲二軍爲徒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各制干乘者二師爲車十三師八師皆爲徒也王有九有之師須遠征不庭故車多諸侯守境土有事惟帥師旅以勤王故車少元侯得專征止增軍數不增乘數者增軍以備閒守征伐車干乘今出又合所徵連屬之師旅乘數已足一軍故不兩增也小國一軍其乘數無考何休公羊僖元年傳解詁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以里數爲準依法推至萬乘止占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於王畿千里之數皆不合且四百九十二百五十乘數皆不整無以配師旅是制賦之法非制軍之法鄭記坊記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止具諸侯一等無大小管子輕重乙篇兼霸之壤下有此諸侯及負海子男二等揆及篇干乘之國下惟百乘之國一等云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輕軍百乘此百里之國兼包此諸侯及負海子男自據據小國而言國語荀語元侯作帥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事求恕齋

一軍制白乘則一旅爲車四帥四旅爲徒以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之數校之車減二旅徒增二十一旅亦自成國矣虎賁即王卒國策魏策云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史記晉世家文公獻楚俘於周天子賜虎賁三百人裴駰集解引賈逵左傳解詁天子卒曰虎賁此孟子之義趙岐章句以虎賁爲武士爲小臣者引書立政篇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爲說非虎賁分配車徒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以千五百人爲車兵其半爲徒兵各三旅某氏書牧誓序傳據司馬法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云三百兩凡二萬一千六百人亦誤周書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五十乘諸車車史記周本紀虎賁三千人當兼友邦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之師言若以配車乘則一車有虎賁十人又有甲士百五十人虎賁十人車上既不能容甲士五十人較司馬法步卒之數又增至過倍矣左氏閔二年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子八人以成曹管子大匡篇桓公築緜陵以封邢予車百乘甲士三子八人一千築夷儀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齊桓公告急諸侯曰請救伐大侯車二百乘卒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楚策言吳入郢秦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嬰與子虎下塞以東俱車兵徒兵各半

釋月

鄒氏伯奇學計一得月荅問篇或問月中桂影說者以爲大地山河之影信乎曰否地上山河之影何以月出至月入通宵如故耶蓋嘗以遠鏡窺測見月體中有巒峭而光者此月中之山也其晦

黑而平者此川中之海也卽俗所謂桂影也曰其光何故曰日照之也曰然則月常以半球受日光生明以後日不及照其東邊也審矣何以東邊一線圓光至上弦而後沒耶曰此前人之所未解也嘗單思而得之蓋月體乃半圓球常以弧背向地上弦以前下弦以後日光照其平面之全周而及於邊際弦望之閒日體在平面下乃不能照之此一線圓光所由隱見也其向地有定何也曰此由重心之偏也凡渾圓體圓心卽重心故利於轉半圓體則重心於邊際遠於圓頂近任置之必以圓頂之一點向地剖瓜渾圓者驗之可矣月猶是也按

徵君此說推衍西人蔣友仁地球圖說之義發其所未發頗涉奇創以侯失勒約翰談天地理篇之說證之實至平至近不可以易談天地理篇云地之狀大約近圓球細測之知非正球乃微扁狀若橘其南北軸短于赤道經然所差甚小故恆以球稱之橘形卽近半圓球惟近帶處亦微扁耳月球視地球益一面加凸一面又略減乍大體無甚異也談天月離篇言月本形顧與此絕異其說依據韓孫謂形非正球一面略凸凸處與地球之腦線相合重心在背地一面不合於中心如所云背地一面仍爲半圓光尚見東邊之理實難以通重心不在正中必偏而向下凸處既以近地爲地球之攝力所牽凸面自卽重面爲以重面與地中隔輕面輕面近地重面略略遠亦多生曲折談天之所以主彼者以凸面中暗黑而平之處用其國所造最精之遠鏡窺測或爲深窒或爲狀類沙土之大平原無水流之迹疑海在背地一面因以重心偏在彼面之理爲然實則海納眾流以成其經有廣狹其周必及全球如地球之洋面及履地諸川流無正背可分也月中水形向下半球既微不能窺向上半球卽難言成巨談天於此理未析故於重理不能推求合密於圓理遂不能悟及

所積之差其所糾校而得之地形微扁之理足與此平面之理相發明者亦復歧而自失轉爲徵君所覃思獨得矣談天又有一條云月面無光故受日光處其熱最猛若有溼氣必散而移于背日半面惟當光暗之界疑有水流其或一面水蒸化汽一面汽凝爲水如此則汽乍生乍滅亦甚微不能測也之數語更漫衍無理汽乍生乍滅則水亦乍盈乍涸海亦常易所在與地時向時背矣是篇頗應刪正有續其書者可依此說詳衍成之月中之海海字當改作地徵君所得遠鏡止測及山尖不能測深壑平原非精製者云

橫陽札記卷十

篆書 隸學

光緒
亥冬
氏木
軒重
雕雁
丁李

子

管子四時篇端險阻脩封疆正千陌千陌郎阡陌也阡陌不始於商鞅此亦一證足補朱子之闕

韓子和氏篇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然則孝公固已燔詩書矣

姦劫弑臣篇厲憐王以下與荀子與春申君書略同此韓非之文因篇內有莊王之弟春申君云云而誤作荀子與春申君書是國策之謬也

王荊公謂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然中讀韓非解老

篇云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然則舊讀末可改而斷公好行小慧甚矣豈辭按經訓堂老子道德經攷異云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名司馬光于兩無字兩有字斷句王安石同又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又玄衆妙之門此兩者同謂之玄玄又玄衆妙之門句

荀子引詩勸學一脩身三不苟三榮辱一非相一非十二子二仲尼一儒效五王伯二君道四臣道四致士二議兵四彊國二天論二正論二禮論一解蔽四正名三君子三大略七子道一凡六十其孔子曾子所引入于篇中者不與焉曾子遺言見於荀卿書者脩身篇其爲人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案此二語本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又曾子行曼于從于郊又君子疑則不言未聞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按此三語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亦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曾子食

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又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轂已破幹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又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龜鼉猶以淵爲淺而擾其中鷹鸇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又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孔子遺言見於荀卿書者王伯二大略二宥坐八子道六哀公六堯問一

荀卿子引書脩身一王制一富國二君道一臣道一致士一議兵一天論二君子一大略一

韓非子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據此知七十子之傳孔氏之學者孫卿也

呂氏春秋任數篇何以知其聰以其耳之聽也察作聰

韓非數以子罕與田常並稱漢書鄒陽傳云宋任子之計囚墨翟顏回子冉子罕也然則冉犁以音近溷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徙制度明理諸篇并引子華子與韓昭釐侯同時據此則孔子不及見之矣或謂卽程子孔子遇之于道者未知所據呂氏春秋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秦惠王殺其太子墨者鉅子適至秦秦惠王欲誅之使人下之令勿內墨者鉅子猶不聽遂入殺之

呂氏春秋尊師篇繼葩屨案葩必葩字之誤葩菲通

列子說符篇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齒之數然則書契呂氏春秋贊能篇管夷吾者寧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

列子湯問篇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文淇謹案此條困學紀聞禮記類已引

加手焉案江左人稱殺爲與手類此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遽莊子無咎之子瑗

諡曰成子

呂氏春秋本味求人二篇其言與山海經相似

通鑑八十八卷晉懷帝永嘉六年注引墨子備炎篇通典兵篇亦多引之

賈誼新書春秋篇鄒穆公曰百姓煦牛而耕此漢以前

年耕之明文也新序刺奢篇照作飽于義爲長

管子謚敬仲見晉語晏子春秋作管文仲然則敬仲是其字與

荀子哀公篇東野畢之御呂氏春秋適威篇作莊公顏閻與荀子不同

賈誼新書容經篇跰旋之容也跰卽盤字又背項之狀如屋之玄玄疑是互卽氏字低同胎教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荷大戴禮作倚又威王以齊彊於天下威王當作桓公宋以欽宗諱改桓爲威後人以齊無威公又改公爲王

舊學蓄疑 五

盤字亦作杵盤桓洋溢便旋踟躕一也跰乃拌之訛

列子周穆王篇馳驅千里至于巨搜巨搜卽禹貢之渠搜也又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郵尤通譴郵過也

湯問篇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古阨陜通語之轉又終髮北之北有溟海注莊子云窮髮中按終窮語之轉

墨子魯問篇是猶欲糴糴讐則恒也讐卽今俗售字舊校詩賈用不售唐石經宋本作讐段氏玉裁云蓋本作讐段氏玉裁云讐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御多用讐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賈誼新書卿穆公死沽者不讐其酒

淮南子主術訓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管子乘馬篇其貨一穀籠爲十篋

管子五輔篇潘字卽爾雅之璞字列子作潘莊子作蕃皆非也

火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此言

莊子徐無鬼篇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韜

進胙者莫不誹令尹呂氏春秋愼行篇進胙作動作文淇案此條在昭二十七年傳

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沒呂氏春秋制樂篇萱齡按無逸曰厥享國五十年舉成數也

賈誼新書連語故上主者堯舜是夏禹羿后稷與之爲善則行羿卽伯益也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天解羽此羿卽伯益也益爲虞官佐禹治水焚山澤逐禽獸後人寵神之以取威于民故有是言萱齡按史記秦本紀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柏翳卽伯益也益漢書百官表作蒜形似翳又轉爲羿蒜一字也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越王句踐世家索隱引六韜萱齡按孫氏同元有輒六韜逸文一卷

呂氏春秋審已篇越王授有子四人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萱齡按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引紀年表云紀年越絕書所載越君名號與史皆不合語音轉訛莫可究究呂覽有越王授王子搜疑非一人未詳何代今攷授搜雙聲字形亦相近其爲一人與否不可知而其爲句踐五世孫則確有可據

喪服假寧見五代史第五十五卷馬編傳謂給假寧家也

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相去八年又四年而武帝崩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卽史遷書所謂薄從上雍也

明史卓敬傳太祖改給事中爲元士尋改爲源士記補入日知錄原官條

後漢書滕撫傳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拔磐牙卽磐互之譌注非記入唐韻正牙字下萱齡按互古書多作牙

史記淮陰侯傳韓信說漢王曰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之民咸知之新序善謀下第十引此作戶知之然則子京

病正在襲古耳記補入日知錄新唐書條

漢書李固奏記梁商引孔子之言曰知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未知何本曹騰援立桓帝竟以亡漢而本傳揚之不遺力豈曹氏纂竊之後佞臣虛美而范氏未之刊正者乎其曰其所進用皆海內名人景監之恥良賀其知之矣

漢書藝文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按大戴禮保傅篇有青史氏之說王必青之脫誤喜孫謹按風俗通文心雕龍並引青史氏之語

後漢書郭璞傳庾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始從康帝紀校文淇謹案郭璞傳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邵山傾長

順之初于獨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庚冰
曰子忘郭生之言耶邱山名此號不宜用冰攬心歎
沒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庚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
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能免乎其年翼卒康帝紀初
成帝自疾以帝爲嗣庾冰謂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
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邱山頻立者建也始者
元也邱山謂也讖篠讖云立建以始爲元建以長順爲
與以長順爲永和一例此條從康帝紀校牘傳謂建元
當作立始極精確

又郗超傳温自陵大喜即轉悟爲會稽太守悟傳云轉
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按職官志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
之任是時簡文爲會稽王則悟爲內史而爲太守也

又殷浩傳浩後將葬其故吏順悅之上疏訟浩又浩北
伐時以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故傳末別表順悅之蔡
裔事而今本皆跳行別傳更增一題與齊王冏傳鄭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大學衍義補八十二卷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閭俗生
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資財不足以贍也
養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
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
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閒活者
以千數
後漢書馬援傳裁買城西地稟葬而已注稟草也非也
援釋名曰月末滿而葬曰渴渴稟語之轉
南史何點傳點居東籬門閭有卞忠貞冢然則卞冢不
在冶城也
南史宋後廢帝紀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
皆帝殺之今檢前廢帝明帝二紀及孝武諸子傳二十
八子中子深子鳳子乡子羽子衡子況子雲子文子霄
子雍十人皆早夭子鸞子師二人爲前廢帝所殺前廢
帝子業爲明帝所弒子尚子勛子殺子房子頊子仁子
貞子元子孟子產子輿子趨子期子嗣子悅十五人並
爲明帝所殺明帝緣孝武無後以己子智隱奉孝武爲
子封武陵郡王矣廢帝復安得而殺孝武之子乎齊人
苟欲歸惡故君而不顧其失實李延壽從而著之非良
史之義也
南史第十五卷劉祥傳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

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冏曰寒士不孫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弟十九卷謝超宗傳曰褚彥回落水超宗先在船虎彥回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孫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按此一事而屬之二人前後複出

史記田齊世家曰歸乎田成子劉知幾曰田成猶在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正義曰陳恆之口口知其爲成子而稱之中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此則韓氏之謬未可專責子長也

蜀志杜微傳諸葛亮與書曰朝廷主公年十八顧虎士疑主公不辭文選王儉集序李善注引正作朝廷十八主公二字蓋後世妄人所加

史記老子列傳末載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二句乃太史公自序文誤入之也

穆天子傳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皇當作王按皇王古雖通用然皇后二字在秦以前書不典

晉書閻纘傳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至移中正乃得復品

晉書蔡謨傳父克性公亮守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

階閒注云車載樞車周禮謂之巾車禮記謂之巾車唐人以閎字寫轉不可識耳又或作輧萱齡按此據明程榮本作圜近洪氏願煊所刊本作圜

大記又謂之國車也按閎卽國字唐人以閎字寫轉不可識耳又或作輧萱齡按此據明程榮本作圜近洪氏願煊所刊本作圜

吳志孫堅傳引續漢書朱儁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時舉進士記問錢少詹事大昕說萱齡按唐摭言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

秦毋君東莞處士見魏志第八卷陶謙傳注引謝承後漢書

漢書宋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晉書劉惔傳居下訕上此弊道也記攷一切經音義

魏志九夏侯惇傳建安二十四年大祖軍破呂布軍于徐晃救之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尙書被諷奏孝文定約禮之典光武皇帝絕告密之科合于徐州辟誣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

摩陂按呂布以建安三年十一月誅至此又二十二年圍解王軍摩陂夏侯惇傳誤關羽爲呂布

尙安得軍在摩陂乎武帝紀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使後漢書張宗傳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大中大夫

注告密依謂之名又陳忠疏曰大臣有密告之科合于吉曰告凶曰密通鑑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漢書第四十六卷陳忠傳

致幽之義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唐高宗朝考功員外郎劉思玄始奏進士加帖文明經加帖通鑑二百二十二楊綰奏後漢書張宗傳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大中大夫

史記橋牛父曰句望正義句古侯反望音亡然則句望卽句芒也芒之爲幕四聲之轉左傳國語之幕卽其人也韋昭注國語以幕爲虞思誤矣

評詩

晉書段灼傳灼訟鄧艾曰七十老公復當何所求哉王維夷門行語本此

韋應物擬古詩云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按詩意本

元至元中置堰中爲斗門導汶水入洸明永樂中改爲堽

文獻通考宋熙寧十年詔永興軍自漢以來諸陵下閉地歲收州縣以其錢修葺陵墓

南史庾於陵傳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按主簿所掌一府文口府主交代之際不可去府故有迎主簿有送故主簿王諶傳沈曇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

尙書被諷奏孝文定約禮之典光武皇帝絕告密之科注告密依謂之名又陳忠疏曰大臣有密告之科合于吉曰告凶曰密通鑑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漢書第四十六卷陳忠傳

之鮑明遠鮑明遠詩云憔悴容顏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爲妙手轉換正自無多耳

又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詩似從蘇子卿結髮爲夫妻一首出藍而情事特絕殆不可多得于爭勝

韋蘇州詩云邑有流亡愧俸錢又云邑中有其人憔悴即我愆詩人不可無此胸次

又兒故殿中鄭侍御題詩作登西南岡卜居作并極似康樂卜居題與康樂尤相似

又雎陽感懷作發揮忠略與李翰昌黎同工敘事高簡尤兒爭力

江州長句是其所短唯聽鸞曲獨近昌谷

穉錄

困學紀聞云東漢禮儀云夏日至浚井改水改水惟見于此經百詩義門校無異辭也按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荻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此足與東漢禮儀相證明者（萱齡按杼俊亦雙聲）

廣韻肥字下云又姓左傳有肥義按戰國策有之左傳無此人也

李翕西狹頌云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亦世即奕世也郭輔碑休矣亦世樊毅脩堂碑亦世克昌義並同據此知大雅文王篇云不顯亦世乃是丕顯奕世古字多通傳寫者省之耳

說苑子奇十八而爲阿宰有譽政績後漢書邊讓傳同又胡廣傳阿鄭之化注以阿爲晏子文淇澳案晏子春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復使治阿秋內篇景公使晏三年而譽聞于國此以阿爲晏子之證而阿水經注千秋亭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尊龍所告亦見漢書光武紀注

頭陀寺碑李善注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琊王巾製此文在陶宏景之前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淮南子主術訓同晏子外篇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司馬彪輿服志漢明帝製冕其旒皆有前而無後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見詩正月繁霜注左氏莊二十五年注

韓勅碑莫不駭思嘆仰駭即冀字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州里駭于邑萱齡按廣雅釋言駭企也易是類謀在注駭用鄭注云駭庶幾也

上林賦胖蠁布寫按羊舌肸字叔向相如必有所本

後漢書列女傳元嘉元年度尚爲曹娥立碑注引會稽典錄云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云云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二書皆云字子禮而魏志王粲傳潁川邯鄲淳注引魏略云淳一名竺二字子叔則此爲二人無疑而寫石經者子叔耳魏志江式傳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文選李善水經簡賦蘧妃准法注云妃未詳六臣本妃

作襄按嵇康琴賦云夔襄薦法正用此語六臣本是也
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五卷王勃益州夫子廟碑華蓋西
臨藏五雲于太甲杜詩五雲高太甲用事正同古書多
亡未見所本

通典一百七十七襄陽郡穀城　引鮑至南雍州記
云城內兒蕭相國廟相傳謂篤　神城隍之祀始此
李陽氷縉雲廟碑在其後矣

行狀見後漢書呂彊傳其式見通典選舉篇

眞容應見碑之李成裕乃李揆之父揆傳及宰相世系
表具載之金石文字跋尾但云見舊唐書禮儀志偶未
檢耳

舊學蓄疑　卷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本注周史記[illegible]古曰[illegible]
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云周時諸誓號令也蓋孔
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南史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
之識者顯見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書昉檢周書果
如其說隨志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唐志
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八卷崇文目同史通周書與尚
書相類卽孔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
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
事者所增益也王伯厚云序在卷末又云隨唐志皆云
此書得之汲冢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戰國策秦策晉
王之用心何如記告謝侍郎閻字之義　亦云也攝氏之王天下也商子算地篇
云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氏春秋當務篇以堯舜湯
文武爲六王說文閻下曰告謝之禮天子居宗廟閒

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閽月王居門中終月也又皇下曰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皇字本从王制字是皇亦可稱王此可証之疑

白虎通德論引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五帝德篇正如此故史記本此作五帝本紀

秦師過周北門正義云司馬法亡文洪謹案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正義云戎也司馬法其書既亡未知所本

吳人稱罌爲棒是瓶字也泰州興化人呼你代我代是等字也

左昭七年正義引汲冢瑣語瞯書經籍志亦有瑣語十卷文洪謹案宋本杜預春秋後序正義云汲冢瑣語十一卷與瞯志異

舊學蓄疑

春官鞮人注引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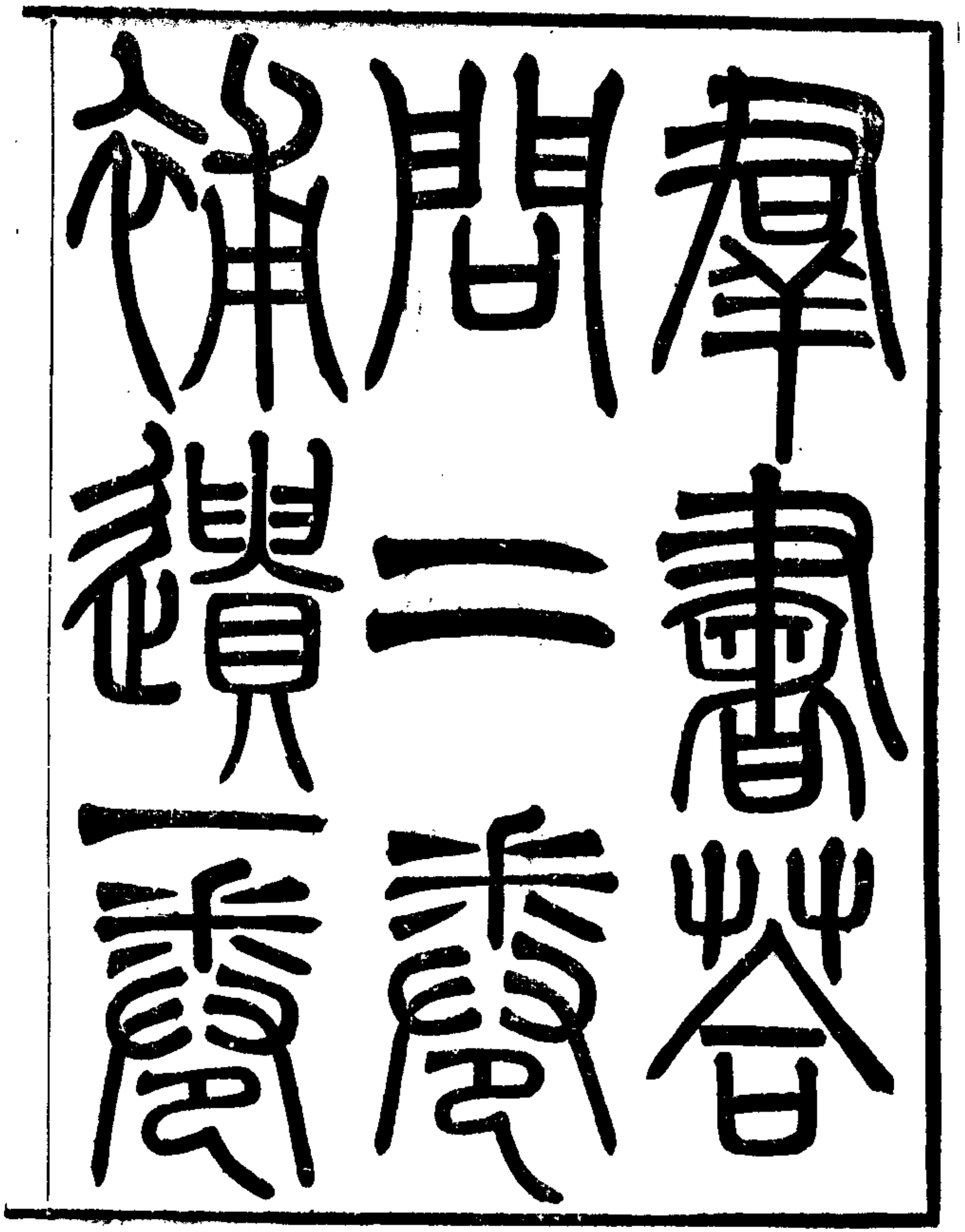
說文鶼下引師曠語南方有鳥名曰羌鶼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宋史郭忠恕傳所校古今尚書並釋文並行于世

逸周書小開解三極一維天九星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

婦人穿耳自周漢以來卽有之莊子德充符爲天子之諸御不穿耳辛恪傳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恭冕謹案辛恪當作諸葛恪又案此條詳家貽憲錄

古十二時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夜半雞鳴平旦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大義



光緒戊子夏

木犀軒刻

問易疏諸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其說然乎否乎曰劉瓛陸德明皆主此說而不然也說文彖豕走也從互從豕省玉篇彖豕走悅也鄭玄注樂書九卷海南黃氏所據本此露亦雅云彖耳濈濈大如拿行動鼓舞曰常帶笑故玉篇彖豕走悅也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生于兩問韓皋廣陵散解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粤東曰茅犀西曰猪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楠榛楚庭稗珠云聖人作易稱彖象者取于此二獸也此說足以補先儒之缺据鄭說彖耳濈濈大如拿又云西曰猪神則此獸具有豕形故字從豕從互說文互豕之頭象其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于廣陵故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其說可從否曰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注野人謂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疏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今此曲亦非官樂散之名當本此王伯厚曰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也再檢顧王氏廣陵散記云桑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据此則皋之說爲不足憑矣

問荀子有千歲之固而不愉者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注不愉不字剩耳注說當從否抑別有證也曰羣書治要固作國不愉者作不偷懼作具不在乎云云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又按性惡篇君子篇謝氏刻本在第十七卷今治要引之皆在子道篇之後謝刻本大略篇在第十九卷

子道篇在第二十卷今治要引之子道篇在大略篇之前豈魏徵所見之篇目次第與今本不同耶其字句之異同甚多不止此也又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閽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又皆謝刻本所無其荀子之遜文歟

飪臭味惡也疏食若再進必熟爛遍節故爲失飪按孔子聖人也曾子聖人之徒也孔子曰失飪不食己尚不食而況奉其親乎鄭必知原爲再者釋言文周禮禁原宰曰末有原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之功其歹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然則碑文其始于漢乎漢以來宮室墓道之碑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後漢趙岐欲立圓石于墓前蓋碣耳漢中山簡王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華表也按張華取燕昭王墓前華表本然則何有以木爲之者說者謂周公始爲華表不可考矣蕭梁則以石爲之隋書曰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葬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故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臨川王蕭宏墓石柱二建安侯蕭正立墓石柱二其亦桓楹之遺制歟兩漢碑尙有穿穴其上者漢時近古其豐碑之遺制歟若夫碑者被也碑者埤也說文云桓亭郵表也蓋以亭郵所立表木謂之桓卽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桓爲一碑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分言之豐碑與桓楹異制若喪大記大夫二碑是桓楹亦可通謂之碑也凡此皆屬車載柩至壙入方中羣絳之碑也故釋名云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廣韻碑碣李斯造官始于嶧山之刻然按之嶧山秦山之類皆謂之刻石而未有碑名其說不足據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然則碑文其始于漢乎漢趙岐欲立圓石于墓前蓋碣耳漢中山簡王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華表也按張華取燕昭王墓前華表本然則何有以木爲之者說者謂周公始爲華表不可考矣蕭梁則以石爲之隋書曰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葬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故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臨川王蕭宏墓石柱二建安侯蕭正立墓石柱二其亦桓楹之遺制歟兩漢碑尙有穿穴其上者漢時近古其豐碑之遺制歟若夫碑者被也碑者埤也說文豐石紀功德從石卑聲皆曰驗漢事而言之者也非古訓矣

問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集說綏或是授字之誤以下

文可見特牲祝命挼祭集說挼祭卽授祭也少牢饋食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雅集說繼公按注云墮祭亦誤墮宜作授當作授否曰敎不知而妄說也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旣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疏鄭旣以挼綏作羞三者已作墮復云古文作撱以其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撱祭故亦兼撱解據此知各經異字終當以墮爲正矣鄭注事尸之禮始于綏祭終于從獻此經無所謂挼祭矣賈疏申墮之義曰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按左傳云子路將墮三都以三都太高故墮下之取墮爲下祭之義故讀從之齊南魯北謂祭爲墮者由墮下而祭因卽謂祭爲墮是鄭從墮不從綏與羞之義按凡物放下皆得以墮名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蓋以手放飯于器是也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蓋以手奠幣于神是也墮說文作隓又作隋裂肉也从肉隓省故隓又作隋集韻隋或作墮綏挼周禮太祝辨九祭六曰撱祭或作揓又作捶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矣敖氏但知爲形似之誤當作授不求之于文義不徹之于經典遂以爲墮挼撱綏皆當作授矣豈其然乎

問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四曰和容馬融周官傳作四曰遍和容者卽和禮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以禮爲容者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必知容爲禮樂之官者春秋晉羊舌大夫爲和容之官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後漢書儒林傳劉昆少習禮容漢舊儀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學之是善爲禮樂者謂之容也容之義可通諸禮者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玉篇防或作坊禮坊記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據此知以容防矢以禮防身其義一也荀子居則設張容是知人不可以無禮猶居不可以無容歟

問士喪禮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幄乃連擘注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古文擘作挽集說敖繼公謂擘字未詳以此文義求之或是巨擘之別名然否曰敖氏昧不知蓋闕之義矣擘皆訓鄭伯肉袒擘羊之擘與擘異說文擘手擘也拔擘與挽同史記封禪書作搤挽漢書作搤擘其字一也大指無別名不得云擘爲巨擘也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說文擘大指也若是擘爲巨擘之別名則許氏說文何以二字義各不同耶

問應劭風俗通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與經傳合否曰此與蔡邕之說同也其實

蜡與臘本二事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疏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又既蜡而收民息已注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臘可以名蜡者月令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按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合而爲一故孔疏但不知臘與蜡異則黃衣黃冠及今禮皆蜡之後日是後王禮制之所以分也推而上之崔靈恩三禮義宗天子皮弁素衣素裳爲蜡祭之服黃衣黃冠臘祭先祖息田夫之服又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備用四時之調據此則非祭先祖五祀也故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

及門閭孔疏以此爲蜡祭而下臘先祖五祀爲臘祭是先儒皆以蜡與臘祭分也周禮羅章國祭蜡則歐鼜擊土鼓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物是周時已分爲二矣至云漢改爲臘不知左傳虞不臘矣周時已有臘之名臘先祖五祀見于月令月令殷禮是殷時已有臘之名非至漢而始改也謂之臘者應氏云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唯此說與鄭合耳又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于戌故曰臘也此又一義鄭所不取唯晉博士張亮主其說議曰臘者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俗也

問周禮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其說有徵乎曰鄭以漢法況之也晉書輿服志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按五百見于後漢書曹節傳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羣昭辨釋名五百本作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從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愚按漢去五百人或量留其餘以爲護從使掌行杖耳非盡去其人也伍即五人爲伍之意五百人爲伍取名五百非如羣說也緹衣者纁漢志五百赤幟絳襜卽今行鞭杖者亦作伍伯按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官執金吾止也執金革禦非常也以銅爲之黃金塗

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吳仁傑兩漢刊誤曰郡守都尉縣長之屬皆以木爲吾然則金吾木吾乃中尉及官府伍伯所執以參于前者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據此則五百人未盡去也晉志誤矣五百緹衣金吾緹騎其服同耳

問御覽五經異義按周禮說五玉贊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無朝儀五經皆無說庶人工商有贊然乎曰是不然也曲禮儿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疏野鴈曰鶩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

周禮春官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
鶩工商執雞注雞取其守時而已此庶人工商執贄之
見于經者
問祭酒之說不一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
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嗣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劉熙
釋名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餟之也韋昭辨釋名祭凡
會同饗燕必尊長先用先川必以酒祭故曰祭酒漢時
吳王年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諸說如此當何從曰漢
以吳王爲祭酒見班書吳被傳諸說不同韋與應說是
也如鄉飲酒之禮非祭神而亦有祭酒之文況儀禮凡
飲酒未有不祭者以經文證之則如淳祠祭之說劉熙

餟神之說非也顏師古雖以如說爲然予不敢信劉云
以酒餟之如云以酒沃酹按餟與綴通說文酹綴酒也
玉篇酹以酒祭地也玉篇餟祭酹也史記武帝紀其下
四方地爲綴食注索隱曰綴謂聯續而祭之正義曰謂
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史傳儒先本有此義亦非
劉氏如氏之儿說史記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
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後世以祭酒之名且以爲官
矣後漢丁恭拜侍中祭酒周澤署議曹祭酒樂詳爲文
學祭酒自魏已後乃屬之于國子焉
問穀梁宣十五年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菜取焉
注以種五菜其名可指歟曰傳但言葱韭文不具耳按

盧樞經五菜葵甘韭薤蘘荷苦葱辛是也
問舜之飯糗茹草草可茹乎草當訓作粗如史記陳丞
相世家惡草具進之草乎曰非也當從說文菜草之可
食者如董仲舒傳公儀子相魯食于舍而茹葵之類也
此與茹字連文食菜曰茹故知之
問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譙周論語
注云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其說有徵乎曰此漢法也
漢舊史儺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是也又風俗通云縣
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于門皆追效于前
冀以禦凶也
問浴乎沂韓筆解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
無浴之理其說當從否曰其說是也然以浴爲沿之誤
不確按說文沿緣水而下也于義無徵當從王充論衡
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
乎沂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據此浴當爲涉之誤會點
之言如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
問宰予晝寢梁武帝寢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
夜居于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據此是宰于晝居于寢故
夫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又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
繪晝寢室其說然否曰晝寢非也寢室之說是也檀弓
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後世以祭酒之名且以爲官
貴之
問王制嬴股肱注謂擐衣出其臂脛釋文擐舊音患今

讀宜音宣依字作擐字林云擐擐臂也其說當從否曰
顏之推家訓已言之矣云謂擐衣出其臂腋今書皆作
攘甲之攘國子博士蕭該云攘當作擐音宣攘是穿著
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又按
士虞禮鉤袒注如今攘衣也亦誤當作擐音宣攘與擐皆非
擐音爵擐乃音宣耳顏作擐不誤釋文誤矣
問亡之命矣王充論衡作無之何也曰漢人讀作有
無之無如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作歲之命矣
夫按小爾雅蔑無也今注乃讀作存亡之亡耳
問重仲舒春秋決事君猶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
女傳有婁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
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恒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

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過麑以恩況人乎乃擇之
以爲子傅子議何如今未見其議也可得而補之乎曰
臣愚以爲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
民無計其開故大之也擇以爲傅又何疑焉
問列女傳魯孝義保其事何據曰此與公羊傳互有詳
略也傳言孝義保者稱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即
公羊傳之母養公者也傳云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即
公羊孝公幼也傳言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
即公羊傳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也傳言括之子伯御
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白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
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
復改之是也
爲夫人定姜之詩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
向之說列女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
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
自送之于野乃賦詩云云是其不同也鄭注坊記亦以

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孌之謂也
是鄭氏之所本
問燕燕子飛傳箋皆以爲戴嬀大歸于陳而序亦以爲
衛姜送歸妾也鄭注坊記作定姜何以不同曰此亦劉

問行露之詩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何以知之曰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云云其說亦本于外傳是其據也而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葢魯詩也

問古人何以無酷字曰古人以酷字爲酬酢之酢字儀禮特牲饋食祝酌授尸尸酢主人注今文酢曰酢又以酢爲酷字急就篇醯醯酸酢淡辨濁清及隋書酷吏傳長安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宏度是也說文闕東謂酢曰酸又曰醯酸也然則酢卽周禮之醯故荀子曰醯酸而蜹聚焉馬呂氏春秋缶醯黃蜹聚之有酸廣雅謂之酷是也

問後漢書儒林傳張元兼說嚴氏宣氏宣氏不知所指曰宣當是冥字之誤周禮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都傳嚴氏春秋故先鄭云有冥氏春秋

問詩僊革金厄傳厄烏蜮也何物曰厄與蚾通爾雅釋蟲蚾烏蠋郭璞注大蟅如指似蠶見韓子淮風蜎蜎者蠋傳以爲桑蟲也而許氏說文則以爲葵中蠶莊子以爲奔蜂不能化詎蠋淮南子以爲蠶與蜀狀相類而愛恰異葢蜀似蠶在桑謂之桑蠋在葵謂之葵蠋在藿謂之藿蠋耳本作蜀加虫俗字

問既伯既禱許愼何以作既禡既禱曰自秦灰之後六籍殘缺文字不同漢儒抱殘守缺各遵師說不敢移易一字愼之也于是有字異而義不異者不異者字同而義不同者衆說紛如莫可究竟矣毛傳于既伯既禱傳曰伯馬祖也禱禱獲也鄭箋不言意與毛同耳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祭馬祖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此一義也說文禡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是或三家詩伯字有作禡字者其說與爾雅詩鄭箋周禮杜子春之說皆背爾雅是禡師祭也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作或爲禡貉兵祭類也禡也鄭箋也師祭也應劭以爲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是又沿許氏之說矣說文以禂爲禱牲此從杜子春之說也旬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疇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俗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是鄭不從此說禂不得爲禱祈之字也禂牲禂馬經文分言之杜許亦不得合一以訓之而以禱牲爲馬祭耶

問白虎通水之爲言准也養萬物平均有准則也盧注二句舊作陰化沾濡任生木七字御覽同今據月令正

義所引改正似義長當改否曰不當改也春秋元命包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淳淵流行潛施也白虎通本此文
故水者木之母故云任生木況御覽引與舊作正同何
可改耶

問白虎通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皆入不嫌
滿溢爲萬物盡本注將歸者入舊上衍者字下脫入字
今從朱校改家語困誓篇云生則出焉死則入焉荀子
韓詩外傳說苑皆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之文爲萬物
下疑脫一母字當從改否曰非也引家語等書欲以何
明也是時不知蓋缺之義矣春秋元命包地不足東南
陰行動終而入據門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

起運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
變化含吐應節據此則朱校本豈非凡度耶

問白虎通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盧本注舊作大也
又開作同据正義改當改否曰不當改春秋攷異郵廣
莫者精大滿也是大滿也有闕文誤字耶

問白虎通龜蓍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何必以荊乎曰
三禮圖凡木心皆圓而荊心方是以用之
也

問白虎通引五霸何以不同曰謂五伯爲昆吾氏云云
者風俗通所謂春秋左氏傳也或謂五伯爲齊桓晉文
秦繆云云者風俗通所謂春秋注脾屬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有異義否曰呂氏春秋注脾屬土
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
說脾屬木白川其藏也高誘前一說本今文尚書歐陽

問白虎通禮曰伏羲神農燧人皇此又何說也曰風俗通所謂尚
書大傳說也其曰者禮緯含文嘉也

問白虎通肝者木之精何所本曰此五經異義所謂今
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
氏從古文尚書說鄭氏駁之從今文尚書說

問白虎通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
故也盧本注祭社稷三字今補當補否曰盧注往往擅
增減古書其謬在此孝經援神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
重功也據此不當補矣

問白虎通臏者法金之刻木有臏刑又有荊刑何也曰
五經異義皐陶改臏爲荊呂刑有荊周改荊爲刖也禮
統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故臏者脫其臏耳司刑
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據此可知刑法有
世輕世重矣

問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祭法何
以有七祀曰五祀者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
也

問白虎通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土也春木煞
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有異義否曰呂氏春秋注脾屬土
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
說脾屬木白川其藏也高誘前一說本今文尚書歐陽

說脾土也與白虎通合後一說乃古文尚書脾木也與白虎通異

問白虎通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何也曰呂氏春秋注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問白虎通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何也曰月令注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蓋心火也火之所勝者金不祭肺而祭心故云六月心非所勝也

問白虎通五帝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有異義否曰風俗通所謂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五帝皆與白虎通說同若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也有少昊而無黃帝

問白虎通天子者爵稱也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以爲天子無爵號同于天何爵之有曰謂有爵者易京孟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鄭駁異義亦以爲周人有爵白虎通從鈎命訣也

問白虎通五祀有井而無行與呂氏春秋異曰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按鄭注月令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也據此祀行乃所以祀水耳陳氏禮書兩漢

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膳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

問白虎通門以犬于書有徵乎曰風俗通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于生門故獨于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問白虎通一說戶以羊竈以雞盧本注雞舊作雉訛今據通典改說題辭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則用以祀竈

宜也注說允否曰此不知而妄說凡祭皆取其相勝者以陽畜祀火神未之聞也或恐互誤耳風俗通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又漢記濟南陰子方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此二說似近之

問白虎通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然則有二說乎曰有此文有脫誤耳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按今爾雅作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與白虎通之說合異義以

爲爾雅亦然是許鄭所見之本與孫郭不同孫郭所見之本作春爲蒼天是與春爲昊天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從周禮之說鄭從戴禮之說

問白虎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何也曰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

問白虎通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長養木此火養母也其義可徵乎曰董子曰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注火木之子夏之順也檢何物也曰檢與桑同說文桑牛鼻上環廣韻牛枸也

問呂氏春秋重己篇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者制其鼻也高誘注中正作學官當作學官否曰不當也白虎通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安見其非學宮也且如畢作學官注云命學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成何說耶

問呂氏春秋仲春紀注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畢校本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宮唯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爲官寺正月紀

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酒官何以謂之大酋酒熟何以謂之酋也曰酒字從酉釋名酒酉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酋繹酒从酉水半見于上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也故月令鄭注大酋者酒官之長也疏酋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酋揚子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酋故酒久熟亦謂之酋問呂氏春秋論大篇不周畢校本云此雖山名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爲一類是否曰不周二字高注屬下不屬上文也本文云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蛟蛆故高注云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本文下云水大則有蛟龍云云然則不周當屬下文作不周山也若屬上文與羣抵天翟爲一類是皆獸名試問有不周之獸耶獨舉不周者以山在昆侖言其大耳

問呂氏春秋不屈篇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何謂煙視曰燕有煙音古字通用說文睇小視也夏小正燕乃睇燕視曰睇煙視即燕睇後世新婦入門閉目即小視之遺也

羣書答問卷上終

問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及贊其儀何自昉乎答曰此古制也漢踵而行之耳周禮正月之吉注吉謂朔日也鄉黨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其證諸侯告朔之後當視朝故孔子雖致仕每月猶必朝也漢舊儀每月月朔常朝後以其頻而改爲六月十月又以六月朔甚暑省之于是唯以十月朔用十月者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白虎通書曰五王三帝二生一死贊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仲者哉劉歆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申也尼者和也言而直以伯仲別之也誠如孔說則徒以伯仲將何以區別人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邱至二十則稱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故稱之曰仲尼夫豈有捨尼而直稱

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問者曰白虎通贄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今此納幣而不用雁何也曰何注凡昏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白虎通元三法天纁二法地陽奇陰耦明陽道之大也據此知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贄孝經鉤命訣所謂五禮用雁也六禮唯納徵不用雁也納徵以束帛儷皮爲贄故春秋據本事而書曰冬公如齊納幣

問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李德裕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太宗擒王竇之地關城東峯太宗像在一堂威靈皆畏于軒臺風雲宜還于豐沛請如漢郡國立廟故事更造一廟號昭武廟可其廟可更造否答曰自周以來七廟之制既定後世無有損益之者曾子問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廟有二主夫子答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故廟不可增主無虛設古之制也漢于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巡守之禮亦立焉此漢之弊政也是以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言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永光四年乃罷之昔逸東高廟災公羊經師董仲舒曰今高祖不當在逸東西漢大儒皆能援引經義以匡君失至唐則不然黨同伐異一孫平子之言終不能用羣臣盡起而攻之以致禮制乖違無人敢議

李德裕奏作昭武廟于武牢關不但立木主而且立像矣古者士大夫父子異宮所以各申其尊今高祖太宗之像共在一室尊卑之禮都不可問較漢之失抑又遜之

問通典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期當從臣服從本親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當從否答曰應說是也吾爲之引伸其義曰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之也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太常賀循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案春秋之義臣之服君猶子服父僖雖繼閔兄前已爲臣故爲閔公三年亦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傳曰臣子一例也白虎通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據此諸父且臣況兄弟乎況子姓乎然則如何而後可以服其親服乎禮服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問通典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其說然否答曰昏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喪服爲繼父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何哉聖人非不欲舉世爲柏舟之誓然而未能者其勢然也蓋禮緣義起幼子無大功之親則此子無人爲之衣食設一旦展轉溝壑先人之祀不幾斬乎比長雖過期不葬于義不可除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當從否答曰詳鄭氏之義其餘謂旁親也不知旁親指衆子否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曰所謂主喪者謂獨子耳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于意否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梁劉昭難劉世明曰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主喪

襄尚有緦麻豈同衰之不若哉傅元袁準之徒皆云無服安知禮義者乎董仲舒春秋決事比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今夫死子稱無大功之親而適人此亦王法之所不能禁者耳爲之制服又何疑焉

問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其餘謂旁親也疏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庾云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末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于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庶爲是其說果當從否答曰詳鄭氏之義其餘謂旁親也不知旁親指衆子否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曰所謂主喪者謂獨子耳雖過期不葬于義不可除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于意否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梁劉昭難劉世明曰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主喪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指衆子此皆据蕭說而申其義者也晉劉智釋疑亦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謹案鄭君于小記之注未明考之于後漢桓鸞之問氾閎而得之矣鸞問閎曰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質焉爾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尸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閎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閎復云無庶子

當何以又曰族人可以其倫代之周又覆人云無族人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適子不除耳

問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曰士喪禮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其說是否答曰經明云在南而張氏以爲在北是違經而任意也案經云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云一在南者二在北也此指重之在殯宮時而言蓋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虞而埋之乃作主故士喪禮襲畢殷祭之禘是也圜丘則以蒼璧東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謂之禘祀圜丘則以蒼璧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殷祭其禮制合于古典否答曰癸巳祫于太廟注五代志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太廟則秊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殷祭亦是也獨不可三年一祭耳問通鑑北齊後主天統元年春正月辛卯齊主祀圜丘稍覺便于行禮耳豈推而遠之之謂乎

以其在中庭之北過北則礙于碑矣故二分北欲使地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之位在中庭北注所謂進益北也君視士大斂重在門內近南君入門在重北碑南西鄉稍覺便于行禮耳豈推而遠之之謂乎

為便此豈隨出入為南北耶張誤矣知重必當在南者

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其置重之處如初卿大夫士喪禮重以依神若置之禮初喪朝祧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饗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在祖廟門外之東也若其未出之前在祖之庭故既夕有置重之處如初之儀若如張說是南北無一定之嚮背矣禮經無此例也觀既夕重遷左疏重在內嚮北人在其南以左還鄉門

案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又曰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鄭注禮緯云百王通義也時祭皆以孟月者妥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時祭皆以首時也于祭之外加以臘祭者雜以漢制也風俗通謹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于午故曰臘也祭圜丘以蒼璧者周制也圜丘亦謂之禘者鄭注祭法曰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也游明根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高閭曰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其南以左還鄉門

廟之帝不在廟非園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也並仲明鄭氏圜丘稱禘之義齊之稱禘未爲無本周禮以冬至夏至祀圜丘方澤無三年一禘之說也由是觀之齊之禮制不盡然也

問段成式酉陽雜俎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其說然否答曰段說是也喪服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唯父在爲母不杖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疏賀氏曰父

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能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段之所據據此矣其當用削杖者喪服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賈疏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員亦象天竹又內外有節象于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亦哀痛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于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于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喪服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于地故也爲妻喪而杖用竹豈理也哉況喪服云杖各齊其心今唐杖過頭尤非其制矣

問萬斯同羣書疑辨儀禮士昏禮篇婦餕姑饌之後有

以爲無異于庶人可乎改經從已此向來說經之謬不謂萬氏昆季亦雅有此弊非所望矣又舉鄭注以爲前注得之不知鄭注有三條皆一義有何得失之分耶其一云女從者謂姪娣也其二云媵送謂女從者也其三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終以媵爲姪娣並無先後牴牾不若萬氏之進退失據也此條以媵爲非妾于貴妾之條則又云古人之妾有出于姪娣者故有貴賤之分後世無姪娣媵之制則貴賤何以分其言之自相矛盾如是乎又以詩序公羊爲妄謬且云春秋書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三國皆大國也肯

以其二女一孫女並爲人之妾乎然左氏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此獨非晉事耶何見之固也又云古云媵必以同姓則衛晉來媵可也齊人何故媵之不知班固白虎通云娶三國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謂有異姓來媵者春秋今文說也謂同姓來媵者春秋古文說也萬未之知耳又云卽使姪娣皆備亦無並嫁一人之理然莊姜無子又取于陳曰厲嫣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嫣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且齊侯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此豈非并嫁一人之證乎陳舜之後厲嫣戴嫣皆妾也衛亦大國如夫人則妾也又豈非大國亦可并爲人妾之證乎又云娣非專女弟也猶門人之于師自稱弟子禮之謂娣亦此類其父母家以他女送嫁爲女之伴事畢則遣還夫以媵嫁之娣而例諸門人之稱弟子可謂儗不于倫至謂他女伴嫁事畢遣還尤屬不經之談又云所謂媵則婦人之知禮者然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可以詔禮吾未知所据也又云卽諸侯吾聞之矣媵謂之知禮者吾未之聞也

一取九女之說妄矣詩不云乎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言諸娣則非一娣矣如雲則非一女矣詩亦謬妄耶何其肆言無忌也

問萬斯同羣書疑辨士昏禮初言舅姑既沒則婦入廟三月乃奠菜後又言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注以祭行爲助祭其意謂古人四時皆祭三月之中必遇一祭故因助祭而謁見祖宗愚竊以爲不然此之祭行典上三月奠菜同義前則言舅姑既沒之禮後則言舅姑皆在之禮舅姑沒則止奠菜于舅姑而不見于祖廟舅姑存則舅姑率之以見祖宗廟而不行奠菜之儀其期皆以三月若謂助祭而卽謁見則時祭有數日卽遇者有一月而遇者有兩月三月而遇者其期不一與三月之文不合其論然否答曰萬氏之說全誤矣奠菜一事也祭行又一事也萬以爲祭行卽奠菜然奠菜可以謂之祭菜而不可謂之祭行祭行與菜絕不可以相通也且舅姑沒始有三月奠菜之事卽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是也若舅姑在明日而見舅姑更無三月廟見之事禮謂舅姑存率之以見祖廟此杜撰也三月廟見此所謂廟指兩廟而不指祖廟也曾子問所謂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卽士昏禮亦第云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不言祖也經無見祖之文知其妄也三月廟見並非遇時祭而謁見疏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本二事也以女入門之日爲斷得三月乃祭也何以知其然也以經云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不與時祭相干無所謂時祭有數日卽遇云也祭行

者宗廟之祭必夫婦同之至三月廟見之後得稱來婦始可與夫宗廟之行事若未廟見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可以與于宗廟之行事祭行在奠菜之後萬以奠菜卽祭行三月而遇時祭舅姑存亦祭祖廟求之于經多不合妄生枝葉甚矣讀書之難也

問曲禮疏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愼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許說然否答曰鄭駁此則春秋始于元終于麟包之矣如以實事求之則春秋之時有何政治又何徵報耶而鄭氏以爲包之也者此指既修之春秋非魯史之舊而言也終于麟者欲其異春秋記以爲瑞則太平以瑞應爲效也太平之世有何他事可譏唯譏二名而已此春秋之微言大義也許

發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東周爲舉文武賢臣之類有二名者以非之夫公羊豈不知文武之臣有散宜生蘇忿生者且不知忿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耶抑豈不知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爲宮涅之屬耶抑豈不知二名不偏諱夫于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耶況歷古之有二名者固更僕難數也要其義別有在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譏非新王之禮不譏非古禮也許氏折衷無當宜爲

問惠士奇禮說廟祧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爲壇祭之蓋高禖也殷祠娀簡周享姜嫄曰高禖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爲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閟宮爲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禖宮亦非也高禖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奄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周果無姜嫄之廟乎曰惠氏禮說縱橫博辨可謂通雅矣然其中亦不無可議者謂周無先妣之廟以閟宮非姜嫄之廟以殷祠娀簡周享姜嫄爲高禖其說

非也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若夫人鬼之可享者甚多何以獨享高禖也享先妣在先公之前非后稷之母而何月令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氏注高辛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以爲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禖神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謂立高辛氏爲禖神有矣未有以姜嫄爲高禖者又據蔡邕月令章句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據此娀簡之前已有高禖亦不得以娀簡當之矣盧植亦云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未聞姜嫄娀簡之爲媒氏官也據世本伏犧制

嚴皮嫁娶之禮則先媒當是伏犧矣況閟宮有侐傳箋之不同者一以閟爲閉也一以閟爲神也不同在此而以其爲姜嫄之廟則一也又曰實實枚枚傳枚枚枚碧密也按公羊春秋丹桓宮楹注禮天子諸侯皆丹楹桓宮楹亦非禮矣首曰閟宮末言新廟修舊曰新新此閟宮耳乃以爲周魯皆無姜嫄之廟何也周之先妣無廟何以天子七廟而奄乃有八人豈非獨立姜嫄之廟故奄有八人若云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攷周官之例如天官其屬各有其長同爲奄人而又以一人爲長通經無此例是凡說也天官之屬用奄者二十九人地官之屬用奄者十二人若春官之屬用奄者僅此八人未聞其有長也且姜嫄之有廟于詩又得一顯證焉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氏以妣爲先妣姜嫄也然則周妣不配夫而特立廟者其唯姜嫄乎故大司樂斯干之詩皆以妣在祖先而守祧之爲姜嫄立廟又何疑耶惠氏猶以爲姜嫄無廟妄矣

問朱子語類問三年之喪而又遇期喪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而反初服或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而衣

輕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或者之說非是何以見其非是也曰朱子非或者之說是也或人以私意測禮制不知先王之法不爾也有重服而猶服輕服以臨喪卒事者骨肉之恩不可沒也凡期功之喪皆然小功緦麻之喪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耳故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朱子之非或人者蓋據此矣是以傅純曰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此皆非或之所知也

羣書答問卷下 十八

問士昏禮主人以賓升儀禮集說敖繼公謂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秦蕙田按賓尊于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敖說是當從敖說否曰謂主人以賓升為主人先升非也賈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據此賓主敵而俱升非主先升以猶與也廣雅以與也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作與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作鄙夫可以事君李善注東京賦亦引作鄙夫不可以事君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作可以與以通用據此則知主與賓同升並非主人先升若主人先升賓後升則當如鄉飲酒禮主人升賓升又當如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也今主人以賓升而謂之先升可乎

問士冠禮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集說繼公曰母不在者或已沒或疾病或見出皆是也敖說然否曰此敖說之不通也鄭于此無注當以疏之說為是不在不得云已沒已沒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誰使之而誰受之乎又云或見出母出與廟絕無與于冠事出母不能使人亦無從受于西階也唯疾病之說近之疏云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當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或歸甯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為母生在于後見之也據此詞明義正敖何為而背其說乎冠者奠觶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此正禮也此云母不在故使人受之特言其變禮耳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儀禮拜受者拜其酒脯重從奠處故拜之非拜子也用脯者古人相見不可以無贄見母有贄所以重成人之始也

問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集說繼公謂庶猶衆也庶子非官是于古人分官立職之制槩乎未有聞也且多以凡斷可謂狂瞽矣古者儲君副上公出則守太廟

兵事則合車徒專其任于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能賦也天子之太子其屬官則諸子諸侯之太子其屬官則卿大夫士之庶子以庶子名官者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是以掌國子之政國子者卽公卿大夫之副貳凡國之公卿皆統于王公卿之子弟皆統于太子庶子則致其政于太子是以國子之修德學道者某也賢可升某也不賢可黜今日之國子卽他日之卿大夫也禮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職是故耳故文王以世子名篇也荆軻入秦因寵臣中庶子而得見秦王是秦有是官也春秋之世則謂之公族大夫是

以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是也其在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史胥其六人徒二十人此皆經史之可互證者也然則庶子之官所掌皆公卿大夫之庶子乎曰非也是其適子也知其爲適子者以倅是副貳于父之名也据此知謂之庶子者猶諸子也非適庶之謂也燕義之所謂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非無据也周書康誥紂之不可擅改也玉篇汜普博也釋文汜本作汎郊特牲汎埽反道者汎埽廣埽也少儀疏汎埽廣埽也若近之謂古周天子似指武王矣外庶子訓人是武王封康叔之時已有庶子之官記者

繫于豚也可知

周郊特牲汎埽反道陳澔集說汎埽灑水而後埽也其說然否曰陳氏於郊特牲注以汎埽爲灑埽而注少儀又以爲汎埽爲席埽也夫少儀經文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是埽席前曰拚而不得爲汎也陳誤以汎埽爲灑埽又誤以汎埽爲席埽是以自變其前訓耳不知古訓之不可擅改也玉篇汎普博也釋文汎本作汎郊特牲疏汎埽反道者汎埽廣埽也若近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內外俱埽謂之廣埽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拚而已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汎祭杜注遠散所祭疏論語汎愛衆

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是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設
使汎埽爲灑水而後埽則內則之灑埽室堂又當作何
解也陳氏不從汎廣之訓而乃進退之失據何耶
問唐會要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
賜號昭儀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
郡夫人可準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
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乳母當封否曰慈
母有三而乳母不與也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
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者三年而出見子公宮則劬者
乳母也慈母之外復有乳母者賈公彥曰大夫三母之
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以養子謂之乳母死則
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以

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外又有此母也
漢時乳母與古不同惟選德行有乳者爲之並使教子
武帝雖崇幸東武侯母而大乳母之名未改至安帝封
乳母爲野王君其後順帝靈帝皆封乳母爲君此末代
之失不足以爲訓玉唐尤甚乃有郡夫人之封中宗作
俑于前元宗代宗肅宗繼之子後此制遂習以爲常無
怪乎明季乳母之禍天下者尤烈也

問明堂位殷白牡周騂剛注騂剛赤色疏剛牡也騂言
剛則白亦剛疏可信否曰此孔疏不解剛爲通借之字
也騂可以言剛而白不可言剛何也董子春秋繁露曰
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據此純則不雜矣何以有騂

問周書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于妾有服也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呂祖謙以爲三監之變而特詳然
否曰非也此千古顧命之始也後世大臣之受顧命者
仿于此矣呂祖謙以爲成王之初繇經三監之變王室幾
搖故于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陳傅良以爲召公畢公皆
盛德又老于更事者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二
說皆非也人主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況此非常之事有
不防患于未然者哉卽無三叔之變皆當準此矣此固
周公制作之深心其事具于周禮非畢召之舉也地官
師氏喪紀王舉則從虎臣卽虎賁也夏官虎賁氏國有
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五官中之分掌喪事百有
餘人則六卿三公百尹御事之屬是矣一代之典章周

公創之畢召守之而已並非爲康王特立非常之禮也
兩漢近古猶有周制方王之不豫也詔三公典喪事閉
城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列林郎中署皆嚴肅衛宮
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門持兵皇太子卽位後詔開城
門宮門罷屯衛兵時事承平有何急迫之處而亦爲此
乎人以爲權制也吾以爲經制矣周公謀國固如此耳
此何預于畢召諸公哉諸儒之議可謂不揣其本矣

問朱鳳晉書二傅不臣拜議詔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魏
時改作其故事不依用宜遠準古議定二傅不臣拜應
臣拜否曰白虎通王者所不臣者三三傅不在三者之
列何以云不臣拜也賈誼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

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
職也千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
與太子燕居者其時少傅之職不知何人而太傅則周
公其人也尚書曰拜手稽首安得有不臣拜之文乎

問貞觀中許敬宗等奏曰體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
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
爵之九个太宰令奉牲爵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
上何所據乎曰燎牲體之說經無明文唯見漢儒之注
尚書馬融注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周禮鄭元注
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何邵
公注取俎上七體與珪瓚在胖中置于柴上燎之徐彥

云其七體者卽少牢之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脅橫脅短
脅正爵代爵之屬也按何氏七體之說與在胖合辨中
者鄭元曰古人胖皆作辯故何云辯中也孔疏惟郊特
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蕉氏皇氏等以爲分牲
體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用七體者其周禮人無論牛
羊豕皆上右胖鄭元曰上右胖周所貴賀循所云蒸燎
用左胖而祭用右胖與不可知矣唐會要若冬至圜丘
加羊各豕各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蓋指
正祭而言之漢儀用頭亦近代之禮郊特牲升首于室
注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牖下據此則牲首不用之于
燔柴時晉郊用爵之九个猶存古禮

問陳氏禮書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穀在焉故皆有稷其說信而有徵否答曰陳氏既云祭社必祭稷則似無分大社王社侯社矣又云王社侯社無稷分別言之此以後代之事而說經妄矣古有社必有稷經或言社而不言稷者以社可包稷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俑云告社稷之禮用太牢疏云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並未別王社大社國社也郊特牲疏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

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田主宜然故知天子諸侯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夫勝國之社更無與于農事尚且有稷而王社侯社無稷之說不足據也小司徒疏諸侯有三社有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陳氏何據反云侯社不置稷乎周禮王祭社稷則希冕此王社有稷之文陳氏何據反云王社不置稷若夫有社無稷漢書郊祀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而無官稷晉書禮志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無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大社也又立官社所謂王社也陳氏往往破注疏之說苦無證驗乃舉後世之事以釋經何其謬耶

問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集說敖繼公謂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不可曉姑闕之當闕否答曰凡經之未明者求之于注注有未明者求之于疏疏有未明者當廣引他書以證明之如仍未詳闕疑可也敖氏注書有當闕疑而不闕者有不當闕疑而闕者其弊一也鄭注朝貢云云本非徵言奧義況疏已明言其制不當以不可曉遺誤後學也賈疏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疏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爬則二尺四寸矣案只與爬同又與邪

同天官內宰注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長丈八尺疏猶三尺二寸說文周制以八寸爲只十只爲丈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爬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爬周尺也許知必以人體爲法者家語禹聲爲律身爲度也賈知純謂幅之廣狹者淮南子地理訓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注純量名據此知可以量度物之廣狹故曰純也昏禮束帛十端雜記云純帛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今疏云丈八尺者媒氏疏昏禮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長八尺此皆先儒之明訓而何不可曉耶

問儀禮覲禮迎于帷門之外集說敖繼公謂掌舍曰爲

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爲壇與帷門而已矣其不爲宮與蓋于壇之南橫設兩帷于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敖說是否答曰敖氏不但背注且背經矣經明言迎于帷門之外帷者帷宮門者旌門故鄭引掌舍以證之敖以掌舍是天子之事不知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故子產以幄幕九張行是也況帷可以爲宮而不可以爲門旌可以表門而不可以爲宮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方象宮室曰幄大喪獨不設幄帷幕爲賓客飾故知閫宮必當以帷也帷是舍平地之事若舍險阻則掌舍所謂設車宮轅門是也若舍平陸則

掌舍所云爲壇壝宮棘門張帷爲宮則立旌以爲門常事無宮則立人爲門也此覲禮非常事安得無宮既非無宮則無人門矣公羊傳既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垺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也案昭公以人表門者時齊侯以遇禮接昭公取其簡易亦變禮耳必以旌表門者司常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經云旌門不云帷門也故知旌可以表門而不可以爲宮袁紹傳拔其牙門注即司常職旌門是也孔經父云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法後遂以牙爲衙敖云設帷于兩旁而空其中案有以旌設兩旁者則夏官以旌爲左右和之之禮固也豈得謂之士飲酒乎知四人爲大夫制也況士云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爲大夫制也況士

之制諸侯不得而同之全無依據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集說敖繼公謂士之飲酒乃有工有笙者蓋亦公家之集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與然否答曰敖說非也鄉飲酒者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據此知飲酒之主人爲諸侯之鄉大夫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視此矣方其飲酒也雖有卿大夫士而以鄉大夫爲之主鄭氏工四人注四人大夫制也據此知用大夫制者疏

飲酒未嘗無工特二人耳疏云十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其有工不足爲怪矣有笙者疏云鄉飲酒及燕禮同是主歡心尙樂之事故有升歌笙閒合樂鄉射主于射略于樂無笙閒惟有合樂案合樂者鄭注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案必以此者二南爲大夫之正故堂下有笙磬堂上有歌瑟合奏此詩故謂之合樂耳然則有笙亦其常也下經云太師則爲之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大夫或有君賜之樂者若無君賜則亦自娛身及治民之樂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周禮小胥大夫判縣是也亦豈有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耶鄉飲酒義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

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據此知當用大夫之禮不用士禮也鄭故舉漢法以況之耳其爲士也則州長黨正似漢之太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太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敖如知此則不致誤以爲士飲酒之禮矣

問特牲饋食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裳上士也黃裳中士也雜裳下士也集說敖繼公謂言元端者元裳又言黃裳雜裳可也者蓋謂賤者或不能備服故制此禮以通之其朝服之裳惟用素者豈以素者易辨故與其說是否答曰敖氏之說何見之陋也士不

得云賤者矣曲禮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周禮載師士田注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卿以下之祭田如天子諸侯之藉田躬爲粢盛以明潔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特牲饋食謂諸侯之士祭祖而設爲祭必先爲祭服豈有或不能備之禮乎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疏上士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各有所當當者卽服之故言可以許之也三裳之値幾何而乃云不能備耶鄭引周禮云素端者元端一而裳有二凡齊服元端凶荒有所薦請而齊則素端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天子諸侯罪已之義故素服臣下助君禱請是朝服皆得謂之元端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以朱爲裳皆習用之時亦素服耳敖云素積取其易辨者不知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注朝服冠元冠素裳疏以素爲裳則其腰中據此元端素裳爲諸侯視內朝之服以爲易辨豈有諸侯之朝服而取其易辨者乎敖氏之說誠可閔笑也已

問喪服小功章庶婦集說敖繼公謂庶婦爲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爲小功者所以別于適婦也其說然否答曰據鄭注夫將不受重者然則此庶婦中兼有適婦在

內可知故以庶婦爲削于適婦其說未備喪服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于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據此則知鄭于喪服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以小記有適婦之條故云爾也豈非有適婦在其中乎蓋父母爲子服期舅姑爲婦服小功者以傳云不敢降其適則庶敢降之矣故知庶婦之在小功者以尊降其二等也適子之妻不敢降在小功而爲之服大功也此所以嚴適庶之防也若不受重仍還其本服一同子庶婦之小功耳且婦之服隨夫夫爲適子則婦爲適婦爲之服大功夫爲庶子則婦爲庶婦爲之服小功其升降不係于舅姑之服制也此降二等者以父母爲子服期適婦降一等服大功庶婦降一等服小功此從子之朔而降不因舅姑服期而再降之也敖說非是

問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用左胖煮于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烹與載皆合左右胖集說繼公謂載衍文果衍文否答曰此雖一字之微而于全經之例不孚矣夫由烹于鑊升于鼎載于俎而後可以成禮也若衍載字是烹載升去其一祇有十一體也尸俎唯載右體至合亨則及左體所謂合亨鑊與鼎而無所謂俎也可乎周禮大宗伯省牲鑊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溉言烹也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蓋言載也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蓋言升也今且據儀禮全經以證之士昏禮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北面士虞俎從設北而載執而俟注俎所以載也執俎而俟注俎所以載也凡設俎設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又云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士喪禮右人左執匕抽扃子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枇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士虞禮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升脈俎鼏之設于阼階饋食贊者錯俎加匕乃枇佐食升脈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去鼎少牢饋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此鄭注所謂烹于鑊而升于鼎也司馬升羊司士升豕此卽鄭注所謂載于俎也體經未有不烹于鑊而不載子俎升于鼎者敖獨于此而以載爲衍文何耶禮有脈解有體解所謂脈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腥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親脈解注云脈解解前後脞脊脅而已若無朝事之薦腥如特牲少牢自薦孰始但有體解而無脈解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脈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尸俎唯載右體至合亨則及左體所謂合亨也于鑊之中煮之亨之既孰則體其犬豕牛羊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侍兄弟賓客凡此皆載于俎者

而可以載爲行文乎

問夏書修五禮焉鄭不同當何從答曰儒者言書之五禮莫不以吉凶軍賓嘉當之其實非也吉凶之事既不相干而鼓鐸進退之儀又不可以空言也況玉帛之會終而可以戒事參之乎無是禮也若夫冠昏之嘉禮侯伯子男之禮考鄭君之義唐虞唯有三禮至周乃分爲五禮難者曰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伐有苗則軍禮也巡于岱則嘉禮也安見唐虞無五禮也以五禮之目自周乃定耳非然者鄭豈不知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子黃帝乎儒者治經嘗拳拳生義于巡守攷黜之時一年四岳而云並修此吉凶之禮不亦閙于情事哉且后此帝命伯夷典朕三禮說者以爲天神地祇人鬼使其特有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何以秩宗僅典三禮乎則知三禮之中其事已具其名未立至周大備此文之彬郁所由歎與夫書文不具書以上下經求之其上文輯五瑞者馬季長以爲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然則五禮之下卽繼以五玉五器云云故鄭此節爲班諸侯之瑞而言也尚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

祭法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乃爲殤故二十乃冠矣答曰成王襄公十二而冠者以其冠時在天子之位非爲世子時也必十二而冠者冠而後取妻生子國君十二而冠十五而生子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可證十五生子之說若天子之子自必二十而冠士冠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據此記士二十而冠天子之元子猶士亦二十而冠可知矣賈說是也孔穎達冠義疏云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以下祭五等之殤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而冠也故檀弓

下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案孔疏顯與士冠記背不可從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若天子之子十二而冠男子冠而不爲殤王安得有祭殤之文乎卽祭殤亦惟有下殤而決無長中殤矣且祭法王下祭殤五引以證天子之早冠則可引以證天子之子早冠則非也天子諸侯之身皆十二而冠大夫亦容有未二十者矣士冠記無大夫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据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疏云此鄭云未五十則二十以上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爲大夫者一家今書不無殘缺失次然大端尚在猶可從而釐正之益雜引諸書可以證明其說者十得五六焉自漢儒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已下死大夫則十九已下既爲兄殤服已爲大夫則早冠也此不得二十而冠者也至于天子之子諸侯之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曰弱冠是也孔疏謂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者非也問白虎通之作何也答曰昔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漢之經師株守家法牢不可破雖以劉歆移書責讓太常無益也許愼集五經異義別黑白以定一尊而又爲鄭君之所駁正甚矣折衷之難也設非異義散見他書則諸儒之異同何由而知乎然不若白虎通之全書具在也方諸儒承制會

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于時成封桓郁丁鴻習歐陽尚書魯恭魏應習魯詩李育習公羊春秋樓望習嚴氏春秋故書中春秋多引今文而間及于左穀書則今文而于古文則略備一說詩則魯韓並列而兼收毛故焉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至章帝會議之時師說不一家今書不無殘缺失次然大端尚在猶可從而釐正之益雜引諸書可以證明其說者十得五六焉自漢儒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已下死大夫則十九已下既爲兄殤服已爲大夫則早冠也此不得二十而冠者也至于天子之子諸侯之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曰弱冠是也孔疏謂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者非也案之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周制分冬夏二至不分二日而祭也所以必于二至者天地陰陽之主也冬至陽生故祭天夏至陰生故祭地皆于其始生之日祭之所謂報本反始也一則祀于南郊一則祀于北郊以五方之位言之南陽而北陰也賈公彥曰郊天必于建寅者出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南郊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

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賈氏云此者以白虎通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辛潔也鄭云用辛日爲人當齋戒新身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已而用辛者嘗多今後周之祭圜丘方丘同在十月乙酉丙戌又非周制之用辛矣烏在其能循舊式耶

問隋書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其不許然否答曰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皇漢武之侈心乎隋高祖之不封其見遠過于秦漢之君矣羣書治要武帝紀載太康元

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勑封東嶽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讓也羣臣固請弗聽孫皓天璽元年遣司空董朝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未幾而降晉晉武帝平吳之後混一宇內而不行封禪之儀較之孫皓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之後六朝至隋皆不行封禪高祖之謙讓未遑有以哉

羣書答問卷下終

問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其制同於明堂否答曰爲宮在郊外卽明堂也但與五室以祀五帝者名同而實異耳吳仁傑不知明堂有異實而同名者遂以覲禮加方明於上爲明堂之制又以爲壇而不屋故曰明堂果如吳說則淮南子論黃帝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攷工之五室逸周書所謂咸有四阿反坫加又何歟知其一不知其二未足以言古制也

問陳氏禮書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爲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也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攷也其說可信否答曰儒者言禮樂之事固將坐而言起而行也設一旦登明堂而議禮吾不知陳氏之所謂大所謂凡何所指也以此說經如同夢囈周禮之三大禘天神地示人鬼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天神則主北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地示則主崑崙合經注而驗之具有明文不似陳氏以一大一凡該之也夫周禮經文方丘之地示與圜丘之天神相對此豈凡地之示足以當之若方丘指凡地之示而大示究何所屬耶若夫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地神歲有二祭一則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則夏正之月祭神

州之神於北郊南郊與北郊相對方澤與圜丘相對此固釐然而不紊者也外此復有土示者此原隰及平地之神地示與天宗相對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指此矣謂之土示者天子祭地諸侯不祭地得祭土故公羊云諸侯祭土何邵公曰土謂社也變文言土明三大蔀皆天子之事唯土示則通於諸侯耳祭皇者不可援尊故名有不同此非望空懸臆之所能斷黃琮以禮地此祭崑崙之神兩圭有邸以祀地此祭神州之神三禮義宗用大褒爲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方丘專祀崑崙神州則及社稷大示指崑崙或言大或言地兼方丘言之則崑崙之神其大可知不嫌不明故不言大耳大宗伯言大者以別神州之文經傳具在陳氏以爲不可攷何耶

羣書答問補遺

問士昏禮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集說繼公謂使者婿父之家臣奉婿父之命而爲使者也此士之家臣也乃服元端以行禮則元端不獨爲士之正服矣敖說然否答曰元端不爲士之正服然則士之外其誰屬乎不知士昏禮而以士爲使者儿諸侯之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不命皆分爲三等故賈疏云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禮窮卽同也然則使者服元端是其正服而又何疑焉士冠禮元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于朝之服元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于朝之服也疏按特牲服之衣易其裳耳又注元端士人廟之服也疏士禮祭服用元端按今昏禮行於廟中故使者亦服元端而至周禮司服士之服其齋服有元端安見其非正服耶且不知元端之名爲士設也王制疏諸侯卿大夫士以元端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據此敖說爲不可通矣

問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集說繼公謂言反在父母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在之時也其說可信乎答曰是不然也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經未明言父存父歿鄭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賈公彥曰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被七出者此眞能發揮鄭注者矣敖獨反其說何耶問者曰遭喪而出爲父服三年於他經有徵乎曰喪服小記爲父母未練而出則三年是知鄭氏之說未爲無本

問喪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而未嫁者與不

敢降之意尤不相通傳似失其旨矣傳果可議否答曰敖氏以爲女子子未嫁本不當降其會祖之服故以傳文爲添設而不得經意也不知經固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並言之矣傳故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傳知其爲成人者若女子未成人則有何降服之例而云不敢降乎云不敢降者鄭注云此而不降明有所降故疏以大功章女子子嫁者爲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然則所謂成人而未嫁者指逆降而言之矣以女子成人有逆降之理雖有逆降祇可降其旁親而於正統之親不逆降故云不敢降也不敢者不敢降其正統而旁親則有敢降者矣馬融喪服經傳成人謂十五已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會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敢降其祖宗也按女子許嫁笄而字故鄭注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經傳所以發此者大功章於世父叔父母姑姊妹七人皆降於服期者可降況三月乎故經傳以不敢降明之服之數窮於五齊衰三月而降是無服矣傳注正得經意敖以鹵莽而失之鄭大功章注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會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鄭云此者蓋逆降之說經傳已包其意至鄭乃發之耳前後互證知逆降非其臆度也後儒烏得而議之乎

開運隨意

20 R 書本長 册ぐらい版

講求

左氏宣十六年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案講當讀爲構（倍十五年傳注則講應而不經釋文講本亦作構）詩四月箋構猶合集也求者遂之假借說文遂亡也求聚也外傳作講聚三代之典禮是其証

成章

大戴禮記帝繫篇熊渠有子三人其季之名爲紺爲成章王孔廣森補注世家作越章此文云成章字形之誤遠孫案史記越字誤也索隱曰系本越作就就成聲相近

子思子

小戴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部二雲先生據沈約說以爲子思子所作其稱子曰者夫子之言也其稱子云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也（見汪容甫文鈔與朱珊學士書）遠孫案部說甚確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史記平津侯列傳臣聞天下之通道五云云索隱曰此語出子思子高祖本紀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司馬貞索隱云此語本出子思子見今禮表記作薄（據吉閣刻本）檢小戴本表記文復不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四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亦在表記篇可證表記是子思子作無疑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四子講德論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亂則身敗也今並在緇衣篇惟心正二語小異然則子思子居時尚有單行別本也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雍行而不拾遺耕耨饁饋宿諸畝首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類聚服飾部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此二條見法言寡見篇北堂書鈔樂部二引子思子曰舜子云情哀而歌歌弗信也其發則非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而得百人人事部二十七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卽殤之假借非經文作殤也盧文弨補不字段氏毛詩傳定本徑改經文作不殤誤矣箋云不讙華不大露經文作不揚可知漢衡方碑作不陽陽揚古字通如化樂部三引子思子曰樂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禮治道部一引子思子曰人主自藏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藏之猶郤衆謀況知非已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譖已固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固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車部二引子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輻則不可以馳布帛部二引子思子曰管仲綴錦也難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登獸部二十四引子思子曰謂狐爲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復失狸者也通典禮十五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注云子思之語疑亦出子思子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五篇

國語非完書

歸安董慶千（增）齡云齊語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文管子遠出左氏前必不預知國語之文而襲之竊疑齊語全亡後人采小匡以補之越語下卷亦疑非國語本文與他卷不類國語叙事雖不盡有年月然未嘗越次今上卷已書越滅吳下卷復從句踐卽位三年起他國無此例內傳無范蠡姓名外傳止吳語一見在五大夫之列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卷乃專載蠡策若滅吳之事蠡獨任之者殊非事實漢藝文志兵權謀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也董君撰國語正義徵引極博於發明章注之中時有是正余采數條入譚著國語發正中

厥次

文選東方朔書費平原厥次人李善注云漢書地理志無厥次縣而功臣表有厥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案班志平原郡富平應劭曰明帝更名厥次類國孝文五年除蓋漢初本名厥次中更富平明帝仍復其舊不得以爲班氏之誤

命名之奇

漢長沙定王子洮陽靖侯名狗鼠（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不昊不揚

詩泮宮不昊不揚傳揚傷也釋文瘍余章反（宋刻本通志堂本俞如此）蓋陸所據傳作揚瘍也謂揚卽瘍之假借非經文作瘍也盧校經文作不瘍誤矣箋云不讙華不大露經文作不揚可知漢衡方碑作不陽陽揚古字

嫁殤

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司農注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蓋漢時有此俗魏志后妃傳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憙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憙爲平原侯襲公主爵曹叡遠惜背典借不逢邴根矩以禮正之

韋昭注國語引鄭司農多康成說

鄭仲師注國語韋宏嗣謂其解疑釋滯昭晰可觀然韋注所引鄭司農皆康成說周語中周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鄭唐二君以爲當棣穆公所作本詩常棣序箋鄭伯南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新鄭之於王城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本鄭志答趙商問周語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脩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照廣也鄭司農云廈當爲光並本詩箋景王出某卷懸河匡又並唐人是記卷數自唐始頃閱梁皇侃論語義疏卷七子謂衛公

子荊節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見卷引春秋傳凡七處皆記卷數　卷七雖有周禮節云尚書第六泰誓中文則六朝已有之矣

屬累

爾雅釋言譙誚累也郭注以事相屬累爲譙誚案後漢書烏桓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縶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魏志烏丸傳引魏書同屬累蓋當時方俗語

卷分上下

東觀漢記桓譚著新論光武覽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此卷分上下之始

洛水

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案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入河者由渭以達河也此著其源也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水二縣俱歸德縣地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此著其委也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有褒德城淮南墜形訓洛出獵山高誘注獵

出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說文洛水出左馮翊三字誤當作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高許皆本班志洛水所出在歸德不在懷德鄭說非也

高誘注淮南用三家詩

淮南俶眞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嘉遠世也注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嘉遠也左氏襄十五年傳能官人也合詮言訓樂之失則注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非也與沿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合皆用三家說

走獸

曲禮狌狌能言不離禽獸釋文云禽獸盧本作走獸案盧本是也走獸與飛鳥相對爲文淮南氾論訓注引亦作走獸

離騷賦

漢書淮南王安傳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疑古日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案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敘載此事並作離騷賦是也如作詩豈能半日而成乎安嘗博善文辭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離與罹同安父長擾死故武帝使爲離憂賦亦非謂三閭離騷也

不千里不百里

孟子告子下篇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太平御覽地部二引兩承句皆有方字似較今本爲優北堂書鈔地部一引諸侯不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亦有方字

將軍

周禮夏官序官軍將皆命卿釋文軍將子匠反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六將軍周官也周禮司馬職云天子六卿將軍皆命卿又司馬職軍將執鼓鼙釋文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蓋昭注吳語引亦作將軍疑古本周禮皆作將軍至春秋時竟以爲官名矣

我必復楚國

左傳定四年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子能復楚國申包胥曰子之覆之與之義正相對說苑至公篇作子亡之我存之可証杜訓復爲報非也

詩序年代不可信

陳碩甫曰詩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爲晉語四楚成王引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晉文過楚在楚成王三十五年曹共公之十六年也不應曹國刺君之詩已爲楚王所誦習擬曹國當有此詩未必共公時所作

敷奏其勇

余偕潘諄生曰黃霽青安語陳碩甫孫午泉五弟子惠泛舟西溪憩古桂下偶談及古書錯簡諄生曰商頌長發四章五章句句相對爲文敷奏其勇當在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下惜未得確証子惠舉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戁不竦敷奏其勇以對余深韙其說家語雖王肅僞撰然可見肅所據毛詩正如此時乙未八月十三日也甫踰月而子惠死矣燈下與碩甫言及攗筆記之不知是淚是墨也

弟子職注

漢書藝文志弟子職一篇後人取以入管子書因得流傳應劭謂管仲所作誤也孫與人表丈皆爲之注頗極精核撰兒初入塾即以授之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弟子職云左酒右漿今管子注曰右漿尚漱也珠叢閣本此處改引禮記然則弟子職唐以前固有單行注本矣

藏諆

孟子兄戴盛萬鍾盛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敬齋古今黈謂兄戴蓋爲句孔氏廣森證以太玄務之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藏卑藏李氏之語未爲無本遠孫謂說苑臣術篇翟黃乘軒車載華蓋載與藏古字通尤其明證矣

隨巢子胡非子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隨巢子曰夏桀德衰倍淵沸人事部四十二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踈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又人事部七十六引胡非子曰夫曹商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却萬乘之師存千乘之

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又曰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暗先生非闘士而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大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折蛟龍搏黿鼉魚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忤視必殺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正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子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兵部七十八引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矢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合合弓矢而教之射皆王氏考證所未載漢書藝文志隱巢子胡非子俱墨翟弟子殿閎盧先生曰文選注引韓非書皆稱韓子其稱韓非子者皆胡非子之誤也

先秦易義

呂氏春秋名類篇易曰涣其羣元吉涣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羣元吉者賢也衆也元者吉之始也

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質又何好乎

漢人治魯詩

漢孫金吾永武榮碑君諱榮字公和治魯詩經卓君章句洪云魯申公受瑕邱江公瑕邱江公傳子元成孫賈魯詩有韋氏學案見經義考韋氏玄成治詩非江公傳子元成孫賈魯詩有韋氏學案見經義考韋氏玄成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峻字仲嶽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

然辛亥夏月汪康年跋

菽園贅談節錄

蔣園賞談節錄

海澄邱煒萲蔣園著

纏足考

康熙元年有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是時某大員上疏有褒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時聞者傳爲笑柄。後以訐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憲王熙奏免其禁。從之。嗣後閨內旗人亦有尤而效者。　純皇帝悉其變亂舊制。乾隆間屢降旨嚴責。不許旗人女子裹足。而漢人自若也。考纏足之始。前史不知起於何時。而世率多引用金蓮新月故事。則以齊東昏侯嘗鑿金爲蓮華。令潘妃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南唐李後主嘗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形也。然前此亦有逸者。史記臨淄女子彈弦纏屣。又云捷倦袖。賸利屣。纏也。利也。皆非天足可知。要之此風自寨而衆。自長而短。自庸而奇。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乎。襄陽耆舊傳。蔡瑁妻襄陽王氏。得宮人玉展。將毋纏足之起。與細腰互龍。其濫觴於列國之時乎。觀瑣記馬嵬老媼拾得楊妃襪一隻。長僅三寸。據此以較今製。差爲近之。其盛行於唐人之俗乎。至若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焦仲卿詩也。新羅續行纏。足趺如春妍。晉清商曲也。此則步列國之後塵。而導唐人之先路也。特去古未遠。雖屬纏足。猶存椎髻之風。當與唐人有異。顧或謂唐人並不纏足。援李白可憐誰家女。臨流洗素足。韓偓六寸膚圓光緻緻之句爲証。憙者二公亦偶就所值而言。非唐人並不纏足。如唐人並不纏足。吳均詩。羅帊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褰春雲之謂何矣。

僧道與娼妓等

寓都魏季子曰。娼妓以色技媚人。僧道以禍福惑人。其非先王之法一也。歐公本論。既不能行。則僧道不必除。娼優不必禁。此君殊中肯綮。余謂娼妓僧道。雖斯民之蟊賊。亦天下之蒼生。吾儒立身植品。求不爲陷溺焉可矣。倘必屏而去之。與豺狼虎豹而一視。惟娼優僧道之是除。轉非胞與同春之義。而所以矜惻斯民之意亦微。胡忠簡公於褒僧。韓文公於大顛。皆往事之可信者。蓋爲有矜惻之眞情。然後免陷溺之滋懵也。

桃頭篇

厚甫詩話有樗頭篇一首。文甚細膩風光。余酷愛誦之。今錄於此。綠雲蓬鬆羅幃開。呵欠不勝春夢回。丫鬟十二捧盤立。洗妝拭面遲未舉。薄敷宮粉輕點脂。巧持玉鏡桃葉眉。細猿臨鏡秋波轉。寶釵試上盤龍輦。直提側照雙引光。斜規不覺眉頻展。銅盤易水盥纖手。經臂硬聲止猶有。銀泥書體試弓鞋。半日無言自憐久。却臨書案重添香。小步仍踏坐象床。芙蓉褥上一塵絕。眼看繡枕橫鴛鴦。或謂是書出廣東一方姓孝廉手筆。其稱厚甫陳氏者謔也。然香奩集嫁名韓冬郎。從古已有其例矣。

小青

小青。虎林馮氏姬也。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但稱曰小青。以不容於大婦。輾轉而卒。亦可悲已。或曰小青者。情之拆字也。本無其人。特文人寓言八九云。然吾謂古之傷心人。挑燈閒看牡丹亭。一若痴魂在。望呼之欲出者。其始亦不過光照臨川之筆耳。此外訪麗娘墓有詩矣。夢麗娘魂有記矣。妙緒瀾翻。層出不竭。

又何疑乎小青。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曾爲小青營墓於孤山之麓。以菊香雲友附焉。且建蘭因館以實之。湄湖山之掌故。增詞苑之清談。誠解人哉。（雪日方稚韋增）

（麗詠句有云樂府好歌三婦艷妬婦親況有六朝人以西冷有墓小塡也）

東門女士

昔東坡先生聞其婦春月秋月之論。亟許爲能詩。實其婦不知詩也。余則謂紅裙不必通文。但能識趣。已是詩人。東坡婦語。所謂詩趣也。沒字碑固可作無弦琴撫耳。亡室王氏。名阿玖。小字玟官。字璋捨。居近郡之東門。又自號東門女士。龍溪人王玉墀遊戎長女。幼入蒙塾。粗解文義。歸余後。授以唐宋詩詞。漸獲妙悟。燈下觀余作韻語。輒評爲之。平仄雖調。押韻時復出入。倘假以年。必斐然者。何期結褵二載。遽隕蠻花。（以光緒辛卯十一月來歸壬辰九月本於鼓浪嶼舟次寒秋一十有九）殁後思之不置。嘆想姿儀。屬畫師圖之。稿數易而未就。始歎生時不爲留眞之疎。然悔已無及矣。

偶閱紅樓夢有咏

爽爽哀怨至今存。日夕瀟湘見淚痕。莫訝芳名僭妃子。湘君何必定王孫。（林黛玉　薛寶釵　晴雯　見）

讀到靈犀種夙因。樓來歇綠見精神。此中倘有傳神手。千古肥環是替人。（薛寶釵　晴雯）

一剎人間事渺茫。前生幻境認仙鄉。如何鏡領芙蓉號。不斷情緣反斷腸。（晴雯）

柳絲穿繞轉黃鸝。結絡餘閒說小名。倘是飛瓊人未識。錦從夢裡喚分明。（警　見）

夢神女非襄王事

詞賦家多以巫山神女之夢屬之楚襄王。其實非也。按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所謂先王者。懷王也。神女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所謂王寢者。玉寢也。文選別本於玉寢二字。既訛爲王寢。以下玉與之。玉對曰。晡夕之後。玉曰。茂矣美矣。諸玉字。則不得不承說作王字。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王字。又不得不準易作玉字。以順其勢。此襄王夢遇神女之關捩所由本歟。宋洪邁箸容齋隨筆。譏襄王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父子皆與此女結識。近於聚麀之醜。則未嘗深考之過也。蕭明日以白玉。既無以君白臣之理。且於下文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之句難通。唐人沈佺期云。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云。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皇甫冉云。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李端云。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四詩皆不指襄王言。誠爲有見。玄白偉過巫山神女祠。讀之且爲擱筆也。

（前甲本脫漏胡鳴玉說）

龔芝麓娶顧橫波

顧橫波詞史。自接黃石齋先生後。有慕於中。志決從良。後爲明故尚書龔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時顧謂龔若能死。已講就縊。龔不能用。有媿此女矣。後人議龔失臣節。自是正論。至并其納顧氏而亦譏之。則未免過刻。有以詩爲之昭雪者云。脾才到紅粉。此意不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暫眉。王孫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蒲酒。迂儒莫浪譏。

林薇棣眉史

張亭南觀亮善閩才士也。嘗仿板橋雜記例箸南浦秋波錄一書。專言閨閣短事。

臺妓院之勝。余未之見。聞其書殊過艷冶。大吏某有愛女見而溺之。竟致瘵本。搜篋得書。因燬其板。並禁翻者。外間傳本絕少。余以癸巳試省。間後友人拉往南臺遣勝。至則歌院比鄰。層臺傍水。香巢小結。深巷垂楊。見夫陳設之華麗。棲掠之入時。舉止之大方。應酬之溫雅。未曾眞箇已覺魂銷。老於是鄉者。每謂南齋樂戶。排場畧遜於申江。若言情意之綿。周旋之洽。洽舉各郡之繁麗愴塲。亦無以加之。想必有見而云然矣。余意以未見亭甫所箸爲恨。查博訪於見聞雖周。意猶覺於紀載畢眞也。回念時距亭甫已越四十餘年。昔之艷幟高張。今皆西陵松柏。卻垂謦小女。諒亦夢醒春婆。覓無蹤亭甫後成南部之新書。續板橘之雜記者。又何也。豈承平點綴。抒寫從容。富夫時事孔艱。士亦有所不急者耶。獨是世執無情。人孰無遇。雪泥鴻爪。各證因緣。鳳泊鸞飄。同深淪落。借彼艷迹。寫我閑情。當必有之。特未之見耳。故余巨遇。不乏娟娟。茲乃無所撰述者。雖曰看花霧裡。未由端詳。何敢附會。亦意以此邦之人。必有亭甫其人者。而爲風流月旦也。彼盛名鼎鼎者。叩無應矣。予所必千迴百轉而爲是煩言者。蓋意中有極不能忘情之一人在焉。請追錄之。以告後之修花史者。蕉棣自言氏林。本臣家子。幼爲人誘賣。既長。身材纖搜。喉囀清滑。桃腮迎春。柳眉入鬢。姊妹行多哀憐之。余初識之錦裕衛衙。芳名猶未著也。盈盈十五。已解愁思。宛轉隨人。可掌上舞。恒終日依依肘下。不忍去。膏昵余兄妹相呼。故余每至其家。婢媪輩必疾呼曰。阿姑哥哥來者。一日余賺客集。指謂座上。此雖糟粕不如耳。命之歌。當雛發。鬒盡一折。忽而兒女。忽而英雄。悲壯淋漓。敵戛金玉。客大驚。爲之引滿。繼以曼聲語余。問桃詩十首。則復抑揚抗墜。嬝振微風。回視四座。西塵玉山頹矣。詰旦其事傳。咸欲一識面爲快。枇杷巷底。車馬盈門。而眉史自若也。惟媿此女矣。後人議龔失臣節。自是正論。至并其納顧氏而亦譏之。則未免過刻。有以詩爲之昭雪者云。脾才到紅粉。此意不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暫眉。王孫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蒲酒。迂儒莫浪譏。

林蕉棣眉史

張亭南觀亮善閩才士也。嘗仿板橋雜記例箸南浦秋波錄一書。專言閨閣短事。

（二人皆被時劇楚三妹尤珠圓玉潤明豔絕倫數詞往過余恐見時反）

又一事猶博人索解當續未嫁我成名之句自此經年不相聚問或告余有爲居史梳櫛者擬贖金置聘以明珠想一朵秋聚必不救久行聚落耳

潭州園秀紀畧

世言女子無才便是德非也德稱婦人四德原不廢言若人贊易離爲中女聚之以文明兌爲少女聚之以麗友誦詩若言女子有才其所好者多風親月露之辭其所戀者必耳目心思之欲則尤不通之論詩三百篇半出閨中之手貞者自貞淫者自淫於才不才乎何與古今來婬婉閑敗名失節之婦何可數計其不盡出於有才者可知然吾不敢知有才者之誰屬昭質無訝也其有抱閒慧之質具柳絮之才而又克秉松柏之操者尙已卻不幸踐行於冥冥隨風而飄蕩豈得以才譴所蘊猶歉於末路者有之相莊於白首者有之識士於未遇者有之易子以克家者有之此其志趣則非有翹乎流輩之外矣況乎彤管有輝我湖山圖鳳不淫同其好匹凡茲房幃閨秀之克擅才譽者莫而存之當爲大雅所樂聞也

晉派女子以節烈著最多閨秀反書寥寥殊覺明書志書惟載李氏一人而已嗣後遂有增修亦不過數人豈當時之有遺漏耶抑才媛之果倍耶則甚矣傳文之匪易也貴之貴之誰曰不宜李氏名久佚滬浦靈青人擅善鳳韻有汲水詩云汲水佳人立曉鳳青絲轆轤盡纔轤空顏瓶破猶破殘紅影零亂桃花一井紅又青幢云門對翼青碧玉流數聲漁笛一江秋衙鳴雁斷楚天闊幾度潮來問故舟（姊大李亦能詩餘編不傳）

大妹張氏平和人張一棟進士孫女全集三百餘首皆不傳僅傳其書感詩云寒月穿林薄寒泉出溯悲寒花無意綠還逐寒風吹又寒風動秋草愁人向誰道重憶少年時所悲人易老顏清脆可誦

楊氏失其名通派浦蔡而燒進士妨聰慧通音律嘗撫琴勗操聽者爲之志和

閨不歉君家中郎女也尤工於詩稿多散佚余欲誦其全首而不可得可得而誦者惟曉起詩徑韶殘夜月簾捲落花風一聯而已然見鳳一毛猶之見鳳不可得也訓之未見鳳毛不得也

死於水集亦不傳文人多韵波及紅粉珠可寶也其子升如傳詢人誦其遺句五言有晨鳥高樓鳥鳥鳴雪滿射窗天七言有車燈花殘登近楊晨滑露冷誦類此之句當時得不與全集俱毀者亦不幸中之幸矣

又珪蘇氏郡中實上公記詩喜用事如咏蓮云清芳君子品超逸謫仙才末風云謫時人傳後落墨閨閣聚紗屏柳云隨工京兆筆欲掃滇宮眷皆佳舊劉瑞圖詩鈔不著（增圖詩鈔多載其一則）

仲姬康氏通禮溪李廷門舍劉有二如居集不著惟聚康忠慈傳云後死七人無復恨先生千禮有餘悲雙節集云爲屬欲顧生弔眼捐軀禮佛死齊眉爲跌宕可誦

近世閨秀以詩聞者必推謝氏浣湘畫字芸史韶安人謝聲鶴明經女適邑沈氏好以詩自娛箸詠雪齋稿歿將十年始獲林太史二有爲之鋟板友人曾以一卷遺余中多七律絕非其所長七絕咏梅諸作翩翩欲人口亦非其至惟五律二首空諸依傍富貴平生得意書時云竹外雪消時孤高見一枝仙姿鳳艷

俗。我相可如伊。流水逢今日。空山訂後期。寒中多少韻。離遣世人知。隱約來姑射。朱容侵淡妝。自然超衆卉。不是藉春光。冷伴邀明月。幽鄰結翠窗。欲持尊酒訪。到處只聞香。恨不起芸史而問之。

之十人者。皆有文可徵。其不隨烟雲俱滅者幸也。外此若蔡氏生籲室貫石齋先林氏林大懋先生女皆博覽知書。偕行查一時。迄今求其稿。乃不復隻字之存。而要之查楷論定。無問人皆一也。并附於此。使鄉人有所觀感焉。閩鄉人閩觀理郡紳貢試楊氏吳君廷杰有女工詩余未見

續觀詩

唐以後咏蘭觀者多矣。能工切。未必能入情。明人徐衆衡平有是題云。幾日深閨遣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滿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能得情中三昧。若近人沈小山。詩句。昨夜屏頭今夜酒。不曾孤負可憐宵。黃笛樓。鵝秋句。濕到鳳頭非是酒。剛趁鳳釵立中宵。則又衆繡鞋盃。而非專咏繡鞋矣。

再嫁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獨於此一事。不甚講究。如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吳國夫人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乃復范姓。凡遇推恩。多與朱姓子弟。前事曾不以爲嫌。又公長子純祐。與公門生王陶爲僚壻。純祐早卒。陶亦喪偶。寡婦歸夫。遂相配合。實爲陶之長嫂也。文正亦不之禁。更有事之可怪者。如王介甫錞媳未寡。嫁人是也。夫再醮之事。律無明條。先王不禁。豈不以男女之別。雖不可不嚴。爲之防。至於情欲所關。則亦難以抑勒者乎。宋人知之。亦曰。與其壓行於冥冥。毋甯小過之不拘也。至若有夫之婦。而再嫁人。苟非七出之宜。便干三尺之禁。遽而曰誅。其非犯七出可知。不謂文章經術如王介甫。而竟毅然爲之。且不於其子而於其弟也。兩引之以見彼則有非有是。此則終非無是。固不可同年而語云。

盛聖寡者。或不安於室。始再醮。牡。終且居燔。率以招夫養子。寔言爲口實。

此等惡俗。不知起於何時。甲午歲。家君仿范文正公義莊之例。集貲置真。

余少侍家君客浙西塘者八年。今日征帆還。憶鄉。海上有山疑擁。巫峰成夢本荒唐。沈郎十載從軍瘦。杜牧三生未改狂。正是春申春色好。揚來此地問蒼茫。盈盈一水占風流。花月春江纔上巢。西施艤棹采蓮來。貪貨。南方作賊此嫌嗟。出城芳草連天碧。拔地層臺得氣秋。試問井年前往事。不堪樓莽說從頭。子野聞歌喚奈何。繁華無有數莊波。是然知已天涯少。未覺若人世上多。流水似車龍是馬。散花有事事非。誰家雙影下過。載酒尋花事事非。誰家雙影下女夢稱美。劉憐走遍達摩容。知否春光日易過。載酒尋花事事非。誰家雙影下重峰。橫塘夢入文鴛瓦。明月魂銷桂宇寒。乍別鄉閭悲自易。試談身世事偏難。且放懷且作逢場戲。珍重吳娘金縷衣。踽踽無儔。自喟寡和。亦復置之。意有未盡者。續得四絕。託之舉嚮。海市云。地通南北往來安。天使東西戶牖寬。舟楫便當。成海市。祇恐海市通神靈。疊樓云。城閒芙蓉灯紫艷。氣氛是花。花天云。翻憐織女阻銀河。長笑瑤樓住紫娥。數到。星分明見。贈我人疑氣是花。花天云。翻憐織女阻銀河。長笑瑤樓住紫娥。數到西方稱極樂。西來翻覺美人多。酒地云。休將醒眼看人忙。入世倘宜鋪老場。我自狂歌聊且主。醉鄉爭似是清鄉。附錄於此。以備前因。

古人楹聯。遍無冠首。試觀擷楹聯叢話。及　國朝人詞繫。善可見。俗雖置之。亦惟百工之肆。揚觶之墊爲然。大雅不尚也。若施繡妓室。則用合其宜。以妓女之名。串繡洗小巧。取而聯之。不見其搶。祇覺其趣。錢塘莫朔甫大令。好爲此體。今據滬遊雜記摘入五言如碧詞云。碧是天公獻。詞爲王者香。七言如鳳潔云。鳳簫式按求風曲。雲錦新裁叠雪衣。二實云。二月驚花三月燕。實兒鳳貌雛兒歌。素卿云。素詞眞堪朝玉陛。卿心雖得鄙金夫。十全云。十分春色有如此。全部烟花合譜卿。阿三云。阿子詞宜擅口。唱三辰酒待小鬟傳。五實云。五銖衣帶輕盈體。實相花宜掉約姿。醉香云。醉我不關數行酒。香君自有千載名。少卿云。少年幾輩趨香國。卿相何人抵艷名。等聯並皆佳妙。

花間楹對。不必拘拘冠首也。卽僊嵌芳名於句中亦佳。茲此等聯式。並無定體。只取趨巧而已。憶昔壬辰夏秋間。僦亡室東門女士避暑鳳門。地多流鶯。卽俗所謂檐子班也。有吳冬蓮者。工大小曲。顧饒聲譽。友人劇余訪之。貌可中人。前溯惠珠雅。陳設亦復爽潔。壁上楹聯甚多。初有擬長句云。是人物祇宜風流。切莫唱大江東去。任菩薩龍空色相。也有時並帶蓮開。冬蓮請於余曰。儂名冬字。非東字也。有以聯贈儂者。卒嫌悞會。先生肯補一聯。以正相沿之誤。斯兒最池久浸耳。余徧之忽忽未就。他日退我鴻居。祇書二語以寄。句曰。冬山如睡春山笑。蓮子爲心鳳子腰。人還。勸悉香巢已徙。燕去梁空矣。余其負此一諾哉。

子同生解

兩般秋雨庵隨筆。謂見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因案春秋經於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於桓公六年九月丁卯莊公之生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境成姦。恐後之讀史。或有贏呂之嫌。故特於失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子同生。明其的係吾君之子也。殽梁傳曰。志疑者。蓋非傳疑。乃以釋疑云。似此讀書有疑。可與論古。（朱竹垞先生書跋與歎雨庵同）可知讀書者無不別具隻眼也。

天然足

余於第一卷作纏足致。第二卷載弓樣詩。亦云世人不喜好。獨我知可惜矣。閒六寸膚圓。則豹然無遺。得無笑我捕者之辭歟。其後予謂補遺之以資談助。江古饒佳麗地。文君靜御實產是邦。故多環姿豔色。獨至諸下雙鉤。恒不措意。居恒鳳跣其足。無縑衣。無行縢。行廛市中。聞之初頗詫弓彎。自流賊之亂。慘遭荼毒。（張獻忠屠四川剖婦人腹故至今羣以爲戒。以余所見。粵俗亦然。除膚州足裹成山尖以爲美觀外）三數大縣。趙足不趙足。參半外。餘縣成不貫趙足。閒則曳屣。雨足白如霜。不著絲履。猶潘謂史曾有詩云。婧婧响屧出蓮跡。底用金鑱貼地香。解讓膚圓光緻緻。俾香君獨愛冬郎。比玉能紅比雪香。不能聚覆脫襪一番合德溫磨遍。敢倡昭陽有異香。細鳳貼貼。情景俱到。固知非過來人不能作此尚憶他若津門雖僦有謳爲蔚妝者。遇上簫鼓。有來自蘇州者。棉垣歌妓。其纏綠道戶者。閒一白足。各具丰韻。較諸行廛婦操。索索然一無生氣者。不更倣天然之足貴乎。至若斗幌傚酣。溫生素玉。正自可令人銷魂也。外此與國。均不題足。光緒圓潤。

自以東洋女子爲第一。芳創倒健。莫如歐洲諸題。降及南洋羣島。猿如列星。其管鳳流。切莫唱大江東去。任菩薩龍空色相。也有時並帶蓮開。冬蓮請於余曰。儂名冬字。非東字也。有以聯贈儂者。卒嫌悞會。先生肯補一聯。以正相沿之誤。斯兒最池久浸耳。余徧之忽忽未就。他日退我鴻居。祇書二語以寄。句曰。冬山如睡春山笑。蓮子爲心鳳子腰。人還。勸悉香巢已徙。燕去梁空矣。余去歲乙未閒事。其意藉以易俗行仁。有足稱者。尤吾國士大夫所當自爲提倡者也。

寘香亭香奩詩十三首

錢塘寘薌亭太守　粉紅豆村人詩稿。效凝雨集體十三首。曾見採其兄簡齋先生隨園詩話。濃情綺思。絡繹行間。筆筆如覺。戒譏其過於麗淫。殊失齊梁艷體正軌。余謂古有無題詩。有香奩詩。無題須風格性情並茂。乃不卑靡。若一昧綠情而作。風流靡曼。取悅縑者。是香奩也。薌亭太守明言效凝雨集體。其詞或過綺靡。自所弗檢。然至第十三首。愈以莊論結之。尙知曲終奏雅之意。想其當日綢繆。亦經幾許參詳。固未肯創愛者乎。隨面云。愚兄閱歷柔鄉一世。能戮貼到此。亦未能傳神到此。傾倒至矣。宜其膾炙人口。傳誦至今也。謹繕原稿。爲之婿

結髮二字男女常時可用

俗以結髮稱正室。實本蘇武五言結髮爲夫婦之句。然此二字男女常皆可通用。不必定於一稱也。如史記李廣傳云。廣自結髮與匈奴戰可證。

綠鬢常男子亦可稱

婦人往夫家曰綠。不知男子亦可稱之。列子云。髮不足將線於衣。注線。往也。婦人返父家曰歸寧。錢起詩云。才子欲歸寧。紫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以稱男子。

上頭二字男女通用

古者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朱子嘗討論問云。閭丁門將冠與白家子弟歟。有何費事。疑當時必有以古禮延復爲言。朱子因設爲問以曉後人。今漳州俗。但於婚前一日舉行是禮。詢之上頭。男女通稱。按南史李義傳。義實八歲。父成往長安。臨別謂之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父不歸。年七十猶不冠。是男子可稱上頭之證。若晉樂府。碧玉上頭歌。那得及破瓜。此則主女說。總之加冠加笄。其義一也。

彭澤零多情 彭名玉麟宮詹衔 宮保衔 賜經剛直

中興名將。而又有名士風格者。必推彭公剛直所留。如退省老梅南防次秦情逸致。文采風流。均足照耀一世。惜有談公軼事者。公少卻岐疑。能見認角。寡母弱弟。伶仃相依。每爲族人所窘。若由是憂憤積勞。武林高廬洲翰林守衡陽。試日得公卷。歎爲消才。拔冠童軍。以案首送縣。揭曉來謁。見其溫粹露爽。函以遠到許之。公感知已風。終身執弟子禮。緒寇亂漸高已前卒。家道浸替。僅存孀媳孤孫。煢煢無告。公賙恤面教養之。俾至成立。每來武林。必寓高家。布衣草笠。閒行市中。或獨游湖濱。自稱洞庭七十二峯樵子。人不知其爲欽使宮保也。素性儉約。無絲竹狗馬文轂肥甘之奉。寓高家。食越中乳酪甘。高於其行。饋六小缾心好訂他生約。嚼骨難生薄命詞。未必領城皆國色。大都失足是情癡。生知不免風流罪。甘墮泥型不自知。

漸愧蹈橋乏壯才。枉將心事訴枚臯。津非少婦偶能拓。山緣彭郎易起猜。底事妄傳仙子降。何曾覩見洛神來。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

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若得梅花富貴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翠仙祠。頹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懷故人。玉面氷澌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聲。誰直北旌旗望眼除。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重重指此。嗚呼。古今大君子皆古今有情人爲之也。公之多情。即公之所以爲君子。

陳季常有妾

陳季常素懼內。東坡嘲之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挂杖落地心茫然。後人遂引爲懼內典實。疑妒莫妒於季常。妾矣。乃東坡又有別季常詩云。家有紅顏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固嘗置傍妾者。

桑中詩別解

仁和李海鵬孝博先生解此與小序朱傳異。舊皆以爲刺淫而作。孝博則以爲戴嬀答莊姜而作。所以報燕燕之詩。其曰。桑中上宮淇上。乃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孟姜即莊姜。下言眾弋。皆莊姜氏同姓國。因懷莊姜而歎及當時之賸妾焉。

也。右駁駁梁孝廉秋雨庵隨筆。

婦人吸烟喻

宋孤山處士嘗曰。某件件使得。惟奕棋與挑糞使不得。余亦曰婦女件件可耐。惟吸烟不可耐。三借廬筆記。曾有詩云。寶奩分得買花錢。象管雕鐫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拖而多風。譙而不虐。寄語紅樓。請細心咀嚼些。

寨字男女通

孟子老而無夫曰寡。爲後世婦人稱寡字所自始。然左傳襄公廿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易林曰。久鰥無偶。思配淑女。來其非寡。自今寡處。是男子又未嘗不可稱寡也。

傍妻

傍妻二字。見隋書王后傳注。妾也。同安陳劍門孝廉鴻文。出示詩稿。有上元日取傍妻詩。今錄一首。上元佳節彩雲稠。不看花燈看鬭禡。燈是小星明最甚。炤出

詩附刻在鄭遵詩中。其集致亦正似鄭也。

雪面女史號詩

殷司馬有悼亡詩八首。附刻集心面詩草之後。今錄四首。不愛漢莊愛洪莊。生年十五嫁王昌。學書偃蹇譽花格。扶病還搜服玉方。化蝶羅裙悲貯篋。乘鸞寶鏡懶窺妝。周記熏香。尊恩剛腰。蹇行地。何處還應不斷腸。忍將膚頸斬煙娟。命儔。柱有瑕明無聲骨。奈多煩惱少歡緣。銀箋怨曲留殘稿。瑤瑟悽悽音迸斷絃。寶鼎熏帷香易盡。芳魂不返奈何天。中饋會勞汝共治。翻發大婦情嫉妒。絡秀來還屈。更奈朝霜病不支。官閣吟梅無別夢。寒天倚竹動幽思。梁肯兀坐頭孤憶。無復燈前調說詩。優曇一見只空花。銀燭秋光別恨除。遺像怕看新粉本。吟窗忍展書文紗。扇傳妖夢無端斷。不分是鳳此刻加。每憶平生最模慢。孤燈寒雨自煎茶。每首必關合小婁身分。足令聞者愈增惋悼。

嵊山小才女墓

出郡城西有塔墟。背刱綠影。明洪武間。軍守錢古訓。來鎮是梁氏埋香園也。墓

忱。屢秀謂有才思守逮孟津園子已。李梁亦寡亡初無知者明末士人訪古剔碑。始得之叢莽中一時歌咏其事者甚衆。佳話流傳遂成勝跡。餙雙鳳釵好事。可見一癡。國朝屢栴石有靜丟。自古紅顏薄命。於今黃壤已千秋。可憐寂寞明妃始。不及斜陽斷碣留。凄迷鬼哭夜黃昏。明月依依照墓門。此是鎮塘小才女。花開長與葬芳魂。

鍋

正字通言古者男女同用鍋。古文苑亦言何僅與謝尚書珍玉名鍋。因物寄情。今閩粵二省。男子皆喜帶鍋。抑襲古人之遺乎。

鄭聲淫不是淫樂

李巨來先生解鄭聲淫作沾濕解。歷引經籍。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於元枵。禮記之毋淫觀。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陷。晉語之底著淫淫。列子之肰之過淫。炎皆不作男女褻媟解。況齊褒衛宣陳孔甯儀行父之事。惟鄭辭有聞焉。安得以聲淫爲治淫之淫乎。愚按此說通。證況孔子口中。明言鄭之聲淫。不言鄭之詩淫。聲淫云者。使歌童度曲。固淫。歌關雎卷耳。其聲之宜。亦未嘗不淫也。此其所必放也。亦猶楚聲近哀。垓下郢中。均含酸楚。豈以爲異。居使之然耳。

林文忠寄內詩

吾閩林少穆宮傅則徐。氣節之盛。天下宗仰。公眷詞章。尤篤於情。夫人亦通翰墨。常相倡和。內而持家課子。節節有方。其女公子之適同鄉沈文肅葆楨者。即世傳廣倩府血書解圍之林夫人也。婿婦母女。皆稱一時奇人。亦難矣哉。林公所箸政書外。有集名雲左山房詩鈔。其荷戈出塞時作。尤雄傑沉鬱。公夫人嘗賦七古二章送之。公返報云。廿年鳧雁鎮相依。萬里蒼鵑悵獨飛。生別詩如歸日鮮。椎託遠枝。紅婦紫姑。酸來烟復暮。鬢倦金谷。鳥啼時。覓是玉樓人醉處。春思。流鶯故故繞芳林。啼乳燕爭從綵幕窺。豈知錦鞋去。零星數點血。猿長斷。莫燕明歌殘月曙。鵑聲淚染杜鵑來。香塢魂銷蝴蝶

自詔安返櫂。以巨册來臺加錄。雪賦三言一什。並轉屬林鶚圖景倩刪茂才閱作數詩以贈之。而紀其大略於此。

王業詮詩

長洲王業詮廣文。原配楊氏。號夢蘅。娶僅四年。沒於泖濱。見業詮所繕哀輯考

民自傳。楊氏嘗病。業詮以詩問曰。無端薤露病便添。愁脈脈情懷不自由。牖外有聲頻側耳。窗前小坐自梳頭。卽看髻影蒲梳甚。還討秋風料峭不。勸汝裝綿須及早。新寒昨夜襲羅幃。已是愁中復病中。起還無力臥偏慵。怕臨鏡檻眉痕淺。教下簾鉤樹影濃。薄被初薰時有夢。長宵微倦卻閒鐘。誚册匣猶寒如此。換個年來冒更鬆。

紀金素秋遇林生事

同郡林生。他日嘗余遇其妾金素秋。金氏家

西子湖上。少隨父寄食閶中。居無何。又遷臺島。時光結甲午冬。而素秋生十有七年矣。身材脩挺。姿質明慧。父鍾愛逾復。苛於擇婿。謂待字也。明年乙未。日本

侵臺。忽作一家星散。父母存沒。杳無音耗。遙憐薄命。堪與同悲。素秋泣語曰。妾本良家女。不幸父母雙亡。孤苦伶仃。寄人籬下。是時匪門流寓比鄰。江西檔子班。尤擘價自高。猶視鬻歌者流。不出其羣。苟非其人。寧以閉門羹待之。雖陷以重金。不顧也。以是愛之者多。嫉之者尤多。故芳名屢興而屢蹶。素秋知不可以久留。乃入贅郡中林生。爲浦邑知名士。嘗攜游廈門。館貧儒瑣。郡人咸以逼到目之。生復自許。謂功名身外物。何足憧欣。所不可幸冀者。知心人耳。一日過素秋院外。聞歌聲有變。遂往訪之。一見如舊。歎曰。此秋水芙蕖。天然神韻。豈復塵中物哉。吾老是鄉。足稱後往來。頗稔。素秋亦傾心相契。跬步不離。旁人加慫恿。欲謀金臺之所。藉覘其情急。金倩作錢樹子。而脫籍之贐。以櫻遞長白景大使。方謀卜妾。以重金得之。郤眉夕。素秋泣述生平。且告以與林生有約。景素重林。明之昨日曙。子固林君之所私耶。旋復乾笑曰。無已。吾爲若二人撮合之。遂以楊越公自任。余多林金之多情。景之負俠也。并衍爲詩云。西子湖邊深巷陌。楊柳垂垂覆簷色。金家小女字素秋。嫌覓乘龍還未得。阿翁憂慎簡書。浮家直逼岡南城。盈盈十五髮髻

未識蛾眉龍。畫描恃儂掌上明珠貴。痴情轉向阿儂媚。媚容未改星霜易。邊地白嵴年十七。裹巢燕子壘狂嬉。誰知禍事今番臺海氛。翁亦死。歷歷紅羊刼後身。可憐又墜煙花裏。煙花隊裏笑啼難。須識儂情未解憧。調頭也博千端錦。比翼却羞獨鵠驚。勞人那覺儂心苦。儂自飄零向誰語。夢魂頻訴與爺娘。醒來翻帶淚如雨。詞客林郎訪李香。是眞惺惺惜自長。管眼覷郎情儂思。似曾相識都難記。莫是三生舊有因。而今又領相思味。一點愁厓苦暗通。雙飛彩鳳願偏窮。押衙不獲今生遇。寧死君前心不負。阮籍猶狂久失途。長卿貧賤空皆賦。誰知作合有眞媒。鴆毒何曾是龔舶。侯門雖深儂自入。竟使明珠去復來。有情眷屬有情老。柳枝不種豪道。敢說儂心百不移。願將大本者。每以無從檢閱爲恨。爰爲臉列。以廣前聖之風流焉。

使繅新絲。天涯不少分飛鳥。安得斯人一合之。

李鄭風流

李笠翁曲部著詞。鄭板橋書畫潤格。余嘗以爲言而未載其文。客之兒實談底

李著詞云。窃聞倩子

皆謂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傳奇繫空。說其名爲得不說其實。矧不曾硯田鋤口。眞非發憤而著書。書筆悉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　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雜辭號浪謔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邑知名士。皆歲游庠。管食餼瑣。郡人咸以逼到目之。生復自許。謂功名身外物。何足憧欣。所不可幸冀者。知心人耳。一日過素秋院外。聞歌聲有變。遂往訪之。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番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一見如舊。歎曰。此秋水芙蕖。天然神韻。豈復塵中物哉。吾老是鄉。足稱後往來頗稔。素秋亦傾心相契。跬步不離。旁人加慫恿。欲謀金臺之所。藉覘其情急。金倩作錢樹子。而脫籍之贐。以櫻遞長白景大使。方謀卜妾。以重金得之。郤眉夕。素秋泣述生平。且告以與林生有約。景素重林。明之昨日曙。子固林君之所私耶。旋復乾笑曰。無已。吾爲若二人撮合之。遂以楊越公自任。余多林金之多情。景之負俠也。并衍爲詩云。西子湖邊深巷陌。楊柳垂垂覆簷色。金家小女字素秋。嫌覓乘龍還未得。阿翁憂慎簡書。浮家直逼岡南城。盈盈十五髮髻

皆謂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傳奇繫空。說其名爲得不說其實。矧不曾硯田鋤口。眞非發憤而著書。書筆悉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　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雜辭號浪謔。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

嘲戒指

內地男女。雖同帶側。然男逗侑左。只帶左側一隻。至戒指則惟女人侑之。男子無有也。因物尋義。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群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禮則以金環退之。合觀兩說。知古人卽物命名之初。要自有深意。戒指者。戒其容止也。奈何以鬢眉之身。反效巾幗之飾。知南洋時風。男子率帶戒指者。幼時偶見。頗以爲怪。至今日則洋習沾染。內地男子亦無不帶戒指者矣。宜有心人目爲服妖。昧盤宝主人創爲新樂府以嘲之云。金戒指。振事至。示戒乃自宮掖始。不倩堂堂七尺身。忘却髽層效女子。纔然指上詩多金。相君之指異富人。富筮揑觀開若蘭。搜索作牢難屈伸。勸君此後莫作字。有貝無貝本兩事。能作字者無戒指。

困學紀聞補註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王尚書撰玉海二百六十五卷之書雖而爲紀聞二十卷自識云困而學之炳燭之明是其書成於晚年既博且精或擬以演繁露或等諸野客叢書皆非其匹也自閻潛邱而後有三箋本至萬氏集證翁氏輯注出益爲學者所推重然箋注雖多俱不能及鄉前輩謝山先生　先師紿諫張先生生謝山後百餘年當鄙潛時讀是書旁搜宋人說部及惠王諸經說博觀而約取蠅頭細字戢誊簡端意在厚集諸儒遺言以發明尚書之遺志所謂識其大者非徒考據之學也世兒詠儳珍重手澤錄爲補注二十卷令漢章序之而嘗　先師存日正如紀聞所儕楊文簡公有論著未始一示人見卷十七故雖及門弟子有不及知者漢章向亦嘗合校讎家於其說之缺者補之誤者正之如蘇子卿子董仲君及宋人張洞周子靜陸亦顏等頗有所發明然皆不過識其小者耳向若得以所校者就正於　先生或如謝菲之下採庶幾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焉哲人既萎吾將安仰此序成而不禁惘惘以悲者也丙子春

象山陳漢章謹撰

易

履霜戒於未然　案宋劉荀明本釋防微者銷患之本引王荊公謂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畎日之木起於青葱葉徹者易救未者難又引楊龜山曰未至乎堅冰而辛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于始凝之時至于堅冰而後辨則無不及矣若魯昭公

高貴鄉公是也　案劉荀字子卿與朱子同時　翁注引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攝禍於未萌杜禍於未萌　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溫公易說一卷司馬光君實撰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也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姚注引呂成公史說曰壽縣案史說之云云　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一卷萊易說二卷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攷亦列其名今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麗澤論說集錄之前二卷書賈鈔出以售偽非祖謙所自著也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　案明本釋武陽朱漢上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　案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八秦始皇初卽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　閻注引劉元城語宋劉荀明本釋全引之元城名安世師溫公

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　案宋韓淲澗泉日記曰

張芸叟乃陳后山妹壻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案玉海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讚易道而黜八索正義以易八卦爲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此足以證孔馬之說翁注引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閻百詩典一篇詹建武吳姚大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

二十六字　案桁釋文敘錄史通作桁隋書作桁尙書正義作航

象卽文王所繫之辭也翁注引正義西鄰謂文王東鄰

謂紂　案曰知錄集釋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班固幽通賦曰東丛虐而殲仁案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丛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晁景迂曰體用本平釋氏閒注景迂名說之　案晁說之嵩山文集卷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今佚不傳傳者惟郡齋讀書志

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翁注集解所採有蜀才　案顏氏家訓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而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恆　案潤泉日記卷中第十一頁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中篇不言德而言乾坤天地不言咸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　宋志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

蜀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　案潤泉日記卷

荀爽以帝乙爲湯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

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

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書以明功

晁子止爲易廣傳　案宋史藝文志載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今佚不傳傳者惟郡齋讀書志

蜀才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

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恆　案潤泉日記卷中第十一頁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中篇不言德而言乾坤天地不言咸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　宋志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

傳

京氏易式一卷　宋志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今不

高宗伐鬼方　案惠氏九經古義云周之荊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荊者謂鬼方之地也丙子學易編引舊讀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皆不以地實之此臆說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翕注引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案劉恕通鑑外紀亦宗禮緯含文嘉說羅泌路史鄭樵通志皆因之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漢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俱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宋邵子朱子並同

蒐陸夬夬　案古經解鉤沈蒐陸木根草蔡剛下柔上也子夏傳影宋本疏七蒐陸獸名夬爲兌兌爲羊也孟喜章歷後紀蒐陸一名商陸馬融易傳影宋本疏七注蒐陸一名商陸郎顗光庭兼明書二蒐蒐柔也陸當陸也注宋衷注影宋本釋文二蒐莫也疏本音義蒐賣也陸商也廣注影宋注集前人以蒐陸當陸爲蒐而笑之蒐陸相陸也廣注影宋本音義　蒐說也蒐讀夫子蒐二草陸之爲葉差堅于蒐根小陸根大重章句解九輯閒五家人卦辭曰　案周濂溪曰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故睽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劉荀明本釋引之

清鄞張嘉祿肖葊著

男壽鏞校刊

書

三墳五典　案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　案楊升庵集四十八卷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不學者耶君折之曰相公誤矣其下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

四明萬氏刊本
紹興殘本

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虞傳有九其篇　案群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某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賈賦政教略記其語曰子辭下土云云

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　案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經義述聞曰不嗣之爲不怡不台皆以聲相近而通詩鄭風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亦其證也

民儀有十夫　案古爵儀與獻通詳見經義述聞

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案鄭注楣謂之梁闇廬也　案左傳安孺子漢書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　案書集傳引呂氏曰黃古今人表作晏孺子古安晏字同

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碩頎　案書集傳引呂氏曰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書序帝遷下土方設居方　案宋錢時融堂書解盩正也帝既盩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是亦以下土絕句也

四明萬氏刊本
紹興殘本

徽戒無虞絜齋辨云翁注引書錄解題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嘗爲深勝令

鳥獸蹌蹌　案蔡氏尚書集傳曰鳥巢居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感物見於得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風豈足疑哉

此猶夔一足之說也　案孔子集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孫星衍題魯語下今天又引韓非子呂氏春秋略同聖明道本皆無此文

皐陶之面如削瓜　案淮南子修務訓亦云禹耳三漏

皐陶馬喙　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倛注楊倞曰方相也其首蒙茸故曰蒙倛

乃命重黎　案曰知錄卷二十五辨重黎甚詳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男任二字蓋通用姚注引悉氏九經大義謂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　案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非以故訓易字也

朔南暨爲句　案文選東都賦注亦以朔南暨聲教爲句

從先王居　案融堂書解先王帝嚳也自契以來屢遷及是成湯遷帝嚳舊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

從孔傳　案曾子修廢篇史記封禪書俱作告

仲虺有言曰　案荀子堯問篇曰其在仲虺之言曰中蹟與仲虺同

盤庚之遷也　案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一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尚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

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

韓詩外傳以爲殺生湯之莊三日而大拱　案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合持爲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函手也　又曰此木也劉氏以爲觸草妖

說緊傳巖之野　案傳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嚴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

西伯戡黎　案元李治敬齋古今注西伯戡黎奔告於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域史

論語稱文子有亂十人　案惠氏九經古義引子有曰十人本無臣字棟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亦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予有亂十人是言仁人之少故論語引之以爲才難

往伐歸獸　案襄關閱評卷一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嘼字且云字林嘼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卽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

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也如此則是古文原作
獸字想應唐明皇改爲今本尚書時未究獸字之義
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獸許敔切益知古
本作獸字無疑矣

或哲或謀　案洪範聰作謀經義述聞謂謀與敏同謀
敏聲相近故字相通辨證甚詳

正義謂南巢　案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
巢故城

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　案王氏經義述聞論三
監甚詳謂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亦誤

酒誥之篇俄空焉曰　案朱子語類問揚子雲言酒誥之
篇俄空焉曰孔鮒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
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鼂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案顏師古曰中者天子之讖也言中以別於外耳

薄違農夫　案白氏六帖作薄韋農夫

荊公以違保辟絕句又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
也注此二說楊慈湖五誥解從之　案宋楊簡五誥

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
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劉氏履恂秋槎雜
記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陵等勸
進云云以伯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
其一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　案顧氏日知錄卷二謂顧命
之篇中有脫簡狹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
之誥

皇帝始見于呂刑　案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伯厚未

曉今文尚書名甫刑者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者則有皇也

壽若召公　案應劭風俗通謂召公百九十餘歲金石錄謂召公百有十歲

洪範五者來備　案文選東京賦補亡詩注引作五是來備

五福不言貴　案淮園札記卷二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概貴賤則祿勿及而貧矣故貧可

以概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爵以馭其貴是也

管子所云道六塗　案王若谷曰六塗其猶周牌舅法乎明張自烈正字通諸家塗義未詳字書皆不載委宛編以計解之塗當讀如計　閻若璩曰案王元美云塗當讀如計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塗研又作計倪見楊升庵集第四十六卷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　案張敬夫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劉荀明本釋子注引此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　案段玉裁曰舒荼字通用群氏以荼毒許之恐失之鑿

清鄞張嘉祿肖葊著
男壽鏞校刊

詩

大毛公爲詩故訓傳　案直齋書錄解題詩類毛詩二十卷毛詩古訓傳二十卷鄭氏曰箋者案正義云鄭于諸經皆謂之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邕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案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然漢魏閒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氏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

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　案文總目錄韓詩則北宋尚存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蓋偶未攷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案家語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周道缺而關雎作　案關雎之說不同容齋四筆詳之魯詩出於浮邱伯　翁注引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　案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曰孫

剛矣轡之柔矣　案馬之剛矣兩句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引之　文選鮑明遠舞鶴賦注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以關雎爲騶虞公作　翁注引宋范處義逸齋詩補傳並未言騶虞公作　案邕賦有關雎之潔不踰邪非句

案四庫全書總目詩類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傳不著名氏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聚樂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周道缺而關雎作　案關雎之說不同容齋四筆詳之魯詩出於浮邱伯者　翁注引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孫卿門人也　案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曰孫

列女傳稱詩采苢　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韓詩采苢傷夫有惡疾也群君曰采苢澤瀉也采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引韓詩亦以采苢爲傷夫有惡疾是韓說與魯詩同　翁注引列女傳衛宣夫人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衛寡夫人顧千里云烈女傳算字誤作宣王安人補注亦云此與毛算陶嬰梁算高行陳算孝婦劉禹錫與韓侍御詢士丐聽說詩全注唐人詩說今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　案毛詩指說一卷唐成伯璵撰書凡四篇一曰興述二曰解說三曰傳受四曰文體

同作宣者形之誤說卦宣髮作算髮亦其例

騶虞王道成也　案洞泉日記蜀世家王建時騶虞鬼詛之說見新書顧訓騶爲圈未知何據孜說文騶廄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於二南也漢書序傳云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圈者爲長至謂之獸者不特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屈商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以千金求得騶虞雜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質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於近世　班固兩都賦歷騶虞駟驖似亦以騶虞爲菟田之名　宋戴埴仲培鼠璞上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圈騶虞之珍羣歇公引置詛新書騶文王圈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尙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誣騶爲圈則又穿鑿孜之傳騶虞乘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

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
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
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之說予
不敢信

烱耀行行　案文選潘岳秋興賦注引崔豹古今注曰
烱耀蜣蜋也一曰烱夜腐草爲之食蚊蚋

子聲好晨風　案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太子擊誦晨
風文侯諭其指意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案韓詩外傳
卷八與說苑語大同小異

王裒讀蓼莪　案淮圃札記一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
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此事與王偉元絕類

東有甫草　案韓詩作東有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
有博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引之　侯官陳氏韓
詩遺說攷及毛詩鄭箋改字說可互證

韓詩劉彼甫田　案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偉彼雲漢條
云偉韓詩皆作劉　爾雅釋詁郝疏韓詩云劉彼
劉向說苑政理篇春秋宣十二年左氏傳引詩及唐
石經並作爰惟家訓引作奚

山林匿蝎林麋散亡　案惠吉士詩說彼苗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繫二南之終一繫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祁父　案毛傳作祈篾曰書曰若疇圻父祈圻讒同又同祁書君牙冬祁寒禮緇衣作祈寒

薄彼韓城　案顧氏日知錄辨韓城甚詳

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案劉勰文心雕龍子思弟子於穆不祀

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蔘　案嘉當爲喜字之誤見王

氏經義述聞卷七

宵戚飯牛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頌鼠不知何所據　案是說顧亭林亦辨其誤見日知錄卷三第十

淮南子主術訓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喟然而悟翁注引李善文選成公子安嘯賦　案此賦注引淮南道應訓所載商歌與翁注微異南山二句作

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襄七年傳衛而委蛇必折杜注並云衡橫也又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注衡橫也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趙注衡橫也皆其證也

達有充超叛鑒蘇文忠慨焉　案宋黃徹碧溪詩話東坡記王陂過買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爲祟因爲詩曰秭紹似唐爲有子云云蓋怪梁道思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惡

荼音紀王貞所殺乃宣帝名讎字仲達非景帝子元
羣忘僕　孫季和讀通鑑詩清濁無心陳仲弓圖機啣
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　案尹和靖曰周原
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
音美味可變惡聲楊升庵外集卷二十九引之
相鼠碩鼠疾惡也　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或曰相鼠
鼠名也與常鼠異　相鼠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
兩足若拱拱然　日知錄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食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
苗之政也有不殿民而適樂郊者哉　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貪墨之臣盜大倉之粟與碩鼠何異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案阮
氏論語校勘記唐棣之華章疏陸機云毛本機作璣
機與璣古字通隸釋載姜廟碑云據璇機之政周公
禮殷記云旋機離常璣並作機又文選宋文皇帝元
皇后哀冊文注云璣與機同　又案採志祖讀書脞
錄續編云梁元帝作同姓名錄兼收名之音義通用

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草
者而采掇爾雅疏引草木疏作陸機此二字古人殆
通借用之歟
詩緯含神霧曰羅列五際三變引孔氏正義云鄭於六
藝引春秋緯演孔圖云云　案文選陸士衡賦注亦引之
葛天之八闋翁注引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六曰建
帝功　案王氏謨昔維志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
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
徹誤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並作達
觀象繫辭小戎之詩　案鐵橋

周禮

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讒也　案潤泉日記卷中第十三則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胡仁仲皇王大紀其開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　案太平御覽學部楊泉物理論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周書閥無冬宮漢武購千金八云水地以縣置槃以縣規以景爲規槃槃同假借

而莫有得者遂以攻工記備其數

張禹以論語文其訣　案傅子匡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

商父立閭法　案閭即錢也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李善注亦引之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翁注引周禮訂義　案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王與之撰與之字

次興樂清人

鄉有軍制翁注引王氏詳說疑即詳解　案周禮詳解四十卷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何

八

使師開鼓琴　案楊升庵集四十四卷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負藝之精也通乎天人

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翁注引正義曰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槃以縣規以景爲規槃槃同假借

字也　正義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案夕桀非鄭眾注國朝武進臧氏經義雜記辨之甚詳

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案楊升庵集第六十七卷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案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禹貢之田云云翁注此三山鄭氏謂周禮全解之說
案宋史藝文志鄭鍔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以鍔作
謂解義作全解待考然卷四卜師曰兆鄭氏鍔以理
推之原書作鄭鍔翁注誤謂可證
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　案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三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
以證過以前皆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
耕而不犁後世反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
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
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據云犁牛
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自是雜文今呼貓犬
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犁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
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眞誤
矣　又案澗泉日記犁說文作犁注耕也又耦耕兩壁
耕也一曰覆耕種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其來
已古崔寔政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
耕種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撓摽皆取備焉
後世有覆耕之法　案東方朔射宇宮見漢書本傳
龜人六龜翁注果龜曰果蠃　案果蠃同
疆作謹　案阮氏校勘記說文引周禮作堅　讀許謹
爲耦

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又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牛
天寶十載復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見卷二十聖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　案
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
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耦也八八
爲耦

疆爲畍案畍卽今畺字　釋文疆本或作畺史記楚世家熊畧案隱畧作疆詳見經義述聞

眡祲掌十煇　案張淸源雲谷雜記卷四第十六頁辨之甚詳　煇狀之煇當作暈見阮氏校勘記

太史正歲年　案經義述聞辨之甚詳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翕壯後漢樊毅華嶽碑跋尾云云案宋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字說引之

萍氏幾酒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三萍氏掌幾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沈溺於酒也　酒禁之弛濫此乃九章米粟法　案疏曰算術有算粟爲米之法見日知錄卷二十七第十七頁

觿子漢武日知錄卷二十八言之甚詳

嘉量之銘一條　案楊升庵集七十二卷引之

嗟爾不定侯爲爾不朝于王所　案漢書郊祀志周鑾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甚宏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勿從而周愈徵

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　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閒侯程黑漢表作歷

儀禮

蕭嵩孟卿后蒼戴聖戴德翁注引釋文敘錄蒼授聞人通漢　案如淳曰聞人姓名通漢字子方

禮記

恒言不稱老　案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孔子曰父母在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案蠶尸編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尊賢也此或君以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虞　案蠶尸編檀弓曰獻尊賢也此或君以田宅賜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日知錄卷二十九第一條可互證

周兼月十寸八寸爲尺漢用十寸爲尺　案日知錄卷十古尺今尺言之頗詳

七十二候　案楊升庵集四十四卷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

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攷古今節候之異　翁注楊升庵曰予見王氷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見楊升庵集四十四卷　皃公武讀書志作王砅杜甫集有贈重表侄王砅詩亦復相合然宋唐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氷字或公武因杜詩而誤歟

冬祀行冬祀井翁注楊氏愼曰井即行也云見楊升庵集四十四卷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穆曰明粢一句　案此

係國朝臧氏琳經義雜記與孫志祖讀書脞錄皆有辨證

上帝降衷于民下注內則二字非旁注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翁注引春秋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　阮氏校勘記諸本作陪釋文作倍云本亦作陪

魯世家伯禽之孫濩云云翁注引明堂位鄭注此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下注　正義曰隱十一年羽父使賊弒隱公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慶父使卜齮賊子武閟

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閟

南風之詩出尸子　案南風之詩經義雜記亦詳言之

禾生于伯禹于田更商邱開之舍　案禾生子伯人姓名楊升庵集四十六卷亦謂不必改字

左階銘其背閻注今家語作右階　案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銘其一篇今案明堂篇第六十七實即在盛德篇中今不別出則以下當遞遷實不重出

大戴禮翁注引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　案盧氏校定大戴禮記凡例此書始于三十九終于八十一宋韓元吉謂重出者

御車之旌既獲禽翁注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者之旌　盧召弓大戴禮校本案獲者舊本作御車誤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案湛園札記一冕錯峭刻何比于從學刑名而以仁恕著聞此與李斯之學荀卿正相反

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云云翁注引朱子文集七十九高東溪祠記　案今本書錄解題東溪集十二卷迪功郎清湖高登希先撰考試潮州策問忤秦相謫死　又案翁注引書錄解題因揭恒獨顏閒爲之銘閒字當是同字

大戴禮翁注引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　案盧氏校定大戴禮記凡例此書始于三十九終于八十一宋韓元吉謂重出者一篇今案明堂篇第六十七實即在盛德篇中今不別出則以下當遞遷實不重出

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姚注引踐阼篇曰踐阼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盧文弨曰擾阻以泥之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擾乃擾字之訛伏生注陽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墊名曰建橐　案馬融廣成頌作鞬橐見經義述聞卷十五第廿二十三頁並經義雜記

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獲以泥之無疑蓋搜亦本作獲形近易訛也

星辰不孛　雅雨堂本作星辰不隕

蟹六跪二螯　案敬齋古今黈蟹八足而二螯天下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而二螯許氏說文亦云六足二螯非不識蟹螯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爲誤耳

孝昭冠辭　雅雨堂本案冠舊本作符者乃因冠字形近而誤　翁注大戴禮冠篇陛下擿顯先帝之光耀

擿顯應作離顯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記作擿顯又須或秉集邪或盧辭注邪或當爲芬琟聲字之誤也

又推遠稚兒之幼志兒當作兒盧注兒猶弱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案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翁注所引安作先也作矣

保傅篇靈公殺洩治　案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吹劍錄謂廣陵之清散　案盛注魯宣十一年而楚子縣焉

錄謂廣陵散爲王陵丘邱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謀與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始于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邱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皐審音既失攷于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于其後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歌　案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

韓文公琴操十首　案琴操蔡邕作平津館校本有序一首言之甚析　翁注引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案平津館校本序謂隋志言孔衍撰者謂撰述蔡邕之書非謂孔衍自著也閻云多不足辯此爲得之

清鄞張壽鏞舟葊著
男壽鏞校刊

春秋

鄭人來輸平　案惠氏左傳補注卷一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賡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豢詛楚文變輸盟刺詷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誤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文志作十卷

沙隨春秋例曰云有蛾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蟻原注兩書成而亂城懼翁注引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案直齋書錄解題春秋指南二卷張根知常撰宋史藝

雅蠶蠭蟹即貞蟲臭蟲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蠶

處淵則淵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案宋祁

楚春秋辨疑卷二有蠶辨聖人於春秋記災異記災

重其害及於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

警訓於世非是二者不登於策故一穀之災必書莊

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蠭螫即負盤臭蟲果爾

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據山海經蠶如牛白首一

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正此物也

凡言有者皆以有爲非常也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

又案見則有兵疫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

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其國大疫　正義云洪範五

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

地多蜮淫女蜮氣之所生也湛圃札記曰此不經

之說魯女多淫至於蜮生其地亦太甚矣

書大雩二十二　案春秋辨疑卷三大雩辨雩者祈雨之

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數常事合禮則不

書也早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唐知

其早而祭也早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

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鄭魯諸侯雩於上

帝僭也故書曰大雩其僭也或曰何以必其雩上帝

哉曰魯郊用辛曰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雩

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用見其僭天子也左曰龍

見而寧知其爲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戴梁曰寧得而曰寧知其爲旱祭不知其爲常祀也王於稱大三家無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

而用夾攻之策翁注引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　案九乃元字之訛夾攻之約自二年始

不若叔孫昭子遠矣翁注引左傳昭公四年叔孫卒昭子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使亂大從　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又案殺諸墓闕之外墓悉代反

左氏

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　案庶齋老學叢談上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夫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

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翁注引左傳文十三年正義傳說處秦爲劉氏尋討　案阮刊注疏尋討作討尋　又引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　又案賈逵傳作五經家皆無以證

讖明劉氏爲堯後者　又案賈逵傳論賈逵能傅會文致最差貴顯注謂引左氏明誤爲堯後　又案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注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趙衰盾狼從經餕而弗食　一讀以盾狼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

是人臣生而證也何義門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證及墓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證　案阮氏校勘記曰宋本宋殘本足利本無未字而字不誤纂圖互注本因學紀聞衛侯賜北宮喜云王氏亦沿襲誤刻而有此論後人往往承之何焯所謂不全宋槧本即此殘本也段玉裁曰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爲死而賜證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下不得云終言之矣

臧文仲廢六關　惠氏左傳補注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　周語當辰曰韋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

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　理道要訣杜佑作　又日知錄卷二十三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眾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為西漢已如此　湛園札記卷一生而稱諱末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云云亦是生而稱諱者也　案邕樊惠顏頌曰京兆尹諱陵字德雲後歌曰贻福惠君諱考且舉則是時焚亦未沒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皆欷歔明徹恐其為百姓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案

北齊書王琳傳徒潛包胥之念　案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見者皆欷歔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案薛道衡年十三作國僑贊見隋書本傳

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案老學庵筆記十徐敦立侍郎頗好譴紹興末嘗謂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若得熟故多

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甚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回雜員符詩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細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歟立為之抵掌絕倒　又卷九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之心事蕃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解務篇曰申包胥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翁注引

尼使舉　舉記錄之也

友

仲尼使舉是禮也翁注引惠氏九經大義春秋傳曰仲

莊公寤生全注寤生者牾生也　案牾說文逆也

清鄞張嘉祿祉亨著
男壽鏞校刊

公羊

仲幾之罪何不譏城也黃字當從漢志作衰　阮氏校勘記亦謂衰城義當從師古說

疾爲臧翁注引公羊傳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注僕疾也　段玉裁云僕卽嫢嫢卽屢屢卽屢字訓數亦訓疾

穀梁

大侵之禮翁注引襄二十四年傳弛侯延道不除　案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修除翁注引車攻傳射右耳本　案射當爲達

四時之田總名爲田　案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穀梁子秦孝公時人　案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松厓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既成遷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

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受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鼂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

論語

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　案湛園札記卷二論語凡有若曾子門人之所記則必稱子　宋孫奭昭示兒編卷四孔門之高弟莫顏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舍字

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拾

考其所爲云云亦見大戴禮　案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曰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廋哉

孔子師

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案太平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廿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　淮南子說林訓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修務訓項託七歲爲孔子師

本包作苞非也　後漢儒林傳作包咸阮氏論語注疏校勘記皇侃義疏亦姓楚大夫申包胥

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尙純儉故邁古而從衆也穎達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楚有直躬者　案韓非子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周生烈子　案魏志注十三姓周生名烈著論語義例

翁注周生烈七錄云字文逸阮氏校勘記文逸釋文序錄作文逢

曹操荅橋元文　見三國志夏侯淵傳

吾與汝　案朱子集注以與訓許惟義疏中秦道賓會

子路揜雉得而復縱之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爲是說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　案周有八士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案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厥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詢於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建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與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翁注引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所封　案漢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作子路拱之　皇氏疏曰嗅謂鼻歆其氣邢氏疏亦曰三嗅其氣嗅並如字訓　五經文字曰說文臭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玉篇引論語三嗅而作輟季雒解嗅當爲鳴鳴之鳴雉之聲也程子外書曰嗅字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嗅字集注引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曰當作臭古闕反論語集說曰嗅疑作戛　徐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當作三戛釋雅曰或云三嗅之誤司馬光類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　案逸齋詩補傳六憂思亂於
中則瞻視眩於外閑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莪
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晁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翁注杜宣賜酒時云云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見卷十三

翁注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　案新序楚熊
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
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
志亦同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日鈔

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後周書
李遠傳李廣熊渠二事併用詳見日知錄卷二十五
第十六頁

魏相以廉正翁注時雒山自若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
故也

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　案詠而歸鄭本作饋
魯讀饋爲歸見後鄭校周之本條注又史記弟子傳
注徐廣曰歸一作饋

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　莊子田子方篇吾問於孫
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
之用心獨奈何翁注謂本於山木篇　今案在子方
篇　又案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孫叔敖三爲令
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漢書東方朔傳注師
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
水而死一曰卽微生高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翁注引何晏集解
敘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中尉王吉　案正義曰琅

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
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王吉字子陽
翁注就爾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案正義曰
就爾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
其善者而爲之註註與注音義同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　顧亭林曰知錄卷二十
五第二十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
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卽詩常棣篇　案春秋繁露文選廣絕交論注作棠棣

孟子

趙岐曰致至也　案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孟子正義十四卷漢趙岐注胡煦頫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盡未知左傳有琴張　案甕牖閒評卷三第十二頁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雖與徒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雖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　楊升庵謂西喪地於秦卽戰國策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翁注釋文曰楊朱或曰字子居陸德明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案陸德明

云見莊子釋文寓言十九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　案費惠公日知錄卷七辨之亦詳

萬氏集證閻氏四書釋地云云　案國朝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一卷

孫奭朱文公謂邵武士人翁注孟子音義舊有張鎡丁公著爲之音　案丁公著蘇州人見通鑑二百四十一

好樂好勇好貨色　明本釋卷上臨邛計廣卿西蜀大儒也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故好攻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誇大矣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閻注晉傳元疏云云　案傅鶉觚

而不任三不祥　案晏子春秋語與劉向說苑君道篇同

孺子滄浪之歌　案兒補之變離騷序曰孟子見魯平公與屈原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於孟子載孺子之歌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翁注引通鑑漢紀故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　林王子林案任俠　案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　林爲丞相肖爲大司馬參爲大將軍

神農之教云云　案淵泉日記卷中第十五神農許行

之學他無所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禮記有八蜡　案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報之昆蟲何功焉詳見湛園札記卷二

宿於畫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八第三頁馬侍讀大年曰高郵老儒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旧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孫志祖讀書脞錄續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大慶謂彥和見晝

小學

爾雅注　案穆文熙敬爾雅注三卷樊光京兆人中散大夫爾雅注六卷隋書三十二云三卷釋文李巡汝南人中黃門爾雅注三卷魏志孫炎樂安人徵秘書監不就注字叔然顏氏家訓曰字叔言釋文爾雅注三卷隋書作七卷舊唐書四十六作六卷册府元龜六百五作二卷

爾雅疏引舍人云　案錢竹汀潛研堂集廣韻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孫志祖讀書脞錄續

編姓舍罕見且名人疑未必然李善文選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即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

字書不見桓楹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引藝苑雌黃云楹字字書皆無之蜀中多此木相傳以爲巨疑切案介甫絕句濯錦江邊木有楹者與移字同押則知巨宜切是也杜陵有覓楹木栽詩云飽聞楹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鄭尚明昂作杜詩釋音云攻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考其耗損而供然導字下从寸唐人字下从未今案說文導擇米也从寸道聲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嘉恐唐以瑞禾命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

引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楊升庵集漢無極山碑與雲祁祁雨我公田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

敎時惟正於四羊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案後漢書馬援傳章懷注引之

考義其惑於三豕閔疏家語　案見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又見呂氏春秋察傳篇

加文武之爲斌　案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古文作彬

徐鉉曰斌乃俗字日知錄二十一謂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

合日月之爲易　案浩然齋雅談曰與月合則長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又曰在天曰明明者日月之橫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中合此海瓊語也　疑曜二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蜓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案爾雅諸書殊不相似爾雅釋蟲有曰王蛈蜴者其形質象易字蛈與蜥蜴亦未可知

音相近或蛈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

改曰水眞人之兆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漢書以貨泉

爲白水眞人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案顏氏注革謂皮之不柔者

吳孫休自制名字　案唐陸龜蒙小名錄引吳錄孫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瞻音如湖水灣瀨之灣字蘭音如迅令之迅次名虓音如觀之兒字霹音如儐首之儐次名皝音如如艸萃之萃字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名寔音如裒寬大之裒字爰音如擁特有所之特鈔舊文合造此字

庶易避也與三國志傳注所引稍異蓋隨開評二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曜照月○星鳳君悳臣王人鳳載祺年壘正天自制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王人字圀國字之類皆見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此學林之文也余又攷東觀餘論跋華嚴經一段乃云唐史載武后作十二字此卷復有證聖等字蓋當時制作不特十二字而已

不字本方久反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不字本方鳩切人皆以迺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此係引逸齋閒覽

經說

或云七經　案華陽國志云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觀讀七經

詣博士受七經

鄧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　案四經見於管子戒篇房元齡注四經謂詩書禮樂

春秋公羊而已翁注公羊子齊人　案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石經有七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　案蜀本石九經於唐諱皆缺畫詳見卷二十第十七頁亦見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三第三十一頁　容齋隨筆四蜀本石經九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姚注引朱子曰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案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人而後學之士皆東書不觀游談無根易緯是類謀辨終備　案是類謀一作筮類謀辨終備一作辨中備

春秋緯　元命包後漢書律曆志作苞張衡傳亦作包删去讖緯之文翁注引四庫全書校語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是讖而緯是緯彌傳彌失遂與讖合而爲一然班固稱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類謂之好學翁注所引未全應核補漢儒之學若士梗　案戰國策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直士梗耳司馬彪注梗士之榛梗也

天道

閻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集證或曰閻苞受河圖篇名授與受通見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案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箕尾　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箕尾

亦聚東井唐史未載　敬齋古今黈卷四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則爲秦亡之應攷之晉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於東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於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於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於東井皆占曰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於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營室衛

地大歷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七貞元四年五月歲星熒惑鎮星聚於熒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於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單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於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理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概可見矣

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搆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傅說奉中閻之祠原注李播大象賦　案李播淳風之父也　隋李播天文大象賦苗爲注平津館叢書録

之並附跋一首

北斗七星翁注引漢書天文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鑑　案史記天官書天鑑作天鋒歷數

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翁注唐一行曰虞議曰云亦見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　案揚升庵集第七十五卷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

分爲十紀　案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上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賈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茫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

三　四明絳雲書　約園刊本

困學紀聞補注　卷九　四　四明絳雲書　約園刊本

地理

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翁注引史記大宛傳於是置益州越巂粹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案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非至秦始通也翁注引劉淵林注蜀王本紀惠王二十七年云云　案史記秦本紀惠王十四年卒此云二十七年疑誤惟昭襄王二十七年有因蜀攻楚黔中

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楊升庵集四十八卷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溫公集注始冠諸篇首　案雲谷雜記三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眞大儒孟與荀殆不足疑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始敢爲之作解太元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揚子云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

奇章巴州之稱　案周李孝軌亦封奇章公

諸子

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　案敬齋古今黈五引史記作金人三緘其口者凡三處也古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黃帝有巾机之法　案黃帝巾几銘曰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刃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刃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楊升庵集四十八卷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溫公集注始冠諸篇首　案雲谷雜記三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眞大儒孟與荀殆不足疑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始敢爲之作解太元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揚子云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

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行得君子無取焉耳又曰雄於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辭多旁大而可觀書鮮又曰使雄有論語孟軻之書而肯爲太元耶二公所見不侔如此

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　案湛園札記卷三左傳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史記傳注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其十世皆有謚惟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謚耳此

凡案閒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黃帝六相　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　案外紀云風后明天道管子稱蚩尤諸侯者疑誤馬氏繹史　翁注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　案甕牖閒評理李二字古通用初無異義周語曰行理以酌逆之管子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

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　案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鉴研　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始於北魏李暹計然與文子載然兩人見下注及卷五十三頁注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二第九頁辨之甚詳

夫子見老聃　案今曰見老子其猶龍邪見史記老莊

申韓列傳及論衡龍虛篇論衡知實篇

魯雞固能矣　案韓文公守戒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鬬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魏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　案明劉侗帝京景物略記五南居時隱者譚峭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傳者有譚子化書後游建康見宋齊邱所畫仙風格出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

流於後世齊邱因奪爲己有而傳之　嵇本道士大旨多出於黃老　四庫全書目錄入雜家類

漁者豫且　案羣子鑑識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綱

齊物論　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云思魏都賦注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

誤不始康飾也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翁注手可擢而拔亦作搔　案手可擢而拔詳見王氏讀書雜志餘編下

其口窮時其鼻窒大　案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歎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

歸其母曰續　案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諸詳見魯語下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云云　案斠補隅錄所輯意林缺文內載蘇子十八卷名滔衛人也其曰蘭以芳致燒鼈以肥見焫蜀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與此引御覽文略異蘇秦作蘇滔侯放　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淮南子虎豹以文彩來射猨狖以捷來刺　淮南子繆稱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與鐸以聲自毀

孝己事親　案家語曾子遣妻皆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見文選注　孝經正義孝己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

集證引水經注故論語比考讖曰　案論語比考讖御覽六十三引之　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　案趙襄子賞高赫亦見說苑復恩篇藥樂甫考古質疑曰晉陽罷圍乃貞定王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一年而元王立又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

孔子年已二十六年此謂趙簡子善冀士為仲尼之言致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鶡冠子　案鶡冠子中流失船一盡千金劉子隨時篇一鉉千金見雲谷雜記四第十二頁

柳子厚之辯其知言哉　案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一子厚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案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是列子之詞獨夸者死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賈谷二書以成文爾原注烈士殉名貪夫殉財謂爲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

列子中無此語善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劉璞注曰子曰鄭人謂玉未盡理者爲璞

受捭闔之術　案楊升庵曰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六韜曰云云　案六韜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又六百九十七作冠雖褒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漢書倪林傳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賁

於足師古曰見六韜唐馬總意林作冠雖弊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

日中必彗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河間那芳語晉人謂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咳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那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惟下稍異後人專輒加傍曰耳言中日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劣矣

文仲子貢不同時　案盧氏文弨云子貢與文仲不同時或從後論之又曰況字疑衍

注方樸山此狙公賦芧之說　案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亦見列子黃帝篇

傳子曰云云　案傅子語亦見尸子

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咺也　案師古曰卽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

其洩冶之類乎　案湛園札記卷三陳殺其大夫洩冶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龍逢比干亦直諫取禍誣經之甚者也

敵人保山據險姚注引姚寬戰國策序云王氏此條今戚獨未之及　案令威姚寬字

上第四頁注

馮作祭器墨染其外　案讀書雜志曰案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誤而爲柒困學紀聞引此已作柒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

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明本釋卷中范太史唐鑑云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

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謀矣

董晉之喪回紇闕注引董晉行狀吾數皮而歸資　案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亦計皮而予之直也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篇　又案杜黃裳爲相幹吏欲寄錢千緡輒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伺候累日未敢送適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監續使者知爲相國夫人遽歸折其謀與此亦類

指鹿東蒲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　案晁補

今本文選多作成脯

韋昭洞歷記　案韋曜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史記正誤

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一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

篇

號曰共和　案共和互見卷一第四乾坤之次注曰知緣卷二十五有辨證

在焉生涯注之年翁注蘇林曰注音窒曲之窒　案師古曰注音於住反

仲雍斷髮閻注論語吳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案日知錄卷七史記論語所稱虞仲疑並是吳仲之誤

微子肉袒　案敬齋古今黈曰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於軍門所謂祭器者亦當令從者持之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　微子面縛楊升庵亦辨其誣

史記之妄

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云云集證引張淏雲谷雜記

案雲谷雜記四卷宋張淏撰淏字清源癸之武義人卷一第七辨宰子為闕子我甚詳

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同器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

廷尉歐注張叔名　案歐漢書作歐師古曰讀與雖同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皆棄市　案壹闕開評卷二謂錯誅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以法三十章諸侯人為一人謂此也原注東晉之言見通鑑帝嚳紀注

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伯夷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　案楊升庵集四十七卷朱晦翁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平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其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吳越不為是而存亡翁注引蘇子由古史云云　案楊升庵集五十二卷第七頁亦引蘇子由古史考以辨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　案攷古質疑卷一遷在武帝時揚雄生於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以爲太史公之語反覆究之公孫宏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宏子孫爵徐廣注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於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輿之語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

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證　案攷古質疑卷五第三頁田常無恙而稱成子後來追書之誤

以白取面縛之辱也　案肉袒面縛前第二十二頁已辨其誣　又案翁注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篇曰云云　案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五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字公謹號草窗密本濟南人其父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　此條與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二第一條全同

考史

黃帝有榮問　案程氏遺書十九觀榮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

張文潛詩曰重曛眇方時二妃蓋老人　案湘君非舜妃日知錄卷二十五有辨證

賈生弔屈原曰　案此條楊升庵集襲之

王莽兵敗死之

號萬石者五家豹注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

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絢雞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案四庫總目小說家有宋莊季裕雞肋編三卷

自糊名易書之法密　案糊名謄錄日知錄卷十七第十九頁詳言之　老學庵筆記卷五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古今人表許慎巢父爲二人謙周古史攷許巢篇一人　案潤泉日記引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蓋大其志禪爲天子

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黃霸傳鸞雀顏氏注當爲鴻雀　案漢書補注引何焯校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鸞雀云云此說良有理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何以知其然證玉篇云鴻音戶工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鵰死而止又云鴻音扶云切鴻雀似鵰玉篇見漢書注有此鴻字故出此鴻字主篇證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自作鴻字矣初非官本之誤也　又同人主好尚不可不謹也　案疑宣時祥瑞不應如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謂其後淡書安得大手筆重爲修葺削其名可也

是之多及觀黃霸傳以鴻雀爲神雀便稱祥瑞非虛飾力辨其非是則宣帝又以爲然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穴　案庶齋老學叢談上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歷並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宏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並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婦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怨涕流連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謂其後淡書安得大手筆重爲修葺削其名可也

呂成公謂馬援遺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云云　案澗泉日記卷中兒子止曰馬援戒兄子嚴敦不得言人過而杜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過矣王昶名諸子以默沈潛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諷曹偉爲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義　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　文舒王昶字

招白閒白閒猶賈閒也注云司馬之屬　案史記李將軍列傳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開機張韝爲之名　文選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發徐爰注黃閒弩名也張衡云黃閒機張一名黃肩此條楊升庵外集全襲之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　案曰知錄卷十三第四東京之末節譏裂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監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案介子推事日知錄卷二十五有辨證

司徒莞也　案文心雕龍詔策篇曰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詔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莞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　相如視草見淮南王傳

魏有纂弒翁注魏司馬師嚴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　案與本名璜封常道鄉公之更名奐　翁注又引

濮陽與張布廢休太子璽而立孫皓　案史記李將軍列傳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開機張韝爲之名　文選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發徐爰注黃閒弩名也張衡云黃閒機張一名黃肩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四曰牡陣五曰衝八陣圖　案文選封燕然山銘李善注引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　翁注引艾傳先登至江由　案江由蜀漢成今爲縣屬四川龍安府

傅元之言得之　案晉世祖泰始元年以傅元爲諫官日知錄卷十三閻氏注引之

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　案朱子語類論東漢人物曰曹羣乃附曹操亦忘漢嗣守之雅古今共歎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案老學庵筆記五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侁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未暇及此請先立名曰遯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發判者

輒操蔥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屬安撫飽食煖衣遯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報而

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　案浩然齋雅談李商隱詩云
咸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艷綺羅自是當年秦帝
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句殊不可曉南昌我聞詩以
爲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
賦曰昔者云云史載秦地兩金三日金誤隕其是耶
嗚呼天帝果有時而醉乎
無木可巢元海頭翁注引晉書元海入都蒲子　案補
子卽春秋晉蒲城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首夷齊　案淵明讀史述九章首夷齊

次箕子管鮑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賈韓非魯二儒張
長公
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翁注引隋
書韓擒傳　案湛園札記卷一齊張雕虎隋韓擒虎
皆複名史避諱於韓則稱擒而去虎字於張則改爲
雕然韓擒名書史籍雕虎非避書幾不知其原名矣
文苑傳序稱常侍張雕與韓擒一例於此猶可會意
原注韓擒一作禽隋書云俗本名擒虎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　案晉書儒林傳序曰搢紳之

興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
六藝鄭元王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
開晉之始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云云　案日知錄卷
十一短陌條考證甚詳
養不恤緯　案袁絜齋願豐樓記養不恤緯而憂宗周
之隕女居深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
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絜齋集十
盍爲袁絜死不作補淵生一條　思古弔今與卷十二

考史

貞觀政要　案貞前後皆作正避宋諱也應歸一律

新史尚奇類此　案全唐詩話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虯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縋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韓文公子昶　案雲谷雜記二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紳尚書故實皆云昶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悉改根爲銀此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於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嘉話錄所載大抵詆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大輕薄及忿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李晟每戰必錦裝繡帽自表　案裴胡閒評六王則之叛也在軍中常裹帽人見其花帽皆知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　案楊升庵集五十一卷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

房琯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多稱仰之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一條　案老學庵筆記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琢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渙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綮係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嫁名韓偓注見卷十七第二十二頁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案涑水紀聞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事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　嗣宗人不足取　宋戴埴鼠璞上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與傳識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與乃用於叛員州也在軍中常裹帽人見其花帽皆知是則也

祠祭今儒家以爲釋字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
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
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
笑
寓龍寓馬　案李奇曰寓寄也脊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日知錄卷二十七曰此說恐非古人偶寓通用木寓
木偶也引史記漢書爲證
范質欠世宗一死　案涑水紀聞一太祖嘗稱質之賢
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案日知錄卷十三第四十四頁據歐
人心之公是非　案日知錄卷十三第四十四頁據歐氏代漢發服悲哭司馬順宣
王植初封臨蕩侯閻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司馬順宣
王第五子通之子初封臨蕩侯及武帝受禪歎曰
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滕王瓚隋高祖母弟
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閻召不從曰作
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　凝式事又
見劉克莊跋謂終於太子少師詳上第三十四頁注
又曰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云

四部叢刊續編刊本

清鄞張嘉祿肖墀著
男壽鏞校刊

考史

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云云　案宋文鑑臨安書坊先有聖宋文海孝宗得之命本府校刻益公請加銓擇屬之呂伯恭書成賜名皇朝文鑑有近臣密啓云奏議中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更命直院崔大雅增損後有道學之禁以有伊川文遂詆高宗廟號未定　案甕牖閒評三徽宗初践阼詔以建中靖國改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宋鼎寧崇寧二名乃南朝宗爺諱此比也　又卷四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辭之改封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恭上不復降出此書當時迄未刊也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　案老學庵筆記卷六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

韓一苑　案老學庵筆記一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其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苑老子小苑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海寮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寮曰宗爺蓋此比也

元祐諸賢條爺注引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云　案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建中靖國元年罷權給事中　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云

云　案鄒洵武愛莫助之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詳見通鑑徽宗紀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　案楚瓦好賄郢城危晉寅求貨霸業衰秦賂謙牧遷爲虜漢金閒增垓敗羽見卷一第二十五頁

自荆舒之學行云云　案湛園札記卷四人知王介甫罷春秋進講案曲洧舊聞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猝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語淩稚隆漢書評林亦引之

閒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於是罷禮記然則介甫不獨廢春秋講讀亦罷講禮記矣

鄒浩諫立劉后　案鄒浩疏續資治通鑑備載之

校其文藝等爲三品　案依太學三舍法考選事在哲宗元符二年十一月

清鄒張嘉祿徵君
男壽錦校刊

考史

兩漢河渠考

續漢書河關西可千餘里　案水經注作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

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云云　案劉仲馮語淩稚隆漢書評林亦引之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

兩漢崇儒考

員晉灼曰西京無太學　案大慶攷古質疑卷三第六頁辨西京無太學與此同

清鄞張嘉祿肖葊著
男壽鏞校刊

評文

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　案周密浩然齋雅談
浩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
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瓊赤玉也雪臧林挺瓊樹注以爲誤　案甕牖閒評卷
諸須攷之信然

三第二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又雪詩云
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爲瓊者以其白也許慎說文則
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葩香瓊亂殘英
絳雪遺簡此耳若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
言之誤也　瓊赤玉也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四
引逸論語

送窮文小點大疑　案雲谷雜記二韓退之段成式皆
有送窮文退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
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

舉此一端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韓作師說　案洪景盧曰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
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
兩河之寇盜雖除　案雖除柳集作雖除
原注文苑英華辨證　案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彭叔
夏因周必大所校文苑英華而作
毛穎傳　案王楙野客叢書毛穎傳如自結繩以至秦
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
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賢異
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王勃倣其語　案野客叢書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
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
俱清柳黛與紈荷漸歇曰綃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
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
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
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

詩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攷湛淵靜語王勃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子安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以補雅天雖有二問之翁注王安石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　案老學庵筆記二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相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習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

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承元中試牌雜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嚴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霽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霽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霽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

崔寔政論　案崔寔政論惟文選史都賦注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之鮑昭放歌行注亦引之見卷十三第六頁

月而日之星而辰之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案方氏之說楊升庵已言之

樂於樂啓期　案樂啓期事又見列子天瑞篇說苑雜言作吾年已九十五漢書古今人表作樂聲期

家語作樂聲期

評詩

古辭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　案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又曰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陳有感殯莊子有彿諤非始於田橫之客　案顏氏家訓文章篇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莊子有彿諤非始於田橫之客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昔哀之意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案尸子引老萊子語文選陸士衡豫章行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亦引之

韓文公城南聯句　案雲谷雜記卷四第十三君漢漁隱叢話曰宋胡仔撰雲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

困學紀聞補注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　案唐皮日休松陵集序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忍事蔽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案老學庵筆記亦載之可憐一覺登天夢　案甕牖閒評二夢固有足徵者殷高宗之夢傅說是也若漢文帝之夢鄧通豈其然乎通乃幸臣文帝欲貴之而恐羣臣力爭故託諸夢以爲辭耶以掩一時之口耳

唐以詩取士翁注高錯進五人詩賦奏云云　案高錯事見唐詩紀事五十二

堯聖舜榮　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榮元帝玄覽賦堯聖舜榮本草自蒲一名堯韭一本作堯悲非古詩何能待來茲翁注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　案楊升庵集七十九卷證負茲甚詳

蘭澤多芳　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九無豔字亦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

張揖曰翠衆衣聲　案漢書作萃蔡　案楊升庵集六十三卷粹縩自是衣聲翠衆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同也駱

賓王文緣翠葆於詞林絳鮮花於筆苑以翠對鮮可以證之高似孫緯略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

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案疑曜一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慍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彫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額公寇萊公事　案宋黃徹碧溪詩話九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暖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厚

三頁十四行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翁注引風俗通議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案楊升庵集卷七十一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義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舒公子舒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鬱壘峴嶵之類

滕六葛三何云此之謂點鬼簿　案全唐詩話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

韓退之示兒詩　案李治敬齋古今黈曰退之符讀曰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貧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此詩刊本作身在則有在即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即

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何注田畫字　田畫事見明本釋卷下二十八頁注　又見澗泉日記卷上第十八頁十四行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翁注引風俗通議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案楊升庵集卷七十一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義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舒公子舒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鬱壘峴嶵之類

滕六葛三何云此之謂點鬼簿　案全唐詩話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

韓退之示兒詩　案李治敬齋古今黈曰退之符讀曰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貧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此詩刊本作身在則有在即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即

評文

鍾會取視爲定五字閻云本出郭頒世語　案楊升庵集五十七卷亦引世語

料理出王徽之傳　案敬齋古今黈四料理之語見於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王子猷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曰卿在府日久此當相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

閒介出長笛賦　案錢氏養新錄卷十九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孟子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揭來出思元賦　案東坡詩喜用揭來字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案宋沈作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役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

九方堙機深識妙　案九方之名莊子作歅桓譚新論作諲淮南子作堙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列子作九方皐

清鄞張嗇祿肖葊箸
男壽鏞校刊

雜記

列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翁注黃庭堅字魯直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　案蟹牖閒評三嬾眞子錄載黃太史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曰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字魯直恐未必然也庭堅乃八愷之名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爲人嘗書

曰魯直豈太史慕二公之堅直字而名之意或在是耶

戴勝善喘　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李善注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是司天之屬

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唐西域傳未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　案蟹牖閒評波稜出西域泥婆羅國軍達出大食國今

鉄　案扣古掘字

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翁注引呂氏春秋鄉者煤室此依文選注入頗中　案今本呂氏春秋謁作煤字誤倒其引王氏讀書雜志曰文選注所引良煤二字誤倒其文選注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高注良讀作臺當是臺讀作良良爲正字臺爲借字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爲煤良非也　家語良煤作

焰墨今本良誤爲埃墨煤古同聲

掇蜂投杼翁注白香山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　案此詩周密浩然齋雅談亦載之　文

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云陳思王以天才流藻下筆琳瑯仲宣以七子之冠冕文初之選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　案天性讚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靡書歎息泣下漣洏

漢華山廟碑翁注引宋董逌廣川書跋云云　案岱山數語係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見舌而知守柔　案常樅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見說苑

八稱八米盧郎　案杭世駿高士奇天祿識餘曰八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

米盧郎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中語歲以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

錯綜成文非始於吉日辰良姚注引宋陳善捫蝨新話曰楚詞以日吉對良辰以蕙蔽對眞桂酒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　案敬齋古今黈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矯健又論韓詩淮

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於對屬之間至於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　案後山詩話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　案楊升庵集七十四卷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然亦有光毛萇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卽有文章也案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注而發其旨者李善也

玕言爲辨文字爲學　案字彙補辨字木作聲北齊書柳謇名取此謂作謇

王簡棲頭陀寺碑　案入蜀記頭陀寺在鄂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化六年建韓熙載撰碑陰

後序

壽鏞既刻困學紀聞補注爰拜手而書於後曰嗚呼先君子豈欲刻斯書哉生平高氣節而不自名氣節好問學而不自襮問學著書立說雖及門高弟有求觀而無從得之者蓋欲然常以爲未足終身如是溯乙酉丙戌丁亥之交先君子官詞曹始讀困學紀聞日有常課隨讀隨檢書筆而記之壽鏞侍側年方十一二三歲但見書楣之上題綴殆徧初不知先君子所以參攷互證者蓋得之於全祖諸家之外意在厚集其說也迨與臺選

益求有以經世者不獲從容於舊迹晚年多病又復感憤時事病時猶告壽鏞曰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君子之歿於茲三十有五年矣今讀補注以履霜戒於未然引劉荀明本釋防微銷患爲言先君子之意可知矣然則先君子雖不欲刻斯書而一生精神之所在棄置不存又豈壽鏞所敢哉注凡二十卷依翁本之舊壽鏞就所筆者錄之未敢增損

明堂考

附射侯考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胡伯寅先生著述錄於定海鄭文志者凡四其首則明堂考一卷也余初見其孫友雲謂已失之深爲惋惜及更相見則曰已得之矣鈔示清稿曰明堂丈尺圖考且曰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質後文之意南北陋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儀誠有如李謐宇文愷所規者先師黃薇香夫子歷考古今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予樂得而詳

考云是伯寅先生根據薇香先生之說重在丈尺者也爲圖凡十五曰鄭注明堂圖鄭注明堂圖與洪震煊同曰戴震明堂會通圖曰汪中明堂圖曰江聲明堂五室圖曰孔廣森世室圖曰黃先生世室圖明堂圖曰擬世室井字圖曰初擬夏后氏世室圖重屋明堂圖曰夏后氏世室圖周人明堂圖曰明堂一面放爲廟寢圖曰周人明堂門塾圖圖各有說攷核精詳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皆作於同治丁卯詰屈之聱訟莫甚於明堂今一一繫之圖式而廣與修皆得其實明堂之說解而射侯之說亦可並解矣余嘗伯寅先生著述四種錄於定海志者皆見之而友雲無恙爾祖稿失而復得幸哉因並刊焉爲之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後學張壽鏞

胡伯寅先生家傳

鄞張壽鏞撰

壽鏞既採光緒定海廳志所錄藝文類及陳訓正民國定海縣志人物表選舉表藝文志書目表及小傳與夫張炳鎔所著墓表凡關於伯寅先生言行可攷者刊諸論語集解義疏參首矣其孫友鍇乞更爲之傳並以先生手敘及約仙所述先父事略鈔示壽鏞不文奚敢辭先生諱寯原名止三諱諱在寅號伯寅又號子珊浙江定海人高祖諱國輔自鎮海小浹江胡家墩遷居定城曾祖諱其昌祖諱起龍父諱德耀字朗軒定海廳志有之功又遭祝融之厄家益不支然刻苦求學不以境移精算術善鼓琴因自號琴琴子同治六年丁卯著明堂考工尺考二卷嘗曰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記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般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賢後文之意南北陘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義因繪圖十五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先生所著明堂攷附射侯考說九年庚午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成自敘曰平叔之華固不如康成之質體例然也爲之疏者將以反約觸類引伸質諸體例所不免散見者不可不合繼起者易於爲功又言近來

傳中國之有外患一百年矣而其端自英吉利始既侵粵東又再犯定海歲在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由曉峯嶺突入時朗軒先生適署定海營游擊守斯領諸懦怯者不敢與敵獨自率所部鏖戰六晝夜中鎗丸傷右手骨碎脈斷絕而復甦其卓卓若是朝廷旌奬勇士宜必拔其尤乃拘牽例綠卒以遣戍新疆報之向非有子如伯寅先生者投訴轅門幾何不死殊域耶二十四年甲辰朗軒先生卒二十六年丙午定海收復金陵朱若緒曾泰樸襄理善後與先生相往還意豁如也先生以所

名儒著述如惠定宇張皋文之於易江艮庭孫淵如之於書陳碩甫之於毛詩戴東原焦理堂之於孟子邵二雲郝蘭皋之於爾雅惟校之厚朱稚蘇幾欲拔趙幟立漢幟云蓋先生從黃薇香先生式三學得其傳黃氏之後案簡而明而先生之解疏詳而確其有不苟同者如東發之於裴陽不讓也自著筆脫稿歷五寒暑大衍集者其文稿也首載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曰養氣者水氣也濕氣也裘氣者火氣也淡氣也濕氣者水氣也質諸今之科學家莫能易其說裘非其尤難歟先生天性

孝悌又復急公好義當戊辰季年籌畫捍鄉與其弟分司防守人咸稱之家資纔書若干聚一生精得善本萬餘卷爲學無漢宋門戶之見嘗曰久而復明故又號曰明明子歸於定海北郊荷花子灣山麓子三長次中正請名孝正號約仙能紹父業者有約仙遺稿一卷三孝倫孫十今存者五人友善爲子而友義友雲友笙友謙爲孝正子刻遺稿合出貲千圓

贊曰古韓昌黎作何蕃陶田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明經先生防守一鄉戰六晝夜負傷不

清定海胡　匱伯寅學

議禮之家聚訟而於明堂爲尤甚宗鄭者康成
許言五室四堂本於周禮考工記宗聶氏伯皙者
言九室十二堂本於大戴記之盛德篇小戴記之
月令偏堂在朝戴氏東原之說出而五室九室之
異通爲一聚訟紛紜辟雍離明堂爲同處鄭
君或信或不信至本朝阮氏芸臺之說出而制之
有全有偏時之有分有合亦復豁然無疑議此皆

古今之快論也而惟於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
解本考工記匠人之文爲注者意主於小而鄭
君之注考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賢後文
之意南北陋而東西長又乖圜丘方澤之儀誠有
如李謐宇文愷所規者予先師戴香夫子歷考
古今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督學使者吳
和甫先生以爲析數千年來未析之疑予樂得而
詳考焉

考工記匠人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注修
南北

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廣五室三四非四
益以四分脩之　明堂廣十七步室方也四三尺
三尺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
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四尺土室於中
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
西七丈　九階注南面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
丈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
三之二注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雅
門側之堂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
謂之塾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注其脩七尋
五丈六尺放
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
尋崇高也四阿者今四注屋重屋復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
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孔氏以四旁兩夾爲何門旁猶門側之堂
謂左右个也個連白盛大戴所云白殺廂也
黃先生曰說明堂之五室者以考工記匠人之文爲
據而宗鄭君康成言九室者以大戴禮盛德篇之文
爲據而宗蔡氏伯喈北魏賈思伯言月令之文原其
制豈不乖五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
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
左个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方則高廣自依時晝夜
偏欲融通鄭蔡之兩說不越乎此李謐則以南北七

筵爲三室聯居南北之六筵以一筵爲兩堂則過臨
由此譏考工記之失覩戴氏東原申賈說作考工記
圖中央爲太室四維爲左右个之室非三室兩堂聯
居南北則李氏之說不足爲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
室堂脩二七商書亳方文惠傳言記文云堂脩七雉校
古書雖無二字今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
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成以堂脩
七步爲臨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詞也而
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字文惠所規固得其實也記

云廣四脩一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二
步有三分之一堂室之廣有四步皆其脩則一也記
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中太室南明堂北玄堂廣
四步三尺其餘室室廣三步四尺也云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者明堂制亦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
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
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者四
隅室縱橫皆二筵對太室言四隅曰凡室也青陽總
南北四筵南北則三筵合左右二室之四筵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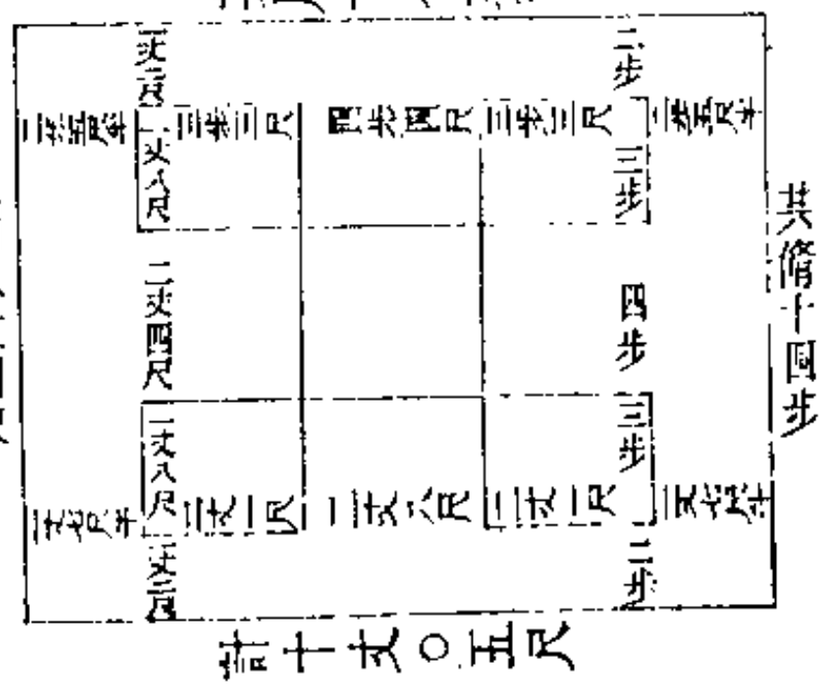
南北七筵明堂玄堂南北二筵東西則三筵左右室
共四筵堂室之間二巷各一筵是謂東西九筵太室
南北東西皆三筵較四室爲大故曰太室謂之圖非
圖中央爲太室四維爲左右个之室非三室兩堂聯
居南北則李氏之說不足爲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
室堂脩二七商書亳方文惠傳言記文云堂脩七雉校
古書雖無二字今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
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成以堂脩
七步爲臨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詞也而
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字文惠所規固得其實也記
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中太室南明堂北玄堂廣
四步三尺其餘室室廣三步四尺也云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者明堂制亦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
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
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者四
隅室縱橫皆二筵對太室言四隅曰凡室也青陽總
南北四筵南北則三筵合左右二室之四筵是謂

南北七筵明堂玄堂南北二筵東西則三筵左右室
共四筵堂室之間二巷各一筵是謂東西九筵太室
南北東西皆三筵較四室爲大故曰太室謂之圖非
圖中央爲太室四維爲左右个之室非三室兩堂聯
居南北則李氏之說不足爲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
室堂脩二七商書亳方文惠傳言記文云堂脩七雉校
古書雖無二字今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
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成以堂脩
七步爲臨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詞也而
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字文惠所規固得其實也記
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中太室南明堂北玄堂廣
四步三尺其餘室室廣三步四尺也云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者明堂制亦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
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
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者四
隅室縱橫皆二筵對太室言四隅曰凡室也青陽總
南北四筵南北則三筵合左右二室之四筵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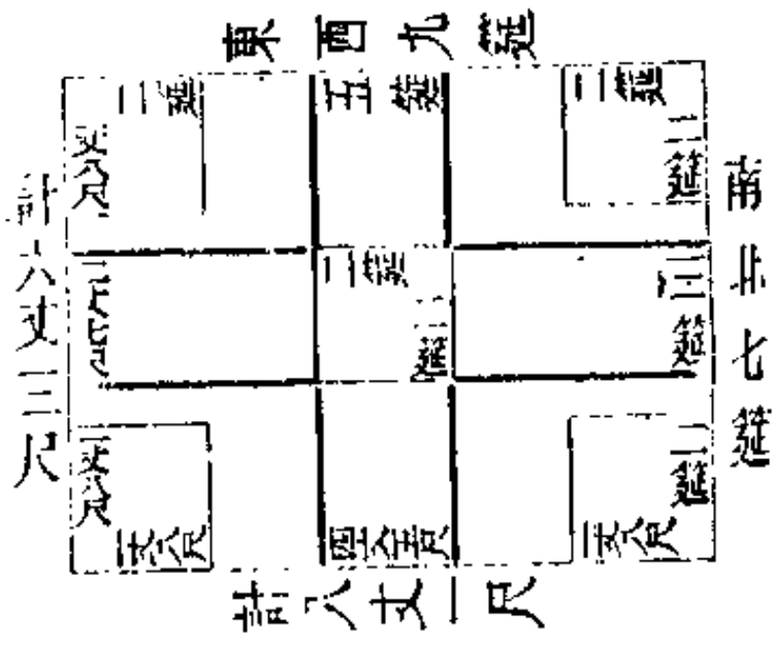
正之爲堂也合堂室揮言之曰九室曰九堂分四隅左右个言之曰十二堂鄭君注考工記時殆以呂氏之月令篇識記之盛德篇語有所受未可全非也歟宋儒李泰伯胡瑗所言明堂之制蔡氏五禮通考已駁之不待贅辨近儒孔氏舉軒所言明堂丈尺過求廣大亦未足據汪氏容甫明堂通釋古今之奇文也其解考工記曰凡室二筵瓜言南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太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

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前謂之東堂西堂宗周之太廟路寢亦如之審其圖說於顧命之文固通然汪氏既駁禮之盛德月令矣於考工記夏殷之制亦復未詳江氏艮庭明堂圖合大小戴禮以融其說而於考工記之文又有夏過大殷過小之疑戴氏東原考工記之圖與賈思伯說大同小異而匠人步筵之實亦未詳焉故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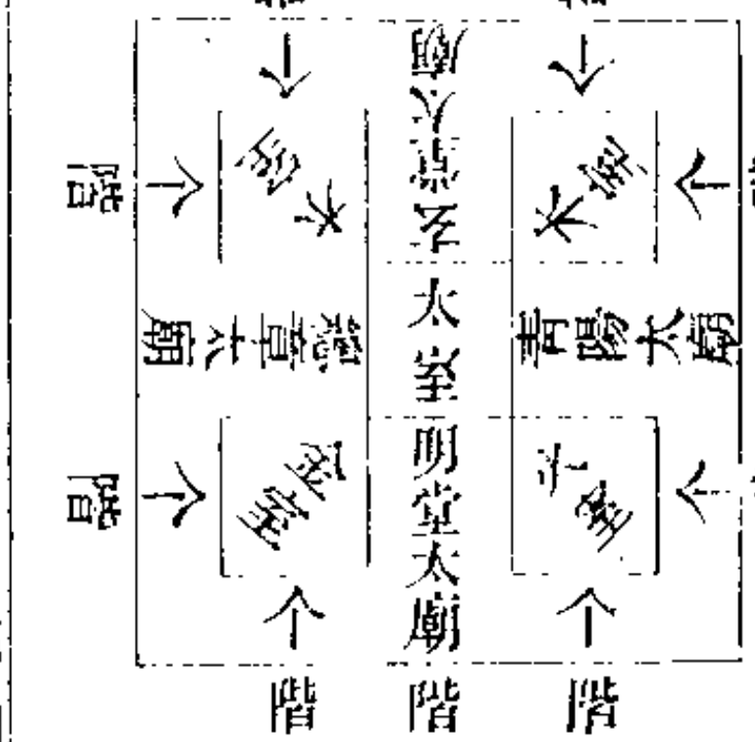
鄭注世室圖 依賈疏按四角爲室



鄭注明堂圖 依汪氏中四隅爲室



戴氏震考工記圖 明堂會通圖



江氏中明堂圖

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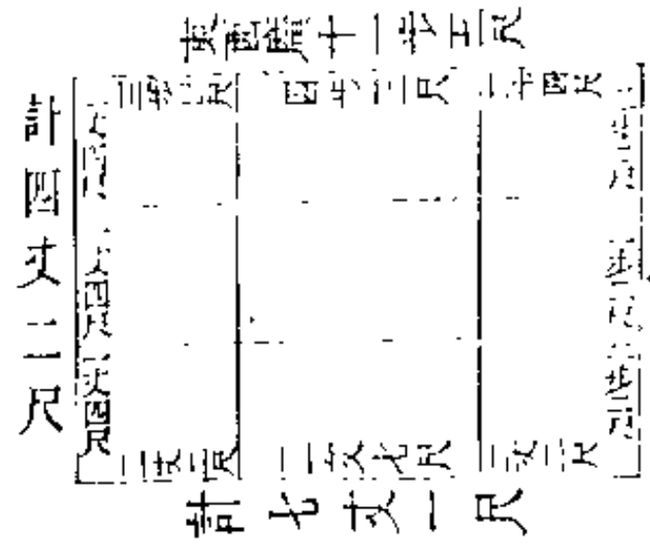
約圖刊本

七圖明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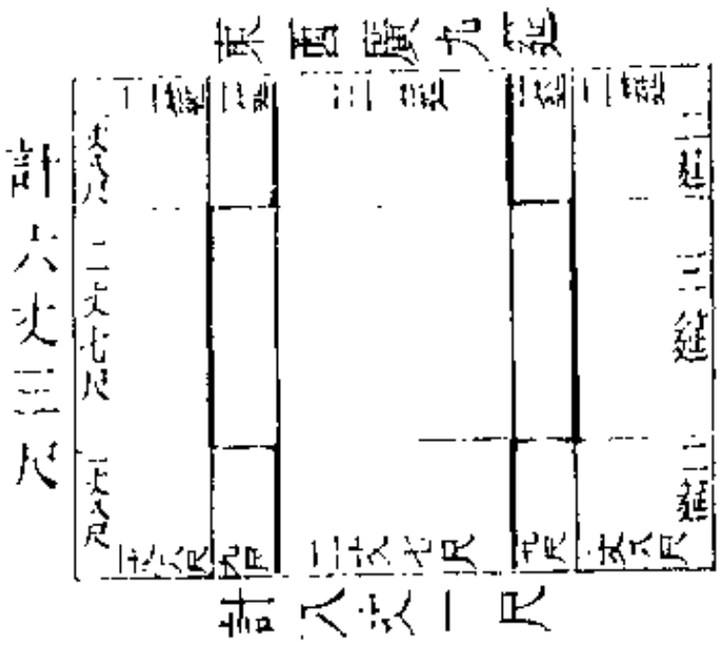
江氏聲明堂五室圖

方十六筵計共一百四十四尺
室
室
室

黃先生世室圖



黃先生明堂圖與洪氏震煊說同



予嘗就鄭圖其於三代之制度經傳之文尺寸未能融會貫通而研繹先師圖說又不能無疑焉何則夏后氏世室堂脩七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周人明堂既已顯著堂字故記文從省而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其實夏七步殷七尋周七筵明明專指堂脩而非堂室之總基鄭君誤會爲總數而又嫌其過隘故有假令二七之詞今仍誠其一半世室似乎太小此其可疑者一也夏之世室中央大於四隅故名曰太室今以七步四丈二尺之地三分之每分僅得一丈四尺施之四間小室尚嫌偪仄而中央太室之脩東西二堂之廣亦祇此數尸牖既無所容四堂不能畫一此其可疑者二也考工創物所記廣脩度數或三之或四之或云三之一或云四之一鄭注以廣四脩一爲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已屬勉強今云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二本數名而竟作同字解又與本書體例句法不合此其可疑者三也周之明堂凡室二筵謂五室之脩廣皆以二筵成方則世室之三四步四三

尺亦謂室有大小之殊而初無廣脩之別今以中
太室爲廣四步二尺四隅之室廣三步四尺而脩
皆二步二尺堂勢既已參差室制又乖方正此其
可疑者四也世室既曰堂脩七其數必以七爲率
故中室四步益之以四尺所爲四其七也閒室三
步益之以三尺所爲三其七也自其七者一三其
七者兩合之則七丈鄭注以四加四以三加三其
中必有深意今以中室之廣爲四步三尺四隅之
室爲三步四尺不能整齊截經求免挖補零分此
其可疑者五也明堂爲王者之堂享帝於斯朝覲
於斯隨時布政亦於斯堂室既分四面制度豈得
偏袤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必另有說以處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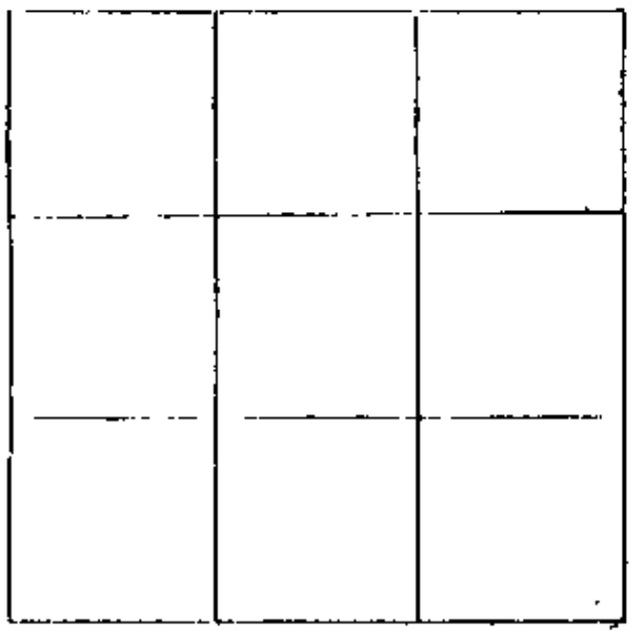
其可疑者五也明堂爲王者之堂享帝於斯朝覲
於斯隨時布政亦於斯堂室既分四面制度豈得
偏袤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必另有說以處此
今以東西之二筵爲室閒之通巷不知通巷乃祀
吉九室者爲開設戶牖之地若無端爲此二巷徒
使堂室不相聯接東西有而南北無又非王者均
平之意此其可疑者六也有此六疑久未明悟今
年新正撫閱諸經經文試將三代堂脩分作南北
加入中央室方合爲南北七脩以及廣必

使四面一式脩廣齊同庶幾王者正大光明之制
蓋記云世室堂脩七者謂南北兩堂之其脩也夏
度以步七步中分之則堂脩三步三尺設堂廣四
步四尺廣適加脩四之一或所謂廣四脩一者也
南北堂之廣東西堂之脩皆四步四尺中央太室
之方同南北堂之脩東西堂之廣皆三步三尺四
隅小室之方同所謂五室三四步四尺者也合
計之世室脩廣皆十一步四尺通之則爲方七丈
殷人度以尋記云堂脩七尋者亦南北兩堂之其

脩也夏后氏中室大於四隅故名曰世室殷人以
屋顯五室應同周制周之凡室一筵殷之凡室二
尋也南北東西堂深皆三尋半兩堂合之爲七尋
加入中室二尋爲九尋內除三室大尋之地尚餘
三尋分爲兩面階基左右各合計之重屋脩廣皆
九尋通之則爲方七丈二尺周人明堂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似記堂室廣脩之總數然上既顯出明
堂下又別言五室則七筵者亦南北兩堂之其脩
也乃何以南北七而東西九蓋南北數於中堂中

隔太室不得連室計之也東西數於堂廉中無太室無庸避室計之也脩廣相差以三筵隱台太室之方數以見名雖大而實同於凡室也五室凡室二筵以中室二筵幷南北堂脩七筵爲九筵內除三室六筵之地尙餘三筵分爲南北階基左右各東西廣亦與之同合計之明堂脩廣皆九筵通之則爲方八丈一尺若是三代之制度以漸而增四面之規模整齊如一既無夏大殷小之嫌復免縱短廣長之患雖於傳記所載之丈尺未能融貫而

衍算考工度數庶無礙於方正焉乃擬其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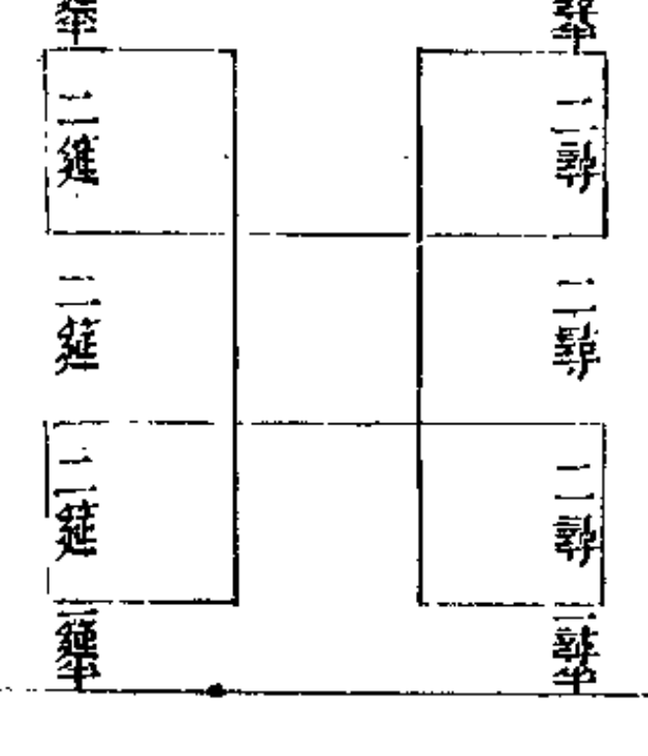
又擬世室井字圖

每方方四步四尺

脩廣方一十四步

通分得八丈四尺

初擬夏后氏世室圖



初擬重屋明堂圖

匪既成子諦視之又不能無疑焉何則凡寢廟兩序之外必有東西箱亦曰東西堂其後有室曰夾室顧命之路寢禮經之太廟即明堂之一面也明堂之有左右个猶路寢之有東西箱所異者明堂有四面而自其一面觀之則皆有前堂後室左右有夾有个隅室即夾也个即箱也記文明云四旁兩夾四旁猶四方也謂四方各有兩夾箱當門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个圖世室堂室之外四面絕無餘地可容兩个況重屋祇方七丈二尺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皆同高誘注明堂方外圖通達四面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夾也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

爲九方井字圖每方皆四步四尺總方適合十四步然而數雖加而四面仍無餘地反於明堂之七筵九筵轇轕不通此又說之不能自信者也爰將各經傳記之言丈尺者參校核算一且豁然貫通焉乃知古人所云堂方一百一十二尺一百四十四尺均有所本也

一八盧辨准明九尺宋本作丈孔氏曰此謂
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檐榮之高非階崇也三丈
者一雉也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仞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仞
九室十二堂異義引誤作四堂十二室鄭君駁之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
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通典引大戴禮盛德篇曰堂方百四十尺江氏曰當云百四十四尺
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
方三十六丈當作方六丈誤也通天屋九丈陰陽九六之
變圓載方載六九之道八閣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堂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十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明堂考

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
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
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同

隋書牛弘傳引漢司徒馬宮曰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
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尸子殷人
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
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惠棟引作黃圖議孔氏曰蓋宮以堂脩二七爲脩十四
丈廣四脩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得廣百四十四尺周人
兩序閒七十二尺者亦據東西九
仞言之但彼以八尺之仞計耳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
常謹旅內階玄階宇文惠引禮圖曰內堂正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謂九階一階在堂內如庶

仲次之說顯　陛唐山廡應門庫臺云闕

漢書郊祀志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尸子黃帝曰合宮　圖有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

合觀諸書蓋今本考工記作堂脩二七者謂南北堂之共脩也宇文愷謂古本作堂脩七者專謂一堂之脩也合之中室四步四尺南北共脩十八步四尺四分之每分適得四步四尺所云廣四脩一者謂廣得總脩四分之一也中太室方四步四尺

四隅室方三步三尺記云三四步不言三四尺而作四三尺者古文三四字每作三三積畫多少上下難分由此致誤如儀禮覲禮四享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注皆曰四當爲三皆無逸云或四三年徐幹中論引作三四年是其例也五室合方十一步四尺四旁室外各有三步三尺以爲階基左右各有北東西總方十八步四尺通之得一百一十二尺宇文愷傳引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蓋謂夏制世室也準夏以推殷殷之重屋堂脩七尋倍之則十四尋以尋入尺計之亦得二百十四尺合之中室二尋南北東西總方十六尋通之得一百二十八尺較之夏方一百十二尺周方一百四十四尺三代遞加十六尺相差二尋也且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以重屋方一百二十八尺九因之以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八因之皆祇一百一十五尺二寸較之世室方一百一十二尺僅多三尺二寸相去亦甚無幾也周之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記入中室二筵共十六筵通之得一百四十四尺通典引大戴盛德篇宇文愷傳引黃圖所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者蓋謂周制明堂也惟是明堂下方以象地南北堂脩既七筵而東西乃云九筵者何也孔氏巽軒謂明堂月令論本作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仞七尺九仞七尺筵變文言之實皆六丈三尺其說可謂巧矣江氏永庭曰南北七筵者自堂廉至太室前之深也東西九筵者

中堂及左右个之廣也中堂左右个各處三筵其
兩旁各餘三筵半以爲堂隅之坫周書作雒解云
太廟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以反坫爲外向
筵故孫氏詒讓三禮圖作四筵於隅筵之隅然而
坫方三筵半大於正筵二倍餘似古人無此反常
之制四思明堂基方一百四十四法坤以象地上
圓二百一十六法乾以象天天體圓而地體非正
方曾子天圓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如誠天圓
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周禮大宗伯以黃琮

禮地鄭君注琮八角象地八方然則明堂象地蓋
八角故盛德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宮四
正四維之位置爰將四角截出爲反坫而以三筵
半三十一尺五寸之句股各自乘得積九百九十
二尺二寸五分幷之得弦積一千九百八十四尺
五寸開方得弦四十四尺五寸五分爲堂隅截角
之邊數兩隅幷之共八十九尺一寸較之東西九
筵之八十一尺確多小數八尺一寸未嘗非合九
九之數也

博爲隅室之方也夏七尺殷八尺周九尺三代遞
加以一尺基方十六博故遞加十六尺且開博不
可以過閻殷八尺尺九寸周九尺尺八寸八九均
祇七尺二寸較之夏七尺所多不過二寸也夏室
大於堂故名以世室周堂顯於室故名以明堂此
馬鄭之確論也三代總基皆方十六博而兩博爲一
五寸開方得弦四十四尺五寸五分爲堂隅截角
之邊數兩隅幷之共八十九尺一寸較之東西九
筵之八十一尺確多小數八尺一寸未嘗非合九
九之數也

拟文思之凡營造自有法式儻背前賢匠氏之經營則紙上不可以談兵徒法不能以自行爰向老成巧匠詢問四阿重屋之制當如何結構如何相稱然後知三代明堂皆以八博爲一面四面基方十六博殷度以尋尋八尺即以八尺爲一博周度以筵筵九尺即以九尺爲一博夏度以步步六尺以三代遞增一尺計之面夏筵以七尺爲一博每博須一步一尺故中央太室四步四尺以四博爲中室之方也四隅小室三步三尺以三加以一尺基方十六博故遞加十六尺且開博不可以過閻殷八尺尺九寸周九尺三代遞加以一尺祇七尺二寸較之夏七尺所多不過二寸也夏室大於堂故名以世室周堂顯於室故名以明堂此馬鄭之確論也三代總基皆方十六博而兩博爲一五室合十博四面各餘三博之地二博中連太廟爲堂旁爲左右个緣邊一博爲階基殷周五室合

六博四面各餘五博之地四博中連太廟爲堂旁爲左右个緣邊一博爲階基階內每面立七柱四面共計廿八柱蔡氏月令論所謂四方柱象二十八衡也

又案月令論曰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屋圖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陰陽九六之變也又云太廟明堂方六丈或引作三十六丈誤以頃實爲方也黃圖誤以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似據殷周六博而約之以整數也

宇文愷引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房中三重階皆是也階前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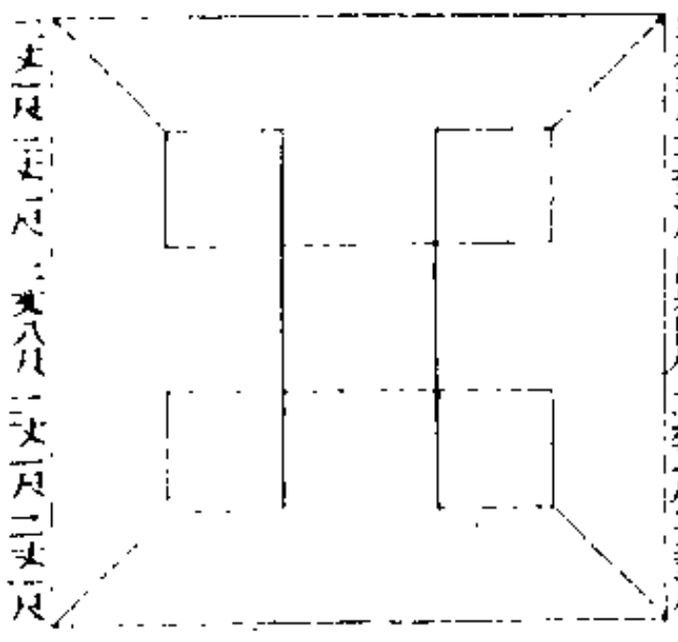
附錄

方百尺似據夏室十博而言也下云室中方六十尺又雜殷周六博而言之惟是夏之中室方四博殷周中室方二博而蔡氏所言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方九丈似重屋在五室六博之上而非止在太室之上四又商之匠氏明堂所以必爲重屋者一則室深思陰蔽四壁通天以助明故今之考棚有重屋始不疑於書寫也一則屋平恐流積分設層檐以殺勢今之佛寺重屋近簷於下檐上屑屋深太平則水不能去太峻則人不得上非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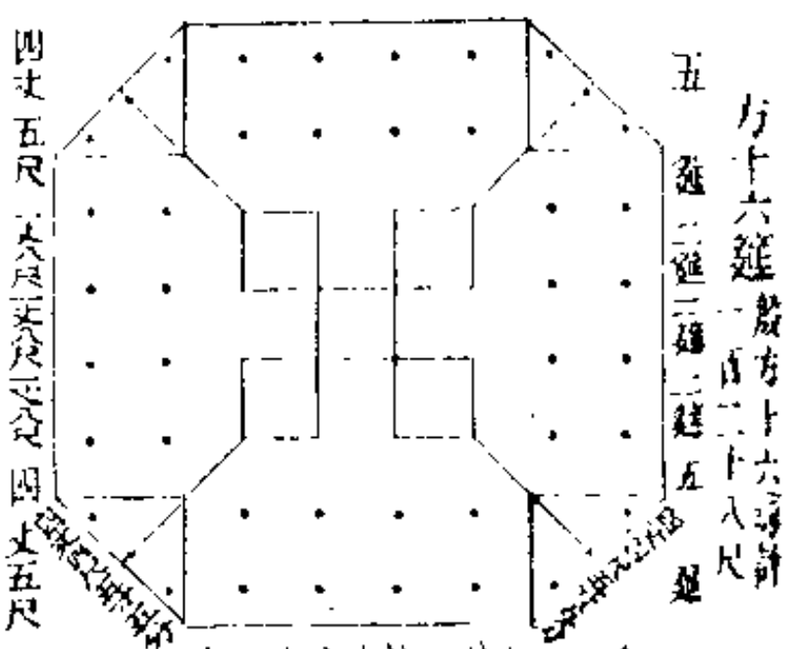
附錄

春秋經曰太室屋壞云太室事指太室上之重屋也明堂位曰復廟重檐云復廟是指太廟五室上之重屋故取昆侖之名獻五禮通考謂重屋在九室之上四阿在室外十二堂之上今京都大高殿後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此兩重之制也

夏后氏世室圖 其十六博每博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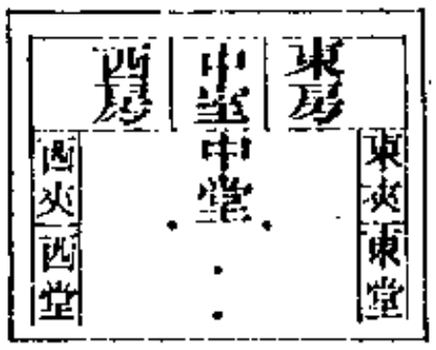
周人明堂圖 周每博九尺殷每博八尺



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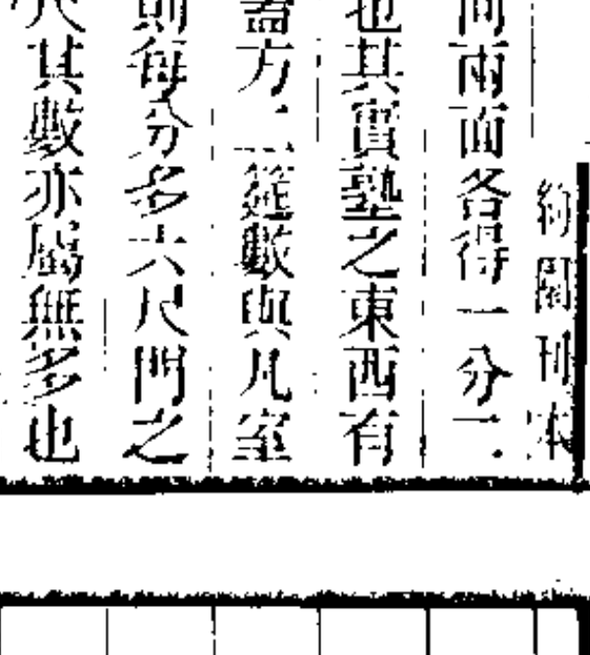
由是放明堂之一面以爲太廟路寢中除太室方二博南北取七博後二博爲房室改太廟爲中室故不曰堂而曰廟明堂隔室亦前四博爲堂前後階基分一博所曰東房西房 前四博爲堂前後階基分一博所謂南北七筵也東西取九博中六博前爲中堂後爲房室左右二博前爲東西堂後爲夾室兩旁階基分一博所謂東西九筵也考工記明堂脩南北七筵而東西之廣必云九筵者將推以爲廟寢之制也

明堂一面放爲廟寢圖



南北七筵六丈三尺

記文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廂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堂在門之側不得以門爲堂也門之左右皆有塾塾之兩向南北皆無壁四壁之內謂之室是室在兩塾之內不得以塾爲室也以周明堂推之方七筵計六丈三尺東西七筵三分之門之左右兩堂共得二分四丈二尺堂二分則門得一分可知矣記下云朝門容大祝七个半肩扁三尺三七二十一則門得一分二丈一尺也南北七筵三分之塾之中室得一分二丈一尺室一分則塾得二尺并之所謂室三之二也其實塾之東西有牆基塾之南北有堂廉中室蓋方二筵數與凡室應同也若以東西九筵推之則每分多六尺門之兩根各三尺東西牆基各六尺其數亦屬無多也孔氏之說門亦二丈一尺兩塾爲二分而塾合之爲一分殊多曲折其餘或以門爲室或以塾爲室何以合雅訓



周人明堂門塾圖南北七筵六丈三尺每分二丈一尺東西九筵八丈一尺每分二丈七尺

予於明堂之丈尺考之一月有餘幾忘寢食上自經史下迄傳記而以三代之遞差四面之開博校算考工記之廣四脩一三四四三以及周書之一百一十二畝圖之一百四十四畝無不融會貫通如合符契庶幾可補戴氏阮氏之未備而惟以重屋爲三層堂基爲八角說似新奇未敢遽定以俟高明再酌焉或者謂明堂土階茅屋古樸所存予徇察氏之論以三代皆方百餘尺殊非大禹卑宮之意不知京師乃會極之區明堂乃朝祭之所非廣

大無以容臣庶非宏壯無以示等威昔蕭何建未
央宮高祖嫌其太過論者不以爲非禹之卑宮室
亦謂自奉起居不嫌卑陋至於朝祭廟室未必不
盡善盡美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禹之所以無間也況乎時有古今制必相
稱上古茅屋土階規制自然樸陋三代以還文明
大啓觀考工之所記既有九階五室四阿重屋之
文卽類以推豈能過於陋隘土坏而玉食裒冕而
草廬吾未知其可也且聖王制作仰觀俯察事事

效法乾坤蔡氏所傳皆有取義諸儒所以不從其
說者爲其不合記文也然如馬氏宮謂夏方一百
四十四周方二百一十六既誤圜覆爲方載馬宮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
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是以周爲二百一十六
尺法乾之策也孔巽軒謂夏方二百五十二周方一百八
十八復嫌周少而夏多考之經文均未浹洽雖欲
過求廣大強從其說而無徵今以周書之一百一
十二黃圖之一百四十四核之考工記之丈尺既
已融洽而無間則蔡氏之說非爲無本而乃欲以

三代之世上合於古皇萬乘之尊下同於黎庶抑
亦可以不必矣
同治六年二月十二日考畢書

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也于考明堂而及侯綱怪鄭君之注臧氏之圖范氏之算个與明堂不相合而丈尺幾與明堂等夫明堂爲朝祭之所廣脩八丈而或以爲大射侯乃校獲之具高至五六丈闊至七八丈而不以爲侈予不知其何意也不得已而考之經

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四十尺）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一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舌半上舌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說文組紐也）

儀禮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十弓中方一丈布五幅共九丈八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上下躬各二丈八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大侯凡用布七十二尺中方一丈四尺六寸大半寸上下躬各二丈八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六寸大半寸上下各一丈四尺三寸少半寸參侯凡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五寸（節之干侯侯道五十弓中方一丈布五幅共五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上下躬各二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干侯凡用布十六丈三侯並張干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此皆依鄭君注意推之也

射侯考

中爲一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下兩个半之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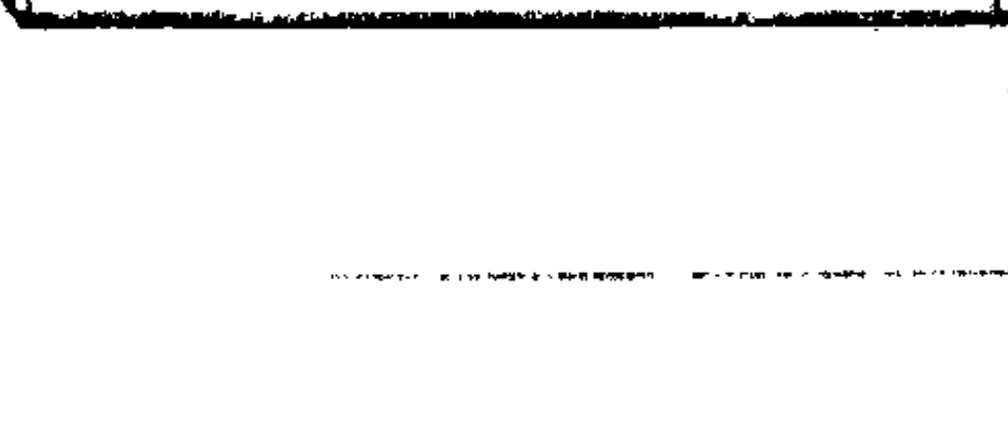
范氏景福三侯見鵠說以鄭君此數必須三侯相
望不離方能見鵠若相去遞遠二十步又宜各加
去地之數矣以測量法算得三侯見鵠遠近皇張
下綱去地之數天子堂高九尺參侯去地一丈一
尺八寸二分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堂
高七尺參侯去地二丈二尺六寸二分少大侯去
地三丈各四寸四分少而干侯去地皆一尺二寸
人目高七尺
戴氏東原考工記補注謂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

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參
侯高二丈三尺二寸大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此以
侯身各加尺二寸而非三侯疊張見鵠之數也
予審其圖說上下四个既與明堂絕不相似而兩
植相去七八丈上下兩綱未免提弱左右四維亦
無所施大侯去地三丈零而加侯身二丈六尺則
侯高不下五六丈不但侚躬有乖正直而人身一
丈加以幷夾不能取矢於五六丈之高勢必高搭
雲梯甚非多事爰倣明堂以說侯遵謂甲卽太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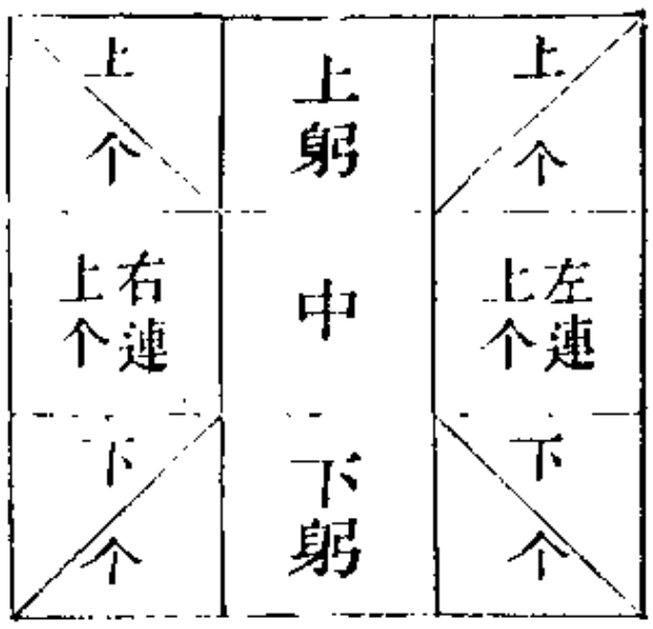
也上下躬玄堂明堂也倍躬以爲左右个東面堂
幷上兩隅也下个半上个明堂之左右兩隅也然
而式雖似而每方皆一丈合之方三丈射侯不應
若是之高屬爰依鄭君之數截兩躬之長與之上
下各兩幅用布各二丈所謂躬倍中者也旁接兩
个股四尺句十尺用布四丈斜裁分爲左右个所
謂倍躬爲个个與身三也下个接身股四尺句五
尺用布二丈斜裁分爲左右个所謂下个半上个
參天兩地之數也若依鄭注布三丈則句應七尺
嫌其太高爰將四个張於旁上下橫躬各一丈每
丈二十尺倍中十尺也上个句八尺下个句四尺
干侯之股上下皆五尺用布上四丈下二丈參侯
之股皆七尺用布上五丈六尺下二丈八尺大侯
之股皆九尺用布上七丈二尺下三丈六尺倍半
之數既相合中閒四尺以居鵠先鄭之說也然而
推之三侯見鵠天子之堂參侯去地八尺二寸二
分四大侯去地二丈一尺一寸三分少諸侯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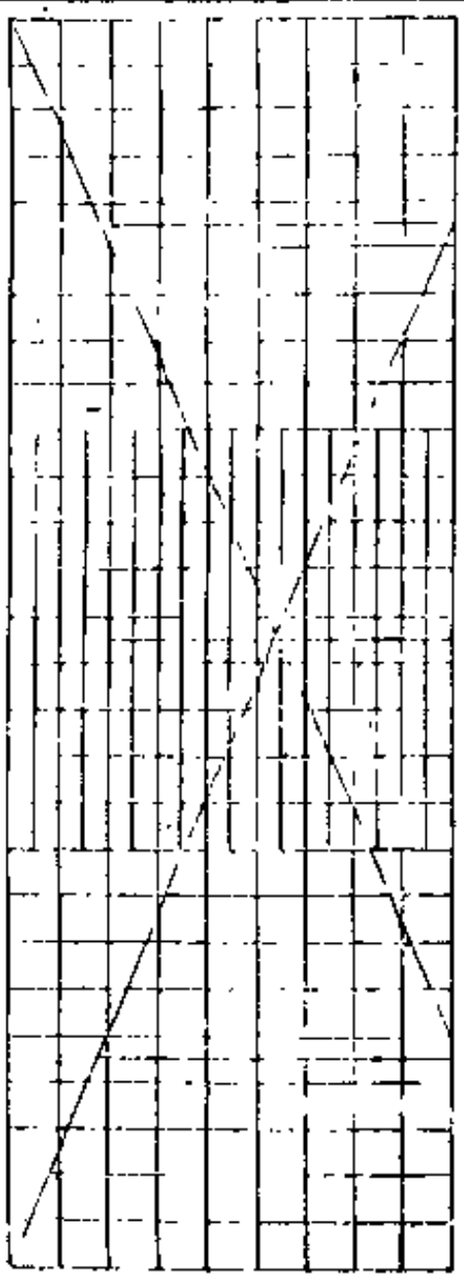
參侯去地九尺零一分少大侯去地二丈三尺五寸六分八倘嫌其太高綱思躬者身也古有立身挺身東躬直躬之言矣未有橫其身於上下也爰將兩躬豎於旁四个句股仍前說則三侯並張庶不嫌其太高矣然而橫躬既嫌於太高豎躬又疑其太廣不如竟去其躬而不用考之鄉射記所謂中十尺者中廣也梓人爲侯崇與廣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分其廣不言分其崇侯之度以廣爲準也鵠居三分廣之一中之中也兩旁合得三分之一中之左右躬也所謂倍中以爲躬中之二躬猶弼之二弓故先鄭不分躬爲中與二事也上兩个與其身三千侯身廣一丈方積十丈上个句廣各一丈股各四尺積四丈下个半之句廣各五尺股各二尺積一丈參侯身廣一丈四尺方積十九丈六尺上个句廣一丈四尺股五尺五寸積七丈七尺下个半之句七尺股三尺七寸五分積一丈九尺二寸五分大侯身廣一丈八尺方積三十二丈四尺上个句廣一丈八尺股七尺積十二丈六尺下个半之句九尺股四尺五寸積一丈六尺二寸大侯身廣一丈八尺方積三十二丈四尺上个句廣一丈八尺股七尺積十二丈

戴氏考工記鄭注大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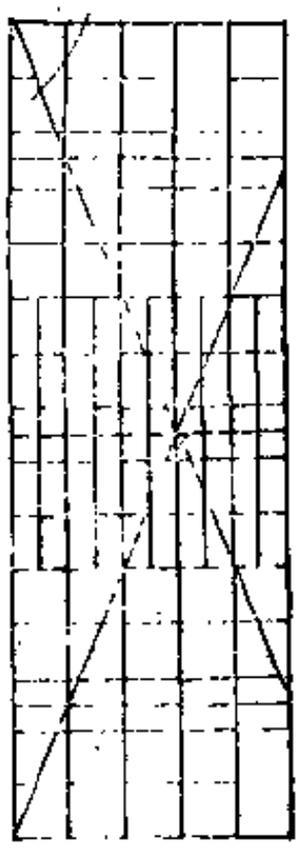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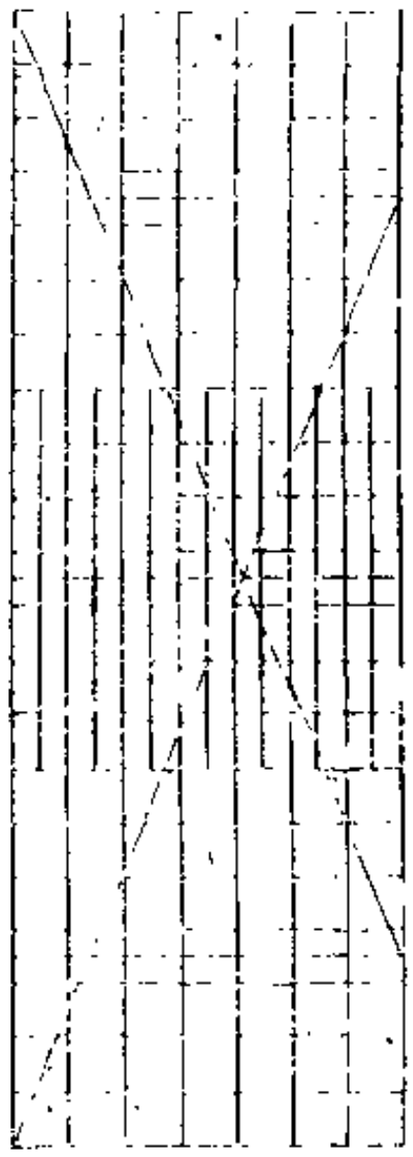
侯倣明堂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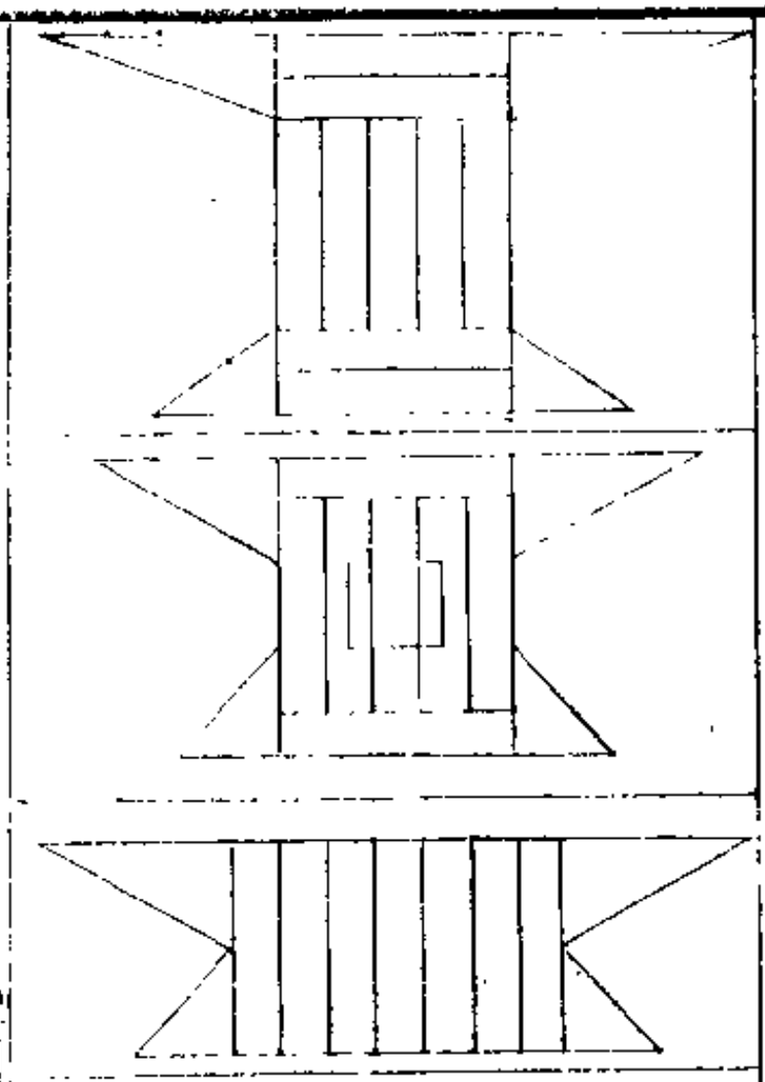
考定三侯中方上下四个句股圖





射侯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依鄭注之數截上下橫躬改个圖



上下橫躬圖

左右豎躬圖

千侯五幅方一丈上下豎躬各兩幅布各二丈上个股四尺句十尺布四丈斜裁分為左右个下个股四尺句五尺布二丈

參侯七幅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布各二丈八尺上个股四尺句一丈四尺布五丈六尺下个股四尺句九尺布三丈六尺

橫躬豎躬圖上个句八尺下个句四尺千侯股五尺布上四丈下二丈

參侯股七尺六尺下二丈八尺大侯股九尺布上七丈二尺下三丈六尺

各三丈六尺上个股四尺句一丈八尺布七丈二尺下个股四尺句九尺布三丈六尺

千侯高一丈　去地一尺二寸

參侯高一丈四尺

大侯高一丈八尺

天子堂高九尺　人目高七尺　共一丈六尺轉減千侯一丈一尺二寸侯低人目四尺八寸

一率千侯五十弓　三百尺

二率千侯低人目　四尺八寸乘得二千一百六十尺

三率參侯七十弓　四百廿尺　一率除之得

四率參侯低人目　六尺七寸二分

加參侯鵠下四尺六寸六分太共一丈一尺三寸八分高於人目二尺六寸一分少

分太轉減堂高人目一丈六尺尚欠四尺六寸一分

少為參侯去地之數

參侯鵠上九尺三寸三分少減前低數六尺七寸二

二率參侯高人目　二尺六寸一分少乘得一千四百
三率大侯九十弓　五百四十尺　除之得
四率參見大侯高人目　三尺三寸五分九
加堂高人目一丈六尺共二寸五分九
六侯鵠下六尺倘欠一丈三尺三寸五分九爲大侯
去地之數
諸侯堂高七尺　人目高七尺　其一丈四尺轉減千
侯一丈一尺二寸侯低人目二丈八寸
一率千侯五十弓　三百尺

射侯考

射侯考

十三經明嘉靖本
約園刊本

乙未盉夏
古杭江聲書

御製褚遂良論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有唐之興也太宗以英武之資得魏徵佐之言聽諫從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謐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淫行內政既傾天下亦亂雖有褚遂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適足受其斧斤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爲感召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皋夔稷契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飛廉惡來之臣堯舜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必竄之於遠方桀紂在上則雖有

皋夔稷契之臣亦屏而不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相感其理固不易也故太宗居帝位而魏徵用高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之世則亦不免有竄黜之患矣致使忠臣陵夷女后用事姦臣竊福國家殄滅非高宗之咎其誰之咎哉遂良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時即數著忠諫及武后欲立時帝召大臣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乃請已獨諫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不聽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上怒出爲都督既而長孫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夫遂良可謂忠矣君有非也乃諫之既不聽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而諫之卒致顛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冊身雖沒而可見太宗於地下爲唐名臣志存社稷偉哉

仁和趙一清誠夫氏著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一清按南史及陳書文學傳載曾祖湮一清按南史及陳書文學傳載曾祖湮皆作潾此云湮誤新唐書本傳同宰相世系表作漢亦誤梁御史中丞祖蒙一清按公祖諱蒙南史及陳書文學傳俱同宰相世系表作豪誤也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搉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頃明初爲尚書殿中侍

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

七廟之數案肅以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士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父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攷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朋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帝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六廟遷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虛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

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旁通以昆彭之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反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于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采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

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新唐書本傳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已嫉才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西海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痊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徧於京邑焉北史文苑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煬帝制位徵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本傳作煬帝初有在隴頭哭潘博士詩云隴底時君何言幽咽所更作死生分轉蓬飛不見悲松一顒更聞誰能駐征馬回首望孤墳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舊唐書薛舉傳舉軍三十萬將圖京師討敗之斬首數千及追奔至隴坂而回舉又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府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放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舁平之

道伏惟陛下應干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日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戈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偏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與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唐會要武德四年正月於門下省置館至九年三月改爲弘文館其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太宗初卽位於殿側置弘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更宿直聽政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爲館主因爲故事其後得劉祥之范履冰並時敎相次爲館主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

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於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嘗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嘯詠不悟一兒於朕不惜一兒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新唐書本傳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不嘗不在中今茲薄伐君已老倦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按太宗伐遼自關西抵燕代車駕先駐蹕洛陽時公家居陽翟道里非遙故遣黃門申意實未嘗覿面也舊書云奉表陳謝與致仕歸家之言相台而新書改爲頓首謝一似太宗與公親相告語者略一竄易便失意旨

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肋教蓋
又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
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遷
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杜如晦像
贊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姚思廉像贊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風厲俗蘇世長像贊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於庭匪躬莫可考舊唐書本傳此外莫見新唐書本傳命閻立本圖像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寫眞圖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一清按此句宋景文刪去寫眞圖三藏法師玄奘只云十八學士文義荒略遜舊書遠矣

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
之登瀛洲唐會要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以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屬兼文學館學士令庫直閤立本圖如晦玄齡是畫而行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本官兼秦府十八學士圖及眞贊亦唐人書多家有之蓋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弟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眞並妙於丹青梁元帝職貢圖亦其流亞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閤下每得引見討論文典得入館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舊唐書傳贊曰十八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閤門每日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舊唐書閻立本傳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閤下

卿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漫以其疏并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一清按是圖新舊史傳皆以爲閻立本畫褚亮贊也沈楊朝徹所見即是江陵所見卽是二公非不讀史不知江陵何以云于志寧贊耳宋韓駒元馬臻俱有是題是圖詩今附錄下方韓晃畫瀛洲學士圖唐太宗文皇帝開館書府所藏十八學士尾載十八人姓名及問所從來則正統併入瑪而三家新舊唐史俱未之載豈以其事兵科不應收藏殊爲可笑也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殿試發榜後狀元率同年謁先師孔子及謁座主畢復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及謁祭酒司業畢復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及謁祭酒司業畢復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及謁祭酒司業

掇取之而不知覺甚無謂也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和姓纂自有錢塘褚氏與亮族系不同斯言先得我心矣又新舊兩史劉氏文義詳略故以舊書爲主其新書及他紀載有可發明者傚裴松之注三國志例分注傳中俾覽者易於稽考亦踵此例注之具見於後

褚遂良 新唐書本傳 字登善 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新唐書本傳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按唐六典親王府官有功倉戶兵騎各一人秦王府官亦有功倉戶兵法士各二人惟十六衞及太子率府官屬也故知新書秦王府鎧曹長名鎧曹原名鎧曹參軍之職惟十六衞及太子率府乃有曹曹參軍據杜佑通典胄曹參軍掌宮殿門禁及罰罪之事安中改然是時太宗尚爲秦王未爲太子而鎧曹參軍已有之又帥府官屬也故知新書秦王府官屬非王府官屬非是又按地理志秦州中都督府管武德二年平薛舉置秦州立總管府管屬隴右道武德二年正月拜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斯時以元帥開府關隴得有鎧曹一官未可知也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工隸書古之隸即今之眞書也周興嗣千文云秦渭岷汭疊文武成康漢宕扶等十三州秦州之有都督府明矣太宗本紀武德元年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二年正月拜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斯時以元帥開府關隴得有鎧曹一官未可

尤工隸書 按新書本傳云博涉文史工隸書古之隸即今之眞書也周興嗣千文云杜棐鍾隸蕭子雲云論草隸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耽五體序云隸則義獻鍾庾歐虞精于隸伯英工於草逸少兼之此皆以眞書爲隸也而唐六典校書郎掌正字讎校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可否以入分爲隸書五隸書有體勢之即楷矣自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入分爲隸後學遂混其解況褚公以摹逸少得名未聞右軍能八分也今云隸楷文義重豔曲斯以觀舊書爲長

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宣和書譜遂良初師虞世南晚學王羲之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世南永師曰吾閒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何如世南曰如歐陽詢曰閣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腕如是喜而退舊題作者亦深可貴遂良於是慟爲詩一篇述傳世南卒太宗哭之甚慟爲詩一篇述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意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泊解顧新語云唐太宗作述古賦令褚亮爲之序褚亮之詩敕皇甫泊解顧新語云唐太宗作述古賦令褚亮爲之序褚亮之詩敕遂良就虞世南靈座焚之佳惡自得於吾心太宗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禮寄慨於陳思也

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宣和書譜遂良初師虞世南晚學王羲之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世南永師曰吾閒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何如世南曰如歐陽詢曰閣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腕如是喜而退舊題作者亦深可貴遂良於是慟爲詩一篇述傳世南卒太宗哭之甚慟爲詩一篇述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意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泊解顧新語云唐太宗作述古賦令褚亮爲之序褚亮之詩敕遂良就虞世南靈座焚之佳惡自得於吾心太宗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禮寄慨於陳思也

論所出無舛誤一清按新唐書本傳云帝方博購王羲之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眞僞遂良獨右軍書耳蓋文皇所好惟在王字此則公所論定只右軍書耳安昌者據此傳古書二字義所未安也

十五年詔有事泰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告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資治通鑑貞觀十五年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五月已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言令薛顗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未可東封禪唐大詔令停封泰山丙辰詔罷封禪之事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洪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濟夷夏道叶人祇然後登泰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七道靡紀九部寂寥而欲垂美於篆籀者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

豈三靈憂勤百姓雖蘄禪亂定尅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措勝殘之化多慚於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失想壇場而增懼亟大典莊嚴之奏庶尹頻繁拒公卿之請遂遑勤恤陳咸以爲非陛下昨見攻其門戶張玄素傳俱不載姑附于此

載近者百寮庶尹頻繁拒公卿之請遂遑勤恤陳咸以爲非陛下昨見攻其門戶張玄素傳俱不載姑附于此

儀交泰四夷賓服禮讓興行年豐穀稔蒼昊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欲元大不可

以固拒朕迫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元欲不

於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欲元大不可

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深以戰慄日今太史奏有

彗星出於西方撫躬自省方之深以戰慄日今太史奏有

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天之威寢興警戒昭然朕畏

祇垂誡警戒昭然朕畏

代盛典禮數非一行途之供轉運之開勞費雖存節省之念彫弊且瞻使

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之開勞費雖存節省之念彫弊且瞻使

煩黎庶之力非惟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終弊

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庶務以納隍之俗

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社多福勤恤匪懈申以大道風

情儻蒙祇迴睠宗祀之美更思其福勤恤匪懈申以大道風

歸于涪素告成封禪立碑及石函玉檢類遭離亂被有

前代帝王因

褚堂閒史考證 卷三 十三

賊毀廢並修立墜典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

之貞觀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百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趙才祕書監房玄齡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士呂才祕書監房玄齡齊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事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人褚遂良宋正本及其子友姚則思廉之公遷太學博士諫議大夫司馬晉王侍讀此云諫議大夫在十月相祕書郎宋正本及其子友姚則思廉之公遷太學博士諫議大夫司馬晉王侍讀此云諫議大夫在十月相祕書郎宋正本及其子友姚則思廉之公遷太學博士諫議大夫司馬晉王侍讀此云諫議大夫在十月相祕書郎宋正本及其子友姚則思廉之公遷太學博士諫議大夫司馬晉王侍讀此云諫議大夫在十月相祕書郎宋正本及其子友姚則思廉之公遷太學博士諫議大夫司馬晉王侍讀此云諫議大夫在十月相

褚遂良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趙才祕書監房玄齡齊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士呂才祕書監房玄齡齊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事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侍中許敬宗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著作郎庾儉等撰十

人褚遂良

利安職伏惟陛下治致升平任賢爲政或太學高第或諸洲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奉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康恥拔十取五量能受官然犯禁違公輒行罹法況乎捉錢令史主於估賤志意分之乖此人習以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莫蹈廉隅使其居職從何而可將來之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人閒爲國雠一聽京師外官冀口同詞皆言不便伏願敕朝臣遣其詳議上納之其以諸州上戶充淮防閻例輸課二年一上七千人以下二十三日敕並停改置胥士皆計官多少分給之一清按此事新舊兩書本傳俱不載資治通鑑亦不書據會要云十二年疑當作十六年爲諫議在十五年十二月之後十二年公上疏則在十年或捉錢令史之設在十五年之下十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戒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何爲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臣聞

志歟王伯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機或俾未盡古道百職百官及庶物一年凡見東宮魏王支別封四
動弘恩害公或至亂閭臣伏見貨凡直一萬六千是非昔賢文是儲君之源而先王必本人制禮
及廩物一朝開館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事秦之蘇六子代以來多天陛后圖翻料翻
少蕃王野聞令諸子租祓不得此則防其嗜欲過二漢不偏儲君之欲過二漢不偏儲君之欲過二漢不偏儲君之

字此事在八月十四日而資治通鑑亦書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云云既有月日可考作史者不得刪去月日而僅以其年概之也又據政要會要太宗此問先公而對則爲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三人新舊唐書本傳不載高劉只引文本之言又何說乎若資治通鑑以三人之論皆不足存而盡刪七年一滿按文當作十七年之期可矣

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加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不當諫事遂答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爲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一滿按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加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不當諫事遂答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爲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一滿按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

資治通鑑貞觀十七年夏四月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二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還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極機辯給智足飾非羣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自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善於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益甚坐稱心死者又數十人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稱心不已加寵幸號曰稱心承乾恐泰漸愛重疾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嘗謂侍臣曰自古以來嫡庶之分多亂國家我今有四方之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

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蒲縧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驄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紂子承基亦外連齊王孚會承乾謂紂于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事不遠足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復愛子傳位晉王恐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賜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

于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唐會要寶雞下有祠字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陸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一清按唐會要同新書本傳作故雄雌並見未知何所據也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一清按此句會要同新書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公對云云則其時只有雄雉來集耳益知新書雄雌並見之說爲非是尋授太子賓客資治通鑑已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馬周爲左庶子東部侍郎蘇勗爲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少詹事諫議大夫刑部侍郎張行成爲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遂良馬周皆文本猪堂閒史考證 三

猪遂良爲賓客一清案是年四月爲庚辰朔乙酉立皇太子爲六日己丑置宮寮則十日也資治通鑑五月癸酉黃門侍郎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以下接對甚眾侍宮闈動踰旬朔洎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舍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陸下慮生意表信及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亹去食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兵者凶器雌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雞下有祠字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陸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一清按唐會要同新書本傳作故雄雌並見未知何所據也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一清按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四月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公對云云則其時只有雄雉來集耳益知新書雄雌並見之說爲非是尋授太子賓客資治通鑑已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劉洎爲左庶子東部侍郎馬周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

猪遂良爲賓客一清案是年四月爲庚辰朔乙酉立皇太子爲六日己丑置宮寮則十日也資治通鑑五月癸酉黃門侍郎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以下接對甚眾侍宮闈動踰旬朔洎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舍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陸下慮生意表信及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亹去食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兵者凶器雌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雞下有祠字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陸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一清按唐會要同新書本傳作故雄雌並見未知何所據也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一清按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四月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公對云云則其時只有雄雉來集耳益知新書雄雌並見之說爲非是尋授太子賓客資治通鑑已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劉洎爲左庶子東部侍郎馬周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遂良馬周皆文本猪堂閒史考證 三

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茲含育而常瞶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資治通鑑貞觀十六年冬十月丙申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漢北今鄣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爲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送薛延陁以新興公主妻突之十七年夏閏六月薛延陁以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突利設獻饌土臨御牀思殿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可汗使親迎份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難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婚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

可汗使親迎份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臣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吾漢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陁先無庫廐眞珠調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延陁本無府庫至是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眞珠以輕騎數百與爲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乎上曰朕於今日富於前代人君以隋之政要作周隋之政要下有英聲二字不比前代人君以隋之政要作周隋之

以諫議大夫奉敕脩隋書十志蓋公前子十五年公後于二十年與房玄齡等修晉書見舊唐書房玄齡傳屢薦著述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即是此書又公是年撰高祖太宗實錄貞觀十七年故此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附注於十七年之下以在遂良請之於今日富於春秋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貞觀十七年狗書右僕射褚遂良時遂良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監脩國史序傳云貞觀十七年冬十月丙申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漢北今鄣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爲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送薛延陁以新興公主妻突之十七年夏閏六月薛延陁以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突利設獻饌土臨御牀思殿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可汗使親迎份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難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婚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

主兵既政要作若渡遼指期政要事須克捷萬一蹉跌政要作不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政要作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獲至於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此者薛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閒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出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闘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伐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埽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爽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會要作畜創平城壘會要作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雖未衰猶堪任用匪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會要作每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塗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攝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徑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不討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人皆命將帥以徧征之乎自古中國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蘇文弒其主藏王又是年九月庚辰新羅來言百濟攻奪其城乃遣司農丞相里玄奬使勿

攻十八年玄獎至高麗宣諭莫離攴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太宗始議伐之于是褚公進諫爲李勣所沮翌日復上疏而太宗終不納孝敬諫伐高麗事于十八年之前似屬十年之後書事今敬諫伐高麗之前訛見上○舊唐書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急則相攻緩則相持而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行發言聽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場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

論常據經達自當不負於物劉泊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薦意亦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翦縶曰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舊唐書本傳俱不載吳縝新唐書本傳不載此事新舊唐書互有詳略縝新書而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言雖糾縝曰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舊唐書實同此蓋又按資治通鑑此事繫於是年九月壬子在公拜黃門侍郎之前故附注於此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新唐書宰相表同

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諫與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弒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資治通鑑貞觀十八年九月乙未鴻臚卿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資治通鑑胡可受上從之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不得稱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卿戴胄仲文曰名其爲貢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

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合宜其從之之易也資治通鑑胡可受上從之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不得稱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卿戴胄仲文曰名其爲貢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

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或犯中國或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恩德至令將討之而納其金此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令可受上從之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不得稱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卿戴胄仲文曰名其爲貢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

一月公是年九月已遷黃門侍郎而太宗曰爾知起居則猶兼史職也新舊兩書本傳不載今爲附入○唐會要貞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郎日內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迹不奏私說稱語殊非光益臣伏惟聖主奉議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淫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竊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皇子亦須發允物望臣是以謹訪朝幹漢魯四弟自足資財隊密霍道四王尤爲缺少臣於諸弟春殿冒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偏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羣臣云不皆偏知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得使朕子多於先帝法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一清案公此疏言人之所不敢言固能不以嫌疑自處難事之行否固已上徹九重之聽矣新舊兩紀傳及資治通鑑俱不載則知史氏之疏略多矣今依會要補入一清案舊唐書楊纂傳族子弘禮太宗有事遼東以宏禮有文武之材擢拜兵部倚郎專典兵機之務時諸宰相並在定州面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書太宗紀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親征在所掌知機務舊唐書太子傳與侍中劉泊中書令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統六軍發洛陽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定州刺史三月壬辰發定州以長孫無忌爲東道行軍大總管夏四月丁未誓師於幽州城南五月丁丑渡遼九月甲申師十一月辛未還師是行也出以仲春歸以仲冬褚公身歷行閒與有勤勞即常侍傳亦載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之詔而新舊兩書反削而不書至使十九年事仝無可紀未審斯義云何也太宗既滅高昌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黷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按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蔥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會要作費救會要作鬻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會要作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過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犒業犯禁違公會要此句下有謂之浮薄四字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洌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

一人菽會要作升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會要作已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紿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高昌國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還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平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遺骸不得還葬兵鎮資糧衣裳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資無用用而無用也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併爲都督府置軍以鎮之初西突厥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每歲調發千人防邊又改爲西州以高昌之葉護爲刺史那賀魯以其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部落內屬詔庭州通鑑及會要貞觀二十二年公已官志地理志並同又舊唐書西突厥傳阿史那賀魯以二十年公爲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太宗不許賀魯率衆內侵大掠而去其年即爲泥孰部所襲衆多亡逸國內大亂所部詣闕請廢之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遏波羅立頗有效悉平諸部控弦十萬遏波羅既立汗射匱既立

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人唐會要同則知其時公未嘗出使止類狀伏侑之奏待太宗自決耳舊書本紀所書誤也此事本傳不載今附注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滅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閒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慶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當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憾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資治通鑑貞觀二十年二月上疾未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開日鞫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土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一清按太子入侍疾耳本傳不書此則太宗之置別院因太子入侍疾耳本傳不書

自神功之勤玄齡爲最何關中王導扇江外方之于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乖時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覩一刻之際撥臨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勤玄齡爲首臣之勤文經之勛頗由輔翼爲臣之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關中王導之扇江外方之于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乖時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覩一刻之際撥臨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勤玄齡爲首臣之勤文經之勛頗由輔翼爲臣之

其故今爲補入○唐會要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修書本傳不載第會要與玄齡傳亦微有不合據會要二十年閏三月九日始拜是職舊書太宗本紀新書宰相表可考或者書成于二十二年之後會要蓋追書之第不若北史序傳所書貞觀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修隋書之文爲明晰易曉耳○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上疏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龍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龍第黃門侍郎非中書侍郎玄齡傳誤也令則公于二品向郎褚遂良上疏云即可知矣至子會要云中書令褚遂良上疏諫曰臣聞觀下文玄齡因微罪謫歸第黃門侍郎非中書侍郎又公時官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理不宜撰晉書至二十年書成一清按公與修晉書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房玄齡傳亦不載第會要與玄齡傳不合據會要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修晉書之詔始於二十年閏月而玄齡傳則以爲二十年成勢無創於是年而成於是年數月卒功之本傳不載第會要與玄齡傳亦不合據會要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修晉書之詔始於二十年閏月而玄齡傳則以爲二十年成勢無創於是年而成於是年數月卒功之

檢校大理卿通鑑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難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威功過之自不喻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朕已者朕所以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賢則欲寘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塞諫諍以飾非朕之於人主無之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遠故一貴一賤皆由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言是時已不兼知起居注事矣尋丁父憂解二十一年十月癸巳觀二十三年春二月前黃門侍郎褚遂良起復黃門侍郎依舊知起居注事遂良以父喪罷明年起復舊職二年九月己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中書令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唐書本紀宰相表同新唐書宰相表貞觀二十一年十月癸巳已兼修國史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上不豫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資治通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上不豫召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當與哀冊文並傳世固罕有知之者又按詔出公手筆云濮王泰當降封東萊郡王二十三年五月一清按此詔出公手筆云濮王泰當降封東萊郡王二十三年進封東萊王不在來限太宗諸子無封東萊王者惟濮王泰不在來限則萊王二字即泰之訛耳高宗即位太子承乾以謀反廢爲庶人貶黔州都督府公安縣王泰以太宗愛子特厚其禮數擬於皇太子太子承乾忌之泰亦自疑乃上表請解機務專精學問太宗嘉之手詔報曰公生於帝室長於深宮不閑政術不識機務朕今授公以藩寄委公以重鎮公之所職惟在飲食衣服而已公之所親惟在文學賓友而已公之所樂惟在琴書射獵而已公之所憂惟在園果蔬菜而已公之所惡惟在燥濕寒暑而已公之所慎惟在驕奢淫逸而已公之所好惟在醇醪美酒而已公之所務惟在修德愛人而已公之所損惟在嗜慾煩勞而已公之所益惟在謙虛自牧而已公之所畏惟在上聞責讓而已公之所慕惟在竹帛垂名而已公之所履惟在忠孝友悌而已公之所願惟在安國利人而已公之所須惟在稱職奉公而已公之所憎惟在讒諂諛佞而已公之所賤惟在貪婪凶險而已公之所貴惟在清白貞廉而已公之所重惟在禮義謙讓而已公之所輕惟在財利貨賄而已公之所短惟在進賢則欲寘諸懷退賢則欲寘諸壑而已公之所長惟在不肖則欲推諸壑而已公之所見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聞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行惟在進賢則欲寘諸懷退賢則欲寘諸壑而已公之所能惟在不能兼備而已公之所知惟在常棄短取其所長而已公之所人惟在主多惡正直塞諫諍以飾非而已公之所事惟在主賢己不賢而已公之所友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習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樂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憂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喜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怒惟在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而已公之所哀

文成性風表餘雄光懷反正蒼兇爰發朱旛首令
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
武撫運天兵電掃群凶月陣風驅策尤遽蘭燄窟
啟霸政宏謀天工代序不虔秦紐炎商秩轉軌惠
風順修仁賓門收秦俘不先月戾日躔三五聲明
遐集產於泉則有胡嫗田文枚舉未葉於大漢則
圖疑圖上略容光下濟同規立珠協契發揮銑道
河奉璧學肆遐僮僕之子負芻而闕然所有前載
奉容青扈臺偃革升巖藏形哀動植化宜如天在
斯徽邵圖散帛就日咸革宜於下忠孝莫展友愛
無施如此之類於上家輕之於閒然僮僕之子負
芻而闕然所有前載奉容青扈臺偃革升巖藏形
哀動植化宜如天在斯徽邵圖散帛就日咸革宜
於下忠孝莫展友愛無施如此之類於上家輕之
徐輪邱壑野休兵銳喜沃墳築樂華曾舉禮池東
歸山圃潮渚入籠美墳築樂華曾舉禮池東歸山
狠美墳築籠樂華曾舉禮池東歸山圃潮渚入籠
責烏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
委蜕反正蒼兇爰發朱旛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
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武撫運天兵電掃
群凶月陣風驅策尤遽蘭燄窟在淀滴露飛丹鼎
雲呈祥飛告變凝洽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丹
鼎雲呈祥飛告變凝洽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
鳴呼哀哉商管初飛秋弦罷候驚川悠緬宮車晏
駕山陵弗營元龜厭吉展輸效駕端圭司日追靈
輔於長衛輕拍梁而徐轉呼哀遘蘭池而徙躔鶉
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
衣光武撫運天兵電掃群凶月陣風驅策尤遽蘭
燄窟在淀滴露飛丹鼎雲呈祥飛告變凝洽氣於
升年掩璿暉於離殿丹鼎雲呈祥飛告變凝洽氣
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出大隧於將餞痛皇情其
如失益秋林於廣路溯悲風吉蠲弗營元龜厭吉
展輸效駕端圭司日追靈輔於長衛輕拍梁而徐
轉呼哀遘蘭池而徙躔鶉分秋雲飛覽綢雀而興
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

於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族蕃之幾作聖良書自
得高配盈閾爰詔司存傳芳壙宇其愁雲興去牾
微固祔五曜垂象乃眷言皇帝寔纘洪基永惟先
志以社稷寬譬陛下詔于抱臣顓臣與無忌同受
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區區公卿見奏何也
○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
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
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
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
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
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
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
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
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
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
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
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
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
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
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
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
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
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
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
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
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
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
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
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
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
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
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
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
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
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
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
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
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
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
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
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
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
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
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
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
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
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
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
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
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
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
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
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
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
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
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
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
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
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
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
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
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
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
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
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
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
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
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
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
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
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
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
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
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
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
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
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
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
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
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
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
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
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
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
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
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
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
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
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
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
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
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
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
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
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
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
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
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
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
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
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
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
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
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
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
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
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
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
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
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
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
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
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
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
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
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
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
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
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
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
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
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
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
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
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
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
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
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
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
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
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
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
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
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
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
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
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
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
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
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
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
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
依禮以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
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
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
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
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
喪諸侯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
今大行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
著率土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
萬機憂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
漸除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
涉淵冰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
殿親受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
下重任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
百官博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
奔國內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
皇帝龍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
同悲普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
勞聖體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
○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
今大行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
顧命以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
哀痛迫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
議以聞○公卿奏曰臣聞天子之喪諸侯奔國內
外百官各率其職以治喪事禮也今大行皇帝龍
飛二十有三年聖德光被仁恩洽著率土同悲普
天哀慕而陛下以諒闇之中躬親萬機憂勞聖體
非所以奉順天心也臣請依禮以漸除之○詔曰
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夙夜祗畏若涉淵冰今大行
皇帝不豫之日朕侍醫藥不離寢殿親受顧命以
大事屬朕朕以幼冲不能負荷天下重任哀痛迫
切心亂荒忽不知所圖其與公卿百官博議以聞

刺史新唐書本紀宰相表同唐會要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趙㕘以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糶私但兩和耳圖宅估糶而已未上不纔十一人其不同如此

又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資治通鑑三年春正月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本紀新唐書本紀本傳宰相表同唐會要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趙㕘以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糶私但兩和耳圖宅估糶而已未上不纔十一人其不同如此

又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資治通鑑三年春正月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本紀新唐書本紀本傳宰相表同

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一清按資治通鑑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忠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保則公之兼太子賓客一清按資治通鑑四年秋九月北平同

定公張行成甕甲戌以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資治通鑑四年秋九月北平同

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政事而遂良一爲尚書右僕射同

上悉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閉衙士已下皆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秉彝滅遺若不役閻已

中人不能濟事由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雖云和雇皆是催迫發遣

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與弘福寺僧云我義活蒼生最爲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寺則自不可大於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未爲遲宜漸須修營二三年得成亦未爲晚一清按此疏本傳不載今爲附注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

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僭婦德先帝不豫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令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職事官爵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屏巾叩頭流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當且止也勣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唐會要永

徽稱疾不至召皆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至門下省恐懼兢慄不知所爲無忌等固請乃見之謂曰有言之者遂良名不可司空之元舅也有大功於國今親執自子無遺勳有公勇脫事有不勤之罪當誅不赦上以其先帝舊臣重見先皇后及允入臥內謂遂良曰舅昭儀有子無罪而陛下家欲立武昭儀爲后以絕天下之望遂良不承陛下密旨敢陳愚直冒犯天威罪當萬死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等至內殿遂良曰今日之事非公等莫言上乃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武昭儀兆庶之心遣使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武昭儀兆庶之心遣使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武昭儀兆庶之心遣使上悅

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
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
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貢良爲治通鑑庾午貶遂
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
人母及兄弟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
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轍往以才行
選入後庭譽重椒閫德光蘭掖昔在儲貳特荷
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
嬙之閒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無
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
后表稱陛下前以妾爲宸妃妾謀行鴆毒陛下
知之矣妾聞上不許十一月以庭
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寵上
表不瑗等頻請去位上不許庚午又請立
瑗等頻命司空李勣齎冊立皇后王氏韓瑗來濟面折
丁卯朔臨軒冊命司空李勣齎冊立皇后王氏韓瑗來濟面折
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肅義門顯慶元年冬韓瑗武
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
以收往過垂勸誠于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許一清納
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皇后是
按舊唐書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
貞觀元年劉洎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
府之旨皆言其狂給事中長安樂彥瑋大臣所譏而
大臣主書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
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諫立武昭儀故也遂良
督冬十月己酉慶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
爲皇后新唐書宰相表及本紀同皆先立后而後貶公資治通鑑
立武后其本傳則皆先立后而後貶公資治通鑑
紀傳不符洵然○資治通鑑新唐書劉洎之死自取
按褚公忠亮直非譖人者劉洎之死自取
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
大臣人主曹有不豫給事中長安樂彥瑋自比伊霍遽
府之旨皆言其狂給事中長安樂彥瑋自比伊霍遽
貞觀元年劉洎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
慶元年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
立武后其本傳則皆先立后而後貶公資治通鑑
書紀傳不符洵然○資治通鑑新唐書劉洎之死自取
事在貞觀十九年十二月舊唐書劉洎傳云太宗
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褚遂良輔翼太子太宗以
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太宗以
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臣謹即行誅大宗以
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大宗以
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大宗以
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其顯莊妄陛下發頗無危國

而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諫以此取敗深宜諫懺悔以保終吉十九周年

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諫以此取敗深宜諫懺悔以保終吉

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褚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遂良爲愛州刺史瑗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表上愛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請遺濮王居東宮臣不可少時虛曠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室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其於東宮所見卒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抱臣頸在草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臣與無忌等四人共受顧命陛下所言固爭皆陛下從之又抗言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敷日之間內外寧謐

又力小任重動罹譏謗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蟻蝝餘命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敷日之間內外寧謐

舊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將廢王后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以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于嶺表

新唐書韓瑗傳自瑗官儀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獲罪者大抵引服陛下何疑猶不可同年語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幸而大姦之至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逆天所助

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愛州資治通鑑顯慶四年夏四月武后亦怨之及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司空揚州都督申國公李勣並爲太子太師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韓瑗構扇而爽仍乃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于是迫削褚遂良官爵除爽瑗名免志寧等官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于象州韓瑗已死柳奭于嶺南爲奴婢無忌自縊死柳奭流欽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事無所不至斬無忌及遂良棺發驗而還

新唐書本傳帝遣詔聽其家北還一清駿新語也

舊唐書高宗本紀及資治通鑑皆無此語後終之以高宗遺詔放還

唐大詔令高宗遺詔具錄全文

七日便殯皇太子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其末云既終之後依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節儉而已斯時女主兼取天后進止數能念及舊臣即或重譴宜令有司議其罪名以聞

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數能念及舊臣即或重譴宜令有司議其罪名以聞

戎遣禍姦臣執柄帝之昏庸豈能端拱而已斯時女主兼取天后進止數能念及舊臣即或重譴宜令有司議其罪名以聞

遺命武后儼公已深又安肯載入詔中即本傳

所書故知其安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言諸宰臣勉其匡益協心推讓且以去歲乙巳登
應門敷大號俾畸賢相以訪遺裔或才器擅價各
列官業或血食不繼宋璟之面委之覽仁傑之恢
靜名垂史書仁傑先形事機復廟社事遂良則公
文吏骨鯁功參治平李元紘之守規畫一時咸有
裕其胄僅存不絕若髮各授邑吏使其自試其故
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虔可汝州臨汝縣尉內史
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修武縣尉侍中宋璟曾孫
渤岳州沅江縣尉中書侍郎孫伉鄧州向城縣尉
○新唐書本傳安南李元紘曾孫遂良之死者難
喪遂良客寇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
察使高駢奏愛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書令河
南文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崔耽大中六年因訪
邱墳別刻碑記云顯慶三年歿於海上殯於此地
二男一孫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
敕嶺南各委本道援訪各有褚氏事迹相類者尋
訪奏聞當加優閣一清按天后遺制只許子孫復業並未復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爵也資治通鑑亦但云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皆赦之則公之復爵位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公褚遂良太宗六年正月十二赦一僕射河南文忠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書右僕射河南縣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固嘗崇祀廟庭矣又唐會要朝臣襲謚文忠贈尚
要配饗功臣高宗廟六人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
公褚遂良太宗廟六人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
褚遂良高宗六年正月十二赦一清按此則公
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是日崩于上陽宮
一清按天后遺制只許子孫復業並未復公等官
爵也資治通鑑亦但云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皆赦之則公之復爵位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矣○新唐書本傳德宗追贈太尉一清按唐會要
建中元年十二月赦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迹崇
高功效明著宜差次分爲二等其月定宰臣三十
七人褚公名在上等建中元年號也太尉之五世孫虔爲臨汝縣尉○新唐書本傳德宗追贈太尉一清按唐會要
之賠當在是時○新唐書本傳文宗時詔以遂良
朕詳觀列聖紀冊祖宗遂良則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行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乎當時輔弼嘗因便殿
言諸宰臣勉其匡益協心推讓且以去歲乙巳登
應門敷大號俾畸賢相以訪遺裔或才器擅價各
列官業或血食不繼宋璟之面委之覽仁傑之恢
靜名垂史書仁傑先形事機復廟社事遂良則公
文吏骨鯁功參治平李元紘之守規畫一時咸有
裕其胄僅存不絕若髮各授邑吏使其自試其故
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虔可汝州臨汝縣尉內史
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修武縣尉侍中宋璟曾孫
渤岳州沅江縣尉中書侍郎孫伉鄧州向城縣尉
○新唐書本傳安南李元紘曾孫遂良之死者難
喪遂良客寇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
察使高駢奏愛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書令河
南文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崔耽大中六年因訪
邱墳別刻碑記云顯慶三年歿於海上殯於此地
二男一孫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
敕嶺南各委本道援訪各有褚氏事迹相類者尋
訪奏聞當加優閣一清按天后遺制只許子孫復業並未復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爵也資治通鑑亦但云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皆赦之則公之復爵位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公褚遂良太宗六年正月十二赦一僕射河南文忠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書右僕射河南縣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固嘗崇祀廟庭矣又唐會要朝臣襲謚文忠贈尚
要配饗功臣高宗廟六人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
公褚遂良太宗六年正月十二赦一僕射河南文忠
公褚遂良高宗六年正月十二赦一清按此則公
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是日崩于上陽宮
一清按天后遺制只許子孫復業並未復公等官
爵也資治通鑑亦但云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皆赦之則公之復爵位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
矣○新唐書本傳德宗追贈太尉一清按唐會要
建中元年十二月赦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迹崇
高功效明著宜差次分爲二等其月定宰臣三十
七人褚公名在上等建中元年號也太尉之五世孫虔爲臨汝縣尉○新唐書本傳德宗追贈太尉一清按唐會要
之賠當在是時○新唐書本傳文宗時詔以遂良
朕詳觀列聖紀冊祖宗遂良則公又肖易名之典尚闕公等官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
行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乎當時輔弼嘗因便殿
有事則召對延英或訪以政事或與之圖畫古今
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臣之間
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
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贊曰褚公

之言和樂愔愔鐘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猶雙吠三
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舊唐書○李東陽新
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
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行權然觀其所處猶有不同
宗納諫之效數十年之士氣未衰太宗致治之數
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
仁傑必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
既篡之後故爲遂良之死者難而易爲仁傑之生
者易而難邵子謂住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
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
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
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
敬宗也耶陳善杭州府志曰褚公不愛六尺以謝
先帝庶幾古社稷臣矣當其廷詰海內震驚朝端
動色一何烈也千古廟祀血食里閭義烈稱
忠燁映桑梓嗚呼人
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趙誠夫先生褚堂閻史箸錄於乾隆杭州府藝文志求其書不得也沈叟雨溥云曾見鈔本四冊卒亦不能蹤跡之同治四年魏稼孫從甯波歸言孫翔伯丈新得閻史於甬上余聞而喜極亟作函借之及見寄僅考證一帙非全書也忽忽三十年徧求終不可得姑先刻之刖從于忠肅集武林耆舊集張方洲集東潛文集鮚埼亭集讀書脞錄鈔其文六篇可與褚堂閻史相發明者附於後云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月松廬丁丙識

褚堂閻史考證附錄

仁和褚氏重修族譜序　于謙

族之有譜所以維持人心使不失乎民彝親睦之道夫自一人分而衍之相傳既久不能無人日眾世日遠之事然人日眾則昭穆易紊世日遠則宗祧易忘故有問其祖而不知厥其族之貧賤而不齒恩義不相屬弔祭不相及不惟疏遠之甚至讐敵之豈不失乎民彝親睦之道哉譜牒一修派系自正則雖族愈繁而枝愈盛千百世之下亦得以緣枝葉究本根尊祖睦親盡其恩義行其弔祭而不至相爲讐敵者謂不足以存民彝而敦親睦耶是以大家世族仁人君子咸慎修是典而不闕也仁和慎齋褚君名福字天錫好學善文輩譽郡庠屢試場屋不第遂志隱綸而徵辟不就懼其族遠世久而舊譜蠹敝子孫有不足徵其先世以亂其本眞者迺重修之溯考褚氏流源自宋其公子段食采於褚因氏焉然兩漢以上譜炎於火此所以世遠枝派系不可考自晉中尉公陶始訂修之惟自漢末存諸家狀有據而諱泰者爲始祖而與妄援豪貴以侈族者不侔矣嗣是著於六朝顯於唐時歷五代迄宋元暨我皇明簪纓繼美代不乏

人然族雖右而且遠裔則寡而且微始寓錢塘旣分仁和繼遷鹽官復居仁和嗣息派脈森然詳析而譜之所載先之宗圖以列其流派次之行實以及其配氏子男出處之略外有形像文詞之冊以識其世守歷代宗屬皆據實眞書無所遺佚而數十世之遠可以一覽而盡見矣嗚呼統係人心敦篤倫理者莫大於譜而愼齋能及之其賢於人也遠矣余今年抱艱奔歸追念吾宗每以有志未逮爲歉適愼齋持以示敎而屬爲之序締觀褚氏或爲國死難若用也周也同也宗志宗道也或爲社稷秉節格君若僕射公爲

唐赫赫名臣或事親克盡子道若修之哀毀無量之號訴忠孝傳家聲望繼美殆有光於吾杭而山川亦增勝矣先儒所謂子孫賢則族將大杭之褚氏誠望族也豈曰將大已哉殆猶泉出山下及其旣遠泓爲清匯流爲巨淵汪洋爲江河不益彰其大乎後之子孫閱譜所載必油然而興起其親親長長敦倫睦族之義而何有於相疏爲讐之失乎余與愼齋亟髽麗澤傳經同師遊學同進惜不能同庠同升而其相知則深也且仲子靖從吾門而於君之家世本原則聞之詳矣故僭以序之正統七年三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錢塘節菴于謙撰

維杭爲浙江首郡郡城之東北昇平里褚家塘者舊有廟曰助聖祀唐右僕射褚公遂良累著靈顯邦人事之特嚴惟公以顯慶二年秋八月累貶愛州刺史明年戊午冬十一月卒於貶所嗚呼公位宰輔相高宗致永徽之治未幾以諫立武昭儀關宗社安危大計竊志遐荒以殁其神宜與名山大川煜煜列星昭乎宇宙無所不止矣奚獨眷然茲土乎蓋公郡人也自公以上累世有家錢塘公雖逝矣而其不逝者又安知獨不翩然大荒薰蒿悽愴赫然聞然於素所耕

釣之地乎茲去唐將九百載矣郡有水旱則禱之疾疫則禱之出入起居吉凶災祥又無不禱之其孚祐宏庇於吾人者尚矣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公之神合於祀典宜永血食於斯土者無庸議爲矣而公之大忠大節宜白而未白者不揆諸大訓昭示來世其奚以風厲天下永作大閑也哉謹按子朱子通鑑綱目及新唐書公姓褚氏諱遂良字登善通直郎散騎常侍諱亮子也唐平薛仁杲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八年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太宗稱遂良忠誠范太史謂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已酉與長孫無忌同受顧命高宗即位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之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則公爲輔臣可謂無忝職業者矣甲寅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乙卯又將進位中宮朝議未決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公入公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入見首對以皇后無大故不可廢明白

剴剴言之又切終以死爭之不少回撓黜爲潭州都督卒立武氏累貶愛州以死斯時也無忌非特不死且又沒於厚賂李勣又從臾之決於其言而唐之宗社大計自是隳矣嗚呼昔商辛失道三仁始謀自靖自獻於先王既而各得其仁孔子稱之觀於遂良內殿入對之時四人者偕在而公獨毅然心安於義不食其言卒以忠諫自靖自獻於先王何其光明俊偉哉上沂比干騰輝趾美有稗人極下視忌勣輩直獸畜耳而或者乃以公嘗事薛舉譖劉洎爲疑嗚呼當隋之季天下大亂彼薛舉者果何人斯無名號無爵

上與秦末項籍等爾陳平韓信始皆事楚後改事漢子房亦始事韓成繼從沛公天造草昧名分未定各擇所主遞以君臣分誼責之不已過乎況諳泊之事先儒具有明辯是豈余之私言哉觀諸綱目大書愛州刺史褚遂良卒以不失其官全節子之比諸總章二年書李勣卒勣以勞勤言之兩朝勳業殆與衛鄂並埒及其歿也獨削其官與楊素同例則諸公忠義大節始終光榮備見於綱目華袞釜鉞筆削之間豈謂不可與良平比乎自孔子成春秋而後求公論子奪之正者吾謂取正朱子綱目斯足矣奚必紛紛致疑於睫哉成化十一年邵士周璟彥充甫走四千里具祠事本末陳請於朝肆惟我皇上纘列聖洪猷以綱常爲治特詔所司舉行祀典如儀僉憬廟宇隘陋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之盛舉也特謀拓而新之浙江巡按御史維揚張公東魯李公與藩臬重臣及郡之守臣咸有志於翼贊風教詢謀兼同工料具舉以廟門麗牲之碑宜有文詳載厥事乃畀鏞執筆鏞郡人也仰高于公非一朝夕矧人心理義同然之天固自有不容已者敢輒許列如左用爲萬世告

昭忠錄序

張　甯

杭儒周璟彥充既奏舉褚公遂良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錄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恩典也錄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顏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雉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愷切洞觸機諱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徵之業遂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問時公當次對顧乃卻止無忌李勣毅然獨任所難原其正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勳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爲利權所脇不果終事歟此其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優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苟榮其祿括囊待斃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間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爲武氏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駸及堅冰而國之綱維亦懍如朽御公垂老投荒憂傷危慮若此宜其不久而下

世也平生忘身徇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瑗傳載公死後中外以爲諱者餘二十年天下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須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遺聞世已不復經念至於表章秩祀之請猶獨出於鄉人士大夫於父母之邦信不可

不厚其所遺也公善遺矣微彦充則名節不彰人將混視爲吳越閒淫祀無文之鬼士之自失予鄉先生者不已甚乎予未逢彦充即傾蓋可期甯也願爲之

御

卿元穆侯袁子敬祕書監敬子爽會稽王諮議參軍爽子秀之宋太常秀之子法顯鄱陽太守法顯子炫齊安成王師謚曰貞炫子漢梁御史中丞中書侍郎漢子象太子舍人象子玠陳御史中丞掌東宮管記玠子亮左散騎常侍陽翟縣侯亮子遂賢遂良遂功遂年遂賢卹王友襲侯遂良高宗相遂賢子兼藝永州司功參軍兼藝子璆琇珣璆吏部郎中琇給事中常州刺史珣京兆士曹參軍珣子元方大理評事遂良子彦甫彦沖彦季彦甫祕書郎子憍林彦沖城門郎子崧司農少卿逢年子鳴鶴鳴謙遂良五世孫虔

余居近褚公之里爲褚塘里人嘗輯褚塘小志若干卷懼前哲之無聞幸流風之未沫蓋生其地者無以辭其責也褚公公忠亮直千載偉人文章勳業彪炳兩史顧溯其族屬別其宗支莫或詳焉詎非缺典考僕射之先出於子姓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生公孫肥子孫因爲褚氏漢梁相褚大元成閒有褚先生少孫其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裔孫招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孫招安東將軍始徙丹陽碏子洽武昌太守洽子裒征討大都督

七世孫軺此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得牽連附書然其閒不無繆戾者按南史炫子澐澐子蒙則無非漢與彙也列傳云遂良曾孫褚琄字伯玉考之表琄乃遂賢孫也一表一傳自相矛盾且褚氏家譜亮之子尚有遂能高宗朝拜爲博士史失書彥甫名守持彥沖名守志史失書金石錄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遂賢子有兼善兼愛無兼藝不知兼善兼愛之中或即有兼藝其人而史誤書與抑不知兼藝之外更有兼善兼愛二人而史失書與要之新史之挂漏者多也原夫褚氏自重始居陽翟至韶又徙丹陽自韶至玠

已歷十一世而歷代史傳猶云河南陽翟所謂姓卯金者必曰彭城氏禾女者咸曰鉅鹿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斯殆不免乎劉氏之譏矣若舊史亮本傳直云杭州錢塘人其先自陽翟徙居焉則又失書徙丹陽一事而杭志自咸淳臨安志古今人表外於公爵里世次多不詳載惟沈朝宣仁和縣志云褚氏源流在三國吳時有褚泰封臨平侯遂爲巨姓在晉時有褚陶爲九眞太守其孫褚昜在齊時有褚伯玉有褚仲都爲五經博士其子褚修在陳時有褚玠在唐時有褚亮至亮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俾得與益都錦里並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僭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塘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遂居錢塘裔孫陽蕭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遼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宏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謚曰文此錢塘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招孫袪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袪生洽晉武昌太守洽生裒晉中書令衞將軍錄尚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謚元穆裒生敱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敱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濛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濛生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謚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新唐書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眞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邊邊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林王參軍修其末有褚

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廷誨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鉉司勳員外郎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入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入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褚文忠祠記　孫志祖

杭之褚塘有褚河南祠士人以助聖廟呼之案公謚文忠見唐會要又唐彥謙集言褚河南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賜其孫入品官扶護以歸蓋文忠賜謚亦在此時而新舊唐書不載故後之人莫可考焉予作楹帖書之俾易名大典昭示來茲他日榜廟額曰褚文忠公祠庶乎其可也聯曰廟食褚塘大節一生垂史冊魂歸陽翟易名千載表文忠因附錄於此云

褚堂閒史考證校勘記

鏐以光緒辛卯授徒杭垣仙林寺時同鄉有籌建試館之議因涘仁和孫仁甫丈購得姚平巷內地九畝有奇西界曰褚堂大街蓋以其地東有昭忠祠故名之也於是庀材鳩工經之營之閱五寒暑而規模粗具每歲之臘祀褚公爲境上社神以申私敬久矣今年夏來杭適錢塘丁松生丈以新刊褚堂閒史考證見示蓋東潛趙氏遺著而此考證者其幸而僅存者也據全氏鮚埼亭集稱褚塘小志與趙氏褚河南世系考同而茲云褚堂閒史則固著錄於乾隆杭州府藝文志者已不知更名所自始矣今閒史全帙誠不易得見而區區考證一册實孫氏翔伯得之甬上輾轉假鈔乃付剞劂意者褚公大節雖昭天壤而非得東潛之辯正亦容有未表白於後世者則此篇之存雖謂褚公之靈所呵護焉可也鏐既受而讀之知校讐尚有疏漏爰假各書再爲參核以證其異同然未敢自謂能盡善也丁丈屬寫爲校勘記用敢分條校錄著於左方

字希明第一葉上二行　册府七百八十三希作休

又上五行　父玠　羅士琳云册府玠作玢非

以文武爲受命之祖又下八行舊唐書本傳以上有周字後但云本傳者皆舊唐書也若引新唐書別加新書二字

案蕭以天子七廟第二葉上一行本傳以下有爲字

而立四親又上六行隋書親下有廟字

唯劉歆以天子七廟又上七行本傳以下有爲字

諸儒之議又上九行議舊作儀隋書作義此從沈炳震本改

劉歆博而篤矣又上十行篤元誤舊此從沈本郎沈炳震本後倣此

更立六廟二世祖又下三四行隋書作更立五世六世

祖

晉武帝受禪又下四行本傳無帝字

至六世親祖又下五行隋書無親字

宋武帝初受命又下七行本傳無帝字隋書有受下又有於字

止六廟又下九行本傳止下有於字

猶虛太祖之位也又下十行虛字元缺此從沈本

加宗迭毀第三葉上一行隋書宗作崇

歲時常享又上三行隋書常作嘗

親用王鄭二義又下一行沈氏炳震云據隋書親當作

雜

受命之廟又下三行隋書廟作祖

不毀之法又下四行隋書不上有爲字

議未行又下十行隋書未作末無行字

斬首數千及第四葉下一行本傳及作級

試卿等耳又下四行舊書薛舉傳卿作君

授秦王府文學又下六行本傳無府字册府九十七授作爲

是

虞旗之所涉歷同上會要旗作旂

至於親偪猛獸第五葉上五行會要偪作迫

爪牙輕捷又上六行會要輕捷作經健

連弩一發同上會要連作勁

未必挫其凶心又上七行會要心作威

雖孟賁抗左同上全唐文抗作在

如或近赴林叢又上八行會要近起作奔近册府五百四十二作奔赴

犯官騎之清塵 又上九行　全唐文官作宮
私懷戰慄 又上十行　會要戰作悚
以至聖之資 同上　會要資作姿
太宗初卽位 又下七行　會要位下有大闡教三字
並時救相次爲館主 又下十行　會要時作特
銷謹案會要修撰篇貞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政要上之注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此條趙氏未及采入今補錄於此　四

昔年師旅 第六葉上三行　册府百七十二年作興
卿嘗入幕 同上　本傳嘗作常
詔遣醫藥救療 又下一行　册府百七十二作詔令高手醫將藥救療
有太常寺卿 又下三行　會要無寺字
銷謹案會要朝臣複謚內云文康贈太常卿陽翟縣公褚亮此條趙氏未及采入今補錄於此
銷謹案唐會要貞觀三年十二月一日詔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記銘功業又云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趙居郎褚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第七葉上一行　册府作於是以僚屬 又下六行　本傳無僚字會要有羅氏士琳云文康贈太常卿陽翟公諡曰文康賜東園秘器一具題名字并顯爵里分爲三番更直 又上十行　更舊誤貝此從閻刻本
宿於閣下 同上　會要同本傳閣作閤
參謁歸休 同上　羅氏士琳云休沈本作沐是
李安平之佐公祐 第九葉下八行　本傳祐作祐案卽輔公祐也
人知所奉 第十葉上一行　本傳知作之
招孫碧　碧子洽洽子褒褒子歆 又下五行　世系表
碧作碧褒作裒　又爽子秀下有一之字
炫子澐澐作蒙 又下六行　表作漢作象校詳前考證
召令侍書 第十二葉上一行　會要作召命侍讀書
述往古興亡之道 又上四行　舊書述上有追字
有集二十卷 又上六行　舊傳作三十卷

遂良爲碑銘又云已上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此條趙氏失引今補入

質其眞僞又上十行　新書本傳無其字

將告成東嶽又下四行　會要無將字東嶽作升岳

五月己酉又下七行　會要作六月己酉案五月無己酉否則亦乙酉之誤耳

七道靡紀又下十行　會要作七德靡記

定剋遐荒第十三葉上一行　會要作克定

刑典未措同上　會要措作厝

和平之風同上　會要作平和

百寮庶尹又上三行　會要作文武百寮州縣庶尹

年豐穀稔同上　會要豐穀二字乙

奏有彗星又上四行　會要無有字

申以納隍之情又上九行　會要以作其

宗社多福同上　會要多作分

風俗歸于淳素又上十行　會要淳作樸

類遭離亂同上　會要類上有之字下有往字

歌樂之又下十行　會要作樂歌之

視防閤制第十四葉下一行　通考視作准閤作閣

計官多少同上　通考官作員

月納息四千又下三行　通考息下有錢字

復給京官職田又下五行　通考作復詔給百官俸

卽依擬補又下八行　會要卽依作使卽疑是便卽

量能受官第十五葉上二行　會要受作授

輒行罰法同上　會要作輒罰刑法

耳目塵世之閒又上三行　一本塵世作麈肆

荏苒年數同上　一本數作歲

爲國缺一字聽又上四行　一本有視字不缺

太宗嘗問曰又上九行　本傳無曰字聞本無嘗字

卿必記之耶又下二行　通鑑必作亦

以自警誡耳又下六行　一本誡作戒

庶幾人君不爲非法又下七行　一本君作主

卿必記之耶又下八行　一本無之字

人君有過又下九行　一本過下有失字

惡亦無隱又下十行　一本惡作過

二則敬用善人第十六葉上一行　一本敬作進

褚良曰又上二行　落一遂字

紀錄何事又上三行　一本紀作記

記事何善惡又上六行　事何一本作何事

朕惟每日兢懼又上九行　一本惟作雖

十六年功畢又下六行　舊書濮王泰傳作十年張氏宗泰云新書云歷四期乃成而此書上云十二年蘇勗勸秦奏撰括地志當至十五年方合俟攷

效

乘機而動又下十行　政要乘作承

或未盡美第十七葉上一行　舊傳或作武此從政要

梁孝封四十餘城又上三行　舊傳孝下有王字政要

亦有

積財鉅萬計又上四行　政要財下有錙字

淮陽憲王又上五行　政要無憲字

且魏王旣新出閤同上　舊傳閤作閣政要同

伏願常存禮則同上　政要常作恆

旣敦之以謙儉又上六行　政要謙作節

貞觀十六年又上七行　會要年下有二月字政要六

作三

道亞虞極又上八行　一本虞作齊政要同

其爲崇重同上　一本其作甚

知國家又上九行　知下一本有有字政要同

歲不過二十萬又下三行　一本十作千

太子諸王第十八葉上五行　本傳太上有但字

數將五十又上八行　羅氏士琳云案兩書太宗諸子傳俱云十四子疑政要得實而倒四於十上也

頗在此耳又上九行　政要無頗字

政要會要良字下俱有佐字又上十行　佐字趙氏所據未知何本

以傳儲君又下一行　政要傳作輔

政要作且官人事王歲久又下二行　政要王字下有

不宜歲久四字此引未詳

卽分義情深同上　政要卽作則

非意窺覦又下九行　一本伺作覬

不憂萬姓第十九葉上九行　册府五百三十一萬字作百

諫者十餘人又下一行　一本作十有餘人

或有不當諫事又下四行　一本不當二字作人臣

遂置上疏曰又下六行　册府百一疏下有諫字

王之骨肉又下八行　羅氏士琳云王之册府作徧王是

此之造制又下九行　此之二字政要作聖人

道高前烈同上　政要烈作古

刺史郡帥又下十行　政要郡帥作師帥注師帥董仲舒語

遇一不善國上　政要善下有人字
合州勞績第二十葉上一行　會要合作闔
或人興歌詠又上二行　政要作或與人興詠注與或與
之說
惟良二千石乎又上三行　本傳無乎字册府會要有
陛下兒于內同上　册府作陛下兒孫會要作王子之
內政要無兒字
且如京師又上四行　且上政要有請字
二則親見朝儀　本傳親作觀會要政要同
自知爲人又上六行　會要自作漸
權作柄

爲天下之主同上　會要無之字
傳國於晉王者乎又下九行　會要無於字
昔立承乾同上　會要昔字作比者二字
而後龍愛魏王至良由又下十行　會要作復寵魏王愛
之踰嫡八字
致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鑑陛下第二葉上二十二行　此十二字會要無而有一至字
始得安全又上二行　本傳全下有耳字會要作始得全矣
我不能又上三行　通鑑能下有爾字
即日以下云云又上三行　會要較詳大旨與所引通鑑
惟陛下詳察又下一行　會要作察焉
武德二年又下三行　舊書恆山王傳作三年
承乾先患足疾又下七行　舊傳無疾字
秦亦自負其材能又下八行　舊傳無自字

上御兩儀殿以下無異故趙氏不更錄惟篇末稍異今補入云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晉王爲太子
羣臣皆蹈舞稱慶詔幽泰於北苑
承乾既得罪又上四行　通鑑作太子承乾既獲罪
上面許爲太子又上五行　爲上通鑑有立字
李勣又下三行　通鑑李下有世字
朕欲選立諸子爲嗣又下八行　通鑑無立字
丙戌立晉王治同上　通鑑立上有詔字
後漢光武第二十三葉上三行　會要無後字
十七年四月又上六行　會要作十七年三月二日

明德殿前又上七行　會要明作顯
太子宜勤學問又下二行　通鑑太上有以字
接對甚稀又下三行　通鑑稀作希
乃命洎同上　通鑑乃上有上字
皇太子立又下四行　舊傳立上有初字
馬周遞日同上　舊傳馬上有同字冊府五百三十
一無遞日二字而有褚遂良三字
苑西守監又下五行　政要無守字
於朝堂斬之同上　舊傳於上有命字
故有今日之諫耳又下七行　舊傳故作固此從政要
然政要無耳字上句亦無昔字
一俟斤耳第二十四葉上一行　本傳一上有遞字
猶在含生所以感德又下一行　通鑑作凡在含生孰不
懷德
所惜猶少又下六行　本傳猶作尤冊府五百四十三作
者
此土以上無信又下九行　本傳作此土以此無信羅氏
士琳云冊府士作土誤王氏棻云當作此土以上

無信史亦誤
亦由可比第二十五葉上五行　沈本由作猶冊府可北作可
汗
是以古人又上六行　本傳是作時此從新書
止戈爲武之義又下二行　本傳止上有非字
屈强漠北又下三行　通鑑漠作漠是
則與爲婚姻又下四行　通鑑會要爲作之婚作昏下
同
持節薛延陀又下五行　通鑑節下有論字會要作使
上臨御相思殿又下七行　通鑑無臨字
羣臣同上　通鑑羣上有大字
不可爲昏又下八行　通鑑不上有薛延陀三字

漢北必當有主第二十六葉上二行　通鑑漢作漠
讀之御前又上七行　會要無御字
遣獵之祕閣又上八行　會要遣上有仍字
賊殺其主又下四行　本傳主作王
虛用其人同上　會要作盡誅大臣政要作賊虛其下
無下四句而有議將討之四字
誅之甚易又下五行　通典誅作取
手平寇亂又下六行　政要手作克
西番失禮又下七行　本傳番作蕃
欲命將討之同上　本傳討作擊
獨斷進討又下八行　政要作明略獨斷
海內之人四句同上　政要無　儻伏册府作警服
與師遠東臣意熒惑又下九行　政要作伐高麗意皆熒
惑
何者又下十行　册府作然字
萬一蹉跌第二十七葉上一行　本傳蹉作差
薛延陀犯邊又上四行　本傳無薛字
五十年間疆場又上六行　册府十下有餘字疆場作邊
境
布語臣下又下一行　全唐文語作詰

久無征伐又下四行　本傳伐作戰
發兵四五萬又下五行　全唐文萬下有人字
臣旁求史籍又下九行　會要旁作徧
渡遼海之外第二十八葉上八行　通鑑作踰遼海之險
且以長邊之左又上十行　全唐文以作如
或遇霖淫同上　全唐文作或遇霖雨滂沱
東部大人又下八行　舊傳作西部大人蓋蘇文下云
蘇文姓錢氏
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又下九行　通鑑吏部下無尚
書字句末有也字舊傳作兵部尚書兼中書令
職也
新羅來言又下十行　通鑑來字作遣使二字
以爲鑒戒第二十九葉上七行　舊傳戒作誡
求之古人二句同上　通鑑作決斷事理古人不過
尚然諾私於朋友又下一行　舊傳尚作上無私字此
從通鑑
高麗莫離支二句又下七行　御覽八百十二貞觀中鴻
臚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進曰　莫離支俱作莫支離
爲遼山之人又下九行　政要山作東

昭德塞遺第三十葉上一行　政要昭上有將字
而寘其賂器又上二行　政要無其字
百王取法又上五行　政要法作則
何所致伐又上六行　政要作將何致伐
自不得受同上　得政要作合通鑑謂上有上字
謂高麗使者曰又上九行・通鑑謂上有上字
太宗意合宜其從之易也又下一行　合一作會易
一作速見政要所引
可汗北渡河又下二行　通鑑渡作度下俱同
而南歸於我又下九行　通鑑無於字
奉議天心第三十一葉上三行　會要議作義
即是叔季昆弟又上六行　會要是作似
有文武之材又下二行　舊傳無之字
親統六軍又下三行　舊紀親上有上字
同掌機務又下五行　舊紀同上有五人二字
夏四月丁未又下六行　舊紀丁未作癸卯
十一月辛未同上　舊紀辛未作癸酉
古者哲后又下十行　政要后下有臨朝明王創業六字
務廣德化同上　政要務廣作廣諸
採蒲萄於安息又上四行　本傳採作采會要萄作桃
而海內虛竭同上　會要虛作空
生人失所同上　會要失所作物故政要同
租及六畜同上　會要租上有所以二字通典冊府同
遣士卒又上六行　會要遣上有請字
帝翻然追悔又上六行　會要帝上有武字
情發於中又上七行　會要中作衷
人神感悅同上　會要感作咸
海內乃康又上八行　會要乃作久通典同
五年不復又下三行　通鑑五作累羅氏士琳云自十四
終年離別又下三行　會要終作經
復在其外會要作言五行　案會要聚珍版本作其不作言此云作言或刖本也政要作方
冬風冰冽又下八行　通鑑冰冽作如割
一人菽粟第三十三葉上一行　通鑑菽作斗通典冊府同又
通考作一乘一卒
吐渾遣甿又上六行　政要甿作萌
既伏而立之又上七行　政要伏作服立作存
八蠻同上　本傳八作百會要同惟冊府作入
至境而止第三十二葉上一行　政要止作反

莫不欣欣 同上　册府會要作欣然
須稱天地瞻望 又下二行　會要地作下
當居宮內 同上　本傳當作常册府內作中
滯愛或生憾 又下四行　會要憾作愆元作愁此從沈本
嘗計旬日 又下六行　會要嘗計作常許又五十　嘗作
但
半遣還宮 同上　會要半下有月字
猶曰生年 又下七行　會要作之日如生之年
上疾未平 又下八行　通鑑平上有全字
因微罪譴歸第 第三十六葉上六行　舊傳無罪字
自不喻其故 第三十七葉上二行　通鑑喻作諭
劉備託諸葛 又下四行　本傳諸葛作葛亮
無忌遂良在 又下六行　御覽在作任
無忌曰人主 第三十九葉上一行　通鑑人主作主上
上立命斬之 第四十葉上六行　通鑑作命立
轉相因襲 又上九行　會要襲作習
不得近侍 又下一行　會要近作入
仍爲此制 又下二行　會要仍作乃
令子無貴仕 同上　會要令上有便字
如此之人 又下四行　會要之作等
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 第四十一葉上二行　會要地作下
通鑑云思謙名仁約以字行是仁約姓韋不姓常也此誤
左遷 又上四行　會要左作遂
冬己未 同上　王氏棻云案通鑑上云十月戊辰則己未當係十一月趙氏說是也
而通鑑作楊武韋思謙二人 又上八行　王氏棻云陽武縣紀韋思謙籍貫也誤陽作楊又以爲二人趙誠夫之疏也
監脩國史 又上九行　錢謹案唐會要永徽三年五月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迴死節于周宜有甄錄豬遂良進曰編窺史籍咸以救君難則爲忠不救則爲逆春秋趙穿弒晉靈公趙盾爲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由此言之爵遍迴受周重寄既閫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陳北達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爲幸若謂之忠餙臣所深惡羣議然之此條正監脩國史時事趙氏未引今爲補入
爲尚書右僕射 又下五行　通鑑無尚書二字

仍知選又下六行　案選下宜有事字下同

右僕射褚遂良諫曰又下八行　會要右上有尙書二

字　會要則下有大宏福寺四

字

漸須修營二三年又上三行　會要須作次二三作三

二

絕嗣爲甚又上九行　通鑑作無過絕嗣

伏事先帝又下一行　册府事作奉

執陛下手同上　册府執上有親字

今將付卿又下二行　册府將作以

未聞有愆又下三行　御覽有愆作愆過

上違先帝之命又下四行　御覽違上有旨字

但願不負先朝又下五行　册府願作得朝作帝

令引出又下七行　御覽作命引出之

有罪不加刑又下八行　册府上有大臣二字

勣曰又下十行　本傳曰上有對字

永徽六年第四十二葉上一行　會要作五年

我好兒好婦又上六行　會要婦上有新字

臣今不敢曲從同上　會要無今字曲字

覆以被又下四行　通鑑以上有之字

女已死同上　通鑑死下有矣字

上因從容言及又下七行　通鑑無及字

武昭儀誣王后又下九行　王當作皇

必由此始第四十四葉上六行　通鑑由作自

眾所共知又下三行　通鑑共作具

請陛下何如主又下四行　通鑑作如何無主字

有罪不加刑又下六行　通鑑不下有可字

上言曰同上　通鑑作上問之曰

右僕射于　左僕射褚又下九行　左右二字互誤

卿等以爲何如又下十行　通鑑作如何

庚午第四十五葉上二行　通鑑是九月事此失補

除名流嶺南又上三行　通鑑除字上有遣字

册立皇后武氏又上八行　通鑑無立字

爲遂良訟冤又上九行　通鑑爲下有褚字

內外黎甿又上十行　通鑑作甿黎

而紀綱不亂又下三行　通鑑作綱紀

璲以言不見用同上　通鑑無見字

臣常有此心第四十六葉上三行　常舊傳作嘗

太宗知之第四十七葉上五行　之字通鑑作憲司不與紙

筆怒七字

大臣有罪 又上七行 通鑑罪下有者字

侍書御史馬周 第四十八葉上三行 舊傳侍作治

又貶愛州刺史 又下八行 本傳貶下有爲字御覽愛作

崖通鑑作愛考異云今從實錄

請遣濮王居東宮 第四十九葉上三行 通鑑請下有且字

居上有往字

子孫流配愛州 又下二行 本傳作配流

中立而不言 又下三行 通鑑無而字

若殺之 第五十葉上六行 通鑑無此句疑彼脫誤

不可同年語也 又上八行 通鑑語上有而字

官太尉 又上十行 通鑑無官字

而竦仍乃 潛通宮掖 又下一行 通鑑而下有成屬上句下乃字衍

追削褚遂良官爵 又下二行 通鑑追上有詔字

十二月 又下六行 本傳無十字此衍

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敕 第五十一葉上五行 會要年作載

敕上有日字

功效明著 又上七行 會要著下有者字

其故中書令 又下三行 會要無其字

褚堂閒史考證校勘記 壬

於彼羅氏諸說多取資焉奉連及之藉誌康侯之雅且以期長毋相忘云爾時光緒二十一年夏六月望前五日奉化孫鏘謹跋於試館之式燕堂

褚堂閒史考證校勘記

聞見瓣香錄

序

紫君課孝余曾交魯曾已卯余省親由沃時先君子新修邑志屬孝在館校讐因屬訂交庚辰春於鄉詞計偕京師又加密焉丙戌獨秉君出宰襄陵將還金川旋任江花旅舍之暇不廢鉛槧又曾游衛輝吳越歷齊魯燕趙之都所至與其賢士大夫游覽名蹟甚詩文日富且出其餘力與閱見錄香錄四卷凡山川風俗物產土宜莫不搜訪至於近代掌故之原委金石碑版之存亡悉證訂確鑿興亭林竹垞諸前哲上下其議論而邪淫迷惑倍之談鬼魅神怪之誣摭一及焉信所謂洞疑洞殆守約守卓而與順非記聞道聽塗說者異矣余自別君後杖履閒者十餘年雲鵬道阻音問久疏嘉應不復省錄今春宜來沃邑秉君復示余所作續集六卷自甲至癸長夏獨事運一翻閱如入蓍圖蓍都望之暢然而見見聞聞之不爽也昔江文通有雪賦遺日歐陽永叔云自秉文字之因使之摸老古人用心之勤好學之篤端在於是今秉君遂晴養之志鬱老汾渝

閱見齋香錄 序 二

小之列余滋愧哀涓隃纂誠又何恤焉乾隆昭陽單閼歲南呂月曲沃秦武城紫峰書於笑竹書屋

閱見齋香錄自叙

書之作也大而明道經世次之修身立命至於詩章之學風雲月露通俗俳諧之貴影益小技矧夫拜官小說書初諸畢之類所謂玩物喪志大不賢者識小棄賢所不廢是以說苑猶列叢譚九流亦有雜家比事屬辭用廣耳目不可謂非致財行笈之一珍也余少嗜鈍荒於學等於觀肉偶有聞見輒筆之以備健忘稽而成册乞養後里居多暇因倣歐陽文忠公六一隨川錄楊文獻公升菴丹鉛錄王文簡公漁洋居易錄等例積為甲乙藏諸家塾於戚余年已艾閱六秩矣於道未聞於世無補斤斤以一知半解學非邯鄲自附知

甲卷標目

青海碑　碧雞
醫生詩　閻學考
閻學殿　望海峰
獅子泉　元帝
烏獸柱　陀羅被
兩次鼎甲　張家口
借悲救饑詩　川源圖
嘉號　晉州府解梅花
呂祖像　徑皮格言
文魚　馬碑
安南詩　安南詩畫
芭蕉果　棗酒爲
荷葉魚　漁老人養法
閻事老圖　李杜圖
佳兒魚　一品魚
硯紅　石刻硯
花狀　紅花綠實
千石鵬　孫陳
果雞辨　高麗辨
雪蓮　雞腳丫瓜

聞見錄香錄甲卷

山右叢書初編

晉曲沃縣武域于鬯甫纂

晉泰碑

敦煌太守裴岑碑漢廟碑帶永和二年立高四尺闊二尺二寸在西域巴爾庫爾（即巴里坤）雍正十三年岳大將軍鎮琪移置其地與帝廟中超人倪長壽於乾隆十七年八月初七日雙鉤以歸後歸於山陰二樹山人章鈺余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從山人處乞得用聶楊法鉤存其副曰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滅都粲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綏四郡之害邊竟又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共六十字楷法奇拙古老的非漢人不能但與孔廟史晨諸碑絕不類諸碑皆有波磔此則似篆而不整齊類鈎摹焉（按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目錄云得之敦煌古不能言四字疑即指此）

後永興二年六月酉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槃危須三國破之

隨亭碑

隨亭眞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而延之人不能但與孔廟史晨諸碑絕不類諸碑皆有波磔此則似篆而不整齊類鈎摹焉（按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目錄云得之敦煌古不能言四字疑即指此）

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助（諸說書法之有神助者大率如此）

醫生詩

醫生南人稱爲鄂中北地呼作大夫晉伽德慎齋先生保曾咏詩云名堪弁五（伽樹下分四色蓋云對芍藥三公柏徐君貴石生薄則黃薄紫者初開淺紫次第變深紫末冰冰凍則色也）

雪水

雪浸寒梅清冰結如梨也予於乾隆壬午見於浦正月上元夜大雪四塞諸

朝庵櫚枝綠作梧葉形晶瑩射目恍視玉樹簪除體組垂垂成珍珠纓絡狀又

不減瓊樓金步郊原一望則蔣草滿地玉林森森如蓬閬矣內惟甘南豐集云

能真跡之異同也太宗既得真跡乃命供奉編書人趙模韓道政等承案諸篇
貫四人各摹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歐陽率更褚河南諸承旨游智臨
獨得之本轉者蘇舜元家所藏褚河南臨本也藏之館閣後有損泐用李後主
徐鉉題者唐僧臣所臨他歲之鄧洵仁家後歸米氏著錄葛貞所臨也周越所
藏者唐粉箋紙本也亦皆見
著歷名手傳摹本也蘇舜欽刮來公所藏者唐粉箋紙本也亦皆見
褚河南臨本但紙墨皆唐米敢斷其與歷此臨本之本來也若石刻則有智永
臨本見於周越法書苑褚庭誥臨本見於山谷跋唐勒石本見於天聖（宋仁宗年號）
中附元龜進唐刻本在洪州杜氏家集古錄四本其一流俗所傳其二得於王
唐濟其三得於王沂公家與定州民家本無落髮之異其四得於蔡君謨家自
以爲盡於此矣厥後京師別本刻定本補補逼似成都刻蘇氏本洛陽張景元
翻地得石本此本猶無脩字米元章父子自刻板本號三米蘭亭今諸本皆罕
俱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嘉祐（宋仁宗年號）壬
戌八月八日番陽姜夔堯章考元吳興趙孟兆書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淮寧查
傳而海內妄刻無慮百本猶定武兒童於世耳此石本之本來也自昔相傳以
本歟公公堅索之生乃遷地中別刻本以歟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拳傳人每本
須錢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錢無從取償宋景文爲定簡乃以公
帑金代輸面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不可得也熙寧（宋神宗年號）中薛師正出牧其子
紹彭又刻題本易之以陽長安斷損濫流帶右天五字以適人碑目云斷損再
刻以爲識殊有典刑予嘗得損本較之字差肥而刻痕明白此說愜矣大觀（宋徽宗年號）
間紹取薛氏所藏石痛證宣和（宋徽宗年號）殿內丙午歲至冬歟陽石數俱載而北矣戚
云昔僧長猷珊事亂後宗放寺居守東都得之以獻思陵維揚南渡倉卒失
之後向子固帥淮南密旨搜訪冥索不獲此定本之本來也王性之云慶歷中
定武真刻矣乾隆三十四年親津李鼎圖德輝令東賜時曾攜何氏本還予石
已中斷爲閻與宇顏智有鉏芒而溜字未損（張茂昇云閻乎一行十七字作十磨乃宋閻宋內省閻）
敢有也留之公掛又據蔡薿所記圖初有著說者讀偽吳時進內若省使高弼
聘於閩弼以石本獻於王氏世子乃右軍在時刻於蘭亭者定本即此石也餘
氏永天下一就而定武新民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及後戶部浚宮因
證圖定脩便坐壁間孫次公侍郎脩定日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置之
壁或留石閣薛氏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韶索諸御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
裕陵矣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此定本之異同也蘭亭之說畧備於此矣今世
傳定本雖肥瘦不同只是一石但紙有精粗石有燥濕毀有淺淡故爾然有鉏
芒棱角爲上若五字不損乃照墨（張茂昇云墨元前本尤爲可寶或謂石藏御府時薛氏
父子意欲取捷以三重紙拓即入石有深淺故字有肥瘠此亦一說也嘗疑
蘭亭不專倚定本定本之重自山谷始近見劉涇卿出舉易所藏洛陽廟地本
俱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嘉祐（宋仁宗年號）壬
戌八月八日番陽姜夔堯章考元吳興趙孟兆書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淮寧查
蘂山有臨本東藩吳孟倬物石傳世按正統丙辰倚士英督兩淮運使得定武
石其識云雖揚石將寺者古之本關院也寺僧浚井得出此石缺其一角蒲法
遒勁較之世傳歐陽率更摹本溫氣其紹彭所易純宗所失者歟孜紹彭易時
鋪損天流帶右數字今本果松宏補此石失於宋建炎（高宗年號）己酉至我明宣德
庚戌實三百有二年矣文陽和子張元忭跋云慶歷時此石李學究得之宋仁
宗以裕金徐證宮庫命薛師正監守師正謂劉原本貯庫中而命子紹彭負載
本諸大觀時蔡京顯覺之矯詔索取紹彭子嗣昌不能屢進於宣和殿金兵破
汴梁珍寶盡爲所掠翰帝虹本神司獨存宗留守得之還行在康王啓諸崖右
編本以待有功者金兵入天長宋高倉卒渡江命內臣投於石將寺之井中臣
庶不知也我東陽一白何公轉運時於石將寺中得一石考事實徵文獻確爭
定武真刻矣乾隆三十四年親津李鼎圖德輝令東賜時曾攜何氏本還予石
已中斷爲閻與宇顏智有鉏芒而溜字未損（張茂昇云閻乎一行十七字作十磨乃宋閻宋內省閻）

閻亭跋

米海嶽跋蒲河南所標閻亭云晉御客農覓書所得卷端泉石漫漶輪墨
歲著歲標書存馬式標標昭陵玉椀已出戎温無類誰賈貨物水月何殊志專
用一編綠金鏞瑞檀錦綵猗煎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
遞實晉齋窗對紫金浮玉翠山迎快風銷暑甲裝米芾平生眞賞（標所題乃知王
原跋閻亭者）

望海峰

望海峰在蓉山頂元岱刷南其峰上鏞望海二字予故名之以覩登志所謂採
海石者名與地蓋彙勝矣

獅子泉

獅子泉在衡嶽上封寺下道左有一石挺立遠覩如獅子形下有一泉冬夏不
涸舊志所不載也

元宵

元宵名浮圖子宋人周必大有詩又名蜜圓明人圓清有詩得製詩有元宵夢
句注都人以元宵食之遂名元宵今則各處俱以元宵名之（唐人食糖圓圓門
外食時俱呼蜜家）

猱獸智

予邑有蓄猴者忽逸去蹲踞幾檐屋脊上百計誘之不下觀者曰盍以餌攫之
主人曰可遂放餌以逐餌乃盤旋不敢近觀之猴項下留有農案尺餘懼而以
案遮之餌異案也猴直前飛不可見主人咎將曰餌荒矣既失猴復失餌
也少頃餌來猴直覩遮案即放餌猴抖其毛羽猴遂俯首以兩手採曰餌乃一
舉而墜猴既得餌亦遁因知猛之去乃向渚含沙於羽翮而也一抖而猴咪不
如傅介子立功異域斬樓蘭又不能如班定遠萬里封侯入玉關幸際昇平偶
兒遊案遮將夫當其遊案時猴智矣乃餌以外伏之而始知物之智固無窮也
可嗤矜

陀羅被

蔣文恪公溥病臺上遣侍廊五公賚賜陀羅被一襲被為黃蕊法寶淘異載也
（按宋錢易南部新書載法寶淘異記云晉御客農覓書所得卷端泉石漫漶輪墨
淘洗磨滅所在文理參差因以作題移屬前一篇）

開次鼎甲

馬公環太原陽曲籍人由陝西兵科中乾隆壬申武開甲榜探花及第後以事
免官入順天大興籍更名全又中乾隆庚辰甲榜狀元及第一人兩開次鼎甲
亦一奇也仕至浙江提督

張家口

張家口為上谷要地即古長城為關山西有市焉為南北交易之所凡內地
之牛馬駝羊多取給於此貨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兌換而歸又有暖往恰
克圖地方交易者所貨物為紫貂狐狸（均有條書字能變體其字能變體人金紫
貂狐狸以灰水調甘草注猪前包猪者調起之即方言也）銀針海獺一名（即）海獺銀鼠灰鼠豬皮以及羚羊明鏡阿敦農等物

出塞圖

張剛史和五坊湘潭人常即歷任所至繪為出塞圖自題長句云男兒生不標
筆而墜猴既得餌亦遁因知猛之去乃向渚含沙於羽翮而也一抖而猴咪不
如傅介子立功異域斬樓蘭又不能如班定遠萬里封侯入玉關幸際昇平偶
不相及也（出漢郭有集莊子語）

用武臨臨孔道劾一官山河表裏內壩耳要當惡臨絕塞餐風飲雪倚雕鞍慷
背趨庭日匪遊遍嶺嶠中年膺一麾蒼茫海水近陸川溽暑炎蒸經鍛鍊南斗
六星高仰看天中見三時旌葛纏隨身狐鼠狼猿豬皆莫辨猞猁飛鷺總雨從
戎(明嘉靖間常德府推官之役) 執憾擒囚克奏功豈期平生牢騷坎坷抑鬱磊落之壯氣鬱爲當
年崎嶇嶮巇嵓壑險巇之奇縱會遭聖明用三晉劇邑頻頻當首郡十年仍着
舊朝衫揮撻空笑剛忙合簿書徙紛紜士馬勞供應坐數凱歌控於三邊歸廟
老於九鎖成已已秋初旬中承尹疏下捧檄來天城是爲明天鎖衛(明天啟元年屬二衛後併天鎮今渾源縣治) 唐天成軍(後唐天成元年置軍於天城後併天鎮今渾源縣治) 玉泉陪驛地扼收漢兵營(後魏收漢兵置軍於此後魏置雲川鎮) 古來將帥
今寂寞干戈化作絃歌聲寧知朔方寒徹骨正須臣節堅冰凍君不見長城萬
仞拂山邊北斗七星懸半天朔風時一起吹屋似準船明妃一去三千里(漢元帝以宮人王嬙字昭君和親匈奴嬙一名明妃) 何
蘇武曾禁十九年(杜甸詩) 羈臣思婦古如此仕宦豈必非同然而今圖成一幅出
寨稿中有鳴琴挾劍之逸客路人不識皆停鞭飛狐雁門在指顧紫荊倒馬相

通下情爲急大事小事當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驚人觀聽　求太察太察則無含宏之氣象　開事不喜不懼者可以當大事　待左右當嚴而廉小人有功但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臨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事無滯行欲方裁然有執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立法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取下人之玩而已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持才放作成以權術馭人者有得亦不能無失惟勤慎供職和易坦白不矜才炫能方是賢撲不破　用人貴明示以賞不可暗受其欺蓋賞則感恩而生勸欺則排慫而生奸也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緊心却不可慎小忽大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動始怠終　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胥吏在私宅行一私受一物瞞不過僮僕惟可使胥吏見可令僮僕知則庶幾矣　衙署要關防又要須知大體蓋擇人而用必無妄爲若但刻意防範如東漢者處處增逆皆可疑矣而究之亂法作奸防之不及防也　仕路危險狹友聚會非但不可論人短長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前哲云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做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爲政當有猛鷙而不馳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怕事苟視民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居官者雖愚夫愚婦皆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爲官衆所瞻仰服宜安重一發言不當殊深愧之　凡國家設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文魚

文魚出岳州府臨湘縣沅潭湖小者如稻粒肥美四月間出過時則無矣漁者曬乾市之可稱魚米

禹碑

禹碑在衡山岣嶁峰禹廟後石崖上長六尺一寸寬四尺一寸凡七十七字字長五寸餘按湘南通志引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宋嘉定（南宋寧宗年號）初翟士凶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夏門隨亡去明僉事鞏泉張季文自長沙得之云自嘉定中何致子一幕刻於嶽麓書院考者皆姍笑文字凡七十七字曾以道楊升菴楊升菴釋曰承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勤乃身胝胼手足以勞民事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奏庶艱食鮮食予陶乃甄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予乘四載乃有居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宅百揆時敘庶邦咸興予乘四載隨山刻石萬世永賴帝曰俞哉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亭智鑒形折心罔邪辰往求安定雖嶽泰衡宗祓事衷勞餘神祠鬱鬱昏徙南遠衍亨衣鞠食備萬國其寧嶽錫永祚又嘉靖初閻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因爲注釋持以獻洪甘泉又楊時喬鄒埃皆以道楊升菴楊升菴釋異十五字鄒琰異十八字楊時喬所與同者二十一字且以第三第四第五句爲三字一讀意義遠別昔唐韓昌黎過衡湘尋覓不得追宋朱張同遊南嶽訪求亦不獲余嘗於衡陽吳令處求得之豈實物眞有鬼神呵護不輕傳人間耶抑過合自有時耶抑後之好奇者爲之傳之非其眞耶然羅鴻臚披荊縴梯山躋石鑱鑿弭或有大力而好名者爲之既已不著其名矣何爲者耶能無疑於神功鬼斧也耶又一刻於衡嶽上封寺左望日亭（鄒以升名亭）又順治庚子昆陵毛子晉會雄約爲小嶼刻於漢陽大別山禹廟前長五尺五寸寬一尺九寸字大三寸餘摹搨完好然不及原碑之古色斑駁矣（千佰又一刻封西安府學碑林寧錫大於大別山所刻）　按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徐霞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潛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詩傳聞說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瑣玕姿秘文龍虎形禮疏云於鐸大禹顯尤天德龍猶猶仰嵬宜安重一發言不當殊深愧之　凡國家設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絢線山尖神禹碑字書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明倫懷有兩歌

安南詩

乾隆辛巳余隨侍慎齋先生保出使安南王時云象星尊北極作鎮守
炎方世沐分茅重新頒詐土章廣傳銘帶屬榮衍樽珪瑋爭隊酒深澤宜恩誠
奎之地才鍾於俗馬實爭民吞蛟厄親衛之清遊得台輔之駐節子安無意
誠厎一意無貳式千秋聖歌光安南王次韵答詩云北經蒲寢偏南交入輿方
千鈞事使節九命貴王章廣狱榮班瑚庭恪奉瑋開顏忻風視扶日快雲望
將事公平華謹明誠義坊文明姚姒軌雅淡鳥脅鄭禰操橫安子山名吟快滄
寓良孔名瑀理留永好台斗挹輝光

安南詩畫

安南肆直隊伊宅副王賜爲內學士余師奉使時年甫十五歲自稱小學生造
門求試因命賦何地無才鄉韵授筆立獻其起句云嶽瀆均鍾秀扶輿一粹和

荷葉魚

安南果品有芭蕉芙蕖吳都賦作芙蓉作芰芙蕖果形　短瓶外皮似冬笋內
肉味似生栗

荷葉魚

予在夏口見荷葉魚大可二尺餘中厚外薄背青腹白無鱗無口在腹下鰓
如荷葉赤可愛魚品之異者矣及閱吳青壇續南歸記一名青魚無鱗魚又名
淺鱗魚又名少陽魚尾長有歧閩粵引昌黎詩云鮒魚屈尾知託口還不相資余
所見無尾也

拙老人書法

蔣湘帆衛金坻人衛字號生號拙叟又號江康拙老人書寫十三經揭於衡
嶽祠壁及城隍之狄梁公碑陽碑陰千
字詩書法亞老不倫所臨碣獻序刻石藏閩卓衍聖公府中乃八十餘齡
時筆也其所跋書法曰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歟萬言惟遒麗誉譬姜堯章謂
結構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頭得公云捨破衲重
後紙重背五指實用力若雙勾單勾皆說揮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
右肘懸開虛五指提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源追宗顧盼斯巳作書之實夫
竹前柒書可誉指誠衆還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纖歸木柄全然
六月飛星皇皇者華伴牧詩及鹿鳴於栩周爰咨歟汝誠從之誠匪秋箭比書

不動純任天機翻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與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翻筆則
凡轉肩肘勁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提於肩少過則犯落肩脫節之
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筆凡提之住處直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
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法者也有從無筆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白使
有筆墨處求之曰絲牽曰翻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
齊此結體法也純言人事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
格學者易趨窾竅所謂授訣即此也余書四言曰中正靜中則直看每一
字有中如帝宗垂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靜
肼峰軒或上合下分如蔣昂牆或上分下合如雅荅或中合上下分如鳳梁或
分上下合如鑒墨或三並如驗警各以類取中則停均矣正則書橫畫豎臂用
力太過則右昂起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有犯此病乃少作也九宮則平正
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筆則錯綜用筆乃不呆板難則必由於懸臂

懸腕固亦使筆几平寸捨管則大小一例也靜則非熟不曉唐碑惟麗末興
孔子廟堂碑歐褚率更九成宮碑皆造此境顧多實塔物芝福塔中正之法悉
備歷代有之靜則竟來皆到降而徵貴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除矣論
帖須還以我筆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
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佛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筆行草
用正書法學猪求其苦勁處學歐求其纖潤處以怒張本骨歐純順軟腐為
猪均失之矣夫書者心之聲也聲亦然右軍人品尚故其書清通後逸顏平原
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書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輩攣屈瑰奇天
真爛漫之概雖說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清以須史則字裏行間醜
俗跌宕姿然有書卷氣筆筆有古意絕背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

骨立則怪異态肆非儒之正也嶺南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讀此可悟書
法三昧中之學書者亦多講究悬腕須懸腕之法即五指齊用力之謂

南郭老樹

業州南山寺在州城東南山兩去城二三里即工部所咏南郭寺也其中老樹
猶存樹幹倚地分為二南向者低偃微岸揩以大木北向者枝幹
狀揩以石柱上可坐十數人如海上槎古藤蓼翠孫枝屈曲孤無俗形以極工
部品題人鑑愛之遊東有靈泉一砌石作井甘洌澄泓可供千人飲不竭疑即
所號北流泉也

李杜祠

業州李杜祠在天蒲山玉泉觀之西南峰堂曰大雅工部久客業州後人思慕
故有特祀其旅祀太白或以隴西人云又徽縣（今成縣屬徽州）西四十里栗亭川（即栗亭縣之舊名）亦有工部祠乃明嘉靖間邑人郭御史莊所建仇沚柱先生杜詩詳註
引四明楊德周所考杜公祠堂凡數處一在江原縣一在鄜州學一在成縣治

一在合州文始堂並祀李杜無此二處可知足力不到之
處其詩實多矣夫以一詩人而後人尸祝不忘若此

伎兒鳥

雨當梅熟高山中每春夏之交爽秋處之時有鳥百十成羣形如喜鵲色知山
鵲扁嘴不一音土人呼為唱怪兒又名伎兒鳥雖吹者自吹唱者自唱即九華
山有緊漸都鳥破即此種落其爭鳴上下為絲為竹為肉雖然並作宛具節奏

一品泉

真山中一部天然雅樂（兩峰相接得泉山五峰有山如五指有泉如酒盃）

一品泉

一品泉在兩當城東元武廬下三泉相承如一品字予因名之實此地其生佳
人乎

夜虹

夜虹余於乾隆己丑六月十四夜在兩當署階山堂中見之時急雨滿空陰雲

述離離體銀梁環碧於西山頭上於時皎月東升交射景光異如江滙所賦玉
魄騰軒也攷月令仲冬句云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畫見於日衝無雲不
見太陰亦不見虹與日相互（閒說云日閒虹雖畫心常以日閒虹特明雖異常）於東方放詩曰蝃蝀在東莫則見於夜見於西荷非目視得毋荒唐

石刻畫

石刻之畫有王右軍蘭亭圖王右丞輞川圖二卷流傳頗多蓋二王胸次風流
輝映千古其詩文字畫超逸傑出異代艷而慕之一披其圖猶想見當年勝事
也蘭亭乃明永樂十五年開雪軒主人紿圖上石輞川則山右士黨沈澤民圖
乾於萬歷丁巳宰藍田時因舊本不堪入目聘其鄉人郭漱六世元摹宋郭忠
恕畫勒石流傳者顧佳於蘭亭圖有邪子愚郝伯常原跋邪云慶詰有韻之言
逢爲李唐一代冠冕要以胸次瀟然勝耳其丹青遊戲則又迥出世所之表今
會於乾隆乙未間其鄉人侍於都中余等見之橫豎斜側嶔奇變化諸法俱備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秀逸蒼寒之致澁於楮墨間可寶也

瀛嵐墨緑蒼翠碧窈曲盡巧心而吳人咸病其太著以爲不似近時輕纖靡拂
之態此可笑也夫意致欲虛筆致須實此正北宋以前畫中妙悟而吳人慶於
勝國之技不能緑說夏禹謨家之喻豈獨爭戲吳中故家藏有當日粉本郭忠
恕會摹一冊（高聯人天樓聯語詩話一卷郭忠恕之楊惟楨作古齋書目楊作郭）較顧跡不別毫髮庶信以存藍田之舊亦便溯其詩者有所據以尋
於緑業方丈閒耳摩詰自謂宿世曾師可需實能云濟南諸邑
邪倒手跋於來禽緑郭云余觀郭忠恕摹顧川圖恍惚若狂怪奇偉麗不啻
親瀟湘陵之曲江也玉出崑崙珠產南海金鑄於山此天下之至寶矣然而非
希世罕見之寶何足比哉特讀學士充閭信史陵川郝經

花狀

余弟知城有落花句云可名厥月是花秋三月花秋亦從春秋竹秋惜出然前
人未經道過可以爲典

瓶花論實

親友山藏瓦瓶一得自土中若漬痕斑駁貯水插桃杏花花開既久落而結實
多月插鐵梅亦然蓋土氣所蒸也屠隆文房具箋云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
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攷就瓶結實陶玉器亦然鐵網珊瑚云古銅器入
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在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
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千古譜

平水（今臨汾）觀察錄可齋以寫蘭竹知名（按梅花之盛繪畫皆然此論畫蘭之不在形似之）耶長安黃州皆有石刻自號百石翁（按翁字見隸釋）洪洞周世德繼
武亦摹其長因欲溯而上之取周與嬴千字文象形成石自號千石道人其譜

譜近時江右最自烈作正字通皆指倣黍爲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今按粱即梁也朱子詠羽詩註亦云梁粱類也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爲粱耳今土人呼粟爲穀謂爲粱穀米又謂之小米有青粱白粱青粱數種季時珍本草粟即粱也種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緖色按穉即秫也白虎通曰穉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爾雅釋草粢秫麻粱一名秫謂粘粟也北人用之釀酒其葉桿似禾而麤大者是也爾雅粢穉一名稴關西呼穉爲糜其穗與穉同許氏說文謂秫爲穉之粘者麤願云穉稴粱皆一物也亦者名糜白者名苗黑者名秬陳藏器曰穉稴一物也塞北最多其黑色者俗呼爲狗尿秫又按有分岐者爲龍爪秫要術秫穉並稱是悞一爲二也周韓鄭元註三農生九穀穉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是又以秫爲粱也總緣未嘗目視其物前賢一錯後賢踵之紛紛議論不得確解余北人家世農種種皆經手耕種確打知之甚明特辨之以破千古之疑

高粱辨

陸子稼書燕畿志於粱穉黍高粱四種紛紛立說以示人其關甚是但解粱穉互非其解粱曰穉之美者詩維糜維芑是也悞粱爲穉也解穉云即粟也俗謂之小米是悞穉爲粱也解黍曰有粘有不粘粘者可釀酒俗謂之黃米不粘粘者飯黍也今土人謂之穉非也解高粱云有蜀黍薥黍木穉諸名其實非黍非粱非穉亦非粱也皆以其形似而名薥穀之別種明會典載先師用黍穉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粱即今之粟米也可疑者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薥高丈餘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粟之名乃別是一種非粱亦非黍也證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按萬曆又名唐宋又名狀粱）

雪蓮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雖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步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溫如兎

無窮古今隱顯亦異者與

岐穀了瓜

李空同六烈女傳云陳氏者陳傑女也（祥符縣門西人）年十八聘楊暄居無何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暗又不許女則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沐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暄歸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編衣居無幾父母（宗年號）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明武宗年號）甲戌暄有侄曰永康者改葬暄而陳求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德舉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蓬之蕞李子曰世人盡多言哉豪事予網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耶

閒見錄存餘甲卷終

乙卷標目
海西菊名　竹黃
吐綬鳥　西狄碑
君梅花　紫泥
卞望之石　紫羊
郿州市　射鼓子
檜鋐餅　小絕句
琴軫辨　冷淘
花榜詳　琵琶襟
牧法　三清茶
孩兒魚　薑香光畫
黃河楯　三魚堂
綠石　棗珍叔
採訪書　鳳眼草
春秋二妙軒　飛虎詩
滌硯　甘蘭硯材
山右硯材　題紫竹
紀功碑　西北食穀
飛拼色　無目雞
驪山溫泉　春非秋蕊
琴牌　琴嶽形
鸜哥木　歌鳳婆家
盤漢果　匪田
太華石　連理猿
四期楯　玉棋子
大金川

海西菊名

古今花卉名品之多春則鼠姑秋則治麝廣寀芳譜所載甚夥恭讀御製詩有洋菊四十四種各錫嘉名鐫其形狀皆自昔所未見所未聞也品重天上名播人間金佛座　色黃花心作微褐外抽細瓣色白瓣端圓形如金佛座此海西菊品之最　絨錦心　淡紫色瓣作密筒狀花心近白漸深紅色中抽衆點如絨錦　綬帶紫　深紫色花心近白漸深紅色細瓣密層層相綴有隨風搖動如綬帶　承　大可尺許淡黃色瓣狀如匙花心正黃瓣稍紅色細瓣密層多層似團蓮之漸自外　萬點紅　花心有十瓣淺白之下端近心作淡紅色餘皆黃以黃為主紅為客淺深相間如萬點紅　棺心緑　花心微褐中抽細瓣密如絨毯　紫雲毬　花淺紫瓣層層密如絨毯　珊瑚枝　莖心微褐中花瓣點綴有如珊瑚　棺心緑　花心有十瓣淺白之下端近心作淡緑色餘皆黃以黃為主紅為客淺深相間如緑毯　雪蓮臺　花心淡黃瓣細白中含緑暈小瓣之大層起如蓮臺之型基香極淡　紫雲毬　花淺紫瓣層層密如絨毯　佛手黃　淡黃色分老嫩二種嫩者小瓣如佛手老者瓣大六七寸許　紫流蘇　淺紫色瓣作密筒狀花心近白漸深紅色中抽細瓣密層層相綴有隨風搖動如流蘇　金背紅　花正黃瓣背深紅色瓣作緑金背黃瓣花心作緑色餘皆黃以黃為主紅為客淺深相間　碧霞剪　瓣尖削如剪邊色淺紅心色深紅　粉玉環　黃心瓣細白瓣尖削如玉環　荔枝臺　花瓣二層作赤紅色由瓣心暈出深紅色瓣端有細缺如荔枝臺　鶴翎素　花瓣細長如鶴翎　杏子黃　一名杏黃緑瓣細密圓厚如杏子色　麝香缸　花心有十瓣淺白之下端近心作淡緑色餘皆黃以黃為主紅為客淺深相間如麝香缸　玉井蓮　一名緑蕊大五六寸厚三四寸花心正黃瓣似金佛座　金背紅　花正黃瓣背深紅色瓣作緑　桂叢紫　深紫色瓣作緑花心有十瓣淺白之下端近心作淡緑色餘皆黃以黃為主紅為客淺深相間如桂叢紫　紫雲毬　花淺紫瓣層層密如絨毯　玉簪　大可尺許淡黃色瓣作密筒狀花心近白漸深紅色中抽細瓣密層層相綴有隨風搖動如玉簪　緑金英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金英　舞絳綃　似真點紅瓣峰而細長不規則白瓣點綴紅色如舞絳綃　緑牡丹　黃心五瓣緑色如牡丹　緑毬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毬　緑荷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荷　緑針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針　緑牙盤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牙盤　緑霞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霞　緑脂帶　花大尺許花心中抽細瓣緑色如緑脂帶　緑玉案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玉案　緑瑕盃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瑕盃　緑秋扇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秋扇　緑雲毬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雲毬　緑蝴蝶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蝴蝶　緑蜻蜓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蜻蜓　緑蜘蛛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蜘蛛　緑蜜蜂　花心正黃瓣細長如緑蜜蜂

阿陽李君諱倉字伯都天委明敏敦悅詩說護脊兼美厚說書事吏幼而宿衛覩
廷輿域有阿鄂之化是以三朝符守致資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勤順經古先
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
督郵部屬不出府門政約令行牧不暴擾知不詐愚屬遵教無對會之事徵
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谷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
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陘狹促迫財容車騎
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墜賈縣之害過者創楚惱惱其慘君踐其險若涉
履氷嘆曰詩所謂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爲殺簡今不圖之
爲患無已刺衡官有秩李璉操仇猜因常由道徙鑿燒破析刻肩礙鬼滅高就
坦平爽正曲枹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恩民歌德夏穆
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維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建三國清平詠歌

紫泥出今階州城東柏林寺去城六十里漢之武都地其山即名紫泥山坡土
皆黃白色惟寺中佛塵下有一小洞土人多以竹竿探取其泥細膩而紅勝於
他處可以調爲印用（階州志紫泥山在州東六十里舊縣地山即紫泥泥洞封寺用此）故漢舊儀天子六璽
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西京雜記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緣綈其上開見後
綠武都山水皆赤泥亦赤所謂紫泥封蓋用爲印色也予友羅未圃階人也曾
用以印關章其色幀硃微淡而不鮮然古色逼人宛如數百年物

卞壼之石

江都程觀察夢菴藏秦階時於官寧縣花氏園中得石一塊上銳下寬似磬
形懸掛之處缺去一半色光潤如碧玉重四十餘斤刻有志銘志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故星落爲石好事者多珍之此石得於皖城（今安慶府）田舍網羅突兀不
離山間頻雷故證之以傳鄭曰可當一片眞璽璽考出中聲和洞濱太寧（晉明帝年號）
三年夏日卞壼識按卞壼之正色立朝戰死蘇峻之難二子髫幼見父沒相

隨赴賊回時見害微士程湯聞之慟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
門今幸視忠賢之手澤於數千年後可知爲鬼神所呵護也按江春號內翰
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蠶勝茅生藥苗肥九錢山人歸未歸明覺天應
春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霜山中故人獨夢遠白鷴渡水不可去又古步
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調雲鶴吟風弄珮吹玉笙因憶讀御選四
朝詩有明高啟沈顯房作五言六句律名之爲五言小律明程嗣立所作七言
六句律詩名之爲七言小律按清有三體詩毛西河名小律爲名玉亞仲取成
此止三句絕句耳香山集中多此體亦可名之爲小絕句按三體詩又名求定律爲名小律

羊

紫羊洮鮻河三州出佳者色類紫貂以小毛羔爲上製裘甚雅蓋亦水草之異

鮻州市

鮻州一月三市每遇一日漢番雜沓交易謂之逢蓋猶都中謂之趕廟南中謂
之趁墟河北謂之趕集也土人釀青稞爲酒謂之跑里蔴

射鼓子

近士大夫政餘之暇多習射鼓子按曰射鵠子又名月子圜圓尺許作五層其中的止徑
寸餘即古之鵠也又以布作擩子方可六七尺懸鼓子於正中即古之侯也用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鵝頭射之

史記倚頓傳曾射乃作鵰旗鳴鏑注張揖曰鳴鏑矢鏑鳴鵰旗鵰羽旗也又有所謂把子高四尺寬一尺試箭所用
也蹏衙決鞲其最著以羊脂玉爲之慣工直數十金按決一名指橫俗名搬指
考古之綳人掌鞲決之制詩童子佩韘皆以象骨爲之但象骨脆而易裂近用
鹿角殊勝其佳者用堪達漢角堪達漢出遼東之黑龍江假鹿而大以製韘堅
勁而澁適用莫過於此一枚值數金玉雖貴弗若也遼朝雲云行繳弋前中有郎久集經無所注生徒每獲新者行獵回遵圖著曰持最

糌錢餅

糌錢餅以鹹糌錢和白麵蒸而食之小麥熟糌白熟

按釋名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又有蓴餅蓴花餅齒餳餅北方人春時多食之
又有黃纏餅黃蠟餅黃麵和蜜煎兒茶和者佳呼住

小絕句

楊升菴外集云古有三句之詩遼耐於二十一字中竝爲雖工岑之
敎當讀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宋謝皐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琴絃辨

伏羲氏斷桐爲琴倫本神農氏作絲絛爲絃軒轅氏使伶倫取崑谷之竹斷而
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因制笛以聽鳳鳴而皆應始制律以和聲是未定律之前
先有琴矣是琴有自然之音律而不假夫律矣居今日而求上古之法物所存
者惟琴耳楚勝陽潛士攗湘巷著大樂元音一書云求元音於律莫若求元音
於琴而琴音必先正調正調必先定絃琴有七絃彈家皆以一絃爲宮二絃爲
商遞降而角徵羽以六絃爲少商以致調不得止聲何由和及歟
管子書云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云絃者下徵二絃爲下羽
絃爲倍徵二絃爲倍羽即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
三宮四商五角六徵七羽更即各絃而審其音位從全數而半之而
再半半之無不各如其音以相應合七絃而計之統正變之音一百五十四由
是本律呂正半之用機旋宮成調之意去變音四十不用之少少音少少音
五十七正用之音五十五以之定音成調爲正調爲淸調爲特調爲合調而音
各從其宜無相陵無相亂也悉讀我朝律呂正義一書大明琴音以首絃爲下
徵二絃爲下羽正蕤淸以來數千年之晦蒙而私心始無遺憾矣合河孫文定
公嘉儉楊揩之其琴制云爾雅云大琴謂之離史記云琴長八尺一寸此大琴

之制也刷堂用之若夫孤聲之琴既宜維中古尺一尺得今尺八寸一分通考
載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風俗通云琴長四尺
五寸皆古尺也中琴之制準今尺三尺六寸則得黃鐘之三百六十分合一期
之數其氣自足聲自和矣其徽制云琴之徽一十有三自絃音之起止而中分
之則七徽是由中徽而各中之則四與十是獨四至岳獨十至尾前復中之則
一與十三是由是以絃音之起止而三分焉則五與九是衡五至岳衡九至尾
而復中之則二與十二是由是以絃音之起止而分諸五則爲三爲六爲八爲
十一其絃制云琴之絃本五其一絃二絃周公加之也（兗委員會組琴始五絃辨樂
聲者定其清濁之加二絃以合

君臣之恩義一絃）今定中琴絃首絃二百零八綸爲倍獨四至岳獨十至尾前復中之則
之數三絃八十一綸爲宮數四絃七十二綸爲商數五絃六十四綸爲角數六
絃五十四綸爲徵數七絃四十八綸爲羽數大琴加倍小琴則減十之二管子
云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六宮數八十一其二二三絃之謂與若夫變宮變徵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絃故無音絃律云宮之數八十一者律應黃鐘商之數七十二者律應太蔟
角之數六十四者律應姑洗徵之數五十四者律應林鐘羽之數四十八者律
應南呂其下徵則倍林下羽則倍南復有黃鐘尺圖琴徽絃義音義琴律
義五音清濁義琴調調絃指法論諸條講究精確可與律呂新書相爲表裏非
係琴工字匠也（通考琴制帶虎符琴五絃神農所造之琴共絃皆七

冷淘

古之湯餅今之湯餅也以小麥粉爲之有刀切劑有手扯調有掛麵有細如線
者名一窩絲有寬二三分者名柳葉兒杜工部槐葉冷淘即此物北方人炎日
多食之蓋有湯則謂之湯餅無湯則謂之溫淘亦謂之溫乾以冷水淘之則謂
之冷淘千家注杜無有分斷者（宋施元之注東坡詩亦有冷淘一首玉屑雪浪齋日記云冷淘今水引麵也見天一生水抱朴子小兒患冷不可食今水引麵花天

花榜詳

溟然無睹天人根蔕於此發蒙偶一爲之十指欲橋豈此可模畫耶

黃河橋

隆州西北門外黃河上有浮橋一座排二十四船舖板之長一百八十步北浸山南倚城朱欄屬衛跨越洪波上振偉觀觀察汾州郭公朝祚題曰萬里黃河止一橋舊有鐵柱二剛洞四尺餘一北山下一城邊係一叉云舊制橫纜公濟使橋貨城中有四船黃河居北長何止有三條津是其一條經百丈連艘千艘猶途往以樣之繫諸木砂距之亦云四丈餘每多水漲公舍舊迎初開洩漲緩落川面下丈餘舊有圓元十有二艘舊帶開之曰暗栽北塵設乃投投有同伸鐵代竹取繩繩無盡不斷帶途銷銘面馬伏牛偶立於兩岸橋東於中澤銷以持艘牛以墨船繩事時聚水物資澤繩是原時柯石三松山酒所其一今剛亡費通怒關元九年多銷作漲橋固銘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魚堂

鄱州謝肇淛宅有屋三楹事夏劉內翰官時所構洮觀觀察程公濂顏曰三魚堂按揚慶傳有雙笹躍三鯉魚飛集講堂前及考其碑則云貽我三魚以精繫德故知稱鯉猶有史家修文之意按雙笹當作雙梢梢柱也雙梢之柱圓如魚色黑文參錯明黃皆梁文精大

綠石

礦伯縣虎猴溝出圓章石色正綠勝於菜石若與昌化石相配可謂佳偶

聚珍版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奉上諭武英殿現擺四庫全書活字版著名爲武英殿聚珍版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

聞見雜香錄　乙卷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採訪書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諭圖書家當文治脩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令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稍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爲評騭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文淵閣及時蒐羅大備以光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令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用翰林院印並加鈐紀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敬藏其已經題詠諸本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敬謹守藏之人益增榮幸今聞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尙冈思內廒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鈔存藏以永留貽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着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

好名之勢又如進賢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增榮崇川吳玉墀孫仰曾
汪汝琛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家並著每人賞
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守以示嘉獎以上應嘗之器其
外省各家著該督撫盤政屬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
武英殿祗領仍將此通諭知之

鳳雛草

椿樹之臭者一名鳳眼草以其子結攢中如目之有珠見東省養蠶成法

春秋二妙軒

予令兩黔時因城北羅氏廢園有紅梅一株金桂一株相倚野田中爲牧豎樵
童所採折梅已老幹扶疎突此花廿省絕少兩當地近蜀故尚有之余欲圍墻
搆軒名曰春秋二妙軒以爲此地生色其家固辭焉蓋邊人愚朴不好事如此

龍虎詩

山陰葉龍南所藏龍虎二詩爲任邱邊微君逸實作李明府法孟魯邊因李字
而爲詩李因邊詩而作字勃勃俱有生氣雨絕也龍詩曰龍之爲靈昭昭也
不獨其貌靈亦於出沒變化天機全靈工奪化工葉傳人見魯龍驚走且
定知所見之賢非好手果是創緣真迹元會應單筆蛟虬乃知打開後壁飛
上天虎頭非痴理誠有葉子雖南所著登龍自前代歷世相傳數百載每當大
會聚中堂風雨時其牙爪相搏擊君家真是御龍手如

徐大章爲龍搆築子好藏休掛壁忽向此間飛評龍李敬云順南偶以登龍行
被粗耳垣曲雖亦出硯黑色頗潤北方無瓦工不善琢磨故不能行遠

雕棐竹

副都御史李公世倬正黃旗人善乾隆癸巳用巳巡湖廣爲之妙絕一時余見其
畫獨立石一塊修竹一叢清逸高雅尤物神品有題云衛風淇澳之篇所以美
不自承刻劃過當使善者雕鏤增豈愛我乎虎跡曰點有蹲踞形善習隸書

武公若切磋琢磨自修之功無已所謂不假矜持自然嚴肅者也又孟之六二
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不爲物遷不干不求不希顯異靜處堅守像箕星務二
者皆修身勵行之急務寫之者非徒顯也是能因書見道賢於書師遠矣

紀功碑

西藏大卜喇嶔刻有紀功碑題云娑山答剌田爲劍風樹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但
朝代年號不可考

西北食穀

西北食穀有青稞本草綱目李時珍云續數是大麥中一種皮厚而色青者甜秫如大麥有帊竣無竣二種
作炒麨佳有燕麥葉如麥面長一穗數十粳每粳穗垂如燕飛舞狀其麥細而
長有苦蕎花梗皆淡綠色作麨食其色綠而微苦惜他省所無者按古樂府云
這傍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今則有食之者矣

袍掛色

近時袍掛之制競尚雜色掛子正色尚天青一名佛頭青又有紅背元青福荷
青之屬袍子正色尚寶藍又有駝絨庫米庫灰京帽緞青金古銅火香玫瑰紫
磨白泥金色之屬

無目書

智梓字靈木山陰人無目能詩能書予見其簡二樞山人煎鉼詩字甚結構行
款位置一絲不亂即使有目善書之亦可謂佳眞足奇也明唐汝諤仲言華亭人五歲而盲能史予
書曰耳授遠工持久所著有編遠集納蓋及靖詩解行世其聽而人又有
李雄遇雖人雖而陋好書佳詩與客對相通以筆所著有盤龍集部編水卷
編修止編書職銜作編者人間

驪山溫泉

驪山在臨潼縣南溫泉在山麓神樓之下即發源處也周方可十丈許猶石開
層深可二尺餘流出天井內爲池不方不圓形製甚古稍前左出一池爲行人
洗浴之地又左出一池爲女湯圍墻構屋門有碑禁止閒雜人窺伺又左出客

瘧亡風痛陀瘤之病夫有蘧之醫照合神理無恒之醫身爲慈使莫之益傷之
者至矣是以君子慎其微也治平宋英宗年號丁未縣令尹光臣立石處部員外郎
楊方平書丹

春韭秋蓋

河東襄陵縣產韭芽絕品也多十一月間即有之肥壯而味美以視他方之韭
黃蓋不止十倍勝矣保定安肅縣出黃芽菜一名白菜即菘也有重至二十餘
斤者其種甲天下昔文惠太子問周顒何菜食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予因有句云襄陵春韭安肅秋菘

琴碑

余鄉有琴碑大小不等大者長可三尺餘寬八九寸厚四五寸空中穴兩頭有
光漆者有錦紋者此物皆於土中得之乾隆間有掘得古墓者內多此物未審
起於何時但相呼曰琴碑敲鼓琴於其上當助佳音人家多棲置魚缸之上雅

以花卉竹石最雅鑒下老人筆記云余嘗多郭公碑鑒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榮澤榮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脩月堤偶發一古塚磚上有朱書曰郭公碑郭公墓郭公逢着元百戶巡撫楚晉修月堤隨時讓我三五步元以昱巡撫巡撫曰銅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碑昔俱以空心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

琴名

華嶽形

華山有芙蓉落雁玉女三峯突兀秀拔一如倒成翳綠鬟蒙紺髻高狀去華陰縣南十里經其地者罕覩全形故諺有華山不傳影之語余於甲午冬十一月過此適值天陰日光不流雲氣靄欽高天作紙厚地爲臺一幅西嶽全圖相盤托出不特蓮瓣重疊仙掌分明即虬樹點青冰泉拖玉歷歷可指眞不世之遇也一路應接不暇從華陰縣西王猛墓下觀之中峯挺出兩峯夾輔宛如一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從嶽腳後登萬壽閣觀之俯仰峻宛一魯司寇覓登嘆前人設譬之妙

鵬哥木

階州有木作銅綠色土人呼爲鵬哥木得之山谷澗水中亦由浸漬而成不知係何木也作朝珠轉而不俗惜無其大者按桂海虞衡志龍骨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殆其類與

飲風臺瓷

徐州沛縣飲風臺在城東南循運河北岸有案書漢高祖大風歌詞碑字寬可四五寸長可七八寸書法顏針字象鐘鼎古氣磅礴遒人上覆以瓦屋頹垣經久然拓楊日久大有快劍斫斷生蛟潑之致相傳爲蔡中郎筆每睨漢人碑無書者欣羨後人乘騎者靡不得其真以切齒往亦是恨事如鵬大鬱碑相傳爲梁鵠書受譙表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繇字三體石經遺字爲蔡邕書大業記載碑亦疑爲鍾繇書皆屬臆度無可證也但取佳爲貴耳

羅漢果

安縣城西巖寺有羅漢松二株大可合抱結果如人形長可半寸許頭身頸項宛然胸前結出如合掌狀名曰羅漢果八九月鵬可食

區田

農政書有區田一法云成湯之世七年旱民不爲災賴伊尹區田之法其法每畝可得穀六十七石五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畝分爲二千六百五十區除田隙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收穀一斗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糝以手按實令土種相

碧苗出看稀稠存留要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銅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舊法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今人學種可減半計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周時旋旋翻下正月種春大豆二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蠶大爲之不可貪多古人區糞之法本爲繁旱濟時如歲歲如此種藝便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糞但蒸鍛極爛又便資肥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煎糧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方既約則地利自饒鵬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買思齊曰區田以糞氣鳥糞弄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郡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底盡地力天旱澇之一畝常收百斛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嘗在洛陽於宅田一十七步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終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行元嘉曰區歲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

二十許人夾基古今斗屏絕異計如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十數石矣蓋遇水之地止應種旱穀若鑿井爲水田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調幾何必須數民爲區田家各二三畝以上一家糞肥多在其中遇旱則汲井澆之（水桶桶用少灰倒米）此外田畝種人自種旱歲豐年可以兩全即遇大旱而區田所得亦足免於饑窘近時太原閻知朱龍顯曾於署中依圖初試之每區得穀四升又試得五升刊有區田圖說二十八種橫二十六畝曰處種穀黑處乃田略初種未得法不可大密苗出之時一寸半留一株傍雖邊多一株每行十一株每區得一百一十株各製小鐵鏟寬一寸長四寸若鋤至八遍每一斗穀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多不過五六次按此法行於西北最宜山陵邱隴高阪側坡無乎不可以近水爲上水遠者設其井窖不必牲畜止用人工令一家之男婦老幼皆盡力一畝之田糞以肥之耕以疎之水以潤之土以倍之地利以人力補天工不爽雨水之有無間自數四寧與霖旱之奇方而警惰之妙用也是在人爲之耳（近時景企圖書館收藏圖書館之館藏穀三十六石二十餘萬冊區田等農之書大體不宜略其法宜廣不宜少不宜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極石

舞陵今縣城北大王坪產太極石亦名城石擬取之則背質之中白色圓圈宛一寨且籽種亦大爲減省較之廣種薄收雖天龍命者相去遠甚此以人工盡地利以人力補天工不爽雨水之有無間自數四寧與霖旱之奇方而警惰之妙用也是在人爲之耳（近時景企圖書館收藏圖書館之館藏穀三十六石二十餘萬冊區田等農之書大體不宜略其法宜廣不宜少不宜多）

太極石

舞陵今縣城北大王坪產太極石亦名城石擬取之則背質之中白色圓圈宛如太極圓道取之則白質紫出層層道上儼若浮圖形屏人收以爲屏有友曾遺我因爲賦曰突兀浮圖形屏人收以爲屏有友曾波裙曰娟相申曰吟遂紙曰楮皮賊曰夾瓴出家者曰蘧宋窃聚黔歌曰跳錮非牲者曰烏拉番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元旦

太極石

舞陵今縣城北大王坪產太極石亦名城石擬取之則背質之中白色圓圈宛一寨且籽種亦大爲減省較之廣種薄收雖天龍命者相去遠甚此以人工盡地利以人力補天工不爽雨水之有無間自數四寧與霖旱之奇方而警惰之妙用也是在人爲之耳（近時景企圖書館收藏圖書館之館藏穀三十六石二十餘萬冊區田等農之書大體不宜略其法宜廣不宜少不宜多）

太極石

舞陵今縣城北大王坪產太極石亦名城石擬取之則背質之中白色圓圈宛如太極圓道取之則白質紫出層層道上儼若浮圖形屏人收以爲屏有友曾遺我因爲賦曰突兀浮圖形屏人收以爲屏有友曾波裙曰娟相申曰吟遂紙曰楮皮賊曰夾瓴出家者曰蘧宋窃聚黔歌曰跳錮非牲者曰烏拉番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元旦

雉

鴨脚樹

鴨脚樹予鄉林交村者大數十圍其枝出處可爲屋君民搭棚其上以爲更所亦數千年物也以其葉形故名鴨脚以其果白故名銀杏二更開花三更結實又名公孫樹以其實久而後生公孫而孫方食也又名平仲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註平仲之木實白如銀陳藏器以爲即銀杏也（俗名軟棗白果）君遷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柿俗云牛奶柿是也（今俗名軟棗然亦有黃色）今之造曰用此柿油

玉棋子

嵩州出白黑石一名把咱石堅如玉工人磨爲棋子質重而光沉當勝雲子梁武帝棋賦子則白瑤元玉殆其亞與夫棋雖小道實與兵法合精其藝者至有棋神（清貴陽明泉閻事王棋之儒比者謝之棋聖近日棋神城力阿由）棋聖（徐朴于棋之儒比者謝之棋聖近日棋神城力阿由）之稱而馬雄王粲有棋賦班固有奕旨應璩有棋勢李尤有棋銘王無功有圍棋詩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美有奕問予爲約其訣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心周局內神游局外國手之能事畢矣

大金川

四戎大金川番名泥淺巢穴曰噶喇依（噶喇依猶言小金川番名僧拉巢穴曰美諧皆姓拉甲丹其居處總名窩莊屋之小者名碉房極大者名碉樓又名碉有菱花碉八角碉沙棺碉諸名其食曰糌粑其衣衫曰褡巴女衫曰東波裙曰腳相申曰吟遂紙曰楮皮賊曰夾瓴出家者曰蘧宋窃聚黔歌曰跳錮非牲者曰烏拉番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元旦

丙卷標目
高漫士選唐詩　蜻蜓花
武侯祠　書城十二圖
郭林宗碧雞碑　張獻忠祠
柳柳州墓　文堂酒
高麗詩　天牙石
尉遲敬德畫　張桓侯書
希夷　九頭鳥
皆山堂　勒同官詩
綠松石　大理石屏
鄧板橋家書　佳名
度索　火浣布
谷園印譜　陰陵文
奈約　黃葛樹
七賢柏　曹景完碑
方菊　堪忠祠
髮菜　錦竹
鐵綫草　散皁筐
瓦當硯　木耶硯
六書道時　書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高漫士選唐詩

閻長樂高廷禮初名棲字彥恢號漫士明永樂初以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選唐詩品彙一書最爲善本不立格不分門但以五七言古今體分別類從各爲卷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卷分九十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諸品因而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別卷第便學者知所趨向大約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爲傍流又取諸家評論云夫文章者公器也然而歷代詞人志趣不叶議論繽紛使人惑於趨向今取其正論悟解遂錄之其或文僻奇解過中之說一無取焉此其所以善也以視唐人丙乙之圖秀集芙蓉集（皆五言詩）高仲武（物詳人里）之中興間氣集姚合之極玄集（皆五言詩）宋人姚鉉之文粹王荊公安石之百家選（晚唐人名）洪文敏邁之萬首絕句毛直方（建安人）之詩宗玉府劉應幾（安成人）之詩統郭茂倩（太原人）之樂府詩集趙師秀（天樂人名）之衆妙集周伯弼（名判祖貫詳）之三體詩俞人元遊山好問之唐詩鼓吹（皆七言詩）元人楊士宏（字伯謙貫詳）之唐音諸選可稱各體大備後之選詩者多取焉蔣又其論詩云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晉遞變至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初唐聲律未純晚唐氣習卑下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爲然故其選專取盛唐可謂具眼按楊升菴丹鉛總錄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華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按歸田詩話以白香山小閒閒里詩爲六朝絕體）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入江北（疑作閭）去楊柳春風生李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滄洲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皓露空色不

合之儲光羲集（皆五言詩）孟浩然集（皆五言詩）王維之才調集宋太宗詔編之文苑英華（共一千卷宋人）姚鉉之文粹王荊公安石之百家選（晚唐人名）洪文敏邁之萬首絕句毛直方（建安人）之詩宗玉府劉應幾（安成人）之詩統郭茂倩（太原人）之樂府詩集趙師秀（天樂人名）之衆妙集周伯弼（名判祖貫詳）之三體詩俞人元遊山好問之唐詩鼓吹（皆七言詩）元人楊士宏（字伯謙貫詳）之唐音諸選可稱各體大備後之選詩者多取焉蔣又其論詩云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晉遞變至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初唐聲律未純晚唐氣習卑下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爲然故其選專取盛唐可謂具眼按楊升菴丹鉛總錄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華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按歸田詩話以白香山小閒閒里詩爲六朝絕體）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入江北（疑作閭）去楊柳春風生李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滄洲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皓露空色不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鐵水秋聲多在山雷律也而讀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應讓之夏姬美則美矣讀之初幷室女則不可於此有官妁取捐膚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尷尬必俾其歎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運嚴嗟是其尷尬乎王阮亭歎云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舉詳中晚而略初盛擯之積損楊士宏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岑東川爲名家稍誤是三家者皆當爲正宗李仕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舉人復起不易吾言要之二論可以參觀究無害於佳選也

蜻蜓花

黃牛鋪在寅鍾縣南九十里時值六月余入蜀過此見道傍有花叢叢作深翠色花瓣五出如水仙中心含蕊開瀉如展雙翅花後挺一梗可半寸許宛如蜻蜓身亦翠色開時側出綴枝上枝條細長面硬葉四出如火燄狀叢生似鹿眷橫君宛如蜻蜓飛舞詢之土人不識其名余名之曰翠蜻蜓因思花之艷著自紫蝴蝶（一名蝴蝶蘭如手狀形即射干）倘鞋菊（一名蝴蝶花又名倘鞋翠）蛾眉（即淡竹葉名蛾眉蘭）之外不概見登此亦大區翠芳生色矣

諸葛祠

汚縣東郭道南有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宏敞祠內古栢參天繞以凌霄花余在右者岐出圍尺餘又有枇杷二株圍亦尺餘定軍山即在祠後污水南公嘉靜清越云是公物起祠時土中所得著寢殿前有金桂二株在左者圍三尺餘存焉王漁洋蜀道驛程記云鄧縣諸葛墓前有祠遺像儼然祠堂後有琴室石琴傳是公所御者今蓋移置於堂上矣

金匱少宗伯小山鄧公一桂曾裒蒲城十二詠題　晏曰梅花書屋紅杏書樓
碧梧書館書堂書齋書舍綠天書院萬松書嶽秋林書圖選雲
書閣趙泉書榭印月書堂

林宗墓獸碑

介休縣城東漢郭林宗墓有蔡中郎所作碑銘即自謂銘辭無愧色者相傳爲
邕八分書今其碑嵌壁間不存一字亭堂前有二碑並立一爲太原傅山書主
隸一爲金陵郁逈汝墨雖俱極完好揭工俾刷其名字以欺人曰蔡中郎書非
宛非郭即傅非中郎筆也堂匾曰清妙堂亦傅書主行書

張獻忠詞

梓潼縣北二十里七曲山有梓潼帝君廟內有風洞樓牓有碑記云余來牧左
綿聞之羅江令李公德瀚謂帝君廟中有綠袍金面者乃殘賊張獻忠像亟毀
之羅江令李公德瀚謂帝君廟中有綠袍金面者乃殘賊張獻忠像亟毀

因賊屢戮蜀中至此見神象屢變對聯有李逆符賊之姓名故僧留神族面不
敢發左右居民畏雨期之塑像於其害已甚相沿日久復訛爲之說曰此御
文昌化像也又何其傷慢神靈至於此極也予奉委協平梓潼道路賜神祠至
風洞樓下果見有綠袍金面猙獰與僧者其爲獻像無疑立命役毀廢之以正
賊大逆不道罪害生民之罪更焚面案之於道旁僧便往來牲畜踐踏之以
洩人忿以除淫祀以正風化使龍涅賊子之屍像歷千百年後猶不免於踐戮
可不猛省面相勸爲忠臣孝子也乎乾隆五年十月直隸綿州知州聊城安洪
德勒石夫以獻賊面貌祀之蜀民其無大良矣紛紛祀之且膺百年守斯土者其
謂之何安公此舉大快人心夫天下淫祀多矣吾願守土者皆留意焉如香山
碧雲禪院建閣觀忠賢之碣碑御史張公瑗子康熙四十一年奏毀翻平劍閣
鄧艾祠制府黃公廷桂俾其像改祀蜀平襄侯維此等舉動有俾世道人心不
淺（按甘肅肅州酒泉小廟祀郭汲民所守肅州人云中原甘肅肅州酒泉卓廟祀關帝今肅州酒泉卓廟祀關帝今肅州酒泉卓廟祀關帝今

張道陵棄宏曰天有目乎宏曰有之詩云乃眷西顧是曰天有耳乎宏曰天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是曰天有足乎宏曰詩云天步艱難若無足何以步之夫天即有目有耳有足其有牙亦宜友人即戲問余曰天有牙乎余曰詩云上帝居歆胡臭亶時若無牙何以食之相復一笑

附題敬德齋

閩州龍尾山華林寺有禪院門額曰第一山旁款小字爲尉遲敬德書書法遒媚近晉人以一山二字配第字筆法亦奇猛將又復能書眞可異也

張相侯書

丹鉛錄云唐綾有張飛才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瑛詩江上嗣堂嚴劍佩人間才斗見銀鉤金石備考巢縣八濛山有漢張飛勒字山即相侯破張郃處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按地志山即相侯之

口傳開墾壯史土不能

閱見齋香錄 乙卷

蕃香

迷穀爆出胥太香伽羅柏 剛喋餅以此供佛充貢西藏出魔臥香一名黑香喋喋香一名白香藏俗以此供佛充貢其香皆有別致

九頭鳥

九頭鳥江蘇奇物九首長嘴狂鳴聲聞數里九頭鳥也 蜀中有之蜀多山蛇故多異物常於昏夜陰雲微雨時聚鳴而過余在成都曾屢聞之其聲不一人家以爲不吉多鳴羅爆竹以厭又謝其一頭爲晴天大所驗常滿盛滿於屋上不祥蓋雖西遊記之說徒誤可笑 按陳勝爲鬼取詩亦有此語又云其名謂鬼實使然有鬼聲空聞其身蓋大鵬類取頭鳥俗呼庭兵鳥俗呼夜叉一頭十口口嘯一呼一口具鳴已喋喋此以十數有十口口嘯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聲頭頭相續故名九頭鳥

九頭鳥

九頭鳥江蘇奇物九首長嘴狂鳴聲聞數里九頭鳥也 蜀中有之蜀多山蛇故多異物常於昏夜陰

大理石屏

余曾見大理石屏二塊之說曰雲南點蒼山石屏風二其一寬二尺高殺其五寸厚四分許上有旭日初升於高峯之巔露其半輪由正黑有白雲線繞脊勃於山腰深谷之間宛有日出雲收氣象其一高尺有八寸寬殺其三寸厚亦四分許上有怪石橫臥玲瓏透關礧磊盡著亦雜蓉櫛其狀有鳥跂於山回顧狀望宛有英雄獨立氣象夫石孕於山誰入其間而紛之天地生物眞奇矣然其厚僅止數分視其面如是其背又復有異設工不良取之非其地或過不及皆不能成形以致人愛視工亦巧矣嗟呼天地生物待人成能若此哉

鄒板橋家書

維揚興化鄭板橋大令燮有與其弟家書十六通其自敘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舍饑帶詘遣其茶隸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錢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明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先得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久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未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大錢流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企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壞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明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

閒見錄存餘　丙卷　八

面好人爲塊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食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做了所以忿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　吾邑館人不能織細縞布捻面主中饋者鹽純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點綴兒詞以闢菜爲歲者風俗薄軟亟宜戒之　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晴即賦行樂紙人名某軒某閣某亭某齋某樓某石某村某墅皆市非流俗不堪之子今日設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人品又可知昔人欲從事於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

孔子讀易至於編三絕不知繙閱過幾十百遍來徵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　天地生物化育勃勃一機一竅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糾縵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昔聖覺不能悟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托命乎　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二嫂聽使婦

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道也　作聖如堯舜且有太虛之累則何事而可盡也能得一分做不到盡便
是一分蓋被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遺憾之舉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
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餒之竭而力爲之甚更不能復生聖人天受其弊而
況人乎　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滯慧　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
如何是教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爲迂固其寔不迂固也東投西竄費時
失業徙壞其品而卒歸於無濟何如僦游世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
古人云諸葛孔明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總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
都是名士苦不令諸葛愧殺高人齒冷　凡所節錄皆可作坐右箴者而謂狂
者而能之乎非見道者而能之乎

佳名

乾隆庚子科湖北武鄉試取中第一名萬世溥第二名晉天樂可知佳名亦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益也

度案

余昔解館由漵縣之汶川縣見緣江多溜索兩山東通江水奔悍猶豫舟既難
施土人絞竹爲索倚木石釘於兩岸友高右儲銅木如瓦長可二尺許合縛於
索上復以人物縛於木瓦上一放手如箭離弦至對岸突升鉛總錄云西域傳
有度索蒋權之圖後漢書段熲傳度注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按今松茂
之地皆有此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
有一木簡所謂搖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搖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運行達彼
岸復有人解之所謂蒋權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

火浣布

火浣布予妻弟劉友山有家藏一塊甘索靚之長可尺餘寬四寸其色灰

頃書急就章方朋書隸公碑文正韵篆實方大篆螭柱 增山石刻文圖朱文柳葉文切玉文繩銅文鐵線文綢白文鐫白文倒施合璽針文秦文合漢篆其刀法有正刀法單入正刀法雙入正刀法平刀法切刀法舞刀法衝刀法理刀法留刀法輕刀法澀刀法遲刀法遲澀二刀法拾上溯下二刀法亦近時之佳譜也按古無印譜有印譜自宋宣和始後王厚之顧伯亦有譜王球之弁有補堂集古錄趙文敏子昂有印史吾邱衍子衍氏有學古印式編鐵舟舉吳孟思皆有譜浦城楊遵宗遵有集古印譜錢唐葉鼎修有漢唐篆刻圖書譜釋諸家皆先後增益搜羅所得不過數十方惟楊氏最多有七百三十一方速明上海顧氏汝修三世博雅搜購不遺餘力自秦漢小璽官印私印下逮唐宋元諸印記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譜爲印藪一尊面後古人典刑胪所寄心匙所傳彪炳人間寔好古者一大觀也予時揔其能者有文彭何震吳忠文彭字三橋何震主臣號雪漁文何皆明時人金光先一甫諸人後鄧濟有皇明印史陳坦公序存譜篆草譜程氏六水案主臣篆爲譜張氏鑾令有學山堂譜琴家之譜始盛於今矣唐魯士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減少則增與隸相通六朝兩晉用陽文終非古法唐用陽文始屈曲繆篆而古法漸廢王阮亭云漢之繆篆即秦之摹印吳奇印存跋云篆印雖爲物小不及一指大不盈二寸其中段落結構豪宕縱橫寔具一篇好文字至於朗神郁氣忽屈忽屹又不應作文字觀考古印書宜名人名以軒轅入印古無此式學古編云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白文玉印或可爲例至明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今則詩詞無不可入印矣古印多用金玉銀銅爲之七修類稿云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盛傳處州燈明石矣 增按石小有螯據玉圖之說此石出於處州之燈明村止缺一因字 賴古堂印人傳云印用凍石自文國博始公在南監過西虹橋得老僧所賣石四筐解之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好稱老坑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今則昌化田黃當時假雖虛僑可以補史之訛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最苑史傳寫誤耶嗟呼

最貴壽山魚腦諸凍亦不易得面實察石 增壽山出福州 邇漸尖

陰隱文

平水 今臨汾 樊氏有何雪漁手鐫陰隱文乃澤州陳相國說與家物文共八十二方朱文二十四白文五十八皆老宏肆弟周樸園所謂以猛利施者

元豹

隨猫之山有元豹焉其色黑映日則錢形見又有金錢豹黃質黑圈形如綫文華豹色微白而文散松根豹似虎而小黃色蒼而文粗紅棕豹似文豹而大毛長而微紅其皮皆可爲裘俚如烏雲豹青蜂豹則工人甩沙狐皮而爲之以日美名耳非眞豹也又沙狐腦者天馬皮可爲裘之出鉼時尚之

黃葛樹

蜀中多異木黃葛樹連理木也余遊中巖時見石壁上如數百龍蛇交搆蜿蜒盤繞飛騰直上雲際又見平地間怪石盤立數丈壅腫旋曲透漏綻空然自雕

琢棄如瓦礫蕞之皆樹身也 吳白匏先生云余於敕州見所歸黃葛樹者幹枝有異雕刻怪異取趙文敏松雪書有異雕刻怪石之意

七賢柏

七賢柏在安縣大安山殺若蓀前根一而幹七根圍敏丈餘枝葉扶疏宛蜿蜒竹編葉下垂繽紛如綠雲俗呼七賢柏蓋千百年物也余曾作歌紀之

曹全碑

曹全碑漢中平二年造字大寸許完好無缺石墨鐫華云萬歷初郃陽縣窖賊掘得此碑 據顧云碑出於郃陽之李里村止缺一因字 內稱全爲戊部司馬征破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泝泉和鑑而縛歸死按范史和得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往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四城長史張寧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破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與碑文不合即紀功者飾大其詞當時假雖虛僑可以補史之訛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最苑史傳寫誤耶嗟呼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好稱老坑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今則昌化田黃

觀於此碑史之失寔者可勝道哉宋竹垞跋云其明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實 其書法遒古不減率史韓勅等碑又一字無損最可寶也友人云吾輩幸生此時猶得見漢人書法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來者如此碑歐陽六一趙明誠都元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 王阮亭跋云此碑在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德碑陰碑字半泐不可讀 物之顯晦無定豈能常留於天地哉因錄其文以備攷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渠乾之機嫡伐殷商既定爾勳酬勞敕同封弟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廟主庶竟子孫遷於雍州之郊分土右扶風或在安定或屬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聖孝廉武威長史巴郡閬忠令祖父風孝悌居延都尉曾祖父虎翼將軍金城長史夏陽令舅甥西部都尉祖父風孝廉張掖屬國都尉永右扶風檢縣侯相金城四部都尉北地太守父孝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資此好學甄極墳籍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敬養事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畧無遺闕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敬德不阻其名及其從政游擾夷齊直蠡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紱不離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相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與倆征討有吮瘢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貴和德而紓闕死遣師振旅諸國禮遣止二百萬悉以稱官遷右扶風楙里令曹同產弟愛惠若保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縣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婚姻燒被寺萬民驚擾人懷不安三郡前揚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婚姻燒被寺萬民驚擾人懷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舉主諸郡縣僚屬白君哉輒拜佰陽令敢合餘燼斐爽殘滓絕其本根遂訪故老薦拔俊艾王敬王暴等慮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孤寡以家錢糴米粟賜庶官大女桃娶等合七百餘人知之施特表出之雁亭都吏王畢程

歸見鄰香錄 丙卷

豎石之人也

方痛

余家植方痛二種千葉大可二寸餘四角之醫瀕長故其形方黃者名黃金印白者名白玉璽諸家之證皆所未見亦奇事也開時座客顧余曰其他動植之物有方者乎余曰有方桃見菓芳譜方竹楚圖多有方魚見述異記方鏡出廣東其數正方皆異物也客曰有方人乎余曰有子貢是也一堂哄然 徵引書目 楚辭 漢 述異記 晉 廣東通志 明 顧祿清異錄 宋 圖經 宋 本草衍義 宋 本草綱目 明 廣東新語 清

慰忠祠

成都慰忠祠記金川木果木死事諸臣乃觀察順公先旭倡議共成者其中贈太僕寺少卿候補知府王如玉平陽豎石人也 李調元 諸省有方物盆一株開見又家有方菊開數種青倫盆盎數種金印玉大說化橘川內盆則盆圓多成株者開有供云黃菊之名始見方平御覽引周處風土記云橘柚之屬皆有方味又有六物前漢又有六物以木橘成之者

新刻

讖迅發來太深混沌讖開透牲嗣六波擊天轉勾戎卉準密旨命司封總領符
命下皇穹木鄂太一三山雄上奉元徽循至悉儉忽祛骭起岷嶓辭巢破石泉
源通坤儀異士酷裘翁流精彝光奔祝讖猛馬四張欽火衡巨神太華登雲中
金槌玉斧鼓火弓蹩天鼗鼓鳴琴蹴旛旗聲夜揭虛空修羅隔日回桑雍毗離
使者田元鼎鯉尾擺動天池飄炎帝蒸雨屯雲濃須臾坎位黑氣隆漲皇垣赫
射雙隨閼伯搥折昆器峯幽靈翻海元冥同禹夷跋舞長呼風瞬吸忽怒號豐
隆奔沛觸焚鼈蛤貴利翹劍斬蜴慵蓬槳射水興都功瀛洲仙仗回丁東玉
府令下無懶慵百司捧檄莫不從天雷隱隱揄金鐲神雷威烈擂輔幢龍雷震
動天火烘水雷鼓浪海盈充赴令聲發妖孽誅離陽皇甄滅其踪鵬用長野捕
覓虹太一搥疾先鯉風朱髮巨翅雙目形寇電旺港曝花龍四溟驚魑羅陰重
金華兌澤飛船雖坎壁論滴勒元炁榮火文摧變天門顓電光逆空火燦紅公賓
統戟降共工君堯元皇號前鋒雨陣所至川流洪商羊呼拇雲暉攝赤雞紫鵝
蓬鮑羅酥飛瓜冰鮑煖猱石厝雄執圭伯薔正耳儡吳猛黃莆劍振疑榮曜圭
廷閃鮑蓬思全子貞威天工洞洞二組四帝業持鈇使者橫吹箜天魔寨道無
相攻神符祭人讖惡宗玉札大梁衛神業斬滅泥狙森殘被撫鞅將更變心仲
一心頂戴瓊玉容諸天列宿無錯綜萬象皆扈璇璣宗運水使者往來憧天澤
下降長潛潛輔我教旱變時雍萬物成就鼈陶鎔大榮共享功無窮又佛經多
羅樹詩全是五言絕句凡脩家偈讚多是七言絕句分甘餘話云前輩嘗云諸
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及觀唐貞觀中令元奘法師譯諸經
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論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六黃道時

時憲書載黃道吉日註曰宜用某時所以前民用也其實每日有六黃道時
黑道時擇時者不可不知仙書云道還幾時通達路遮何日遇家此二句雖屬
修道家自警自惕語其實一日黃道時可由此推也法於手掌上輪屬十二時
如子日即從申上數起輪數此十二字遇有壬字者即屬黃道時無壬字者即
屬黑道時汝之千萬年時還算指準訣曰子午申上起壬來向戌辰寅申從子
是卯酉即在寅辰戌由辰定巳亥數午分

書氣

子弟徵郎云善書者必得天分六分加以人工四分方臻其妙但遇人工終是
俗品如虞永興有靜穆氣顏魯公有端莊氣柳誠懸有挺特氣歐陽率更有清
峭氣米海嶽有超邁氣趙松雪有富麗氣董香光有秀逸氣此皆人工所能及

丁卷標目
千字祿書
歐陽文忠公小照
文閣紀事詩
菊有五多
桃花魚
玉磁滴
鴨頭渡
金粟花
奇書
漢隸殘碑
文字飲
佛手柚
楓泉門
黑白兎
烟草
英雄奇遇詩
多益夏草
番少保封誥
僧士
金刃跌打損傷方
同處閒
夜鳴猪
鏡井
謎樓枋字
繩橋
驗塊辨體
桐花瓜
傳公佗墨蹟
螺蚊畫
扁桃
杜工部像
筆牌
三星祠碑歌
四元
靈芝杖
隱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閒見齋香錄

丁卷

千祿字書

顏魯公干祿字書於有唐大歷（代宗年號）九年歲在甲寅正月庚子書於湖州官署之東廳院洒左宣慰牧吳興時順隙之鐫刻於石其石即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雖歷世鮮善本余嘗於錢中見之碑在今湖州府（郡名州）學宮內爲宋府尹龍圖宇文公所刻下半剝落名宇不著（區區編云）幸魯公一序尚全猶恐久而湮沒因錄之而庶俗正俗之分朝議大夫權沂蒙三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卿書叙曰史籍之興備在往制筆制所誤抑有前聞豈惟家上加三畫亦爲中閒五迫斯以降舛謬寔繁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緜俊楷書當代共得號爲顏氏字樣懷自永徽行隸漸失本眞若總據說文數下筆多疑當去聲去甚便輕重合宜不按爾雅久思繕緝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非舉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卷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大篆前有三體書小篆有字樣偏旁同者不復重出（篆文爲四目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踳駁（踳駁猶言乖舛之貌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惟緝眼文案卷契藥方非涉雅言川亦無爽懼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袭旣放尺牘判狀固免詆訶（并前作文言及通俗之用皆於試場探正說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尤當（雖士有考試理會必遵正體朝廷則從合本文碑誥表作八分佳則隨意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寔有國恒規既考文辭象詳論撰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莫乎經久淺深誠未達

於涯涘岐多路遠庶有關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一節錄上俗下正摞

黎伶俜偕徂疆界阜塗愴庶戾步步番帶煩鞅藥品侃奭獻館牢龔望到番番領皆穴肉錄搴決決墨墨墨墨鼓勤揭　一節錄上通下正年季甄壔埋藏裙着韜筋累巢篇攜靴鞾衙房耶邪屠層相建喪畚葛雚淀淖潮盤鞮等象爲麻賑走委叟變倒臥費筋勞脣措險證墨匪戒

戒退逶袋帶歐獻鑑燕昳笑幹權開灾殫險題智號盥盥鑑鑑通幣建插插册

所　一節錄上俗中通下正煩嫂嫂聲理增　一並正忻欣灾災褒哀寂容曖

緣綫扇庙射躲赦赦燃襪葉棄棄綸洵　一相亂俳俳優字俳俳調字計俳

同廔閒

成都東門外錦江南廻瀾寺有同廔閒卽廻瀾塔窩址乾隆二十七年總督開公奏建六面三重高六丈三尺基亦六面每面寬二丈三尺高亦如之統高八丈六尺前爲小牖高一丈六尺牖基道接閒下長三丈二尺寬三丈二尺六寸

登臨歐望沃野千里綠樹萬重遠山屏圍近水帶繞慕竹林黑屋畜卽散棋漁舟縱橫若浮葉以視黃鶴岳陽諸樓蓬萊滕王諸閒雅過之誠一方之勝地也

歐陽文忠公小照

滁州陶氏家藏有歐陽文忠公小照大可一尺二寸餘目秀容端豐願長將便巾濯服文雅清圓望而知爲有道之像不著撰者姓名有李端叔晁悅之二贊李端叔贊云世說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隊替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晁悅之贊云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則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喫蒼賢在是寧論歐似閻其百世元豐三年孟夏書新建裘公出使蜀蒞閻以進呈御題其上云侍郎裘曰修奉試江南道滁州見醉翁亭猶故貌彼有歲歐陽修小像肖揣以來畫流德澤爲乞文徵明題辭故事尤其講書以還之是誰三振儼圖諸太

守風流憺洽豁題詠名高宋人物（稱謂有事據有題詠）據梧稍逸古椎淳（稱謂似據有題詠）醉翁樂
匡山林也遺像逸貫水月如使節新從醽泉過依然鄉井下風餘乾隆壬申初
夏御題中有乾隆御覽之寶復蹈於辭藪於州庠人罕見者乾隆丁亥剩史得
山王公二南募勒上石立於公廨使人人得以瞻仰詳其詩跡其書復視其人
知有興起於百世之下者矣

夜鳴豬

予隣王氏貧甚倘一豬每至乏食豬常中夜而鳴偶與客談及其貧余曰其家
何甘貧豬有夜明珠客不禁瞿然曰此語可取與庾郎不貧之說共傳按齊書庾
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茶任昉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雜（食雜人姓名）
（菜名）常有二十七種二十七膏三九也

文閣紀事詩

乾隆庚子科余在楚北充外簾官賦閣中紀事詩釐一時之實錄业第一場云

臺輔特置論才典三載觀光多士欣論孟學庸標厥目（標似指分三場場試題各分文三篇）

（每場四題一題中庸一題大學兩題一題論孟子一題大學兩題一題論孟子一題論語一題論語一題中庸兩題一題論語一題中庸兩題一題論語一題中庸兩題

產焉方春二三月桃花爛漫於洲渚是物遊泳於水中色正赤花瓣迷離午倉上煉頭裘一領詔鐫此裘非當衣服滯費功用其於殿前焚之勒內外有遺翼服依禮治罪鴨頭裘永其遺製歟

繩橋

蜀保縣有保子關爲維州雞谷金川漢羌往來要衝設有索橋其式以竹爲索平排八條上鋪板片左右兩攔以繩之左索四有索四復梁木爲關柱帶頭梁有爲斛穀門洞（按通鑑胡三省注洞音徒弄反）立柱以繫索轉柱以絞索者長可八十餘丈關八尺關柱高六尺橋中微垂宜急行風大輒搖顫不定杜詩下臨千仞雲即背五繩橋注繩橋以鐵索五縴布正體畏者易知面作者難見蓋詭故其變體平起變體式云第一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玉階仙仗擁千官玉借仄仙還平也面有字必仄第二句一五可借如近臣皆落今猶在近借仄皆借平皆可面今字必平第三句一三可借如乘輿杏林迷出處乘借平杏借仄皆可面迷字必平第八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海隅何事更相疑海借仄何還平也面更字必仄仄起變體式云第一句一五可借如亦相嗣堂何處尋永何借平皆可面嗣字必平第四句一三可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借仄城還平也面柏字必仄第三句一三可借如白狐河北音書斷白借仄河借平皆可面音字必平第四句一五可借如丹鳳城南秋夜長丹秋夜平皆可面城字必平第五句一三可借如藍水遠從千澗落藍借平遠借仄皆可面千字必平第六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玉山高並兩峰寒玉借仄高還平也面兩字必仄第七句一三可

玉砚溝

予鄉相國衛文潤公有白玉硯滴一公歿後棄置書架上數十年爲塵垢所賦家人不知其爲玉也予見而異焉因三沐之純白溫潤光彩煥發其式扁圓圓五寸許下覺上窄如粗茶盞古甚半鏡前赤壁賦一篇字如粟粒端楷遒勁盡無纖毫筆迹半鏡遊赤壁圖人物樹木細過於髮得狀其關疑出鬼工眞希世之寶也後已轉售無由得見矣

鴨頭裘

鴨頭波黑鴨頭綠毛皮挑鬆波翠光閃鐵艷龐龍異常蓬宮多爲馬扑於馬上衣

借却故圖揚柳今搖落故借仄楊借平皆可而今字必平第八句一五可借如
不挨乘槎雲漢邊不借仄雲借平皆可而乘字必平　右二體各就一句論非
謂句句如此方成變體也一句中有借兩字者或借一字亦可非謂字字如此
方成一句也大抵平聲易借而仄聲難借借仄於起句者易而借仄於對句者
難蓋平音輕而仄音重起句主調非聲振救雖借仄聲亦帶得過緣第七字仄
落故耳如越人自貢珊瑚樹一雖借越三仍用自又如為下綠黛桑苑夕一二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起變體者俗名折腳聖論本句也在第三句如西望瑤池降王母降借仄王還
平也在第七句如雲白山青萬餘里萬借仄餘還平也篇中一見餘單飛雁再
見為雙飛雁如李端詩第三句云鄰客帆檣背風轉第七句又云金磐冷冷水
南寺是也大概此法只是五六兩字倒換平仄而三四亦須連用平聲方為變
善用於仄起變體者俗名交股兩句合論也在第三句如映階芳草自春色四
句云隔葉黃鸝空好音三句自字借仄四句空字還平也在第七句如關雞走
馬五陵道八句云惆悵鶯花輕薄兒七句五字借仄八句輕字還平也又有二
五皆交換者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吟欲來風滿樓初欲交換日風交換也又
有七字全換者如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是也再按折腳體唐人
多用於平起頷聯有用於仄起頷聯者如買至早朝時第五句云劍佩聲隨
玉墀步是也變殷體唐人多用於仄起頷聯間有用於平起頷聯者如祖詠黃
鸝橫渚五六句云時用歷歷漢陽樹芳艸萋萋鸚鵡洲是也又有用於平起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聯者如杜甫詩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是也又有用於仄起頷聯
者如王維詩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是也以上四詩位證不同在
頷句句如此方成變體也一句中有借兩字者或借一字亦可非謂字字如此
方成一句也大抵平聲易借而仄聲難借借仄於起句者易而借仄於對句者
難蓋平音輕而仄音重起句主調非聲振救雖借仄聲亦帶得過緣第七字仄
落故耳如越人自貢珊瑚樹一雖借越三仍用自又如為下綠黛桑苑夕一二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盧緣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籥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神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拘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諷此借還之旨此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益都方物畧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翔翔其間丹碧成文餘皓長尾仰
降以飲至花落飄去是此鳥桐花開時始有蓋亦候鴈之鳳朝野僉載劍南彭
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食桐花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欽上筵
宇記桐花色白有小鳥生花中惟飲其汁人得之飲以蜜水或得三四日性多
絨獅抵觸便死洲烟錄桐花鳳一名敬香倒掛又名採花使名物通倒掛鳥開
綠毛么鳳好集美人欽上惟飲桐花汁日間閒好香則收藏尾翼間夜則張尾
翼以放香出蜀都賦雜寶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不知坡公乃咏妒之
何取其能收香耳非謂伊桐花鳳也如諸說所云大如指好集美人欽上飲以
蜜水綠毛么鳳倒掛鳥哲來親見是鳥以訛傳訛以逞博耳夫以一物之微而
記載失實如此此事之所以不可盡信也又周櫟園小紀黃將軍以一雙倒
掛鳥來遍體嵌綠服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背鸚鵡但小悚如雀尾墜
而長日夜倒掛越數日死未試其收香香是岡中自有倒掛鳥非即蜀之桐花
鳳也

奇名

漢曹景完碑陰有門下祭酒姚之字幸卿（職員時有之）明景福庚辰進士黃周星
後改名黃人字略似皆名之奇者近湖北松滋縣知縣豈非偉哉盧龍人庚午舉
人直隸存城千總酒廷棟直隸人廣西左州學正以赴行臨桂人舉人者姓之
奇者

傅公佗畫闕

傅山字公佗太原人博極群書善行草八分亦善畫余家藏其洞口墨關一幅
題云立泉落落幽關青青濺珠葉倒香滿碧客墨華亂舞洞口汉汉傅山寫意
字殊飛舞畫亦瀟洒秀逸兼饒古老之致近與化鄭板橋亦擅書畫名字則燮
草帶隸別成一格（自云六分半書）關竹則儀雅而秀傑此等畫皆其胸藏萬卷筆無點
塵乘興而揮一世其落落不羣之氣豈可與畫師墨客同日語耶紿事備考云

種 游魂浦已（秋聲逸話云少司寇高公具佩病篤時一晚忽見有人持布紙拜懇題詩高公不許其人長跪不起公乃書絕句一首授之其人拜謝而去公病遂愈）

之神采雖畫工極善寫公自言物不傳者一日染病作夢見老叟邀公入谷口書館引至一處壁嶮泉流迥非凡境圖畫所載一一皆公平生所歷之地

由沒目不明始悟人皆曰此書中者皆已歿可歸矣俄抵家臨門自後關重命僕若有關防焉僕傳其法有名京師朱氏於山水頗得其妙有神傳最於鈎佛見物皆必傳之類

文字飲

仁和周公長發石帆天台齊公召南息軒閻官翰林時於寓邸小飲止有櫻桃一碟篤下酒物因賭說含桃故事圍以櫻桃爲記籌酒圍各得二十餘條是韓吏部所謂文字飲者以視漫斟低唱爲何如哉 流紀梁武帝與建昌侯沈約者故事約少主三事

扁桃

扁桃形如栗出滄州太原亦有按窘芳譜扁桃出波斯國

佛手柿

佛手柿有指如仲相拱如佛手柑兩堂有之圖小紀桂林道者最宜柿結實如

佛手柿色味則香柿 裴西晉云會於安阪環繞柿百餘株鬱鬱青青如蓮花有對感之雅如佛手柑感嘉木蔭滋帝即感如者如

星及凌霄者承楔也易牖最櫺星門說云按釋文云櫺者楯門總格也班孟堅

西都賦捨櫺檻而却倚韓昌黎詩若夕眠風檻蘇來坡詩皎如明月照牖櫺是

杜工部像

浣花溪工部草堂有石刻工部像跋云浣花溪上工部草堂在焉面唐宋元以來碑刻寂寞無存者先司寇公故藏有公遺像質之世傳碧井圖譜無異因爲摹刻藏諸公大傳於上樹之堂中俾千載懷古之士登斯堂者宛奉瞻歎誠成都一典故云萬歷壬寅三月楚後學何宇度識按宋呂汲公以丞相鎮蜀時曾給公像勒石施嵓由集載西昌蕭伯玉士班太常舊藏杜陵藏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描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今施注蘇詩有商邱宋漫堂所繪東坡笠屐圖跋云予家藏絹本東坡先生笠屐圖當是元人筆其上題云東坡一日訪黎子

用於雜劇始於宋故定金院本有雜劇立雜劇門偏元彭恆以雜作雜劇人承應用之則不知雜之所在矣

筆神

筆神曰佩阿曰昌化紙神曰尚劇墨神曰烟兵硯神曰泮妃

鄭綺紀云視神曰泮妃紀載角一觴

見致虛閣雜組

黑白兎

家兎有白黑紫三種甘肅各屬皆有土人掘坑養之取其皮以製裘其種一月一生所生多者得其六七小者亦得其四五當其孕時雖束穿土作穴可三尺

許將土瑕塞穴口啣小柴收葉以進既生則雌兎拔腹毛以爲襯其母出穴御禦士寒口夜入以乳不使人知人若剖腹視之並食其子踰半月後小兎出穴則不使再入又復啣草填土爲下月生育地間有產於穴外者見從產門出胞衣亦復滌淸其雄者不穿穴其黑者如墨細帶白針其白者加傅粉目赤如珠其紫者作褐色亦有色雜而花者養之極馴但遇土御剖耳拔瑠聽圄王者恩加者老則白兎見古今注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明嘉靖間獲白兎巡撫宋洽表進禮部尙書夏言謂獻宮頌作頌以進晉書載石勒時獲黑兎或以爲勒革命之祥於是改年太和元年潘州獲黑兎淸異錄古祥瑞利有攸往頒華殿忽一紫兎至駐伏鵝經不去惟凌菊花飲淸泉僧呼爲菊道人是祥難得而以爲祥也今何祥之多也蓋古今不同如此論衡兎孤雌吞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埤雅兎觀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漢魏格物兎無腎然土人分雌雄謂雄有二卵則固有外腎矣宋陶谷淸異錄雄兎脚快剿雌兎眼速離不現淡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世之卜兎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兎多月晻則兎少說者謂天下之兎皆雌而三足爲雄者

三星嗣碑款

枝江縣山三星嗣碑款吳學使白華先生撰文案讖云碑額用篆字曰縣山三星嗣碑題額用八分書曰大淸乾隆四十七年枝江縣新建三星嗣記考漢碑有無額者如樊安碑首行題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碑式云首行已有標題故不再書額惟孔廟碑額題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篆字碑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隸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卽入辭無額者或

題其前如張納樊安碑之比亦甚少已案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耳今此碑既案其額復題其端蓋合篆額用篆文題用八分書又牛號縣書以大尊王之義自是新式卽可備他時典故近獲大唐尊勝寺塔銘開元四年所建者首行題云大唐尊勝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十四字係八分書其文係眞書無案額是首行用八分書標題時已有其式矣

烟草

烟草今時習尙最盛人人帶揣其吸烟之器銅頭木身名曰烟筒又名烟袋矜巧門奇千式百樣裝烟之物名曰合包以京緞洋呢爲之多砌蘆形烟之最著名者曰建烟（出福建）衛烟（出湖南衡山）綿城烟（出山東綿城）關花煙（出山東關東）油絲烟（出山東）晉烟（出山西）

烟也曰煙說文菸也正韻臭草也正字通正韻菸蕙草十一先二字通也按此草前代未有吃之者故李時珍本草綱目不載自明末始興歐洲人分雌雄謂雄有二卵則雌而孕吐而生子不知其喉若何大也凡吸之有烟也故名烟煙同以其爲草也故諸醫面名曰淡正韻音烟廣韻臭草自閩中邊上人寨疾非此不治閩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間甘下禁烟之令怡賡堂集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凝白疾或曰能枯腸染疫於是之如市頃刻不出手閨閣佳麗亦以此爲整香畜相功盛於茶味逾於酒未有譏其故者案芳譜載食物本草烟草一名烟酒（按李時珍云食物本草二卷注闕撰時珍於嘉靖間注釋本草非正德重本何好）（烟草綱目不列烟草條目今本非正德重本何好）昧辛溫有毒治風寒濕痺滯氣停痰出嵐瘴氣多食則火氣燔灼耗血損年閩產者佳撚次之卷種秋花取葉曝乾切葉如細髮草亦數葉名曰蓋露（今湖南北幹種俗名烟）多許蓋露（今湖南北幹種俗名烟）姚旅露書烟草產閩中漳泉者葉大本名漢巴孤王阮亭詩寇曾以語韓慕廬宗伯宗伯時數習煙事士蓬命賦漢巴孤歌頗久傳水烟出甘肅之五泉川水烟袋吸煙從水過其興有鵝形象形葡萄形等式又有標題故不再書額惟孔廟碑額題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篆字碑首行泊洋煙出西洋磁爲末吸鼻中盛烟末者名鼻烟壺多以金玉瑪瑙玻璃爲之

四元

唐有判元掄元輸策又爲制科首也按天子自臨軒考試謂之制科者是也唐有試進士試明經試博學宏詞試拔萃試平判試書判試開元禮試道舉試童子試武舉試之目歷代相因名稱不一宋三元又有殿試而無解試之目元制鄉試會試皆試漢人南人科目三場蒙古色目人二場鄉試中選後又有禮部試會試中選後又有殿試而無鄉試科目三場詳見文獻通考

元宋則王禹偁學士貢馮楫使京試按宋制鄉試舉人始有貢舉之名後改稱解試禮部試稱省試殿試稱御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名

志遜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爲四元金史故事狀元官從七品世宗以宗獻四試第一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又升

金之四元也元則王寂金宗哲明則商少保格見王弇州宛委餘編

以解元登會元狀元者貴觀貴池人宇澗伯洪武甲子應

貢人太學發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鼎戎賜太和嘉之擢狀元除翰林修

撰夜夠能文章雖池州學宮中三元閣尚存

三元名始於洪武甲子解元楊廷鈞會試會狀一上特賜進士及第

商文毅輅嚴州淳安人以宏治乙卯解元爲乙丑會狀按本朝新進士榜次第考詩獻徵錄商文毅傳云弘治乙卯舉於鄉明年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二人

蘇長洲人乾隆己亥江南解元爲辛丑會狀

鄧陵縣志考宋景定考宋會要咸淳臨安志考宋會要皆時稱三小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英雄奇遇詩

鄉試文學增解有題黛石英雄奇遇處詩云雄紅本是千秋服那得人間有越

公甘書於嗣壁一學便過嗣下欲題詩見雅間詩句映其寄意之妙遂擱筆蓋

前世之服誇如此

靈芝杖

靈芝木杖出洮岷山中修幹鮮潔如白玉瘿瘤錯落假赤芝琢磨而成不知爲

何木也張蒲以吉祥得名攜竹以文采堅韌適用此杖蓋兼二善之勝矣予曾

作歌紀之

冬蟲夏草

冬蟲夏草出四川嘉州打箭爐等處夏則綠葉攢生冬則其根蟲結欲動土人

剖而食之云其性熱大滋補亦有陰乾東爲把以餽遠者長可三寸許半帶草

葉葉細如韭少半爲根皮屑屑如蠶蛹此皆前此所未聞者書人著本草時有

增加可知天地生物無窮也

隱囊

隱囊即今之肘枕其製或圓或方倦坐時斜以肘倚之故名王右丞詩不學城

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學彈棋丹鉛總錄晉以後王大夫尚清談客宴侯始作褒

尾隱囊之制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者升菴究未識爲何物也宛委餘

編顧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爲長簪車跟高履高履極弊坐棋子方褥還

正緣隱囊貴人不知隱囊之制視此可以意會古字穩皆作隱疑此穩囊也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尒州亦不解爲何物突或其時尚無肘枕王仲瑋集曹公作敘案臥載晉六朝

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歌案

岳少保封誥

岳少保飛於嘉泰宋寧宗年號四年封鄂王謚武穆於寶慶理宗年號元年改謚忠武於

景定度宗年號改稱忠文明洪武太祖年號九年仍稱武穆隆慶穆宗年號仍謚忠武萬歷

神宗年號四十三年加封帝號勑曰宋忠文武穆岳鄂王茲特封爾爲三界靖魔大

帝保翊昌運岳武王由是造成冕帶袍舄一分特差前驅監本監事羅賽捧前

去湯陰岳廟懸掛爰命道家啟建金籙告聞衿典頭播王封號尚冠袍用揚褻

恤咸使聞知按漢前將軍壽亭侯亦於萬歷十年加封協天大帝又於萬歷四

十二年中官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

皇朝瑣屑錄 卷十四大字 郭編 一十大字 郭編 三日 續知天下事 其加封尊號建廟文

事護國眞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特命金眞道衆啓建新天慶貲醮典三

晝夜藉此經像之功新釋民物之陬等語當時閣臣趙臣俱未知會至天啓壬戌四年始詔海內遵行但事緣道釋僧者蕆稱伏魔三界尤欠輿雅喬壽憶曰封號之加有出於當代褒嘉者量其功勳賜之爵秩以彰寵命也有出於後世追崇者則因其功著一時澤被奕世於推尊中寓思慕之意帝初尊漢壽亭侯遞至後世由侯而公而王而帝崇奉之情有加靡已蓋其浩然之氣常流行於天地間而曜靈赫濯自有以致人之尊敬而不容已也我朝因其爲千古正神仍其帝稱別加徽號則遵王制者稱之爲帝自覺名正順言以福國佑民之神脗與德報功之典準情合理何不樂受乃迂儒或爲帝始終爲劉後世加稱非其所願且援文信公不受元之封號爲例夫文信公盡忠宋室元固豐國也其不受封固宜設後世追而封之亦將狂風暴作雷殿其木主乎帝力扶漢統志滅吳魏使美名瞻自操封與加自權不可受也歷千百年之久而煌煌大典議之羣臣頒之明廷亦何嫌何怨而不樂受耶蕅曰事從其剏宜隆生前之爵而不願身後之封則孔子嘗仍司寇之職面文宣之稱至聖之號皆避之而不欲居矣烏足以爲定論哉此論甚趨備錄之以爲世儒之執而鮮通者鑒

金刃跌打損傷方

治金刃跌打損傷方雖骨肰（即墜地木跌取北方位）一條長二三寸許燒至紅透入白中用紅糖二三兩煖入同搗如將敷於患處絹包裹七日內必愈如金刃透膜血流不止及斷指折足等重傷先糊此藥外取荊蘆內白衣貼其上血即止斷者仍復如故須忌生冷不忌一切發物藥之增減須看傷之大小不拘定於炭之二三寸糖之二三兩也余昔年待罪滇南赫查匪類至洞坡地方登崇山人馬難行之所一面絕壁一面懸崖進退不及失足墜入深溝遍體重傷適過夷老傳述此方得保無恙邇來凡予所到之區輒以告人屢試屢效故不敢秘付諸梓公之於衆凡民間鬬毆在所不免倘禀報到官即令製此藥以治之則數一命而全兩命也不特可以省案牘而且得以積陰功凡司民命者更新留意

戊卷標目

瑯州淨花帖　每月薦新

魚龍變化圖　佩鍰祥

穀板　琶琶棖

萬人緣　相思鳥

桃葉珊瑚　騷屑

松紋劍　卞宇

輿文主地　蘇黃書

簑衣餅　清明上河圖

解元夢　蟻戰

方頭　古音略引書目

玉壺亭　唐六如墓

落水救人　絕句雙關格

晉悲世子廟碑　九秋春

鋼蟲錄　朝鮮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閩州淳化帖

淳化閣帖摹刻多種今石存者惟廿蘭一帖其前序云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
莊祖王於甘蘭以禦戎寇而錫之以宋人淳化閣帖無亦以文德足以柔遠千
羽可以格苗之意與珍藏內庫宏治間我恭王出面臨之仍留內庫至我遼王
出面臨之恐我子孫與各王府不遍及且無以公海內乃遞溫張二閣士摹勒
下石未竟面薨予且嗣予以勿替於辛酉六月始竣事閱牲告成汝然流涕臨
閱之際至和和尚父一帖於我聖祖之遺澤有追思焉夫析薪弗荷謂之不肖
予冲年無能恢宏我靈王之盛德大業此一役也不肖之罪庶幾免矣嘉靖之
工先後七年新舊不爽寸毫髮具在各跋語不具論論其始末如此云甫世藏錡
誰謂後跋云余少年在晉友李子崇處見宋不揚淳化帖心甚愛之比至臨下
懷故人之治亡莊嘆者久之重與直買歸時時在行李中巢閣有材官晉一鉄
曰先祖父遊此不識何文書且無用余諦觀與子崇帖同編而脫裂斷脉蓬芒
少異叱然以為奇遊因求歸殿下藏本雠校則濃媚遒勁神彩泛溢大不類世
所傳本如古法帖數段久已缺文藏本獨全的為宋搨無疑蓋屬初內府出者
馬房光怪以前物也遞姑蘇溫伯堅南唐張用之至閩伯堅一見喜而欲狂毅
然為余雙鉤越三月甫就時余有黔陽之命鐫石之約期在二年偶自秦來者
持伯堅為順府勒石二紙標範天成不減原本寄聲與余云此閣殿下盛事不
佞勉為之願托一言不朽余嘆曰淳化帖海內盛傳而真本絕少余兩帖自為
奇矣不意於煙寒得此余雖得伯堅雙鉤而勒石未卜何日茲閣殿下天潢之
富貴為此何難難在天挺睿藻知益帖可珍欲公之天下後世也足步河間矣

時見縉紳家藏率多臨本隨得溫陵張氏石刻半多剔落宏思子崇久逝無子
此帖不知流傳何所一日市過挾册謂者取視之乃子崇帖也喜尤物之再見
懷故人之治亡莊嘆者久之重與直買歸時時在行李中巢閣有材官晉一鉄
曰先祖父遊此不識何文書且無用余諦觀與子崇帖同編而脫裂斷脉蓬芒
少異叱然以為奇遊因求歸殿下藏本雠校則濃媚遒勁神彩泛溢大不類世
所傳本如古法帖數段久已缺文藏本獨全的為宋搨無疑蓋屬初內府出者
馬房光怪以前物也遞姑蘇溫伯堅南唐張用之至閩伯堅一見喜而欲狂毅
然為余雙鉤越三月甫就時余有黔陽之命鐫石之約期在二年偶自秦來者
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至慶歷而禁中火災其板不存朱晟古今碑
帖考宗絳帖（與曹士冕法帖刊誤所載同）凡二十卷閣帖增入祠帖增入祠帖增入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說拳子書祥記問總書淵之上書太朝既增設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策問

部設水景佑中仁宗相踵其煩褻始罷御集院具試題命擇史館閣檢閱給之

遂記上清之制可見古今號簡日博涉攬本業若如李程開所云不讀秦漢以

下書則唐宋之奧旨何由知耶（事始卷五總論讀書事宜）

李太尉德裕日課

卷卷記

江南由牛渚江入平江至蘇杭多夜行航率捲篷以行其制形製宛如琵琶余夜

泊虎邱有句云翼軫平江不欲流星光映水回扁舟艤僧牢夜語琶聲隔綠幢

聽到虎邱

萬人繖

近時官員去任多喬所部之人進衣繖以爲榮蓋庶幾舉輕裘燈之意而出於

異論者甚少余任四川見顧覩察事有可紀者因紀之曰清乾隆四十年乙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冬十月權四川按察使事甘肅甘涼兵罷遣金匱侯公光旭以能罪遷驛能司

事出雅州警兵警於初二日去威郡閱城之民滿方之謂以公廉能能禁暴使

市不擾威讎金罷萬人衣萬人雖携酒饌候郊餞公以報德老幼泵集武侯祠

下時公去其早追送多不及聞公來引領望者如赤子之獲慈母也鼓吹前導歡呼聒迫捧酒奉饌獻衣

冒面公來引領望者如赤子之獲慈母也鼓吹前導歡呼聒迫捧酒奉饌獻衣

繖靴掌繖蓋旗雜香周迭擁擠不行入市觀者如堵威歸公之復任也至行署

人爲滿公下與一一安慰之計雖十四萬衣幣是戒曰公蓋第一清官也戒曰

數十年來大官無此盛事也戒曰公在而匪徒歛跡恐公去而泵還復橫也予

目覩耳聞而有慨焉是所謂恩德入人滄肌浹髓者也是所謂三代直道尚在

民間也往予亦見豎碑建坊遂繡幀衣者突嘗官鮮墓致恩欲博一時之美名

以誇耀於鄉里以榮施於子孫而授意所部使爲刊碑築坊者有之出私蓋罷

陰籠人使代爲製衣繡者有之其或里胥衙蠹牙儈奸棍威私恩以獻諂者有

之說拳子書祥記問總書淵之上書太朝既增設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策問

部設水景佑中仁宗相踵其煩褻始罷御集院具試題命擇史館閣檢閱給之

遂記上清之制可見古今號簡日博涉攬本業若如李程開所云不讀秦漢以

下書則唐宋之奧旨何由知耶（事始卷五總論讀書事宜）

李太尉德裕日課

卷卷記

江南由牛渚江入平江至蘇杭多夜行航率捲篷以行其制形製宛如琵琶余夜

泊虎邱有句云翼軫平江不欲流星光映水回扁舟艤僧牢夜語琶聲隔綠幢

聽到虎邱

萬人繖

近時官員去任多喬所部之人進衣繖以爲榮蓋庶幾舉輕裘燈之意而出於

異論者甚少余任四川見顧覩察事有可紀者因紀之曰清乾隆四十年乙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冬十月權四川按察使事甘肅甘涼兵罷遣金匱侯公光旭以能罪遷驛能司

事出雅州警兵警於初二日去威郡閱城之民滿方之謂以公廉能能禁暴使

市不擾威讎金罷萬人衣萬人雖携酒饌候郊餞公以報德老幼泵集武侯祠

下時公去其早追送多不及聞公來引領望者如赤子之獲慈母也鼓吹前導歡呼聒迫捧酒奉饌獻衣

冒面公來引領望者如赤子之獲慈母也鼓吹前導歡呼聒迫捧酒奉饌獻衣

繖靴掌繖蓋旗雜香周迭擁擠不行入市觀者如堵威歸公之復任也至行署

人爲滿公下與一一安慰之計雖十四萬衣幣是戒曰公蓋第一清官也戒曰

數十年來大官無此盛事也戒曰公在而匪徒歛跡恐公去而泵還復橫也予

目覩耳聞而有慨焉是所謂恩德入人滄肌浹髓者也是所謂三代直道尚在

民間也往予亦見豎碑建坊遂繡幀衣者突嘗官鮮墓致恩欲博一時之美名

以誇耀於鄉里以榮施於子孫而授意所部使爲刊碑築坊者有之出私蓋罷

陰籠人使代爲製衣繡者有之其或里胥衙蠹牙儈奸棍威私恩以獻諂者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雲山有相思寺以寺產相思竹得名糊壁名畫類婆此云相思樂色丹且潤容

齋隨筆徐滨有相思林詩云遠客遠游新過蜜短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

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明鏡希言翻海上有碑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

投酪中浮而不沉相傳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泵名曰相思石蓝又有相

思鳥泵

桃葉珊瑚

桃葉珊瑚其葉如桃葉上綴圓珠攢聚二三十顆如天竹子鮮紅可愛經多不

敗高僅尺餘欲其之最佳者余於三月間見於蘇州肆中云種來自閩建七八

月間開小白花結子至多而紅虎泵芳譜所未載物之著名亦有時乎

驢屑

詞爲詩餘一名驢屑（見集）宋人揑塲夾朱竹垞有蓁錦集皆集唐人詩句成調

可謂繡口錦心不知其假出於東坡也東坡南鄉子詞其一云寒玉細凝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吳道 消歌一與側金壺繆谷杏葉昌修編相識李西 爭如豆蔻花稍二月初杜牧年少
即須臾白居易芳時倘得酬工夫白居易羅帳綉垂銀燭背韓翃歡娛豁得平生俊氣
無杜牧其二云恨望送春盃杜牧漸老逐春能幾回杜甫花滿楚城愁滿別許渾傷懷何
況清緑急管催劉禹錫吟斷望鄉臺李商隱萬里歸心獨上來許渾景物登臨剛始見
詞七首
松敕劍
松敕劍乃金川功加千摠宋建祿爲予製者長二尺上鑒金川功加千摠宋建
祿迨十字建祿長安人金川隘營鐫兵器得千摠驗其法鍛鋼鐵爲之淬以醋
劑劍身皆作松敕形他時亦是奇物每睨古人琴劍常御今古琴尚或一見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古劍則求之絕無不解其故豈皆飛羅延津耶
卡字
余官四川安縣有所謂卡房者羅押輕罪人犯係阿壩撥殺後金川用兵凡
要隘之處設兵巡邏名曰守卡子又河南路墩舖之閭亦設卡房盤詰奸匪其
音讀茄上聲破讀如略音而說文正讀不載即字典字彙正字通亦無其字俗
字也其義蓋取上不上下不下耳
輿文土地
世傳韓昌黎爲衡山土地蓋妄言耳而俗爭信之歸縣湘口山陝會館亦祀文公其木主題云唐昌黎伯商山縣主韓子文
公之神而京師貢院亦祀文公爲輿文土地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大學士阿桂等爲會議具奏事據吏部侍郎謝墉具奏貢
院五龕祀內張大明王像撤毀其餘並附近廟觀等因一摺奉　硃批大學

大字稱佳又云韓魏公書杜詩豐碑擘窠大字此法唐宋人多用之墨札之
證也面用修究未未解其義（海岱會編作岡）
（自有細楷大小不異使也）顏黃公答潘江如雅同云來則書名耕窠何義按升菴引墨池錄
顏真卿集玉堂嘉話錄未明擘窠猶言掌窩字大如掌耳書影茅元儀武備志
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壁窠作
八分書廣三尺許據此則不僅大如掌矣究未解其義也

簽衣餅

簽衣餅烙餅也以猪脂白麵爲之雜以椒末葱花一抖即碎入口脆而美杭之
吳山製者最佳（徽津縣志太倉俗名相傳出自王荊石醫仲醇家）會典載有花饌包子假首俱
蒸餅也（即炊餅又名湯餅胡餅即餅也）酥餅夾皮餅芝蔴餅俱爐餅也余鄉之千層繭餅亦
爐餅（名稱考引火炊曰爐餅）

清明上河圖

余鄉故家藏清明上河圖絹本繪畫精工城市山林無人不有無物不備洵可
玩也後有李西涯記施詩記云宋翰林賁史張擇端作上河圖蓋其時俗所尚
若今之上壚然故其處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
一二分億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畧而詳自郊野以及城郭山則巍然而高隃然
而卑窪然而空水則瀠然而平澗然而深蓬然而長引突然而激湍橋則桹然
枯槎然秀翹然翥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宦士農商醫卜僧道胥吏簿隸
夫婦女臧獲之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驢者負而戴者
拖而揹者導而前呼者執斧鋸者操斧鉏者持釜爨者担而風困而睡者倦而
欠伸者裹糧以覘者板輿輦箱而隨曳者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圖稱回岸
駐足而旁觀者交鼎慍嗷百口而同聲者驢騾馬牛槖駝之屬或臥或息或戴
或飲有就槽豁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肆村野之庄寺觀之
廬門窗屏牖牀之制間見而屋出店肆販鬻若酒若藥若茶若餻若雜貨百
物皆有題區名字筆意纖細殆至不可辨識而筆力遒勁態度生動隱見之殊
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改竄之異杜少陵所謂巧麼無遺憾者非蚤想夜思曰
累歲積不能到可謂殫矣哉當作於宣政以前豈亭豫大之世首有裕陵製金
五字錢及雙龍小璽至大定（金世宗年號）間燕山張著有跋疇元緗府至正（元順帝年號）
後散在民間歲於武陵陳彥廉後入京師始見於朱大理家復爲少師徐文靖
公所得倂余記之余有世澤之重姑攄其要如此成化壬寅秋七月既望日撰
井嘗長沙李東陽詩云宋家汴梁（集本作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
所尚傾城士女兒前携（集本作攜兒前）城中萬屋甍甎起百貨千商集成錢花棚榜市
圖春風務閑宴密散（集本作榮）朝綺芳原細草飛輕塵鼎者若蹙行者若雲虹橋影落
浪花裏捩舵撤篷俱有神筆歟在樓遊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苦樂各有
情縱使丹青未堪寫輪林豈史張擇端研朱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夥千萬直
與造化爭雕鎪圖成進入紺熙殿御筆親題（集本作題）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破
忽春光幾回變則風捲塵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印纔易主贏得風
流後代誇姓名不入宣和譜輪墨流傳籍吾祖（集本與宣空帖作祖）
（大都被徙富時遷流民編）乾坤類仰意不穢世事榮枯無代無乙巳二月四日東陽又題
（集圖本注云上有先世鄒設故有作祖之句）張著跋云輪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
於京師後習繪事工於界畫尤嗜舟車市橋郭別成家數按向氏評論畫記
云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識者其善實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記
又一跋云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爲張擇端筆必有所據後人迺以擇端作於宋
宣政間（徽宗政和年號）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姓字何耶海南
金元帥（始倉家成績作大將宏公）藏此久矣余始得展觀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滾水游龍間
但少香鹿撲面耳元帥云（集作祝云）此圖上有題本在宋彥高處（集作禎英公家）其經營
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意所能成也逸昌鄭元祐題又有吳集袁桷二詩按此
卷歟題先明人而後金元人又西涯集有詩而無文徵又有關情外錯其爲後

人臨本無疑明都穆錄檀瑞云是圖藏觀老長沙公家以穆遊門下且頗知
書遺每暇日輒出所藏命穆品評此蓋公平生所實寫者觀其位置考核郛市
檜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
先後皆曲盡蓋能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按圖而得雨非一一朝夕之所
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又引向氏圖卷記謂擇
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此並入神品元至正壬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
標題後有亡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長沙公自爲詩續書其後又一
跋云洞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岡爲宋人張擇端所畫汴京盛時氣象彷彿可
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貿奇購固知遠權勢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
不可不謹也據此則都太僕所見者有所卷李祁雲陽集周氏所藏清明上河
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圖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
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曉賞歎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
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常守富貴也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張擇端清明
上河圖跋宣興徐文靖公家後圖西涯李氏李酉陳洲陝氏其子負官繪實
於崑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緡購送歲分宜嚴氏籍記有張擇端清明上
河圖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景鳳東圖玄覽清明
上河圖本宋院人張擇端畫縑氏圖卷畫纖入大內朱璉老遵欲畫得之常事者
遂奏請發朱氏著令上供臨發有小內臣知上河圖價重竊啟箱竊此卷遠常
鄙者至內臣疏以藏御溝石牌中是日經大兩水纔長沒牌選二日夜不歇水
消從牌中突所藏卷則已屢爛不可復理突據此則圖卷已亡何以至今猶存
耶本朝仁皇帝御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財云天津橋下水消消柳外旋舟夾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聚輪想見汴京全盛日春遊多少太平人是大內又有是圖驗古今字畫多矣
其展作正復不少苟非具眼覓易實鑒乎 趙子期夏記云上河圖乃南宋人之
筆畫明皆不一圖見之宋人云京師郛郭上河則一卷定圖一卷所作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
先後皆曲盡蓋能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按圖而得雨非一一朝夕之所
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又引向氏圖卷記謂擇
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此並入神品元至正壬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
標題後有亡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長沙公自爲詩續書其後又一
跋云洞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岡爲宋人張擇端所畫汴京盛時氣象彷彿可
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貿奇購固知遠權勢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
不可不謹也據此則都太僕所見者有所卷李祁雲陽集周氏所藏清明上河
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圖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
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曉賞歎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
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常守富貴也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張擇端清明
上河圖跋宣興徐文靖公家後圖西涯李氏李酉陳洲陝氏其子負官繪實
於崑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緡購送歲分宜嚴氏籍記有張擇端清明上
河圖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景鳳東圖玄覽清明
上河圖本宋院人張擇端畫縑氏圖卷畫纖入大內朱璉老遵欲畫得之常事者
遂奏請發朱氏著令上供臨發有小內臣知上河圖價重竊啟箱竊此卷遠常
鄙者至內臣疏以藏御溝石牌中是日經大兩水纔長沒牌選二日夜不歇水
消從牌中突所藏卷則已屢爛不可復理突據此則圖卷已亡何以至今猶存
耶本朝仁皇帝御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財云天津橋下水消消柳外旋舟夾
岸桃花兩岸牛羊下上有茅簷人自好社酒一千餘家賣新酒又清明時節
賽紙馬賽社之歌鼓也又有卜肆命龜灼艾之狀又有趙太丞家門首有
貼出治小兒痘疹等症又有眼藥廣告又有王員外家門首有貼出賣香藥
等廣告又有王員外家門首有貼出賣香藥等廣告又有王員外家門首有貼出賣香藥等廣告

紘淸濁高下與歌聲相應曲終納已彈者於籠復出未彈者更送簪之又風陽有四人亦能觔觔十觔頭置小厭臺於几上四人各執樂器暗奏古人鳥卽卸面具遊行臺上或合唱數古人卽有數鳥卽而具以出觔還不失雖人巧使然而鳥亦智矣是皆巧於役物者舞觔舞馬不足言矣

方頭

古稱綫爲孔方兄今俗呼愛綫者爲方頭謂其止向綫孔鑽也（今人稱愛錢者曰方頭們不若卽愛錢者之點切也）又呼爲錢串子謂其能穿而不能散也又呼爲貨財奴卽古所謂守錢虜

古音略引書目

楊升菴著轉注古音略載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　說文　石經　字略　夏書　籀韻　鐘鼎碑　豫讓文　古孝經　古周易　古尚書　演古文四聲韻（宋夏竦）　佩觿集（郭忠恕）　字始連環（張有）　象類書（鄭庠）　切韻指掌圖（溫公）　韻法直圖（司馬光）　唐韻（孫愐）　桂苑珠叢（王仁煦）　五經文字（張參）　九經字樣（唐元度）　古文四聲（夏竦）　五音韻譜（李直夫）　七音韻鑑（不著撰人）　故跡遺文　徐浩古跡記　字辯（北齊李鉉）　字林音義（宋吳棨）　誤字（張揖）　難字（晉呂忱）　國語音（宋宋庠）　楚辭音（晉李軌）　莊子集音（晉司馬彪）　莊子釋文（陸德明）　莊子音義（崔譔）　李舟切韻（李舟）　黃庭經音（梁陶弘景）　爾雅音（晉郭璞）　諸經音義（梁玄應）　漢書音義（晉灼）　李登聲類（李登）　音譜（李季）　集古錄（歐陽修）　金石錄（趙明誠）　故跡遺文　徐浩古跡記　字辯（北齊李鉉）　五音韻譜（李直夫）　七音韻鑑（不著撰人

胡繼宗書後一行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冬十二上浣吉旦弟申立係八分書蓋
內有六如畫像仿壁硎石刻桃花菴詩爲唐寅書據居易錄云宋中丞牧仲偶
於蘇州閶門桃花塢野觸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立碑焉其好事如
此（硎研山左詩鈔吳騫知縣張君墓有唐六如墓一絕先生購得桃花塢舊址重建墓碑并繪圖以紀其事詩云）余於乾隆四十九
年至其地則碑題明唐解元之墓乃胡太守所立非宋中丞咸張大令封土築
亭而未立碑云至云好事凡守土者宜加意焉前哲之墓無碑可考湮沒者衆
矣（本朝詩別裁有江都生方舉輿字引諸人桃花塢書一絕先生購得桃花塢舊址重建墓碑并繪圖以紀其事詩云）

落水數人

湖北枝江縣把總王正高和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弭小舟巡江至阮家灣遇風
雨覆舟長年父子二人舁兵三人俱落水王即合於舟下隨手把船舷順水而
流覺有物相觸乃長年之子也因思死則俱死耳倘若有救小子庶亦可生乎
即一手批之其船風吹近水邊先是長年與兵俱浮水登岸見船至急探之王
與長年之子乃得俱生夫以危急存亡之時猶存濟人之念此王之所以不死
也後陞任去

絕句雙關格

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橫江詞第一首上皇西巡南京歌長門怨與買令人至汎
洞庭第二首宣城見杜鵑花王摩詰之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送元二
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高達夫之塞上聞笛岑嘉州之封大夫破播仙凱歌賈至
之巴陵與李十二褒九汎洞庭二首蓁拙潛之過上人聞若元結之歎乃山第
一首韋蘇州之滁州西澗皇甫冉之答張繼柳柳州之柳州二月白香山之東
城桂第三首裴交泰之長門怨杜牧之題烏江亭諸篇皆兩句平仄相黏四句不相粘
黏調反覺矯健意當另是一格而前賢未有言者余因名之曰雙關格謂如雙

關對峙也（先標標目名曰中峙格）

晉恭世子廟碑

晉恭世子廟碑銘并序在山西曲沃縣南（關恭世子墓前前進士吳鼒之撰
邑人慕佑趙士）前守孟州王屋縣尉張傑書（關南村晉史會要續張隆若不知即北人否）夫鼷鼠甘口齧
瞰牀革淵貫而不知其痛讒人甘言離間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僞歷斯道者果
（關四字）妬婦與小人關利而爲之也然不能移上智抑足以惑中人是則甘之爲
害在言益深言之大甘（關三字）也昔晉獻公甘驪姬之譖使申生自縊於新城春
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關一字）其陷父於戚申生之
死不若逃之雖恭爲子之道且失顯親之孝設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無
罪扈而祭之迄今千百季民意不衰嗣宇愈昌者亦所以龜鑑後人爾或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慈愛於佗人而不慈愛於其子邪況夫奪慈忍愛讒者
之有由也初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五嬖關之伺其隙而甘其言僅十年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事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薰豬之臭也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惡次則驗
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詣終則置毒於胙而取信於公苟非生而神豎鈌有
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五嬖皆小人也在
濟欲而貪賂信夫關利而爲之此妬婦小人之常情耳親乎今之說或有甚此
者大率衣儒服讀聖書窺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固有飲賴不盡其私離間人
君臣父子兄弟親戚賓友交關以至於誅殺殘虐分爭違戾讎惡棄絕者固甚
於妬婦之與小人關利而爲之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邪苟造物者使之然曷不改造其形爲蜮臭蜂蠆之（關一字）雖毒於人人得而
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閒以暗窒其親以瞽秘其言以暗讒
讒（關二字）心中面耳目不得伺人之隙口不得甘其言足使君臣父子兄弟親戚
賓友交關各棄其道而恭（關一字）歡愛之則天下無爲而治已又何必譎詐以懼
惡降殃以證邪乎舜名曰碎者悲也申生誠死孰不悲（關一字）親今之說愈可悲

矣必正其道謹作第云周文將王太伯走荊避讓位不基有成晉文將剚申
生自經(圖書)雄鬪始亭太白之舜申生之死一啓姬昌一閉重耳全生者賢殺
(圖三字)優劣之間差遠千里雖云被譖人誰不 知辭而可辨去之可賤弗傷(圖一字)
意矣釋公疑(圖四字)徒使人悲嗚呼人之爲讒天亦速絕腦顙(圖一字)亡矣齊兵襲
謀之不臧旋見屠滅敢告縉人鄧膆昭晰照寧(宋神宗年號)八年九月十五日男
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世長立石按此碑書法結撰方正遒勁仿魯公多寶塔
蓋具體而微者洵可傳也而趙子函石墨鐫華來梅岑金石備考胡文煥古今
碑帖考俱不載蓋搜羅不到耳

九秋春

柿果品可以釀酒滿州中條山蒲州普救寺釀者佳(時之閒郭汾山陝之安邑皆有)其色白以火點
之亦能起燄如汾酒可久貯土人呼爲九秋春謂柿至九月而赤熟始釀也不
知視西涼之葡萄安定之洞庭春色爲何如

鬪蟋蟀

白茅堂集有鬪蟋蟀記云鬪蟋蟀興中尤甚余買得一侍兒吳江人初秋寓兩
促談遠聊亂吟覺數頭養之因詳其法其一品格頭項肥脚腿長背濶頭巍者
爲上評翅厴頭有銀絡數條曰青頭厴絡若六條相抱名纏環紋不堪用次頭
黃血絡翅黑腿白曰黃頭厴絡次紫金翅紅絡腿
日錫紫金魚袋次黃色血絡頭兩尾裘勒如螫曰羊角尾俱以牙白爲上次黃
色肚長而頭銳曰花肚黃次紫黃色身有紅鱗大如胡蜨子牙紅而銳白或黑
曰錦東衣以上七種最貴號將軍絡有力名百脚戰蜈蚣所化甚難得若止兩
肩有鱗名香色肩鱗不用若頭小項翅窄腿細生於淺土泥坑向陽之地者爲
最下二教養熟豆漿調飴劃糞塡罐底宜暗處日餵水濱黃米飯一粒多則過
肥或茭白絲瓜花羊眼豆花熟栗菱芡偷虾蚊子水蛾蠶蛹魚牛犬肉消泉
水茶忌鹽酒醋烯炙橙橘諸香臭臭人鼻息白露後須索三尾者是雌與之蜉

朝鮮

朝鮮平壤去燕京(即燕)約二三千里去奉天府三百餘里曰輝巖有通判守之
其所屬曰鳳凰城有巡檢司司饋粲城在鳳凰山山下即鴨綠江江東則奉天
輯嚴江西則朝鮮義州界義州彼土音曰愛州有節度使有府尹有屬縣每過

中外交易之期彼中人輦渡江來鳳凰城下交易遞檢及武弁司彈壓有卡路以限之不得輕越日出而集日昃而退每入貢中國其諸生額從者得報明有司開之王假以三品武職銜從行其正使爲吏曹判書判尉使爲謝書判約束從行入司刑名者曰監察御史事皆聚令御史正副使不御也其法嚴杖重凡杖人刑者執杖退丈餘跟身離地三尺舉杖全力撲之過五杖多斃者若換法則殺之凡彼人之死者剖其腹寔以鹽而縫合之以屍還其國其俗好文學解聯詩取士重經義分年試經五經通者得授吏曹判郎宰相也其次三四經通者亦得授京右騶若制科則鄉會試如中國制其試四書論一賦一七言排律一首平仄與今異以欲辭之筆歌也每句叶韻共六十句試得者銓次不如明經也其國中諸生最知名者曰李鼎九字玩亭號蓬山有蓬山詩集長於七古有奇氣其次曰柳得恭字惠風號歌商樓主人有歌商樓詩集係彼國甲午年解元有句云峽溫依草莎煖合夕騎橫沙脆影長亦清婉可誦又有諸生李德懋字

懋官有過鴨綠江詩曰送人官奴渺無涯自拾汀花點翠鈿可知彼國官妓猶衍唐之舊云又有朴齊家者 朴音亦諸生能詩乃土著若李皆國王宗室柳遜自河東故文物流風猶可紀其高麗箋分紅黃綠白紫五色縐厚耐書一可抵爲三絹亦可以書罪用羊毫柔和應手惟墨用漆堅細難辦不如歙之良也其國禁諱高麗二字偶書之必辨釋之曰朝鮮則喜其官甚精出乘馬則侍者伏地以背受足二侍者舉足安馬上雙袖龍鬚馬上手舉大扇其侍者皆白衣俗呼高麗棒子聞彼國之賤者入中國三次乃得比於良民耳其開此明季如松最庇以其救朝鮮死於倭人葬於平壤也其山川之奇秀類於浙閩風俗亦近之閻潛邱朱子詩箋王漁洋愛聯讀戴之窩亞於中土

聞見錄香錄戊卷終

己卷目
至寶錄
天賜時玉
猞猁猻
荷包牡丹
獅子
吳侗府
趙千里春山訪友圖
文林果
石花魚
白雪樓
景德窯
泥水穴
宜圖顧氏宋
見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至聖誕辰

國里志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孔子卒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史記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年七十三孔子年譜起庚戌至壬戌年七十三歲宋薛孔子生卒年月辨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遵毅梁氏之說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遵左氏說自壬戌歲上逆已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又曰案曾紛淆紜折衷以經經無明據當案之於傳案之於傳不獨遵於史乎羅泌路史云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然

盡考曾靈諸靈史會要俱不載不知何所據而敢於奏對也

子孫葬

予家藏古圖鼎一按古尺高七寸五分足高二寸八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九寸腹徑九寸四分耳高二寸其式與魚山古鼎同但差小耳耳足皆素純緣之外繞以饕餮布以雲雷覓一寸七分銘聚班殿銎調欲滿內款云作子子孫爲二行蔡君謨有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此鼎作款參差迥形其古其云子子者子之子爲孫也或取子孫之意博古圖子孫非二字而解也

古人制器圖以象乎陽三足以象三公象變變以戒其貪作銎貫以象澤物之功皆有深意其款或云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蓋以貽厥子孫者其曰孫者按左邱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藝器謂其度可法匪便子孫觀目警心非直爲玩好之具也藏器者可勿寶諸

天賜時玉

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嚴令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設庶何傷乎褻齊嘗見藏柔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格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子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巳丑卒（後四月誤巳丑作壬巳乃五月十二日）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歲孟子曰生之謂性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斷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

明夏文愍公言有天賜時玉賦序云嘉靖十[illegible]年正月二日夜雪聞朝全舁上
喜礼[illegible]輔臣[illegible]諸官日今日正欲與卿等一見但業天賜時玉耳臣言伏讀
文以時玉名實古今所未經道臣謹恭綴天[illegible]作天賜時玉賦一首獻伏惟
聖明乘覽焉其賦敬皇明文徵中

荷包牡丹

荷包牡丹即蕤芳[illegible]所[illegible]魚兒牡丹其葉絕似牡丹而差小其花四瓣而收口
色粉紅而蕊微吐黑黑蕊枝如荷包之倒掛者京師人以荷包牡丹呼之宋周
必大有詩其序云得之湘中狀類雙魚以二月開命曰花媚今江南所在多有
至於寫狀命名昔人似不及今人之相肖也

鴛鴦件

懷德堂集載[illegible]恩事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旨頒送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慶成宴桌面一張鴛鴦件一分酒五瓶

摴蒱

今人飲酒多以門拳爲勝負[illegible]之猶[illegible]六研齋筆記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
謂之慢拳又名豁指謂蓋以目遞視人爲已伸指之數隱門緩以取勝唐皇
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玉柱食指名鈎戟無名指名
游虹小指名寄兵掌名虎牌指節名松根通呼五指爲五岑則唐時已有此戲

元章傭藍

米元章死後爲[illegible]林寺傭藍神[illegible]生[illegible]之地取生[illegible]本[illegible]果之義[illegible]在[illegible]鶴
山下見漁撈文[illegible]林寺題名六研齋筆記潤州[illegible]林寺以來元章爲傭藍[illegible]志[illegible]
[illegible]林寺有[illegible]像[illegible]人跨[illegible]番竹[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石沈[illegible]有以[illegible]寺[illegible]伽[illegible]外[illegible]名[illegible]
爲[illegible]智[illegible][illegible]
今[illegible]之左[illegible]杭梵天[illegible]寺以蘇東坡[illegible]爲傭藍證果[illegible]於輸墨文章者何[illegible]

無香火 地獄

地獄異墨蹟

[illegible]經異[illegible]廷[illegible]字飛百緩芝岡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
其雄才大略[illegible]在明史予家藏其墨蹟一卷結搆離奇傾欹俊逸有劍拔弩張
之勢有[illegible]擇虎雅之氣望而知爲英雄筆也其跋云此新卜東園十疇也作於
癸丑南勘後面先營十疇於紫[illegible]仇年文者則庚午遊勘[illegible]而作也先營卷甚
劣作字不拾意縣圖爲年兄爲紫[illegible]復覓佳紙再書而紙復不佳筆又枝枒不
中書其縣圖每謂予有一分酒[illegible]有一分字有十分酒則有十分字今七月剃
日余又持素無一滴助而又値紙筆則厄宜其技止此耳懸圖曰技原止此何
用誤紙筆若酒則眞當爲子分渴也譬此爲紫[illegible]一笑時天[illegible]四年七月一日
也江夏熊廷弼印章一爲熊廷弼印一爲東園主人其詩首章云爲愛林塘好
辟暄新開別業面東原梅山樹繞斜連郭[illegible]洛橋通直到門得是舊時花柳巷
酒水[illegible]濁杜門仍苦懊鄰[illegible]到菟遊嫌酒客踪皆佳句也

蒱子

大[illegible]之對矜者名曰蒱子[illegible]俗[illegible]以[illegible]云[illegible]俗[illegible]
[illegible]今之太子也俗曰大[illegible]會與就有扮猢猻[illegible]紅豹[illegible]狐皮獺皮貉皮等[illegible]字又作[illegible]
被海[illegible]字與正字通字[illegible]俱無其字[illegible]俗字[illegible]爲[illegible]錄今語謂皮衣之長者曰搭
[illegible]俗[illegible]作搭[illegible]引[illegible]非[illegible]持[illegible]位
[illegible]俗[illegible]作搭[illegible]自[illegible]非搭[illegible]名此[illegible]最古郭一經云牛[illegible]衫也起於[illegible]時
內官服之此解非也衣係長袖何云牛[illegible]複字亦字書所無

天竺筍蕈

予[illegible]枝江下新場鄉見道傍臥木一段[illegible]透突不中材問何木曰桁也何用
曰將爲薪余曰惜也予[illegible]持歸使匠工[illegible]曲[illegible]勢[illegible]爲十數段長短順其形[illegible]

其中使空琢辟其皮使光復宏缺爲辟因瀦爲囿而後觀徑玲瓏狀若奇石外
貴內未相映相暉光彩煥發如眞玉名之曰天拾翁室中書君始可聚族而處
突友人爭攫之以爲貴予留其二濤墜哉世無棄材顧所用之何如耳

吳制府

吳口口公建善字雨民瀦洲正紅旗人駐防西安府乾隆丙辰進士歷任雲南
湖廣陝甘總督剛正勤諸朱於公事夜漏靜證筆研於臥榻前偶憶應辦事件
即起書之乾隆二十六年再任甘肅躬親細務以勞成疾於武閣後閒致於任
余輓詩云作神應迺猶捻虎韜猝證倒漢臥龍心史永藏星海岸口碑早勒峴
山餘皆寇餘也後陝西巡撫舉公沅曾以從紀名宣諸於朝

澍藥

晉俗七月七日織女渡河之辰小兒女先於六月內以豌豆大麥種於碗內日
以水潤之至七月可長至八九寸許晚間於庭中記神舉燈燭輝煌盛陳水一
盆時思拙向詩尊祇覺眷氣浮砚北幽人來往園中得慨嘯登鳴佳山中知
晉何處三嘆息

孟男採大麥苗女採豌豆苗斷爲七節漂水中視其影男漂之影爲字形爲弓
矢女漂之影爲針線爲花樣以爲得巧名曰漂葉 晉孟臨汾生曰臨水神作
是又爲七夕一佳典也按宛署記燕都女子七日以桅水曝日下各女子自投
小綫浮之於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勁如雲細如絲粗如繩以卜女子
巧拙與晉風小異

趙千里春山訪友圖

宋趙伯駒春山訪友圖長卷末有小款八分書伯駒二字有千里小印無題跋
鈐有明宋濂景解大紳二學士私印余得之江南放家書畫譜紛事備考庚子
銷夏記皆未載蓋未之見也山川雲樹殆孫北海所謂設色雖濃而神清潤
若無能名筆余懼尤物之不能長留也因題長句彷彿其狀庶他時觀跡如說

蜜可詩云春光淳淪風斜徐綠繫丹崖嫻嫵虬松高古墜藤秀山花山鳥相
友於有客白馬伴一僕爲訪業心人如玉橋畔二人自閒暇指點似與說茅屋

米芾書

米芾書有風檣陣馬之目其實不然蓋其用筆如風檣陣馬耳

柳葉最至寸餘攢聚開放宛似蘭花俗呼爲蘭花柳

文林果

余鄉之紅果即朱奈也視他處之林擒沙果皆勝按洽聞記高宗以苑中朱奈
賜侍文林郎又名文林果可以當之

八硯銘

余師德慎賣先生保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翰林侍讀雅擅臨池蒙
藻米之勝好聚石得微銘其背此八硯皆天然形銘曰巒數序曰所記精深
濁類不能拈深取乎莖之植淨論語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淄楊美夫石之性貞爾以貞性而幻淨植其令我珍重宜也贊曰持躬簡默應
務沖謙儻實君子庶其俾與才堪倚爲文至彫龍賴假顏色始發遠逢侯封即
墨匪是藉膺銜名實實棄位而行　硯頑然也不自棄也彌廉隅也良可嘉也

我完然起欲借攻也儻稼穡艱難勿容輕忽卷勻圖居士題保畺慶開硯訓　歙
卷皆爲圖一方硯作田綠畴餘歙硯筆舞得豐年壘兩初插淵心花已漾鮮任
鰓集汗滴笠子不須爲慈保田硯詩　閻工林佑普畺硯余以斯石形如右軍
風字硯命之製棄烟雲滿起可直五千萬緡工雖雖退而屹足風外添森予見
而笑曰碑益佳矣遂名爲風篠硯取東坡更將掀舞勞把燭看風露意也大凡
事之遇無可奈何者能作如是觀自然無碍　曾共鳴秣鳴盛時化而爲研倚
餘奇韻蓄休更解焚也解和卿雲奚舜詩慈保路硯歌　歐化鴝苗獻三石一
似荔枝一似風字獨至斯石數摳想面不得其形似豈愛奸是天然不欲以器
嗚耶孔子曰若子不器斯石然非即石中若子乎石如有知定向予頻點頭也
因名不器硯慈保識　勘之歸化風潦少畜雅宜閒門染翰作字涼林薄蕾貌
恩心智解動臨池捧石而至余領登焉壽命從厚賜置几席間歷勘再四忽悟乃
形有似乎荔工巧彫琢眞荔不異眞荔性熟食多肪燄假荔性寒食多清志入

世既久深明此義登眞硯銘戒心勿易　特身似玉守口如瓶古名言斯硯也
眞其如玉師其瓶形呼爲玉瓶借之自警登矣遂曰持不墜由主敬守無失線
用點人皆畺其高逕我獨取夫淺近慈保舉

石花魚

石花魚出太原之保德州蚩貢河之鯉魚也河行州地石崖夾之若辟斑駁如
畺山黃魚食之至秋肥大肥入冬掛冰以貢美品也太原有賢者他處不可得

牛毛猪

畺之金川多牛毛猪其色黃與內地之眾白者異大止可三四十觔若肥美

白雪樓

白雪樓在鄧州西門外阜關山麓三元宮龍地多梨花舊有酒樓無名汾州郭
舉與陶正之官鄧州暇劣工詳列陶旅之職是知樸堰登器日用必資但隨開發
公朝作觀樂甘臨時稱太白詩題曰白雪樓公爵仿魯公爲時所重題役輒長
精徹用以昭垂永久當製瓷所需在泥土而泥土之細在陶澄泥土細而坯胎

建灰泥合面釉色俗泥釉是當首蓄陶練尤合居先至於窯其材更當利其器
欲期烟焰無玷於品類務令光彩有暉於遮迎斯匣缽之倍用宜擇土精而次
及者也若夫程材制器既當左宜右有之時仿古酌今必擷方矩圓規之則惟
茲模範圖乎坯胎曰造曰修而賦物始有其象爲彫爲鏤而受質各別其形於
是施後業之功成受采之益圓琢異製渲染同工釉分吹拂而巧拙立見足詳
聚識而功能始辨泥形土質都成金石之聲錦地花紋非帶雲霞之色骰東猶
夫茅草利用通乎宸聽默相惟神度奉陶家之享獻上供有職迎邀天府之品
圓圜列後先序分簡次一頁採石製泥惟陶利用窯土作胎其土須採石煉製
石產江南徽郡郡門縣距窯廠二百里山名坪里谷口二處皆產白石開窖採
取劑有黑花如鹿角茶形土人薪溪流殺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磚式名爲白

不不香教上帝凡超凌之泥土皆以此名超景像鐵人士香造字香盒此字色純質細製造殷胎壇白膏花圓琢
法同白不止可供捶合製造之用於粗厚器皿爲宜窯中爲開採爲舂碓爲舂
煉採石製泥之法不越於是云二頁淘練泥土造麥首舊泥土淘練尤在精純
土是石子定帶暇疵土雜泥攙必重拆製淘練之法多以水缸浸泥水釘翻攪
標起澄沉過以馬尾細籮再澄譬層翻製始分注過泥匣缽饼水滲製翻用無
底木匣下鋪新薄數斤內以細布大單將翻製傾入聚包磚壓吸水水滲成泥
移貯大石片上用鐵鏃翻撲結實以便製擘凡各種坯胎不外此泥惟分類按
方加開材料以別其用缽中所收器具人工插拳淘練情形悉備三頁練灰配

釉陶製各器惟釉是需面一切釉水無灰不成其釉灰出榮平縣在景鎮南
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鼠尾草燒法亦如鐵方鐵印二種洗補磨擦
泥與釉灰和成黃稀稠相等各按瓷之種類以成方加減燒之紅內用幽水煮
八頁採取青料瓷器無分圓琢其青花者有宣成嘉萬之別悉精青料爲紛畫
之僅而發青大釉亦須青料配合料出浙江紹興金華兩郡所屬諸山採者赴
賈鉄綿之耳以爲留注之具其名曰釜釜下品瓷器之釉泥十釜灰一釜爲上品瓷器之釉泥
七八而灰二三爲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對或灰多於泥則成粗釉圖中紅內所

山乞取其溪流洗去浮土其色黑黃大率陶器者多頂還統名爲頂匠子俱以產地分別名目販者携至燒瓷之所埋入窰地煅煉三日取出淘洗始律賣俗用其江西廣東諸山間有產者色澤淡薄不耐煅煉止可盡染市賣粗器圈中所繪特詳採取其於製煉則未及焉九頁採選青料青料煉出後尤須採選有料戶一行書司其事料之黑綠潤澤光色俱全者乃爲上選於仿古雖青青花細瓷用之色能黑綠而鮮潤澤者爲市賣粗瓷之用至光色全無者性薄煉枯悉應澳棄至用料之法盡於生坯罩以釉水過窰燒出俱成青翠若不罩釉仍是黑色如窰火稍過則所罩青花多致散漫惟青料中有黃染遂一種獨爲消楚入窰不改故細描必用之圈內筐盛匣缽乃屬點綴非須料正意十頁印坯乳料大小圈器拉成水坯俟其潮乾用修就模子套坯其上以手拍按務使泥坯周正勻結始褪下陰乾以備鏇削其遲坯不宜日晒晒即裂至澀瓷所嚴之料研乳宜細粗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爲一缽專工乳研經月之後始堪應用乳

用研缽貯於矮凳凳有粗木上嵌一瓦盆孔以裝乳缽之柄人坐於凳握缽乳之工僱每月三錢亦有兩手乳兩缽者每至二缽者工值倍之老幼殘疾難此實生瑤十一頁圖畫青花青花繪於圈畫一缽圖畫百千若非衆疑相同必致參差互異故畫者止學畫圈不學染面不學畫所以一其手圈不分其心畫者染者各分類職庶一室以成其畫一之功其餘挑雕染復仿同前各習一家料紅質雖枝質異而類近於畫至細器上之邊線青綠廂間繪坯之手其旋心之論銘書記圈落款之工花鳥禽魚寫生以肖物爲上宣威瑤寓做古以多見方精此青花之異於五采也十二頁製造琢器琢器之式有方圓鼓筒之殊製造之方則采繪雕刻之異仿倣類宗其典雅降新舊審其淵源自陶成規器遵古制花同鋪缺采色膚上脊瓷瓷作哥汝定均抹汙之僅則非過水火木金土洪鈞之調雖雜諸相物以賦形亦範質而施采功必精夫墾埴出白林泉側不越夫尚將重均瓷胎爐烟煥色雖瓦缶亦參藥爺

絲可出粗及細為中生巧施以眼明心細手準佳所用顏料與法等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兼清染膠水所調經久褪抹面耐水之色則便兼堆填他蓋時有龜裂者各因器之大小以施運筆之便十八頁明燭曜燭白胎瓷器於幣內燒就鮮紅紫綠等色要有明爽燭之設小件則用則燭燭大件則用胎燭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週圍夾層以貯炭火下留風眼將瓷器貯於燭膛入執用板以避火氣燭頂蓋板蓋泥固封燒一晝夜為度凡燒瓷器法亦相同十九頁裝桶瓷器出幣每分類揀選以別上色二色三色脚貨等名次定價值高下所有三色脚貨即在本地貨賣其上色之與器與上色二色之琢器供用紙包裝桶有裝桶院以專其事至二色之與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紮十件為一仔字音云仔作也一歲五六十件為一仔字音云仔作也其外水陸搬運便易結實其院業多以麥草為名目二十頁記神賜瓷器一節裝桶以便運載其各省行用之瓦盆不用紙包裝桶止用麥草包紮破三四

方于魯墨

方于魯字建元新都人善製墨嘗有名萬層閣王弇州貴汪伯玉貴屠長卿貴王百穀號皆譽之其墨用桐歐入柴草面煤之其膠用鹿角用蘇草汁以解之搗以木臼體以金槌數百杵而凝乃蒸之過五千杵墨凝而堅不復杵為象五規者萬者圭者雖僅者象所取義六日閱實日閱掌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曰太元訂為詩書則文休承董公穀沈啓南祝枝山莫廷韓陸師道名重一時之輝煌矣古用松煙和以漆今變其法而益精是以仲昊作千秘號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古之製墨者必擇其質以施其巧故曰墨以人貴名以墨傳名墨之所以傳者以其質之不朽而必有水泉煙膠之良制作之善也近代以來卜氏之墨名聞於上王百穀序云瑞墨墨符蒼璧黃琮卿雲龍賦曰舜衣薰鼎天馬芝房連理合歡虎文韻光作製幣第二絕最夏碑蒼龍元珠刀筆貨泉璇玕琾蕤作帷古第三百子九英珊瑚木難松枝桃根鳳尾鏤瑑作博物第四香譜貫月五牛三車員多龍陀法輪妙花作法實第五玉澗瀧機鳥使鵝蜜碧潘創存紫氣真人作鵝實第六爭太史本寫機序云其品式有經則王府之圖石神鉤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好則儲師之倡輪扁之斲朱之玉楮

一端

墜花酒

墜花酒一作墜山西汾洲府汾陽縣者佳一名汾酒一名姪油又名火酒又名火春以大酒之即為梨釀之即為　用高粱釀之歲久逾良俱市者多泥以水試酒之法水二

而郭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誥渾噩爾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族類
器穜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神姦册府之翠玉不可形狀也其芬香郁烈光
彩煜爛則虞廷之卿雲太乙之青藜楚之魄蘭畹蕙也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
書倉頡之篆孔甲之盤盂閎里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膠漆而固不烟霧而升
不盈縮而黑不珠璧而潤若有若無若離若合天之蒼蒼非正色耶其毫子之
衡氣機耶即爾衍莫能譔季成莫能相奕美哉技也一至此乎（明詩綜于慎行墨上自稱述）
墨而頗能驗墨事以爲古之墨者毋過章仲將所謂一點如漆者六季毋過張
永嘉毋過祖敏奚舒陳郎五季毋過柴珣潘谷當
和沈珪陳瞻張遇王迪蘇澥元毋過朱萬初而其最著者曰廷珪谷是數子手
賡而不可名友人汪仲洽氏謂余子試評之評而發謂得歲效賦焉余不甚別
墨而頗能驗墨事以爲古之墨者毋過章仲將所謂一點如漆者六季毋過張
永嘉毋過祖敏奚舒陳郎五季毋過柴珣潘谷當
衡氣機耶即爾衍莫能譔季成莫能相奕美哉技也一至此乎（明詩綜于慎行墨上自稱述）
拘惘然其體各不同有大家當用者或當時另是一格但前人未有言及今姑
取而論列以資知詩者審別焉一麟角格如宋延年之畫山石深得窠臼制詩
元山胎余製墨四餅黝於漆個於月其光可以鑑其潤可以損其芬可以奪沈
云灘宮秘苑勝瀟湘別有仙人洞簫聞嚴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
向歌筵來度曲雲依輦殿結爲樓徹臣書奈方明御今日濕降八駿遊此詩前
二聯平仄各自粘對如麟首之角對時也李青蓮寄崔侍御登金陵鳳凰臺別
中都兄明府杜少陵城西陂泛舟咏懷古蹟第二首王摩詰出塞作積雨輞川
莊作高達夫送前衛縣李寀少府李參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錢趙
贈閿下裴舍人皆是此格一兩扇格如徐安貞聞隣家理箏詩云北斗橫天夜
欲闌悠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琴閣奏遙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舊峨欽
調愁遊憐玉指寒銀鎗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此詩前四句後四句平
仄各自粘對如門之兩扇各關也王右丞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高常
侍夜別章司士岑嘉州奉和杜相公發益州初春郪縣東序送李判馬歸扶風
別廬杜工部寄至嚴公仲夏枉駕草堂皆是此格（偏格謂變格分格）一四柱格如王摩
詰酌酒與裴迪詩云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
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風春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
臥且加餐此詩每兩句平仄各自粘對如四柱之並立也李青蓮題東溪公幽
居岑嘉州使君廳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皆是此格杜審言存日京中有
懷王維訪吕逸人不遇則又四柱之變格也他如沈雲卿之湍池篇崔顥之黃

秦晉貴豪皆以先生爲主顧歿先生親舍殮撫幼子敬其四方遺贄走書告其
家唯維持還里是蓋視疾而得其實者三原劉紹攽爲顧寧人先生立傳云踰
老於吳年七十餘卒蓋不知其寔耳寧人先生有贈衛處士嵩詩云抱疾來河
東息此滄水傍（宜閩本妨橋本）亦一明徵也先生名重一世特表紀之

七律雜格

律詩惟七律平仄粘對必須謹嚴而初盛大家多有出入後人遂名爲江左體
如憫然其體各不同有大家當用者或當時另是一格但前人未有言及今姑
取而論列以資知詩者審別焉一麟角格如宋延年之畫山石深得窠臼制詩
云灘宮秘苑勝瀟湘別有仙人洞簫聞嚴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
向歌筵來度曲雲依輦殿結爲樓徹臣書奈方明御今日濕降八駿遊此詩前
二聯平仄各自粘對如麟首之角對時也李青蓮寄崔侍御登金陵鳳凰臺別
中都兄明府杜少陵城西陂泛舟咏懷古蹟第二首王摩詰出塞作積雨輞川
莊作高達夫送前衛縣李寀少府李參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錢趙
贈閿下裴舍人皆是此格一兩扇格如徐安貞聞隣家理箏詩云北斗橫天夜
欲闌悠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琴閣奏遙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舊峨欽
調愁遊憐玉指寒銀鎗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此詩前四句後四句平
仄各自粘對如門之兩扇各關也王右丞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高常
侍夜別章司士岑嘉州奉和杜相公發益州初春郪縣東序送李判馬歸扶風
別廬杜工部寄至嚴公仲夏枉駕草堂皆是此格（偏格謂變格分格）一四柱格如王摩
詰酌酒與裴迪詩云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
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風春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
臥且加餐此詩每兩句平仄各自粘對如四柱之並立也李青蓮題東溪公幽
居岑嘉州使君廳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皆是此格杜審言存日京中有
懷王維訪吕逸人不遇則又四柱之變格也他如沈雲卿之湍池篇崔顥之黃

宜園

崑山顧寧人先生絳後更名炎武又字亭林祓書携子遊歷天下於秦主李子
德困篤家四年於晉主余鄉韓進士宣家滄濱之宜園即歿其地沈歸愚先生
明詩別裁但云沒於山西未審何地余鄉許孝廉齊燕爲韓旬公墓誌祓云予
居岑嘉州使君廳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皆是此格杜審言存日京中有
師顧寧人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挾圖書子僕先生館置於宜園往來賦答

鵲樓王維之送方尊師歸嵩山李太白之觀趙洲杜子美之崔氏東山草堂白
帝城最高樓皆謂之拗體然皆以古爲律者格法對法律體句法聲調古體雖
大家能之大歷以後此調不復彈矣細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
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蓋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蓋韻者先二
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按宋李師中送唐
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猶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
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讒骨已寒天子若存扶社稷豈容夫子不生還雖
寒一韻山還一韻所謂進退格也前蓋韻者謂前二句一韻後二聯一韻耳云
後四者恨也轆轤韻者謂前二聯一韻後二聯一韻耳此等格名人間一爲之
未可以落韻譏也

見鬼

胡公寶瑛字泰舒安徽歙縣人雍正癸卯進士乾隆壬午間歷仟山西河南湖

南巡撫世傳其能白日見鬼其在轅中日嘗閉有問之者曰鬼有甚慘者不忍
視又言白日市中鬼但就陰處行耳其形大小不一間見行路人有顛躓者鬼
或挪撼之驗異矣（按新會諺所謂見鬼畢而云公雷劫色）往閱劉九皜文其述異狀云湖南吳
傳政少能視鬼在秦日晡不出戶出輒見鬼室中不張燈亦見衆鬼狀云小
短黧黑無頭卓見惶遽若是陽明懼避夕見則從容惟日中不見傳政雍正八
年進士發西安學習與前門吉伯川密余聞之伯川雍正十二年也又乾隆
此有異耳又前楚歲時記江夏劉炎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人市業鬼悉避
劉問曰生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曰我本無術但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裹
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歷考古今胡中丞之事或當不誣豈眞幽怪錄所謂世
間人鬼雜牛之說耶豈非罷役之言無爽而宣室之談有徵耶

經形

余令枝江時有前衙差以鐵繩拉人致死者驗其項勒圈皆傷案赤色然有無
聲鬼頭行人絕跡青客即門而入不願面舉問何爲者曰考異鬼神余曰鬼神
相間蓋繩圈連環入肉處有傷空處則無訊其情緣衙民欠稻貿者於方炊時
可考跡平客曰人死爲鬼嬉然咸行向暗通出遇暗面伏人迹所到鬼亦隨之

與衙差過口角相爭衙差即暗將鐵索扣入大環爲活套猛套其項其人回頭急欲走衙差緊拉相持片時氣閉而倒地遂死詳上多疑者余令縣役於庭訊時察明即於庭柱上將鐵索大環套入隨拉隨緊方論致死之由獄始成又余有一族侄貧苦無依食於余因憤逼於冬夜自縊所居室中用雙細繩活套圈赤頭鑽入其內比天明解救時急解不開家人無知用剪斷其繩予起視其項繩痕連其傷經繞重非八字不交如勒死形但傷痕不亂腦後痕微向上又有套縊傷正在腦下紫赤一色髮不散慢項肉無指爪痕滑身亦無磕擦傷此二條皆余所親驗者洗冤錄未及載屍在仕途若不細心詳審其不至以疑似蒙冤者幾希因錄之以告司刑名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瑣香錄己卷終

庚卷標目
千叟宴
鼎楹
灌纓堂屏風
堂聯
蓋火則焫
藥言
治鬼符
治水蠱奇方
王母宮頌
奇品錢
秘辛僞作
四書語詩
工尺
留靴圖
良心賦
珠筆
天發神機殘碑
遮了
尺八
鵪譜
合和羹
裕公和尚道行碑
銀條菜
瓜子畫
二郎神
茶縢木香
瑁枕詞
周將軍墓
五色麪
分水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千叟宴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凡三品以上無論現任致仕皆得預宴山西省三人巡撫農公起總兵福公敏泰與曲沃文公墉文蓋乾隆戊辰武進士山東文登協副將休致家居者也宴於乾清宮人賜御筆詩一軸鳩杖一條並內府諸物實盛典也御製詩云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韻抽祕無須更鬬妍惟賜年今歲乙巳距御極五十年恭依皇祖原韻抽祕無須更鬬妍惟賜年其有年耶九十及一品大臣以上皆召至御筵前手賜之餚以昭天恩國祚皇祖勝一堂之韻君酢臣醻九重會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畢千叟宴史策饒他莫並肩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新正月上澣御筆下有古稀天子之寶按平陸杜

公濱於康熙六十一年有和聖祖詩云壬寅上春恭和御製宴千叟詩二首廣業聲催瑞景妍垂恩黃耆做瓊筵天門直是羲皇世春殿同歡海嶽年有象星雲方燦爛旒遊兩露更滌延欲知此日群情暢坐列顛毛醉拍肩彤墀日暖普春妍盡乞還追宴錦筵邃深九重蹕舜琴從容三俯慶堯年共承天詔邀恩賞相近爐香得歆延宴罷欣聞飛蓉燕柏梁賡和各差肩眞可想見君臣同樂之盛

合和羹

陳文貞公廷敬澤州人其午亭集有合和羹詩云衙飡名不笑唐風多儉陋茅茨曾喫小人羹自序云合和羹雜菽麥野菜爲之太史公所謂民之食大抵飯菽飲藿羹者是也然自秦晉燕趙皆食之而南方聞者每竊笑焉嘗與南溟（吳綸字）宛公（李文定）天殷（宿左關下）二公皆南人而獨喜食此且爲歌詩以見貽余亦和而歌之所以志余之辱交于二公亦以物之幸而見知於世有如此也

鼎檢

檢生於土金鐶之內灰燼之中非所宜也大同左衛古鼎鐶鼎內植檢一株蟠根於火之餘金之上絕壤而生歲月既久亦一奇觀代州馮訓生作鼎檢歌紀之

裕公和尚道行碑

裕公碑在平陽府翼城縣金仙寺字大寸許非二十二行行五十四字結體寬綽用筆豐潤而秀妍尚完好無缺標題云大元晉寧路翼城縣金仙寺住持弘辯興教大師裕公和尚道行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撰并書篆按石壓鐫葬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程鉅夫撰文在河南少林寺其評云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今此碑雖亦椎裕公和尚而碑在翼城縣金仙寺又書篆撰文皆係承旨其爲另碑可知（梅岑金石備考作金仙寺碑）松雪齋集不載其

文因錄之佛以大慈悲隨機說法爲世舟航所以付囑其徒著攝爲五分曰紫叩經則阿難受持曰毗奈耶則鄔波離受持曰阿毗達磨則迦多演那受持即所謂經律論也曰般若曰陀羅尼則付之文殊普賢二大士其教雖殊其覺悟準迷則一而已佛滅度後二千餘歲有脩其教者曰廣裕賈通經律論藏尊然爲四衆所宗世家絳之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肆講肆日記三千言發軔於戒經決策於衆經論頓躋於唯識因明年二十衆推爲座元法說法要人服其精論出世住壽聖寺修千佛洞佛閣殿堂大開講席聽衆逾百楹施緊興次住華嚴院且善其講如住壽聖時次住十方仁壽寺肇建夏安居講堂安衆百五十又建冬安居靜講堂安衆五百重修佛閣法堂脩堂祝住持聖華嚴日益大以肆於是移住金仙寺寺大面廢久住持者難其人師立志弘毅百廢具舉修大佛閣造彌勒大像高百尺廣三之一飾以黃金置大藏經及唯識鈔疏四十部又修法堂脩廊香積廚門牖金碧輝映爲普像觀寺東臨滹師庵據滹衝韜

謂石為岸高丈又尋袤八十步住金仙寺三十餘年終歸之世請下當不滅百
衆最後住勝因寺精建法堂廊廡三十餘間凡常住所宜有者無不悉備師前
後受四衆請更五住持一日必齊請亦不輟四方檀施金粟布帛一委常住所
至有餘積而己無私焉以其贏餘施十方僧又約其同倫為上生會精修密行
將生兜術示寂七日面如生時其主持勝因也陝州聞喜各建大會請師為四
衆受戒阿闍黎四方請疏常以百計住金仙日值世祖聖帝設資戒大會揀於
大內說決默契聖心賜以袈裟住壽聖日感聖慇化供給豐溢是則救中所
謂志行精專有感斯應者矣師生九歲從順公和尚落髮出家又十有一年而
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於雲壽和尚又二年領衆住持住持四十又一年當
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遷化於金仙寺越七日塔葬于寺後壽七十又二
臘五十又二嗣其法者七十餘人曰才曰頤為衆上首前受聖誓名播諸方滅
度後十又一年其徒智貞狀其師之行走京師請紀師道行以備不朽余謂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佛妙嚴秘密剎海等一義味支分派別如月在水非論無以證經非律無以顯
教究其指歸則一而已師能融通三藏弘佛法于一方而始終焉則其為四衆
所宗宜也其往生兜術陀天亦宜也其嗣法上足續燈覺爽亦宜也乃為銘曰
佛以妙法大啓羣蒙空有互彰理事雙融皇元肇興大教是宗裕公之生適際
其隆聽慧夙稟博洽強記曰經律論等一義味利生接物像教攸寄受法布金
雲蒸霞蔚屏棚地湧金像山景天興其謀神獻其功海沛心胸微言奏論道契
聖心大衣弘貴慈氏敷猷佛光遍燭惟普之跡惟洽之裕裘是堅珉甃室蓋岡
延祐元仁宗年號七年歲次庚申小春日住特僧智恩智眞智信文愨等立石

瀛緲堂屏風

鄱州城東壘藏河卽柯有木橋橋頭有瀛緲堂元鄉賢知汪綱趙堂內屏風門刻王羲之
閣亭序字大三寸許其疎密整斜一肖定武石本蓋汪公士鋐所書時贈文任證地
尙武書法罕有知者從此僻壤生色矣巴陵岳陽樓屏風為張文敏公照所書

章新牛毛藒絲不容筆模糊彩暉微紛綸羣朝迅抹不隔宿老眼小眼看不眞
古來書畫如魚鱗似此奇絕精無倫離婁公輸盧一身顧張鍾衛各邊巡蠻猴
雖曰古無倫三年無乃太艱辛大巧恒爲造物忌此翁落魄家酷貧姓字滅沒
良可惜我爲歌愛其淳敢謂賞識驅黃外始知小道亦足珍

蓋火照猿

有一無知人面行醫者人患瘵召其親之伊曰子之瘵名爲則瘵是蓋火盛所
致非人不解蓋火則瘵之說伊曰醫書云蓋火盛則瘵生聞者無不捧腹醫而
若此其不致殺人者幾希

二郎廟

世人爭祀二郎神其廟海內多有然多不識其爲何神以余所見有以爲神姓
楊名戩俗稱楊二郎其旁侍塑梅山七弟兄更有白犬三尖兩刃刀是祖封神
西遊而作者俗鄙可笑（酌史唐人爭吳子汗騙見北像五綴皆作朱之色及鄭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雖一豹見被拜祠多出鄭）

聞見瑣錄　庚卷　六

（里小兒市井學人安得不作笑談）又有旗幟書清源妙道眞君者以爲神姓趙名昱按崑城錄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附宋炀帝知其賢徵召不起
強之乞爲蜀太守拜嘉州楗爲潭中有蛟爲害昱率甲士千人夾岸鼓噪聲振
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之江水盡赤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裔波
而出州人俱識事爲神明隋末潛隱不知所終唐時嘉陵江溢蜀人思昱見昱
在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拜之眉山太守聞於
朝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浦江口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嘉定名宦志趙
昱青城人其斬蛟事與龍城錄同又載其開皇間舉家入山踪跡不復見後有
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一童子服弓挾彈以從至宋張詠滅蜀蜀亂禱祀
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眞君今所祀川主則祀秦太守李冰所謂二郎則
余至城都溫縣俱有川主祠二郎廟所謂川主（劉燾後耳目志殺此語曰
李冰之次子助冰治水者本朝雍正五年勅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李二
郎爲承繼廣惠顯英王令地方官製造神牌每歲春秋祭祀是二郎乃李二郎
也祀典煌煌可正流俗之訛（按雒堆伏龍觀神李冰封英惠王載宋時製牌也）

藥言

吾鄉王行人大作邊子先生順治己亥進士嘗著藥言三卷以自警是入世之
針砭也固節錄之便病者因方爲藥庶有瘳乎　周濂溪先生曰無欲故靜程
明道先生曰有主則虛余以爲惟有主故能無欲惟無欲故能有主愈虛則愈
靜愈靜則愈虛也　王陽明先生曰世之暗鈍者固不足與有爲矣乃強明者
病于矜高是故充而不能下弊激者病于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對症之劑其
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而愼愼則無不密是
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
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面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我恥者乎
故君子之親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于文定公曰士君子處世能絕四語
家君子之言如是　趙思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
告人不欺天不欺人總是不欺其心耳丈夫欲破天下第一流人須從不自欺
做起　薛文清公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
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即怒先自煩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于
急迫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慾疾干頑孔子曰唐受之黜不行焉皆當
深味　此心恬適最難能於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澄
然寂然惟遇之安而後恬適意思油然而生然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理明
則欲淡矣　毋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危哉言以鑒諸心版（劉燾後耳目志殺此語曰先生宋陳公輔罪安定以政事安定人才以學術殺人心亦此意）　昔武王問五常之誡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誡

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也故孔子于易傳著愼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愼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愼言者八亦既舉舉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覽宏遠而危其身者好揚人之過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身禍時危哉　天下甚事不從忙裏錯了夫心迫于忙如明鏡猛遭氣刷雖甚明亦未免有乍昏時以昏照物物惡能照若略綫片時則本體漸復矣本體既復豈尙有以爲曰黑以妍作媸之事　呂居仁曰前面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當須令寬徑路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耶彼立已于峻者可以警矣　同是片言耳厲聲而叱之則受之者必怨平心以道之則被之者多感何則氣平與不平也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怒則招拂此之謂也夫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更甚於我者則憂患中有安樂當境遇之窮宜思時人有更不及乎我者則不足中有至足昔賢云凡事較之彼苦則樂一生聽之有命則安吾以書之座右　依附兩字最足骯人自立之志而且非自全之道如陸行乘馬水行泛舟非不捷目便安且逸也而一有失足害不可言蓋天下事理一分利常有二分害相伏然則有時而乘馬泛舟將無道以處此乎曰毋揚帆于駭浪毋逸轡于康莊　吳莆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台之可作出處銘　余以爲不得罪百姓便是不負朝廷退合於道便是不畔聖賢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人亦安能皆全顧各自偏勝亦親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厲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余嘗讀唐書卽以唐人類從官守的事上爲學才是眞格物如同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嗔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回轉生歡喜心不可遽其喘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屢意求之如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優於氣節魏徵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

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
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
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訟書獄之間無非寔 ** 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
空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
事不辦昔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工部詩
云忍過事其喜此皆切於事理可爲世法非空言也 大抵天下事循理守法
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乃是正理今欲寬縱以誘其心
欲其歸恩於我便是賣公法以市私恩了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
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爭閃戶乖戾之感至
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昔有僧獨居深山山鬼百計誘之僧不動
久之寂然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人世橫
逆之來皆是難我的山鬼一爲所動便受其制只如此僧不見不聞眞如野火

燒空不撲自滅 陸放翁作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
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黃山谷云子弟病皆
可醫惟俗不可醫余曰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不與
禮郭林宗受其吊而不拒終愧而成善士張讓歸父葬一郡騶至迺名士無往
者讓恥之陳太邱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太邱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
凶頑太邱弔人全活善類故迺能其毒性鴟鴞懷其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
何如耳余以爲至人達權中人守經能造至兩先生手段則可耳若猶未也莫
學帶水拖泥且防墮落坑塹 品晦叔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
法可恨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稍留曰司空尚能容嘏卿何況族黨此人安意
迎合可惡也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亦不答夫大臣類笑所係
不淺賓客探聽於上僕隸窺伺於下甚則子弟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
所多白而黃者時時有之但香減於白花則又茶蘼之別種也

茶蘼木香

茶蘼木香自是二種世每不辨北人多以茶蘼爲木香南人多以木香爲茶蘼
及是二花條枝色白花朵攢生實亦難辨惟茶蘼開於二三月木香開於四月
時有異耳茶蘼白帶淺碧木香白花紫心色有異耳清異錄云茶蘼木香事事
稱宜故賈捕枝云百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是亦以二花相類也王敬美學圃
雜疏疑茶蘼爲白木香曲洧舊聞木香有二種俗說粗心者貌茶蘼不知何所
據也蓋皆介疑似之間花木考酴釄色作淺紅香氣不足益部方物畧記謂茶

太原傅山自題所書云鄴舊浦持綾子索書書已自顧徑似正一眞人家治鬼符一張不覺失笑友人曰是可爲典也予曰前人已言之矣放翁詩云小草書成鬱壘符遺山論詩絕句云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瑠枕詞

祁縣志載瑠枕詞邑人閻繩芳小志云嘉靖癸丑秋九月於書院圃中撿得一枯髏脛一瑠枕（原鈔稱係一枕一枕）（原鈔稱係一枕一枕）（原鈔稱係一枕一枕）（原鈔稱係一枕一枕）枕上書剔銀燈詞一闋小院烟深雨細正好憑闌春睡曉金枝連推繡枕報到皇都書至眞人得意集英殿首掀丹桂　斗帳重裀鵲起斜倚屏山倫喜寶髻慵梳香篋拆破巢見中高高名節（詞作梳劉銀燈詞二闋後第五句皆去字此詞七句）　秦樓十二知他向誰家況辭詞尾題宣和次歲蕤賓月吉日子東仲美書更寫圖花抑此癡於五百年之前及今發露其事若有待者爲之移棐城東原古枕仍殉之云已卯秋熊雪堂文罄南昌人吏部典試關中過祁讀志云曾憶譚友夏集中載此詞云是王摩詰夫人何緣有此譚與熊皆誤也其詞頗佳

治水蠱奇方

一富商患水蠱念嗣子幼小往漢口鎮收債且就醫至漢鎮屢延治不效鼓脹日甚遂租船西歸比登舟入艙甚委頓老板（呼管艙人口號）門之告以疾老板曰予可療也因煎湯以進服之小便大利病漸痊而其方曰細腰葱蔗（葱蔗俗書之訛俗以北服名約束者）連根二三尺許洗淨搥於半陰半陽處乾之煎服極效商病既愈隨詢其家人生業老板曰余夫婦二人子女各一天門籍也商曰子今治我愈無以報余家有田數頃今與子約爲兄弟汝可乘船至吾家舀余並農事何如船人首肯遂並歸

周將軍墓

明周太保遇吉墓在山西寧武府城西二里許濱河屢嚙於水守土者曾築石堤護之（劉九皐有修關忠武墓記）年久堤崩河水漱剔逼近將及於墓乾隆五十年六月陰霧屢日境傍忽湧一小山土石俱渺河折而東無復水患遠近異之豈公之靈爽不甘于泯滅邪抑忠義之骨眞爲鬼神所呵護耶昔女媧氏之風陵沒於河面復出郭記室之墓浮於江而不沒非常之人亦有非常之事無足怪者

王母宮頌

王母宮頌題曰重修澤州回山王母宮頌并序（甘肅通志同中山在澤州西北二里上有王母宮）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陶穀文（陳繩傳右文品文錄載其文）天聖丰（宋仁宗年號）三年太歲乙丑三月十五日尚書度支員外郎知軍州事上柱國上官崧重書字大寸餘篆玉筋篆是仿嶧山碑者余家舊藏其帖明董子函石墨鐫華不減近畢中永秋帆閣中金石記搜討極博亦遺此

五色麵

麥備四時之氣謂秋下子冬生根春長葉夏成熟也黍具五方之色謂葉青花白蒸赤子黑根黃也西北人麵食亦有五色謂麥麵白（即高粱）麵赤苦蕎麵青也

奇品錢

予藏一馬錢是友人于岷州楊土司處所得者其形覩開元錢而微小輪圜函方肉好周郭幕文上下有赤窠二字背有一馬當孔頭向右作飛行狀上有一馬字下有草形銅色純赤又一錢徑寸輪郭孔間文曰五飛而背左右有圈圜二字眞書上有厝雲下有一兎（通考援周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然不曰武貨文據周圜二字又似勝之類）按唐人顧煚張台於錢文各有纂說宋紹興間季孝美著錢譜十卷明王圻三才圖會亦有錢圖俱不載（乾隆年間錢氏王鎡封發物推平開紙散漫於地並錢人耕地得古錢每一中並他云陵谷陵移古蹟總湮埋編平潮謂秦初東門不復來黃夫錢在網罟小家舊錢也邑人爭取在五行詩）

分水斛

沃泉出絳縣流入曲沃自上而下可以灌田近村人爭之數十年不息明成化間知事劉璣於分水處鑄鐵斛定分數四孔六分東孔四分訟始龍後奸民毀斛復爭萬歷間知縣蕭誄復鑄之至今遵守不替其式鑄大方斛置於山峽水口開一大孔以入水開兩小孔以出水村地多者得其六村地少者得其四予嘗至其地摘十木葉丟於上流流入斛內四六各隨水去恒息爭之良法也

秘辛僞作

漢雜事秘辛一卷楊升菴謂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島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物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等語此其可疑甚多子充遠使攜此秘書一也資氏豈知書者何以落於其手二也至明尚存此書何前人絕無有見三也且其中審視一段婆穢特甚從古才人輕薄未有蹈此者楊氏好異蓋僞譔以惑人耳又云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略用此書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乃知楊氏爲此欲爲弓足發窾也其僞愈見

珠筆

有一舊宦式微其子孫出其祖先所藏筆售賣象管金鏤其頭而穎毛已蛀不中用商利其金貨之及去其金則管中空而寔以珠于是獲富其家不知也當時之魄筆與受筆者悉得無知而竟不得爲子孫之利可爲慢藏者戒時有坐客曰是眞筆有珠璣也予曰不審操是筆者果能字字珠璣否

四書語詩

盧乘純字性香襄陵人雍正庚戌進士由翰林官給事中罷歸乾隆丁丑會試易表判爲試卷題曰循名責實五書八韻限田字公擬作十六首又十二韻二首有十六韻四首二十韻二首三十二韻四首四十二韻二首又蒼萃四書語四十韻二首其于學古入官名實之際包括無遺非蒼萃四書語詩云明新歸至善

有爵按人天安信慧應切覩觀察以連無他惟斷斷得一卽拳拳仕學象優裕行藏可貫穿教須遵四教竝必化三竝狂猖中能復誠明覺自先覺求得士帝臼急親賢雅擅詩夢禮功深道立擩有爲臯管晏所述比彭錢寔與高名副新無舊習沿耕耘安九一經曲極三千流水澄心內浮雲蔽目前有鄉規出入中禮善周旋任爾誇登遐從吾笑執鞭齊治平巍煥果得蠻膠寧干祿逢年在力田過情聲勿喜奉使對能專行已知中立生民解倒懸德風吹有象化雨潤無邊政效三年見風聞百世傳惡將去橋梲爲且順梱檻蹶力原非尙觚形務得全逢原交左右疏道淮方圓水火揉猶亟雲覬望可憐識人謀立達作相備危顚放去求雞犬歐來憎猶鷗知難開稔定同樂導齊宜待且周公且胡然季子然操存膺松柏手足漂泳漏策焉明兼殿求魚骨妄緣爲山山實地放海本原泉居棣榮三月岑樓雕九烟賈文分虎豹飛羆識魚蒿美備欣盈耳逢迎恥脅肩有苗期秀實錫力緬高堅背繫匏瓜久願聞希木選鳳鱗靈鳥獸

天發神讖殘碑

吳天發神讖殘碑在江寧府學經閣下石三塊並列傍刻跋云余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闕]段半埋於土窃疑以爲天璽元年[吳烏程侯年號]嚴山紀吳功德段石固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傳[闕]象書椿之宂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闕]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闕]泯滅因聲置清凉後圃[闕]時辛未元旦[宋哲宗年號]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闕]相宗師題又一題云余奉命計粟侍親遊此[闕]天璽斷碑親[闕]之筆力向[闕]文詞殘[闕]不可讀也悲夫崇德[徽宗年號]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民朱竹垞天發神讖碑文考序云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願不見收于歐陽修氏之錄祥符周密客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

字亦可以意辨乃援據載記作碑文考一卷石之斷歷千餘年無人能聯貫識之者自雪客始（如事人金石文字記編載所存顯文）又跋云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盡出於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按皇象八分書張懷瓘列爲妙品而郭翀伯金石史云其怪誕直牛腹書耳黃長睿書家張湯是窮穴得鼠者亦稱之何也趙明誠以爲妖其知言哉（弇州山人云趙明誠金石錄跋碑所載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爲妖而不著其奇基肯甫中丞編一帙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批法而挑鼓甲硬又盡近八分隸）

工尺

世之學樂者但習工尺歌而已其於五音十二律絕無知也按唐人以合四乙上尺工凡代五音二變以合字代宮尺字代徵工字代羽四字代商上字代角乙字代變宮凡字代變徵宋燕樂篇云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略附于下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乙字夷則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故有十字譜曰五凡工尺上乙四六勾合朱子云所謂半字譜也古作樂譜者初以厶口形狀爲識如鍾投壺篇魯鼓薛薛之法尋以音調各出二文末足于用乃即二文增損乘積用之如工者口也上者匸也尺者只也合者台也四者皿也六者六也五者云也乙者上文向上波也凡者尺文向上波也諸文本無音韻義理且並非字學者因其形似而強讀之爲字也明黃佐以爲本於楚詞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之文則是字譜亦由來久矣惜乎俗工不能按譜而審其音律也

遮了

遮了嶧聲見喙嘾亭詞本草曰蜥蜴玉篇蜥嶧聲也其音一今之鳴聲有二音者是遮了亦蜥之一種其聲斷續如其音故俗呼之七修類稿作都了非（類稿作都了）

留覩斷

寫眞名留覩圖見雙臥堂詩延陵吳閬思著顧凱之傳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即寫眞也

尺八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仙隱傅昇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八尺（此以節尺八遂非）

良心賊

張公天佑安邑人乾隆辛未進士令旌德時觀察沈公清任下縣錄囚駐寧國府檄解囚聽訊張公僉差起解中途積賊汪必受脫逃後捕獲解撫軍審賊曰小人自知該死勿壞我張縣主若壞張縣主則旌德人皆罵小人也撫軍笑而頷之他日語幕臬曰賊乃爲張知縣乞恩也夫以賊而知張公之賢可知矣以賊而知張公之必爲所累而敢於上求亦可謂良心時發者矣張卒以失囚例罷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鶉譜

鶉譜二卷逸其名蓋北人撰爲目九曰原始相鶉法善鶉異相總論飼法鬬鶉法問鶉法籠鶉法養鶉附錄其於臧鶉之法綦備矣庶猶賢於纂所用心者乎其原始謂鶉有鼠化者（月令云仲春田鼠化鴽）有魚化者（本草水歌云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有蛙化者（楊慎丹鉛錄云正德三年夏秋許人鬬鶉鶉來華陽縣市中皆蛙所化酒有味蛙所化）有雀生者（戴埴鼠璞云宋新書云宋庶王時雀生鶉）有卵生者（本草綱目引陸佃曰鶉有雌雄常居田野頗得卵何得言化也）其相法三十有二其美鶉異相爲品三一鶉中王曰丹山鳳（長毛毛紋經緯錯綜錦紋通體條理俊俏一見奪目）五色鸞（背毛朱項黃眉綠眼玉嘴赤距體似鳳彩色鮮明身皆條理錦紋振起喙然一鳴見者却走）重臆（眼中各有兩瞳子他鶉見之皆走）瀟天星（頭如點漆身如點墨兩翅白點如滿天星白點他鶉隱而却戰）

步　紫絨纓　風雨則潤濕身絨毛紫紅者　皂絨纓　美相兩歧通體皂黑　白絨纓　美相同前通體純白　一鶚　如火他鶚無有身絨對毛紫紅者

中上將曰赤絨豹　毛蝟長絨即毛細而短小百戰百克　玉麒麟　通體毛羽赤身背間有黑紋體赤皂錦一片　皂鵰　體頭皂背間有黑紋體赤皂色盛翅有毛如玉爲將無敵　鐵牛　把之不盈一握分兩倍於他鵰石皮毛通皆皂黑

登場拳幟有敗手　鐵鸝子　黑嘴黑腳烏毛綴白點如百戰克　無敵大將軍　對膽見直四兩俗云鶚重三兩九見害皆通走此之謂也　獅子裘　毛羽碎雜參差捲折中間大盤旋成塊如蜷毛屋相連蓋整齊酷　錦絨裘　面腮圓大盤旋綠地綴奇相間　銀海紫金粱　紅黃斑

猞猁一片如銀頂毛一線如珠或云質下純白紫領一線　十八棋　脚生鱗甲鋪如棋子九個兩脚十入　十四指　雙足紫黃俗有一十四指

丹鳳頭　頭頸有毛數根五色燦爛如錦緞兼毛長半寸　白玉嘴　嘴如白玉美相　純毛毡　此純毛如錫之亞也　白玉鼻　鼻如白玉中無一田裡猩　猩熟好鳥成慢脫去因舊秋復入網羅此純毛如錫之亞也　錦背鵰　背上一片有毛如錦五色燦爛　赤背鵰　背上一片有毛如火色背背鵰

身首修偉下盤光爲雅到週週游盤初有三百隻游勞鐵後立門　金背鵰　背上一片如金黃色　獨翎鵰　翅上有骨一個根獨長　白翎鵰　白翎身多處花邊翎

背上一片俱皂青色　金背鵰　背上一片俱老黃色　翎鵰　翅上一片如金黃色

雪白　青面獸　面額兜回形狀說怪黑雜色碎短光禿　彩重眉　眉重隔耐后毛色不一黃灰白上下鑲線質硬奇材　品毛雉腳　白品

常如踏車俗　孤鷹搜　一足腳掌紅踏立路赤開提鈴　綠耳揉　兩耳異毛線紋翻翠巧門　雕雄雁　鳴聲雁似

毛正當頂中脚上有雉子紋　三檔　檔底三行緊接一處　白玉柱　兩腿間相高大深白如玉　羌瘡腿　兩腿相連後生有瘡將

嘴嘴然揚高座和一名盤鴻　千聲子　高入雲大連綿不絕精翮　紫七寸　翅身紫色節高有七寸　一鶚中　脚高距長御弓背　紡績

偏將曰鬪鷄臉　形如蕨葉臉假門　鬪雞胸　胸前開闊座厚挺拔　龜背　背如龜殼圓而上聳　鶴形　高距長背

盤　成皂成紫成黃盤旋扎扎掙裡鎖如紡車然　青龍尾　尾毛一根乃多年之白毛變者　白龍尾　尾毛一根長及潔白亦名

施鎖亦名玉尾　攏白旄　尾上諸毛一片皆白赤名玉尾　玉縧環　頂上一彎白眉毛一線如玉環然亦名玉　翠縧環　銅錢相

眞毛一線色　佛頂珠　白毛一撮正當頂中　朱雀頂　頂毛一線紅赤如硃　金抹額　頂毛一線老黃如金　銀抹額　頂毛一線純白如銀

皂毛紅色　赤項麀　皂毛紅如火色　白項麀　項毛白如銀色　金項麀　項毛老黃如金　玉鈴鐺　白驗白點玉嘴毛腳白品毛一根脈紫腰

或紫腳腿中毛邊白色變白珠或綴在外盧溝曲隱非動月赤名半月環變　銀滴珠　胸腔毛上點點白珠綴浮者曰明滴珠歲者曰晴滴珠歲

鐵鈴鐺　當中一根純黑　花鈴鐺　白毛散布胸前　左掛印　紫膝有白毛偏左　右掛印　白毛偏右　新

紫滴珠黑滴珠連珠頂　頂白腳綴白毛散棋　左插花右插花　頂上一根白品毛或左或右　佩玉　白品毛正背一

月環　紫腳腿中毛邊白色變銀滴珠　胸腔毛上點點白珠綴浮者曰明滴珠歲者曰晴滴珠歲　皂袍玉帶　皂背背中有白品毛　紫袍玉帶　紫背連珠箭　翅上老毛連根白色相對多少相合　左

連珠左翅白毛散棋若干根　右連珠右翅白毛散棋　小金鉤　舌眉赤身嘴長下鉤如鉤　其調飼之法十其

關法六其四法分初四再四其籠法四其附錄則取雅致而脫俗徑蓋豪士之閒情而貴介之枕祕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瑣香錄
辛卷標目
黃河源　賈鼒
方文輈論文　知縣勅
小背詩　西施吐舌
三十二體篆書　河漏
魂帛　告廟
龍角山慶唐觀碑　漢夏承碑
龍眼鳳尾魚　金瓜
刀圭　牟尼
毛氏重鐫經史　老秀才
北方農諺　黃梅詩

呵羅羅　俗語有本
蹴天動地　唐宋盛事
眞書　八分隸書辨
龕亭　四徼君
長鬚　聚米爲字
立孫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黃河源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諭今年春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西寧務期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亮是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命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高老蒙古語瞭達素北極星高老石也其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湧瀠爲下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按繪綱目元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

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遍觀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華流濟輓近五七里譯爲二臣傳名阿敦腦兒敦元史作朶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赤作出元史勿闌也里此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腦兒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卽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赤作出元史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亦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又按徐幹臣河源考云自禹疏九河司馬遷河渠書述之悉矣而河之源則詳於漢書張騫傳漢書張騫傳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昆侖者天下之高山日月所隱避意其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所及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出皆在東南矣豈非昆侖者乎臚道元水經注及元史諸書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成謂河出崑崙潛行地下分二嶺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出積石山西南又東流入塞至元世祖命其臣都實窮河源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正西三千餘里考自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出三門集孟津歷虎牢而勢益雄放民被其害方禹之導河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周定王時河徙砦碟于是遷變無常大勢徙而東南滎陽以下則奪汴水徐邳以下則奪泗水清口以下則奪淮水而非河之本道矣

貢鱘

遼東錦縣出鱘魚大可盈尺味特肥美爲窶鮮魚香異常月遣官以水漬之致京師供御饌魚育于女兒河有常數漁騶騎校專司倒事魚死必報錦州副都統詰責有所滋生必另貯之池擇其肥澤者養之河中歲積月考甚嚴蓋玉食之敬如此

方文帥論文

方文帥黎如曰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爲道必

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般誰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于冥漠皆言其理而筆之于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若日月凡此惴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也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窮窮而愈伏不唯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强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奪其書於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誣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於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之於道亦同門而異戶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相佹權變

其于道疑無一豪可論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錯饌任諸
儒老生排擯毀斥之口燥脣乾卒不能使之回面易向舉所業而投諸水火蓋
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
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
文侯之命僅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即鄭聲之淫夫淫復何道禮記成於漢
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偽道者難遍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抵爲瀆亂之
經之書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乎道而
其光景之間瀠洄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若繩諸文人見有一言
之不幾乎道即疵厲之令一錢不值以己之不好而非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
理也相馬者期于驪驪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驪而乘之不得驪雖馬之奔
踶力可致千里者皆斥棄異卑不以服箱爲其將折軛而摧轅也而反任駑下
以睎驪之乘駕蹇騧而無策驅跛鱉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稱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雖詭於
道而其文深妙奇博使人不覺入其奈中者又次之無文而托諸道以逃
其樸鈍枯朽則無次余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莊周言道蓋無
所不在梯稗瓦甓每下愈況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有故其有故而成
理也即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即道
也詭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而或者謂辨道不可爛文欲以撲鈍
枯朽之學嗤嘲道眞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
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余之說即歐陽子之說可也按先生
此論蓋亦有爲而旨彼無文而飾爲道者無識者亦從而附之究不足入大雅
之目也（傅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知縣勅

余蒞任數省公堂所設勅皆虛文惟枝江縣勅內有雍正元年豫州縣黃堰上
有勅命之實其所以警戒州縣者至矣因錄以置坐隅時爲提省焉

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
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甚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
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郡屋
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衛卓自有其名非內崇諂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
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怦撫其棟梁也司道其桷桶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
爲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
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皇考勵御六十一年矣知州縣之重特
行引見齊諭朗試至詳至愼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起擢以示鼓勵今海內晏
黎皆皇考所懷保也朕膺宗社重寄思繼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請臣其有父
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爲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
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
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狗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
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槩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
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
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
虧空格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仟意加
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
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
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
奢侈豈祇負朕負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格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
地遠官卑朕不察其賢否也特諭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勅命之寶

小青詩

王鞏泉有李少君之衛順治甲午八月於馬惟時節帥府召仙蕙現影圖題先於
暗室結壇具楮筆墨新筆几上乃燃燈紅內光射壁上影即從光中現出綽約
宛轉其衣色先藍而後紅留題云斜梳雲鬢巧盤龍窄窄新裁淺黛紅閒倚闌
干氤氣力笑看青鳥過長空後書偶遊仙境歸香至此小青書一時和者甚衆
長治周再勳和詩三首云驚鴻還復擬遊龍秋水芙蓉獨照紅自寫落神傳麗
影纖纖羅襪又凌空　綺箋颯颯走乾龍賦就香依卿和紅偶過瑤臺凝風冷
月明千里浸秋空　是耶非耶總豹龍香引芳魂鑑壁紅人世漫傳窮窕句餧
花水月本來空（洞作云閒本清傳鴻陳元朋先生寫青）

西施吐舌

紅心白芍藥俗名西施吐舌見白孝堂集余家育其種蓋白瓣之根有紅點如
舌故名廣翠芳歸亦未載

閒見錄香餘　辛卷　五

三十二體篆書

景德間（真宗年號）梁壓禪寺沙門莫蕃篆百（玉篇今作百）篆（篆金剛經乃宋僧四寺傳寫）

古文六體此其一（會稽古文孔氏壁中書郡齋讀書後錄作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奇字即奇字古文之屬名為蝌蚪書）奇字篆（篆奇字即古文與篆異者說文敘云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鳳豐定

南唐徐鉉增損李斯刪改史籀大篆為小篆（篆說文敘云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作隸書以趣約易事而小篆興焉）玉筋篆李陽冰之（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縉雲令刊定說文二十卷）

瑯琊篆出瑯琊臺（臺說文敘云秦相李斯之所作也）碧落篆（碧落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倒薤篆（倒薤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科斗篆（科斗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蟲書篆（蟲書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懸針篆（懸針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垂露篆（垂露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鳥跡篆（鳥跡篆出於大篆之法改省）

（以上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僧四寺傳寫）

閒見錄香餘　辛卷　六

目飛白書篆體見人以帶虎字作殳篆伯氏所藏故劃此記筋文（筋篆云竹名可為弓弩）金錯書葦龍作古錢名漢之錢兩刻符書（符篆云漢人以竹木為符書字分為兩以合為信）

又有魚書（魚篆云漢武帝游見明池中有神魚之瑞因作此書）仙人書（仙人篆出仙人形書）十二時書（十二時書出十二時書）

文著書十五篇（亦名繆篆出石鼓文體）小篆胡毋敬作比篆猶顧野王（野王字希馮吳郡人官至黃門侍郎）

（以上二十體書又有業望書）

斯之法（篆云秦丞相李斯所作）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文（卿頻王隱晉書）

神農因上黨生嘉禾而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蒲篋風作（蒲篋風篆出蒲篋風鳥書）

形篆鳳鳥書出虎書宋王愔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瀟東王還沮陽令韋
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書謝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又有八卦書鬼書（元郭
忻鬼書）
形篆鳳鳥書出虎書宋王愔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瀟東王還沮陽令韋
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書謝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又有八卦書鬼書（元郭
忻鬼書）
生漢武殿作轉相篆矣惡退舍司星子韋作（韋續云象堰未圖形）垂露篆曹喜作點
若懸露之垂（垂露篆出初平人）蟲雲篆黃帝圖術雲見蓬作此碧落篆唐韓王元嘉
子李霸作（金石史綱隸書碑前書後書隸書玉筋篆出李斯子李上蔡書玉筋篆出李斯子李上蔡書）龍瓜篆蓼之見飛字龍爪
居蹏蹙作（蹏池篆云蹏象青蛙蹲水邊人於池旁作金鋼般鋸刻也）科斗書源出古文成云顓頊製（元吾衍云科斗書者倉頡壁三才之
形作（倉頡篆見一傳訪知唐宋諸家未見其書）科斗書（科斗書出古文）鳥跡書倉頡觀鳥跡始製文字（倉頡說文敘之
文遒健如科斗之狀）
篆文（倉頡篆出倉頡）雕蟲篆秋蟬斐非（雕蟲篆出秋蟬斐非）
（以上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僧四寺傳寫）

鳥書史佚因赤雀丹烏二祥作（王羲之山陰縣壁改書古文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鵲頭書漢家尺一之
簡如鵲肖（赤名鵲）鳳書獲麟弟子為素王紀瑞作鸞鳳書少昊以鳥紀官遂作此
龍書兗國軒轅時龜負圖而作龍書太昊獲景龍之瑞而作此剪刀篆章誕作
後史游造其法綴緝篆籀轉昇作夜觀星宿為此懸針篆曹喜作此題五經篇

小篆 汲冢書金縢書玉文書訓書列書日書 文侯仇鼎 文侯仇簋 月書鳳書蟲食 葉書相書胡書 章續曰外國胡書阿堵皇王明授北形似小篆 天竺書 梵書似蟲蝕之形明授 花草隸 通古錄云漢時草木寫隸字體下筆添脚青武花草之書 鳥跡書 宋元嘉中京口有人發地得死骨上有篆似八分也 花書 何承天纂文所作 鳳書牛書虎書鬼書 龍書魚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 以上十二種書 雞書倒書反左書 大周宮學士孔敬通所造 章續纂五十六種書又有虎書 唐文王史伏因武帝明期造書 傳信鳥跡書六國時書物信象鳥形者 氣候時書 漢文帝令司馬長卿採百段節之體升伏之勢象四氣候之書 復篆 因大篆而重複之亦史籀作複 鼎書 宋元嘉中京口有人發地得死骨上有篆似八分也 花書 何承天纂文所作 宋僧澹英十八體書又有回鸞篆 此仿之所作 明陶宗儀論篆又有鼎小篆瑞雀書 齊武帝靈芝木葉所作 趙宦光論篆又有 古文別體 宋蘇軾有天篆記世傳又有飛鳥書 銅器中所見鼎彝中作此字 虹烝鼓象篆 懸鍾書竹葉書 圖經圖志趙同從欽與曰世傳公寫竹葉類以成字凡五百許個多鼎楊 鬼斗文鳳烝書 商鼎 文周鼎文漢鼎文俗又有落花流水文松枝文梅花篆 連右篇云見沙玉梅花之書 明陳繼 永壽王於宏治間有效古篆古文五十七體律詩二首刻於薦福寺每二字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體有倚書古文垂露卦篆水草文烏跡漆書小篆偃波摹印玉函文玉璽銀 依神農大曰古人結死物木鼎為名之曰鼎也後世以銅為之代重其名不專硝銅從木俗尚鐵 鉤玉鼎象形漢體烏迹芝英大篆剪刀石經古文龍頸古文懸針氣候針氣候金書柳葉篆宿膳書華岳古文纓絡刻符刻玉碧落奇字上方垂露金 通考溫公說正云用東陽朱子謂云結白絹為之今世所行俗所謂必結者上曲其首勞出耳下垂出耳下垂以代重其名不專硝銅從木俗尚鐵 鐸鵝書鳳尾大篆古文墳書玉篆彫蟲龍爪松枝文寶帶籀篆科斗梵篆龍書 倒薤金錯及篆飛帛鼠尾鎮鼎其卦篆與墳書同其署篆與石經古文同其奇字與鳥迹同其玉篆與小篆同其柳葉與華岳古文同其漢體與大篆同 惟水草文玉函文銀鉤文氣候水書氣候金書金鐸鳳尾寶帶鼠尾籀篆前此未見述古篇又有水藥書 七國時作 雲霞書 列東人作 又有蝸篆書壇山文 周程王時作 飛騰宋貞佑中太常博士王紿家逸業姑降能文章書有數體惜非世 楚篆之小篆 間篆隸其名有蟲鳥篆蓋金篆十餘名占今之篆略可識矣明豐坊曰石鼓籀 楚尚沿三代鐘鼎款識之遺產隨字畫多寡間為形者若泰山峄及漢權子玉 帛者可法也 文徵通考引紹興三十二年鄱陽人得古銅器物之銘不鄧見然亦之古器復之通鑑古之鑑書以次今用魂帛招 書體平子碑漸趨整齊李陽冰去古又遠徐鉉似陽冰初放開令長又下陽冰 魂北窗雜記本此矣 古者頒重之數今人雖勝以帛代重貨富皆可行 徐乾學曰自程子定為木主之式朱

告廟

沃俗三日成服凡遭死之人各服坐歛日數也如死明日歛也楊氏復曰三日大歛可以歛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如生與來日死則往日取此義也有告廟之禮具香茶燭酒詣祖先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瞻告辭云某親於某月某日某時以疾終敢告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瞻畢此禮經傳無明文喪儀家禮俱不載開元禮政和禮亦無之不知何所本而有此揆以出入必告有事則告之義亦或禮以義起者乎況冠婚皆有告辭之禮何獨至於喪而無之明會典廟時有擬告內殿儀注云茲奉旨命臣等具告內殿儀注臣等謹按累朝實錄止言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內殿而不載告文亦不言是親告或遣某官告及具何項儀物蓋因初喪哀痛荒迷故不用文亦不親告又其時未頒遺詔故不遣大臣又因凶事故不具酒果脯醴等今擬命司禮監官一員具香燭詣陵告云大行皇帝於某日某時賓天謹用告知告畢三叩頭而退乞裁奪施行臨喪告廟僅見於此儀無可考也

龍角山慶唐觀碑

唐慶唐觀碑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八分書字大六七分完好撫闕碑題云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大聖祖玄元皇帝宮金籙齋頌并序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允撰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御書史惟則書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月景辰朔十五日庚辰下元齋建按碑寅歲寅月寅日寅時寅年寅號寅字凡寅字皆作寅寅字皆作寅寅字皆作寅

龍眼魚

金魚人家養於盆盎間點綴以水藻侑以水蟲遊咏悠然有自得之致人亦賞而樂之甚雅趣也其種深赤曰金拳白曰銀拳雪質墨章赤質黃章曰瑇瑁五色煇煌曰錦拳三尾者貴立尾雙岐者下都中有業是而貨者其地在金爲魚藻池今曰金魚池海內繁華之處好事者多以爲蓄一種龍眼魚身短而肥圓眼睛暴出尚可一二分大可二三分觀之駭人又一種名鳳尾大半於身作雙扇分有六尖紅白相次行甚遲尾大故也又一種名蛋魚身扁而圓有時倒垂有時側臥水底有時斜浮水面有時跳轉不休俗又呼爲鯽魚倒魚轉魚側魚皆異種也翠芳譜金魚自宋以來始有蓄者（真魚圖贊宋蓄之池中）今在在蓄玩突初出黑色久乃變紅變白有金管三尾者（一作一尾）五尾者七修類稿杭自嘉靖來有一種金鯽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金魚不喜於諸青鯉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沿檻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南渡後則衆盛也（雙俱云似鯽而身短青鯽見穿時魚盛雨聚堀以一竹管插水中下注於水上聽雷聞秋云古角穿胸治鯽通腎指能魚亦其類也）

金瓜

金瓜其菜花如菊菜瓜其形扁其稜稍瓜其色黃如赤金大者不過五寸小者三寸秋深熟經多不壞人家種之以作供玩期本瓜香綱之類亦可滷食葦芳譜本草綱目俱不載農桑通訣云浙中一種陰瓜宜陰地稍之秋熟色黃如金皮牆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即其類也

刀圭

詩人多用刀圭庾信時甚藥用刀圭本草綱目云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匕寸匕（即匙也）之一撮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匙頭在旁即舀藥古銅刀三枚卷一銅柄刀首上一孔柄頁宋之間盛藥食家舀刀取藥使銅柄上之圭首北少耳）

牟尼

余鄉仇滄柱先生昌詐有云如來佛面稱牟尼者倘尼者宜擧之字也牟者倘也則如來不過欲作吾夫子而已足使滄流之輩目孔子爲倘首菩薩者聞之

短氣（參池瑜佩紈傳遊錄本尼道教曰夫子瑜太陽上與公）

重編經史

毛晉字子晉常熟人重鍥十三經十七史緣起云昔神莽之臣耦昧之賢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剛告成或有將我爲功臣者或有罪我爲僭分者因自述重鍥始末蔵之家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啓丁卯初入南閣校妄想新一夢少選夢登明遠樓中懸一靛口吐雙珠各隱隱繞文惟頂光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見兩檐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旋三匝復夢夢無異緒心異之鍛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胸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毋勰然曰夢神不遐敎子續盡經史耳狼亟還浙南猶盛掩關謝客讎校通宵命旅不失寸醉慵逢舉歷選吉辰忽憶然大悟曰大歲戊辰崇

禎改元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誓期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部壽之梨棗及築館方與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鼇都十七人任史都更有欲益四人者合二十一部者衆咎紛紛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緣身無疾病家無外侮密念自娛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都板斬新架類鉅公鴻匠不惜奢晏旃布寘宇不啻辛巳壬午閒歲災祲賣斧告竭孤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竟然風帳突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嚴畔菊花草舍中水火鼠虫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還鄰居稍事扶病引纔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都連床架屋仍復舊觀然較之全經其費倍蓰矣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糅夏不知暑冬不知寒寢不知出戶夜知不施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倘乾乾不休者惟恨負吾母讀書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矣竊笑棘闈假寐獨夫牧人一夢

耳何崇簡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十七年之改步如鍼鍼相照不爽秋毫耶至
如樊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順治丙申年丙申月
丙申日丙申時題於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編年重鐫經史目錄（明宋板缺略）
（崇禎戊辰開雕周禮四十二卷漢鄭氏註賈公彥疏唐太宗御撰書一
百三十卷已巳開雕孝經九卷宋邢昺校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等奉
勅撰庚午開雕毛詩二十卷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徐無黨註辛未開雕周易九卷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姚思廉陳書三十六
卷壬申開雕尚書二十卷漢孔氏傳唐孔穎達疏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癸
酉開雕孟子十四卷漢趙氏註宋孫奭疏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甲戌開雕公
羊傳二十八卷漢何休學沈約宋書一百卷乙亥開雕穀梁傳二十卷晉范寧
集解唐楊士勛疏魏徵等隋書八十五卷丙子開雕儀禮十七卷漢鄭氏註唐
賈公彥疏魏收魏書一百三十卷丁丑開雕論語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開
北史一百卷庚辰開雕爾雅十一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奉延壽南史八十卷
辛巳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裴駰集解壬午開雕班固前漢書一百二
十卷顏師古註癸未開雕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唐章懷太子賢注甲申開
雕陳壽三國志六十五篇裴松之注毛公此舉眞聖門之功臣也世之讀書者
諸以十三經十七史註猶不能舉其名卽有知其名者究不知何人注疏何人
撰述遑問探討於其中乎得此舉而行世庶幾通都大邑纔學者有所遵循而
興起卽窮鄉僻壤好學者亦可訪求而涉獵性道經濟端由於此至其卷帙之
多刊刻之難校讎之勤藏收之愼皆足超出前哲而留貽後賢毛公於是不朽
矣閱者其知所用心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老秀才

余少時會文於鄉給諫裕靜君諱致遠先生之門先生呼余曰老秀才同人有
揶揄余者不知此三字正不易當也明實錄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
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
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

北方農諺

彭祖活了八百休慳了種穀植麥（稙早種也）三月雨兒貴如油　天旱逢庚變雨滂
逃甲晴　雨前毛雨不雨雨後毛雨不晴（毛雨細雨也）　龍口裡奪食（謂收麥也）　立夏種
三麥六菜子一宿（種出土也）穀熟熟米麥熟熟麩　白露不出頭拔的喂了牛（期後不秀）
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指花蕾實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黃梅詩

黃梅卽臘梅以開蠟磐口紫心者爲上等北花至宋始見又以東坡山谷見諸
題詠而花始傳故王十朋詩云題品倘非坡與谷世人應作小盞呼今北方則
家家栽培矣又以梅樹太者爲貴臨洮吳鎭戲爲新句云陽春如開盤古卽
梅花牡丹僧稱王富貴何足誇群芳獨天帝簪燕脂照曙乃呼羅浮山冒雪歸
殿衙帶日咨爾梅首出冠群葩白裕與絳褊何以懲奇衺梅花未及對黃袍已
身加鬱來調鳴泰梨羽島窓紗

呵羅羅

呵羅羅今出峽船人推撓者多呼此聲謂之打號大論寒冰地獄一名呵羅羅
蓋像寒顫聲也

俗諺有本

俗呼持兩端者曰活絡先生宋子荅林德久曰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

切話絡　俗以隨人行止曰趁映兒過庭錄溫公曰范淳夫不是趁映的人

俗於無知妄爲者曰獃兒左傳人無獃騃妖不自作漢書第五倫傳諺出入貴戚者多假獃之人　俗以不學好者曰墟鴟鬼集訓作傷倫訓曰惡也　俗呼多財者曰發跡漢相如封禪文公劉發跡於西戎　俗謂貌陋曰慫恿唐書王伾傳形容慫漸文選有慫臨之辭　俗於言之不聽者曰耳風過矚耳吳越春秋季札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　俗謂難得者曰希奇物十州記品物攀生希奇特出　俗言輕挑者曰毛手毛腳艾子雜說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當爲相必以手攔之其人雖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凡俗語皆有出處但人不考究耳（明學紀聞有云俗語皆有所本據引甚博）

驚天動地

中州范公泰恒宦翰林時與余晤談曰人言中進士入詞林便覺驚天動地了我但知動地是實驚天何有詢其故則曰自蒙館選住京師資斧不足將祖遣

薄田數十畝典買已盡豈非動地乎相對不覺嘔噱

唐宋盛事

池北偶談載釋貫休山集十卷首載敕浙江觀察使牒敕浙州刺史牒敕湖州刺史牒敕杭州刺史牒敕蘇州刺史牒敕潤州刺史牒敕常州刺史牒敕蘇州刺史牒敕本州寫送其子文事可謂勤矣苑文正公集載建立義莊規矩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奏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逮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謫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赤運族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謫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收管本家難爲申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建使儀案無依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敕旨右奉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箚付

蘇州准此治平（宋英宗年號）元年四月十一日此特一家一族之事敕於奏請使施方官司歷經理而聖旨即依奏行其所以篤君臣培風俗可謂盛矣

眞書

鄉李巖嘗駕仙儒騶御儀人也遊歷所至都具領略常語余曰予生平見四關眞書一幕客時客維楊遊平山堂道經天門街曲卷中有人家柴門板壁空其半破以蓄箔竹竿挑之天非內豎一玲瓏大石旁樹柳一株一桃一時值三月金繅拖翠絳蕚綻紅花柳縈拂之際室內一少婦開窗刺繡宛一副麗人圖也一游天寧寺過黃家園園而水入其門兩旁編斑竹作院眼籬其左蒼松特夥下立白鶴二雙閒踱可愛其右梅樹橫斜中有角鹿一雙游走自如詩所謂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者不圖於此中見之一道經滁州見村童短衫赤足坐牛背口嗡吳歌率一牛向水渚飲之歸日當空清風徐來濃柳依依芳艸茸茸如親戴嵩春陵牧牛圖也一途次雁門關外廣武城飯罷散步見澄墻下牧馬成羣未幾夕陽西下一兵弁登城吹蘆角羣馬聞嘯聲齊魚貫而歸樂府所謂飲馬長城窟者庶幾近之予曰天地間無處非畫無處非文章也特索解人不易得耳

八分隸書

當閱考訛云古書始于籀篆李斯小篆出而變一變程邈隸書出而變再變蔡文姬言臣父邕程隸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及以講案參之今之稱隸者八分書也古之稱隸者（晉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揖古今字詁云隸書者佐助正書也自漢以來始隸之（按八分始于王次仲盧曰漢納庶賢人盛曰漢時人隸古定書時人隸古定書爲八分小篆之半是八分乃小篆之捷隸又減八分之半是八分乃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半是小篆八分已減小篆之半八分已減

讀亭在湖北枝江縣覆山上余所建也山有讀星廟廟前一峰突兀結孚其上楚山環江盡入眼底誠勝地也暇日宴飲賦詩學使吳公白華省欽聞之寄題云覆山下歷枚遍州名雖爲山實則節山貧格磔清樵唱與衆惜樂誰始謀短孚如笠覆山頂秀色盡把沱江收風潯百丈倒三峽雲物萬狀開重樓烟村乍寒隱橘柚漁艇不定翻鳥雖人言城市囂塵狹照眼忽憶方盡倖讀星有靈解脫對酒用次五笑所畸魚鰕小縣雀鼠逝紛稼古社桑麻稠太平氣象播歌咏合起蔡謝供盤游高明之居不易得百證語屈拔岩幽鳴琴絜檀趁公暇好學爲編仕乃優課俾種花僕種竹影落洞庭浮一溫長官好事搖亭長使我停望心悠悠我聞亭養訓停集行旅宿會民胥投又聞訓均復訓直民所安定蓋堪求以此數者非厚覆遲直凭眺就冥搜羣將藍縷洗邦俗且礎鼓篋脩神休挂帆下泊武昌岸怡亭銘盡操斐亂

四徵君

康熙戊午博學宏辭之徵內外薦到者百八十餘人欽取五十人不至者四人浙江盡撤藩閫寅江西魏禧氷叔陝西李顒中孚山西范鄗鼎彪西應魏李皆布衣范登顒治事丑進士與李以理學著於兩北召取殿催十三次鼎就初辭以終養再辭以病當路題參奉旨告病不必補試所著行世者內篇四五十種外篇十四種如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二書流傳海內與陸稼書（隴其）張紹秋（伯行）韓元少（菼）孫樹峰（嘉淦）熊敬修（賜履）徐果亭（乾學）陳子端（鵬年）張素存（伯行）齊書往來辨論舉推爲理學正傳癸未仁皇帶盤鴈西巡蒙恩召見御書山林雲鶴四大字賜之謂侍臣曰山西進士范鄗鼎是個眞正理學年八十沒祀鄉賢

長顯

朝邑縣望仙鎮居民有張姓者顯長委地常挽結於頭上而行時年已六十歲余見之詢其故伊言三十時便已過胸四十時過臍五十時至地此爲等身髮

世所罕有而其人白丁終身亦無大異

聚米爲字

還在甘肅見金天觀道人聚米爲大字可方丈其法鋪紙地下以數斗小米撒其上造作點畫既成環其邊以曇鈎之殊端楷此可謂之修字然能盡其勢且亦肖其人之所書在士人固不屑爲而欲成極大之字或亦一法

立孫議

徐健菴先生（乾學）憐關棄嫉立孫議云別氏亭林先生（炎武）立從子洪愼之子世楓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楓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卽有子而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樹是卽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子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公之子於賓瑞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瑞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灑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採弗若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晉而夭貞孝王孺人服褻衰以歸於顯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瑞

子誠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祖顧所養孫猶子
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謂之君子其旨
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祖代取謂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謂
必晒然發斯以爲不悖於先生之道矣故昭穆相謂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
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母亦勢之不得不然
前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嫗云按近今閭有此事而識論紛紛
多守其常不能通其變又或圖財圖圖以至涉訟予故錄之以見經權原可互
用古今名人已有先爲之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瑣錄辛卷終

壬卷標目

四庫全書目錄　印史

岳忠武墨蹟　冷號錄

五律折腰體　唐淨域寺碑

儀象　讀史記詩

麥生日　魏字

假化例　天地君親師

古詩圖　識字辨音

赤椒　柏業鏡辨

天后封號　考定天問

張剌史逸事　拆字奇中

古諺語　一笑

吳小童璧　珍珠花菜

稱披閱　財物有命

開見擷香錄壬卷

晉曲沃秦武城編序甫述

四庫全書目錄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纂修四庫全書告成奉表以進表云多羅貝勒臣永瑢等奉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裝上進者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册府開丹宸之館猥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彙鏡登閎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實思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瑞席繭圖神蘇松楙威棫於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龍極函列靈珠媲腷述於龍跡契昭虹玉理符心矩探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陋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懷忭踴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骨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圖三成上帝新西昆之府文章有象翠鳳逕止其天苞綸誥成形白鳥盤圖其地緒書傳倉頡初徵雨粟之祥籙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秘簡將大禹所深藏柱下綴旒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緒攸興漢理珠囊遺繹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認著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蒐文以後竊章自是滋多牒閣所儲緣口於

焉浙儲仗飲蓼火夜籬別換之緇衣染鎖香坐校中經之薛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盡世慕展氏之臆揣之承家認著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蒐文以後竊章自是滋多牒閣所儲緣口於緩飛倫史敕隋宮之殿厝武德訖乎天寶鉤軸編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緗北極營都明運十廢之糟莫不前徵邃古丹靈溯合緘之蹤跡發密林青簡拒類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薰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朱朽名認佩春狐本猶攜稿存班固肥羅織碎或得譜玉枕石函搬拾畸零均給以螺丸藏紙鑿精廣牒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賜重綸三品別頒廚之等凡以網搜於失獲文林辨囿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野闕之訓結德與而幡幡軌轍經徐榮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振餘曷慮四千卷既匈殘膏蕙廣彌蕤百衲篇更珍膚鼎丹青失實或貽譌於王充朱紫相滔孰齊縱於鄴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加許綠紂紅踵駁文而莫悟關聾皮貯多加賄敢漆經滋板凳傳遂至誤尊閣本故訛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觀

此書辨析細節真決所謂巷說街談擇其近理者存之如謂玉尺以量才伸聚天祿蓋集事而物初被卷帙共振零裘即荷雜給湯羹宪墜吳澄易漢辨鄭康成予陰陽楊雄晉斥張湛乎周漢辨官儒說閻馬角之竟唐薛史傳閻調象背之語吳曾漫錄參譚示例於齊原之記漢已開車指路陸道岸而衡北斗旋杓儒文星而度正泊乎葦管大衆品業金沙灘訓彰墜澄珠裹粘經忌諱閻錮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謝華立官采集四明之餘必關閻古誤眞五柳之名宜辨七錄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嶽九疑排斥申韓之術捨深孔笛無容枝寫其詳詞巧謝靈運求許增添其鄙字小山體曲制香奩盾旌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次樓之句凡皆詞臣之褒進誤點丹黃一經學生之品閻立分黑白垂於鋼鑑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閒鉞丹毫點眡五家昌說岐淫閒其傳證四氏書隻餘緒衆詳乎括地輶軒採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沉奢秋於世本廣陵處士特申儒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聞

歐公雪谷之重儒洪容齋跡溯探源業溯玉川之餘響四篇誤註事知顧峯之心二傳闕務轉陸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論楊申閻申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部篆文互雪其形壁一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情古番閻義編辨誤書辨說穿連重判薛史清獲舉要示閻政於東林正統明儲存辨常於西旬儒沿洙水宜朱之新例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脫傳並訂默碑再勒墜掛墜閻閻門應候閻張嘯傲皇儀替月西湖遊讀辨野老之藏名北使實筐深閻閻臣之被射宋沙儒歷覓舊志於臨安金湖稀聞實迹閻於貞觀成攻戍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儒五行之德惡建炎敬草飛彼中興至正刊章斥其左袒李幕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鄭胜桑書郡源流於地理史議詳楊脩漁檢鈔費之譌落墨不辨俄勞添待補之戈猿點必嚴羅上辨綴加之阿脩除不盡時脩以妄下雖黃輪郭空存常揖其竟閻臾白明閻纖芥共欽舉順無遺報駁范謝禹之帝學具有閻源實公死之武經鈷存崖略摘支危謀名取陳規提乏徵洞閻覺媿心生憲若夫考勤校惰督課雖詳荷寵遂榮恩慈實濕風雲得策雖臺參徵蘇頌算躡紗紹九章研鮑澣之藏術擁腰橫十卷榜趙樊之撰楚路先登成列於九官閻隙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相業聯句聯鳳律之新壁芸

經部

易類壹百伍拾捌部壹千柒百叁拾柒卷

附錄揭部拾貳卷

書類伍拾陸部陸百肆拾玖卷

詩類肆拾貳部玖伯肆拾壹卷

附錄貳部拾壹卷

禮類

明禮之屬貳拾柒部肆伯伍拾叁卷

儀禮之屬貳拾貳部叁伯肆拾叁卷

附錄貳部壹伯貳拾柒卷

陵記之屬柒拾部伍伯伍拾陸卷

附錄柒部拾柒卷

三禮總義部陸拾叁卷

通禮之屬肆部伍伯陸拾叁卷

雜禮書之屬伍部叁拾伍卷

春秋類壹伯拾肆部壹千捌伯壹卷
附錄壹部拾柒卷
羊經類拾壹部拾柒卷
五經總義類叁拾壹部陸伯捌拾壹卷
附錄壹部叁拾陸卷
四書類陸拾叁部柒伯叁拾叁卷
樂類貳拾壹部肆伯伍拾貳卷
小學類
訓詁之屬拾叁部壹伯貳拾貳卷
字書之屬叁拾陸部肆伯柒拾捌卷
韻書之屬叁拾叁部叁伯捌拾捌卷
附錄壹部貳卷
經庫共陸伯玖拾伍部共壹萬零貳伯壹拾肆卷

史部
正史類叁拾柒部壹千柒伯伍卷
編年類叁拾捌部貳千陸拾陸卷
紀事本末類拾玖部壹千拾卷
別史類貳拾部壹千陸伯壹卷
雜史類貳拾貳部貳伯柒拾叁卷
詔令奏議類
詔令之屬拾貳部柒伯卷
奏議之屬貳拾玖部柒伯玖卷
傳記類
聖賢之屬貳部柒卷

名人之屬拾叁部壹伯壹拾肆卷
總錄之屬叁拾陸部捌伯壹拾類卷
雜錄之屬玖部貳拾壹卷
史鈔類叁部肆拾捌卷
載記類貳拾貳部肆伯捌卷
附錄貳部玖卷
時令類貳部貳拾玖卷
地理類
宮殿簿之屬貳部拾壹卷
總志之屬柒部玖伯肆拾壹卷
都會郡縣之屬肆拾玖部貳千柒伯肆拾陸卷
河渠之屬貳拾貳部柒伯柒拾卷
邊防之屬貳部貳拾肆卷
山水之屬柒部壹伯叁卷
古蹟之屬拾肆部壹伯貳拾柒卷
雜記之屬貳拾玖部貳伯伍拾伍卷
游記之屬叁部拾伍卷
外紀之屬拾陸部捌拾玖卷
職官類
官制之屬拾伍部叁伯貳卷
官箴之屬陸部拾貳卷
政書類
通制之屬拾玖部貳千貳伯玖拾捌卷
儀制之屬貳拾肆部玖伯陸拾肆卷

邦計之屬伍部伍拾貳卷
軍政之屬肆部貳伯柒拾壹卷
法令之屬貳部柒拾柒卷
考工之屬貳部叁拾伍卷
目錄屬
經緯之屬拾壹部肆伯叁拾叁卷
金石之屬叁拾陸部貳伯柒拾陸卷
史評類試拾試部叁伯柒拾捌卷
史鈔共伍伯陸拾叁部共貳萬壹千叁伯柒拾柒卷
子部
儒家類壹伯拾貳部壹千陸伯玖拾貳卷
兵家類貳拾部壹伯伍拾叁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農家類拾部壹伯玖拾肆卷
醫家類捌部玖拾肆卷
法家類柒部玖拾肆卷
天文算法類
推步之屬叁拾壹部肆伯叁拾壹卷
算書之屬貳拾伍部貳伯捌卷
術數類
數學之屬叁拾貳部柒伯玖拾貳卷
占候之屬貳部壹伯叁拾伍卷
相宅相墓之屬捌部拾柒卷
占卜之屬伍部叁拾柒卷
命書相書之屬拾肆部伍拾叁卷

陰陽五行之屬伍部伍拾伍卷
藝術類
書畫之屬柒拾叁部壹千陸拾陸卷
琴譜之屬叁部拾卷
家乘之屬叁部拾貳卷
雜技之屬肆部肆卷
譜錄錄
器物之屬貳拾伍部貳伯壹卷
飲饌之屬拾部拾玖卷
草木禽魚之屬貳拾壹部壹伯肆拾伍卷
雜家類
雜學之屬貳拾貳部壹伯柒拾玖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雜考之屬伍拾柒部陸伯玖拾肆卷
雜說之屬捌拾柒部陸伯叁拾玖卷
雜品之屬拾壹部捌拾貳卷
雜纂之屬拾部叁伯玖拾肆卷
雜雜之屬肆部貳伯叁拾肆卷
類書之屬陸拾柒部柒千叁拾玖卷
小說庫類
雜事之屬捌拾陸部伍伯捌拾卷
異聞之屬叁拾貳部柒伯貳拾伍卷
瑣記之屬伍部伍拾肆卷
釋家類拾叁部叁伯貳卷
道家類肆拾肆部肆伯肆拾貳卷

子庫共玖伯叁拾部共壹萬柒千伍伯陸拾陸卷

集部

楚辭類陸部陸拾肆卷

別集類

漢至五代壹伯壹拾壹部壹千伍伯拾捌卷

北宋建隆至靖康壹伯貳拾貳部壹千叁伯柒拾卷

南宋建炎至德佑貳伯柒拾柒部肆千玖伯柒拾捌卷

附錄一部陸卷

金至元壹伯柒拾伍部貳千壹伯拾貳卷

明貳伯肆拾部肆千貳伯伍拾肆卷

國朝肆拾貳部壹千陸伯拾伍卷

總集類壹伯陸拾叁部玖千陸伯肆拾肆卷

詩文評類陸拾肆部柒伯叁拾卷

詞曲類

閒集之屬伍拾捌部壹伯貳卷

詞選之屬拾貳部貳伯肆拾肆卷

詞話之屬陸部貳拾叁卷

詞譜詞韻之屬貳部陸拾卷

南北曲之屬叁部拾柒卷

集庫共壹千貳伯捌拾貳部共貳萬陸千柒伯伍拾柒卷

四庫全書共叁千肆伯柒拾部共柒萬伍千捌伯貳拾卷

乾隆國十七年七月辦理告成

按漢武帶建藏書之策後天禧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唐貞觀中魏徵等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行冲上秘書四部經錄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宋三館併玉鑑四門殿各有書

卷萬餘仁宗作崇文院一做開元庫貯編列四部而最其目卷幾六萬明初下

求遺書之令永樂中益廣搜採秘閣所藏不下十萬卷有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 又按唐藝文志自漢以來史官刻其名

七略 漢成帝詔劉向總群書向總六藝九種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劉歆因之 至唐始分爲四類 四部之目肇自荀勗宋以來因之 曰經史子

集面藏揩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甲部經錄其類十一易詩禮樂

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

四十五卷 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二千三百六十卷 乙部史錄其類十三正史 非史編年偽史雜史起

居注 并注 故事詔官職傳記 并敘 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凡著錄五百七十

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 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千二百二十七卷 丙部

子錄其類十七僧道 并神仙 法名是樓攻媿家小說天文曆算兵書五行類

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

十二卷 不著錄五百七家五百七十五卷 丁部集錄其類三楚辭別集總集 并文史 凡著錄八

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三卷 不著錄四人家五十八人二十五卷 有

名而亡書者十益五六前俚書俗說猥有存者亦有幸不幸歟 皇不著錄者之經九千五百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年帝御便殿謂書史同文淵閣藏書所餘以爲多國朝帝曰士庶家稍有

餘貲尚欲購書況朝廷乎遂命國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

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得百櫃運致北京至宣宗時秘閣貯書約

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今按欽定四庫全書共七萬五千捌

百八十一卷當時總纂官文淵閣直閣兵部侍郎紀昀等奉
寺總陸續隱上人 太常寺少卿孫士毅仁和人 仰稟聖謨裒取楊嚴其不入錄者
不知繫于真卷矣
印史
皇明印史廣陵程潛潛夫篆有薛李陳歙側序晉陵毛鏞翔霄傳共五百八十
四方自制其徐達以下凡一代名賢人刻一章其人皆可繹之史册者此其所
以名也眉公序云上自開闢六王上公徹侯以至名臣將相文學布衣各刻一
印以寄微尚蓋不衰不鋟之春秋而不傳記編年之實錄也徐北鄙識郡名夫
自號五岳外臣山人李流芳印外臣山人十表雄縣之宅編異年人名字印章氏族鉤索隱秘附載與修樓閣氏批鉤抽尚旌尚予題跋之例

岳忠武墨蹟

隨州梁文學崇曦蓮峰以家藏宋岳忠武公墨蹟相示絹幅寬三尺長五尺餘
色已黯腐漸且剝裂字大五六寸不等龍蛇飛舞縱橫不羈英傑之氣精悍之

意可掬書法出入顏柳而參以蘇米筆力遒勁尤非近代所及其詩云少年意氣萬夫豪試舞庭前看
白日倚天萬里外誰人敢斷我頭來此詩第三句前人傳寫多誤作第四句今以墨蹟校正之第四句
舊作倚天萬里外誰人敢斷我頭來今改正
其結句與公謝江紅結句皆念念不忘君國之心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二王帖
大唐淨域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并序 題額八分書 序云禪師諱法藏俗姓康氏其先
康居國人也祖父以國王仁恕物望推崇位至上柱國封漆國公父令則隋左衛率府
率贈本州大中正上護軍康國王冠冕其門代為君長法藏生於長安西域之門族
也 其用筆少年
人氏諸葛瑾之後曾祖智辯字仲辨 吳郡太守蘇州刺史秘書監贈光祿大夫上
柱國開國男大父穎隋朗州刺史銀青光祿大夫父禮皇唐少府監丞歷年前
二六物爲撰王度傳如意元年制詔於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等僧開元
四年歲次景辰 唐人諱國諱皆以其祖諱嫌之手書則忠武之筆書可知 五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建京兆府前鄉貢進士田
休光撰文無書者名 共三十五行行三十字有棋格字體遒勁清潤最近歐陽
信本陝人趙子函石墨鐫筆郭胤伯金石史俱采載

儀象

余在京師至觀象臺見儀象有六煌煌乎一代之法器也其精妙直超萬古矣
梅氏瑴書云齊氏授時儀象與算術並重重差算術無以預推其簡候以前民

用表儀象無以圖現在之行度以驗揣步之確否而爲修改之端也處暑璿衡玉衡簡儀表之構與其制不傳漢人創造渾象之舉絕無師法周髀以日晷天狀多所遺失故不用儀象天狀不立八尺圭表之法而以土圭測景之術推算日月星辰之行度以步日月星辰之運行以考驗其行度之是非今此儀所用最易測得其數而其理亦最易明即表儀之意而變通之以便用也

儀仰儀圖凡景符等器倣古加詳突明於齊化門南倚城築觀象臺做元制作簡儀天儀三儀置於臺上臺下有暴影堂圭表堂灌鉛初固之康熙八年命造新儀十一年造成安置臺上其簡儀移置儀象之新儀有六一日晷道綫儀之圖有四圖名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恒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面厚一寸三分測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窠座仰載之半圖南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北下載天頂北下載五十度定北極從天頂南下載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赤道極也次爲過極至圖平分處各以銅極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圖上定黃道之南北圖

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銅圖與過極至圖十字相交各開其中以相人令兩圈合爲一體旋轉相從圖圖之滑從圖一爲十二宮一爲二十四節氣其開交處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圖也第四爲黃道綫圖圖以銅極貫於黃極爲綫圖之綫爲圖軸圖三寸軸之中心六圖柱爲綫圖上各設遊表儀頂更設銅絲爲窠綴金儀以立軸足架之四端各承以物仍置從柱以取平（從柱從柱從柱從柱）

銅軸儀有三圖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端南向面負之規之分度定極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即左右旋轉高低斜測無所不可故又名百旋儀也一曰天體儀儀爲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宮躔次舍以黃赤極爲南北極（子午規圖令可旋轉）

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銅軸銅其兩端以屬於子午規之兩北極（子午規圖令可旋轉）

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爲地平圈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爲門以入子午規圖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圖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圖左右上下復相孚儀周圈皆空五分以便高環遊表進退又安時盤於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

四時以北極爲心其指時刻之表亦定於北極令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焉座下復設機輪運轉子午規使北極隨各方出地度升降測各方天象猶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爲精妙 通鑑註儀狄作酒進之禹飲而甘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匠人爲溝洫以澮其間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以求地中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按前編

日晃奧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遵以玉爲機以象天之運轉以運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以玉爲橫管指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機合機和之法至是益密

後世渾天儀象遵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此必古有此法 事物紀原云渾天儀始于安人鮮于妄人始鑄銅渾天儀以考測天度 晉志而漢民安 造黎而滅淡武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鑄銅爲象宋元嘉中錢樂之又鑄銅作渾天儀 續漢志及晉書古今注渾天儀者不知起誰太史令晁崇之更鑄渾儀尺八分圓水轉之作晝夜百刻中星與天相應 御乘機玉衡追法也儀禮歷象莫大乎日月五緯以揆之 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俯以觀象 按前編

象莫大乎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時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張

思訓創爲銅儀更造其法尤密通鑑貞觀七年太史李淳風猶更造渾天黃道儀胡三省註云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髀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險也豐於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 開天文志後漢書太史令賈逵作渾天儀 續漢志張衡作渾天儀 亦有之隋唐之際測驗七曜並依古法 隋志亦有渾天儀 赤道按冬至楊南夏至楊北開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爲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基上如十字來樹儀足以張四表一日六合儀二日三辰儀三曰四遊儀皆用銅爲之朱子曰本朝沿儀三重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最內曰四遊儀以其四方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是宋猶循唐之舊儀也明史云嘉靖間修相風杆及簡渾二儀立四丈表以測晷影圖立運儀正方案基爲銅基製舉具備於觀象臺二以元法爲備考元制備儀仰儀晷器俱有王恂郭守敬監造姓名備極創造苦心 元史郭守敬字若思邢臺人習司天探候宋乘佾中乃參所創不與此儀實元初之又因本遺質測附作簡儀高表用相比二儀的豐四度石表深亦復敬創目先守乃參考其大旨移立之又因本遺質測附作簡儀高表用相比二儀的豐四度石表深亦復敬創目先守

猶更記時

隴西安岡泰字居正有讀史記錄云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纂成一家言蘇雲卿經例其文簡其實歎太史真良才繼述乃先德聞建石室金匱編異書名山大川發奇氣邛笮道通瓦穴深窕委九疑瀟湘洞水陟身鄱鄂辟彭城裏招不到司馬子長魂時不起會會遊江淮沅湘汶泗水陟身鄱鄂辟彭城裏招不到司馬子長魂時不起會楮蒼梧繫夢不見衡嶺雁水使者指揭金簡玉字文惟有名篇一百三十乎時

參生日

楚俗以三月二十三日爲大參生日二十四日爲小參生日是日晴明則麥秘

魏字

明時浙江運使潘汝禎在西湖得魏忠賢建生祠於孤山題額曰巍巍蕩蕩書時諮人云豈可使山麓魏公之上隨書山字於魏字下後人亦有效之者人多

嚴之不知　人分書多作如此寫（新方碑嚴字子碑嚴貴碑孔宙碑皆是）按王羲之黃庭誓詞山字亦如此寫隸陽率更千字文趙魏困橫亦作顓字蓋長公內景經費嶌字作顓實蓋書家配合移換法非始於諮人也

優免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戶部尚書巴哈納等題准優免則例一品免糧三十碩（圖本林金石文字記云金所見宋元碑并作陁斗作斛石作碩蓋金人之俗用碩字昭令據金史多以防改取按後唐明宗千峰銅院敕已用斛字祇二字書籍書亦多用之韓詩宋許彼謂斛量名中人斛十斗曰一石晉石崇傳以一石酒中人斛北人謂石為斛按金史石崇傳作斛）前知傳彙作斛石注今江淮人謂一石為斛反則斛石並用自漢已然）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碩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碩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碩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碩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碩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碩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碩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碩丁六丁在京官員各免一半革職官員各免如例在外官員各免一半事貢監生各免糧二碩丁二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閑住者免一半革

職者不在優免之例後奉行抽扣面所免正供已充兵餉統行抽扣所以不虛優免蓋也至免本身徭役令下面紳衿得不與齊民一體矣見隨州志志我朝之深仁厚澤也

天地君親師

世俗多以天地君親師爲主面祀之蓋本於大戴禮禮云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

顓頊君師是證之三本也

古詩圖

湘潭王荷山最能詩著述以古詩二十首繪爲圖云古詩十九首文選以東城高且長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凜凜歲云暮明月皎夜光驅車上東門回風動地起四座且莫喧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還故鄉長相思勿相忘一荷山最善寫景作圖以繫詩後古詩之有圖自余始按唐圖立本有孝經圖宋馬和之有毛

詩全圖此蓋置面行之亦古人左圖右史之意

義字辨音

韓昌黎云凡爲文宜略義字杜伏獵之貽議不義字之遁也矧字同而音異義異者尤不可不辨加厭字有十一音厭安也（於琰切）厭服也（於葉切）厭飫也（於豔切）厭棄也（於豔切）厭足也（於豔切）厭浥濕也（烏狹切）厭覆也（烏狹切）厭泡濕也（烏合切）厭塞也（於業切）厭閉藏也（烏狹切）厭宇有十音辟法也（毗亦切）辟君也（必益切）辟遠也（毗亦切）辟止也（毗亦切）辟邪也（毗亦切）辟衣褶也（毗亦切）辟緣也（毗亦切）辟領首也（毗亦切）辟喻也（毗亦切）辟敬器也（毗亦切）敦字有九音敦厚也（都昆切）敦圄也（都困切）敦獨兒也（都回切）敦丘一成也（都回切）敦彫也（都回切）敦四凶之一也（都回切）敦和也（都回切）齊升也（子兮切）齊齊悲也（子兮切）齊黍稷也（子兮切）齊字音八齊等也（徂奚切）齊莊也（徂奚切）齊剪也（子淺切）齊字七音卷飲也（居轉切）卷東名也（居轉切）卷冠式也（居轉切）卷綣服也（去阮切）卷髮起也（去阮切）卷邊行讌也（去阮切）貢字有七音貢物也（古送切）貢文章也（古送切）貢剪也（古送切）貢忘氣充實也（古送切）貢獻敗也（古送切）貢舉音人也（古送切）從字七音從隨也（疾容切）從順其後也（才用切）從南北也（才用切）從放也（才用切）從高大也（才用切）從容舉也（才用切）從容發也（七恭切）從容中禮（七恭切）從容自得（七恭切）從容就義（七恭切）其他一字而六音五音四音三音者不一而足見於羣經音辨若非細心研別默識誌記其不誤讀誤用幾希此小學之不可不講也（又按國音集韻有六音增有五音其國音三音者甚多）

赤椒

赤椒赤以其色椒以其味一名辣茄（吳自牧夢粱錄有一名辣角兒辣以其性角以其

彩一名紫蘇以紫人多植之（本草綱目所載此種）草本苗長尺餘多枝枝葉尖開小白花結角色初綠漸正紅內子扁圓面白種亦多狀有角小而齊向上者名朝天紅有尖如筆擘者有圓如小柿者有狀大如人勢者味極辛性極烈生登人厝即驅孕婦若食能禿小兒髮不知昔生何時種來何地可以當誌人畜食之食之昔亦物之時乎

柏梁體辨

黎城靳佾人榮諸曰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世傳曰月星辰和四時爲帝首唱自梁孝王以下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然祇可以名聯句之每句用韻者耳此體柏梁以前往往有之如高帝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將名之爲大風體乎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兮不復還將名之爲易水體乎靈寶誦吳王出遊觀震湖覩威丈人山體居北上包山入蠡墟乃入洞庭觀禹蓄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發取出我圖觀將名之爲發寶體乎左傳晉元使騶乘者答歌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案甲則那將名之爲騶乘體乎蓋聯句而皆用韻者始自柏梁謂之柏梁體可也非聯句皆而用韻者不始自柏梁仍謂之古體可也然此兩皆體起自蓄帝庸作歌乃歌堯戒歌又歌爲聯句之祖乃歌喜起熙載歌明良庶又歌脞惰體爲每句用韻之祖作歌乃歌皆帝歌也而先之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則又爲兩句用韻之祖古詩之體爲略備矣至烏孫公主悲愁歌與柏梁同在元封詩說文帝燕歌行宋書自紵舞歌在元封以後皆句句用韻而不間以柏梁體目之也按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遍謂賡歌亦倡和之始

天后封號

后翻建興化府莆田縣九牧林公之裔郡州刺史諱藴十代之孫女也（七修類稿云閩）生於建隆（北宋太祖年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十六通靈神異常馺娑飛渡大海衆號曰通賢靈女年二十九道成於雍熙（宋太宗年號）四年九月九日升遐凡身不滅常顯跡於蟾江之輿曰湄洲洲民建廟以祝之灾患無不應禱宋宣和（宋徽宗年號）四年賜顯濟嬪祐昭惠順正善夫人紹熙（宋光宗年號）元年進爵靈惠妃歷代加封元至元（元世祖年號）十八年特封天妃明洪武五年永樂七年屢加封號本朝康熙十九年特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特封天后雍正四年勅封天后禮部御書神昭海表匾額十一年崇入祀典春秋致祭乾隆三年勅封護國庇民昭靈顯著宏仁普濟羣生救主天后元君蓋海中屢著靈跡云（興化志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公愚第六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考定天問

楚辭天問一篇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藏器時心煩慮亂隨觸而問或者自撫次序而讀者未免目眩湘城屈梅麓復攀考定之爲通篇淸羣生救主天后元君蓋海中屢著靈跡云（興化志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公愚第六女）

考定天問

楚辭天問一篇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藏器時心煩慮亂隨觸而問或者自撫次序而讀者未免目眩湘城屈梅麓復攀考定之爲通篇淸羣生救主天后元君蓋海中屢著靈跡云（興化志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公愚第六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起結蓋人了然細玩中間層層起層層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加校正分爲九段自成一篇整齊大文甚有益于學者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以上開闢混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以上則天地之象）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日上圖）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顯菟在腹（兔上圖月）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以上開晦明晝夜日月星辰之象也總結一段）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橫其衍幾何昆侖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何所冬暖

何所冥焉（以上同地點第二段）不任汩鴻鯀何以脅之僉曰何哉何不試哉行之鴻績曳衡鯀何績馮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厥兼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焉龍何溼何陸何屋鯀何所帝禹何所成（以上同地點之事為第三段）焉有石林何默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黑氣安在鵰鶚九衝泉雖安居鯀化玄象厥大何如鯀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焉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憒湣鬼逓雨何以興之撰體脩鼈何以厥之鯀腹山扑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遂之鯀魚何所聽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以上同地點之事為第四段）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此段起下文女帝建丁商朝歷代之事為第四段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謀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始為害何肆大豕

問見錄香錄　壬卷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面厥身不危收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以上同地點之事為第五段）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以上上古之事為第六段）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雚絫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感飽帝代益作后卒然離蠱何啓惟憂而龍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羿作革而禹播降而播秬黍稷菽是營何由并投而技疾修盈時舜相顧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該乘季德厥父是臧削約錫命何馮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馮妻彼雒嬪馮何羿射封豨是烈烝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馴鹿之亡烏焉解羽（此猶楚之必亡也）羿淫游以佚畋封狐是蒙何羿之射馴鹿之時（此猶己之時也）兒有駭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此猶己之不背通厥德也）帝嚳何宜孰嬉何光何德何行而堯嗣之（此猶己之勝死嫡悔也）伏匿穴熊何以自出皇天平分（此猶己之不背通厥德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顯明男子動相觀何所急會撃爭盟何踰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此猶己之不德周滅殷也）昭后成王既罹凶疾（此猶己之疾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此猶己之年也）天命反側何佑何仇（此猶己之時也）兒有駭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此猶楚之不背通厥德也）柏林雉經孰其何故胡終天抑墜夫謀嬰（此猶己之勝死嫡悔也）伏匿穴熊何以自出皇天平分（此猶己之不背通厥德也）蒋蒋雄鴻何憂厥萌不萃帝何求（此猶己之事相反也）悍妃曾歸何喜何怒（此猶己之事相反也）悍妃曾歸何喜何怒（此猶己之事相反也）悍妃曾歸何喜何怒

放以不長（此猶像王之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此猶家得數亡之書明已陽忠誠之德名也睡九段）

張銅史逸事

張銅字子容蒲州人康熙乙未進士供事武英殿銓應山令雍正間攝隨州篆潔已愛民人到於今稱之云嘗謁府几上殿一古銅牛公偶注目太守笑語曰牛似屬望在隨公應聲曰隨有貂禾數束予之守默然嘗公出途過登拘犯牆壞者即止道傍寺內審訊人寺期架遍滿無從行差呼人下烟公曰烟正乾下則破碎是派民困碧折而過立為判歸釋之嘗收清米書吏星羲餘公曰爲得後餘吏曰穀少而出者也公曰爾等勞公事不無室家需均分可我憐用此物觀此三郡其事上殿下清勤皆可見矣後任廣州府知府（方苞中議大夫知廣州府申銅釘盔甘肅人明約知不能用也香已期爲能通詩文善書工篆隸）云（其時越隨州走謁余會稽君於方并其人明約知不能用也香已期爲能通詩文善書工篆隸）

珍珠花菜

珍珠花菜出蘆山縣三月開花苞未拆如珠朵之蒸熟曬乾用時沃以清水鹽鹽煮之三換水即清味出用雞肉湯鹽糞而食乾隆間有縣令曾饋上官食而美遂以嘉名純花者上花葉相參者下

稱鼓詞

胡國楷館於會稽人官禮部郎中其集有稱鼓詞序云山左某令君逐鼓得則稱而賢之觴值小綫四十盤成二斷句新婚歌舌柳眉煩笑裡微渦亦可憐斷送風流殊不惡攜兒大拜沈郎綫風景何妨殺十分一空拳手碎羅裙墨英擘上身如燕衡石能消幾許斤

財物有命

明末隨州人黃爾杜號小樵先世力田起家至小樵不事生產家中落小樵瞿然天下事古今寃殺許多人書盡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傷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檣起往收之遥神顧仆取火炤之見地突起高數寸扶視得金三紅上有金併
猿之藏金年月皆註明又有己姓名知為天賜從此家道日隆一日有山右客
來相訪小樓靜以遠出客曰千里來謁當候一面遂解裝作居停計小樓從壁
間窺之見客容止非常乃易敝服從旁出晤客客一見笑曰黃公今非昔比何
檢至此為遣姓名里居且言久慕大名特來拜訪何相拒也小樓難辭款待周
至一日小飲客曰某年月日余夢三金盈門寢席靜行具言往測廣隨州資小
樓家且檢所儲金失三紅晚為異事因夢中里姓可識故不憚跋涉相訪諸以
誠金併相示余之姓名固在也資不能私因取金併視之上鐫年月宛然其姓
名已變為資小樓字矣客旅愕曰此中大有命在非偶然也嗟嘆而去小樓出
百金為贈亦不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瑣香錄壬卷終

聞見雜零錄 卷參 目錄
卷標目
天下萬國全圖
試律說
粘紙
鄉儀續集
左腕容白堆盤轉
連展
醫證死骨
服蓮茹
草篆
樂世說詩
五禽言
影城詩
題白樂天清明思故園
再疑恭世子證誤
韓文公奧大顛書後辨
制藝
聞見雜零錄 卷參 目錄
西洋科舉略進貢表
蘇文忠公海鹽詩
倪氏割庇
混香土
志例
盛茂曄陳星
字彙平仄
魏莢
呂仙自述
倩帽菊
裴世家
律文選詩
八聲詩
銅筆帽賦
歷代紀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天下萬國全圖

天下萬國全圖西洋歐羅巴國人利瑪竇所繪總分爲五大洲其一曰亞細亞中國在其東南古來相通者七十餘國其最西曰歐羅巴亦分各國其一曰利未亞其一曰亞墨利加其地廣闊大過於前三洲其一曰墨瓦臘尼加此五大洲總萬國而詳列之非及海外之地觀其區分亦有開略無名之處蓋未至其地者自書其國人好遊所至必詳志之積數十世數百人之見聞而始聚爲此其圖雖未必皆眞然詎乎一大觀也於萬歷間始入中國徐文定公光啟奇說請之因繪全圖刻於蘇州合四大副爲一圖輿地圖莫博於此予家舊有藏者因循未得著錄迨遊楚歸已爲人竊去矣借哉（後明詩紀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之率若鐸等循香書書院繪畫以其圖中所生禮大統之差徐宮保光啓徐文定公之孫久之西洋人歸其中更爲天主堂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洋科爾略進貢表

乾隆五十六年征西洋科爾略五十七年八月告捷其進表云科爾略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恭獻合掌跪叩奉表如天地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御前欽惟大皇帝軫念衆生仁慈廣被普照一切世界勝於佛頂光明大皇帝聖壽如天又如須彌山崇固億萬載凡屬人民物類皆得承受生成小臣部落係偏僻希地曾被歷教早欲投誠天朝未能如願于乾隆五十四年懇請歸順仰蒙大皇帝施恩賞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公爵並特賜珍物並差出之巴拉巴都爾略瓦其等加賞銷頂小臣身受天恩至今頂感崑龍謹守部落不敢滋事因屬分淺薄不能承受有沙瑪爾巴從中唆使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向無主見悞聽其言與唐古忒搆衅此因沙瑪爾巴懷挾私嫌有心搧弄然小臣等被伊煽惑即係寧負大皇帝恩慈身犯重罪無可推諉所以上年天討指揮後

臉之人在譽山凍死二千三百餘名回至陽布所存無幾今大將軍欽奉大皇帝聖旨統領大兵前來剿擒一遵進勦攻克許多地方勒盡三四千人小臣及合部落頭目百姓人人震恐心膽胆裂遠覓荒亂不能安居沙瑪爾巴原脫科爾略與唐古忒相爭天朝斷不遠來剿擒格力鑾頭等加勒敎小臣實屬俠悔萬分恐懼如今自愆自懼業已無及若沙瑪爾巴尙在自必生擒獻出今已因病身故將伊胄殖及伊徒弟四人什物等件全行送出從前濟哺所立大小合同二件實係藏根必應皇交廣揀札件倫布物件小臣敬到者亦一併交送此後遵奉天朝王法與唐古忒和好從前私立合同原是錯悞此後不敢再題一字永遠不敢侵犯邊界亦斷不敢如上次救誠又有反覆自取滅亡歷次具稟哀懇大將軍轉奏大皇帝伏乞大皇帝俯念小臣及之叔係愚蠢外番不識天朝法度身陷大罪總由悞聽人言蓋非敢于有心背叛如蒙大皇帝特沛恩施憐念小臣年幼外番無知尤准降賜合部落生靈不容惟求大皇帝逾格開恩宥赦前罪以全小臣無會觀而小臣年尙幼小欲派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赴京又因辦事無人不能遠離茲特派　事略箕弟烏達特塔巴進京伏乞大皇帝天威安撫地方子子孫孫永當恭結小臣不過微末之人比於虫蟻原與編氓衆生同遊化宇大皇帝天地之量無所可依信之人令其祠祭巴巴爾底斐拉納甲察布拉喇普達薩野略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恭賫表文叩覲大皇帝天顏並建備樂工馴象番馬並方物等件叩首恭進敬表微忱懇求賞收闢後永遠履屬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小臣部落距天朝遙遠懇請五年一貢每次噶箕一名恭賫進京伏乞大　帝俯鑒小臣感激愧悚之至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吉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等跪奏貢單附科爾略小臣拉特納巴都爾敕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叩首跪進大皇帝御前樂工一部計十三名馴象五隻番馬五

匣（換筆）孔雀三翠甲鳴翠所製（原稿作金）各一乘珍珠簾一掛（六十顆）寶石一塊綠寶石六塊小紅圓珠十四顆大瑠璃珊珠五顆瑠璃串一掛一百八顆（原稿作四顆）金絲緞五疋銀絲緞九疋各色金花緞四十疋各色妮十五版各色毡五版象牙十枝犀角六枝孔雀尾二柄番錦十杆番刀十把番刀父十五件花露二瓶肉桂四匣紅花五錢梳櫛四匣丁香十匣草豆蔻一匣

試律說

紀氏云凡律句無孤平如殷寅聖祚無疆詩內言因六夢接慶叶九齡傳言因二字皆平聲故六夢接可以三仄此律句定格不須下句互救者若言因二字再用一仄聲則爲孤平失調下句更無救法矣俗有一三五不論之說其言固陋謹守聲韵不考唐人變例者又以三仄爲失調亦非也愚按唐人徐凝虹滅不見起句云迎冬小雪至裴杞風光草際浮結句云誰知攬結處于尹躬南望日太史登臺瞢物第三句云官柳伯趙氏沈亞之春色滿皇州結句云行看隨倒影沒殷實詩係八韵第十一句皆三仄也而上必兩平　陸復禮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起句云春仲令初吉歲纔樂大中第一句令字用仄平仄失調唐人起結原不拘如張文昌反舌無聲詩夏木　多好鳥並二四亦不論是也今則不可必不得已下句當以平仄平救之如馬戴送閻元皇番東封圖起句云儼列王若帶越裳獻白雉第七句云來從碧海路爭洞龍池春舜第九句云負是或爲興故所拘偶一用之未爲失粘然場中不可輕用

閱見錄香檀 卷四

蘇文忠公論謙詩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冬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誕辰（生于蜀公元佑四年己巳十二月十九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長生延年餌玉英斜日塊江橈江天無盡流則調薄如莫弘血染新含鑑瀾江濱悠然四望通渺渺水無窮則調嚴　凡律句有單拗何時一樽酒三四互換小園花亂飛一三互換是也有雙換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間第三字上下互換是也皆可以入之試律他若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上句不拘平仄下句以第三字救之亦爲諧律故李義山桃李無言詩落句竟用此格然施於今日則駁矣此種拗律今日亦不可效也愚按單拗即折腳體試律中如呂溫第一句封開白堅起虛濕第三句祥爲一人壽張仲素第七句箜歌憾天上閶名第九句雖聲動寒木張籍第十一句來年上林苑皆是也雙拗即交股體試律中殊不多見若非律法精熟未易輕用也至所云一三互換之句唐人試律如凍瘡銷水中即是排律中如唐人劉禹錫三月三日岸傍桃李蹊　本朝顧鎮春盤成福整嫦胡蝶惑王錫厨帥爲落影迷星滿池惜是或爲興故所拘偶一用之未爲失粘然場中不可輕用

蘇文忠公論謙詩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冬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誕辰（生于蜀公元佑四年己巳十二月十九日）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岳降之辰也鸞乎遺文曉不非世求其宦跡近在于茲唐人起結原不拘如張文昌反舌無聲詩夏木　多好鳥並二四亦不論是也今則不可必不得已下句當以平仄平救之如馬戴送閻元皇番東封圖起句云儼列王若帶越裳獻白雉第七句云來從碧海路爭洞龍池春舜第九句云負是或爲興故所拘偶一用之未爲失粘然場中不可輕用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岳降之辰也鸞乎遺文曉不非世求其宦跡近在于茲策以謚序時開豐年告慶爰集勝侶瀾後庶羞儿筵既清盥像斯觴致格則式歌且舞崇儀則迎神降神於時和氣在堂清光向夕廟禘之雅既紹南皮讌歌之聲有逾東洛庭餘積素如登漯星之堂山送遥青居然檄翠之閒嗟呼倘友之志頌詩讀書仰止之誠列墨壽岳七百餘歲攄儿而如存十有四人操觚而競賦逮至斜日沒樹音猶繞梁嚴猪鼈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騷駒之咏具止謚云暮矣蟋蟀之旨毋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衆賓致儀辭象今序而傳之亦以紀嘉會著厘時董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詩

日奎星降精紗縠宅墮地雲霞化硯石七百年前今夕是何夕玉京仙人洎謫人間作詞客人間塵刼幾遷轉後生思公如公存巫陽披髮招吟魂蘆衣玉側棲我終南仙館之明軒終南峨峨終古時南山不平公不死酌酒禱公公色喜

滿堂盡是詩弟子予生總角時母氏口授一卷東坡詩卷端笠屐圖公委飲食必以祝册年趨往之蘇門門戶羣者誰求學鑽死蚯蚓窾墳砧反借公爲尸予不識公類夢公指點詩法啓瞶矇公詩淵源騷與騷風燈窗變多聊功老逸貌公筆力工翩然鸛雛長擬翁墨中夢中神明通消寒近什盈詩筒執卷請益如兒童冰天雪地照公閭達高明之心胸桑榆亦公舊遊處敝下山川今即古紅亭宛在東湖中想像當年燕游所桃花三月程新祠展拜昔同嚴道甫（東湖有先生祠堂故址余于乙未歲偕初到道南游監饌詩刻石）太白酉南作滌雨公前請封後及予（陽縣太白山神先生付誌封於酉陽縣）

（降況于甲午歲復公孝詩崇恩祠昭監眷澗四字）師公從政學公詩終愧粗才近莽鹵敢拜陳詞覺挨辰鴻呼先生實天人奇文一世供羅縷蓋業三生記夙因風波無限憑空構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丹忱光宇宙雪鴻飛去爪瘢留磨蝎生來命宮守卿士聲華重榮全罪人名氏書元結賢如韓琦司馬光抑之不得上玉堂西臺舊鼠子擊詩人例得投荒期之以宰相辭之曰奇才三朝知過何有哉一塲春夢隨飛埃公乎公乎茫茫雲海空歸來新詩聊當神弦此羅列芋糞及蕎粥吾輩或免門牆辱願公年年此日來不遠公聽清都之白鶴予爲赤壁之孤鶻迴翔御風遊太淸免予上下而求索秦棧西連蜀道長鬘之醉矣未央英聲各有千秋棄私淑終留一卿香丹青骨出神仙骨咫尺雲旗去諷忽文在茲公不沒錦江水峨眉月按商邱宋公舉撫吳時嘗邀東南名士於文忠公誕辰設祀又置蘇公像公執卷侍側如弟子其仰慕傾倒可謂極至園數十年淵復有畢公同其勝舉坡公之流澤園深而二公之風雅不可及矣

鄭億翁集

宋鄭所南名思肖字億翁閩福州人著有集林古度序云天下有奇人始有奇

疤痕二寸許詢其甫割狀云毫不知痛並無血父泣下爲之記他人無知者乾隆四十七年其弟棨佐予幕因譏應城張童子倒臂事爲予道之論曰今國家以孝治而割肉者無旌蓋以毀殘肢體不可爲訓且毀有不測反益不孝之罪乃匹夫匹婦毅然爲之而獲效則一念之眞誠不可以常理論也第令甲所不取而文人學士每好爲閨幽以寵異之亦以其天性之孝奮不顧身爲人所難能耳如張童子者以學使白華吳公之序而傳矣如倪氏者亦可與並傳矣又其時有鄖縣殷婦劉割肝起姑事謝令秀水李君集亦爲之傳夫御股猶可言也剔肝不可言也疑鬼疑神之事備者所鄙道因書倪氏事而並及之以見天壤間有可信有不信云（倪氏割肝事詳見胡承珙求是齋集又明湘綺樓詩集有歷人李茂材必肉療其叔伯姆又奇矣）

帖紙

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館刺紙不過今之白粟紙二寸闊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襯束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粟縐紋箋則大紅銷金長有五尺闊過三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錢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識用書紙曠其巧譎而謂禰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今則更有甚者束用梅紅十二格連套簽價值銀三分脫三錢又何如嗚呼即此一節物之貴俗之奢伊於何底耶（按晉李繁縐云今時風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過寸半長不過寸許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過寸半長不過寸許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過寸半長不過寸許）

觀音土

乾隆四十五年湖北饑予任枝江勸紳士捐米煮粥於城隍廟就食者始而數百人漸而數千人後漸及萬人隣縣皆聞風而來胥役稟恐米不繼乞分別以逐予曰音赤子也予之至毅熟乃詭詩山中出白土可摶細雜麥而食俗呼觀音土遠近取者不絕予嘗之細而無土味但不宜獨食有多食凝結腸胃而死者明鄖仲雯冷實歲有大士粉一條或即此

冬蘭

冬蘭出湖南一幹一花葉不甚長花色淺碧香不甚遠湖南人貨冬筍時帶至夏口而寶證室中可留香月餘不及春蘭也然於寒泣之時能與蠟梅水仙爭艷亦是佳品按唐鄴芳譜載春蘭夏蘭秋蘭而無冬蘭閩部疏建蘭以玉玑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周必大跋楊无咎畫秋蘭有云問諸園丁則曰春蘭夏莊秋蕙冬孫葉瘦色花往往不同自褒棄民所著蘭言云乙卯初春于梅公行笥得大錯所修雞足山志讀之雞足產蘭有紫有朱有綠色碧玉色而以雪蘭爲第一開於深冬其色如雪鮮潔可憐是蘭本有開於冬者特罕見耳

志例

明隨州顧本撰隨洲志用編年體予爲兩當縣志分四門曰志地（小序云東西廣南北袤）曰志人（小序云參石鎚鋤大名增字市籍僦廛郡之稱能者有一於是焉可以書矣）曰志事（小序云登高能賦作頌賣藥代出片玉一枝索見不見隋奇文圖經海澗林色教藏約所云不朽者耶）爲枝江縣志仿周官分門曰六典載在周官治典天官教典地官禮典春官政典夏官刑典秋官事典冬官今之吏戶禮兵刑工所由仿也一代之政於焉統括即一邑之事亦豈外是特刑典載在國律一邑無可志者故候焉而於五典各按其職別類以志云天官家宰掌邦治以總御衆官故以建置官師隸焉地官司徒掌邦土與其人民之數以歛財賦故以疆域山川戶口田賦蠲焉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外史掌四方之志故以增廣學校選舉鄉野藝文錄焉夏官司馬掌軍詰禁以料邦國掌儲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故

以城池兵防聲通關津緝焉多官司空匠人爲濬溝防葺屋瓦屋圍諸倉城
遂增故以公署堤塍橋梁識焉

鬼嫁

曲沃庠生王甘新娶高氏伉儷甘餘載生二子矣忽一日身冷面青不省人事
口作言曰我在你家不安須嫁我不我且爲祟問爲誰曰我喜梅也鍾其家婢
女爲其叔上頭者以縊死五十餘年矣高氏從未見從不知也每附身輒戰慄
衆人色不時發作其家以桃枝檗之延師巫知之設食物祓之皆無應或曰可
爲文祭開叔塚上爲可嫁不可嫁隔隔卜之因依而行拈鬮可嫁遂啓墓而葬
配焉鬼乃絕乾隆五十六年郭余目視也諭曰遣讀左氏傳莘之神新城之巫
晉之石皆有焉而言深以爲怪又證司馬記見神于先後宛若以爲誣而不信
今竟目擊焉謂何也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
事或然耶伊川先生曰伯有爲厲之事則是一理

盛茂曄陳星

吳人盛茂曄號研庵居士僑正閶人西塘志有傳嘯園續志有傳畫山水秀潤中自饒靜雅之氣
余鄉布衣劉曙堯念唐師之爲吾鄉第一名手陳星字日生貲花卉禽鳥屏幅
不減呂紀余族醉眠散人秦桐齡師之設色明艷深得花之致鳥之情稱名筆
焉

左腕書空白書堆壘書

靈夢石文學瑛玉長於左腕書揮洒張草縱橫飛動轉勝右手元燁元佑幼僑右腎能左手作
楷書自號同左生江寧張孝慶敲官房縣知縣善爲空白書即雙鈎法也結搆筆法兩
邊渾成絕無湊合之迹枝江胡上舍秉謙能爲堆壘體通右體有肥瘦兩堆體之句一書連
運數次恰如初寫墨浮浮有稜黑明者漆皆絕續也淺淡書法云玉書書之雙手須下附筆不同很風翔

字彙平仄

司字白樂天詩作人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又一爲州司馬是也琵字周文會韵會今白樂天詩作入聲讀必切周韵如必切入質韻如云四絃不是琵琶聲又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二條見容齋隨筆龜字讀如棄去聲如李山甫詩猶日霜毛一番新是兒龜也渠字讀如遽去聲庭燎詩夜未渠央是也葡字本作蒲萄正字通云葡俗字白樂天詩作入聲讀如云渴淚堆鑒葡萄是也見觀鵝鈔番字亦讀去聲如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因依上番梅獨孤及詩猶日霜毛一番新是也退之詩且看高撫數庸知上幾番則作平聲押相字可讀入聲白香山詩爲同長安月誰教不相白注云思必切離工部詩恰是乖風相欺得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離工部詩恰是乖風相欺得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離工部詩恰是乖風相欺得相字多從俗語作

侯切此古韻之可據也見山左詩鈔（字體疑訛據上聲語證刪去聲句）十字讀如陡平聲香山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唐人三十六所春風館皆讀讌見餘冬序錄凡此皆韻書所不載即竺翁韻亦多遺故特拈出

連展

放翁詩拭盤堆連展連上聲讀如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謂之連展（今之變語）

蓋土語

觥莫

內則去其酏（音旨）註皮肉之上觥莫（觥音各反莫音酒）今北方之音如此

腎震死骨

汝州石崗營李蒸死已數年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六日雷雨大作將屍棺震出墓外枯骨俱斷族弟家商洒務所親見著爲予道其人平日牙頑唆詐被害者多宜有此報然何以不報于生而報于死耶何以待之死後數年始報耶豈與齋舖祓心以逐眞人而眞人驟乃憫誠亦遂儼然來臨也授鉞其事自序其

閒見錄潛錄 卷卷

時尙未至耶如蒸者何地無之又何以不報耶皆天之不可知者然作不善降之百殃理原不爽特天之報多蹈人不及料耳

呂仙自述

呂氏者仙也有迹已傳於世久矣諸子恐其未眞而又索余親筆以爲之傳然予之遜諸子與諸子之遜予皆非偶然也故不嘗辭乃直敘之曰余本唐之一宗人耳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四子長曰甘次曰美次曰豐次曰充余少也有相士常相余眉稜目闊鼻準項長面修而潤顴茂而踈眞備者之氣象但山林世間不數數見者爰命勒石以昭盛異云天啓丙寅秋日濟南守龔時英拜書

（過當作梭）上一痣當則魁要太陰下一痣則當魁子二者皆不嘗也獨喜鶴行龜息于來鶴亭余于靜君先生崔致遠（康熙丙戌著士更科給事中）處妙得之（金壇詩小陽呂巖字洞賓一名嚴客成都）

閒見錄潛錄 卷卷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出處顯晦履歷若指諸掌順其說多創出願足新人見聞諸公之精往神來默爲鼓盪者微矣余承乏茲土耳其事即購其文讀之如鈞天廣樂海市蜃樓殆世間不數數見者爰命勒石以昭盛異云天啓丙寅秋日濟南守龔時英拜書

于來鶴亭余于靜君先生崔致遠（康熙丙戌著士更科給事中）處妙得之（金壇詩小陽呂巖字洞賓一名嚴客成都）

（過士官大學士陰文端）楊公捴（嘉慶八年進士官大學士諡文端）王公家屏（嘉慶二年進士官大學士諡文端）星聚邸第咸相與齋舖祓心以逐眞人而眞人驟乃憫誠亦遂儼然來臨也授鉞其事自序其

（侍郎謂之某中丞某觀察某通中丞某觀察某進士不知所在時詩小傳小傳名嚴疑即此人或通中丞某觀察某進士不及傳附傳小傳名嚴疑即此人或通中丞某觀察某進士不知所在時詩小傳小傳名嚴疑即此人或通中丞某觀察某進士不及傳附傳小傳名嚴疑即此人）

（家綿綿翠翠貢湖所往萬壯繞勝云呂嚴字洞賓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已綿生後妙通士授江州德化縣令私行廬山德化縣民人受天仙劍法得九數數純陽子得道人也西通志呂嚴數通士不第遇鍾離權子傳遂會之酒肆金丹之道繼遊湘潭鄂治鄧以四月生日純陽人也）按呂仙仙跡記載甚多而各不同總之事不見於正史則傳聞失實所在不免此云日月當空之謂乃金輪皇帝時也其去天寶會昌咸通遠矣豈可盡信錄之聊當新聞

服蓮菇

居易錄載陳靚嶽總漕言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初無子或教以空心日服蓮菇

子遂生子李副盧奉僧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余於五十後亦常服湖蓮日五十個用霜糠油食於六十六歲倘生一子於六十九歲又生一子本草綱目蓮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子八九月收之新去黑殼貨之四方謂蓮肉所服即此物而無建蓮出湖湘肉紅而大湖蓮出湖湘肉小之分主治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病久服輕身耐老不饑延年李時珍曰蓮之味甘氣澀而性溫稟清芳之氣得稼穡之味乃脾之果也脾者黃宮所以交媾水火會合木金者也土爲元氣之母母氣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服耐老此其權輿也

僧帽菊

原缺方譜作雙鬱菊每朵頭若僧帽拆開帽內露雙鬚並首形似無二外分二層一尾本草綱目作鴛鴦菊出浙西俗呼僧帽菊二書不載其名據諸云頭若僧帽何不云僧帽而云僧粧也俗之不審大率類此吾沃呼此花爲番僧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草篆

艸篆太原傅青主創爲之自古未聞也其體全用篆法其筆全用草法字畫之中繁省予見寧國司馬裴愼堂志瀛所藏障子乃杜詩一律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諒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讌誰拔池塘草覺暄字大四五寸無形不散無筆不活散中有法活中有力證筆淡筆渴筆縱橫奔放若鵬鯤蜿蜒不可捉摸而奇古秀逸之氣撲人眉宇眞絕藝也於翰墨中又增一體如杜工部白帝城最高樓詩沈確士云句法古體對法律體能者何所不可耶

裴世家

海內世家無過聞喜裴氏自顧項傳至本朝乾隆間八十八世矣衆非子六世孫封裴鄉因以爲氏至晉分爲三眷散處各地有世牒可稽考其仕宦宰相自晉至元五十一人尚書自晉至明六十八人侍郎自晉至本朝四十五人常侍自晉至唐三十七人御史中丞十一人御史大夫十五人翰林學士五人節度使十四人觀察二百十五人太守八十四人大將軍九十一人尉馬倘公主十二人進士八十六人狀元三人探花一人會元一人解元五人公七十六人侯二十六人伯七人子十九人男十人得謚五十八人皇后三人太子妃二人王妃四人可謂極盛太原隴西清河范陽等族不逮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集世說詩

余曾集世說語爲春郊雜興詩爲遊隨園先生連賓所賞錄之以就正海內詩曰去郭數千里明淨無纖翳山川相埃發隨使人忘羈賓有濟勝具故須酒澆之了了解人意左思招隱詩應是我輩語外人那得知　引人著勝地山陰道上行留連不能已其水淡而清果心處都盡一往有深情隗然吾醉矣不爲身後名　詹集竹林下自有遠襟想一手持酒杯稜稜露其爽踞人以爲佳亦覺神明朗欣然話彌日醉輒隨几上　連嶺帶長川碧俗呼僧鞋菊二書不載其名據諸川語佳間佳矣時有入心處都不關山水　灑灑春月柳塵塵來逼人滄伊多姿態與侯有何親故復自佳耳高徹如琉林過酒則酣暢詩人以爲神　西形來入眼正賴綠竹寫既坐倣然嘯何爲乃爾也有意無意間莫能有言者當與君共飲黃公酒壚下　美日輝相邀可與林澤遊不了翻覺事百錢掛杖頭人言我攜纘顏復實此不　虛爽有遠志峨峨拂青天不覺有餘哀紙札爲良田便使其蕪理正得漁父篇亦應阿堵上其妙處不僅拔理郭向外故復有此哲　友人王眉子有一日之長詼琴作數曲不識其音鄰目送歸鴻難唯卿委几上軒軒朝霞舉天際眞人想芳林夾軒庭柳絮因風起會心不在遠情何能已已我自用我法乳然標新理要作金石聲談可壓城坳諸人傾倒處道以如意指清風期月思便可稱名士廚中有貯酒共酬飲於此天地爲棟宇暫住倘煩懮胸中無宿物爲思之久矣

律文選詩

余集文選古詩句爲五律得十首山居山中成可悅約辨險築幽居謝靈運暇日

聯游踪 清川過石渠 初篁苞綠籜 流目叛纖魚 借問誰家子 英 名擅八區左思 思閉顧曜賦 雲鬟非我儕 翔鳥薄天飛 撫化心無厭 知音世所希 春榮誰不恭 榮道以忘饑 席上贈歌者傾城誰不顧 南鄙有佳人 永日行游暇 新聲妙入神 象筵鳴寶瑟 郢曲發陽春 遐望青山郭 修楊夾廣津 有懷惻悵盈 攬袵前日左思 嬴木繞通川 灼灼複春蓂 陳詩愧宋妍 送友能天舒白 及翟同衰暮 隨時愛景光 無爲守窮賤 相與復朔翔 謳謳風雲會 翻飛指帝鄉 邊將總轡長路 寒沙四面平 投軀 自嘲輕薄金石終銷毀 義和遒不留 撫轡長嘆息 夢寐佇歸舟 何爲久滯淫 詩書敦夙好 山水有清音 躑躅江蘺草 容華坐銷歇 明發動愁心 何處慰楚吟 容華坐銷歇 明發動愁心

五貪言

梅都官創爲四貪言皆以貪言居首而後其意東坡謫黃州用其體作五貪言與梅詩異予今別取貪言首尾呼應又異于坡公也得過且過過不去號寒忍餓翅肉苦難飛微命亦關勤脩云何風風不如我得過且過 春起也春去也携斗酒船遊冶桃李三月趁東風得意時光不少假碌碌何 春起也春去也 鶯者春起也春去也 架架格格牽牛種麥要飽不離室人交論勞我亞旅勤我主伯好鳥一聲東方已白架架格格

余彰城人踩躡儒宋樂泉先生猶所貴（眷云大作量之猶猶猶猶旅才學猶猶猶猶）
門輸圖關嶠先生儒雅有歆（眷云猶象吳猶不猶神猶猶象猶猶猶猶

之申生夫賢之不能希聖固也而獻公亦豈尋比就責以讓而夫令名之不及太伯世子而言之矣且大伯之讓以篤生文王也而矣卓何人也責以遠害申生不云爭君而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宜白之事深可悲矣且責以貫啓讒先大亂晉國夫檀弓之記閟語之文白公豈未見者以獻公臨薨之歸罪申生抑何其是非之倒置也左氏修春史愛羅於仲尼讀仲尼之志邱明從而明之其內外傳言之詳矣而乃病其略而無賜嘗曰

疑滯斯道也何道也先王之道與異端之道而彼氏從不知也從無問也以爲異端之道而韓子之道乃孔子孟軻所傳之道也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非聖人之言不敢道之韓子而寧爲是言耶又其言曰軻死不得其傳焉未獲參聽何大顯之名能動人如此思獲接聚取顯有此吝厠何大顯之才能厠人如此所思廣大深遠論若宏博何大顯之學超出人如此夫韓子自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者也以孟軻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自負者也於證觀則欲以寇申加之於文暢則欲以聖人之道覺之大顯何人而能使不能下氣之韓子爲論益恭如此吾意浮屠輩痛韓子之黜其教欲火其書人其人放僞辭以汚之刻石以惑人耳而獨怪乎以歐公之賢盡力於韓子之文於舉世不爲之日衰而輩之可謂知己乃於蘇山片石信以爲退之言而賤之何也蓋公集古一錄搜求極博得韓公之書爲世所罕傳者喜而登之或不暇深求耳而朱子以集道統大成之身亦決其爲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者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何也將毋佳其文乎而其文固東坡謂爲似賈誼歐公謂似孟子者歟何不參歐公之失耶且撰三書之語而證韓公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其觀韓子爲何如人耶豈不識世之僞作者往往而是而必證之何也其書具在不過邇邇常語耳豈遌八代之衰之文耶況其旁沿別讖答問等語亦知其譌僞爲其徒所附益安見此三書遂不可附益耶不爲罪之反爲實之實不可解夫韓子千古之文宗也朱子千古之儒宗也存我省察之功韓子所遜周情孔思之文韓子所優微韓子則道統之傳庶且無人矣故吾不敢以韓子之所無而信朱子之所有亦所以衛道也或曰是書也呂伯恭於文鑑特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遂說以備乙覽信乎其爲僞作哉

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辨

余既辨大顛書之爲僞作矣或難之曰子不讀公與孟尚書書乎書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道地無可與語者故自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還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能解要自胸中無書讀呼世之毀人者可不懼哉

制藝

國家以八股文取士名曰制藝俗曰時文才人學人竭時日盡心力攻磨其中得則取科第爲進身階不得則埋沒諸生白首無所成名其體有定式破題承題起講承上提比出題中比彼比束比結尾皆貼題實語氣不得如古文詩賦由人馳騁是以超逸之士多不能與老學究爭一日之短長而其文亦止見重於一時不能傳久遠且殫畢生心力較盡分寸得失多無暇於德及即間有好古文留者究不及其時文之精如前輩陽龍川我朝方虛皐其古文皆力追古

作者固識者猶識其有時文氣習皆晚達熟於時文之故讀功令取士孰能不
遵設功令有變更此等文皆東之高閣矣惟明何得遵洪皇明文徵備爲一體
名曰舉業與古文詩賦各體並列亦止王唐鞏七篇耳夫既別爲一體聊存數
篇留贈後人假亦無不可余入學第一名試題爲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乃被
揩隨文曰觀聖裔守成之歷當無忘服始之慎矣夫保者子孫面所以能保之
者則以武王之繼緒致之耳試觀末受命武之心亦何苦哉專自寧王上膊天
位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說者謂殷氏苗裔物源遠而流長矣而不知
聖人大不得已之苦衷亦歷千百載而如將見之慎母親後昆守成之克昌遂
忘前王服始之維慎也如我武之繼緒既於爲天子有四海之後而有以饗夫
宗廟矣想其時以皤皤黃髮之聖人則翼於明堂左个間亦謂予小子發受命
於天而膺茲大寶惟是纘大業之合食於十有五王以報夫宗德而後之子孫
世世相守罔敢廢墜也然特患高曾創建不足貽燕翼於奕禩而象賢繩武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雖承丕基於苞桑則子孫之保是維艱幾乃周之子孫又無慮此正西京者幾
何年守東周者幾何年凡茲子孫莫不受命於乃祖乃父之代傳以大保世之寧宇
故晉侯雖以隆篤猶帖然於王室之赫濯而不敢肆其覬覦周聖之有也良難耳自頑仕籍
親其親者瓜之瓞屬在子孫莫不受命於厥先之遺謀以廓世守之規模故楚
子雖以鼎問亦凜然於天命之未改而不敢遏其殷愚子孫保之不又見武王
之善於繼緒乎乃吾觀於後昆之守成愈難忘前王之創始矣當日者獨夫之
流毒日甚下民之罔殄以椓天心久已厭商矣況乎百男流邊爰生旋乾轉坤
之聖人則天命維新何妨使父老早睹太平乎而竟使王業不臻已基於省山
作對之日而冕旒加身未聞在筋力強壯之秋也是豈商辛之天祿尚未終乎
非也六七王之積累遭澤漸漸而自武觀之則以爲有商之子孫苟能易其暴
以問天命終不敢遽厭事之初心由故今而遡溯自焉寧王之會夫已即蓬鬢
而臨巽榮抑豈岐周之時勢猶未可乎非也千百國之歸心已膠盛朝而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寰區之中寓有卓卓自異者而遘情可通亦足佐鳴琴之詔澹益彈丸端賴
培風簿書之餘必有隱隱投令者而伊人宛在亦堪彰製錦之華然假也探風
其名猶津津在齒頰間耳豈者夫子以得人下詢也豈不以芹藻雅績倘爾人
下邑延攬羣英敢曰彼邵人士寧無賢哲乎獨是人之有也良難耳自頑仕籍
來苓欲踐求一二奇士齊同調而歌同心顧問見之下虛讌壁氣著有人證權
自媒者有人而猶猶砥柱果伊誰耶雖然是特相士於等常物色中也今夫天
地孕秀之氣鍾爲英賢其人雖伏遠鄉曲之地必能自爲振拔不染流俗然有
其人而無人薦譽有其人亦終不可謂有也能有其人者實相賞於壁華拳拳
外詡不斤斤於識其姓字而其姓字亦遂馳道於不衰遠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意中有實識應不作言外之低徊矣何難於矢口問呼之使出乎喔是以辱承
明詔倦懷故交生芻之慕何能已已敢爲夫子述其梗概而裘其名曰澹臺滅明
者匪云得也夫亦以武城有是人聽耳必別其品於市非葦菲斯有其人爲足
重而知人皆以爲有助稱述庸俗可知也若滅明者孤芳似與狂近而梗氏直

可謂獨行之士必絕其念於陰希顧盼斯有其人爲是多而如我先見有人則
金玉爾音何能也若滅明者性情深其契合而名字予人以鄭重之恩試徵之
所聞所見彼其之子實獲我心矣夫子其謂之何德濟齋先生評曰嶔崎歷落
大是異才　余以古文爲時文題曰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與文曰於辟作者寄慨思欲爲之志殷矣甚賢者之辟其覩
作者之去猶知其不可而欲爲者也聖人論列之而苦心具焉晨門之譏奚當
哉嘗觀世之盛也賢人師濟於上庶士効馳於下斯固大聖人有爲之秋也迨
至世風日降迫合無期有心者各行其志雖以大聖人肥遯
寄慨利濟獨殷而師皓皓皇不見原於風塵下吏良足悲矣如吾夫子者非春
秋之大聖人而欲有爲於天下者哉迹其齊楚宋衛寇不勝潔身於去就而終
不甘與高舉之流接踵岩阿雖其過都越國每不乏狂譏之吏隱而究之道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行天下之心時懷聖明至於旰衡今古歷歷遠遠深有傷於賢者之已事想亦欲
爲不能爲之心所激而出焉者乎夫世之衰也遠引者長堅山林之想吏隱者
聊脾關津之勞雖曰世不可爲彼實無能爲也有如辟世以待天下之清也其
次之辟地辟色辟言擇地而蹈擇人而仕也蓋具冀望於萬一而必不可爲者
不知凡幾矣可不謂賢乎哉乎世而有賢者也天下事尚可爲也奈何作者紛
紛也今日一人焉辟於山巔矣明日一人焉辟於水涘矣不爲隱豹則爲冥鴻
以視夫耕釣海濱棲皇道路抱甕灌園終其心之同不同爲何如也且夫高蹈
遠去固尚志之行也沉幾觀變亦過合之節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斯吾人與未可竟與鳥獸同羣也吾夫子躬際時艱棲遑旅途歷數賢者加
指七人世不可爲傷心寔多夫何一車蒭馬偕我仲由往來殷涉道出石門不
作於七人既作之後不辟於斯世可辟之時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嘻乎哉心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二爲流俗人道也乃由也徬徨旅次接語晨門果以不入耳之談來相譏剌彼
猶將自附於知己與獨奈何具賢者之識而竟抱作者之心耶且天下不可爲
惟聖乃可爲之必欲吾夫子心鄙賢者行高七人結伴由絕俗逃世彼晨門
何不繼七人而作而猶留滯人間耶彼處其身則得矣何視聖人之左乎然則
晨門者七人之流亞賢者之殊行而終不識吾欲有爲於天下之孔氏也友人
薛秋圃評云秦漢之氣歐曾之筆圍結而成文但覺烟雲滿紙姿趣橫生

歷代紀年

自帝堯甲辰元戚至明穆宗癸未凡四千年唐帝堯甲辰至癸未凡一百年說
帝舜甲申至癸酉凡五十年夏王禹甲戌至桀甲午凡四百四十一年商王湯
乙未至紂戊寅六百四十四年周王武乙卯至東周壬子凡八百七十四年秦
莊襄王癸丑至二世甲午凡四十二年西漢高帝乙未至更始甲申凡二百三
十年東漢光武帝乙酉至愍帝庚子凡一百九十六年後漢昭烈帝辛丑至炎
武帝壬午至禪帝丙子凡五十五年陳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三十二年隋
文帝己酉至恭帝丁丑凡二十九年唐高祖戊寅至昭宣帝丙寅
凡二百八十九年後梁丁卯至壬午凡一十六年後唐莊宗癸未至乙未凡十
三年後晉丙申至丙午凡十一年後漢丁未至庚戌凡四年後周辛亥至己未
凡九年五代共五十三年宋太祖庚申至欽宗丙午凡一百六十七年南宋高宗丁
亥末帝己卯凡一百五十三年宋共三百二十年元世祖庚辰至順帝丁未凡八十八
年明太祖戊申至毅宗癸未凡二百七十六年大清萬萬世天地儀御自開闢
至崇禎庚辰凡五千六百三十餘年罔極遘解開闢至崇禎庚辰凡六千八百
三十六年通雅按諸太西云自開闢至崇禎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所紀皆不
爲以求盡其中之所雜已此意來易一

同登進退難考耳春秋命歷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合元滒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閒見錄香錄受卷終

後序

漢班固著白虎通以備一朝之掌故揚雄倣著風俗通明方以智著通雅爲後學之津逮通四國之咨詢詩教也余鄉秦業峯先生深於詩著詩十卷集晉之詩人數百餘家錄爲集其得輞軒采風之遺歟茲所著錄共十卷以甲乙編次如洪氏夷堅志之目其所採擇準取文章之有資於治術之有裨於關者而於本朝之文治武功煌煌數大事紀之必詳洵不愧古太史陳詩之義干寶搜神王嘉拾遺穢雜取焉亦可謂能守約矣方今之世文教恭起老儒夙學家自爲書乃遡溯羲軒甲子必辨細及甘鼎敷讖必明而識陋論小道昧通方托附空言鮮臻實效近代故實闕而不講訪之古人詢于八虞咨於二虢其義安在此先生閒見著錄爲得其通也往者鄒氏伯泗嘗著閒見錄若干卷論舉趙宋掌故先生嘗庶幾近之而其異於鄒氏者其用意也忠厚其成章也婉其爲旨遠而其爲辭也蘊立言之體於詩爲得矣

閒見錄香錄　後序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乾隆五十有八年歲次癸丑七月之望曲沃裘振拜手敬

不嬰敦蓋銘考釋

唯九月初吉戊申

初吉上旬之吉日也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周語先時正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吉為日之善者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今以古器證之虢季子白盤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秦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月之三日也師兌敦云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秦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八日也惟師嬰敦之十有一年九月初吉丁亥正與宣十一年九月朔干支相合然三日八日亦可云初吉則初吉非專指朔日自明王說是也凡古器紀日之例有四曰初吉曰既望曰既死霸曰既生霸經典又有旁死霸（周逸武威及周書世俘解逸武威及書序語及顧命既旁生霸逸武威及世俘解諸及記附義）哉生魄（書序語及顧命）諸名余疑此數者皆賅數日言之而非一日之專名如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魄不日至甲子乃日又不云趙某日甲子者明甲子乃哉生魄中之一日而王不懌固前乎甲子也靜敦云惟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王命靜司射尤彝云惟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亥王格太室初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之一日而王之在莽京在鄭固前乎丁卯丁亥也然則初吉者既為上旬十日之通名此云唯九月初吉戊申又不繫年則鑄此敦之年又其出土之地必在陝右此又從文字及所紀之事可得斷定者也

白氏曰

不嬰

不嬰伯氏之臣嬰从其从晏晏古文从日从女象人跪而執事之形古文以為忌字王孫遣諸鐘云敢嬰趙趙與邾公華鉦二鐘之異龔咸忌聃子仲姜鑄之彌心愚諆語意正同知嬰即忌字以不嬰為名亦猶夏父弗忌

仲孫何忌曹無忌魏公子無忌矣

駿方厥允

駿古御字說文解字馭古文御此作駿者以又持支厥馬亦御之意也此作駿下文又作御者古文本有此二字故或云駿或云御也駿方者蓋古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國也其人善御故稱御方如春之祖先本在戎狄其入中國皆以畜牧及御馴如費昌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造父為周穆王御其後猶孫趙夙亦為晉獻公御可知中國人於畜牧及御實西北民族之名所由起歟　殷時已有此稱殷虛卜辭云貞遘于御方（殷虛書契卷七第十四一葉）周人或以為名壺侯鼎云壺侯駿方內饗于王博古圖二載穆公鼎云亦惟壺侯駿方（說并釋器庄口方所奉文字亦有以壺侯鼎證之知即此四字亦有所載錄鼎作宋公繼古攻敔字皆如此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書景公之名繼春秋左傳作蠆而博古圖名蠆者駿方中之一種號季子白盤作厥史記秦始皇及項羽本紀趙世家服虔以漢全城郡之榆中雖當之誤是也　矣厥允者駿方之名以駿方為名如鄭靈公之名夷宋景公之名蠆名曰頤旻變旻同音則作繼者是也

雅兩榆釋之正義亦云西先聲相近然此時秦趙之界不得東至雁門則先俞非雁門也秦九原郡之地古稱榆中（見史記秦始皇及項羽本紀趙世家服虔以漢全城郡之榆中雖當之誤是也）　榆亦榆字之假借其地在秦為九原郡在漢為五原郡而廣韻作五阬郡原又阬字之假借說文阬字下云代郡五阬也詩作獫狁或作玁狁乃春秋以後人所改說見余玁狁考

請若昆三字是昆侖亦名阬榆又在大夏之西則阬榆非雁門也史記趙世家秦反坐分先俞於趙集解引闞

廣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

廣亦伐也穆公鼎云率南夷東夷廣南國東國知廣即

伐矣西俞謂宗周以西山地爾雅釋地北陵西榆雁門是也郭注即雁門山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乃絕榆之關磴郭注榆雁門山也以穆傳所紀地望率之郭說頗合然雁門既名榆不得復名西榆疑爾雅雁門是也四字乃漢人旁注之字誤入正文者然說文所引固已然矣余意說文阜部榆阬諸字皆古代山阜之通名榆者踰也凡山地之須踰越而過者皆可謂之曰榆亦謂之阬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阬榆之陰阬榆漢書律曆志作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左傳成九年正義皆作崑崙徐鍇本說文阬字注下有

以俞若榆名者不可勝計泉曰俞泉竹書紀年後漢書西羌傳引次曰榆次史記刺客列傳漢曰榆豁史記衛青霍去病傳山曰俞山水經漆水篇谷曰榆谷後漢書西羌傳及水經注河水篇實皆以山地得名古文榆字宋保謚考卷六或作俞同卷七第五十五葉或作俞同卷七第九葉或作俞同卷十六第二十葉又不免望文之過矣此西俞者在豐鎬之西故云王命我羞追于西與爾雅之西陬趙世家之先俞皆不相涉以地望與字義求之遠則隴坻近則水經扶風杜陽縣之俞山皆足當之蓋玁狁本圖在隴坻之西又環宗周幾內而北此又玁狁考所既詳矣

余來歸獻禽

來歸謂歸宗周禽謂俘馘古者謂田獵所獲者亦并高之以謂戰陳所獲者矣

余命女御追于峯

峯从艸从夆从各翁氏祖庚釋為洛字證以毓祖子白盤之博伐厥敦于洛之陽及漢書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圖洛之間則洛水以北亦為玁狁地峯盤作洛此作峯者古文假借無定字也時玁狁從東西二道入寇故伯氏既破西方之寇來歸宗周復命不嫢御而追于洛是禦東北之寇也

女以我車宧伐敦允于高陵

宧伐猶廣伐也敦梁傳云長狄兄弟三人侠宧中國即宧伐之意矣隆古文陵字說文夆越也从夂夆又陵大阜也从阜夌聲是陵者夆也廣雅釋故陵其也義同其字殷虛卜文作陸殷虛書契卷六第五十五葉或作陸同卷七第九葉或作陸同卷十六第二十葉或作陸同卷十六第二十葉或作陸同卷十六第二十

盤作噣考田盤作𠂤師寨敦作𠂤此作噣皆以折首執
訊連言陳氏介祺始釋為訊字吳氏大澂從之云从糸
从口執敵而訊之其說是也首謂首級訊謂俘虜易曰
有嘉折首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執訊連連
戎大同永追女女及戎大𢦏戰
戎謂玁狁詩出車亦以玁狁與西戎互言小序以昆夷
當西戎非也同猶合也𢦏戰皆迫也伐也𢦏者敦之異
文說文以𢦏為純熟之純殆非古詩魯頌敦商之旅箋
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實敦商之旅猶
商頌云哀荊之旅鄭君訓哀為俘是也宗周鐘云王𢦏
三字皆同聲也周嫚敦周嫚匜之皇父其女嫁於周
故稱周嫚然則皇父即詩之皇父卿士周嫚即詩之艷
妻艷妻漢書谷永傳引作閻妻詩疏引中候摘洛戒作
剡而彝器作艷閻函剡四字亦同聲也然則艷字之
為陷字之假借無疑諸家釋是也
女多禽折首孌噣白氏曰不嗼女小子女孌諗于戎工
諗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傳云肇謀敏疾戎
大公事也彙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
子白冑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
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
易古文以為錫字束者詩魯頌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
伐其至寡予卣云以𢦏不淑皆𢦏之訓也戰與𢦏孳乳
白盤搏伐之搏宗周鐘戰伐之戰同義詩常武鋪敦淮
濆鋪敦即𢦏戰之倒文矣
女休弗以我車𠂤于謖
休美也女休猶倫書言惟乃之休矣𠂤象倒矢在函中
𠂤字見於此器及毛公鼎周嫚敦周嫚匜者其中為倒
矢形殷虛卜辭中地名有𠂤字作立矢形亦即此字也
小篆𠂤字由此譌變𠂤殆即古文函字古者盛矢之器
有二種皆倒載之射時所用者為箙矢括與笴之半皆
露於外以便於抽矢函盛諸字象之藏矢所用者為函
則全矢皆藏其中𠂤字象之考工記函人為甲謂作矢
函之人兼作甲盛矢之函欲其堅而不穿故與甲同工
亦猶輪人為蓋旅人為篷梓人為侯車人為耒數工相
兼不必甲有函名後人因甲與函相類又為函人所作
遂呼甲為函非其朔矣函本藏矢之器引申而為他容
器之名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咸讀為函故函者
含也咸也緘也象函形𠂤其緘處且所以持也矢在
函中有包義又與包同音故古文假為包字毛公鼎勿
以乃辟𠂤于孌吳氏式芬釋包此敦𠂤字亦然逸周書
祭公解我惟不以我辟險于難則又借險為包函包險
三字皆同聲也周嫚敦周嫚匜之𠂤皇父其女嫁於周
故稱周嫚然則皇父即詩之皇父卿士周嫚即詩之艷
妻艷妻漢書谷永傳引作閻妻詩疏引中候摘洛戒作
剡而彝器作艷閻函剡四字亦同聲也然則𠂤字之
為陷字之假借無疑諸家釋是也
女多禽折首孌噣白氏曰不嗼女小子女孌諗于戎工
諗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傳云肇謀敏疾戎
大公事也彙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
子白冑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
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
易古文以為錫字束者詩魯頌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

為束周禮大司寇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二說不同秉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弓一而矢百也靈侯駿方鼎云王窺锡駿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口此字已泐殆十字是以五十矢為锡古者束矢蓋有五十矢百矢之異矣臣賤者之稱書微子我罔為臣僕詩正月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左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锡臣五家蓋如後世之賜奴婢矣田十田者古者賜田以田計田即經之甸字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注甸之言乘也詩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箋六十四井為甸出兵車一乘以為賦司馬法云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古甸乘同聲故周禮稍人禮記郊特牲均言邱乘即邱甸也然則十田之田出車十乘為邑四十所以賞不嬰之功者厚矣

不嬰拜顁手休

手首之假借休者休白氏之锡也

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敦

公白公其爵白其字也作祖器而不及考者其父尚在也孟姬公白之妻不言皇妣者略也余疑不嬰為白氏之子白氏又公白子故白氏稱不嬰曰女小子又不嬰之祖妣稱孟姬則白氏不嬰皆周室異姓之臣也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而不嬰作公白祭器者禮家之說出於晚周未必宗周舊制其父稱伯而祖稱公者尊死者也此亦春秋於諸侯之卒書侯伯子男於葬書公之例矣

用匄多福眉壽無彊永屯靈冬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亯

屯古文純冬古文終字純大靈善不嬰既銘其功作祭器因祈福於先公此古人銘器之例也

敦考

歷代一品集虛草書

光緒丙午集虛草書
技棻合肥張文運拾

敘曰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離騷一九歌二天問三九章四遠遊五卜居六漁父七九辯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與釋文互異皆不以作者先後次序釋文次宋玉九辯於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屬宋玉大招屬屈原而又次大招於後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招魂爲屈原作固然無疑逸乃以大招當之誤矣洪興祖則斷自漁父以上爲屈賦以符漢志二十五篇之數朱子集注一承用其說蓋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數之極故凡甚多之數皆可以九約之文不限於九也王船山先生說九歌前十

篇皆有所專祀之神至禮魂則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然則禮魂各坿前篇之末不自爲篇數今定自離騷至漁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與漢志適合蓋原之賦具此矣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興國之念無可柰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豈與夫匹婦匹夫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氣儲與扈冶爲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閒條縷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紊宗國者人之祖氣

區文字得失閒也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馬其昶譔

離騷史記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乃憂愁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王逸曰顓頊是恩深而義厚也其祕案凡古音一本列傳大書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同姓也古音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皆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朕皇考曰伯庸洪興祖曰正月爲陬其祕案貞格同訓之志已定於此

攝提貞於孟陬兮王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惟庚寅吾以降古音洪其祕案貞格同訓

正攝提貞郎攝提格惟庚寅吾以降李立國朝顧亭林戚崔泉姚秋農安古琴苗先麓諸家所訂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王逸曰肇始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洪興祖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王夫之曰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靈善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古音泥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曰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

紉秋蘭以爲佩兮古音女鄰反秋蘭以爲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襲景瀚曰紉索也汩羅反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音愆阰音怨古音姥反阰陵也朝夕攬洲之宿莽古音姥反王逸曰攬采也宿莽草楚人名曰宿莽木蘭去皮不死宿者冬生不死也古人讀莽爲謝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王逸曰代序代謝也徐呂反李詳曰代序代謝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莫故反其祕案美人

泛言賢士不撫壯而棄穢兮其祕案不語詞文選無字歲謂當時政敝俗不何不改乎此度也錢澄之曰度法也楚國多可改之度宜乘已壯年以速改也乘同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吳汝綸曰以上及時自修而致之君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其祕案熊繹爲楚始封君若敖蚡冒爲楚人之所常誦三后當指此將溯皇輿之敝故述先君也以戒後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訓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文十六年楚滅庸杜注云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創此所云固眾芳之所在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同芷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五反披謂亂也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音盆豈余身

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其祕案新序云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幷兼天下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逐於外乃作離騷前後所云黨人即指上官之屬恐皇輿敗績知國之將亡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踵繼也武跡也其祕案前王即指三后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荃香草以喻君也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奴古反王逸曰齌疾也洪興祖曰荃與蓀同在詣反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忽忘身之殘殃謇謇居輦反景瀚曰九天九重

天也天門云圜則九重正證也

夫唯靈脩之故也王夫之曰靈善脩長也稱君爲靈脩者祇其所爲善而國祚長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王夫之曰託何反王逸曰成言者史稱平爲楚合齊以擯秦以絕齊此序王始信己說繼而內惑鄭袖外聽上官

靳尙張儀之邪說己力爭而不勝爲被放之由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古音訛吳汝綸曰以上事君不合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阮反兮王逸曰滋蒔也洪興祖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又樹蕙之百畮古音米畦字音攜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王逸曰留夷香草也原序其譜屬舉其賢貳以厲國士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魚肺反雖萎於危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吳汝綸曰扈離辟芷喻道德後之結芷矯桂爲可恃椒糈干進是也此云衆芳蕪穢即芳草爲蕭艾故云衆皆競進衆賢也原序其譜屬舉其賢貳以厲國士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魚肺雖萎於危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吳汝綸曰扈離辟芷喻道德後之結芷矯桂爲可恃椒糈干進是也此云衆芳蕪穢即芳草爲蕭艾故云衆皆競進衆賢也

日俪背也錯置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錢澄之曰原作憲令楚弊政多所釐革上文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遵規矩繩墨以爲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棄其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其鬱邑佗傺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忳徒渾反鬱邑余佗敕駕反傺丑利反兮王逸曰忳憂貌洪興祖曰佗傺失志貌洪興祖曰鬱邑憂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溷濁去聲也溷濁渾合反死日而嫉妒洪興祖曰嫉妒忌賢也忽馳驅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吳仁傑曰爾雅落始也落英謂始華之時苟余情其信姱苦瓜反以練要兮王逸曰信姱與練簡也洪興祖曰練要美同意長顑音坎頷音菡亦何傷王逸曰顑頷不飽貌其祝案此四句言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蒲計反荔朗計反之落蘂古音如我反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纚纚古音所禾反王逸曰纚纚好貌洪興祖曰纚纚香草也謇吾法夫前脩兮孫志祖曰黃伯思云謇審也楚語也則不作謇謂非世俗之所服古音蒲北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

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音遙諑音卓謂余以善淫王逸曰諑毀也洪興祖曰諑猶譖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音面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偭背也錯置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錢澄之曰原作憲令原是也原一遵規矩而法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棄其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其鬱邑佗傺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忳徒渾反鬱邑余佗敕駕反傺丑利反兮王逸曰忳憂貌洪興祖曰佗傺失志貌洪興祖曰鬱邑憂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溷濁去聲也溷濁渾合反死日而嫉妒洪興祖曰嫉妒忌賢也忽馳驅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吳仁傑曰爾雅落始也落英謂始華之時苟余情其信姱苦瓜反以練要兮王逸曰信姱與練簡也洪興祖曰練要美同意長顑音坎頷音菡亦何傷王逸曰顑頷不飽貌其祝案此四句言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蒲計反荔朗計反之落蘂古音如我反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纚纚古音所禾反王逸曰纚纚香草也謇吾法夫前脩兮孫志祖曰黃伯思云謇審也楚語也則不作謇謂非世俗之所服古音蒲北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惠言曰彭咸之所居

日俪背也錯置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錢澄之曰原作憲令原是也原一遵規矩而法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棄其規矩繩墨以爲度矣其鬱邑佗傺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忳徒渾反鬱邑余佗敕駕反傺丑利反兮王逸曰忳憂貌洪興祖曰佗傺失志貌洪興祖曰鬱邑憂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溷濁去聲也溷濁渾合反死日而嫉妒洪興祖曰嫉妒忌賢也忽馳驅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吳仁傑曰爾雅落始也落英謂始華之時苟余情其信姱苦瓜反以練要兮王逸曰信姱與練簡也洪興祖曰練要美同意長顑音坎頷音菡亦何傷王逸曰顑頷不飽貌其祝案此四句言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蒲計反荔朗計反之落蘂古音如我反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纚纚古音所禾反王逸曰纚纚香草也謇吾法夫前脩兮孫志祖曰黃伯思云謇審也楚語也則不作謇謂非世俗之所服古音蒲北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惠言曰彭咸之所居

王逸曰相視也察審也 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雲阮反方苞曰反覆審慮謂舍死無他塗又復自悔輕身就死亦相道之不察也延不正貌佇久立也洪興祖曰左傳左師見夫人不出而哭曰吾以不察死無他塗不可以復反回朕車以復故路庶幾可及行迷之未遠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 前楚曰左步馬者杜注步馬習馬以候時也洪興祖曰離騷曰步余馬兮山皐以自潔也 進不入 五臣曰楸匕上有楸也行息 退將復脩吾初服 古音蒲北反 椒匕且焉止息 五臣曰楸匕上有楸依蘭楸不忘芳香以自潔也 以離尤兮 五臣曰尤過也洪興祖曰離遭也 退將復脩吾初服 古音蒲北反 製芰荷以爲衣兮 奇寄反 集古字 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 魚及反 兮長余佩之陸離 洪興祖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 芳與澤其雜糅 女救反 兮 王逸曰糅雜也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 惟昭質其猶未虧 古音羲守其明潔之質猶未虧損也其祕案漢學諧聲云虧聲也從阜則讀戲集韻與戲通處虧部伏羲 忽反 忽反匹賓反 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其祕案不能忽然於上下求索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張惠言曰往觀四荒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平聲王逸曰雖獲罪支解志猶未艾王夫之曰此上原述志已者之勸懲以裹言之明己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爲謀 女顑 音頷須 之嬋 音蟬媛 爰兮 音援 申申其詈 力舉反 予 上聲王逸曰申重也洪興祖曰說文顑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顑 曰予告女以一介之忠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黨 音項 獨而不予聽 平聲王逸曰黨孤也錢澄之曰上余字下子字女顑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爲女子告原言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朱駿聲曰節猶折中 喟憑心而歷茲 洪興祖曰說文憑滿也其祕案歷猶言至今也 湛沅湘以南征 就重華而陳詞 古陳字 詞曰王逸曰帝繫云嚳與於天得九辯與於天而竊以下爲重華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 啓九辯與九歌兮 洪興祖曰歸藏啓筮曰昔者先王上賓於天帝乃歌九辯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爲人間亦云啓登天而竊以下爲人間之天帝樂名啓筮曰昔者先王上賓於天帝乃歌九辯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爲人間之天帝樂名啓筮曰昔者先王上賓於天帝乃歌九辯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爲人間之天帝樂名 夏康娛以自縱 姚鼐曰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敬之當作恆避用之棘賓商九辯九歌 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 南襄翔曰必就重華者舜崩於蒼梧葬於九疑皆楚之邊地亦詩人歌土風之意也 古音胡貢反王引之曰巷讀爲閧閧之閧字亦作鬨呂覽相與私鬨高誘注鬨鬥也逸周書云五子訟伯禹之命胥與作亂所謂家鬨也五子即五觀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啟十年巡狩舞九招於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墨子引五觀亦言啟淫泆康樂於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啟有以開之 羿五計反 淫游以佚畋 音田又音四聲五用明乎此可以讀古書矣 曰鯀同鯀婞 何悻很也很違羽山然殀 天音夭乎羽之野 古音墅洪興祖曰殀沒也鯀羽山終焉三年然後死其祕案終然猶終焉也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 其祕案博謇謂言之廣也 紛獨有此姱節 音誇蘮 音茲 薆 音蔽施 音施以盈室兮 王逸曰蘮蔡蔡王芻施泉耳皆惡草 判獨離而不服 古音蒲北反 衆不可戶說兮 洪興祖曰管子云聖人之治也不戶說也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 音瓊獨而不予聽 平聲王逸曰煢孤也錢澄之曰上余字下子字女顑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爲女子告原言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朱駿聲曰節猶折中 喟憑心而歷茲 洪興祖曰說文憑滿也其祕案歷猶言至今也 湛沅湘以南征 就重華而陳詞 古陳字 詞曰王逸曰帝繫云嚳與於天得九辯與於天而竊以下爲重華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 啓九辯與九歌兮 洪興祖曰歸藏

貪夫厥家古音姑王逸曰淩五帝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曰淩涉寒淈淖涉相也淩反涉寒淈子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于敏反夏桀之常違兮五臣曰言常乃遂焉而逢殃皇景曰遂王逸曰違背天違道翰曰遂安也后辛之菹臻魚切醢兮五臣曰菹肉醬也朱于曰后辛即紂也殺比干醢伯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王逸曰儼畏也周論道而莫差音蹉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涉禾反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王逸曰錯置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吳汝綸曰計極猶紀極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古音蒲北反原之所爲兮余廉反貽余身而危死兮洪興祖曰前漢注云貽近邊欲塞之意集虛草堂

覽余初其猶未悔古音喜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反兮洪興祖曰枘刻木端所以入鑿固前脩以菹醢古音喜曾同增歔欷余鬱邑兮王逸曰僧累也哀朕時之不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曰茹柔輿也霑余襟之浪浪音郎悔則傷悔曾亮曰就正重華而陳詞重華而知中正之無可之中三致意者也此以下言求所以通君之道吾君吾相矣所謂一篇皇皆喻己所以悟君之道吳汝綸曰君也義和望舒飛廉鸞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與失道則以上因女嬃之言從古如此故不敢陳詞以結身跪敷衽以陳辭兮耿拜聲敷布也耿光也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虯音求以乘鷖於計反兮溘埃音哀風余上征張惠言曰接上往視四荒謂以道驅虯也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音玄圃博故反王逸曰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欲少留此靈瑣兮五臣曰瑣門也日忽忽其將暮莫故反吾令羲和弭彌爾反節兮望

崦音淹嵫音茲若而勿迫古音博王逸曰敧側日所入山方苞日原氏統之後尚未與君絕故使齊而反復陳嚮張儀懸圃望瑤皆喻君所自明依依於君側之故非有他也念日之將暮仍冀輔君及時以圖治耳路曼曼莫官反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張惠言曰上謂君下謂臣帝閽不開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王逸曰總結也淮南云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海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聊逍遙以相羊蔣驥曰相羊徜徉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古音注王逸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夏忻曰言雷聲未發不能上通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音豫翟翬翔貌飄風屯其相離兮王逸曰總聚貌帥雲霓而來御其衷案御與禦同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曰總總猶紛紛也斑陸離其上下古音戶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上聲其衷案望予言欲令帝閽倚門視望以待己之至遠遊蔚亦有此語下二句乃言久待而閽不開是不肯相望時曖曖音愛其將罷音皮兮王逸曰罷曖昏昧貌也結幽蘭而延伫胡困反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方苞曰以上云皆自喻遭讒見疏陳志無路梅曾亮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下言求所以通君之道也義和弗御兮望崦嵫之勿迫古音博王逸曰敧日所入山方苞曰

日豐隆雲師求宓音伏妃之所在古音止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蹇脩伏羲氏之臣也孫詒讓曰理卽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實雅理媒故下文理弱媒拙及九章抽思思美人篇皆理媒並舉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音徽繣其難遷王逸曰緯繣畫也其難遷乖戾也其猶案棄以求宓妃乃乖刺難合此申言高丘之無女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王逸曰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洧盤之水出崑崙之山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古音戶集虛草堂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龔景瀚曰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獨樂無禮所謂潔身亂倫也其說案夕次窮石朝濯洧盤所見皆無君國之憂者此申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王逸曰偃蹇高貌見有娀音嵩之佚女王逸曰有娀國名佚美也洪興祖曰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吾令鴆直禁反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上聲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吐彫反巧拙如鳩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凰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曰帝嚳高辛氏有天下之後無有此傷宓妃王時之多蔽妒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王逸曰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滅澆復禹之舊績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既前辭錢澄之曰靈氛勸其遠逝亦猶史公所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反曰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鄧廷楨曰孰與女字韻同反曰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吳汝綸曰其讀如豈言人情相同豈音同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古音避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音呈美之能當平聲王逸曰理美玉也其祝案高辛氏有薦賢之人而高陽氏之餘云去之無益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懷椒糈音所而要平聲之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百神翳於反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方纘曰一字也鄧廷楨曰江氏晉三亦謂迎字之誤迓當作迓音寤皇剡剡以冉反其揚靈兮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剡剡猶冉冉

再彷彿其形貌之狀

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音矩矱音獲鳥郭反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音皐繇音陶而能調古音用平聲王逸曰摯伊尹名咸學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調從周聲或周之本體從用兼有用音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王逸曰該備也用為客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王逸曰晏晚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音提一鵜決音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五臣曰鵜鴂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音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古音制之梅曾亮曰巫咸言止此靈氛勸其去巫咸則欲其留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求合之大旨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古音作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蘇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其容飾多而無實德委厥美以從俗兮王逸曰委弃苟得列乎眾芳兮芳椒專佞以慢慆反王逸曰慆淫也椴音殺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旨夷反王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必不能自振其芳芳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古音訛音蜗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古音羅戚學標曰古離音與羅近方言離謂之羅羅謂之離是也古人用韻或從離或從羅其祕案巫咸勸其為及時之芳毋為儇蹇之佩故荅言芳易變化唯茲佩之可貴也惟茲

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為時所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如故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古音已也其祕案古有香玉和調度以自娛兮錢澄之曰玉音琤琤然有調有度古有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古音戶梅曾亮曰以上答巫咸之辭言留以求合之必不同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音杭梅曾亮曰靈氛欲其去既答以去之無益巫咸欲其留以求合尤有所不能鳴呼為屈子者去耳留耳死耳故不得已仍從靈氛之吉占焉而已折瓊枝以為羞兮洪興祖曰羞致滋味精瓊糜音縻以為糧陟良反王逸曰糧糧屑也洪興祖曰周禮見周禮有王逸曰象牙也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遵池戰反吾道夫崑崙兮王逸曰遵轉也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烏感反蔣艾兮鳴玉鸞之啾啾音秋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李光地曰是時守死而不變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況貴戚之卿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為西指秦言是也當時六國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彊國篇言之尤詳鳳皇翼其承旅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洪興祖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遵赤水而容與王逸曰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麾蛟龍使梁津兮王逸曰津西海水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為梁也詔西皇使涉予上聲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

待哦學標曰待从寺聲古讀同侍此與期叶又爲侍輕聲路不周以左轉兮洪興祖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西海以爲期梅賢亮曰方之地亦剛書終泰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亾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而竝馳洪興祖曰閻謂之軑齊同也韓詩云輪大貌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古音夷戚學標曰讀徒和反婉音則入夷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音莫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音俞樂陟陞皇之赫戲同曦兮王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忽臨睨反睨五計反夫舊鄉王逸曰睨視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拳局顧而不行古音杭王逸曰蜷局詰曲不行貌亂曰王逸曰亂理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古音猪戚學標曰都从者聲古讀渚輕音則同諸者既莫足與爲美政

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錢杲之曰從古人於地下耳王夫之曰原相彭咸所居猶言相其審矣志已夙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任性孤行也襲景瀚曰莫我知爲美政爲宗社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亾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政而後出於死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張惠言曰願侯時乎吾將刈遠逝延佇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爲屠次以自疏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爲屠次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其祝案懷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則九歌之作必原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諫之意

九歌

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祭祀事鬼

雲中王逸曰美貌
去疾貌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曰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
也四方之主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五臣曰君謂雲神極勞
心兮慆慆音沖王逸曰慆慆憂心貌其祀案雲日之神九州所共非楚所能私故神既降而去猶思
之太息恐神既之不答而禱祀之無靈也洪興祖曰漢書郊
祀志有雲中君王逸曰君謂湘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君夷猶猶豫也言既設祭祀而不來下文云朱子曰言既設祭祀而不
肯來不知爲何人所爾也美要平聲眇兮宜修王逸曰要眇好貌洪
興祖曰眇一作妙同音妙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古音玻
聲者從陽讀婆從陰讀波說文於坡字下發例標曰几諧皮
古音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也其祀案誰思言其何所憂思而吹洞簫下文云集虛草堂

集虛草堂
遭
右湘君
湘水之神禮也故舉國之大事正告於神其祀案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則楚祀
帝子降兮北渚朱子曰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
女英自宜降上聲嫋嫋音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古音戶登白薠音煩兮騁望王逸曰薠草秋生
與佳期兮夕張去聲王夫之曰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鳥何萃兮蘋中五臣曰蘋水草
名何爲兮木上王逸曰罾魚網也沅有芷兮澧有蘭古音遭思公
子兮未敢言王逸曰公子謂湘夫人也朱子曰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
公子公主其祀案烏萃二句明事與願違欲言於公子而又未敢倉卒也所言之事蓋卽前篇所陳者故不復

集虛草堂
述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音眉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
裔洪興祖曰裔邊也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音逝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五臣曰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駕而往與使者俱

往其視察此言已之馳馬江皐冀聞夫人之言而不得亦猶麋處庭中蛟居水裔既失其所安能有獲故以下復言椒飾祠宮以候神築室兮水中葺音緝之兮荷蓋古音蓋紮壁兮紫壇音善字古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音老洪興祖曰說文橑椽也辛夷楣兮藥房王逸曰辛夷香草藥白芷也薜荔同綢反蕙櫋音綿兮既張五臣曰擗析白玉兮爲鎮王逸曰以白玉以爲壓鎮坐也疏石蘭兮爲芳王逸曰疏布陳也芷葭兮荷屋緎音了之兮杜衡古音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音武門古音民洪興祖曰廡說文堂下周屋也無門謂廡無門也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蝶兮澧浦洪興祖曰方言襌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古音渚朱子曰遠者亦謂之渚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侍女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來既且諰君之及時以修飭耳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王逸曰暴雨爲涷雨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曰空桑之山君回翔兮以下古音戶逾空桑兮從女同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上聲其祝案詩天之桓司命且不能操故欲與之適九阬以縱觀陰陽氣化皆莫之爲而爲司命雖欲折麻相遺無能爲助老之將至司命與已不近而愈疏是以愁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張文虎曰齊速即齊遬遬速聞云爾雅齊疾也齊遬與舒遲對文二字同義導帝之兮九阬音岡王逸曰出九州之山靈衣兮被被同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古音譌乎歙音則如夾折疏麻兮瑤華古音敷將以遺兮離居

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古音汀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古音科朱子曰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非人之所能爲也因司命而發此意耳原又名固人命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其祝案言猶此意也洪興祖曰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

兮陽之阿古音狗王逸曰晞乾也望嬀同美人兮未徠同來古音釐臨風悅許往反兮浩歌亟音孔盍兮翠旆于盈反王逸曰言以翠羽爲旗旆孔雀之翅爲車蓋翡星竦長劍兮擁幼艾王夫之曰彗星也幼艾如芒草撫之以除災眚擁猶抱也幼艾以喻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孫獨宜兮爲民正聲平其祀案此託爲神言君知愛民所以勤其爲民父母之心也

右少司命王夫之曰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官無所不司者嬰稚故曰少古者臣子爲君親新疏之辭子者祀高媒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

曒音杲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晻晻同杳冥冥古音羌聲兮忽反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古音回羌聲兮

色兮娛人觀者儻兮忘歸王逸曰儻安也其祀案聲色樂舞是也夜中作樂觀者顧懷樂未極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御敵其可得乎原意存諷諫之痛絕言之痛絕緪古登反瑟兮交鼓王逸曰緪急張絃也王夫之曰交鼓者瑟非一齊鼓也簫鍾同鐘兮瑤簴其呂反洪興祖曰周禮笙師共其鐘笙之簴注云鐘生與鐘聲相應之樂也然則簫與簫鐘聲相應之虡懸鐘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飾也鳴篪同竽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古音姑保即神保見詩靚尸也翾音悁飛兮翠曾王逸曰言巫舞翾然若飛也展詩兮會舞應律兮

連也見河非楚境內之川禮不當祀神所不歆此諷諫之旨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音孕子渚王逸曰送也其祀案波迎魚鼓鬐而還視諸侯朝伯楚昭衡風橫波鶩龍驂螭者不侔矣

右河伯王夫之曰河神也四瀆視諸侯故稱伯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謂非其境內之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祀典故已之而楚臣嘗祀之矣遙望僭祭序所謂信鬼而好祠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曰若有人謂山鬼也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曰女蘿菟絲也既含睇音弟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徒了反窕音杳朱子曰子則設爲鬼之命人而予乃鬼之自命也王夫之曰此以下皆山鬼之辭述其情因以使之故也乘赤豹兮從文貍里之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夫之曰言人既慕而召我則乘山獸御木葉出女蘿薜荔之中攜蘭衡爲翩然翱翔不可復制

以來相遝其祀案以上山鬼之來享者以下則未與享者余處湫壁兮終不見天路
險難兮獨後來古音釐盧表獨立兮山之上王逸曰峯也雲容容
兮而在下古音戶王夫之曰容容不一色也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曰華榮也言光寵也其祀案自河伯以上所祀之神皆有專主而山鬼則其預甚繁不能徧及故不專祀者羨其得祀者久留若所憾然忘歸而歎己之寂寞也一則安樂既以安樂享之鬼而以慰其思也采三秀兮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芝草石磊磊兮葛蔓蔓莫反
兮怨公子兮悵忘歸朱子曰公子謂靈脩君思我兮不得閒音閑其祀案始曲諒君非不我思但不得閒耳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柏古音博君思我兮然疑作其祀案繼則宙疑信交作

填填音田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音撒兮木蕭蕭古音搜思公子兮徒離憂其祀案終乃知公子之不我思矣徒思公子而有離憂極寫羣鬼望祀之情所謂鬼猶求食也神則慕望其來而不可得鬼則無厭如此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矣而山鬼之爲淫祀亦明此可見
右山鬼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嗅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姚永樸曰地理志言楚
俗重巫鬼信淫祀此自其民間之本俗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曰錯交也短兵刀劍也旌
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淩余陳同陣兮躐余行古音杭左驂殪音意兮右刃傷王逸曰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破刃創也
霾同埋兩輪兮縶四馬古音姥王逸曰縶絆也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天
時懟音隊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古野字亦曰殿殺猶言屠戰
痛殺也言適值天之怨怒故眾皆見殺不得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
路超遠雲阮反帶長劍兮挾秦弓古音肱首雖離兮心不懲
朱子曰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古音陵反
右國殤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祀示僕曰九歌國殤亦因兵挫於秦死者眾也其祀案也
王怒而攻秦大敗於丹陽斬甲士八萬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茲祀國殤且祀其魂魄爲鬼雄亦欲其助卻秦軍也原因敘其戰鬬之苦死亡之慘聆其音者其亦有惻然動念者乎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王逸曰代更也朱子曰芭與葩同
容與王夫之曰祀典不廢常得
倡歌也春蘭兮秋鞠同菊朱子曰春蘭秋菊以薦祠之芭也
長無絕兮終古事神蓋詩勿替引之之意
右禮魂王夫之曰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言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魂亦神也
天問王夫之曰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僧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馬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與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爲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之心於此憤抒愁已而至抑非徒譔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上聲之王夫之曰遂與邃通遠也姚承樸曰邃古稽古之曰若稽古之理以見人冥昭瞢同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其祀案發端問此以見人心之靈無不可窮之理瞢冥昏暗誰能極之洪興祖曰言窈明之
詞也闇同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馮憑

翼惟像何以識之洪興祖曰淮南言天地未形洪濛翼翼其狀象惟字或作像形案惟字古音為合音也洪興祖曰惟字古音悉由反明明闇闇惟時何爲古音于王逸曰何爲有所施設之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古音訛洪興祖曰教案化字古音于戈反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是爲陰陽之本而其所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圜則九重孰營度徒落反之王逸曰圜天之儀表九重者七曜天經星天宗動天之層次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洪興祖曰案天地無心成化陰陽無始幹音管維焉繫天極焉加古音訛王逸曰幹轉也洪興祖曰淮南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注四角爲維王夫之曰加託也南北二極如棟必有所託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古音詭王逸曰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洪興祖曰淮南云地有九州八柱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古音注傳云也洪興祖曰際邊也至也屬附也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洪興祖曰隅角也爾雅屋內爲隈隈外爲隅天何所沓徒合反十二焉分王逸曰沓合也洪興祖曰左傳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王夫之曰此皆問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學深思得其所以然爲吉凶之占注洪興祖曰際邊也九天之際日九垠放傾邪也東北地不滿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古音注傳云也

言得失成敗莫不自己也康回憑怒墜古地字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洪興祖曰春秋傳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九州安錯倉故反川谷何洚音戶洪興祖曰錯置也水深謂之洚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橫安音其衍幾何王逸曰脩長也衍廣大也洪興祖曰橫同淮南子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爲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崑崙縣圃其尻巨刀反安在縣圃乃上通於天古音止王逸曰崑崙在西北其巔曰縣圃曰阿摎達山其形案尻朱子曰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文作尻今據改廣雅諸本作尻康熙字典尻字下引此文作尻亦凝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蔣驥曰穆天子傳黑水之阿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淮南尻臀也史記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尻猶尾也莊子亦以首尻對舉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洪興祖曰淮南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洪興祖曰淮南言東北蒼門東開明之門東南陽門南暑門西南白門西閶闔之門西北幽都之門北寒門八極之門洪興祖曰山海經北門開之氣是雨天下八方節寒暑西北辟同闢洪興祖曰淮南云北門開之風是雨天下八方節寒暑啟何氣通焉南北之風曰安不到燭龍何照神曰燭龍洪興祖曰山海經鍾山之神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注云即燭龍也王夫之曰若華若木之華其狀案南北之北去黃道遠日所不到燭龍以目光代日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夫之曰若華若木之華其狀案南北極之間日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洪興祖曰山海經天對云羿射十日而九烏墮羽翼也羿射是也羿射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神物爲光燭龍若華皆古人寓言何所冬暖同暄何所夏寒王夫之曰以上廣詰物變也凡此諸問原本天地推極物理盡其生成變化之萬殊蓋欲使聞之者既不見日意必有實者窮所自之理以推得失實喪之故而擴其無實者必於此不爲所或也其狀案自篇首至此問天象地理物變以下皆言人事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朱子曰平土方用商頌語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勤方向也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王文誥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毛奇齡曰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玄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雄虺許偉反九首洪興祖曰爾雅蝮蛇博三寸首大如擘其狀案九首故大禹有石林洪興祖曰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岑嶼請攘脅而竄之何獸能言王逸曰禮記猩猩能言禹有龍虬負熊以遊王逸

身立嗣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鼈飽王夫之曰禹之循理過色故而寵鄭袖反覆致詰欲所以興也悅王能以曰鼈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蔚食也柳對吼吼之不盡而執國味亦是意也其視案人山有同嗜禹菲欲食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憂無妃匹何又樂於朝飽而辛癸甲四日即行乎史作胡爲快鼈飽而嗜不同味與繼古音同部洪注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以文義求之當記言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是其事也家元伯先生謂

拘是達洪興祖曰有扈氏不服爲幽凝能平服之是謂能達啟繼世有扈氏與夏同姓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惟思也其視案漢書注拘曲礙也有合而吞滅之孫詒讓曰拘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拘吾交七射行法也此射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異味以文義求之當啟繼世以是謂能達啟繼也有扈氏與夏同姓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惟思也其視案人山有同嗜禹菲欲食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憂無妃匹何又樂於朝飽而辛癸甲四日即行乎史作胡爲快鼈飽而嗜不同味與繼古音同部家元伯先生謂

益作后卒然離蠻魚天下列反王逸曰離遭也蠻憂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啟洪興祖曰卒然離蠻也其視案人山有同嗜禹菲欲食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憂無妃匹何又樂於朝飽而辛癸甲四日即行乎史作胡爲快鼈飽而嗜不同味與繼古音同部家元伯先生謂

屈賦微上 二七

益作后卒然離蠻魚天下列反王逸曰離遭也蠻憂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啟洪興祖曰卒然離蠻也其視案人山有同嗜禹菲欲食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憂無妃匹何又樂於朝飽而辛癸甲四日即行乎史作胡爲快鼈飽而嗜不同味與繼古音同部家元伯先生謂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啓能棘急也商者章也張也言啓急欲張其九辨九歌之樂啟晚而荒樂見墨子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地平聲朱子曰淮南說禹治水時塗山氏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啓生焉遂曰分而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啓能棘急也商者章也張也言啓急欲張其九辨九歌之樂啟晚而荒樂見墨子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地平聲朱子曰淮南說禹治水時塗山氏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啓生焉遂曰分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羿請以民指高宗形日高宗肜日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羿請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

革孽夏民永樸曰高宗肜日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羿請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

革孽夏民言夏本宗胡躲夫河伯而妻去聲彼雒同洛嬪逸王子易之使爲庶孽白龍羿射之眇化爲白龍羿射之眇化爲白龍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馮同憑玭音遙利決封

害於其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獨播於衆也書云遒種德德乃降其視案啟代益作后故曰后益作革此申言禹功德之遠民不能忘故不歸益而歸啟也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獨播於衆也書云遒種德德乃降其視案啟代益作后故曰后益作革此申言禹功德之遠民不能忘故不歸益而歸啟也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獨播於衆也書云遒種德德乃降其視案啟代益作后故曰后益作革此申言禹功德之遠民不能忘故不歸益而歸啟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古音姬王逸曰啓急欲張其九辨九歌之樂啟晚而荒樂見墨子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地平聲朱子曰淮南說禹治水時塗山氏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啓生焉遂曰分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羿請以民指高宗形日高宗肜日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羿請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

革孽夏民永樸曰高宗肜日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羿請以民指紂言紂酒誥以民指高宗肜日高宗形日也

革孽夏民言夏本宗胡躲夫河伯而妻去聲彼雒同洛嬪逸王子易之使爲庶孽白龍羿射之眇化爲白龍羿射之眇化爲白龍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馮同憑玭音遙利決封

豷虛豈是躲古音食倫反王逸曰豷封豨神獸洪興祖曰馮挾也琥弓名決射之琥注云用靡飾弓兩頭儀禮注云決以象骨爲之若謂右大擘指以鉤弦其視案禽封豷射河伯屈子以爲有豷虛豈是躲古音食倫反王逸曰豷封豨神獸洪興祖曰馮挾也琥弓名決射之琥注云用靡飾弓兩頭儀禮注云決以象骨爲之若謂右大擘指以鉤弦其視案禽封豷射河伯屈子以爲有

窮羿而淮南以爲堯時羿古事傳聞異辭多如此羿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烝祭也若順也言羿獵射豬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錢澄之曰問帝既已降之何又不順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古音媒上聲王逸曰浞讒人之謀於純狐氏女遂與浞謀殺羿

鄩廷楨曰謀有上聲左傳與人之謀與每韻其視案眩鬻之稱猶本篇之稱或婦眩弟及詩稱哲婦之類何征嚴何越焉錢澄之曰阻窮西征毛奇齡曰險嚴同字傅巖史作傅險而定故首阻窮西

集虛草堂

羿之躲革而交吞揆求癸反王逸曰揆度也言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交譖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射行法也此射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交譖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

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交譖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

合而吞滅之孫詒讓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射行法也此射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交譖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

家其視案帝降而王傅子之局至禹而論夏事以上禹爲法羿爲戒啟在法戒之閒故首阻窮西征嚴何越焉錢澄之曰阻窮猶禁絕也永遏在東不容西征毛奇齡曰險嚴同字傅巖史作傅險而定故首阻窮西

羿之躲革而交吞揆求癸反之左傳云浞甲而射之徹七射貫革之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難不恤國事故其衆人交譖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剡而類揆吾交七

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洪興祖曰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人失陽氣則死其猶乃也天道一縱一橫言陰陽有代謝之理爰大鳥何鳴夫焉喪去厥聲厥體以辭能得其情案喻己之哀鳴亦欲以良藥諭君而自喪厥體可痛耳以上言壽命不恆富貴佚欲之樂不可久薛號起雨何以興之洪興祖曰薛號飛而去其祀案喻言己之哀鳴亦欲以良藥諭君而自喪厥體可痛耳以上言壽命不恆富貴佚欲之樂不可久薛號起雨何以興之洪興祖曰文子取子僑之尸置室中覆之化爲大鳥而鳴開視之則失其尸矣淮南俶真訓云昔者黃帝之治天下使民不知所愛不知所利不知所憎不知所喜不知所怒不知所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其精不虧神與精往來和通而萬物各得其所以生故其寢不夢其覺不憂其動不變其靜不搖其德和其道順其性命不恆據故宜及時自修諷頌襄也薛號起雨何以興之興洪興祖曰撰具也王夫之曰協脅反業鹿何之雨師灑道而能復取澆乎張惠言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帝相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洪興祖曰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注云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辟其祀案言桀得妹喜辟其祀以上遥接前段而終夏事案以上遥接前段而終夏事大抵其禍皆起於女戎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音古魂反洪興祖曰傳曰舜父頑母嚚弟傲能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其祀案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若堯之子丹朱嗜酒淫戲慢遊是好毀常以自娛不與二女同宅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是也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洪興祖曰孟子萬章篇載此事而文小異堯以二女妻舜而觀其內焉是也何以尚之萌後言十二女事所謂二女堯之二女也其祀案言堯之子丹朱嗜酒淫戲慢遊是好毀常以自娛不與二女同宅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厥弟終然爲害王夫之曰永撲曰終然猶終焉也姚
不危敗王逸曰言象無道其大豕之心其視案舜封
象於有痺親之欲使其貴愛之欲其富然必使吏
治其國豈得暴彼民哉故厥身不可知矣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危敗然則所以待橛蘭者可謂古也終古卽古之
毛奇齡曰迄古卽終古也言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
採藥南嶽故得以荊蠻爲句吳名起於泰伯是孰期
泰伯至荊蠻自號句吳索隱云吳名不衰世已有此也
時吳已滅其旦終古者言吳仲雍之後皆繼世以有
去斯得兩男子其視案斯指吳不意泰伯去之吳仲雍
治其國吳兩男子之稱蔣驥曰斯非所也象肆大豕而不危敗者以吏
襄以弟子蘭爲令尹非所以待橛蘭者可謂古也終古卽古之
又匡象而及泰伯仲雍蓋痛頃襄無賢兄弟也以
上論親親之道以舜及泰伯仲雍爲法以象爲戒緣鵲
飾玉后帝是饗去聲王逸曰后帝謂殷湯其視案周書
因其地勢所有正南之獻有侯來獻命伊尹爲四方獻令
王卽此所云緣鵲飾玉也鵲亦鵲類故淮南云鴻鵠鵠
集虛草堂

鵠一字音古侯反
如字多儀之享葛同國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張惠言曰何不用故桀終以戕其視案尹耕有莘之野而歸殷
也其視案尹耕有莘之野而歸殷天下之享葛同國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
湯就桀而桀不用故也其視案斯耕有莘之野而歸殷天下之享葛同國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制
湯反王逸曰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伐桀放民用讀厥攻以夷於膚
於鳴條此言桀眾也洪興祖曰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奔
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伐桀放民用讀厥攻以夷於膚
夫曷天之罰也天對云條伐桀放民用讀厥攻以夷於膚
致天之罰也天對云條伐桀放民用讀厥攻以夷於膚
湯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
湯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
簡狄在臺嚳告嚳嚳
反
簡狄在臺嚳告嚳嚳
反
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平聲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言簡狄
然俄學稼者欲卽同音假借之字古音俄讀如繁鳥之萃於荊棘負
玄鳥致貽女何喜平聲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言簡狄
玄鳥致貽女何喜平聲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言簡狄
其命何從其視案帝王世紀云堯之殺帝相也妃
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擊牀先出謂后緡
之得竄去其命何從其視案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
而逢長虞從下芟之又命穿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
案禮運以禹湯文武爲小康季德猶小康也厥父是臧
洪注言爲父所善以有天下是也蓄卽禮運大道既隱
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義也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洪興祖曰牧正典主牛羊洪
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洪
興祖曰書序云敬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淮南云有扈氏
爲義而亾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啟獨與賢啟
子故伐啟亾之其視案此言自禹以後皆繼世以有
天下一傳啟有有扈之戰再傳太康有羿之亂四傳至
相遂有浞澆之弒夏統中絕弇始於有扈及其終也夷
爲牧豎較有扈之亂爲尤甚焉故
曰終弊於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
同之洪興祖曰莊子云執干而舞干盾也協合也其視案此言啟既荒於樂舞將何以懷諸侯墨子云啟
乃淫泆康樂萬舞翼翼
平脅曼音萬膚何以肥之其視案啟
天用弗式是其事也
平脅曼萬膚猶言脅梁
少康爲牧正之事平脅曼膚猶言脅梁
紂荒何以善牧牛羊而能使之肥也
而逢其視案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
之問夏禹傳子何又一再逢此弒亂也擊牀先出
集虛草堂

其命何從其視案帝王世紀云堯之殺帝相也妃
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擊牀先出謂后緡
之得竄去其命何從也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反洪興祖曰古音匹角反牛疑古音
但還來古音釐其視案班祿謂藉田葛
不但又使人問之且使毫眾往爲之耕也昏微
遵迹有狄不寧孫詒讓曰狄讀爲惕其視案葛伯率其
民以追奪老弱之饟食者昏微遵迹猶
言潛踵其後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殺是童子湯始征自葛
載此言葛伯之助桀爲虐而速其亾也昏
厥兄古音釐王反洪興祖曰昏
猶惑婦言舜有惑亂之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
王逸曰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
之終不能害舜
案禮運以禹湯文武爲小康季德猶小康也厥父是臧
洪注言爲父所善以有天下是也蓄卽禮運大道既隱
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義也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洪興祖曰牧正典主牛羊洪
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洪興祖曰牧正典主牛羊洪
興祖曰書序云敬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淮南云有扈氏
爲義而亾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啟獨與賢啟
子故伐啟亾之其視案此言自禹以後皆繼世以有
天下一傳啟有有扈之戰再傳太康有羿之亂四傳至
相遂有浞澆之弒夏統中絕弇始於有扈及其終也夷
爲牧豎較有扈之亂爲尤甚焉故
曰終弊於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
同之洪興祖曰莊子云執干而舞干盾也協合也其視案此言啟既荒於樂舞將何以懷諸侯墨子云啟
乃淫泆康樂萬舞翼翼
平脅曼音萬膚何以肥之其視案啟
天用弗式是其事也
平脅曼萬膚猶言脅梁
少康爲牧正之事平脅曼膚猶言脅梁
紂荒何以善牧牛羊而能使之肥也
而逢其視案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
之問夏禹傳子何又一再逢此弒亂也擊牀先出
集虛草堂

其親案舜非特象所不能害且傳禹大下而子商均爲封國厎夏殷至周虞閼父爲陶正武王配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故曰後者之多佚君暴政爲何如以上論虞夏之得失咸湯東巡狩何乞彼小臣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古音洗氏女明伊尹生於有莘國以爲婚媾也

案水濱之木得彼小子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謂伊尹洪興祖曰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妃名曰伊妃此言湯之求尹由吉妃而得也

案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其親至於有莘國以爲婚媾也

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莘爰極而吉妃是得

案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孚左傳以后稷之后稷之

屈賦微上 三四 集虛草堂

已而不勝心伐帝夫誰使萠之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眾人之心而以伐桀其親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故曰不勝心伐帝桀謂易代也問桀之天對云師憑怒以制桀殛殺而蘸以上論夏商之興亾會鼂爭盟何踐吾期其親案孫詒讓曰蒼鳥即盟津史記不期而會諸侯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即蒼雉王逸以盟津者八百諸侯比諸膠鬲是也齊世家師尚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索隱云本或作蒼雉尚父即蒼兕也

案蒼兕蒼兕即蒼雉

反成乃亾其罪伊何試庚振救旅古音

反洪興祖曰振救也欲授殷之天下乃施置之使還殷之天下則將置

反成乃亾其罪伊何試庚振救旅古音

之而不勝心伐帝夫誰使萠之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眾人之心而以伐桀其親案東面而征西夷怨曰不勝心伐帝桀謂易代也問桀之天對云師憑怒以制桀殛殺而蘸以上論夏商之興亾會鼂爭盟何踐吾期其親案孫詒讓曰蒼鳥即盟津史記不期而會諸侯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即蒼雉王逸以盟津者八百諸侯比諸膠鬲是也齊世家師尚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索隱云本或作蒼雉尚父即蒼兕也

休相觀民心周論道德度義情而行之孫詒讓曰休相觀民心即觀民心也周論道德度義情而行之即周論道德義情而行之

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古音奔其親案揆滅也發代也

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古音奔其親案揆滅也發代也

兵以誅皆倒戈叔旦不嘉古音姬王每發其親案發猶上文之言吞揆也

紂兵以誅皆倒戈叔旦不嘉古音姬王每發其親案發猶上文之言吞揆也

休勿休故曰何親揆發古音奔其親案揆滅也發代也詩箋發伐也

叔旦不嘉也何親揆發古音奔其親案揆滅也發代也

虛植禮記注伐發也是其證

虛植禮記注伐發也是其證

足周之命以咨咨古音茲公成周之景命而流言繁興使公咨嗟有嘏室取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古音佗

足周之命以咨咨古音茲公成周之景命而流言繁興使公咨嗟有嘏室取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古音佗

子之憂巒言之爲害甚矣

子之憂巒言之爲害甚矣

成王何地棄親郎鼏祖以速武庚之反成乃亾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亾而已其親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杭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王逸屬行將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缺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其親案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案以翼即大誥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惠乱意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不復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土之季荊人卑梁以致於

椒蘭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列女傳湯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王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王曰顧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狩遂遇害王穆王巧梅

夫之曰起王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夫何爲周流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駬驪騵盜驪造父以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

耳妖夫曳衘燮絹何號平聲于市童王逸曰梁弘箕服寶亾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故謠曰曳衘曳衘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號市呼賣於市也周幽

耳妖夫曳衘燮絹何號平聲于市童王逸曰梁弘箕服寶亾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故謠曰曳衘曳衘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號市呼賣於市也周幽

王欲誅其親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其貪肆之心所致

王欲誅之乃入此女以賕罪是爲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古音

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眾人之心而以伐桀其親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故曰不勝心伐帝桀謂易代也問桀之天對云師憑怒以制桀殛殺而蘸以上論夏商之興亾會鼂爭盟何踐吾期其親案孫詒讓曰蒼鳥即盟津史記不期而會諸侯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即蒼雉王逸以盟津者八百諸侯比諸膠鬲是也齊世家師尚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索隱云本或作蒼雉尚父即蒼兕也

衰姬其親案以上論商周之興亾而已其親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衰姬其親案以上論商周之興亾而已其親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杭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王逸屬行將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缺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其親案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案以翼即大誥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惠乱意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不復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土之季荊人卑梁以致於

椒蘭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列女傳湯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王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王曰顧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狩遂遇害王穆王巧梅

夫之曰起王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夫何爲周流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駬驪騵盜驪造父以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

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

其親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其貪肆之心所致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耳妖夫曳衘燮絹何號平聲于市童王逸曰梁弘箕服寶亾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故謠曰曳衘曳衘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號市呼賣於市也周幽

王欲誅其親案以上論商周之興亾而已其親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杭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王逸屬行將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缺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其親案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案以翼即大誥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惠乱意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不復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土之季荊人卑梁以致於

椒蘭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列女傳湯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王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王曰顧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狩遂遇害王穆王巧梅

夫之曰起王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夫何爲周流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駬驪騵盜驪造父以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

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

其親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其貪肆之心所致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耳妖夫曳衘燮絹何號平聲于市童王逸曰梁弘箕服寶亾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故謠曰曳衘曳衘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號市呼賣於市也周幽

王欲誅其親案以上論商周之興亾而已其親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杭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王逸屬行將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缺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其親案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案以翼即大誥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惠乱意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不復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土之季荊人卑梁以致於

椒蘭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洪興祖曰列女傳湯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王親自取之也其親案

王曰顧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狩遂遇害王穆王巧梅

夫之曰起王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夫何爲周流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駬驪騵盜驪造父以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

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王夫之曰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

其親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其貪肆之心所致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号稱衰世文王作易大傳云其衰世之意邪　何順而賜封古音之王逸曰雷開佞人阿諛順情抗抑而不達也雷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梅伯受炮烙之刑肉脯乃賜之全玉而封之也何汾如汾水也梅伯受　梅音悔伯受醢箕子詳佯狂身與子見之佯狂下文云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殺之菹醢其子箕子帝乙之元子帝何竺音篤之子帝當爱之何爲而毒若之王逸曰梅伯狂也洪興祖曰淮南云菹梅伯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武發殺殷何所悒邑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以武承之況大仇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爲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洪興祖曰悒憂也張惠言云頭枹而懸死也王夫之曰妹喜也詩云乃立冢土戎胥以行冢土大社美其祀案作牧伯其祀案号哀者御天下作牧也西伯賜鈇專征徇西伯諸侯鄉伯昌号同號哀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詩云乃立冢土大社也其祀案此言伊尹放太甲事受禮太甲既立不遵湯德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事太甲悔過自責反善復位而後授之政以告成王逸曰言太王遷岐特以避狄潘嘗能久依於此而岐社承徹岐社而殷有惑婦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王逸曰徹去也呂望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呂望屠牛朝歌鼓刀而揚聲以悦紂也后謂紂也何悦而喜之文王遭紂之無道自致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故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下何馮憑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鳌音敖之寒冰鳥何燠郁之王逸曰燠温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

字微命力何固 洪興祖曰傅云鯫蟲有毒而況國乎其想沒憤鯫蛾之微猶且有然懷字同義言楚眾若此不當復居人後夫誰能爲之長先二句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闔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憂乎而懼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句 爰出子文 楚令尹鬬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昭王出奔闔廬而逃出閭社遷丘陵之穴臆而吳光挾爭國之威破名之言而懼

何環穿即 吾告堵敖以不長 王夫之曰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人謂不成君者爲穿鼠也故原微吳光爭國事諷之薄曉曰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闔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憂乎而懼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句 爰出子文 楚令尹鬬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昭王出奔闔廬而逃出閭社遷丘陵之穴臆而吳光挾爭國之威破名之言而懼

何環穿即 吾告堵敖以不長 王夫之曰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人謂不成君者爲穿鼠也

王客死頃襄獨 驚女采薇鹿何祐 古音異毛奇齡曰謎侯共治則衛國於滋甚其懷王客死於秦亦猶鬻王之死於魯也

事 鯫蛵蛾蟻 古史攷云夷齊采薇不食白鹿乳鶯警也猶言警警有白鹿來乳之地將從夷齊於首陽矣

毛奇齡曰中央共牧怒即指屬王爲之

中央共牧后何怒 毛奇齡曰中央中國也其和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流約注云大旱既行久之劉歆辨命尚書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之言注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叔齊讓國逃去餓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名鏗顓頊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羹於堯堯封於彭城爲彭鏗可衡

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其祝案喻言

己之所以拳拳亦欲國祚爾及死節相應其

君得保壽命與上陽離爰死不傾使其

中央共牧后何怒 平聲蔣驥曰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言君不聽即圖也猶孤子歌所謂北方有狂夫之類也

反斟雉帝何饗 平聲受壽永多夫何長 洪興祖曰閭丘子亦云其伯名和好行仁義既殺之子西曰子常惟不恤國政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又何言吳光爭國事諷之薄曉曰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闔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憂乎而懼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句 爰出子文 楚令尹鬬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昭王出奔闔廬而逃出閭社遷丘陵之穴臆而吳光挾爭國之威破名之言而懼

何環穿即 吾告堵敖以不長 王夫之曰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人謂不成君者爲穿鼠也

帝何饗 平聲受壽永多夫何長 洪興祖曰閭丘子亦云其伯名和好行仁義既殺之子西曰子常惟不恤國政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又何言吳光爭國事諷之薄曉曰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闔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憂乎而懼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句 爰出子文 楚令尹鬬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昭王出奔闔廬而逃出閭社遷丘陵之穴臆而吳光挾爭國之威破名之言而懼

何環穿即 吾告堵敖以不長 王夫之曰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人謂不成君者爲穿鼠也

悟過改更 平聲蔣驥曰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言君不聽即圖也猶孤子歌所謂北方有狂夫之類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夫之曰昭王奔隨子西自立以拒吳試上自予非負大位爲社稷計也故忠名不損昭王能知其忠任以國政

注云百兩蓋謂車也其祖案此又言秦之無道由來舊矣自其先世兄弟且以利相爭奪而楚乃忘仇忍恥與爲婚姻豈足恃邪以上言武功不可思已雖與世長辭而秦之貪利忘親終不能不痛切言之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也以下再舉楚事而切言之薄暮雷歸何憂 詩緇衣案鄭注歸或爲懷歸何憂懷何憂也此言天變可畏

厥嚴不奉帝何求 蔣驥曰求猶責也其祝案帝天帝也天降嚴威而人不知承奉其祭之何哉

伏匿穴處爰何云 王逸曰吾將退於江濱當

荊勳作師夫何長 上聲先姚文田曰先與云爲韻一本無先字失諧

楚以復振哀今王之聽讒而疑忌也其視案試上猶疑上也言其帝制自爲左傳正義云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於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子西平王子亦楚宗臣楚爲吳光所勝亾而復存以此終篇其存君興國之念何其篤也

屈賦微卷上終

九章王逸曰原放於江南復作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王逸曰愍病也其烈案說文惜痛也敏兮惜誦猶痛陳也詩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朱子曰所指蒼天以為正平聲令五帝以折中兮王逸曰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少昊北方為顓頊中央為黃帝戒六神與嚮服兮古音通王逸曰六神太嶽南方為炎帝西方朱子曰服服罪之詞書傅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所謂五刑有服者也直謁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古音怡洪興祖曰贅瘤也莊子云懸肬贅瘤也忌儇音喧媚以背眾兮王逸曰儇佞也朱子曰儇媚之態以與眾違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聲故相

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朱子曰惟念也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王逸曰豫猶豫也羌不可保也其祇案自言徑情直行宜其不保有招禍之道聲也之曰有招禍之道王夫之曰謂無保疾親君而無他兮王夫之曰疾亟也此追述未放以前之情事故自白其忠貞之易知以冀君之違眾以鑒己故明知為招禍之道而不恤也其祇案以上借誦之始猶冀君知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子之所志俞樾曰禮鄭注志猶知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咍古音異王逸曰咍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洪興祖曰離遭也謇不可釋古音博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陳第曰情或是係字與路韻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王逸曰申重也中悶瞀音茂之忳忳中道而無杭洪興祖曰杭與航同吾使厲神占之兮王夫之曰厲神大神之巫曰有志極而無旁王逸曰旁輔也但有勞垢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上聲故眾口其鑠書藥金兮洪興祖曰鑠反顏師古云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古音始若是而逢殆謂懷王時疏紲也史記離騷作於懷王時而離騷序謂九章頭襄時遷江南所作懲熱羹而吹韲音資王逸曰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忿見韲則吹之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洪興祖曰鄭康成云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韲

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王夫之曰謂無梯階而登天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反王眷也援引也洪興祖曰援救助也姚永樸曰太玄注極出也其祇案以上占夢戒其直言見忌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古音休去聲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洪興祖曰左氏云三折肱知為良醫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如延反婞音幸鮌音古戶反羿機而在上兮洪興祖曰淮南云羿繳繫機而在上注云羿古音詣善射也機弩牙也羿羅張而在下古音戶逸曰羿羅捕鳥網也設張辟以娛君兮王念孫曰張讀弧張之張辟讀為擘擘之擘擘鄭注周官弧張

罿罻之屬其昶案以羅逸樂導君皆陷阱也願側身而無所蹈危機則己亦傑身無所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也欲儃知然佪以干傺兮王逸曰猶低佪留國藩曰係當作際謂際遇緊會莊子云仁義之士貴際去聲患而離尤古音怡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汝同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其昶案遠集橫奔皆謂去適他國君罔謂女何之言見棄於君固不問其所之特己不忍耳背膺胖音判以交痛兮王逸曰膺胸也胖分也心鬱結而紆軫章忍反王逸曰紆曲也軫隱也擣木蘭以矯蹇兮王逸曰擣猶糅也擣洪興祖曰說文糅米一斛舂九斗曰糳播厥百穀願春日以爲糗芳王逸曰糗糒也恐情質之不信同伸兮故重著以自明古音芒其昶案此又擣木蘭以矯蹇兮申椒以爲糧王逸曰播種也詩云播厥百穀願春日以爲糗芳王逸曰糗糒也恐情質之不信同伸兮故重著以自明古音芒其昶案此又擣木蘭以矯蹇兮申椒以爲糧洪興祖曰說文糅米一斛舂九斗曰糳

子胥也 比干葅醢古音喜 與前世而皆然兮王夫之曰數也感數前世之賢而不用者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固將重昏而終身王夫之曰重昏謂於南夷荒遠之中也人不足怨而守正無疑安於幽廢明己非以點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國危其視案以上引義命自安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雲阮反兮王夫之曰言君側無賢 燕雀烏鵲巢堂壇音善兮人乘權誤國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曰露暴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王夫之曰御進也薄與泊同近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古音平聲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古音杭兮其視案生不當時陰陽易位此所謂將行者言將去人間世而視死若歸也以上慨世

皇天之不純命兮王夫之曰純常也言天道之無常 何百姓之震愆其視案言震驚愆差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其視案秦在楚之西楚屢被秦兵則當時之轉徙避難者必東遷江夏疑此是懷王三十年陷秦時事故有天命靡常之歎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王夫之曰江夏江漢合流也漢水方夏水漲於石首東溢合於江故漢有夏名其經流至漢陽乃與江合而漢口亦名夏口 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矗吾以行古音杭王逸曰甲日也矗旦也發郢都而去閭彰痛也 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洪與祖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閭里門也 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其視案此史公所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蘇見反 過夏首而西浮兮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錢澄之曰由郢入漢以至夏口皆以上楚民避亂東遷原亦以其時竄逐去郢

嘗須臾忘反君乎此卽史公所謂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懷 思兮哀故都之日遠雲阮反其視案秦伏兵武關史記秦與西至咸陽遂與西至咸陽之繹思篇之靈魂皆此日西思思咸陽也前曰東遷曰來東思夏浦也此則思夏浦而西思矣哀故都之日遠竄逐之臣雖欲悟君以反懷王不可得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王逸曰墳墓也水中高者爲墳 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古音方愷反洪興祖曰介閒也其視案哀州土平樂言夏水可爲匡陵彼州土平樂者曾不知陵谷之變孰知郢門之可蕪耶言其昏而忘亂也 南渡之焉如朱子曰淼泯滅無涯也 曾不知夏之爲丘兮蔣驥曰夏卽夏水爲丘卽滄海桑田意 孰兩東門之可蕪朱子曰郢門其視案此因南渡遂有二郢都東關之說而忘反耳故冀幸俗之一改 蓋當陵陽之焉至兮王逸曰陵陽卽前陽侯之波焉至言不知從何而至也其視案淮南陽侯之波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淼眇音澄錢

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 吳汝綸曰懷王不反已復被放故曰憂與憂相接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吳汝綸曰江與夏之言也九年不復則未報此國仇耳其視案懷王失國後三年卒於秦此文之作又後六年忽若去不信者言不信其去國忽已九年也仇既未復故含慼益深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其記案以上國破君迫之恨
外承歡之汋 音綽約好貌 汋謌也其視案子蘭懷王稱忠湛湛 徒感反而願進兮 王逸曰湛重厚貌 妒被離而鄣壅 同障也 其視案史稱屈平疾王聽讒之故曰莊子故曰莊弱此豈能持國柄者乎 既被讒而遷 洪興祖曰鄣壅也 蹇evil之抗行兮瞭 音了杳杳而薄天 古音汀洪興祖曰杳杳遠貌王夫之曰瞭明也薄天言德之高峻極於天也 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洪興祖曰言此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讒謗況餘人乎朱子曰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 憎慍 音隱愉 音偷之脩美兮 蔣驥曰慍故云忠悃貌 眾踥 音妾蹀 音牒而日進兮 踥蹀行貌 美超遠而逾邁 蔣驥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惟明者能察之 眾踥 音妾蹀 音牒而日進兮 踥蹀行貌 美超遠而逾邁 蔣驥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惟明者能察之 眾踥 音妾蹀 音牒而日進兮 踥蹀行貌 美超遠而逾邁 蔣驥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惟明者能察之 眾踥 音妾蹀 音牒而日進兮 踥蹀行貌 美超遠而逾邁 蔣驥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惟明者能察之
好夫人之忼 忼反 慨 小人之情 洪興祖曰忼慨若可喜者 慍 音隱憂 洪興祖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 眾踥 音妾蹀 音牒而日進兮 踥蹀行貌 美超遠而逾邁 蔣驥曰君子之慍愉若可鄙者惟明者能察之
猶而冀進兮心怛 當割反 傷之憺憺 音覃猶 蔣驥曰憺憺蕩蕩其視案自察
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古音區洪興祖曰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吳汝綸曰向疑此篇爲頃襄王徙陳時作徙陳在襄王二十一年屈原遷逐蓋在襄王初年不能至徙陳時尚也然篇內百姓離散相失及兩東門之可蕪皆非一身放逐之感且必皆實事非空言殆懷王失國之恨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 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 朱子曰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極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 音耨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憂憂 音耨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憂憂 音耨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憂憂 音耨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
固知王之多怒也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平聲其視案搖起橫奔謂使齊之役尤同疣病也鎮安也民之病秦久矣故願結齊拒秦以自鎮安原之計畫如是所謂成言者此也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遵夫美人 蔣驥曰美人指彭咸以爲像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 王逸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平聲橋 古音驕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美好兮 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以其美好兮 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以其美好兮 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以爲余而造怒 蔣驥曰其視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聲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 洪興祖曰夷平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固煩寃而莫達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獨鬱結其誰語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以爲余而造怒 蔣驥曰其視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聲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 洪興祖曰夷平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固煩寃而莫達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獨鬱結其誰語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以爲余而造怒 蔣驥曰其視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聲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 洪興祖曰夷平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固煩寃而莫達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獨鬱結其誰語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以爲余而造怒 蔣驥曰其視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聲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 洪興祖曰夷平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固煩寃而莫達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獨鬱結其誰語 吾以其美好兮 洪興祖曰橋矜也莊子云虛橋而恃氣也 覽余以其修姱 古音夸洪興祖曰姱好貌 鍾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以爲余而造怒 蔣驥曰其視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謀聲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 洪興祖曰夷平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鬱結紆軫兮 古音稹 洪興祖曰紆屈也軫隱也 離愍而不通 愍 音泯 洪興祖曰愍亂也
固煩寃而莫達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申侘傺之煩寃兮 洪興祖曰侘傺失志貌 杳冥冥而難知 杳 音窈
獨鬱結其誰語

何遠而不至也故遠聞而難虧古音科王逸曰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分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分孰不實而有穫其祗案賈誼新書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今觀原所諫語乃切中其病聽張儀詐欺商於地六百里此正所謂不實而欲有獲也少歌曰荀子俞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與美人抽怨分王逸曰為君陳事抒己意也抒曰夜而無正平聲其祗案以上追思昔日陳諫之辭倡曰有鳥自南分來集漢北姚鼐曰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反欲好姱佳麗分胖獨處此異域既惸音瓊獨而不羣分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分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分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分何晦明之若歲吳汝綸曰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屈子作此篇之時令也孟夏短夜則代設懷王夢歸之幻境也惟郢路之遼遠分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分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分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分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吳汝綸曰人秦理也吾懷王也欲孫詒讓曰言懷王以信弱而媒不通分尚不知余之從容姚鼐曰言直而為秦欺矣又無余之從容分長瀨湍流泝江潭古音尋注分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聊以娛心分軫石崴音隈崔嵬洪興祖曰軫石崴嵬不平也蹇吾願分行理為通一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其祗案以上自述平生王逸曰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能孫詒讓曰以上遙思懷王在秦之況辭語助詞超回志度行隱進分古音尋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聊以娛心分軫石崴音隈崔嵬洪興祖曰軫石崴嵬不平也蹇吾願分行理為通一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其祗案以上自述平生王逸曰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能孫詒讓曰超回志度行隱進分古音尋文志識也吉其程

途徑直不回遠故進而不自覺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分王逸曰北姑地名煩寃瞀容實沛徂昧反分其祗案低佪猶縈草揚雄賦飛縈草而走陸注云亂走貌愁歎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古音謀分道思作頌王夫之曰道言也聊以自救分言誰告古音谷分其祗案以上洪注所謂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右抽思

滔滔孟夏分王逸曰滔滔盛陽貌洪興祖曰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莽古音姥王夫之曰莽莽叢生貌傷懷永哀分汨徂南土眴同瞬分杳杳孔靜幽默古音穆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鬱結紆軫親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分願離同憭憀同憭而長鞠王逸曰鞠窮也撫情效志分冤屈而自抑古音五紐反志欲伸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莽古音姥王夫之曰莽莽叢生貌傷懷永哀分汨徂南土眴同瞬分杳杳孔靜幽默古音穆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鬱結紆軫親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分願離同憭憀同憭而長鞠王逸曰鞠窮也撫情效志分冤屈而自抑

古音劉五官反志欲伸分方以為圖分王逸曰劉刻也劉方為圖乃老氏和光同塵之旨然常度猶未替也易初本迪分其祗案劉爾雅作本由迪由通借正義云本常也言人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分王逸曰章明也王夫之曰志記也錢澄之曰畫墨猶繩墨前圖未改古音紀內厚質正分大人所盛巧倕垂不斲分王逸曰倕堯巧工也斲研也孫詒讓曰能孫詒讓曰王逸曰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淮南扶撥以為正高注撥枉也其祗案以上自述平生守正大節玄文處幽分矇瞍謂之不章古音彰瞍其祗案離婁微睇分瞽以為無章章謂文采離婁微睇分瞽以為無明洪興祖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兒微有所眄旨人輕之以為無明也變白以為黑分倒上以為下古音戶皇在笃奴分王逸曰笃厖落也雞鶩音木翔舞同粢玉石分一概

而相量乎聲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念孫曰臧讀爲藏任重載盛兮洪興祖曰盛多也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王逸曰黨人以匿材而居大任以致陷覆且愎諫自用使有嘉謀嘉猷者無可告語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古音記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古音制也文質疏內音訥兮眾不知余之異采古音泚也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古音以其視案以上傷不見用於世當重仁襲義兮洪興祖曰淮南聖人重恩注云襲亦重累謹厚以爲豐也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王逸曰忿恨也重華不可遌兮王夫之曰遌與晤同敦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洪興祖曰言聖賢有不竝時而生者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平聲朱子曰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其視案申明志沈菀音鬱結不得揚也申旦以舒中情兮其視案申明猶申旦也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王逸曰舍辭鬱悒也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音夷洪興祖曰眙直視也朱子曰擥猶收也媒絜申兮申旦以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王夫之曰類者蓋欲使己之放逐而欲勿思之可爲古音乎其視案懷王十八年儀至因之賂鄭袖免因以連橫說王是時原使於齊反諫曰何不愛古音哀與曾傷對文王逸曰謂猶說也王夫之曰舉國安危樂凶不可與言也知死不可讓願勿

怨天不尤人至死而不悔是之謂自彊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上聲王逸曰像法也其視案進路北次兮王逸曰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莫故反朱子曰言將北歸都而日暮不得前也鄧都而日大故死也其視案限之以大故猶言要之以一死以爲舒憂娛哀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上觀千載有繼往聖之志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古音呈乎其才力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平秩學標曰史記便程即平秩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同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王夫之曰舉國安危樂凶不可與言也知死不可讓願勿

愛古音衣兮洪興祖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偸生而已乎聲古文惡死亡聲古文惡死亡七尺之軀茂哉茂學標曰說文惡從心死聲古文惡死亡讀若烏路反讀若烏愛切王夫之曰歸於一死而猶表著盛德之光明兮日月歸於一死而猶表著欲使有心者超然於禍福之外抗忠直以匡危亂勿慾己之放逐而欲勿思與爲類也其視案以上下觀千載有待來哲之思右懷沙史記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音夷洪興祖曰眙直視也朱子曰擥猶收也媒絜申兮申旦以舒中情兮其視案申明猶申旦也志沈菀音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平聲朱子曰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其視案以上懷忠貞之節而不得通爲善後世子孫必王逸曰舍辭鬱悒也結不得揚也

辛之靈盛兮洪興祖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遭玄鳥而致詒王逸曰嚳如吞燕卵以生契也其視案致詒者詩所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此即孟子遇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禮者之指懷王已矣猶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不能不竚眙於頃襄也屈志平聲其視案變節從俗則不能靈盛以媿天屈志謂屈意以事秦也獨歷年而離愍古音訛朱子曰馬憤憑心猶未化懷王十七年怒伐秦秦大破楚師殺屈匄斬首八萬虜屯將軍逢侯丑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屯將軍逢侯丑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句取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魏聞之襲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和王曰不願得地願得甘心焉故曰馮心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古音乎其視案懷王十八年儀至因之賂鄭袖免因以連橫說王是時原使於齊反諫曰何不殺儀王悔之不及隱閔壽考謂知前轍之不遂兮改欽恨終身變易謂復與秦和知前轍之不遂兮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王夫之曰舉國安危樂凶不可與言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此度其視案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惡楚之與秦合乃遺楚書於是懷王竟不合秦是知前轍之不遂也二

十日年又倍齊而合秦秦來迎婦至是三次與秦合故曰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其視案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來伐楚楚使太子質於秦二十七年太子亡歸二十八年秦與諸侯共攻楚取重丘殺唐昧二十九年秦取襄城殺景缺故曰車覆馬顛和戰皆不可准育自邇以侯時改轍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朱子曰操之有此德耳勒騏驥獨原有此德之執轡也王夫之曰原願慤前敗而改轍已將授以固本保邦待時而動之策如操轡徐行審道正衛則可以自邇而待遷逐次而勿驅兮朱子曰遷猶進也逐次猶這遍這遍聊假日以須臾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王夫之曰嶓冢在秦西秦始封之地秦皆楚不共戴天之讎深謀定慮以西擣其穴雖未可卒圖而黃昏不爲渥暮孫詒讓曰纁黃即昏黃其視案以上言己所欲致辭勸忠之事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王夫之曰初春更新之望其視案懷王三十年部日踰襄初立且有再誘懷王入秦國人召太子於齊秦復伐楚取八城昭王立之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蓯集懇曰蓯讀以有爲於國乃頃襄無夏少康燕昭王之志則懷芳自玩誰與聽之解萹音扁薄與雜菜兮遂萎絕而離異王夫之曰蓯蓯荼也錢澄之曰王逸曰蓯惡菜也王夫之曰雜猶採也備以爲交佩古音避王音逸曰交合也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王夫之曰繚轉縈同於左右也惡草充佩則芳草若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頃襄怒而遷之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古音讬其視案君臣上下猶以得位爲樂並無欲反古音徒以已之不諧於世不能薦達之也其視案明知賢才有益於國忘忍亂故曰變態繚以自繞兮糚彌以自好王夫之曰廣遂多方謂諸習遺即上所云固本求賢之策忠謀不用無能改於其德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莫故反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王夫之曰罷止也未暮國尚未亡也故沈江彭咸之故事已忠莫白國事益非命已盡於幽暗世莫伸唯及敗亡未至之日一死而已其視案以上誓死之志

右思美人 王夫之曰此篇述其所爲國謀之深遠要以固本自強報秦雖而免於敗亡而頃襄不察誓以必死非婞婞抱憤乃以己之用舍繫國之存亡不忍見宗邦之淪沒故必死而無疑焉

惜往日之曾信兮 洪興祖曰史記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受命詔以昭時其視案昭時猶言曉世奉先功以照下兮王逸曰承宣明法度之嫌疑王逸曰草創憲度定祖業以示民難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同嬉王夫之曰娭樂也朱子曰娭眾也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王夫之曰王許娭所謂逸於得人也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王夫之曰王許其雖有過失不責治之其視案此猶言十世宥之也蓋王戒其秘密故原不以草蓁與上官大夫心純

庞莫江反而不泄兮洪興祖曰庞厚也世謂龐大為庞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古音胚朱子曰史記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蔽晦君之聰明兮虛蔽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洪興祖曰漢書云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古音怡王夫之曰離謗以離其上下之交也蔽晦君之聰明兮壅障君之明也愁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其視案國語注備收藏也光景謂日容光必照由其眞陽充實兮已身幽隱收藏必其誠信之不足故足慚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古音僚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廮古壅字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朱子曰記云無

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其視案謂無權衡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無由使矣其視案以上惜往日懷王信任之專遠讒而敗今不覺一死而惜君之壅蔽

兮其視案焉也恬死亡而不聊古音劉洪興祖曰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屈復曰獨是壅蔽之姦人在側即有貞臣

代古音地戚學標曰代從弋聲弋古讀同翳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朱子曰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見之日明兮冤枉猶言曲直也洪如列宿秀音之錯置衆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興祖曰說文銜馬勒口中行也朱子曰載乘也乘汜音泛汎汜泭音敷以下流兮順流而下也朱子曰汜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其案言背繩墨而追曲出於意外也以己意為治辟同譬與此其無異錢澄之曰身廢且死而猶眷眷不忘其國事猶此也設若其祝言法度之不可背而背之日再再三也古音至王夫之曰再者懷王厚死於秦頃襄將為之繼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廮君之不識去聲朱子曰不死則恐邪其淪喪而辱為臣僕其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讒君之罪誰當記之耶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其祝

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王逸曰介子介子推文君晉文公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洪興祖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子推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

而飯牛古音疑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洪興祖曰言貪嗜讒諛不知忠直之味子胥死而後憂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

思久故之親身兮洪興祖曰親身言不離左右因縞素而哭之王逸曰文公思子推悲而哭之變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音移謾誤官而不疑洪興祖曰訑謾皆欺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涼聰不明而蔽廮兮洪興祖曰易坤卦皆曰聰不明也使讒諛而日得去聲姚永樸曰得如左傳得太子適郢之得吉日見親說於君也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洪興祖曰說文蕙芳草也妒佳冶之芬芳兮蔓音謨母姣而自好好當為媚廣雅媚好也疑校者旁注其誠案言其淪喪而辱為臣僕其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其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讒君之罪誰當記之耶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其案以上歷數古人遇合之無常見士不遇不足惜獨己

所立之法度實興亾治亂所關故雖死而猶欲畢其辭也

右惜往日 其祝案惜往日者惜其所立之憲令法度也

后皇嘉樹 朱子曰后皇指楚王 橘徠服 古音蒲北反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朱子曰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王夫之曰橘生死依於宗國 綠葉素榮 洪興祖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此言素榮則亦通稱 紛其可喜 去聲兮曾同層 曾枝剡棘 王逸曰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 圓果摶 摶度官反 兮 朱子曰摶與圓同 青黃雜糅 文章爛 盧干反 兮 王夫之曰當橘熟時或青或黃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王夫之曰內瓤也內含精液而清 紛纕宜脩 王夫之曰大任以下述志 姱而不醜 姱古音蒲 兮 其祝案以上頌嗟爾幼橘 以下述志 嗟爾幼橘 平聲 受命不遷 朱子曰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 深固難徙 王夫之曰生死依於宗國 更壹志

風之所仍王逸曰仍因也其祀案薇光自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王逸曰中心沸熱若湯錢澄之曰時踴躍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洪興祖曰超惘惘而遂行古音杭王夫之曰憂從中來不可忍哉惟整衣倘恍抑志而赴江南歲曶曶音忽其若頹兮岩亦冉冉而將至朱子曰時謂衰老之期薠蘅槁而節離兮朱子曰草枯則節處斷落芳已歇而不比去聲其祀案天地閉賢人隱所憂非止一身之故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古音劉錢澄之曰謂無聊之極而爲此言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古吟字而抆音吻淚兮洪興祖曰抆拭也放子出而不還音旋朱子曰放棄逐也敦能思而不隱兮朱子曰隱痛也昭彭咸之所聞古音煙其祀案言彭咸遺迹昭昭在耳目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時登石巒落反以遠望幽憂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證登石巒落反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錢澄之曰眇眇以遠默默其祀案之猶與也入景嚮之無應兮洪興祖曰景物之影也黃洪始作影陰聞省想而不可得王夫之曰登高山而回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彭咸遺迹昭昭在耳目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時登石巒落反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錢澄之曰眇眇以遠默默其祀案之猶與也入景嚮之無應兮洪興祖曰景物之影也黃洪始作影陰聞省想而不可得王夫之曰登高山而回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彭咸自證

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悐他歷反朱子曰往昔所冀悲同惕來者悐悐言危語辭言己之志節專一如此將至而可懼也其祝案曰者之危厶則惟有死之可樂耳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祖曰越絕書云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歸神大海

望大河之洲渚兮洪興祖曰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

悲申徒之抗迹駾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王夫之曰此復言子胥死而吳亡申徒沈而殷滅君悟則雖死無益心終不能自釋也與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王夫之曰此章蓋原愛君憂國之心不以生死捐生而已

右悲回風

王夫之曰此時承訣之辭

遠遊

姚永樸曰太史公屈賈傳贊云讀離騷諸篇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又云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案遠遊與鵩鳥賦同一旨趣揚子雲反離騷云乘由旦之所遺觀於遠遊又何嘗棄由旦之所遺珍乎

悲時俗之迫阨兮王夫之曰阨與隘通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音超悵而悲懷古音同洪興祖曰怊悵恨也

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王夫之曰寓形宇內為時凡幾斯既生人之大哀與時乖遠愁心苦志神將去形枯

電入又云雷奔而鬼騰皆神速之意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古音閃光貌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古音零聊仿佯音羊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其祝案年歲易邁若稍一遑玩愒便已無成承人生之長勤言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余將焉所程王夫之曰無從取法其祝案以上申發首節之義羨仙去之樂而因

歎高陽已邈故都無可留戀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古音呼洪興祖曰列仙傳王子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餐六氣而飲沆胡朗反瀣音械兮洪興祖曰莊子五臣注琴賦云沆瀣清露漱正陽而含朝霞古音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王逸曰南風曰凱風至南巢而息俞樾曰書序有巢伯來朝鄭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固在九州之外矣見王子而宿之兮朱子曰宿與肅通審壹氣之和德朱子曰審究問也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洪興祖曰曰者王子之言也謂可受以心不可以言語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古音研王夫之曰小無非元氣之所察大無垠者與天地陰陽合體也其視案之所居其視案以上從南州上入帝宮樂帝之庭夕始臨乎於微閭王逸曰南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釋文一云微毋閭屈賦微下

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重陽造旬始而觀清都古音豬王逸曰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郵云太白日旬始星名旬始星與天地陰陽合體也其視案日造至也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之所居其視案以上從南州上入帝宮樂帝朝發軔於太微之所居洪興祖曰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集重陽入帝宮兮洪興祖曰積陽爲天天有九重造旬始而觀清都古音豬王逸曰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郵云太白

也其視案以上由東至西擊彗星以爲旍兮洪興祖曰旍即旌字掃斗柄以爲旍兮旍同旌陸離其上下兮遊驫旄以旋轸洪興祖曰天文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驫旗屬旄以旋轸也驚霧之流波古音陂曾曒曒音皎音皎其曒曒洪興祖曰曒曒明也召玄武而奔屬音燭後玄武二十八宿北方爲玄武說者云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蔡邕云北方玄武介蟲之長選署衆神以並轂洪興祖曰禮記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北斗魁前掌行謂掌領從行者選署置也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洪興祖曰厲渡也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朱子曰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意恣睢以担音騎音揭擔睢自得貌朱子曰担擔揭軒舉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嫮娛以自樂以上由西轉北

北者萬物之所藏也意欲休息於此而仍不能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古音杭洪興祖曰邊旁也朱子曰謂馬雨驚也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古音體氾容與而遨翔兮聊抑志而自弭音米指炎帝而直馳兮王逸曰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吾將往乎南疑古音牛王逸曰過觀山而觀九疑也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洪興祖曰罔象水之精也莊子云罔象得之求注云虛無之象然也祝融戒而蹕御兮洪興祖曰大人賦混沌鑿竅也御注云蹕止行人也御所以禦其塵而蹕禦也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王逸曰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二女御洪興曰御侍也朱子曰二女謂湘夫人也九韶歌苗夔曰韶舜樂名也帝舜之所作也遺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湘水之神令海若舞馮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馮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點虬史記作含嘉漢書作點龍則嬴當爲嬴女英與妃爽飛而爲顧知哥以可聲與奇從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謂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廣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弁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弁節總轡也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也門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清源兮從巔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霰水之野其神玄冥其帝顓頊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兮王夫之曰邪經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五教反其神案以上悲思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夷洪興祖曰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岡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虯古音求蟉虯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

絜如分流吉凶之故輕若鴻羽恐天下後世且以己爲過高不知俾躬處休之善術故託爲問之蓍龜而詹尹不能決以旌己志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古音崇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王夫之曰太卜掌卜筮之官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五臣曰策蓍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朱子曰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將送往勞去聲斯無窮乎王夫之曰不忠於國則惟奔走勢要終身不疲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朱子曰大人猶貴人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同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俞撓古音

洪興祖曰哫訾卽趦趄儒兒卽嚅嚅也栗斯四字爲一義喔咿儒兒四字爲一義以事婦人乎朱子曰婦人蓋謂鄭袖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音骨稽王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洪興祖曰韋柔皮也朱子曰脂肥澤以絜楹乎其祕案絜楹猶言離楹春秋丹桓公楹桷云周室衰禮法壞諸侯刻桷丹楹非禮也漢書若絜楹則隨俗爲美觀故王逸注曰順滑澤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古音厄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洪興祖曰軛車轅前衡也王夫之曰亢與伉同故也將與雞鶩爭食乎舉千里古云黃鵠大鳥一舉千里五臣曰黃鵠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洪興祖曰張自侈大也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古音芒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古音湯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其祕案漁父之言正叔孫通所謂知時變者世俗之見類然不必果無其人原感其言因述己志而成斯篇史公以事載之不爲過若莊子漁父儅篇殆後人仿此而作則誠空語無事實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王逸曰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至於斯蔣驥曰末悉所以放之之故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平聲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音谷其泥而揚其波古音疲王夫之曰淈撓亂之也李詳曰爾雅淈治也治有掘汨兩義其祕案泥衆人皆醉何不餔音逋其糟而歠音啜其醨五臣

笑鼓枻而去王逸曰甲船枻也歌曰滄浪之水清兮洪興祖曰鄖音云滄水至江夏入漢至荊州可以濯吾纓朱子曰纓謂之夏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荊州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也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纓古音獨音觸張裕釗曰招魂招懷王也屈子蓋深痛懷王之客死而頃襄宴安淫樂置君父仇恥於不問其辭至爲深痛吳汝綸曰懷王爲奉所虜魂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深痛其在秦之愁苦文中所謂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其爲屈賦無疑

朕幼清以廉潔兮蔣驥曰朕自謂身服義而未沫音寐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其說主宗主之也盛德謂懷王言君誰賢而牽敗於俗上無所考此盛德兮王夫之曰考成也長離羅殃而愁苦其說案懷王以失德而喪國亡身此皆已不能輔成君德致羅殃帝告巫陽帝不能延其命皆爲招魂張本

屈賦微下

三十 集虛草堂

反洪興祖曰說文些語詞也王夫之曰些楚人歌曲之餘聲舍君之樂處蔣驥曰樂處謂楚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洪興祖曰莊子云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代流金爍石些彼皆出言一日至一日出交會相代也習之王夫之曰彼謂彼土之人習者相與慣習不畏炎灼魂往必釋其解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其說案此招魂於東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王逸曰題額也洪興祖曰禮記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注云雕題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得人肉以祀上聲以其骨爲醢古音喜些蝮蛇蓁蓁音臻王逸曰蓁蓁積聚之貌洪興祖曰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封狐千里些王夫之曰千里言能爲妖怪倏忽千里也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五臣曰益其心助其毒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五臣曰淫淹也其說案此招魂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王逸曰淵旋聲也淵文選作泉洪興祖曰唐人避諱以淵爲泉靡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曰靡碎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王逸曰無人之土也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爲秦得之後所爲歟其說案秦在西故言於此赤蟫同蟻若象王逸曰蟫蚍蜉也蔣驥曰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如象玄蠭同蜂若壺古音狐些王逸曰興祖曰壺乾瓠也洪方言蠭大而密謂之壺蠭五穀不生蘴同叢音茸爰音袁是食些王逸曰菅茅也其土爛人骨靡裂也求水無所得些朱子曰今環靈夏之間有旱海六七百里王夫之曰燥氣灼人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王夫之曰彷徉廣大皆曠奢無水泉即其證也

可棲泊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王逸曰賊害也其說案此招魂於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聲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其土爛人骨靡裂些其魂反其壺蠭更深矣以上爲通篇立案

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王逸曰恆常也幹體也何爲四方些鄖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洪興祖曰尸子曰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分歸來君無上天古音汀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錢杖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親些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豺狼從目往來侁侁古音莘些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五臣曰從豎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古音因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反人些其魂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爲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上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些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古音些王逸曰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駓駓些王逸曰敦厚也脄背也駓駓走貌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洪興祖曰搜捕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其甘美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些王逸曰郢城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巫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導也秦篝齊縷鄭絡古音些其神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注簏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簏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簏類齊縷鄭絡謂絡繹疏云諸侯用哀衣又以冕服弁服而復去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魂案此臣曰鱄鱄銛利貌孫志祖曰說文繫傳云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駓駓走貌也脄背也駓駓人血嘗染拇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洪興祖曰搜捕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三也此皆甘人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恐自遺災齋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些王逸曰郢城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巫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導也秦篝齊縷鄭絡古音些其神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注簏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簏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簏類齊縷鄭絡絡繹疏云諸侯用哀衣又以冕服弁服而復去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洪興祖曰尸子曰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分歸來君無上天古音汀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錢杖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親些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豺狼從目往來侁侁古音莘些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五臣曰從豎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古音因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反人些其魂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爲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上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些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古音些王逸曰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駓駓走貌也脄背也駓駓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洪興祖曰搜捕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三也此皆甘人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恐自遺災齋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些王逸曰郢城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巫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導也秦篝齊縷鄭絡古音些其神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注簏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簏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簏類齊縷鄭絡絡繹疏云諸侯用哀衣又以冕服弁服而復去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洪興祖曰尸子曰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分歸來君無上天古音汀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錢杖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親些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豺狼從目往來侁侁古音莘些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五臣曰從豎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古音因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反人些其魂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爲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上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些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古音些王逸曰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駓駓走貌也脄背也駓駓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洪興祖曰搜捕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三也此皆甘人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恐自遺災齋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些王逸曰郢城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巫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導也秦篝齊縷鄭絡古音些其神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注簏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簏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簏類齊縷鄭絡絡繹疏云諸侯用哀衣又以冕服弁服而復去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洪興祖曰尸子曰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北方分歸來君無上天古音汀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錢杖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親些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豺狼從目往來侁侁古音莘些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五臣曰從豎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古音因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反人些其魂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爲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上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些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古音些王逸曰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駓駓走貌也脄背也駓駓人血嘗染拇王逸曰以指攫人食人以爲參三也此皆甘人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恐自遺災齋古音些其魂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些王逸曰郢城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巫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導也秦篝齊縷鄭絡古音些其神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注簏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簏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簏類齊縷鄭絡絡繹疏云諸侯用哀衣又以冕服弁服而復去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魂案此

蘭古音些王逸曰氾猶汎汎搖動貌王念孫曰崇猶叢廣雅崇聚也南隅謂之奧王逸曰隅厓也朱塵筵些王逸曰塵承塵也筵汝綸曰筵借爲延延也吳汝綸曰延長也砥室翠翹挂曲旋古音些王逸曰翹羽也曲瓊玉鉤也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翡翠珠被王逸曰被衾也洪興祖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爛齊光些王逸曰爛明貌上之被飾文爛然而同光明蒻阿拂壁王念孫曰蒻與弱同阿曲也拂戾也壁衣也以翡翠羽及珠璣其細網也弱阿猶淮南之言弱綸羅幬張些洪興祖曰幬帳也張帳謂之結琦璜些王逸曰琦璜蓋流蘇之類室中之觀多珍怪古音些其神案以上堂陳設之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五臣曰華容謂美人也蘭膏香煉膏也二八侍宿王逸曰二八十六人也大夫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二肆也射古音些亦遞代地

王逸曰射厭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

九侯淑女 朱子曰設言商九侯之女美之甚而不喜淫者也王夫之曰言古音吳汝綸曰美人貞靜似之

多迅眾宗 古音迅與洵同盛鬢音翦不同古音

些 迅與洵同盛鬢音翦不同古音

王逸曰髻飾理鬢其制不同古音也五臣曰髻也

制些 王逸曰制盛也言世好合柔順也

王逸曰植志堅固不可侵犯五臣曰有意朱子曰謇語辭

意些 王逸曰植志也心志堅固不可侵犯也

弱顏固植謇其有 弱顏美貌固植謂志節也謇其有之意也

婷容修態 婷音莖修長也態謂舒遲也

絕 音亙

洞房些 王逸曰絕竟也五臣曰洞深也洪興祖曰絕與亙同

蛾眉曼睩 音祿王逸曰蛾眉好貌睩視貌也五臣曰睩目長也

目騰光些 洪興祖曰睩眇遠貌王夫之曰騰光謂理髮也

靡顏膩理 靡美也膩滑也其肌理細密

遺視睽些 音攜睽音攜洪興祖曰睽目不相隨也王夫之曰遺視猶言睨視也

離榭修幕 王夫之曰離榭別館之榭修幕長廊而施之幕也

侍君之閒 音弦

些 朱子曰閒暇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 王逸曰以翡翠為帷帳飾高堂紅壁沙版之飾也王夫之曰以丹砂塗戶版

玄玉梁些 五臣曰黑玉飾於屋梁

仰觀刻桷畫龍蛇 古音夷

些 朱子曰桷椽也刻為龍蛇彩畫之

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 古音寄

些 王逸曰或云紫莖言荷葉障風也

紫莖屏風 王逸曰紫色屏風言荷葉障風也

文緣波 古音疲

些 王逸曰文緣飾也洪興祖曰詩云羔裘豹飾王夫之曰文異服飾奇瑋也

文異豹飾 洪興祖曰許慎曰陂陁侍也

侍陂陁 音移

些 李詳曰陂陁不齊貌

軒輬 音涼

既低 王逸曰軒輬皆輕車名低屯也孫詒讓曰涉江邪徑不齊貌

步騎羅 古音離

些 王逸曰步乘行為步騎羅陳也五臣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

蘭薄戶樹瓊木籬些 王逸曰蘭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

魂兮歸來何遠為 古音夷

些 其祀案廣雅宗聚也

食多方些稻粢 子夷反

穮 音捉

麥 王逸曰粢稷也洪興祖曰穮稻麥也

挐 女居反

黃粱些 王逸曰粢稷也洪興祖曰本草黃粱出蜀漢商浙閒亦種之香美逾於諸粱號也

大苦鹹酸辛甘行 古音杭

些 其說案周禮肥牛注行猶用也

之腱 音建五臣曰腱筋肉膠也

和酸若苦 王夫之曰若猶言與苦猶言與酸也

陳吳羹 古音郎

些 洪興祖曰若芳猶言芳芳也王夫之曰若猶文選注云二國羹而體炮蒲交反

羔 洪興祖曰物煮熟也朱子曰羔煮也

善調酸之和 洪興祖曰調酸之變注云二國羹而體炮蒲交反羔物煮熟也朱子曰調煮也

有柘漿些 王夫之曰柘與蔗通

鵠酸臇 子兗反

凫 王逸曰以酸酢和米麴蒸煎作糕餳謂之餦餭又瑤漿

蜜勺實羽觴些 王逸曰實滿也王夫之曰皆言酒也瑤漿色蜜其味也勺與酌通羽鵠翠羽飾

厲而不爽 平聲

些 王逸曰以酸酢和米麴蒸煎作糕餳謂之餦餭又瑤漿有美餳洪興祖曰方言餌謂之餦餭

粔籹蜜餌有餦餭 粔籹音巨女音汝餌音而餦音張餭音皇

張 王逸曰以蜜和米麵煎熬作粔籹餌形環如連鐶也

皇 王逸曰以蜜和米麵煎熬作粔籹餌形環如連鐶也

瑤漿 王逸曰瑤漿玉漿也

鵝 音俄

鶬 音倉

鴰 音括

鶤 音昆

鵽 音對

鷃 音晏

鶴 音胡

鳧 音扶

鷖 音伊

鷛 音祿

鵾 音昆

鵾鷄 音雞

鵾鷄臛蠵 王逸曰鵾鷄水鳥也臛肉羹也蠵大龜也

煎鴻鶬鵾 王逸曰煎熬也鴻鶬鵾鵠也

鵾 音昆

鵠 音胡

鵾鵠 音胡

鵾鵠臛 王逸曰鵾鵠水鳥也臛肉羹也

鳧 音扶

鷖 音伊

鷛 音祿

鳧鷖鷛 王逸曰鳧鷖鷛水鳥也

露雞臛蠵 王逸曰露雞鳥名臛肉羹也蠵大龜也

厲而不爽 王逸曰厲烈也爽敗也洪興祖曰厲烈也爽敗也

吳酸蒿蔣 王逸曰吳酸蒿蔣皆菜名也

蔣 音將

不沾薄 王逸曰不沾薄不入之也

胹鱉炮羔 音而

鱉 王逸曰胹鱉炮羔皆熟煮之也

炮 蒲交反

羔 王逸曰胹鱉炮羔皆熟煮之也

有焦 王逸曰有焦熬也

煎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

膏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

凍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

粱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

白糜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

糜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

胹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

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

粱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

粟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

白糜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

糜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

胹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

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

和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

調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

胹鼈炮羔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

鼈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

炮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

羔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

有柘漿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

蜜勺實羽觴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

厲而不爽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

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

粔籹蜜餌有餦餭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

瑤漿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

華酌既陳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

有瓊漿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

歸反故室敬而無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

妨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

有羞未通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

女樂羅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

陳鐘按鼓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

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陽荷些 文選注曰荷當作阿涉江采菱陽阿皆楚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

美人既醉朱顏酡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

酡 音駝

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

娭光眇視目曾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

娭 王逸曰娭光流目送光眇視微睨也曾波目若含水波紋重疊之狀

曾 同層

波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王逸曰有文謂綺繡謂之纖

些二八齊容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王逸曰有文謂綺繡謂之纖羅穀

起鄭舞些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王逸曰有文謂綺繡謂之纖羅穀起鄭舞些王逸曰鄭國之舞也

長髮曼鬋豔陸離 王逸曰有焦熬也煎膏凍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粱粟也白糜糜粥也胹爛也和調也胹鼈炮羔皆熟煮之也有柘漿甘蔗汁也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曰有焦熬也粔籹蜜餌有餦餭瑤漿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王逸曰有焦熬也有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偏設也女樂羅些陳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王逸曰有文謂綺繡謂之纖羅穀起鄭舞些王逸曰鄭國之舞也長髮曼鬋豔陸離

撫案下古音戶些王逸曰舞者下手抑案而徐來下也竽瑟狂會撽音田鳴鼓些王夫之曰竽瑟與填鼓聲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李善曰激楚歌曲也吳歈音俞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歈歌也大呂六律名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吳汝綸曰倒裝法雜坐等句以爲屈原異女謂此篇爲宋玉作矣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蔣驥曰放散組帶也衽髮墮髻分鬈鬌發曹偶王逸曰言務以求勝成梟反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曰五白簺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王夫之曰梟博采之子云樓上博者射明瓊五白簺齒也洪興祖曰列張中說者曰凡賊爭能取中皆曰射明瓊齒五白也晉王逸曰言晉國工作簙飾費白日些洪興祖曰費耗也王逸曰費白夫之曰費猶言消日也鏗鐘搖簴震搖簴爲之動考工記所謂若鳴也掔音甲梓瑟些五臣洪興祖曰以梓木爲瑟娛酒不廢朱子曰不已也沈日夜豫古音羊些朱子曰沈沈湎也蘭膏明燭華鐙錯洪興祖曰說文鐙錠也徐鉉云錠中置燭故謂之鐙朱子曰華謂刻飾華好錯置也結撰至思蘭芳假古音格些王夫之曰蘭蕙之芳藻思中發若相假借也人有所極同心各盡其思之所至相酎飲盡歡樂先自傚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麗皆欲其安先祖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溯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誑而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曰歲始春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祁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其祁案推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倚沼畦瀛兮遥望者謂在貶所遥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烝起兮玄顔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狹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洪興祖曰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祁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以講武事也惜乎襄王終不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王夫之曰鐘聲自其思之所至相酎飲盡歡樂先自傚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麗皆欲其安先祖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溯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誑而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曰歲始春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祁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倚沼畦瀛兮遥望者謂在貶所遥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烝起兮玄顔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狹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祁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以講武事也惜乎襄王終不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王夫之曰鐘聲自其思之所至相酎飲盡歡樂先自傚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麗皆欲其安先祖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溯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誑而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曰歲始春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祁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倚沼畦瀛兮遥望者謂在貶所遥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烝起兮玄顔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狹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洪興祖曰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祁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以講武事也惜乎襄王終不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王夫之曰鐘聲自其思之所至相酎飲盡歡樂先自傚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麗皆欲其安先祖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溯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誑而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曰歲始春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祁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倚沼畦瀛兮遥望者謂在貶所遥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烝起兮玄顔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狹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音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祁案駟止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洪興祖曰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祁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以講武事也惜乎襄王終不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王夫之曰鐘聲自其思之所至相酎飲盡歡樂先自傚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麗皆欲其安先祖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溯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誑而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曰歲始春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互望皆叢薄也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其祁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遷放亦在其時此云倚沼畦瀛兮遥望者謂在貶所遥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烝起兮玄顔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慎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狹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也

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其祁案日月迭遞蓋譬其忘仇耳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側銜反王逸曰皋澤也漸沒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古音方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其祁案自楚望秦也魂兮歸來哀江南古音尋从羊聲羊讀若佯其祁案南音乃林反見經典釋文哀江南者懷王西入秦終不反所望其歸來者魂耳故足哀也此文以掌夢發端

端以趨夢作結以崇極孝養
振武刷恥爲其微旨之所寄

屈賦微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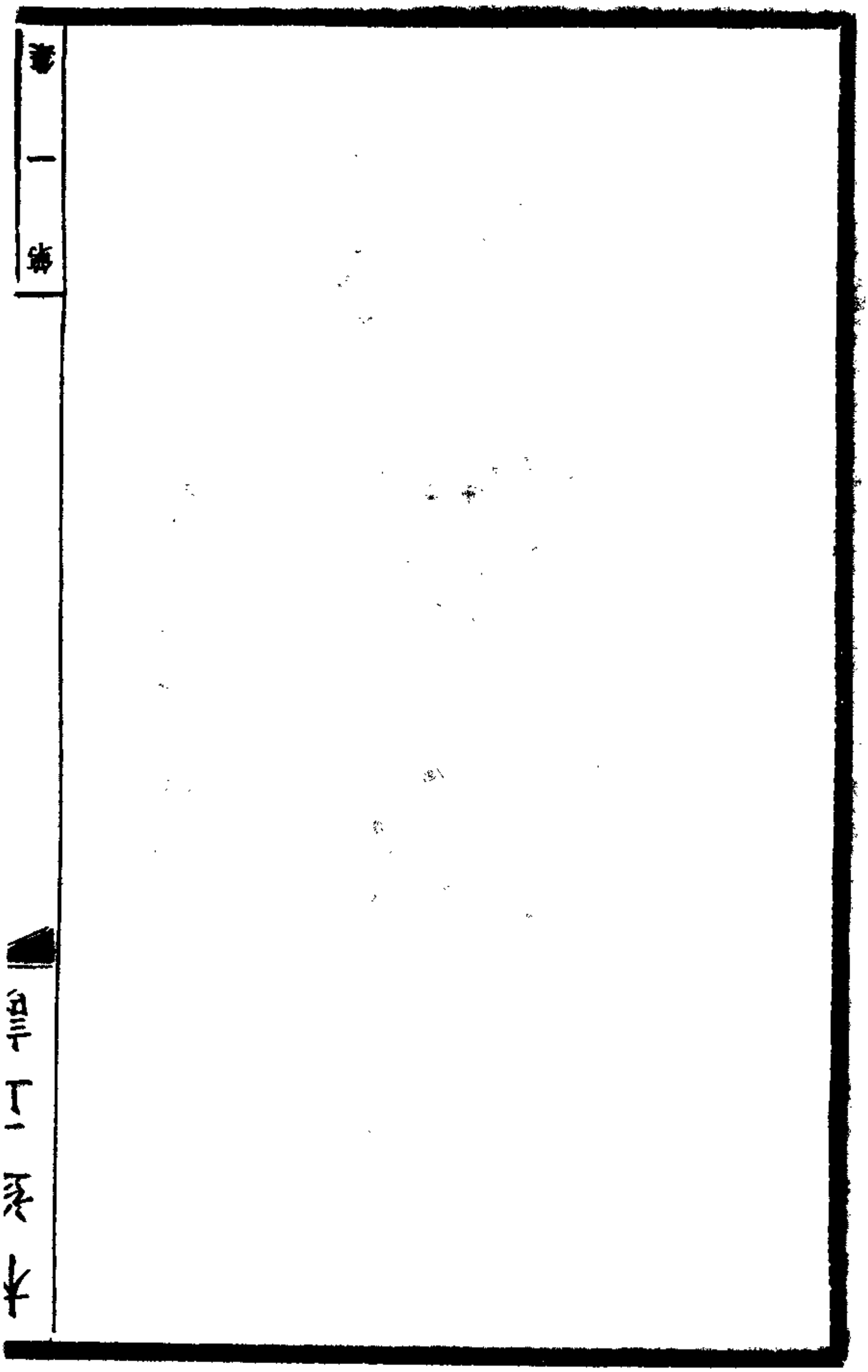
門人合肥李國松校訂

札記

逸周書校正

顧廣圻

據聚珍倣宋版印



札逸正誤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校訂先秦諸子之書以清儒爲盛清儒中以高郵王氏念孫爲精王氏而後則屈字與缺字不相應故知爲詁上文既有詁故知大直若屈也傳校韓引及通行本第二句作不弊均疑誤孫言非也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

河上公注兌目也目不妄視也孫詒讓云兌當讀爲隧二字古通用襄二十三年左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禮記檀弓鄭注引之云隧或爲兌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篇又作茲於兌是其證也廣雅釋宮云隧道也左傳文元年杜注云隧徑也塞其兌亦謂塞其道徑也

按兌本爲卦名後借卦爲指物之字兌爲口字易說卦所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是也故此處兌字可作口字解塞其兌者塞其口也河上公解兌爲目亦非無故蓋兌爲口而口作洞形故凡孔洞皆可謂之兌淮南子道應訓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高誘注左傳隧而相見是也地道之入口處必有孔洞所謂兌者指入口處之孔洞而言也然兌字之本訓爲口故解塞其兌爲塞其口最爲簡明

行乎无路遊乎无門 文子 精誠

孫詒讓云无怠與上下文不協符言篇亦云行於无怠彼文出淮南子詮言訓本作行無迹此二篇怠字疑並當爲迹迹怠二字草書相近而誤此言非也淮南子行無迹出於老子善行無轍迹言無迹者皆曰行今曰遊乎無跡似未確其可疑者一也遊乎无迹與上文行乎无路之意無別其可疑者二也迹與上下文之路與門不協其可疑者三也今疑怠當作臺臺爲遊觀之所老子如登春臺是也故曰遊乎无臺傳寫依俗書作台後又誤爲怠遂不可解至於符言篇行於无怠句待訂

故羽翼善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文子符言

孫詒讓云骸骨當作骨骸與荄協韻淮南子詮言訓正作骨骸可證

此言非也羽翼枝葉兩句爲偶語偶語不協韻者爲多不必強謂與荄協韻也

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鄧析子無厚篇

孫詒讓云二句文例同言疑亦當爲生

此言非也言何以誤爲生孫氏未明言且兩句同作生字讀之殊不順按言當爲原因同音而誤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途而百姓羞拾遺荀子正論篇

孫詒讓云取當讀爲聚古字通用易繫辭以正辭文荀本作取男女不聚於途卽謂異途而行也

此言未必然不異途而行者亦未必爲聚取字疑當爲娶古字通用不娶於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論衡四諱篇

孫詒讓云扶當作核形似而誤下文扶穀同

此言非也以木實之有核比人之有胞殊覺不倫扶當作柎此字說文作柎段注引詩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今經典作萼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又引郭璞言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草木子房如石榴子房蓮房之類與花下鄂一理也而此字在廣韻作柎亦謂爲草木子房是故或作柎或作柎或作不均可論衡作扶以聲似而誤也以草木之子房比人之胞甚確切孫詒讓以爲當作核非也

齊有三鄒衍之書論衡案書篇

孫詒讓云三鄒衍當作三鄒子史記孟子荀卿傳說齊有三騶子鄒騶字通衍其一也

途猶言不以道路相逢一言偶合而卽嫁娶也

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論衡四諱篇

孫詒讓云扶當作核形似而誤下文扶穀同

此言非也以木實之有核比人之有胞殊覺不倫扶當作柎此字說文作柎段注引詩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今經典作萼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又引郭璞言江東呼草木子房如石榴子房蓮房之類與花下鄂一理也而此字在廣韻作柎亦謂爲草木子房是故或作柎或作柎或作不均可論衡作扶以聲似而誤也以草木之子房比人之胞甚確切孫詒讓以爲當作核非也

齊有三鄒衍之書論衡案書篇

孫詒讓云三鄒衍當作三鄒子史記孟子荀卿傳說齊有三騶子鄒騶字通衍其一也

見何必待草入目乎入目者又何必草乎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日論衡說日篇

孫詒讓云禹貢無十日之文貢當作益別通篇云禹益以所聞見作山海經此下文亦云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又云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又云禹益所見意是日非日也又云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皆其證

按禹貢誠無十日之文然禹貢曾言暘谷山海經作湯谷卽十日並出處是禹貢雖未明言十日實與山海經同言湯谷論衡原文混言十日語固疏略而孫詒讓謂禹貢當作禹益亦非是蓋山海經之上何必冠以禹益之名詒讓所引禹益二字連用之文皆與此無涉不足爲證

札迻正誤終

清代樸學始於吾皖戴氏東原傳之江蘇爲高郵王氏念孫父子流風所播至於浙江德清俞氏曲園瑞安孫氏仲容皆爲皖學之一脉至餘杭章氏太炎遂結此派學術之終蓋學術亦有生之物一產生於外部之結婚一產生於內部之反動佛學入中國儒學與之結婚遂產生宋人之思想思想空疎之弊極於明末至清而反動遂產生乾嘉之樸學西方學術輸入中國各自爲家未能結婚王氏靜安鑽穴踰牆遂開學術一線之新路寄塵喜深刻之思中年以後從事舊學對於清乾嘉時代樸學派之著作頗有正誤之作茲札迻正誤十二條雖未確能正仲容之誤然不可謂不容學術界有此工作也寄塵無外來學術與之結婚或可云由於內部之反動清乾嘉學者反動之成功一方面揭櫫東漢以爲幟一方面致力於文字聲韻訓詁以植其基寄塵以心爲師而又根基未固宜乎所成就只此不過衝動之微末耳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清乾嘉學者所走之路至今窮矣卽以立於考據學範圍以內而言亦當以實物考證如西方之考古學章氏太炎不信甲骨中之古文深信說文解字中之古文所以結此派學術之終王氏靜安以甲骨文證史所以開學術一綫之新路使寄塵不爲衣食所困而又天假之年成就當有可觀余雖以整理中國學術自企而塵事卒卒一無成就今又半身偏廢多病餘生來日殊未可必寄塵已矣此正誤雖不足重後之覽者對於中國學術或亦有所感於其心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樸安記

讀書雜佳記

夏敬觀

余草讀書雜記冬則呵凍夏則揮汗於傭書之餘孜孜爲此或有見而笑者曰子之所爲眞俗語所謂吃力不討好矣余曰何謂也或曰子之學問之淵雅有過於王伯厚胡元瑞乎子之記誦之廣博有過於顧亭林錢竹汀乎余曰余何敢望乎諸賢曰然則王胡顧錢諸人書已汗牛充棟人且不暇卒讀又何需乎子之再作余曰非也王胡顧錢諸人不生於今日吾生於今日此吾之所以不同於王胡諸人也曰然則生於今日者某博士某教授其學問見識之過於子者亦不知其幾何人年成一書月刊一論長篇厚冊子亦望塵莫及更何取乎子之呵凍揮汗爲也余又曰不然彼所撰述大半爲嶄新之學說而非吾等所談陳言也以生於今日之人讀陳言舊簡而於一事一物尋其眞相考其變遷此余之讀書雜記之所以作也或曰然則詩聞其說余答之曰凡吾所記有準則四其一外來器物混入中國而爲前人所不知

留意者如吾雜記中帗字等條是也其二民間傳說神話前人所謂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留意者如吾雜記中魚腹中書等條是也其三今日所謂文法爲中國古所未有而前人無從留意者如吾雜記中興之等條是也（四洋文法於中國非然移用）其四百家之書異詁別訓不同於許氏而爲儒家所不肯取者如吾雜記中參字等條是也凡如此者皆吾作記之標準也或曰善則善矣其如今人多不喜讀何余曰喜讀不喜讀是人之自由作不作是我之自由吾知吾自由而已何暇徧問他人之喜不喜而後執筆乎或唯唯而退余乃書而爲之序庶幾讀吾雜記者知吾作記之旨也

糖稌甜鹽

宋俞季貍艇齋詩話云東坡詩云水精鹽爲誰甜鹽味不應言甜以古樂府考之言白酒甜鹽則知鹽可言甜非也乃古樂府時直稱糖爲甜鹽耳何也中國在較早時代所有糖係以米麥之類爲之其字作餳或作糖其實物亦非作粉狀今日通行之糖以蔗爲之發明較晚當時未有定名以其狀如鹽而味甜故遂名爲甜鹽也此外又有別名爲水精鹽東坡詩爲糖霜宋人有糖霜譜糖霜乃對於糖塊而言米麥之類製成之糖作塊狀今仍有之

越鳥巢南枝

古詩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余於去年撰古詩十九首志疑（載燕京學報第一期）謂越鳥係謂鷓鴣非泛指越地之鳥也引禽經爲證禽經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然證據終嫌不足後又續讀他書始知言鷓鴣南翥者尚多今彙錄於此以補前註之缺唐人李嶠詩云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又作巢）李白詩云我如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柳宗元詩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鷓鴣古今註云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北戶錄引越南志云鷓鴣陽鳥也雖復東西迴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由此觀之可知古詩十九首所謂越鳥確是指鷓鴣也

邪許即嗚呼

工人扛物呼叫之聲謂之邪許此二字依今音讀殊不類呼叫之聲竊以爲邪許即嗚呼何也烏鴉二字古本同音但烏爲象形字鴉爲形聲字而已烏鴉二字又皆開口呼讀如亞故鴉文又可寫作鴉鳴字以烏得聲邪字以牙得聲故可知二字音相同而皆讀如呼如水滸之滸今猶讀

如呼故謂呼許二字音亦相同故曰邪許即嗚呼

徐福何以又作徐市

爲秦始皇入海求仙之徐福又作徐市就今字言之福與市音與形均不相似明是一人二名實則不然福徹同音市是徹之初文市篆文作㞢从𠂤从??古文及𠂤省聲市象形文㞢會意兼形聲字本不相同隸變㞢爲市遂與市相渾矣市久廢不用故遂呼徐市爲徐市而有時徹又別寫作福於是變一人爲二名矣

牡丹爲木芍藥之變音

牡丹爲中國名花然古無此種牡丹始發現於南北朝時而盛植於唐代牡丹二字既無意義又不似其他草木之名初不知其命名之由按唐人呼牡丹爲木芍藥而芍字以勺得聲考以勺得聲之字如釣如的今音猶均與丹爲雙聲木亦與牡亦雙聲故知牡丹即木芍藥其藥字因三字連讀不易發聲故三字遂變成二字也此語雖無確據然於理可通足供研究語言變遷之助亦可資箋釋草木名實之談因信筆記之如此又朝鮮人之漢文書中牡丹皆作牧丹申紫霞詩云金絲烏竹紫葡萄雙牧丹叢一大蕉朴燾卿鳳韶餘響百絶句註云刻作花葉牧丹葡萄之類今疑唐人亦有作牧丹者字無定形亦足爲由木芍藥變音之一證

論詩

明七子學唐詩其不佳者無論矣其佳者亦只有氣而無力宋人自黃山谷以後詩其不佳者無論矣其佳者亦只有力而無氣有氣無力者如皮球打人不痛有力無氣者如石塊打人甚痛但石塊自身太笨拙唐詩固亦有不佳者但其佳者則氣力皆有盛唐之所以不可及者在此豈在形跡間哉

竊比於我老彭

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八字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

清嚴元照娛親雅言引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謂述而
八字原爲老彭說而孔子引用之也錢大昕亦云作與古諧韻據此則述而
八字確爲韻語矣按老子道德經太半爲韻語而論語則絶無韻語此孔老
兩家文體之分論語中忽有述而兩句非偶然事不特可證此爲孔子引老
彭語亦可疑老彭卽老聃考老子在周秦書中無李耳之稱只通稱爲老聃
惟聃或作耽而已老彭之彭本讀如旁今贛粵之交土音猶然旁與當爲疊
韻遂一變爲當當與聃爲雙聲遂再變而爲聃故老彭卽老聃也此雖未能
成爲定論然亦可備一說故信筆述管見如此

亂臣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此語出於書泰誓論語亦引之舊說皆謂亂治也按
亂與治爲相反之辭亂何以訓爲治竊謂亂謂戡亂也亂臣卽戡亂之臣戡
亂之亂與作亂之亂字形相同而讀音有長短之別猶伐人之伐與人伐之

伐字相同而音有別也古註失其音遂令後人疑莫能解耳或云亂本作乱
古治字也此言亦是按乱從乍從系意謂以手理亂絲也乚疑爲已之變形
表聲也故乱字實爲會意兼形聲字後別出治字治字亦有長言短言之分
至今猶如是今讀治國平天下之治作平聲讀國家治安之治作上聲是也
乱亂爲相反之辭然兩形係由一形變出此例亦多如買賣受授是也自乱
字廢於是治亂爲對待之字同時治字有二讀亂字亦有二讀故亂臣之亂
訓爲戡亂之亂與作亂之亂不同讀音亦當有別但自古註卽失其音讀後
人遂鮮知之者矣

焉字

焉字用在句首作於是二字解焉字亦卽於是二字之切音自孫仲容註墨
子有此說今人已多知之矣竊以爲焉字用在句尾有時亦可作於是二字
解如中庸日月星辰繫焉繫焉謂繫於是也是此也卽日月星辰繫於此也

成此詞中所謂吳鹽乃今日之白糖耳今日之糖亦有白有紅白者較美此
詞謂爲勝雪故知爲白糖食橙而佐以白糖似在情理之中然中國之糖產
於閩廣吳地並不產糖又何以謂之吳鹽竊以爲亦非無故其時江南之青
龍鎭已爲國際貿易貨物出入之所米元章帝會爲鎭監其職務略如今日
之海關監督是也而閩廣貨物運至汴京亦以青龍鎭爲轉運之地汴京人
不知其詳以爲自青龍鎭運來卽稱爲吳鹽耳按青龍鎭在今江蘇青浦縣
境宋元間鎭廢而上海繼興初不處成美詞中乃包涵此一段社會史料爲
從來讀詞者所未注意然亦爲讀詞者所不必注意讀詞者但意會其詞之
佳而已何必枉費工夫考證名物哉惟箋註古人詩文者遇此等語頗覺棘
手例如杜詩中之烏鬼芋栗雲子等名詞後世註家聚訟紛紜不可究悉其
實際情形或亦周美成吳鹽之類也劉夢得作詩用字必有出處嘗欲用糕
字而不敢用至爲後人所訕笑由今觀之或亦夢得預防後人不解故寧可

不用也糕字至後來人人能解但是另一問題信筆書此爲劉夢得解嘲

征字

宋人王楙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征伐之征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班彪北征賦此皆征行之征今人或不契勘以爲一義失矣按王氏所言就諸賦事實言之則是若謂征字根本有二義則非窮以爲征伐之征與征行之征二義即一義也征字從彳從正討伐有過者而正之故謂之征中國古代民衆務農守鄉土非爲國家服役征伐絕不肯遠行故遠行即征征即遠行此征伐之征所以變爲征行之征也後世雖非爲征伐而遠行亦襲用征字征字雖若有二義其實仍是一義王氏所言不甚當也不特此也政府取賦稅於人民亦謂之征其字或作徵然其初本作征且亦由征伐之征變化而來蓋此種賦稅在最初之情形實等於被征服者對於戰勝者所獻之貢物或所納之賠款根本從征伐而來故亦謂之征

不借

不借爲草鞋之別名草鞋何以謂之不借逸雅謂言賤易有各宜自蓄之不假借人也此說甚穿鑿決不可信賤而易有之物甚多宜均可名不借何獨於草鞋爲然竊以不借本作胡屐爲古代東胡產物東北氣候甚寒以其特產之草製鞋以禦寒至今猶如此當時傳至中國稱爲胡屐久之已非專爲禦寒之用原料亦已不同但以其初來自東胡故仍襲胡屐之名胡與不音同屐與借音近遂由胡屐轉變爲不借此類穿鑿之說追原本於釋名但其末流辜文生義荒謬殊甚例如茉莉爲花名或作抹麗解之者謂爲抹殺辜花之麗故以爲名見卷實則茉莉本非中國花茉莉亦非中國語茉莉乃外國語之譯音嶽含南方草木狀明言末利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方段公路北戶錄亦明言白末利花波斯種移植中夏抹麗乃末利之異譯根本無意義何得謂爲抹殺辜花之麗況末利有香無色又何麗之可言前人穿鑿之說往往如此於茉莉爲然於不借亦然

論古書體例

最古之書無所謂體例亦無所謂類別詩書禮樂皆就事而名書即就書以別類西漢初有六藝西漢末有七略魏有四部四部之稱沿用至今而猶未盡廢其不適用於今日今人已多知之吾不必言茲所言者古書有自然之體例多與後世相同而讀者皆習焉不察者也例如尚書及禮記皆後世之叢書也春秋書法其體例則今日之大事年表也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後世之類書也二書皆採取各家之書組織而成文在類書中與事類賦最相近謂其旁搜博采有保存古籍之功可也謂其獨立成一家學說不可也子部中之韓非子商君書等皆雜本人事迹類於後人竄入者實則與後世全集相同全集除本人著作外其人之碑傳逸事年譜等一一附入力求完備皆本人所作或又以此疑爲僞作皆非也以上所言雖無關宏旨但能知此說則對於古書體例之認識必更清楚故信筆記之

浮一大白

今人稱飲酒輒曰浮一大白或又謂罰酒爲浮白幾盡人所能解不必詮註矣然白字終無意義余夙疑係音似之訛或形似之訛然亦莫知爲何字考浮大白三字見於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可見其由來已久余亦未敢多言今偶讀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記蘇子美漢書下酒事則云滿引大勺又云復舉一大勺因悟大白之白係勺字之誤蓋勺篆文或隸書其向左之鉤稍長轉而向上即成白字後人遂誤以爲白字相沿至今而未改亦可笑已又見研北雜志記蘇子美事文與中吳紀聞相同而大勺獨作大白尤可見大白爲大勺之誤也

老子書不言山

老子書屢言水言江言海言川言谿而始終未嘗言山其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常理言之應云入山林不遇兕虎今不言山而言陸尤可怪也此可知老子書乃產生於少山而近海之地卽老子之根本思想主下主柔皆受地理之影響也後世道教所祀爲天官地官水官本老子意

姑射山

莊子逍遙游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舊註藐遠也射音夜姑射山名按此節可與建德之國一條參看所謂神人是指佛也姑射山者伽耶山也姑伽古音同夜耶音亦同伽耶山爲釋氏勝蹟卽佛於菩提樹下成道處

蝍且

莊子齊物篇云蝍且甘帶赤雅蝍蛆條云卽且亦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修蛇無故而死者被傲也蛇腐皆化卽且猶螟蛉之咒子也儒書謄蛇游霧而傲於卽且按莊子所謂帶卽謄蛇也又毛詩所謂蠿螮蠿卽帶字毛詩之蠿螮以形似而名也

折楊皇荂

莊子天地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卽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玄英云折楊皇荂蓋古之俗中小曲按薤同華皇華爲小雅篇名之一君遣使臣歌以送之者也後世以爲稱頌使臣之語白今觀之在當時或爲俗中歌曲祖餞使臣歌以侑酒耳折楊疑爲民間送別之辭晉南北朝所謂折楊柳之所本也

建德之國

莊子山木篇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日本人謂建德之國卽謂印度莊子所言是中國書言印度之最早者余以爲此言是也天竺身毒申毒皆翻譯異文耳（身毒天竺捐篤讀如捐）莊子書中寓言有出於印度者余別有考可與此互證也

方舟

詩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舟屬也莊子作方舟山木篇云方舟而濟於河方舟者兩舟相並而行也史記併兩字爲一字作舫云一舫載五十人方舟舫一物也而出於周南及莊子可知其爲南方物兩舟相平之制今南洋尚有之清人王懋材西輶日記云初五日僱緬甸編船其船用大木刳成兩舟相聯而空其中上鋪竹篾可載棉花五十畝水手九人前後三槳有茅棚僅可睡一人餘露宿按此卽所謂方舟也（王懋材爲湘光緒初人西輶日記爲得一齋叢書之一）

蹄

莊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文蹄兔胥也係其脚故曰蹄按釋文謂蹄爲兔胥曰係其脚故曰蹄其言甚穿鑿不如謂蹄爲指獵犬於義爲長犬逸兔在善走故曰蹄也

貴眞

莊子漁父篇云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按能知此言者可以論詩歌

子產戒殺放生

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上得字衍）按觀子產之言得其所哉是戒殺放生者之言也是中國戒殺放生之最早者孟子所言果爲子產軼事矣抑爲孟子之寓言歟今無可攷總之認

爲在孟子時中國已有戒殺放生之事可也

蒙鳩

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處之弧云蒙鳩大戴禮作蛩鳩方言謂之蔑雀蛩讀如芒蒙蛩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按今江浙有一種小鳥俗爲麻雀疑即蔑雀之轉音也

孔雀

孔雀於中國書始見於楚辭少司命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王逸註孔蓋謂以孔雀之翅爲車蓋清人徐廷旭越南輯略安南土字鴝音公孔雀也按鴝孔本是一音孔雀非中國產是鴝爲越語而孔爲譯音也

月中兎

楚辭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縱何而顧菟在腹一作兎月中兎人所熟知而莫知其眞出處洪興祖補註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除之類其數偶又引蘇鶚演義云兎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兎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又引古今註云兎口有缺又引博物志云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又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註云穴決也決鼻兎也按諸書所言皆在楚辭之後楚辭謂兎在月腹當別有所本不然何得憑空而有此問也今按兎在月腹之說出於印度西域記卷七云昔狐兎猿共爲親友行仁義時天帝欲試爲飢渴人兎燒身供養帝傷以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於後世故西竺咸言月中之兎由斯而有一切經義卷二十三云月十兎者佛昔作兎王爲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吾讀西域記後疑月中兎之眞出處乃在佛書蓋中國書言月中兎者似皆先有此典故而後強加解釋耳不若西域記所言爲根本出處也然則楚辭曾受佛書影響此亦一證矣

干欄

干欄爲南北朝及唐時南蠻語意爲樓也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列傳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寮失利名婆那字婆末俗喜樓居爲干欄明鄺露赤雅獠人條云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又同書獞丁條云緝茅索縋伐木駕楹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之麻欄子長娶婦別欄而居按後世欄干二字卽由干欄變來

江水三千里

少讀明初人袁凱京師得家書詩云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頗愛甚佳近讀袁海叟集第一句作江水一千里覺其與少所讀者不同繼而思之一千里是也凱爲華亭人其時明都南京華亭至南京不能云三千里及檢列朝詩集亦作一千里而明詩別裁則作三千里始知改一千爲三千乃自明詩別裁始也其所以改之者大抵欲平仄聲諧和耳

而不知非海叟原意也古書被後人亂改往往有此病舉此一則以例其他並告讀書者勿受改書者欺也

秋興

杜甫秋興詩後人亦有秋興春興雜興爲詩題者按此興字應是比興之興後人以爲興趣之興非也

砧聲

李白詩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搗衣聲後人詩詞中多作砧聲其義一也然聞砧聲何以懷遠人自來註家未能詳焉竊以爲是本於古詩古詩云葉砧者鈇也鈇隱語卽丈夫之夫下句山上復有山兩字相疊爲出字李白詩是謂由搗衣之砧聯想到葉砧之砧而葉砧卽丈夫故聞砧聲而懷良人不然搗衣聲與懷人有何關涉而李白詩如是云云

解

明清人之古詩往往一篇分爲數段而於段末註云一解二解三解等此解字不知何說昨閱唐人南卓羯鼓錄而始恍然羯鼓錄云李琬居長安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戶下步行至一宅門戶極卑陋扣門請謁謂政工曰若所擊者豈非耶婆娑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父沒西河此曲遂絕也琬曰曲盡即意盡又何索焉工曰盡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奈聲不盡何今按譜尋之無結尾聲因夜夜求之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鷄當用屈拓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按意盡聲不盡則用他曲解之然則所謂解者猶無辭之聲也而後世之題解者則與毫不相涉何以題爲解作者亦不自知其詩雖自題爲樂府亦絕不能入樂稱樂府稱解皆盲從耳

趨

淮南子俶眞訓目下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按趨即曲也趨曲爲一聲之轉

黃花

唐司空圖詩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按詩詞中所言黃花通指菊花是根於月令鞠有黃花一語也而此表聖北處黃花二字是指菜花因下文言入麥稀而知也然段玉裁則謂此黃花即指麥花謂麥確有花確爲黃色引證深余謂麥有花花黃色誠如段氏所言惟此詩黃花二字決非指麥花既云麥花又何以又云入麥乎此事於數年前曾與家兄論及之然菜花稱黃花一時未得實證今偶讀張翰詩而得之詩云黃花如散金洪北江所謂菜花詩始於張翰是也又清人劉宗霈看菜花詩云色比散金無異種散金用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按明宣德時所遣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

款乃

柳宗元漁翁詩款乃一聲山水綠款乃二字在柳宗元前用者元結有款乃曲人多以此二字爲不經見按款即唉字從欠從口一也乃字說文象氣之難出然時本是感嘆詞與唉字同性質也

妖韶女老

袁宏道徐文長傳槧文長善書其詞云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也按此文會選入古文觀止凡讀古文觀止者無不讀之然多在老字斷句而不知其誤也夫妖韶女老不成文理余初疑爲老女之訛然檢原刻瓶花齋集亦作女老反覆思之方得其故蓋所引歐陽修語應爲五言詩兩句作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宏道引詩截去前句首二字故如此云云惟歐陽修原詩宋詩鈔所載其全集中有此詩否則余一時尚未檢查也

安徽叢書第六期 歐陽文忠公全集第二卷

萬畢術

淮南子外篇有萬畢術通作萬畢余四年前偶閱某書謂應作畢萬並詳解其命名之由頗覺其言爲是去年爲人校閱淮南子隨手改萬畢爲萬畢萬人不服余欲檢前所見書爲證然一時忘其書名苦思不得乃徧檢他書如抱朴子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皆作萬畢余乃爲之詞窮又閱半載偶讀洪北江詩話則見一條兩言畢萬三字是指菜花因下文言入於是始得證明吾言非無據然余前所見某書究爲何書至今猶苦思不得因記於此世不乏博學之士倘舉以見告是余所跂望也

卷四第十行 張翰詩見歐陽文忠公全集第二卷 河南刻本卷四第十九行 作畢萬

最早之日本留學生

明人張弼楊塤傳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公元一四二六年至一四三五年五當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

者是中國最早之日本留學生也又按今福建產漆器甚精或與楊墳不無有關係張弼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明成化時進士著有鶴城東海諸稿

晉唐人小說中之白話

晉唐人作小說皆用所謂文言而唐人尤重詞彩然其中亦往往有白話字偶以見聞所及隨手記之於此時代之前後不復次也　奉使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曾慥類說引神仙傳）按坐食了猶云坐食畢　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唐戴孚廣異記）喫猶云食　喫糞了然後續以諸饌（劉恂嶺表錄異）喫糞了猶云食糞畢　不待殺了（唐戴孚廣異記）了猶云畢　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唐鄭還古博異記）甚沒人猶云何人今作甚麼人　亦是償債了矣（唐趙元一奉天錄）了猶云畢　曾見太上皇末曰見了（唐郭湜高力士傳）見了猶見之矣　知他是甚麼圖畫（唐韓偓金鑾密記）按韓偓金鑾密記　敘煬帝見廣陵圖有此語猶今白話云那知他是甚麼圖畫　不知了當得

否（唐釋慧海山記）猶今白話云不知辦得了否　古來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唐鄭棨開天傳信錄）按傳信錄載劉朝霞幸溫泉賦賦中有此二語你猶云汝遮莫當時俗語以上皆晉唐人小說中所用白話也至於宋人如泊宅編老學庵筆記夷堅志等書所用白話更多皆不復記矣

枕

淮南子道應訓云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引枕作帎按古以木爲枕故其字從木必至以布類爲枕以後始改從巾竊以爲帎字爲隋唐間新字（此字於字書無所見於集韻始著錄）　慶世南隨筆寫入書鈔非淮南原文如是也又南海寄歸傳（慧沙門義淨撰所記西域諸國事）卷三臥息方法篇云又復南海十島西國五天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爲直袋長一肘（郎丁反小雅疋也小雅半寫半寸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塡毛或盛麻緼或蒲黃柳絮或木棉荻苕或軟葉乾苔或決明麻豆隨時冷熱量意

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強之患方殊土別所氈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義淨一則謂用木枕支頭爲神州獨有之事再則述西方之枕而自稱爲異聞則在義淨著書時中國尚無布枕或偶一見之而尚未通行布枕爲隋唐間新品緣知帎字爲隋唐間新字慶世南時出現尚未久非淮南書中所宜有也

窮廬

淮南子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許註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艸野宜窮廬窮廬二字諸家皆未註按說文穹窮也是窮與穹通窮廬卽穹廬匈奴人所居氈帳也許愼謂艸野宜窮廬或指匈奴逐水草以居而言

馬是天池之龍種

庾信春賦云馬是天池之龍種天池龍種之來歷舊說未詳按此四字來歷有二其一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牝游此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山曰龍駒其二大唐西域記屈支國東境城北天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吐谷渾傳所言其地在今青海西域記所言其地在今新疆馬本非中國內地產天池龍種亦當時外國典故子山仕北朝宜其熟知外國典故矣此後龍馬之說他處亦有之如貴州有養龍坑亦謂龍與馬交而生龍駒見田雯黔書然此爲後起之說因附會而來非根本出處也

再論趣字卽曲字

余前言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其趣字卽曲字一聲之轉也然未有實證今見庾信春賦云陽春淥水之曲正作曲字淮南言手會者謂手彈淥水之調也高註趣投節也則與上文舞字意複非是

魚腹中書

今人以魚雁爲書信別名人但知雁事出於蘇武魚事出於蔡邕詩多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然蔡邕詩實不得確解魚腹中何以有書乎明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謂爲喻隱密或又謂爲書函飾作魚形均非也按邕詩係本於當時一種傳說其傳說則不外乎由下列三事演變而成其一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得鯉剖魚腹得書書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其二史記陳涉世家敘吳廣陳勝將起兵云吳廣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其三神仙傳記葛玄事云玄見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神仙傳作出於蔡邕之後幾此稱仙傳說或在蔡氏前已有之）按呂望於魚腹中得書必不能有此事實今觀陳涉事可知呂望亦必先置書於魚腹中用以欺人特陳涉事史明言之呂望事未明言耳然呂望與陳涉事猶皆屬預言非尋常通問由此二事演爲葛玄事乃變爲尋常通問語蔡邕之詩當即用此傳說也顧元慶喻隱密之說文人氣味太重非蔡邕原意後世亦有書函飾作魚形者然乃本於蔡邕詩而爲此非邕詩之所本也今謂邕詩本於傳說較爲近理耳前人未得此解亦非無故輕視傳說初不留意於此也

昭王制肅強侯

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目云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聖焉按姚氏此書爲通鑑外紀繹史人表考諸書均不見此事問之他人亦云不知不知爲姬傳之偶誤歟抑別有所本而爲吾輩所未知歟

興之

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今人多謂之字爲衍文蓋依文法言之字爲代名詞即代上文之苗興字下不容有此之字然亦有謂之字非衍文者共有二說一說謂之字本訓爲出像草之生育興之即苗起而上長之意（見文學周報）一說謂之字是謂苗之自身此之字相當於英文Himself（見文學）按之字確非衍文然此二說亦均未妥如從前說訓之爲出在此處可通在他處不可通蓋孟子中此類之字他處亦有之如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如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均是也依文法言但云委而去望望然去可矣下文不容有之字此兩之字不能作出字解是前說不能認爲盡善如從後說謂此之字相當於英文之Himself在表面上說頗合文法然上文分明云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句之意是謂苗因得雨而興信如此說是謂苗自興則上下文不能貫通余以爲此之字在文法上則甚特別不能以尋常文法編之此之字是代作雲下雨而非代苗今以柳宗元先說證之極易明白天說云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此之字用法正與興之相同然天說下文又云物壞蟲由之生子厚下文是重述上文之意一則云蟲生之一則云蟲由之生可知蟲生之等於蟲由之生然則孟子苗興之等於苗由之興苗勃然興之矣等於苗因之勃然興矣如此言之則委而去之等於委之而去望望然去之等於望望然舍之而去皆可通矣今近作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一書其中亦言及興之然未及舉柳文爲證僅舉蘇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不及柳文爲佳今因補記於此

骨董

今金玉珠寶之類通稱爲骨董又作古董又作汩董王漁洋禾祖筆記云古董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汩董可知字無定形骨董最早汩董次之古董爲後人所習見然所謂周昭王制肅強侯不知所出今與偏檢左史國語逸周書通鑑外紀繹史人表考諸書均不見此事問之他人亦云不知不知爲姬傳之偶誤歟抑別有所本而爲吾輩所未知歟

者甚多不僅爲銅此一可疑也古銅器通稱爲金如金石是不稱爲銅此二可疑也一說爲零什之義取飲食零什烹之謂骨董羹羅雪錄東坡嘗作骨董羹仇池筆記羅浮穎老取飲食零什烹之名骨董羹金玉珠寶稱骨董亦取零什之義然零什何以稱骨董仍不可解如作古董則古字可解而董字不可解況古董二字尤爲後出乎余竊以爲骨董二字非中國語蓋唐以來所謂西域賈胡者專以寶物販賣於中國凡奇物異器非中國人所能識者西域賈胡輒識之其事見於唐人小說者不一而足余嘗以見聞所及輯得十餘條已別爲文說明之可見其販賣寶物之盛此種賈胡非波斯人即阿剌伯人然則骨董非波斯語即阿剌語其意即謂寶也蓋始於唐時然爲俗語未入文字至北宋蘇東坡時始入文字余謂骨董二字爲譯音語有三說焉骨董二字無意義且二字連續類外國語一也或作骨董或作汨董後又訛爲古董字無定形頗類譯語二也骨董鋪之市招只作古玩不作骨董原有此稱何以骨董鋪不以入市招三也然則骨董羹又何說乎曰骨董羹者百寶羹也爲衆味俱備之意百者極言其多也今日有百寶飯或作八寶飯非是其名正與此相類而胡語謂寶爲骨董故稱爲骨董羹云如此則骨董羹三字亦得確解矣總之骨董或爲波斯語或阿剌伯語或譯作百寶始行於唐而盛於北宋以後也此節亦已附載於中國文的過去及未來一書中題名爲骨董解今復記於此以與讀者相商榷焉

準者這咱

說文準平也從水隼聲考工記準作水疏平也是準字古只訓爲平至史漢則解作鼻不知何所取義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集解準音拙鼻也又秦皇本紀秦皇爲人蜂準正義準鼻也後漢光武紀隆準日角註鼻頭爲準準何以解作鼻初不可曉今按準爲自稱之詞準音拙後世者這咱等字皆自此音變來宋元人詩詞中有自指其鼻而自稱曰準故準又解作鼻也此說雖無確證然於理可通因記之以待再攷

瓶壺

瓶字在古書中爲晚出卽瓶之實物亦爲晚出卽至宋代瓶與壺二物之界限猶未畫清洪邁夷堅志明日取無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是稱花瓶爲花壺也羅大經鶴林玉露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是稱一壺茶爲一瓶茶也瓶壺二物不分如此蓋因古代壺皆無嘴（壺字象形無嘴）故與瓶常相混又疑瓶爲外來器物在中國因其用與壺相似故常與壺混雜不分也

換酒

李白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此換字讀詩者大抵解作交換之換謂以裘馬換酒或賣裘馬而買酒也及讀孟啓本事詩而疑其不盡然本事詩謂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按金龜爲唐初三品以上官所佩章何得隨意取以易錢或易酒殊不在情理之中後讀唐人馮翊所撰桂苑叢談記杜可均卻鼠事方得換酒二字之確解叢談云有樂姓者列酒旗於城（城字指城上文此城字指城陽）街之西杜可均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既已齧損卽須據物賠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下文卽記杜可均爲樂姓驅鼠事今不多引觀上所引曰有人將衣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可知其衣服是收藏於酒家又曰既已齧損卽須據物賠來可知此衣服是暫時典押有錢時尚可取贖否則原主何得責其賠償乎然則所謂換酒是飲酒後不給現錢而以衣服等暫押於酒家也如此則賀知章以金龜暫押亦無不可而李白所謂以裘馬換酒亦典裘質馬而已蓋唐代風俗如此不知此風俗者於李白詩卽不得確解矣然吾爲此文亦不過偶以見聞

所及隨筆記之耳非謂凡讀古人詩文者必須如此也蓋讀詩文者若只在賞鑑文學於此換酒二字能得確解與否毫無分別此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也若欲藉此以考見唐代風俗是又另一問題不得與賞鑑文學混爲一談不然其流弊所及將不免於夜半鐘聲之笑柄矣

鮫

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鮫作鮫王弼本作全釋文一本作朘子垂切赤子陰也王弼解作偏全之全不及釋文解作赤子陰爲佳故讀老子者多從之然今讀本草綱目人部人精條李時珍曰謂精爲鮫精非血不化也此鮫卽精液也時珍雖未詳所本然其言必有來歷時珍醫家是必古醫書中有此說今就鮫精二字言之鮫字從血爻聲確謂人之精液精字從米是指米之潔白者而言於此無涉是鮫爲本字精爲借字鮫字直解作精液比解作赤子陰爲佳或曰上文言赤子赤子何有精液曰此非善讀不作鮫而作精曰古書中字亦有不從一例者如周易中無字皆作无莊子書中無字亦作无是應謂道書多用无字然老子書中又作無而不作无故謂其用字不必一例也或又曰王弼作全其說又何自而來乎曰鮫字古音讀作全王弼本因音同而訛耳解作偏全之全訛誤之尤者也

兕

老子入山不遇兕虎余疑兕卽犀也蓋今從犀之字多讀爲兕爲遲爲稗皆是也今讀本草綱目獸部亦有此言謂大抵兕犀是一物前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

陶柳詩用韻

陶柳詩是相近論者多以爲柳出於陶然余以爲淵明冲和子厚峻潔兩人之詩不同處蓋關於性情也陶詩用平韻者爲多柳詩用仄韻者爲多觀其用韻卽可知其性情之不同仇註杜詩鐵雲峽評云今按入蜀諸章仄韻居多蓋逢險峭之境寫愁苦之詩自不能爲平緩之調也仇氏所云因地而異也余所云因人而異也學詩者於此可悟用韻之道

仇註杜詩

仇註杜詩徵引詳博藝林甚重然今細讀亦覺訛誤良多其尤易見者如卷九石匱閣詩註引杜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愈等以文章賞會嘗爲山澤之游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按所云謝玄暉應作謝玄謝玄暉謝朓字也安得混爲一人又如卷八青陽峽詩註引陶潛桃花源記常恐霜霰至云云按此句在歸田園居詩中與桃花源記無涉其他類此者尚多不及徧舉大抵仇氏皆鈔襲他家舊註未加審察而世之推重其書者亦無暇細讀但見其浩博卽以爲杜詩註本之冠也

詩三百

孔子兩言詩三百一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再則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者遂謂今詩之三百五篇卽孔子之所謂三百或謂孔子刪詩或謂孔子未刪詩多舉此爲爭論之資然余竊謂三百乃虛數非實數三極言其多耳如孔子弟子三千盖嘗君食客三千皆是也三指極多註中釋三九言之甚詳孔子兩言詩三百或對於下文一言以蔽而言或對於下文雖多奚爲而言皆極謂其多非實數也惟宋以來疑詩者皆未留意於此

木乃伊

埃及人以藥保護人屍使不壞謂之木乃伊按木乃伊三字非自歐洲文譯出乃借用中國舊譯名耳陶南村輟耕錄略謂木乃伊出天方國修道之人以身漬蜜爲藥以救人云云據此木乃伊爲阿剌伯語其實物與埃及之木

乃伊亦微有不同而中國有此譯語則在元代云今人以爲自歐洲文譯出非也

鳥瞰

今人稱建築物之平面圖曰鳥瞰或稱某事之大綱亦曰鳥瞰謂如飛鳥在空中俯視地面也此雖爲新詞然古人亦有知此意者夢溪筆談謂古有飛鳥圖謂地理書也以飛鳥所行之遠近皆爲直線不若人行有曲折地理書距離遠近亦以直綫計故稱爲飛鳥圖云云按飛鳥圖三字卽謂如鳥之在空中以視地面亦可也與今鳥瞰二字頗相似

又按誰南子亦有相似之言今已忘其見於何篇卷帙浩繁一時不暇檢查姑略記於此以備遺忘而待他日詳述焉

黃粱夢

世所傳黃粱夢故事係出於李泌枕中記記謂有盧生者於邯鄲道上遇呂翁授以一枕有小洞視之甚明忽如自入其中遂歷享富貴及一夢旣醒則旅舍主人烹黃粱猶未熟也記之大意如此而以一枕爲之關鍵今讀開元天寶遺事有游仙枕一則云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潤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矣帝因命名爲游仙枕後賜與楊國忠按黃粱夢實脫胎於遊仙枕一望可知所可注意者遊仙枕爲龜茲國所進則此種話乃自外來而非中國所固有卽黃粱夢之思想亦自外來而非中國所固有也又按黃粱夢知之者多遊仙枕知之者少古人詩詞亦絶少引用以予所見惟厲樊榭遊仙詩序云聊當龜茲一覺云爾則正用此事也

致語

致語爲宋大曲中名詞爲參軍對於觀戲者所致吉祥語然陸放翁全集中亦有致語蓋由代參軍爲致語而漸變爲應酬通用文字清代賀年信賀節信及通用問候信用四六文卽致語之變相也其恭維云云與宋時致語全相同參軍或謂卽今戲劇中之加官實則非是乃加官出場以後繼加官而出之穿綠袍者俗語所謂加官的兒子是也其出場所云卽致語也

陸行不遇兕虎

老子云陸行不遇兕虎兕無所投其角虎所措其爪又云猛獸不據此數語不可以常言解頃讀陳眉公(繼儒)虎薈其言頗可爲老子此語之註脚因錄如下陳繼儒虎薈云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嘯擊震山谷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卷二附頌堂秘笈本)又云蘇子由傳孟德事虎不食不畏己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爐側虎突入蹲其旁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薈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披持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鄰嫗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卷六)又云唐傳黃中(陰此四字疑有譌字)爲越州諸

鹽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齕入醉人鼻中遂噴噬擊振虎虎遂驚躍卽便落崖下遂爲人所得(卷二)又云邵都梁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卷五)按所上所引虎薈之言第一則泛言虎性餘三則以事實證明虎不食不畏己者三人之中一爲睡人二爲醉人此時自忘其身併亦忘虎故其氣完虎亦不敢遽食之也虎薈所言是否可信固是一問題卽可信矣是否偶然之事亦一問題吾人欲解決此問題非實驗不可然亦誰願以身投猛虎之窟以冀萬一之驗耶卽云願矣亦非先能自忘其身不可非爲睡人爲醉人不可且有意爲睡人爲醉人亦不可蓋有意爲之其氣不完終不免爲虎所乘也然則此事終無法可以實驗其然否若但就理言之則虎薈所記四則誠可爲老子此言之註脚矣又按毛西河(奇齡)有兒打虎詩云兒打虎乃在汴梁之禹州禹州城外朱家樓小兒十一隨父

耕深山有虎斑毛成斕斑黑風吹草根乘風攫人誰敢攖小兒不識虎疑是狐與狸陡然見虎銜父肢咆哮草際風來吹兒啼向風不得父把棧打虎截虎路虎驚顧兒舍父逸深林麋草皆無色禹州太守呼小兒予之以帛飽以糜予時在署識兒面披髮跳擲喜兒嬉問兒打虎虎何似舉手張牙作虎勢假虎隱幔恐小兒小兒驚避力不支當時見虎得無怖此事我亦味其故禹州太守省得知是時小兒知有父（略）按西河此時記朱兒打虎其人其地皆歷歷言之詩前又有小序謂禹州太守爲史廷桂則此詩決非虛構也朱兒能打眞虎而畏假虎亦前所謂有時忘其身亦忘其虎有時則不能也當打虎一瞬時只知救父而亦不知虎之爲虎故虎亦畏之及見假虎反不能者己先知其爲虎也此詩亦可爲老子之註脚

入軍不被甲兵

老子云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此言亦與陸行不遇兕虎相同而不

可以常言解今舉民國十八年二三月間一實事以解此言是時上海綁票之風甚盛所謂綁票匪徒結黨劫人勒贖也有某甲在江灣路被匪挾至黃浦江邊先有渡船維江岸以待復欲挾至浦東匪以手槍相示甲任其所爲噤不敢言時適遇明三鄉人見匪持手槍即呼曰汝是強盜匪舉手槍擬之鄉人戇直不知畏亦摸索佯作覓手槍狀徐徐曰汝有手槍我亦有手槍匪大驚疑爲警察化裝待以捕己者即棄某甲而逃當相持時眞警察已至匪卒被捕此事會見於上海各報確爲實事夫鄉人之所以不畏匪者以不知其可畏而氣完也老子所謂兵無所容其刃者是也然必如鄉人之戇直而後可非聰明人所能強爲必知此理者方可以解老子此言然既知此理者亦不能輕試老子此言此老子之學之所以爲玄妙也

一代之所勝

陳眉公云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清談書法六朝四六唐詩小說宋詩餘元

曲與南北劇（太平清話卷下）卓珂月云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陳士業寒夜錄卷上引唐子西語又見陳眉公訂正古今名人月令廣義卷十四）焦里堂云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易餘籥錄卷十五）王靜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專者也（宋元戲曲史序）按四人之言大同小異各有所到亦各有所缺而以陳眉公之言所包最廣然猶缺明清二代竊以卓珂月所言民歌當以明代爲勝清則非吾所知也若謂清代之所勝是八股則吾寧取文虎詩鐘之類耳

陳眉公書

頃得舉眉公書數種讀之其論文頗有見地如云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痣皆爲摹寫不然不類其人（太平清話卷上）又云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爲詞賦資科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太平清話卷下）所見皆極是

王安石語

王荊公之爲人毀者毀之譽者譽之雖蓋棺已久而尚無定論要之其見解多不同於流俗如答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在荊公時作此言不得不謂之新奇惟其所指爲小說者非平話乃筆記之類也

王安石字說

王荊公有字說自以其意解字頗多新奇之論其書不傳不知所言何若（按道藏目錄有熙寧攷鉤七卷一百八十二條寄李端叔書述時人尚以其書爲是惟於與東坡問答語中見其一二）荊公釋坡字謂滓土之皮東坡識之云然則滑爲水之骨歟東坡又云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說據詩曰鴻鳩在梁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此二事

可見荊公字說之無根據廣陽雜記謂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長尾無足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寸身宜爲矮也是亦荊公字說之類或即荊公之說流傳於彼邦也此雖未探製字之本然通俗易於了解使能本此意以解字而又探得製字之本源斯爲善矣例如弔字弓賁矢也古者人死而棄之野弔者以弓矢助驅鳥獸故其字如此今致從口從中失其義矣陳眉公梁任公均有此說按此說甚佳且由此推之弔民伐罪之弔字亦可得一確解弔民者執弓矢以救民也昊天不弔之弔字尤可得一確解弔者謂天不衛民也今公文中弔卷弔冊等弔字昔人皆不得其解（以公文後起字各書）以爲弔本訓傷訓愍而今有索取之義爲不可解也若從弓賁矢之說則亦可通弓賁矢有射而取之之意故可通也或又謂弔卷弔冊之弔應作釣然既明此說則釣弔同是一類更不必云應作釣總之弔字有四義一爲驅鳥獸之義引伸之取一切物皆可用三爲救民之義四爲衛民之義而僞與愍不與焉此說頗可廣見聞惜乎王荊公之不聞也

南唐書奇句

今年夏秋間校閱陸游南唐書汲古閣陸放翁全集本祥符周在浚南唐書註本吳興劉承幹南唐書補註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彼此互有異同茲不悉記惟有一字諸本皆同而不得其解其原文云顯宗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錢貨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二按二當開通錢之二一句初不解其語反復思之以爲之二兩字是謂半個也二當半個即一當四分之一古人無此語故言二當半個此說雖無實據然於理可通或謂上下兩二字必誤其一然則之字何解故知此說非也乂南唐書卷九劉彥貞傳云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按此當在初爲羣盜戰敗斷句然別一讀法於初爲羣盜戰敗斷句亦通彼此斷句不同則事實相差甚遠一則謂劉信自身初爲羣盜與官軍戰而敗一則謂劉信爲他盜所戰敗也今觀語氣以從前說爲是何也使從後說謂劉信爲他盜所戰敗則必先敘其爲某官而後可今原文不然故知以從前說爲是然亦甚易使人疑惑矣又卷十五伍喬傳云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按力於學句應在學字斷句文義較明然或亦在詩字斷句此則不善讀者之過然亦放翁原文之不易讀有以使之然也

狙人

莊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芧鄭露赤雅狨人條附狙人其稱狨人則云狀若猩狒又云飢食椶薯又云狨外曰狙意莊生所稱狙公云按莊子所稱狙當爲赤雅所言狙人莊子所稱狙公是漢人養狙人供役使者此條可補註南華者之缺而湛若謂狙即狙公亦非也

口占口號

舊詩題目有口號口占等題一般讀法占字讀平聲口占謂隨口吟成也號字亦讀平聲口號謂隨口吟號也頃閱清人胡鳴玉訂譌雜錄則獨持異說其言頗可供參考爲節錄其大意並加以說明胡氏略云占字讀去聲音戰漢陳遵傳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註謂占隱度也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師古並音之贍反詩題用此乃不起草之義不作平聲讀按胡鳴玉解口占二字之義殊甚精確惟只云讀去聲不讀平聲而未言其故余竊以爲上文所引兩占字均作平聲讀詩古音之贍反亦平聲也惟詩題用此則應作去聲讀何也上文所引兩口占其占字皆爲動詞詩題所用口占其占字爲名詞中國文字名詞動詞之互變往往有圈聲分別之例如銅釘之釘名詞也讀平聲而釘書之釘動詞也則讀去聲百乘之乘名詞也讀去聲乘船之乘動詞也則讀平聲此皆人所常用者也其他不

常用者不及備舉由此觀之可知口占之占以讀去聲爲是胡氏絡云詩題用口號號字輒作平聲謂隨口號吟也說最近理然李義山詩柏梁成口號雲閣暫隨扃昌韓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號乃名稱之義非號吟也又王摩詰凝碧池詩題云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若作平聲於解不通按胡鳴玉辨口號應讀去聲其言甚明不必再加說明且口號二字現代亦甚通行惟不作詩題耳又按號字動詞之變化可與上文口

占參看

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

今人讀書有相沿之大弊而不自知者讀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是也此二書之佳只在序目與序例其選文不過爲舉例耳今之讀者只讀其所選之文而略其序目序例非遺其精華而取其糟粕乎至於二書序目序例之佳在能分清文體並一一溯其源而窮其流讀之可以知所謂古文之

變化亦即文學史之一節也在今日視之所言雖不甚當然今之研究中國文學史者終不得不參考此二書所可怪者此二書人皆知之亦皆讀之然幾無一人不誤讀也

讀詩識草木之名

詩經爲純粹之文學雖間接可以考見古代社會狀況然作社會史讀則非也更有誤會者自孔子有多識於草木之名一語後人遂有視詩經爲動物學植物學者殊不知詩人之於鳥獸草木特因偶然所見偶然所感而寫入詩耳豈先調查鳥獸草木之名而一一編入之乎宋人王得臣麈史云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其意若詩人之有遺漏也者可笑孰甚梨與蕙與槐余則不知至如杏與橘皆爲江南產宜乎不入詩人之詠王氏不知可見其陋矣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謂菊花不落秋深後只枯死於枝上以落英二字不可解或又謂菊

周秦小說

周秦及漢初小說其目錄見於漢志者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雖眞僞不一然皆漢以前作其書世多謂已失傳吾則以爲猶有存者即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三書之所取材也劉向典校祕書時此等書當猶存在向爲之整理編輯之成列女傳等三書行而原書乃漸散失矣然則列女傳等三書所記多周秦軼事其文疑亦因襲原文故猶可當周秦小說讀也詳見余所著中國小說研究

演義

小說之演義產於宋時是當時說書者所用之稿本也其效用等於演劇者之脚本故三國水滸與儒林紅樓不同三國水滸是重在講說而紅樓儒林重在描寫今人幷爲一說非也詳見余所著中國小說研究

侏儒

古時演戲者皆用侏儒矮小人也因演戲司朱儒滑稽又以朱儒爲演戲者之通稱樂記秦優侏儒史記李斯傳侏儒倡優之妊不列於前又滑稽列傳優旃者秦倡侏儒也此以侏儒爲演劇者通稱之證也然演戲何以用矮小人則不可解余竊以爲古人演戲本用兒童爲之後用矮小人已是變格矣蓋藝術稍進兒童能勝任者少故選矮小人代之以存兒童之遺意然兒童演戲之風至後世仍未能消滅無遺即今日京戲中亦有所謂童伶者比尋常優伶尤爲名貴是其證也又聞廣東某處優伶皆二十以下青年充之二十以上即不復用亦其證也且俗謂事之等於演戲者輒曰兒戲尋常解爲兒童之游戲然今觀之可知兒童二字即等於戲劇非於戲字上再冠一兒字以別於非兒童之遊戲也此亦可作旁證

加官

舊戲於開場之前必先跳加官或更繼之以財神魁星皆戴假面具登場跳躍談戲劇者多不知其用意亦忽略之以爲不足道實則此乃古巫歌之遺風也巫覡歌舞降神疑在當時必有扮神降臨者如今日之加官財神魁星等然則今日之加官財神等乃九歌中之大司命少司命東皇太一之類也

百戲

雜耍古謂之百戲如技擊吞刀吐火及扮演一切之通稱也後漢書罷魚龍曼衍百戲唐書寶歷二年九月觀百戲於宣和殿三日而罷漢唐以來皆謂之百戲至元則有把戲元史禮樂志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是也把戲至今猶存百戲已無人道實則百戲把戲本是一名百與把音相同任意書之耳在今日言之把戲名實俱存百戲實存名廢而二者本是一事初無彼此之分也宋元以前戲劇未成立時把戲爲獨立的今則有時亦獨立有時已混入戲劇中而爲戲劇之一小部份如武戲中夾以翻筋斗豎蜻蜓等是即戲劇中所容納之把戲也

傀儡

今稱木偶戲爲傀儡戲閻亦稱演戲之人爲傀儡二字寫法不一或作魁櫑或作窟礧或作魁壘搜神記云漢時竇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繼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雞肋篇云窟礧子一云魁礧子作木偶人以嬉戲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宴會兩說相同而搜神記去古較近尤爲可信其字亦以作櫑爲佳既曰木偶人自當從木作櫑何得從石作礧魁櫑二字之意義前人未嘗言及惟培翁雜說云像古魁礧之士故名然魁梧磊落之磊似不宜作礧或古時字無定形可任意書歟若然無妨作魁壘然搜神記去古較近又不宜搜神記反作櫑也至於窟礧子更係同音訛傳不必辨矣前引二書皆云爲喪家之樂然喪家何以用魁礧則未嘗言余以爲此種木偶人乃古時用以像人而殉葬者即所謂俑也初僅用以殉葬繼則於殉葬之前牽之使舞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偃師者云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立誅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胆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後如初見云云是爲後世傀儡戲之始也然列子書既晚出且寓言八九宜不可信或又謂始於陳平樂府雜錄云漢高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食絕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遽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爲戲具即傀儡也按

此言絕不可信平城解圍爲陳平奇計之一然史記但云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在司馬遷時已莫能知其詳不知後世作樂府雜錄者何以知之即桓譚新論亦但謂平說閼氏漢有美女因困急欲進於單于閼氏妬忌因令高帝脫去云云未嘗言造木偶人也樂府雜錄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大抵以桓譚所云及偃師故事傳會而成此說耳

魯魚帝虎

今人謂書籍傳寫訛誤爲魯魚帝虎或作魯魚虛虎按此語出抱朴子遐覽書經三寫魯魚帝虎通行本抱朴子作虛虎意林引作帝虎竊以爲作帝虎者是作虛虎者後人所改也蓋魯脫日爲魚而帝與虎殊不相似後人不解所謂遂以意改爲虛也殊不知道士寫龍虎之虎作爭一筆寫成其形正與帝相似抱朴子書中多道士符籙其有此字不足爲異後人改爲楷書虎字俗而大爲之防亦斷非摘章句以說經畸零證據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於一

事一物尋其眞相考其變遷此寄塵之書也使寄塵生於百年之前其思想無論如何解放竝章摘句之習必不能免則百年以後其變遷又不知如何也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樸安記

又以爲與帝不相似而復改帝爲虛逐失本來面目矣

讀書雜誌正誤

高郵王引之述

戰國策

客卽對曰（東周）

溫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說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卽字作卽二形相近故邪譌爲卽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周不內是必有發言者對曰卽對此語也如念孫言則反重複矣姚校本不可從也

太子爲糞矣（秦）

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卽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毋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按念孫意是也然糞下不必有土字糞土同一義也念孫所引一日倍約身爲糞土爲便讀故加一土字耳

卮酒（齊）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念孫案卮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卮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酒一卮史記楚世家作一卮酒

按念孫言非也卮酒卽一卮酒也莊子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升斗之水卽一升水一斗水也其上不必有一字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皆妄加也

士則復西岸耳（齊）

士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並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按念孫言非也土則復西岸耳猶言吾化爲土則復歸西岸文義甚明風俗通義諸書不可從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魏）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

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會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而魏王答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答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答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海鄉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

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不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

氏之璧青陵之珠三趨六舞此謂陵之所用爲重也可以富國家家人民治利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下隨爲是也物弗若應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

白珍問答

按念孫言非也曰不能皆平都君代王答之語故雖出於平都君之口而仍作魏王口吻有王字者是也如無王字是省略也念孫所引諸例皆省略也不知彼爲省略而謂此爲妄加誤矣

史記

鞅欲變法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按念孫意是也然謂衍一鞅字則非史記原文以淺近之語演之可云孝公既用商鞅因鞅欲變法而孝公恐天下議己恐天下議己是孝公恐也爲何而恐既用商鞅而商鞅又欲變法也則鞅字確非衍文

一與文等孟嘗君列傳

史記原文云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王念孫云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部引此正作一與之等念孫又自注云賓客類引此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按念孫言非也念孫謂之字指食客言是之字爲食客之代名詞凡用代名詞者無不可塗去其代名詞而還其本名詞例如左傳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宜僚又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悼子雖嫌其繁然文理非不通也（此例極多不必徧舉）今史記之文則何如哉使云其客曰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食客等則成何文理故知是文字非之字也蓋侍諸客平等嘗云皆相等不能云與之等文法固當如此也故知爲念孫之誤至如念孫謂自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以下皆稱孟嘗君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則司馬遷疏忽之過忽而稱此忽而稱彼此例在史記中甚多不必徧舉若至於太史公三字於自序一文中忽以稱其父忽以自稱幾令人迷惑不能辨（十七史商榷卷六言之頗詳）何況乎孟嘗君與文哉太平御覽兩引此句一作之一作文必有一誤而念孫則以與己意同者爲是與己意異者爲非不足據也

史記原文云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照原文不斷句）

王念孫云顧子明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按念孫言非也果如念孫言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則爲字似亦衍文吾以爲當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如此則文從字順念孫襲顧子明之誤而自不知也

朝趨市孟嘗君列傳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

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張衡東京賦二字不引明月二字亦以明月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爲趨市朝之譌也）

按念孫言非也此當云過市朝者句衍一朝字朝趨市總言清晨之赴市者下文明旦與日暮之後對待明旦與上文朝字不重復若謂以市肆朝廷並言則掉臂而不顧無義過朝廷者雖日暮之後亦不得云掉臂而不顧也故余謂上朝字當讀朝暮之朝下朝字衍文

廉頗 畏匿之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原文云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王念孫云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作並作廉君郡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按上文稱廉頗下文稱廉君此等不同之稱謂在史記中常有之其例舉不勝舉不必爲傳寫錯誤至於畏匿之則原文正不錯而念孫言誤也之字爲代名字代廉頗今日通俗文當作畏而匿之亦甚通暢何得云文不成義此種之字在孟子中常有之曰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曰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不曰委而去不曰望望然去而必加一之字其句法正與史記畏匿之相同信如念孫言則孟子之文亦傳寫訛誤矣惟此等之字在今日所謂文法中甚不易解蓋去匿皆自動詞之字似爲目的格照文法定例自動詞之下不應有目的格此等之字之用法實超出乎文法定例之外吾假定其名曰半自動詞數年前曾有人舉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謂之字爲衍文初聞此言似爲有理細思之亦殊不然使承認此處之字爲衍文則委而去之望望然去之兩之字皆衍文矣況後人用此之字者尚多如蘇東坡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其將謂此之字亦衍文耶念孫固不知今人所謂文法但其不解此等之字之用法則正與今日談文法者相同皆不通之論也

自投 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原文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王念孫曰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按下文云自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按索隱本涉下文而誤也念孫言不足信沈與死就字義而言固不重複然在文學上言（史記本文學書故就文學論）沈字已含死之意故云自沈汨羅以死不如云自投汨羅以死故下文凡用沈字者其下皆無死字卽東方朔用沈字其下亦無死字此不特史公筆墨之簡潔卽東方朔亦然此一說也又下文用沈字者皆爲追述屈原投水之事此句用投字者爲描寫屈

原投水時之狀沈表過去之動作投表現在之動作（史公作屈原傳時原已死矣同爲過去然一則過去中之過去一則過去中之現在也此處可參攷英文文法）此等用字法非小學家所能知故念孫遂有此誤此又一說也

快耳目 李斯傳

史記原文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王念孫云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注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原注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按念孫言誤也夫歌固不可以快目然在文字中實有此種用字例史記游俠傳云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處言救人之急難人所時有也無所謂緩急也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直形與有相近）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按念孫言非也蓋漢書漢紀皆不知史記之意而妄改之耳直特也史記原文云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處言救人之急難人所時有也無所謂緩急也夫歌固不可以快目然在文字中實有此種用字例史記游俠傳云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處言救人之急難人所時有也無所謂緩急也

又淮陰侯列傳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名而身死亡按文種死范蠡未死當刪去上文范蠡二字但謂文種可矣然游俠傳中語俞樾謂有此例（見古書疑義舉例二因此以及彼例）淮陰傳中語梁玉繩謂爲古人多有此句法（見史記志疑）蓋但求意會不必拘拘於一文一字閒也如此快耳目三字又何疑義之有此一說也（淮陰傳中語或謂死指文種亡指范蠡謂出亡也此說亦穿鑿太史公用字未必如後人分別若此之精細）卽不然謂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其慷慨悲歌之狀亦正可觀多一目字此句反有精神念孫何故必欲謂係後人所加哉吾則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無目字正是後人所刪也

倍則戰之 淮陰侯列傳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

意以蝮毒比田假等人謂蝮螫手則斷手而去其毒蝮螫足則斷足而去其毒以免漫延於全身況今田假等人之爲害豈特如蝮之螫手足而已哉卽更甚於蝮之螫手足何故不去之也（何故不殺也）漢書漢紀其語皆不可通

肩薇 樊酈滕灌列傳

史記原文云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薇之王念孫曰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按念孫言亦不足信原文佳處在一肩字言肩薇則活潑而能寫出項伯神態言屏蔽則板滯了無生趣故項羽紀亦有身字身肩二字用法相同漢書作屏蔽者是孟堅比子長整之飭處亦卽孟堅不及子長生動之處或謂屏蔽之屏字卽足代肩字之用亦不然倘如此則項羽紀作翼蔽翼字卽足代

身字之用何以上文又有身字也若謂原文肩字宜作身字猶可謂肩字宜作屏字不可

皆異之 周勰作公列傳

史記原文云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

王念孫云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按念孫言亦未當蓋原文謂有數者對於各種相類之病一一能分別之皆字之義甚明因病有多種故用皆字念孫不知此意謂爲係能字之誤反於原義有不盡之處如念孫說往往失去太史公寫生之精神其他類此者甚多不特此一字已也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 匈奴列傳

讀書雜誌 正誤

史記原文云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

王念孫曰念孫按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按以下略去數語原文爲能字作若字余亦謂能字有時作若字解故略去數語以省讀者目力）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之義而顚倒其文耳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按念孫言亦未當原文共有三卽字惟第二卽字作若字解第一第三兩卽字皆如則字謂單于能則前與漢戰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耳念孫謂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余謂卽與漢戰卽臣於漢文正相對何以知其然也原文爲漢使者郭吉當單于面而爲此言卽南面而臣於漢命令語也卽前與漢戰亦命令語也依念孫言讀作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則非命令語乃說明語夫此兩句爲反正之言下句爲命令語上句非命令語決非當時口吻若謂單于能下當有戰字此閒可省去且足寫出當時發言急促之狀此亦司馬遷傳神筆也漢書作卽能蓋孟堅已不能領悟子長意矣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面橫流 淮南衡山列傳

史記原文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按此係敘淮南王謀反時事上文爲伍被諫王之言而承接此數句）

王念孫云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推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面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讀書雜誌 正誤

按念孫言非也氣怨結者有欲言而不得言之意今上文伍被既痛陳謀反之害被之所欲言者已暢言之矣何得謂氣怨結惟淮南王於此時意氣飛揚正自信某謀反之得計忽聞伍被言其氣乃怨結耳念孫謂上下文不相承接亦不然蓋上文敘伍被諫王之言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王句首有於是二字以區別之起歷階而去指伍被句首有卽字區別之其文甚明何得云不相承接必如念孫言則於是卽皆成死文字必非于長之本意也漢書言被流涕面不言氣怨結是孟堅於子長之文疑不能解遂以己意敘之耳通鑑將涕泣與起皆屬淮南王非念孫之意亦非史記本意按卽起歷階而去之卽字作則字解廣雅曰則卽也是卽與則通用史記高帝紀以應諸侯則家室宗漢書則作卽又按孟子于路人告之以過則喜今於是王氣怨結兩句之句法等於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上文既言于路故則字上無主格而則喜卽指子路史記上文既述伍被諫淮南故卽字上無主格而卽起卽指伍被念孫致誤之故乃因伍被諫淮南之言太長以致看不清耳今舉

短句爲例則易明矣

管子

佐於四時 原注法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按念孫言未必然此處四時已成一个名詞與上文日月爲兩个名詞者不同不得云與四時而五也如云與春夏秋冬而五則可與四時伍則不可佐貳也相左右也四時爲一個名詞謂與四時相左右也

脅之大匡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協字之假借說文曰協擸也一曰拉也擸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擸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胃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按念孫言非也古人自有此種句法揚子法言重黎篇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眼之謂快其眼也脅之謂斷其脅也句法正相同不必以其結構奇特而懷疑也柳宗元黔之驢驢不勝怒踶之句法亦相似但一爲受一爲施耳

卑耳之貉 小匡

縣東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爲谿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 明嘉靖本依个本常于改溪爲谿

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溪十里尹注非

按念孫言未必然貉疑爲壑之借字

智乎 心術上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按念孫言非也此類乎字古書中甚多其性質等於新標點問號外加括弧以示未決之意莊子天道篇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是其例

民不惡 治國

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念孫案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按念孫言非也惡讀去聲卽怨也禮記大學民之所惡惡之論語子路篇鄭人皆惡之是也民字亦非衍文上文安鄉重家云云雖指民而言然惡字上無主詞依文法言此句不能成立卽移民之民亦非主詞也羣書治要妄改不可從也惟惡字下應再一有之字方合文法

公曰吾聞之也 小問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念孫案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按念孫言非也吾聞之也確是桓公言夫誅暴禁非云云是管仲語夫字上應有管子曰三字今省去古書此例甚多不必偏舉若謂當作夷吾聞之也則誅暴禁非云云管仲果聞諸何人乎公曰吾聞之也是桓公自謂於管仲之說既已聞之矣管仲猶以其聞之未盡故復申言之若全爲管仲一人之

言則蔡暴棘非云云何必重出

女不緇七臣七主

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緒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捨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世字或作冊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

按念孫言太容繫緇應爲女工之一種如染布之類是也

柒七臣七主

何以劾其然也曰昔者柒紂是也念孫案柒字後人所加下文遏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柒字明矣

按念孫言非也下文祇言紂事上文兼言柒紂是因紂以及柒卽古書疑義舉例所謂因此以及彼之例

可以成敗禁臣

讀書雜誌 正誤 十三 揆學齋叢書 第一集

遺以笮惑美人以寒其內遺以詭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引之曰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作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術論語述而篇論語子罕篇

或臧孫文仲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或焉失也虛注曰或者疑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專指敗下文並言成敗此種句法古書疑義舉例謂之因此以及彼例史記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急及緩因得及失皆因此以及彼也管子此言成敗亦屬此例

蟲易 靖臣

五沃之狀剽悉棄土蟲易全處尹注曰棄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棄多竅故蟲蠆之易全引之曰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詳見新字典已集第十四頁作易當作豸也俗書豸字作豕豕字作豸豸字見新字典已集第十四頁

庄 錢坫云庄字又書作莊 按念孫謂庄應作莊由海莊二字幷合而成是也謂爲譌幷則非也蓋此種幷字之例不爲不通如今人於海里作浬是也浬字見新字典已集第十四頁海里爲浬海庄爲莊古今一理蓋自然而然不謀而暗合也

身不竭 躬字下

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念孫案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

按念孫言非也此是終始二字誤倒應云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原文四句每句四字守物之始者謂永守其始也惟永守其始故終身不竭原文守物之終始殊無意義

晏子春秋

今君之履 內篇諫下

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裏玉之跗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今君之履猶言此履此履之情形上文已言之矣又何必複述哉

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

按念孫言非也今君之履不誤上文已言金玉云云則今字卽指上文而言今君之履猶言此履此履之情形上文已言之矣又何必複述哉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內篇諫下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案若當爲善字之誤也上諫 公曰若字下疑脫以善爲若十字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按念孫言皆非也法其服居其室正與上文居聖王之室服聖王之服相應不得云法其節儉與法其服室與上文居聖王之室服聖王之服爲對文御覽引無居其二字是省略也省略亦可通然如王說所謂對文則非若其衣服節儉若字不誤蓋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爲一事衆說其衣服節儉也信如王氏說又爲一事天下之人懷德歸義恰如衆人悅其衣服節儉而悅之也 必須加之字 不知王氏何以解衆字又既謂三者相對爲文何以第二者之上忽有一而字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內篇諫下

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既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幷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斷頭卽殺故有此誤文選及御覽引亦誤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外篇不合義衛者

足游浮雲背淩蒼天尾偃天廁躍啄北海顚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顚尾咳於天地乎字本在下句漻漻下漻漻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漻漻下

按念孫言非也此類乎字古書中甚多參看管子心術上篇乎字條

墨子

也俞同中

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閒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念孫案卽與則同說見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按念孫言非也此也字之性質等於今日標點中之點號加一也字使讀者於此略頓如論語柴也愚參也魯依王氏言但云柴愚參魯可矣此兩也字可刪去吾故知王氏之言非也

往寄書中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念孫案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

按念孫言非也肥而往瘠而反一事也往死亡而不反一事也往死亡而不反謂生而往死而不反且畫字亦不必入均也

荀子

讀書雜誌 正誤 十八

又一事也借如王氏說正文既言一往一反下言祇言不反而未言往則不反者果指誰何耶以爲念孫不知一往字之意爭於生而往屬之上文既不是屬之下文又不是遂以爲衍文也

脫文三字命上

上條以供粢盛謹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嬰天下之福可之士備本說卜三字

平論上平文補

按念孫言非也降嬰天下之士謂上帝鬼神降嬰也嬰下文內外三句平行非四句平行不應有下無以三字加念孫言則降嬰二字不安

加其亡也字下

以爲實在則繁稽其亡也必求萬備亦大矣引之曰加其亡也二句

與僞字義不相屬加當爲知言既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

按引之言非也加其亡也加字與上文以爲同義以爲是假定之詞加亦假

定之詞引之言大拘泥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詩柏

逢逢白鼉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並作一東一西引之曰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鼉與西爲韻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廱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按念孫言未必然蓋原文國字原作邦字東邦爲均後人改邦爲國遂失其均矣老子書中邦字改國字爲漢人避高帝諱而改說見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惟墨子此邦字改國字爲何時所改則不可知若如念孫言則原書祇誤未必如是之甚

泰山而小天下之小字正相同念孫所引王褒傳及文選賦眇字訓高其字
應作眇眇乃渺之借字也不煩引之證

楊未是衝涂曰此夫過舉蹈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注前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
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按楊偉言固非而劉台拱言亦未是荀子原文即矢之差釐差以千里之意
此所以臨岐不敢發而爲之一哭也惟覺字疑有誤若依劉氏言行至千里
而後覺其差則臨衢時並未覺其差也安用哭哉此不過之論也

同苦樂之 作並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
或爲共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
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

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
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
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按念孫言非也此亦古書疑義舉例所謂因此以及彼倒也楊偉注不誤

兩人字 作二字

天下皖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
也皆知夫犯上之葉不可以爲安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
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字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葉對又謬矣盜竊不可
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
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按葉字亦疑衍犯上之葉殊不詞

虛云案懸閒重言之者即下文懸以重懸閒以重閒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
子制言篇是戒閒戒閒終其世而已矣重言戒閒

按虛文弼言甚穿鑿王念孫言亦未知其然蓋荀子此篇爲均文且皆三言
四言或七言此句正欲足成七箇字故重言懸閒與杜少陵詩有客有客字
子美同一例也

荀子補遺 呂鏡本亦下皆有猶字念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鏡本亦下皆有猶字念
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猶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
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按此猶字可以省略惟既書去猶字則陶埏二字之義略變蓋已直接謂超
僞生禮義矣下文之字即指禮義也之字代禮義二字則陶埏生之可作陶
埏生禮義陶埏生禮義之陶埏二字與陶冶性情之陶冶砥礪品節之砥礪

相同倘如念孫言加一猶字則之字必須改爲瓦字上文有器字而亦用之
字者誤也其之字應改瓦字

淮南子 中夏 地訓

齊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齊冬生而夏死後人以齊死於中夏因改爲
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
其月齊亦然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並作齊
冬生而夏死

按念孫言未必是古似有分夏爲二期者鑽木取火隨時改木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亦分
夏季爲二期正與淮南此文相同或以夏日較長古人覺其悠久遂分爲二
也

以寨森人已德（寨閉晏開以寨森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寨本作柴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晏閉晏開以柴森人即上文所謂閉門闢大搜客也下句森人已得正謂柴森人已得之若改柴爲寨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森人下當更有森人二字德讀爲得晏閉晏開以柴森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第三句無森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皆作柴德作得是也但無森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按念孫謂傳讀爲得是也森人下更有森人二字亦是也惟謂寨當作柴則未必然寨隔絕之也阻遏之也以寨森謂隔絕之阻遏之使不得通也

取火於日（太平御覽）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字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棄之鄰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二十一

讀書雜誌 正誤

按念孫言未必然四句不必加此蓋脩德加念孫言則慈石之引鐵亦必謂石字而後可

河九折注於海（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皆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注引此皆云河水九折注於崑崙之輸也於今本爲長

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按加作有崑崙之輸也不加作有崑崙之輸也於義爲長

景桓公（應照公 荊平王）

衛君使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使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寨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寨

女湯舟齊師使逆（今本逆上有太字湯見人閒）

兩人構怨廷救宰予簡公遇救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開來關鞏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寨魯昭公

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湯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祠夫又寨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薦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寨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祠矣（呂氏春秋慎勢篇平之誤淮南子氾論訓王字）

按景桓公誅累於祠當作景桓魯昭公荊平王不加謂應作平王上下文簡公昭公昭不加謂應作昭公與其謂應作荊平不加謂應作平王亦累於祠然與其謂應作魯皆其例也

仁義（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承上文而言仁義不加道德此文後人值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加道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按念孫言未必然以仁義與利對言古人行文自有此種不拘脩德孟子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皆以仁義與利對言

必其得福（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能的福殊爲不詞故知念孫言模也然必免其福則不誤無須改作必其免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爲文）

按念孫言非也不能必其得福猶今白話不能保得字等於保字其字等於他字文義甚明如使念孫言作不能必得其福譯作白話不能保得他得福必字等於保字其能必免禍者猶已不免也猶既論諸其人故可云其禍事實之性質不同不

可一例論也念孫祇知相對爲文誤矣

朝菌 莊子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靈蛾一名蕈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 正文 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篇改之也文選辨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蕈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靈蛾一名蕈母廣雅釋蟲朝蜎 音淵 蕈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志遺 遺林

按念孫言非也莊子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注菌大芝也然楚辭山鬼采三秀分於山間王逸注三秀芝草也是菌芝也秀亦芝也莊子作菌淮南作秀實同物異名亦未必朝秀爲蕈名也

讀書雜誌 正誤 二十三 校學齋藏書 第一 編

臃巨者志遺體大者飾疏念孫案臃者足也足大與志遺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遺也泥論篇曰體大者飾疏臃距者舉遺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按念孫言非也舉步遺者其志必遺也無須謂志當作走改志爲走反覺淺陋

遺望尋常之外 遺林

明月之光可以遺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遺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 十六 部 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遺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遺字即因上文遺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遺字

按與其謂衍遺字不如謂衍尋丈之外四字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人間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

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上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按念孫言非也蓋第二聞字應作有字當云臣聞之有裂土壤以安社稷者有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如此則聞與不聞相對爲文而有裂土壤與有殺身破家亦文同一例

灌智伯 人間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按念孫言非也智伯即指智伯本人雖亦兼及其軍然究以智伯爲重下文智伯軍救水則專指其軍故增軍字以別之御覽趙策皆不可從

又況 論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讀書雜誌 正誤 二十四 校學齋藏書 第一 編

按念孫言非也依文法言若帶萬物之間不能無接讀詞此又況二字不誤言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宇宙已其小矣又況萬物在此小宇宙間乎若刪又況二字重複則下又況可改爲而字

射快 論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 說林金目兩目所以視遠近射準而衍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言用筦準曰則教之言以權衡則曰予之今言以金目而曰教之金目名詞教動詞謂教之用金目可也謂予之以金目亦可也今如念孫云云不可也故知射字不可少惟射字當在則字之上作教之以金

目射則快

故亡其國語曰 舊說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傳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按念孫言未必然不大其棟四句雖出魯語然淮南子引書不必指明爲出於國語仍作故亡其國於義爲長

玖

寄塵幼從余讀書課以經史則漢不注意課以詩文則欣欣以喜詞章之學若具夙慧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非性所近余每謂寄塵賢矣而學不模實語以清乾嘉學者必以文字聲韻訓詁植其基幷告以休寧戴氏治學之法以讖字爲讀經之始以窮經爲識義理之途又告以高郵王氏治學之法以聲韻求訓詁以本字改借字而寄塵則以鉅釘瑣碎鄙之獨好冥冥之思厭後寄塵治文法學心思日以縝密每讀一文必以文法繩之非復前此之冥索矣余嘗謂文字聲韻訓詁文法爲治中國學者必需之工具四者缺一而讀古書終不免有緣詞生訓守誤傳繆之弊王懷祖之讀書雜志有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工具無文法學之工具時限之也寄塵讀書雜誌正模以文法學爲工具時時可以正王氏之誤惜乎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工具未有根基不能左右逢原用之裕如也寄塵在四十歲以後治學頗走入棲實一途且亦留心於文字聲韻訓詁使天假之年以悠閒之歲月爲學問之探討必能爲中國學術開一新局面惜乎造于機寒儕書以衣食無暇爲此舉世不爲之學問而竟于中國抗戰之第二年溘然長逝年僅五十三耳余既深同氣之悲而又傷寄塵之學問之幾于成而中道阻也余年過六十僅祖父兄弟之著作湮沒於民國二十七年曾順次第印行二十八年四月余幷得扉无血之證半身不遂展轉牀笫已十閱月莊事遂輟書稿小倉急難續行之俾祖父兄弟之著作得傳于後則是余之願也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兄樸安識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條

五種遺書

端方署

清抄本 開9.5×12.4cm

光緒
丁未
鍥亏
白門

戊戌九月自瓊花觀街移居舊城小牛彔巷（按牛彔巷名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或云彔本作肉彔爲後人所改非是）巷後太傅街卽古興仁街儀微太傅文達阮公家廟在焉後進文選樓巍然尙存文達所重建也古文選巷今無定址要當距樓不遠吾巷在樓西南不百武因取以名昉小滄浪定香亭筆談例彙所間見爲叢譚屬文達帙事采摭較詳則私淑之志也

小牛彔巷住宅內院稍東北盡夾道得小園牆東北隅階而升爲亭西南窗純用白頗黎高朗宜讀碑其南攷塊一藪牡丹一本居停云牡丹歲作花不煩灌溉也其西稍南透骨紅梅花一株金銀花一株藤本蟠結姝古南山垂花門得小院落木筆一株如蓋高出欄向北屋三楹西北經遊廊向西月光門外客至由此入折而西有門顏曰花木孱如木香一株引蔓出牆外石筍高三尺色若碧琅玕斑紋特奇枇杷天竹野花不知名蘀蒔其間向南屋兩楹東向因牆爲窗當亭之西窗梅影橫斜如畫畫始擅一圖之勝云余以三月上澣去揚木筆正開牡丹含三苞大者如龍眼玫瑰尤稣密有徵綻者徒嘩負負而已

葺廚下短垣得斷專文曰楊州書勢勁逸琢爲硯蒼堅緻潤非它專所及楊字从木王裒祖氏讀書蘀志歷引史漢碑版以證楊州字隋以前从木唐人誤从手此專尙不誤以錢二百以新專易之較它專稍薄狹按桉儀徵劉伯山先生毓崧通義堂集宋大使府專攷凡二千餘言略謂此專非唐以後物也（按戰國策魏一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楊字非州名亦人之隱者而參驗之則楊

孝寬書武侯祠碑

又文曰揚州此宋專也揚字从手从易質地色澤不逮从木之專遠甚

又文曰高郵縣　全椒縣　按當時城專多由屬縣解送高郵自西漢迄元迺置縣宋屬淮南東路高郵軍明始改州全椒縣宋屬淮南東路滁州

又文曰步軍司交燒造修天長塔　按此亦築城時取用它處舊專之證

虹橋茶肆牆間有專文曰大使府燒造僕輩與之婉商酬以錢二百以新專易之較它專稍薄狹按桉儀徵劉伯山先生毓崧通義堂集宋大使府專攷凡二千餘言略謂此專

乃南宋時修城所造揚州在宋代本爲帥府有安撫使制置使宣撫使而諸使上加大字者其職尤崇新府志所載有趙葵與史傳及舊志不符宋足爲據其可據者惟賈似道李庭芝二人似道之守揚初授制置大使鑾授安撫大使宣撫大使其修廣陵堡城始於寶祐二年七月成於三年正月是時似道以同知樞密院事爲兩淮制置大使此專大使府之文既與相合則指爲似道築城時所造固有徵矣庭芝初則權知揚州鑾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鑾爲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鑾爲兩淮制置使又爲兩淮制置大使其議立城以駐武銳軍在咸淳五年十一月爲制置使時其築大城以包平山堂在咸淳五年正月爲制置大使時則謂大使府專爲庭芝築城時所造亦有據矣然而公論在人咸存直道大抵喜引爲庭芝之軼事而不樂言似道之遺轂云云伯山先生集劄劘未竟令子謙甫孝廉持贈印本僅七卷其八卷皆金石跋文余從謙甫逐鈔得之

市牆有專文曰殿亦以前法得之桉漢書霍光傳注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則通嗥爲殿非止天子宮中或亦大使府物也　已上各宋專竝陽文隆起書勢秀拔唯天長塔專字小而淺疏率不工疑出陶者之手

雅雨山人官兩淮轉運使築蘇亭於使署日與詩人相酬詠見画舫錄今人但知題襟館蘇亭罕有知者

續纂揚州府志藝文志粵西金石錄劉玉麐撰玉麐謀卷數未詳謙氏啟見粵西金石略卽通志金石志多引劉說而不著金石錄之名然浚非未刻之本明矣今通揚州無知玉麐其人者其書詎可復得桉寶應縣志循良列傳玉麐字文徐乾隆丁酉拔貢官鬱林直隸州州判百色苗亂隨營治軍書日夜不輟以積勞卒於軍　恩加按察司經歷子輿蔭主簿又書目爾雅補疏粵西金石錄亦無卷數湘南邕管香爐蓮峯協襄諸集璧亭遺稿竝玉麐譔敦素園七子詩選玉麐與湯應隆劉兆彭湯襄隆喬方立喬大湯喬大鈞同譔劉氏吾粵名宦金石錄下開謙志有筆路藍縷之功其人房可弗攷因亟著於篇以竢修志乘譚金石者采焉

題名旁刻乾隆壬子七月七日劉玉麐跋上距丁酉選拔十有六年劉氏始久官粵西者宜其蒐羅宏富也

揚州金石家言如江氏恂儀徵人字于九官太守　金石今見錄見怡亭銘巴慰祖跋所著錄皆趙洪諸家所未見　秦氏恩復吉金簿毛氏瀚荊花書屋金石錄田氏溥光江都人字季華監生揚州金石記金石語竝見府志藝文

今竝失傳或告余田氏金石記其稾爲粵東某所得已付手民未知稿否

閻阮仲嘉先生亨瀛舟筆譚文選樓感石漢畫象一北齊北周造象各一竝嵌置壁閒比年樓中故物大半煨雲變滅唯樓尙無恙或云娓於火始傳聞之誤也三石拓本據筆譚姑妄訪求迺竟得之意外完整如新麐以前石刻大江南北稀如星鳳揚城有此三石而府志失載亦采訪者

之疏矣漢韋氏畫象燧石高四寸一分寬六寸五分今工部（港尺後同）左鹿形右分書一行舊釋唯此金萬三字可辨今細衆金字上一字左偏作甩筆畫顯然當是獸字僅存一角韋氏石室畫象竝陽文隆起此獨陰文句勒唯分書則酷肖漢蹟耳北齊道胤造象匱師韋氏曾歷見授堂金石一跋全文錄入王氏萃編北周曇樂造象前人未經著錄眞書徑五分彊環刻佛座三面石高三寸二分前後面各寬八寸五分側面寬七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字至六字不等全文錄具於左

建德元年四月十五日比丘尼曇樂爲亡姪羅暕敬造釋迦石像一區比丘尼曇和佛弟子呂羅暕（已上前面）父伯奴母遏四姜兒桃兒姊阿老呂亡愁季清女呂駃胡（已上後面）曇貴亡師比丘尼曇念（已上側面左方）

此宇文周武帝時造象石也揚州阮氏得自陝西嵌置文選樓壁閒嘉慶十年記（款刻側面右方）

阮氏家廟感器周號叔大簠鍾格伯簋實盤漢雙魚洗今竝無恙唯全形稚拓不易因而眞蹟甚稀求之經年僅獲一本復本所見非一石刻較優於木然眞贋相形神味霄壤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僅在花紋字畫閒也（眞器拓本悉出阮氏先後羣從之手墨色濃淡不勻字口微漫不能甚精）

寶盤拓本上款下形又於形中拓款作側懸形眞本拓不及半復本輒過之以氈椎有難易之分凹與平之不同也得阮氏銅器拓本七種周伯簋漢平陽侯洗宛仁尊機尚方銅器湯金銅器（已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著錄）漢元延尺（嚴鐵橋千里思跋甚詳鮑氏昌熙昌金石屑著錄）六朝清素堂張氏（燕昌金石契著錄）銅器所存祇此在阮氏誠爲炎夷之餘然皆精嫩謝倫儻吾輩得之猶足以豪矣

漢湯金銅器圓扁式有棱側起略如桃形徑三寸二分闊二寸六分拓本二面一面陰款字徑五分弱湯左金右平列器中棱右向一面無款棱左向近棱處加闊如泉之重輪者然此器未詳何用阮氏積古齋釋文湯字反寫鑒之眉雅釋器黃金謂之鑒說文金之美者與玉同色此曰湯金言美金所鑄器也鼎與張氏（廷濟）清儀閣題跋新莽

大泉五十範背文金錫者跋云此背文上似金字下不可識積古齋摹作（已云湯字反寫橫列者蓋據趙謙士太常摹本未見眞拓本故也又云此範海甫周松靄所藏翁氏兩漢金石記云金錫二字反寫橫列錫作（已古文也說甚碻當桉積古齋鐘鼎款識周號叔大斡鐘格伯簋鉦閒第二字作（已即（已字正寫右偏又眉阮亦釋錫翁氏釋（已爲錫要亦近是唯據今拓本阮氏所藏碻非泉範覆桉張氏跋語先云上似金字下不可識又引翁氏金石記金錫二字反寫橫列云云翁張所見已非一器古器物同款識者多而湯金金錫等義又不必嫥屬何器耳又桉湯字阮撫作（已與拓本合張作（已亦小異

得眞子飛霜竟拓本此竟會愙文選樓中今亡去拓本亦不多覩此本拓甚精緻微採損疑文達時故物可寶也眞子飛霜四字酷似晉明威將軍郭休碑洎爲晉竟無疑諸家跋文兼錄於左

阮元

晉眞子飛霜竟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狨置琴子膝前有几几置短劒二爐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於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兎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

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家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兎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子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即逵也錢博士坫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投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

徵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劉毓崧

眞子飛霜鏡銘詞跋尾

右眞子飛霜鏡銘詞凡四十字內有同心人心相親二句案同心人之詞始見於周易而同心人之注莫備於虞翻同人彖辭云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旁通師卦巽爲同乾爲人此同人之義繫上弟八章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注云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此同心人之義雜卦傳云同人親也虞注云夫婦同心故親也此同心人心相親之義同人彖傳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此孔子所以明嫌

或視爲泛詞於是同心二字但目爲朋友而斷金如蘭之喻亦皆以朋友當之臆說興而古義廢矣此鏡眞子飛霜四字乃晉以後之體而銘詞云同心人心相親者則融會易義而成其說全出於虞氏眞不爲流俗所囿者也盖此鏡本用於嘉禮故同心相親實指夫婦之道而上下文亦多吉慶之言其云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者即婚義所謂日之於月陰之於陽相須而後成也其云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者即秦風所謂溫其如玉齊風所謂尙之以瓊瑩也其云照心照膽保千春者即鄘風所謂君子偕老也其云鳳凰鴛鏡南風清者即左傳所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也然則作此銘者不特文采可觀抑且深於經術矣岑君仲陶鑄新獲此鏡拓其銘詞屬爲攷訂因舉虞氏易同心之注加以申釋而復之焉

眞子飛霜鏡銘攷

岑君銅士得古鏡一枚逕今尺五寸七分左圖一人彈琴旁有四竹三筍下有几右圖鳳凰立於石上有樹二下方有池水中冒以蓮葉上覆以龜即鏡鈕也又上作方格界以四字曰眞子飛霜又上圖雲影露半日形日中有一烏與說文日實也訓合外周以銘首句字畫漫漶余釋爲鳳凰雙鏡南金裝雙字上作隹形楊慎丹鉛總錄古鏡銘載顧氏頡氏鏡銘曰鳳凰雙瓊瑤裝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銘詞與此相似但彼以雙裝爲韵此以鳳裝爲韵句中用韵古詩例也或首句無韵亦可盖此銘首尾句皆七字五字爲句者四三字爲句者二回旋讀之音節頗合或疑此爲末句從下文陰陽各爲配讀起似與文義文勢未協且裝字作隹形甚明但下半稍缺耳若作末句讀則不與人親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此二句鏡文甚明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共春韵矣四十字此五句明暗參半鳳字上春字下作王形居鏡邊之中閒所以界左右也首尾句讀當準此以爲起止案宋江少虞事實類苑齊南陵古鑑一則云熙寧末齊南陵耕者得古圓鑑大小二背郭皆有銘詞大爲小篆小爲正隸篆銘與此相同首句正作鳳凰雙頭鏡之誤字南金裝各爲配誤作合配恆字誤作恆傳寫致誤耳但作圖品物與此鏡小異則銅士所得未必即南陵古鑑而其銘詞攷古者不可執一以定爲眞謂南陵鑑銘首句既作南金裝餘七句亦與此無異余幸所釋之得左證焉因撮其要以著於篇同儀梭據今拓本鳳鏡南鳳清薛氏釋誤鳳句碻是鳳凰爲交翠軒筆記一則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感一鏡名眞子飛霜背上花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眞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今歸阮雲臺相國師積古齋中錢別駕以眞子爲鑄鏡人名余謂不然趙德麟侯鯖錄云見一婦背花妙麗又有貞子飛霜四篆字當此即鏡惟彼爲篆書而此乃隸字盖當時所作不止一鏡耳貞眞古通字貞子飛霜疑即

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六朝好于鏡背模範古人西涘
叢語言近得一夾鏡大鼻敏之中虛有冠劒四人一題
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
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云此鏡蓋即其類余近亦
得一鏡背紋有二人問答之狀上題三行每行三字以
左行迴環讀之乃孔夫子問曰榮啟期答九字亦六朝
鏡也
儀徵張午橋前輩丙炎唐石軒感石甚富自唐迄楊吳得
若干種其唐田佋洎夫人龔氏合祔兩志尤爲精俊完整
吳讓之先生熙載爲作楹聯云家有貞元石人彈叔夜琴

即指此兩石也
唐石軒感碑目 戊戌孟秋編次 興
咸亨元年 司馬君張夫人合葬志 開元七年
貞元三年 王馬生等造象 並兩側
貞元十一年 田府君志 有蓋 佚
貞元二十年 田府君冀夫人合祔志 有蓋
元和元年 武公裴夫人志 殘
元和五年 彭城劉氏張夫人志
元和五年 隴西李氏彭夫人志
元和八年 劉府君志 有蓋 通
長慶四年 顏府君志 永
太和五年 李氏韓夫人志
開成元年 李府君志 有蓋 彥崇
開成六年 陳少公蔣太夫人志
會昌六年 米氏女志 有蓋
大中元年 劉府君志 有蓋 舉
大中六年 董惟靖志
吳祐士年 孟播志
讓翁藝事刻印弟一次畫花卉次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
行楷畫多贋本佳者幾於亂眞唯書卷清氣不可僞爲豪
奪千里識者亦不易 讓之先生有小印曰讓翁
新城貢家園朱井在路南成山于宅後院中于字六陽會
如新于氏老僕徐姓爲拓碑者言此地舊名蓮花橋宅爲
蓮花庵遺址先是井在牆外定遠方子箴先生 濬頤 爲都
轉時始包入牆內恆集賓僚觴詠其側井泉溫甘香潔有
金鯽二時出游泳人無意輒見之某年夏夜于氏以籃盛
柑縋井中詰旦失去募人下眡得古瓷花盆二製造精劉
今猶以種蘭云又云此井銘自方都轉命工椎拓後今始
再施氈蠟耳
皇宋嘉熙肆年庚子至節壽昌沙門法珪 按壽昌晉置縣
揚州災郡宋屬兩浙路建德府今浙江嚴州府壽昌縣
治此井銘刻於嘉熙庚子余以己亥上巳前二日命工
往拓明年庚子蓋甲子十有一周矣

江都薛介伯先生壽學詁齋文集甘泉山古井履字拓本跋略云甘泉山古井寺井闌鐫字數十文云大朱元祐三年戊辰歲四月二十日於六峯馬口山祁宅造東周王口拓本約徑九寸計二十七字馬下似殿字王下似記字字迹頗近米法氣勢較宏倣云云學詁齋文樸厚有根氏余將去揚已束裝矣偶過轅門橋得於文樞堂書肆忽忽讀竟欲訪此井未果姝悵悵

文樞主人湯柏龢稍涉目錄之學藥弄諸名士遊有都門廠肆大賈風晨夕過從往往清譚逐晷不聞世俗之言客揚二年所人如蜀岡楊柳紅橋璧月矣

曩得專文拓本感弄甚珍花紋樣古疑遼金時物專側正中刻佛象上橫列梵字六左側吳帷造三字竝陰文比來揚州知是高旻寺專吳惟明人或如寺奏廁見牆閒此專甚粟花紋竝同欲以新專易之寺僧居爲奇貨舉不容於懷悔

楊花蘿蔔以楊花時出故名妍紅奪目若半寸許火齊香濃味清邗上園蔬雋品也一名女兒紅見武林韓日華揚州竹枝詞自注余以對海棠木瓜出南京明孝陵花如海棠實較木瓜大者約十分之一二以禦鼻煙陳乾者良

竹垞之垞亦作窀郎宅字俗讀若茶及其陰平去聲竝誤正字通椄均會宅古作窀王維詩有南窀北窀注人聲廣陵詩事引顧書宣詩敝湖北垞舊山莊注云垞郎宅字又

云汪容甫中亦嘗朱檢討爲竹宅

洪北江先生初名蓮其集署此名孫淵如先生小名喜兒作玉麈元康里巎巎字從先生填竹枝庵集孫書邱歌孫郎寄示孫喜邱是其小名命曰喜元康二字北平翁氏跋世傳从夔作巎誤閱廣陵詩事類記之山从夔或作嶩說文夔奴刀切與夔龍之夔不同金石四冊元文宗永懷得舊書畫偶題面數十其一李子仙福自書黃梅花詞極入律可誦書勢亦秀渾不俗檢國朝詞總集如韻甫黃氏詞綜續編杏舲丁氏詞綜補福詞竝未著錄張午橋前輩云福蘇州人曾官翰林繆筱珊先生云福工制舉義會見某選本所錄甚多

探春慢 黃梅花

李福

黃葉辭柯寒香貼榦橫斜堪入清供金屋垂簾銅盤承泪肯向東風倚寵翦剜誰施巧定難倩冷蜂僵凍小窗閒付詩評素心人自相其　不見飛英片片任怨咽玉龍旺澈三弄月影昏時煙痕深處喚起羅浮幽夢明是春消息又底事丸封珍重酒熟鵞兒嘴童花下開甕

林姑曲 并序

馮震東

林姑曲者余家舊廔小橫幅南滁馮少渠震東詠藤邑貞女林氏事自書以貽周松坪廣文者也粉紅櫥界烏絲格書勢隱秀神似香光悅其精嫩重付裝池乙酉入蜀檢置行篋南北隨身十六年矣其事有關吾鄉風化客揚暇日輒因展誦錄記如左廣文之名不傳惜哉

馮震東

林姑藤縣人年十八美顏色其父挈至容州聲於青樓家志不從再鬻如初彊使迎客輒以杵折客臂得免又轉售於販婦女者將往北流矣廣文周松坪先生聞其事大費經画而始返乃益其價以贖復厚其嫁遣之且爲覓佳婿許往來島嶼世之負志節而墮非類者不知凡幾安得如松坪者隨事而力拯之因紀其事以勸人之有善志者時道光甲午初秋

東風吹遍滕州路二月楊花飄作絮淒淒野徑可憐春蕭蕭落日無情暮無情人衰老爭忘兒女身來從赤水尋金嶺說覓陳思嫁洛神楊妃井畔春波綠行人照影顏如玉家世梅花舊姓林生年十八欵猶獨

金釵那復有同枝老父街頭割愛時竟將紅粉薶金穴苦向青樓鎖玉姿青樓難綰貞心住但願金錢贖將去可惜多灾紅粉人適來又落青樓處簾櫳春暮錦模黏揚毋梳頭窄裹扶少年裘馬佳公子今夕衾裯美丈夫女兒伎倆驚魂斷寸心無著飛蓬亂拌得衰親厭棄身橫尋苦海回頭岸且猶低首乞郎憐豈得儂心石樣堅但肯好恩寬一夕願將陰德戴諸天少年一笑挑燈起眼中只有平康妓白璧將因濁水沈青蓮豈爲污泥滓飛空一棒喝當頭斷臂難爲把臂遊三千弱水初回權一斛明珠欲墜廬因人再去尤飄泊慘從豺虎叢中落薄命空銷月下魂護花忽眶風前鐸周君肝膽世人罕

大力回天費轉樞願得文姬還漢域負心夫婿配羅敷新粧一樣羅珠翠居然持踵同垂淚不惜頻年苦猶難盡供一夕香欵費隔年來拜廣文堂夫婿權顏說弄璋每將火井抽身事遍告人閒造福場

元廣盈庫碣比年大東門內出土余見拓本亟詢石所在則已爲賈客載往白門矣今運庫尚仍舊名此應收入揚州金石志者也石高一尺三寸寬一尺九寸十四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字徑七分正書所列運使屬官亦與今制略同

廣盈庫貯兩淮鹽幣以定計者餘參伯萬庫外舊有垣既築且覃前政未暇易今築以陶加高增厚屹然山立

嚴謹與庫稱經始於至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成於三月廿又九日工訖工是用記云正議大夫運使苫思丁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運使王都中亞中大夫同知運承直郎運判贈八承直郎經歷邊思誠將仕佐郎知事程孝祖照磨劉遜檢　督工田安齊思敬陳宗顯平坐李彬趙良臣饒威中俞椿齡史文質　張友直屬官董思道王宗起題石

末三行低二格

小東門內某家出售舊書碑拓書客劉髯同余往觀則新書耳碑十數種大都九成皇甫多寶玄秘之流皆翦標之本購春暉堂藏書金石聚各一部日本重修孔子廟碑拓本整幅未標紙墨精絕此碑始謂無足重輕故得免於翦

標之阨碑高七尺二寸寬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字
字徑一寸正書額題重修日本長崎至聖先師廟碑六行
行二字字徑四寸五分篆書陽文兩旁刻龍形略昉中國
御製碑式浙杭王氏其人不甚著聞書勢入虞伯施之
室篆額直逼唐碑精采者全文錄左昭異域同文之盛焉
粵自羔虹抶玉演圖媲蒼聖之功翬鳳離珠率舞遵素
王之軌闡鴻濛之墜緒幽贊神明挺象緯之奇姿榮鏡
寓宙昕以登其牀者摩挲夫劒鳥人其宅者陶冩乎絲
簧炎精肇啓靈挹代興或典懋太牢之祀或樂陳六代
之懸十二旒卷衣作繪藻火焜煌十六枝棨戟當門闖
錡森衛莫不畫棘相望華榱交暎圜海瑗林竦重阿之
爽塏頫以旋辟招亘橫舍之綿延我 聖清之撫有方夏
也陶鈞庶品演廸斯文黨有庠序於論鼓鐘上
爲圄而下爲方既勤樸斲丹堊青瑣上齊王者之居玉
碣金鋪載炳煥焉之美良以尼山振鐸洙水橫琴承道
統於羣舜禹湯文武峻德克明厥教思於易詩書禮春
秋彝倫攸叙言語不通舟車所至食毛飲血之倫懷而
思慕鑿齒雕題之域莫不尊親而況扶桑若薺峙海表
之雄敝藻揚葩服聖人之訓者乎日本國長崎者冠蓋
之都舟航所聚九阡七陌甍甌脫於蓬瀛衒史陸文紛
環絡於蔭府學庭顯倣饗校宏開閎有漠代範銅 至
聖先師象一軀嵩殘明永慼之初爲正保丁亥之次表
土圭以測景乃名司空散金布以庀材特須內帑堂皇
斯建廟貌式瞻上丁奏萬講堂開博士之筵小雅肆三
比舍列學生之屋玉斗珠衡飾象璧而爲佩旂旄羽祓
拱麟級以來遊嗣以生徒薈萃宮室畢庳庳環堵之宮
僅容旋馬拓廣文之館莫慰瞻烏惡足以隆俎豆之上
儀厲誦絃之盛軌歟夫益之象曰利用爲遷定之詩曰
卜云其吉二百區恢於貞觀八十齊設自元豐于是擊
應門之鼛鼓集者如雲樹靈囿之樝鏞成於不日規泗
水之濼洄漩源冩辟廱孔林之槮欝松翠交羅圖井葩
流方疏綺錯蓋徙建於茲者在正德紀元歲次辛卯當
我 朝康熙之玉十年也無何星霜屢易鳥鼠攸居免
葵燕麥埋殘鴟吻之瑞灺白蟫紅墮裂魚麟之贅梁木
傾欹而就壞繩樞朽腐以徒存將魯國靈光頓失翬飛
之聳而接輿狂士彌傷鳳德之衰元珍名隸縢岸職司
筧榷採銅供泉府之需奉詔達滄溟以牧遊瓊浦文犀
大貝神往寶山雖測海未嫻乎親歷而披圖每得自伻
來玉振金聲知聲教訖於四海瓊思瑤想實景行切乎
高山豈有黍天雨地八埏荷其帡幪而令上雨旁風一
畝淪於瓦礫爰暨鳥草之摧頹亟命鳩工而相度因奉
祠上井子哲而集事焉始自壬寅迄乎癸卯情盧重構
均校維新嵩揭初陳土圭驗羨羊之異芽式既崩石磬
占隹鵲之祥繡棟凌雲丹雘燦日復於大

成殿後創建崇聖祠三楹水源木本感風雨於防山春露秋霜溯洄粥饘於銘鼎昕以體追遠之思崇報功之典也嗟乎廣桑山遠摳杖逍遙古杏壇高刺船杳靄寫殷憂於擊磬會從入海陽襄酬昔夢於乘桴何藉問津泥溺縮地無方我愧升堂之弟子觀瀾有術相期習禮之諸生　大清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冬十月穀旦浙江杭州府學明經博士王元珍謹撰并書

大日本弘化二年歲次乙巳春正月泐石

小東門貢書人劉孝平山堂打碑人方孝與湯柏緜爲揚城三絕方拜無家室打碑得錢輒市飲盡醉時來譚論古蹟在若有若無閒如五雲慶閣政復引人入勝

元銅權文曰中與路市令司權上有文記權之重輕及其頒發號數模黏不甚可辨銅質精渾紫豔悅目決非贋品余得見於運司街匫蓋肆價鼎未購不知入誰氏手矣

閻都嶠石刻記羅漢融造陁羅尼幢結銜右龍虎軍子將行右龍虎軍司案執行桂州招討軍兵案子將無攷按通鑑開元四年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注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辯金鼓及部署大厤十三年口震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結銜有子將試殿中監口王

斌子將試光祿卿趙宗金石萃編亦未詳所出（曝書亭詞話）別立小亭也（載文類聚七十三引爾雅舊注云鼎子鼏）

記云案當釋作案司案如唐行軍掌書記之職古文通段有絲文有眉文漢東海廟碑退宴禮堂唐張琮碑高宴瑤池紀國陸妃碑至於四時亭宴下从女竝可增亡从安案上从安何不可眉亡从女乎執釋作執漢曹全碑獲人爵之報報从幸可變从幸執卽例此案釋文俗字猶俗千字加木作杆也武斷入理是攷据文字之極有生氣者

都嶠南漢石刻六種在廣西容縣

碑陰題名　社僊書　王伯珪立　分書

都嶠山五百羅漢記　乳和四年八月　陳億撰　正書

羅漢融造陁羅尼幢　乳和十三年十月　羅貴覓書　正書

都嶠山造佛像殘碑　陳億撰　楊懷信書　行書

梁懷義造佛像碑　大寶四年正月　正書

靈景寺慶讚齋記　大寶七年二月　盧保宗書　正書

碑陰游都嶠山七律二首　宋開寶七年　張白撰

區若谷等題名　康定元年

會晉卿等題名　皇祐庚寅

閻廿五娘造陁羅尼殘幢　正書

漁洋冶春虹橋風流文采炤映湖山倚聲初集（漁洋程邨同輯）錄紅橋裏古浣溪沙十闋末注云紅橋詞即席賡唱興到成篇各采其一以誌一時勝事當使紅橋與蘭亭竝傳耳當

時同遊十人漁洋遊記未詳倚聲集傳本絕少亟錄以荊

甄揚故者遞焉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

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藹落使人愁澹煙

芳草舊迷樓漁洋三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

閱存一誰翻水調唱涼州　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

不如歌笑十三樓杜藩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画城秋

紅橋猶自倚揚州　五夜香昏殘月纏六宮叙落曉風愁

多情煙樹戀迷樓邱象隨　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之下詞綜作柳陰陰

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　曲水已無黃篾舫夕陽

何處玉鉤斜絲荷開遍舊時花袁于令　紫陌青樓女史家門

前偷下六萌車驅環雙臂綰紅紗　十二闌干閉倚徧黃

鶯嘵上內人斜隔江愁耟後庭花蔣階當以此爲絕唱一曲元詩數首

紅橋三兩家門前過盡卓金車碧楊深處紡吳紗　疏雨

撩風偏細細姓波受月故斜斜無情有思隔溪花朱克生　狹

巷朱樓認妾家捲簾初下碧油車東風翠袖曳輕紗　岸

上鶯歌隨柳弱水邊燕尾掠波斜春江流落可憐花張養重

綠樹陰濃露酒家小廊迴合引停車銀箏嬌倚杏兒紗

水調歌頭聲未了曲闌干外月光斜聲聲渡口賣荷花梁劉

當隱隱簫聲送畫橈迷樓無影見平橋不須指點已魂銷

港口荷花紅再再岸邊野蔓迴遊人依舊弄新潮

陳允衡　鳳洲龍船泛畫橈江都天子過社橋而今追憶也魂

消繡瓦無聲春脈脈羅帶空垂夢夜遙超漫天絲雨咽歸

潮陳維崧　安邱曹升六貞吉　珂雪詞亦有追和之作幾曲

清溪泛畫橈綠楊深處見紅橋酒帘歌扇暗香銷　白雨

跳波荷冉冉青山擁鬢水迢迢三生如廖廣陵潮神韻絕

佳與諸名輩抗手

對偶之佳者有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見

浩然齋雅談二語皆切揚州尤爲紗合

揚俗小女子於鼻兩孔間穿孔綴金絲環名曰拘小取象

猶易肖

桃花翦出儀徵桃花盛開輒來翔集彼人用以佐餐略同

鶯雀其味極鮮美云爾雅釋鳥翦鳩寇雉沈氏盧先生瑟

牛翹鳥好旺紅物者於桃花翦爲近　棚談攷證甚詳所引戒菴漫筆云

余與半唐五兄文字訂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
淺景一集寰兄之作幾於十之八九末刻以前亦未盡寄
京師半唐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
過從抵巷口見輟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
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眞又
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衹是黃昏看似平易非深
於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唐

徵招　得夔笙林陵書賦此代柬　此
閎乙未九月書便面寄金陵　王鵬運

雁聲催落屋梁月淒然頓驚離緒料得據梧吟鎮沈冥
誰語露荷凋枉渚更休問采香傳侶賴有西山向人依

舊數峯清苦　獨酌不成歡霜風緊落葉打窗如雨蕭
瑟對江關憶蘭成詞賦秣陵秋幾許定愁滿古臺煙對
夜堂悄有夢從君化斷雲千縷

憶舊游　夔笙寄詞問訊依調代柬　此
閎丙申九月寄金陵　半唐

儘沈吟看鏡惆悵憑闌愁裏闕河嚴桂飄香屑底雁邊
秋信儂處偏多夢中認得歸路渺渺洞庭波嘆吹吷年
光彈碁心事能幾消磨　嫦娥謾斟酌說清淺蓬萊依
舊笙歌浩蕩孤雲外想百年青鬢汝亦輕皤故山猿鶴
無恙生計問漁蓑好留取曦巖選名遲去　我擊辟雞夔笙

角招　題夔笙竹西雪夜見寄之作並寄幸半　唐

平翁氏蘇齋所藏坡象眞本杭州局刻蘇詩編注集成攟坿卷尾陽湖孫氏
平津館四十名賢象硯拓本坡公眞象南海朱完者所畫小金山象正與王
梅溪注本內所摹趙松雪畫象可以相證嘉慶四年丹徒王文治畫並與此合先是余得孫
氏象硯幾拓十數紙坡象及明循吏蘇州太守伯律況公
眞象適在其中循吏公爲吾宗碩德而坡象適爲此石左
證墨緣良非偶然運河中多出古碑碣泰州夏氏荃所藏
蕭妻墓志皆濬河所出唐朱萱墓志張氏父甌館所藏楊吳李

高詹事硯仁和韓氏泰華　無事爲福齋隨筆著錄硯昉瓦
式高六寸闊三寸九分上及兩側厚一寸二分下厚四分
邊攻塊紫端石背面及兩側有白筋銘刻正面右邊隆起
處二行行三十三字畝刻左邊低二字二行行三十一字

字徑分許分書句画絕精能於緻密中見舒徐之致唯清道阮唐山先生茶餘客語南碑繼細窳墨日久深入字裏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漸就夷漫甚蟫蠹難施背面稍下正中橅文學侍從之臣方印徑二寸七分半陽文此瀋人先生入直 內廷時所用視也新城徐乾記攜來求售所望奢難與言爲之悵悵叅日

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宿內直与尒周旋潤色詔勅誄誥編行踪聚散歲月又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請養梧上揭暉林兒勲華 丹扆勞勩 細旃惟尒之功勒銘永傳

此硯相隨十三年再坐直廬則仍留几案間請養

攜歸因紀其事康熙己卯秋七月旹事高士奇

得坐隱先生精選草堂餘意一冊於運司衙廨記書肆無序跋卷首有新都環翠堂字樣詞全和草堂均每首調名下徑題元作者姓名唯一人兩調相連則弟二闋題陳大聲名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錄前人作綴以己作非是其題前人名者亦大聲作 校明陳鐸字大聲下邳人官指揮使其詞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均卽昉其人體格卽如淮海清眞漱玉諸大家寘本集中雖識者不能辨昔人謂詞絕於明觀於大聲之作斯言殆未爲信明詞綜僅錄浣溪沙一闋

得鄧壯節 世昌 書宋絲格精楷四幀字徑二寸弱癸巳七夕後三日節錄羅一峯與府縣言役弊書於北洋劉公邑

可云庸哉

孫淵如先生次均畬阮芸臺學使東招卽往歷下之什芙蓉池館報花開驛騎傳詩一夕催不爲時需訪碑使也應天與聚星來往訪碑使元時設此官校嘉興李金瀾先生著係金石學錄元梁有天麻開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三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千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九思詩云泗水中流尋漢碑泰山絕頂得秦碑是也奉勅采進疑卽訪碑使之職元史百官志監書博士品定書畫擇朝臣博識者爲之掌廛貯書籍廣成局掌傳寫經籍及印造之事並天麻二年始置訪碑使之職或亦當是時歟

梁中丞　章鉅云歸田瑣記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及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虔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譔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又云（櫪聯叢話）揚州文選巷其南爲文選樓攷古者以爲即曹憲故宅憲與魏模公孫羅等同注文選樓即其故址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實誤昭明文選樓不在揚州觀唐李頎送皇甫會遊襄陽詩元凱春秋傳昭明文選樓之紀實也滅燈終曲非熟極不能

周稚圭中丞撰錄十六家詞各系一詩其系孫孟文一首

一庭疏雨善言愁倩筆荊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彩如雪去揚州神韻獨絕與漁洋紅橋詞北郭清溪閔可

稱媲美

徐嘯竹布衣　穆甘泉老名士也丁酉暮春晤於榕園時年八十傾蓋如故越日賦高陽臺見貽旋又錄示舊作數闋及王西御先生論詞絕句若干首意甚鄭重其鷺鷥序一闋尤爲生平得意之筆也

高陽臺

徐　穆

捫蝨譚雄射雕手健十年前早知名西燕東勞參差未有兩文選樓扉昭明者又已遺蹟久湮樓中崇祀似宜祖昭明而宗憲等庶不失先河後海之義梁以樓中但奉昭明栗主爲誤信然唯云昭明文選樓不在揚州則於揚夔王觀所述殆未攷

許將迎孤尊醉倚悲歌慣問悲歌可有人旺緲天涯滿面風塵雙鬢蕭星　相逢此日休嫌晚祇寥寥數語如

見生平一縷吟思二分明月同清儘多湖海元龍氣宵
孤它浩盪鷗盟且同來花下分榻座上飛觴
當年吟社已沈消淮海詞人半宋寥今日粵西媚初祖
令人想像海棠橋

吾揚言詞學以秦氏爲山斗西巖先生有詞學叢書
行世令子玉生孝廉有詞系未刻道光季年曾聯淮
海詞社不下二十人見存者僅穆而已刻有意園酬
唱集收入郡志八十自遣末章有頗知明眼交豪士
留取餘年讀異書愛耘仙部思雅樂飽嘗世味重圍
蔬葷荒自古貽明訓好養心頭活水魚可以知其志
矣嘯竹又草

嘯竹

題跋序

越中歸棹成此寄施夢玉沈花澈勞介甫倪次郊朱
門秦玉生符南樵王西御揚州六舟禪友阿梨女道
士

篷窗一宵漚夢醒連天莫雨菰蒲外隱作秋聲中流一
任容與山陰道此時經過壺觴空憶蘭亭敘念家山于
里迢遙暗驚杜宇　回首西湖臨水獨眺訪逋仙隱處
酸詩飄庾樓客珠璣錦織踏搖孃綺席笙調雁齒排連
蟾輝皎潔三生寤裏可憐宵到而今渚蓮泣露啼鳥總
無聊文園老也應羞見幾度回潮

論詞絕句　儀徵王僧保

路畔遠山隱約畫眉嬌堤上柳絲堪折離思一條條更
休說賓鴻尚未去燕難招　憶當年尊前識月多情酒
酸詩飄庾樓客珠璣錦織踏搖孃綺席笙調雁齒排連
蟾輝皎潔三生寤裏可憐宵到而今渚蓮泣露啼鳥總
無聊文園老也應羞見幾度回潮

論詞絕句

消息直從樂府傳六朝風氣已開先審聲定律心能會
字字宮商總自然

倚聲宋代始嫗家情致唐賢小小謝劉白溫韋工令曲
謫仙誰與竝才華

落花流水寄嗟欷如此才情絕世稀誰遣斯人作天子

江山滿目泪沾衣
縹緲孤雲灤太清定知仝雪淨聰明淒涼一曲長亭怨
擅絕千秋白石名
易安才調美無倫百代才人拜後塵比似禪宗參實意
文姝女子定中身
前輩風流玉照堂翩翩公子妙詞章千金散盡身飄泊
剸酒當歌不是狂穆倣張叔夏生於宿祐循王五子叔
疏空家玉照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鎡爲王諸孫則
叔良出功甫後父樞所作詞六首見絕妙好詞十八序
其先世皆鎮鳴鼎食江湖才士出入其門千金之裘譚
咲可得及遂窮境變去來道路酒酣往往取所爲詞縗
慨歌之「今之陳其年其流亞也

慷慨黃州一夢中銅弦鐵板唱坡公何人創立蘇辛派

兩字麤豪恐未工
短衣匹馬氣偏豪泪灑英雄肚志消最是野棠花落後
新詞傳唱念奴嬌穆倣豫軒詞當以念奴嬌爲第一野
棠花落云云
坊業文章不朽傳閒情偶爾到吟邊平山楊柳今依舊
太守風流五百年
深情繾綣怨湘春芳草天涯妙入神名士無雙堪伯仲
卻憐空谷有佳人元注穆倣黃雪舟湘春夜月清明
泥芳草染得春風碧翠舟詞

精心音律有清眞往復低徊獨愴神若與梅溪評格調
略嫌脂粉汙佳人穆倣片玉詞多自度腔張功甫序梅
溪詞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
須知妙諦在清空金碧檀欒語太工豈有漫臺能折碎

賞心蕉葉雨聲中
唾壺擊碎劍光寒一座歔歔墨未乾別有心胸殊歷落
不同花月寄悲歡元注穆倣張子制在建康留守席上
賸六州歌頭感慨淋漓主人爲之罷席
功名福澤及來茲賸有閒愁寫別離愧煞男兒眞薄倖
平生原不解相思
惜花恨柳太無聊幽思沈吟裂洞簫哨折秋山敲一句
賞心到此亦寥寥
紅近闌干韻最嬌泥人香豔易魂銷春風詞筆渾無賴
獨抱孤芳耐寂寥元注穆倣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
不愧風流濟美名襄節終身有足多者虞美人云海棠
楊花過隙猶堪惜伊川程子亦賞之
淮海詞人思斐然春風展帖上吟箋輸君坐領湖山長
消受鶯花几席前
波翻太液名虛負祇博當筵買笑錢不是曉風殘月句
未應一代有屯田
絕無雅韻黃山谷尚有豪情陸放翁游戲何關心性事
爲君吟詠望江東元注穆倣山谷望江東詞江水西頭
隔煙碧云云清麗芊綿卓然作者
自有吟裏妙合宜空山月破況清奇蘇詞誤入誠何據
才弱聲流或可疑元注穆倣程垓書舟詞瑤階草云空
山子規叫月破黃昏恰意難忘一前

梅蕾剛毛晉刻六十家詩定爲汲長公作不知何據

眼前有景賸愁思信手拈來意自怡祠客競傳佳話

須知妙悟熟梅時

詞人多半善言愁月露風篇欲語羞夢覺銀屏春太寒

垂楊應不減風流元注穆枝銀屏夢覺陳西麓垂楊詞也

笛聲吹徹想風情酒館青旂別緒縈最著尚書春意鬧

一枝紅杏最知名元注穆枝陳簡齋臨江仙云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謝無逸江城子云杏花疏影轉酒旆風來都人此者未有若此三人也

東堂觴詠自風流語欠清新浪墨浮孤負坡公相賞意

一官忍向蔡京求

竹坡何事亦工愁海野悲涼汴水流須識文章關氣節

才名終與穢名留

遺編鉅集富按羅審擇精詳信不謬自訂新詞誰媲美

親嘗甘苦竟如何穆枝黃昇花庵詞選二十卷並自編詞四十首

身世悲涼悶盛衰關山夢裏淚淋漓蒼茫獨立誰今古

屈子離騷變雅遺元注穆枝張皇以一身閱元之盛衰憫亂憂時故其詞慷慨悲涼獨有千古陷上花云關山夢裏歸來遲又歲華催晚

風流相尚溯當年不少名家倚檻傳論斷若無心得處

岩泉山人詞麈集其揚州好若干闋尖豔渾雄各極其妙充其才力所至庶幾嗣響水雲端木子疇前輩評鷓鴣

殘酣賸粉亦堪珍或恐飄零委劫塵字字打從心坎上

集曰天分甚高下筆有鑄鏡造物之致而瑕瑜互見想見

此中自有賞心人

南北諸賢既綢繆寥寥同調最堪憐辨香未墜從人乞

惠敬齋自雄不受切磋處然則秋槎固託於狂士以自晦

吟斷回腸悟愁詮

人人弄筆彊知音孤負綺懷莫浪吟千載春花與秋月

一經寄託便遙深

沅女恩情感易深更兼怨別思沈沈美人芳草多香澤

不是離騷意亦淫

沈思渺慮窈通神一片清光結撰成豈許人間輕薄子

柔弦曼管寫私情

裁紅翦綠亦尋常字字珍珠欲斷腸別有心情人不識

春穠秋豔要思量

百徧尋思總未安眞源自在語知難高山流水無人處

幽咽秋絃獨自彈

者也　　嚴廷中

望江南

揚州好池館開春分蝶影衣香圍作陣湖光花氣釀成
雲畫槳遨斜曛

揚州好骨董列精粗雌雄貫高譚評古玩酸丁低首檢殘
書賞鑒各黏塗

揚州好隨意破閒愁名士商量邀合酺高僧揮霍到纔
頭無事不風流

揚州好處處賽神忙士佛乘輿朝大士社公肅柬迓城
隍人鬼雨荒唐

揚州好葉子圍輸贏阿嬛偷傳鐙畔眼小姑吠數手中
星金釧譽輕輕

揚州好午倦教場行三尺布棚譚命理四圍洋鏡靚脊
情籠鳥賽新聲

揚州好閭閻禮空王綵線緊拴泥偶臂桐檀濃和美人
香儘敲佛思量

揚州好對岸列金焦客舫遠歸京口月大江橫截海門
潮落日送南朝

文達開府兩粵一日讌高材生於學海堂器具皆三代鼎
彝尊罍之屬食品一秉周禮委某生監督焉時陳蘭浦先
生爲坐賓語人曰阮公明經博古一宴會而能令諸生悉
某器某味爲某形某名受益者多且速矣

復和百字令書於卷尾手訂前後詩詞文筆爲竹垞小志
五卷鏤行襄余得此書於海王邨珍弆甚至比閻蕭山王
小穀端版重論文齋筆錄載仁和胡書農敬所誤記一篇
爲小志所未載亟錄如左

重修皋書亭記

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尚所存情通匪遐是以過廬
阜者必跂望於曾壘經瀼西者亦流連於茅屋況乎流
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紳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
事於朱風之始振清塵於問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
藝林之盛事也惟皋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之
所也鴛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

胡敬

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溯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
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祕之借閱來肆
上不辭十笏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
南渡尤家書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圖則吉光滿篋
妙綜詩詞珠囊則墜典盈筍（元注筍字讀作平聲未知
茲切音思）博搜經讖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
問字有外家墓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
爭推巍然尊宿王鈍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
動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
冷落零亂丹鉛之本蕞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
方鄴架籤牌歸於他姓崔花紅參空餘理帙之痕蕉葉

青濛漫陰論文之座緣陰匝地是處生姑黛色參天誰
來詠卓榮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
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耆
於遊情愛才深於曩日輶軒昔歲會經通德之門節鉞
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人唯先輩之風
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
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尚想追涼之
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醵
尊酒以招吟魂如彼雅歟青山已逝長薪遶
代之才白雲能來應慰生平之舊於以擷遺芳於未沫
徵夕秀於方來豈同蘭上續游徒誇觴詠虎溪重聚但
侈名勝已哉撰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
樂乎此也

道光間暴鶴亭再紀呂鈐莊建廟重修澤芝堤塘修築
莊東拓有百字令元均詞珮棣集中柳洋四首張筱衾
卓
徐雲峴金鏡和作亦用元均以與文達有賡續之雅坿
著之道光庚戌嘉興令朱遹之復修鬚髮之變幸遹之火然太半劃舊宅姓同治丙寅買和甫學使腦而新之訪求先生嫡裔一人已爲酒家傭爲置田以資樵米竹垞元孫字有泉者乾隆癸酉舉人官知縣見錢磬石詩注四明鄭氏有二老閣爲鄭秦川黃梨洲兩先生講學之地文達爲鄭書常孝廉勳題舊廡竹垞檢討贈其高大父寒邨太守詩墨蹟並手書二老堂額屬別建堂奉祀寒邨竹垞兩先生粟主有詩云別擬建堂尊二老則尠知者文達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

詩文達重修暴鶴亭人皆知之二老堂則尠知者文達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
筆錄又云嘉慶甲戌計偕入都舟過淮安時阮相國總督漕運駐節其地余詣轅叩謁并以西湖藕粉燒酒楊梅甌柑筍脯爲贄入門巡捕迎謂曰漕帥到任以來從不收受官民一絲一粟此恐當見卻也又私謂曰如漕帥奉還能分惠少許乎余曰某車中斷難攜帶當盡以奉贈耳既而呼令入見並命將禮物全收巡捕大駭坐定相國笑謂巡捕曰此蕭山王某余襄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湖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筐出

頗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制愛矣（筆錄元文止此）茲事甚細然亦見待士之眞率御下之寬厚非睨近通臣所及

文達自翰林至入相出領疆寄垂二十年生平廉謹自持而於耆古惡才兩事罄所入差自給家人生計弗問也晚歲甫以三千金置一蘆洲越卅年洲忽大漲歲迺進金萬人謂清德之報云

儀徵劉伯山（毓崧）博學彊識澹於榮利少棄舉子業道光朝祁文端督學江蘇聞其名飭學官舉優行因請應試遂以庚子科得選不與　朝考同治間郭筠仙侍郎巡撫廣東保人才得八旗官學教習又弗應是時毓崧年才四十

餘也毓崧記性極彊酒閒談事轍能道出某書某卷最按無誤著有通義堂集

國朝漢學師承記甘泉江氏（藩）譔除正傳十數人紀實外餘多溢美而於揚人尤甚梅蘊生嘗論之有批注師承記存儀徵劉氏青溪書屋

羅茗香（士琳）負狂名工天算屬學於詞章經誼多所通平時广巾闊步市人爭指目之以孝廉方正徵時　成庸秋獬豸垣士琳擬萬言賦獻　行枉比至值　迴鑾不果上迺於關東迎某氏女爲室摯以歸則又不相能詬誶之聲出於棚某氏能文有口辯時時屈茗香窘且甚則澆親知爲剖解氏先卒未幾賊破城茗香殉

唐猪河南書陰符經（石虛泰州高氏）

唐李氏殘碑

唐故東海徐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合祔銘（石虛汪孟慈家）

唐朱萱墓志（石虛泰州夏荃家）

唐龍西李府君墓志（石虛泰州夏氏）

唐老子道德經殘石（虞明元年　石虛泰州夏氏）

唐井闌題字（寶應城內東南隅堂子巷浴池有唐時舊井闌題字今采入重修縣志金石門）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蓋徑入寸弱三行行三字字徑二寸正書）

唐故東海徐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合祔銘（并序）

太和八年歲次甲寅四月廿一日徐府君終于揚州江

陽縣瑞芝里第春秋八十有四越來年乙卯歲十月廿八日合祔于楊子縣曲江鄉五乍村先歿夫人故安礼也　有君諱及其先東海郡蒲　曾祖瓊贈李氏祖喇譙襲二子存歿莫知早列前銘禮無再述其存曰霞高上不仕次曰秣殿中省掌　御服七色主衣次詠宣勸校尉前守左衛翊壹府翊行常州蘭山戍主一女適劉氏不幸早卅星縮數秋一女適呂氏早孀于家三從並絕府君忠孝二備仁信兩全門風肅清訓子以道夫顯於身者德也顯卅者壽也誌誌子孫弓裘不墜府君三絕矣古之葬者無銘誌起自魏時繆襲乃施之嗣子習

古之規敢其實乃爲銘曰

穀則異室兮死也同穴　府君夫人兮于茲永訣

刋石于墓兮克荷前烈　嗣子哀哀兮攀號泣血

寒郊蒼茫兮悲風切切　万古千秋兮孤墳弔月

其墓園地東弦南北迴直長肆拾壹步　西弦南北迴直長肆拾壹步　南弦東西迴直長闊貳拾肆步　北弦東西迴直長闊貳拾肆步　南至官路　北至賣地主許倫界　東至許界西至王珏界其墓圖地於大和伍年叁月拾肆日立契用錢壹拾叁阡伍伯文於楊子縣百姓許倫邊買此墓園地其墓圖內祖墓一穴肆方各壹拾叁步丙首壬穴記地主母阿宮同賣地人親弟

文秀保口　是人字未筆尚可辨　許林保人許　保人褒宣

右墓誌高一尺三寸五分寬一尺三寸二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不等字徑五分正書此石先歿田氏後歸劉氏余所得拓本係光緒三年九月劉恭甫贈汪魯山者有硯山題記並小印汪氏金石經眼錄刻於同治癸酉時未見此誌故未收入

漢厲王鈐文曰中殿言取尚書工以納言之意芸臺相國跋云此鈐金質堅鍊制度渾樸挺駿陸離非唐宋所能及桉此鈐亦揚郡漢金之一也

十二硯齋藏于又鼎見金石經眼錄亦揚郡古金之一

唐高思温墓志乾符三年爲薛介伯先生壽所藏見儀徵汪硯山先生　十二硯齋金石經眼錄亦應收入郡志金石志者也唐道德經幢朱氏云石藏泰州夏氏汪云今置焦山禪堂與無專定陶同列一室經幢本寺觀之物當是由夏氏拾置焦山耳硯翁是書或病其技擇未嚴所收不盡眞蹟攷訂亦微欠精采然致力不可謂弗勤也

舊粵西金石錄之劉先生　玉書偏詢揚人絕少知者銓甫先生拔唐龍城柳碣云此碣爲吾友劉仌衫所贈其尊人又徐先生判廣西鬱林州時所拓先生與汪容甫先生爲由夏氏拾置焦山耳硯翁是書或病其技擇未嚴所收不盡眞蹟攷訂亦微欠精采然致力不可謂弗勤也

講學友舊書墓名詳重修邑志書目據此知先生嗣君字仌衫猶能納交名輩以金石文字相贈遺未墜流風餘韻借朱跋不著其名並其後人存否有無弗可攷耳

朱氏跋唐吏部南曹石幢云匯字偏旁从小者人名在此

薛氏龍顏碑韜軍越斧緊戟幢儘趙郎鉞幢儘郎幢蓋幢

寫作憧不自唐始

阮氏感奉華堂澄泥硯來高宗劉夫人硯也澄舟筆譚云硯長五寸三分闊三寸二分正面作尊彝形上有四耳背有正書奉華堂三字　謹按　天祿琳琅宋版資治通鑑考異有朱文奉華堂記書史會要建炎閒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亦善畫畫上用奉華堂印記又見陳善杭州志宋奉華劉妃有印文曰閉閣頌酒之裔見膩樹詠印絕句自注

吳葉調生廷琯吹網錄云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元注阮文達公副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公孫宏卒年條閻人攷史成書世不多見葉氏曾見是書必有印本流傳矣文達副室劉文如字書之義方之訓無逾此者

朝鮮金正喜嘉文達之風自號阮堂

魏氏絜園默深先生別業在鈔關門內倉巷有古微堂秋實軒古藤書屋諸勝亂後唯大門外影壁尚存

秋實軒者羽琌山民龔定盦先生自號　韓飛處也軒有梧桐數株

相傳唐時物山民至揚輒寓是軒日夕諷詠其下山民輩段於魏稗所容浮於趾曳之廓如也客至劇談漸洽山民跳踞案頭舞蹈樂甚洎送客韓竟不知所之徧覓不可得瀕行撤臥具迺於帳頂得之當時雙韓飛去山民不自知竝客亦未見此客亦不可及

文達晚年恆兒輩以避俗唯山民至則深談嘻日夕竝不時周之揚人士為之語曰阮公耳聾達聾則聰阮公儉奢交襲必閎

默深先生著聖武記於絜園山民書贈楹帖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

山民有異表頂稜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領凹下而類卬

之謝雪唐慶雲竝能詩見瀛舟筆譚丙午冬余得見是書攜室集同文達自署檢分書　補記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田季華歷石薛氏學詁齋刻本甚精版式與學文集有跋甚詳郡志金石志未收朱氏汪氏竝未著錄當是出土在後兩君未見拓本故遺之耳嘗攷漢元延尺阮氏各記載概未之及當是梅叔先生晚年所得文達未及見耳郡志謂家藏彝器如過眼煙雲竝非土產概不著錄然如阮氏所藏虢叔大簋鐘各種子孫世守百數十年家廟烝嘗陳為宗器謂非揚郡金石得庫擯而不錄亦無異劍舟求劒矣嘗謂吉金樂石亦如喻士名流蹤跡所經允足增輝志乘昔人作地志往往甄錄寓賢何獨於金石而

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非滑稽不以出諸口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客揚日獃探先生給兩走祇伺之一日晨興嗾主人急出則怒甚曰爾僕賜我吾不習醒沐嘖則不知迺以槃水數數潲我是輕我也賢主人乃用此僕虐默翁咲譙之

石門李笙魚自蘇州寄其所藏金石目及拓本來價昂甚其稍廉者或不貨不精其目錄記如左

商玉趾末 文八 拌搦拾元

秦玉權 底有文曰長信又曰元 銀壹百兩
光二年賜將軍李廣

秦石權 壹百兩

晉玉冊 四面篆文 紫檀架匣 壹千兩
三百篇

晉碧玉版十三行 古漆匣 伍百兩

梁修要離墓殘碣 壹百貳拾元

魏廬陵涉海二州刺史李早造佛像 武定元年四月 貳拾元

隋造玉達摩像 大業元年長一寸四分闊六分 貳拾元

唐聞喜令楊君夫人裴氏墓誌殘石 貞元元年伸冬 貳拾元

宋井闌 開禧二年八月 貳拾元
胡六八施造

石鼓 無年月徑六寸三分弱 貳拾元

要離墓殘碣高二尺寬一尺四寸五分厚三寸二分文曰

烈士要漢梁作二行行三字字徑六寸至四寸彊不等正

書乾隆時蘇州專諸巷後城下出土李氏定爲梁修要離

墓碣惜無佐證按范成大吳郡志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

亭旁又云宋少帝廢爲營陽王幽於吳郡徐羨之等使邢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此云走出昌門則亭尚在城中范氏兩說後先自異就令城有遷徙亦當先狹後廣淺無趙宋時城反狹於劉宋時城之理專諸巷在閶門內要離墓既在金昌亭旁今此殘碣出專諸巷後城下則是墓在城中即爲亭在城中碣據而舊說兩歧可折衷一是矣吳地記云梁鴻墓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竝以今地段攷之專諸巷適在太伯廟南亦合唐聞喜縣令楊君夫人裴氏墓誌殘石凡七出存字約一百二十得全文六分之一耳弟四行裴六行通七行祖十五行志十七行伯十八行松十九行楊君卯農十四行葱十二行遜乃二十三行儀各字均不全但尚可辨識余壓未幾時拓本乃一字不缺昔人謂金石之壽不如竹簡信矣全文錄左殘石所存之字加外圍以別之

唐絳州聞喜縣令楊君故夫人裴氏墓誌銘并序

尚書度支郎中綿西李衡述

維唐貞元年仲冬十一月十有七日

故夫人河東裴氏葬于京兆之九畝原也裴氏其先自周漢而氏炎及晉魏衣冠煒盛八裴之稱爲冠族歟至于隨

曾祖友直 皇朝給事中贈尚書左僕射

事生子九人並以文學懿德盛於當時 祖伯義 皇

朝彭州刺史卽給事府君之第四子也履歷銅官至于

二(千)石元純茂于閭閻教化布于州人烈考諱就　皇朝(大哩)(神)(聊)重以德義聞於盛朝何才高而位卑復積慶而無嗣神(亦)(輔)(翰)鍾美於二女焉　夫人即許事府君次女也性根大孝禮(卽)(生)知幼辟嚴母之訓長習仁姊之教是有令問光昭六姻及笄而(嫁)楊(君)(君)(卽)(農)人也四代五公寔當榮耀雅有才器登于子男　夫人輔佐(助)(施)(閫)(閾)(琴)瑟楊君叶和敦敬禮違閨閫豈期風落天桃露萎芳蕙(蕙)(神)(理)(不)(時)(泉)(劉)(已)(深)(嗚)(呼)哀哉　夫人伯姊嫁於吳氏吳君大麻之中(爲)　國(元)(勇)(志)(匡)帝室承　國寵榮伯姊居貴柔謙敦睦(親)(族)(姻)(鮮)(兄)(弟)(及)(于)(裨)紀乃與季妹形影相隨永言霜露之思乃發筐篋(之)有(大)(人)述(伯)姊之志赴東周之宅由是裴氏之三代　祖(考)而(松)(楨)(脩)(焉)(建)中歲大盜移國夫人東北喪朋從人故絳天(遏)(地)隔(文)折(形)(分)(乃)不茹(董)血積憂成疾以至於暝目哀哉吳氏伯姊(遠)(自)(巴)蜀(含)(殮)護喪遠日有期陵谷攸記志于泉戶見託斯文銘曰

和氣氤氳與物青春芳爲天桃茂爲淑嬪展矣(淑)(閫)(神)誠德富尊松之貞踰玉之素爰及笄字適彼良門婦道光(儀)(自)(氏)稱云不有令姊孰歸玆歸妹義隔存亡名傳中外忙彼芳質朝露何依泉扃一閉万古千年右墓誌據錢石存字(錢)(當)是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徑五分正書已殘本眠未幾者字画較肥神味亦遜大約經俗手淘擅失

余見竹溪画墓矣比得其雜六堂詩選前有阮梅叔序略云竹溪上人蘇州人姓范爲文正公廿三世孫少好佛年十九父母歿遂爲緇流至揚州秋雨庵立禪誦之堂焉作詩與杭董甫蔣清容王夢樓金棕亭倡和盧都轉雅雨亦時過其庵看梅詩才不及明中然亦伯仲湛汎輩又云簪有雜六堂詩選三卷而刻本實祇二卷竹溪名祖道画不如詩雜六之六即色聲香味觸法

雜六堂詩辛巳上元後一日雨運使重過巷中看梅七絶四首其一云深紅淺白一庭梅野衲閉門晝不開手把

秀水盛泰川百二　柚堂續筆談秦時焚書伏生壁感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見於漢書者如此初無口授之說而俗傳又云伏女口授尤爲不經桉阮文達題沂州畫象石云小門生許瀚從沂州拓一舊墓門石來宋是伏生傳尚書古文圖此石置王石軍祠因題此詩孔壁絲竹不可聞存者伏生書古文伏生之年九十外女老能讀猶斷斷帝令鼂錯受經勤女年六十老布帬出太常才出輩能誦能記文字分七觀在此傳授殷兩說竝用必有所本桉續博物志古文帝讀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伏生此又一說

曰勑命如雷下梁微風前垂泪脫禪衣室中有主不容住
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衛壑解空人謝
言在俗妨修道企衆僧爲招士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
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見五燈
會元亦廣陵詩事也因竹溪詩類記之

琅嬛仙館花塢凡三見乾隆乙卯視學山左署臨大明湖
夏日湖中蓮花有一莖四面者嘉慶丙辰視學浙江署中
西園素多蘭是歲所開皆並蒂又種蕉皆作花陳雲伯文
達有詩詠之　道光初文達督粵重修書院有梅樹百餘
年物也礙於建屋命工移之後院將枯矣一夕大風雨
不止清晨眡此樹則依然蓊茂文達題爲返魂梅

瓊花或云即聚八仙或云即玉蕊花梔子花山礬花閩薛
浪語集有云梔直刃切言診　花唐玉蕊花介甫謂之瑒花梔花
瑒花之名談瓊花者或未之及矣

小青名元元廣陵馮氏女錢塘馮具區子雲將妾戴緗罕
言其姓爲同主人諱也西湖志餘云姓喬猶言喬裝偽也
小青能詩善畫大婦不容屏之孤山某夫人者錢塘進士
楊廷槐妻也與馮有親夫人頗知筆墨故相憐愛欲爲作
脫身計小青不可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與詩鬱鬱以
歿蓋志節女子也墓在孤山之麓詩稱爲大娘所焚僅存
十餘篇陸繁弨有小青焚餘集序女弟名紫雲會稽士人
馬髦伯文璧姬妾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惜亦早卒

行板體多不越經意余遊虹橋婁矣閱詩序始知瘞西湖
之名意其韻絕直記之蓮娘轉娘攜子小蔚巧姑拱四娘
遊船嬴翹楚見詩及自注　錢塘汪西顥沆紅橋秋禊詞
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紅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
應喚作瘞西湖見沈濤匏廬詩話

揚語嘩七星爲七撮星小遊船詩夜色空明水滿汀十篙
撐去九篙停打魚喚醒哥哥起指說多高七撮星

揚城西偏林薄幽僻中多茆屋名小岩蘿郵云數年中必
產兩人見陳雲伯隨道堂詩目有瘞西湖不能無小岩蘿
矣揚州畫舫詞不知漢畔如雲女若箇徙居小岩蘿北門東岸船娘地主人相傳二十年必出美女
文達建焦山書廠雲伯題額焦鶴銘字焦字以樵字之半

當之按焦山古稱樵山即徑用樵字亦可 鬱陵舊歷亦文達置
文達有宋槧金石錄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載自攄浙至
入閩極攜以自隨既婁跋之復爲其加夫人作記蓋寶此
明誠易安云

痘初出爽水皰色淡白者屬氣虛難治紅紫者屬毒盛易
治已亥三月余自揚之鄂舟次石頭長女維瑟患痘甚劇
醫來多危詞最後延張姓宇德與業痘科三世矣人較誠
實其言如此後果無恙記之

丙寅山安徽旌德縣芮姓家祠祇一對略如黑棗而差小
味厚大補痘科用之托漿良 芮祠地名下沒溪昔有練師
及仁齋集之法貽所出法丹成傾鑪讀於此棗數株結
計盡則稍葦具存皮獲而潤能補益人

嫻姆形略如桃而小項中有棱直起桃則側起耳散厚分
許子如芝麻性平同豬蹏署食治娠人乳少良

瓊花觀未娖時皖人米客某春日獨遊忽逢丽人相與目
成夕詣客所自言我仙女也遂繾綣好客設肆仙女庸孽
女同歸它人不之見也其後漸洩同人有求見者客爲之
請女曰可某日會坐忽聞香風郁然仿佛丽人立數步外
盤跡有形請歌詠者余聞之某分司云

宮裝繡裙腰如約素雙翹纖削若菱腰以上輕雲蔽之神
光離合倏忽不見會客經營失意謂女曰卿仙人曷爲我
少紓生計女曰世間財物各有主宰可妄求郡城有售呂
祖票者屬客往購謂當稍竭綢薄比客詣郡購票歸不復

見女票亦旋負一月後沿息杳如望幾絕矣女忽自空飛
墮短衣帶觚雲鬢蓬飛氣息僅屬謂欲飛渡呂宋爲君致
旋詎該國多神人守護所逐頁苦歸途又爲毒龍所刮傷
乃得免此事皖友言之鑿鑿瓊花觀今爲瓦礫之場每至
冬季設粥廠鵠面鳩形慘不忍覩環佩歸來得無今昔之
感耶

紅水汪某巨宅常見怪異主人弗敢居曠廢已久花卉叢
傾其後圃居之穠蒔羣芳兩年來竟無恙有方塘闊畝許
徧種紅蓮戊戌夏花尤繁密每瓣上皆作美人影句勒纖
纖若指甲掐印者然一時傾城往觀或詫爲妖異或驚爲
蠹跡有形請歌詠者余聞之某分司云

同治初元隆昌范樓峯泰衡權萬縣教諭時適逆藍二順
竄蜀賊衆數萬號二十萬道忠州東下副將馬定國兵敗
紅谷田殉焉萬縣戒嚴賊簡精卒五百僞爲蕭軍來助守
者啡於門蕭軍者某邑或云自紳蕭某所統團練軍也門
將啟矣泰衡登陴望之見五百人髮皆新翦亟阻毋納令
暫駐城外某庙竣其統帶至驗檄會然後入未幾悉遁去
城賴以全萬人至今猶服其臨事靜細有急智云泰衡會
總纂萬縣新志體例精審於水陸險隘團練章程記載尤
爲詳確筱珊繆先生云蕭軍者臬司蕭庶申率楚軍入蜀
臬司至省即故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三將分領其軍蜀賊畏之啡爲蕭軍乙巳四月補記

馬定國赴援忠州所部僅五百人兼倉卒新募未經訓練
忠州圍練統帶鄧仁山具劵賊逼犒爲定國言賊衆我寡
若營平野賊四面圍攻必殆宜背山爲營定國遽軍宿將
也恃其勇不爲意語稍侵鄧未幾賊大至官軍潰如鄧言
鄧据隘自保不復爲援定國手刃數十百人奮勇突賊圍
辟疏而就徑使不疑賊無識之者幾脫矣弁某大聲嘑於
後謂其出道是誤也賊因悉所向併力邀擊身數十創不
什關益力賊怒甚支解之蹂軍勁卒從者數十人無俘免
者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定國所爲未始非法以兵少無
援及於難蜀人至今惜之校通鑑梁大同三年十月宇文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高歡引兵會之泰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遇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

爲陳鄧說不爲無本

夢巫婆迤西濱江各地曰某埧某磧磧嘑若期萬縣有盤
龍磧蛾眉磧磧埧等名校明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引隄堰
志秦時蜀守李冰鑿離堆橫潴洪流以分岷江之勢曰都
江舊有馬騎水口東南六七里閘有堤名上馬騎下馬騎
世傳冰駐馬於此督工云云据此疑磧當作騎東西川流
緜州高樂山集古堂記三巴金石苑箸錄因姓名剝蝕不
知爲何人之作校蜀中名勝記富樂山有集古堂涪熙間

史祠建悉舉近郭什碑植於堂之左右而繪像於堂中涪
川王讓記略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
前看木婆娑者蔣公珍萬秋之宅鍾士季所嘗致敬也四
川通志人物志史祠詹山人沿江築堤以禦水患民號史
公堤又修城垣保障攸賴職官志乾道七年知龍州重修
學校尤多題詠名勝記宇文紹奕爲資守風清事簡於是摹刻漢石經及它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大廈名其堂曰博雅可與史祠集古並傳誠劉中雅故也

奈家齋新出萬州報善寺主覺公紀德碑全文錄坿西南
山石刻記碑首題姪亮書末題姪亮季貞季甯建覺公俗
姓袁氏碑文有云開生相國芳名曰滋又云今之上人列
其從子則是亮及季貞季甯竝袁滋從孫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失載覺公俗名尤不可攷　桉宰相世系表滋字德深相憲宗而宰相表云順宗永貞元年七月乙未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己未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十月戊戌滋龍爲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則滋實相順宗未嘗相憲宗也因攷覺公碑勘出此誤增補之

報善寺曜公道行碑全文亦附石刻記曜公俗姓字文碑云和尚兄琬及珓弟璠兼璵又云有猶子三十八人孟曰刋仲曰玩季曰璲兩世命名竝用玉旁字猶存古意又云和尚父之食菜莅職荆巫不意旋喪所天肩嗣口殁於鄭吳謂喪父爲喪所天亦異桉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謝心摩壘以報所天註例林曰君者

臣之天則君父皆倘所天矣

覺公碑七月作漆月與鄭惠王石塔記同

學公洞曹濟之題名嘉定己亥重陽日書嘉定無己亥嘗是乙亥之誤

之履實石刻記未詳閱石門碑醳有紹定己丑曹濟之題名二行熟食日在北魏永平碑下上距嘉定乙亥十有清明日在小玉盆字下

四年當是一人無疑又西山題名有安丙學公洞有李直石門亦皆有之

學公洞磨崖有巴陵楊一鳴五言古詩題爲丙辰秋日年號桉海昌鄒柏森恬菴金石志補遺縉雲縣儒學題名碑有楊一鳴未知郎刻詩學洞之人否

余訪求西山郎太白巖磨崖得二十種南山郎學公洞得碑三種磨崖二十一種閩東並劉氏三巴金石苑著錄萬縣石刻

志所云小石城山也

淯柘壬子季秋守吕安豐呂屬重修

淳祐辛亥下闕亥字守臨邛李下闕

右殘題名字徑一尺二行

淯柘壬子季秋守吕安豐呂屬重修

右題名字徑一尺二行被師夔叛宋降元於庚公權宗室女嫁伯顏爲伯顏所廢其人誠不足道王師能天城之捷守臣上官夔殉焉二夔時代切近流芳貽臭千古不磨已

宋咸淳丙寅孟夏守吕安豐呂屬朔

右題名字徑一尺弱二行

□□□□爲萬州保障峯嶂峭拔四壁嶮巖固有不□

□□□□其間低陋殉砥者不容不因險以圖全□□

□□□□秋玉堂劉應達假守是邦越明年政簡□□

□□畫工程經費更築壘石就凸取陊剥頹□□□□
□增之是役也起於東門迄中舘亭約計□□□□□□
□□□□堅建圖樓以扼敵衝屹屹崇□□□□□□
費□□□藉力於戍卒一毫不以厲民□□□□主將
□□講度督工雖暑雨不憚亦可嘉也□□□役休酬
庸或有當紀歲月為說者因援筆以書□□若曰春秋
必葬之義不無望於來者云賓祐丁巳季春中澣日奉
議郎宜差權發遣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屯戍
軍馬劉應逢記

右題名陷本高六尺四寸寬五尺七寸十二行行二十字字徑三寸弱正書

鎮北門與字閣北字右偏閣

郡守康節制建

右額字徑一尺橫書左方揭衙字徑二寸弱

天生城

仙三大字徑二尺直書　已上六種惟劉應逢題名書款修接餘並庸重勻整如出一手大略時代亦不甚相遠也

盧湘父珍倅涪陵石壁記神高八尺寬五尺七寸項

記文見縣志不錄

右元至簡能天生城石壁記神高八尺寬五尺七寸項圓式四面化紋隆起象頷五行行二字字徑四寸攷字右偏外文誤記二十四行行八字字徑一寸五分正書凡記二十一行行三十八字字徑一寸五分悉依工部營造尺刻尺寸悉依工部營造尺

名勝記引蜀志趙安二十一年先主分朐腮東南界立當縣故其西四里天子城相傳昭烈駐兵於此常壞云小石城是也蜀郡縣多踰山為垠天子城即天生城即當縣故

城無疑今萬縣志失載當縣

萬縣西有大鎮曰武陵場新志謂即武陵廢縣備曰陵傳謂也楼武陵場屬三正里距縣治九十里而寰宇記云武陵縣在北岸新志皆不符之碑据場名武陵者疑梁武陵王曾駐兵於此故名猶彭山武陵寺也

海神錢鐵江保塘浩州石魚題名記清風室自宋迄元凡九十七種余得舊拓本凡九十九種以兩魚拓本冠首為一百種錢有余無者七種余有錢無者八種彼此互益得一百滿六種石魚題刻雖不備不遠矣余曾識鐵江於瀘州嶲幕今忽忽十有七年矣

李義題名紹興乙丑仲春

吳克舒題名紹興癸酉晝雲日

程遇孫詩

劉濟川等題名涪翁辛亥三月既望

徐興卿題名在建炎已酉王拱等題名稍下右方

賈承福題名

李從義題名

高應乾詩

已上八種錢記未經著錄錢記標目閒有僞誤如那純作繩趙汝陳作以陳陶侍卿作仲卿域由村本糢所致它日當編次全目一訂正焉吳克舒題名日書雲日按容齋四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輩或不細攷然皆非也益當時風尚如此

浩州白鶴梁即刻石魚處有宋朱昂詩磨崖梭朱昂梁周翰宋初同爲翰林學士最有文譽周翰所譏石被瑣家廟王文簡深以未賡拓本爲惜然則朱公之蹟其爲可貴當又何如文簡題石魚詩浩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門人陳廷蕃書勒崖壁未察當時會見朱刻否耳昂與弟協稱渚宮二疏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

石魚題材望題詩記錢記材望無攷梭蜀故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將至自誓必死作大鍚鐫其上曰大宋忠臣題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望貤葬見祀題云大宋忠臣題材望此銀爲藏葬費也鍚牌與銀

景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寔字記後魏廢帝元年置角子正月旦北軍入城蹇莫知所之人謂溺死既而北裝乘騎歸則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據此則其人不足道且甚可咲然段使當時北軍未至而蹇先死則爲梁片石不將流芳百世耶

夔峽宋頌趙不悥譔趙公碩書悥字唯見字彙補云音未詳不悥宋史有傳宋室命名詭異者多不足怪也又自稱梁劉叔子題詩記末題僯男貢士從龍書僯字亦字書所無不可識後聞先生云悥卽忘悥字仁仲仁者不憂於誼亦豁疑命字

雲陽龍脊石宣和乙巳人日周明叔曹嘉父等兩題名並攷篤龍脊校容齋二筆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呰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余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餘各等字例此蓋禁京當國過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

觀於龍脊寫龍並地名而亦改是亦變本加厲矣宣和七年七月以名字禁忌詔佞不根手詔能之蓋後題名六閱月而此禁遂弛矣

龍脊石梁題名天監十三年十二月鄱陽王任益州軍府五万人從此過故記之校四川省志夔州府志萬縣舊志言萬縣沿革不及梁新志辨之引武帝本紀太清二年侯景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寔字記後魏廢帝元年置角梁縣是歲蕭紀據益州爲梁時巴蜀未入北朝之證而於鄱陽入蜀事則未之及梁書天監十三年鄱陽王恢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與題記合梁時世以重兵戍蜀宗室親藩更代領之其後蕭紀猶得憑藉據有益州矣輿地碑目云彭山縣東三十里有宋師中碑云梁武陵王蕭紀偽此練兵後人爲立武陵寺鄱陽兵過雲安武陵練兵彭山蜀梁蜀防之始末也

蜀中海棠有香名勝記凡兩見一嘉定州引花譜云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之嘉州者有香一大足縣引冷齋夜語有人謂昌得昌守求易便郡有淵才者聞而往見之曰昌佳

綿也官欲易地誤矣海棠患無香獨靜南者有香非佳郡而何故昌號海棠香國郡治香霏室一老對重趺盛夢每花或二十餘瓣花氣濃馥餘不能及又南部縣有院曰慈光寔平仲過愁光院看海棠詩暗風花雜滿關香則是前郡海棠亦有香矣余謂凡海棠皆香何嘗爲地限人自心麤知者耳妙氣清微別有香香海棠館詠海棠句出名勝記引小說趙遵云古靜州知州王鶚子讀書於義陽山山陽平梁忽一女子自稱張笑桃題紅梅詩於壁墨跡未乾遂不見人疑爲梅仙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頻上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此較羅浮綺袂事更韻故記之

又引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於時彭門即今彭縣爲輔郡冀州者多其城里得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郎云人知河陽花縣而花州鮮有知者

名勝記云巫峽有十二峯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樓鳳登龍聖泉其下即神女廟范石湖泉船錄云下巫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十二峯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數按峽江圖所繪十二峯自東迤西凡朝雲翠屏飛鳳集仙松巒望霞聚鶴上昇起雲九峯誠如石湖所云不能足數古陽臺山在飛鳳峯下松巒上昇最高飛鳳起雲次之朝雲集仙望霞聚鶴又次之朝雲頂少偏東向望霞頂稍平闊不甚峻削翠屏不甚高纔及飛鳳三分之二古陽臺山高不及飛鳳之半不云有神女廟也神女廟今在巫山縣城外西北陽臺山頂余曾柳舟往謁山不甚峻屑與可達非飛鳳峯下之古陽臺山也十二峯迤東巫山巴東屬湖北分界處矣巫山某生云聚鶴峯多鶴鄉人歸獲供煽後此年所傷尤多鶴忽徙去不知所之斯誠窮鶴風味矣

又南江縣有十二峯在縣治四十里馬盤灣昔人詩云插立翠屏峯十二爲君奠作小巫山

宋溫潛二公幼皆在蜀諫議司馬池尉郫之明年生子光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於是諫議公手植栟樹一本

於庭見成都文類天聖九年池爲川北運使題名南嚴即中臥台是也宋云君實捧硯句龍亶請以捧硯名亭見輿地碑目路國之父天禧時判重慶府令公受業於晉原大夫張錫客任君見方輿勝覽按溫公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生於天禧三年捧硯時十三歲

憶余入蜀船行峽中忽一巨石自空飛墜距船不數尺大聾砰然水濺逢窗皆濕余船婁丁奇險此其一矣長年云山上巨猨推墮之使然當是土戴石值積黔亢姓土不堅不任戴或山氣鬱勃扎力大致石寶落皆理所有峽江夜泊不可近石峯下防石墜也

沈靖卿忠清通雜而窮居嫻古劬學收藏金石甚富摹印

牛頭山修築練雀掘地得此石土中字體清道文亦簡質一千三百餘年物出之一旦可貴也爰命移置文廟干祿碑側願與潼郡人士共賓之知潼川府事徐嶺阿麟識

拓本高一尺七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分有方格格徑一寸三分字徑七分正書靖卿評云上承驟儁下啟永興

樊敏碑石工劉盛息慤書隸釋云劉刻石而書者其子也蘊意石工之子未必辦此當是書人息姓慤名姓苑息今襄陽有此姓石工名列書人上者長洲王氏碑版廣例云古人重選石漢碑不列書譔人姓名而市石募石石師石工必書武梁祠堂碑稱孝子仲章等竭家所有選擇名石

唐人亦重其事故魯公至載石以行偶讀樊敏碑書人居石工下雖慤固盛子理不先父然它碑於石師石工亦不概見惟草草有感錄之其說碻當近理亦云慤固盛子則承洪氏舊說未暇深攷耳

神女廟前產香草襲余得一束置行篋中芳氣幽靜經年不歇宋玉所謂天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亾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此香草殆即瑤姬精魂耶

通鑑二百三十六 注離即古雝字仁和孫志祖讀書脞錄謂說文玉篇諸書俱無離爲古雝字之說未詳梅磵所本名勝記晉末李雄竊據夷獠雜居西魏僑立蒙山縣後置雝州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雝字然則斯語自元時已有之矣

楊朝英陽春白雪

賃樓五楹俯瞰白雲溪樓之南有棹楔顏曰白雲古渡越溪迤西北即趙味辛先生作雲溪樂府處溪水東南流至樓下則渟洳如鏡隱乃徐徐折而北樓適正南面未嘗見北流饒有悠然不盡之意

吳中行以疏放居正尊情廷杖即日出京時許國以庶子充講官鑄一玉杯贈之曰斑斑者何卞和泪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汞成器見光緒武陽志可與趙氏兒觥並傳兒觥非僞述者多而玉杯則僅有知者（兒觥歸趙歌余於嘉道人別集婁見之）

乾隆二十七年　純廟南巡過常州　賜天甯寺　御書對聯文曰合相證三摩光融西竺衆香超萬有界現南蘭南蘭陵作南蘭猶龍相如稱蘭相如別碑申包胥稱申包胥（吾孫惠傳鄭當時稱鄭當風俗通載籍中此類不可枚舉）　國朝董以寧有南蘭十三子詩刻

毘陵一稱紅陵王文簡毘陵道中有飽看紅陵雪後山之句

洪氏卷施閣在東門直街對門有酒肆往往衙杯憩弔陳迹迤西稍南趙甌北先生故居東坡紫藤書屋遺址相距不數弢庵莊賃樓南溪數十弢之內甌北故宅今猶趙氏子姓居之

賃樓稍北爲晏公廟廟僅三楹一老僧司香火而已廟前白雲渡棹楔莊舁洪北江少時與諸中表游息於此有一鉤新月晏公祠句見玉塵集（北江先生少作時名蓮字耦莊晏公諱成仔武陽志作仔字元籍江右臨江府清江縣人元時爲文錦局堂長）性正直沒後數著績江淮間洪武初封平浪候七修類稿云至正十七年明太祖兵下毗陵舟次大江風作舟爲顛覆忽見紅袍者拖舟轉卬沙上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禱曰晏公也既而獲濟後又顯靈除豬婆龍之患遂救封其神爲神濬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校晏公廟常郡有二）

雲谿爲蘭陵絕勝嚮居此多俊流紙閣筠簾鑪薰琴韻相聞也玉塵集所述凡若干則彙錄如左人雖不作予裒之

悲何止資譚助而已　表兄蔣蘭圃寶善少慧工書髣髴其側画舫過閶下者共識爲趙公子讀書處焉　冬日同人集味辛書屋聯句得五十均有敢以斑閥豹要當膽勝蚓實慙蠻內雋譽卬邑中黔明日錢進士　塤見之以爲不減韓孟　吾郡苦無山水可登眺唯雲谿擅風月之勝余往館舅氏與表兄蔣農山星耀日諷詠于此有雲谿唱和集將客上海余寄詩云十載風前學步慙雲谿谿水碧於

藍蠻楠好句分題在幾度逢人說蔣三　己丑春霽雨不止黃仲則在新安寄書曰今春雨可咲否白雲渡新漲必不如新安江然頗思之　秋日蔣民部立莽（熊昌遨同人遊所橋庵歸集吳孝廉（名鼒雲船書屋賦詩余後至即拔筆踵均曰幾度月明還似水此間簾影總宜秋　余秀才彤卫繪事爲詩有別才客遊蜀中余寄詩云苦憶雲船船旺客三年襟被走韓城（各則閒稍刪節不切雲船從弊也黃仲則題洪稚存機聲燈影圖云君家雲溪南我家雲溪北唤渡時過從兩小便相識又云君言弱歲遭孤露卻伴孀親外家住鹿封蛛網三間樓阿母淒涼課兒處又云老漁高涘住十年君家舊事渠能言打魚夜夜五更起洪家

樓上燈猶然今卷施閣遺址在東門直街者後進水閣三楹所謂鹿封蛛網三間樓不知是否仲則詩槩檐二李（太白義山老漁四語卻似元白敘述之筆

甌北故宅地名黃鱔浜金同轉湛笙武祥詩云黃鱔浜連白雲渡葫蘆灣接青山橋青山白雲兩無盡溪流曲曲總通潮

以萬縣西南山石刻記及報善寺兩唐碑拓本寄雲自在盦積學軒金陵筱珊先生回信云唐碑聞所未聞岑洞疊池背年三至岑洞記中遺去兩種一冕公武三字爲明人惡詩磨去只三字可辨一王侶題名蜀道驛程記稱之今樂陵太守李文遷造天宮像左側刻武安王侯二年歲次己酉朔十四日戊寅朝十四日戊申九月改元永安二年恰是己酉非永安字形不類武字

魏幾碑神龜二年有平西大將軍兗州刺史侯淳軍下陽郡守青州刺史等字

魏比丘曇爽殘造像正光元年五月

魏比丘惠暉造釋加像天平四年五月

魏李祥等造偉佗菩薩像天平四年二月

魏幸樂縣人張僧安造象天平四年閏九月

魏楊顯叔造象武定二年山左金石志（著錄

北齊張始興造象天保元年十二月

北齊造玉口象天保八年二月

大吉利石刻無年月上截作隸首形左右各刻大吉利三字分書陽文花紋似漢瓦

張口似毛字顏造殘幢無年月

比丘尼口暉等造彌勒像無年月

殘造像無年月有孫令安名可識

張大嶺造殘幢無年月

魏郡趙杜殘字口口二年八月八日

金剛經殘幢無年月刻經之一分大吉利石刻似山人貞本女兒跋凡晉衛茂漪唐吳采鸞薛洪度宋胡惠齋張妙靜元管仲姬明葉瓊章柳如是八家舊尚有長孫足不字自號整媛已佚卷尾當湖沈彩跋彩字

唐薛洪度書陳思王美女篇行書二十行

唐旌表義門郭楚璧女十娘造觀音菩薩像神龍元年十月

宋造陀羅尼經殘幢太平守令邵守縣尉劉等

玉臺名翰元題香閨秀翰攜李女史徐範所藏墨蹟範篤臣揄

宋徐範書大還丹歌正書二十一行

宋張妙靜書尺牘行書十一行

胡惠齋書月到風來四字行書馮登府跋

朱淑真書摘錄世說賢媛門正書二十行不全

元管仲姬書梁簡文梅花賦正書二十八行第一行

明葉瓊章書滴花閣二王帖釋文正書二十一行

柳如是書宮詞正書二十一行

徐範跋程璋跋馮登府跋

禾城西關帝廟碑爲蹇媛手畢見玉臺名翰馮跋此碑它日當亟訪之蹇媛跋書執娟勁覽鳳一苞矣李君實日華紫桃軒又綴於蹇媛素君宛若書並有微詞豈金閨妙蹟而亦責以顏之庸重柳之峻險耶

閩川計曉伯先所工詩精鑒藏少孤得兩母氏教嘗乞上海女史趙儀姞棻作計氏二賢母序吳江女史徐丹成玖小楷書精摹勒石刻林珍之見秀水于辛伯源鐙窗瑣話從宋元百家詩後郎干家詩名媛詩歸暨各撰本輯補遺

一卷壬辰回京昉夥俞氏癸巳類稿易安事輯例據集中詩及它書作淑真事略辨生查子之誣凡二千數百言編入香海棠館詞話殆無秘不掖矣而唯簪花妙蹟流傳至今則誠意料所不及矣茗一字一珠

玉臺名翰目錄

晉衛茂漪書尺牘正書五行墨林道人項元汴珍藏

唐薛洪度書陳思王美女篇行書二十行

吳采鸞書大還丹歌正書二十一行

宋張妙靜書尺牘行書十一行

胡惠齋書月到風來四字行書馮登府跋

朱淑真書摘錄世說賢媛門正書二十行不全

元管仲姬書梁簡文梅花賦正書二十八行第一行

明葉瓊章書滴花閣二王帖釋文正書二十一行

柳如是書宮詞正書二十一行

徐範跋程璋跋馮登府跋

禾城西關帝廟碑爲蹇媛手畢見玉臺名翰馮跋此碑它日當亟訪之蹇媛跋書執娟勁覽鳳一苞矣李君實日華紫桃軒又綴於蹇媛素君宛若書並有微詞豈金閨妙蹟而亦責以顏之庸重柳之峻險耶

閩川計曉伯先所工詩精鑒藏少孤得兩母氏教嘗乞上海女史趙儀姞棻作計氏二賢母序吳江女史徐丹成玖小楷書精摹勒石刻林珍之見秀水于辛伯源鐙窗瑣話從宋元百家詩後郎干家詩名媛詩歸暨各撰本輯補遺

斷腸詞與四印齋所刻漱玉詞合爲一冊庚寅秋逛鈔鮑渠飲手鈔本斷腸集於滬上得淑真小象撫弁卷端辛卯夏客羊城假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景元鈔本斠閱一過又

可與蹇媛書關帝廟碑並傳倘玉臺大小徐矣

長洲閻秀李晨蘭（佩金一字綠蘭）集古今女士書爲簪花閣帖嘗屬陳雲伯求如亭主人書（鐵梅盦大人）見雲伯頤道堂詩自注雲伯有簪花閣帖可與玉臺名劄並傳閨秀書石世盛傳者唐房鱗妻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安公美政頌二碑金石綜例所述則有武后書昇仙太子碑崇福寺碑額爲福寺碑飛白額貴妃楊氏書心經宋憲聖皇后書觀音經千文歸田賦（校歸田賦刻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猶嫌俗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巍劉鄧可是效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亦閒秀書石固實也）徐夫人藏書畫嚴經凡九種余所見聞則有絳帖刻蔡珍自書胡笳曲兩句（程文榮南邨帖效云僞作）三希堂刻衛夫人飛白書

絳帖刻與師書（絳帖平云唐初李懷琳撰作程文榮云集首字爲之）汝帖刻唐武后葦書（葦字集首字爲之）汝帖刻唐武后褻莊衛書心經（程文榮南邨帖效云僞作）三希堂刻衛夫人飛白書聖教皇后書金剛經（柱杭州西湖石人徑下嚴福寺題於潛令樓璹進呈）黎簡元管道昇耕織圖簡州藏真崖銘龐適女季循（雙沈人）黎簡元管道昇書地藏菩薩傳（大德十年三月）凡十一種最二十二種（勞崇光撫浙時刻正書柱江甯府）凡十一種最二（蕭雲從太平山水圖卷書南昌府普賢寺額及江西三字則是木刻非石刻也除一）三豐碑鉅製外其餘幾珪寸壁惜未聞勒爲一集如玉臺名翰之永其傳者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云書法自蔡中郎後衍有三支一由女珍傳衛夫人而王曠學焉右軍學於曠傳獻之遞及羊欣王僧虔蕭子雲羲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以至張旭嗣後如顏真卿李陽冰徐浩形皆受於旭者也徐璹皇甫閎又受於浩者也懷素柳公權受於彤者也劉禹錫楊歸厚又受於閎者也遞傳遞衍以至宋之崔紓其授受皆可攷則謂累朝名筆大都漪源靈關尤爲玉臺增色矣（校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猶嫌俗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巍劉鄧可是效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亦閒秀書石固實也）

武陽氈文志謹錄類梁元帝碑英一百二十卷輯注類元帝釋氏碑文三十卷蕭賁碑集一百卷著錄碑版之書無有古於此者　孫淵如先生泰岱石刻攷一冊（見雲自在龕所藏金石存卷數無）梅莊先生金石萃編補正四卷（附漏池新鄭鹿邑光緒甲午石印河內金石記一卷補遺一卷道光乙酉刻本）謹錄類並失載

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謝濟世西北域記存卷數無）梅莊先生著廣西全州人所著書列入武陽氈文不知何故藝文志詞曲類陳聶恬榭園詞棄稿四卷（佚桉榭園詞棄稿曩余得於海王邨鏤版精絕前有顧梁汾先生書於詞學盛衰之故慨孝言之略云自　國初輩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胷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香巖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讌遊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閩風競起選者止若干同學功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

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駿駿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眎花閒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爲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衆人幡然從而和之安知衰者之不復盛邪故余之於詞不能無感而於栩園實不能無望書此栩園詞格枉飲水彈指之閒蚤歲抱安仁之戚有金鏤曲十闋梁汾題云人因慧極難兼福天與情多卻賸才餘亦美不勝收隨意錄數闋如左可以槩全編矣

陳聶疑係複姓恆字曾起一字秋田

菱記

九

臨江仙 人日

曉色也知姓更好簷前幾朵花新翦刀聲枉隔窗聞釵頭雙綵燕切莫便銜春　未便有情如七夕合歡消息不犯刻露南宋人遜北宋以此難真東風吹綢小窗痕不成還是瘦又是隔年人恰合分際

虞美人 寄賀丈天山

歌筵淒絕方回句不道愁如許江南又是熟梅天負了月樓花院一番憐　閒來尋簫斜陽裏沒箇忘憂地偶然弦外兩三聲那得吟魂還枉淚團成

鵲橋仙 夜泊虎丘

閶閶城冷伍胥潮猛愁絕不如歸去片帆和月出山塘

菱記

十

宋崇甯閒知常州朱彥撫刻置碑季子墓（原按申港此碑不應入武陽志）又明正統八年知府莫愚撫刻置碑丹陽（陳敬宗跋桉雙桂坊在陽湖城內中右廂則是季子墓碑凡三一坊季子廟）桉蕭定刻石在丹徒一在江陰一在陽湖今世盛行拓本張從申書碑里鎮季子廟）桉彥自誤跋季子墓在江陰者即在丹徒之碑蕭定所重刻而江陰陽湖二碑罕有知者（篆文十字孫淵如放爲季子葬子時所題當在嬴博之閒據水經淮水注引從征記唐人明人刻之祠宋人刻之墓竝誤）

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宿熙十四年知常州林祖洽立金石志云已佚未詳立石處所桂未谷歷代石經略引毘陵志云在州學御書閣今學署係新修當距宋時遺址不遠左近多平蕪容猶有幾石在荒煙蓼溝中也

武陽吉金以號季子白盤爲最著舊屬陽湖徐氏癸丑移寘江陰北渚亂後爲劉制府銘傳所得經名人鑒賞甚衆始爲之構盤亭藏文志總集類有徐燮鈞白盤徵和詩一卷 案定盦云盤非真品盤無長形案文亦乏古致

周披裘公當暑披敝裘負薪而行道有遺金不顧季子怪而問之對曰披裘負薪豈拾遺金者哉何吾子貌君子而心野人也季子知其賢請問姓氏曰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北見武陽人物志核高士傳與志小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予處之高而眡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賜得之公子遺盜叔之江中誤載

哉此事在嚴子陵五月披裘之前庾信五月披裘負薪讀披裘當夏俗則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亦指周披裘公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師勇廬州人（宋史班張世傑傳元王逢梧溪集云山東文安縣人誤也）德祐元年元師逼常州知州趙汝鑒遁郡人錢嵓以城降師勇以淮兵復常州固守不屈後屭王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卒葬粵東赤溪廳銅鼓山江陰金同轉淮笙權赤溪同知時爲表章祠墓並采輯事實徵題詠爲表忠錄鏤行余爲題詞調水龍吟云荒江咽遍寒潮弔忠更酹蘭陵酒英靈如昨重圍矢石孤城刁斗畫餅偏安醯醢末路壯裘空負說生平意氣題詩射堋試旋斡乾坤手　炎徼重尋祠墓瘴雲深鶴歸來否瓊崖玉骨赤溪血淚蠻神

呵守五百年來天時人事淋浪襟裹旺鼓鼙悲壯願屠鯨鰐爲將軍壽（時東北日俄交鬨）　射堋題詩見金氏所輯事略江陰悟空寺瑜也師勇以縱酒卒故曰醯醢末路也

梅郵詩集圖題曲注錢湘靈曰本常州奔牛鎮人（即金牛里武陽志摭遺圓圓陳姓其父曰陳貨郎三桂鎮雲南問圓圓宗儒謬以陳玉汝對乃使人以千金招致之玉汝咲曰吾明時老孝廉豈能爲人寵姬叔父耶謝弗往陳貨郎至三桂觴之曲房持玉盃戰渠墜地厚其賜歸之桉它書載圓圓本那姓滇南邸中倩邢夫人據志則實陳姓非那姓矣暇日因攜摭圓圓事實牽連記之圓圓名元一作沅初與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賜得之公子遺盜叔之江中誤載

它姬以還盜再往已有茄矣力戰易歸已而事露禍且不測公子度不能爭遂以獻見衆香集小傳華亭王鴻緒玉峯徐樹敏及滬洋迦陵諸名輩撰定國朝閨秀詞名家香集圓圓工倚聲有舞餘詞荷葉杯有所思云自咲愁多懽少癡了底事倩傳杯酒一巡時暘九迴推不開推不開轉應曲送人南還云堤柳堤柳不斷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疑泪思君斷腸腸斷腸斷又旺催歸聲喚醜奴兒令梅落云滿溪綠漲春將去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　聲聲羌笛吹楊柳月映宮衙嫩賦梅花簾裏人兒學喚茶見衆香集華酉城破圓圓自沈於蓮花池即葬池旁池中曾放蓮頭蓮枉城北商山寺徼重尋祠墓瘴雲深鶴歸來否瓊崖玉骨赤溪血淚蠻神滇中有商山鸞影一卷載圓圓降鸞之詩見願道堂詩自

注吳伯有題陀眼卿公子後園圖七絕十首賜卿名孺文達公子曾視至園園墓上訪求軼事所製曲艸陳集
水部 鼜兒四印齋感園圖像凡三幀一明瑞孝羽一六珈象服一繡衣練冠名人題詠甚縟

蘭陵酒比紹興酒稍濃醽醁糝金香酒出松江屬南翔鎮色香味竝佳略似日本紅葡萄酒兩種酒名恰合蘭陵美酒

糝金香之句

楊語噰七星爲七撮星常語噰七簇星撮簇亦音之轉也

武昌一種稻名楊花早楊花飛時熟江陰一種糯稻名碧綠身產桃花鎮芒紅粒長色白釀酒清洌

右軍草書換鵝黃庭刻石凡八嵌江陰禮延書院壁閒前有右軍像像凡四人其三人當卽王氏羣季俊秀也柳誠懸跋云晉山陰羣壤郵祟虛觀劉道士以贈羣獻王右軍書黃庭經此卷是也齊梁皆感秘府我太宗皇帝獨愛蘭亭而不收黃庭以故此本獨行于民閒予恐其久而失傳也乃謄之于石大和三年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宋徽宗題詩五言義之千古法妙趣在鵝羣心手相忘處滿空多自在

白雲欽御書二字李申耆先生跋略云世傳黃庭內景小楷爲是右軍換鵝書外景楷則弄光以爲揚羲和書唐以前別未聞有右軍直書黃庭宋徽宗乃刻此月題之而宋己後選刻家亦無及者予偶得此甚秘之示涇包慎伯絕歎賞以流傳無緒疑黃山谷膚爲之予謂其瘦勁則山谷能之古奧則山谷不能吳江吳山子以予言爲然江陰陳學博子珊偕以扈孔君省吾雙鉤重刻自是此帖遂得不泯道光戊戌二月李兆洛識於暨陽書院是年先生主講暨陽後改禮延書院今名禮延小學堂也

祝陵卽祝英臺墓在宜興善權山見異志或謂英臺一女子其墓不應傅陵按玉篇陵家也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注以爲葬也竝不妨指帝王葬處而言

國史補董仲舒下帷門人過閤下馬謂之下馬陵後人譌爲蟆陵此亦凡人葬處皆可傅陵之一證漢丹陽太守郭文碑云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此又一證

玉樑後詞玲瓏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斲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恉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

甲辰四月下沐過江訪半唐揚州晤於東關街儀董學堂西頭之寓廬握手欵敘彼此詫爲意外幸事蓋不相見已十年矣半唐出示別後所得宋人詞四鉅冊杭州丁氏嘉惠堂精鈔本嘉惠堂者丁氏進呈藏書　諭旨有嘉惠士

林之褒也計劉辰翁須溪詞跋竹友詞殿羽滄浪詞此種祖二卽不能成卷　張仲謀庵詞陳深寧極齋樂府張輯東澤綺語李祺倚庵詞陳德武白雪詞王達字通甫耐軒詞曹冠松隱詞吳潛履齋詞廖行之省齋詩餘汪元量水雲詞張掄蓮社詞沈瀛字子壽竹齋詞王周士詞陳著本堂詞最十七宋須溪東澤水雲二種憶余與牛唐同官京師時極意訪求不可得松隱則昔祇得前半本此足本也

新豐鎮在丹徒縣南四十五里余自揚回常泊新豐作甘草子詞過拍云不見酒帘招錯認新豐路自注昔人云新豐美酒乃長安之新豐也繼聞粟香五筆引李太白詩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以南國二字爲非長安之新豐之

證然王維少年行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則又似指長安而言桉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鬻餅商人立爲新豐當日名區肇造尊俎吉懽大酋六物之供必有精盬求精者美酒由是得名李詩云者殆謂地則新豐酒則猶是南州風味耳丹徒之新豐五筆云一作辛豐有辛王廟宋紹興七年立丹徒志楊大成記略韓國趙虞辛君諱翼字大鵬灌陽人避秦入閩以家財求客爲韓報仇後居毘陵葬辛塘南歪云云（按灌陽宋縣荊湖南路今州今屬廣西桂林府它地名無灌陽則辛王吾鄉人也）

牛唐諫　駐蹕　頤和園事時余遠在蜀東未聞其詳及晤牛唐揚州乃荀悉始末先是內廷卽逆料言官必有陳奏者越日而張侍御　仲所　上封事樞臣咸相趨動色曰來矣及啟眡非是則額手俾幸盖侍御亦以直諫名也不三日而牛唐之疏上適恭邸高陽相國同直相國謂恭邸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處分少遲入對唯王善言保全之恭邸亦謂然而顧難其詞及入對　上欲加嚴譴恭邸以相國言婉切陳論　上曰寇某何爲而殺也　內監寇某以妄奏正法所奏卽此事恭邸覆奏寇某內臣不應干外事所奏無當否皆有舉御史諫官詎可一例而論　上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過言官重　聖慈或不懌耳汝曹好爲之地但此後不准渠等再說此事耳

於是樞臣於元摺內夾片坿奏略謂該給事中冒昧直奏亦屬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尙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恩免究云云意在奪叙寬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請也疏留中旋　車駕恭詣請　安面奉　懿旨御史職司言事予何責焉王大臣面奉　諭旨此後如再有人妄言及此僥倖嘗試卽將王鵬運一併治罪王大臣欽遵傳諭知悉蓋自是不聞　駐蹕　頤和園　聖駕還宮亦較早矣此事靜臣之忠敢賢王之維持　聖孝之肫誠　慈仁之宏育明良際遇曠代罕有余讀牛唐摺稿見其和平悃款出自腦腑至誠非娣直沽名者比宜其見諒於　聖明也（牛唐充疏批摺儒寄余常州卽後牛唐卒之杭州無州遭雨廣會館之變亟不果寄）

余輓半唐聯云窮途落拓中哭生平弟一知己時局艱危
日問宇內有幾斯人晉南人十七年交情若靄星觀縷數
千言未可終也

歐歐半唐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耶嚮嘗有志撰錄今
不復從事矣閒有不能槩從損棄者綴錄如左墨痕中時
有泪痕也

番禺馮恩江永年半唐之戚也戊子二月余自罰入都始
識半唐即以香山樓詞見貽並云斯人甚好名若有人爲
之著錄不知其欣慰矣似今事隔十七年半唐之言猶在
耳也馮官江西南康知縣

壺中天 題馮半唐舟次對月

慈魂定否早白沙洲外清光如雪恨兩鬟煙收拾盡漫
把尤輪推出千里波光滿天星影相映俱澄澈扣舷長
嘯天香飛下瓊闕 爲問當日歡場會來相照可是今
宵月一樣團圞秋色好頓判悲歡情節數點微雲一行
棲雁似我愁難滅西風料峭無端寒透詩骨

蝶戀花

秋滿長江波浩瀇勝迹洞嫂屈指何堪算弔古新添愁
一段婁妃墓側徐亭畔 莫訝萍蹤輕聚散送客江頭
多少帆檣亂南浦西山青不斷年年只見遊人換

浣溪紗

惱煞曉骭不住曉一燈如豆夜樓迷夢中羅幾是耶非
若果它生能再合便將死別當生離闌因絮果信還
疑

鳳凰臺上憶吹簫 金陵陪後雲校書於癸丑城陷前一夕約諸姊妹酣歌醉舞夜遂自經無錫楊鐵土繪影徵題爲填此解

碧玉屢前石頭城外無端烽火生愁甚鏡花留影漫漫
成秋弱質何堪再誤風流廖慕地回頭聊攜酒踏蹺舞
袖宛轉歌喉 休休者番醉也倩羅帕消除萬種溫柔
便臙脂零粉憑付誰收化作子鵑嘴血聲聲恨似切同
仇從今後紫蘿紅杜何處遺址 此詞因其事可傳存之

粵西詞見二卷丙申刻於金陵嘗欲輯補遺一卷今不復
從事矣黃雲湄先生詞余出都後半唐得於海王郵今年
四月出以示余屬錄入粵西詞補者也黃先生名體正桂
平人嘉慶三年鄉試第一官至國子監典籍有帶江園小
草坳詞

夏初臨 春暮

黃體正

綴綠成波吹紅作雨東風費盡心情春似遊人戀戀欲
動行旌光陰廖樣難醒綰姓絲飄去無聲簾櫳晝宋闌
干徑峭院落蒨青 天涯何處芳草偏多玉樓煙重翠
衷寒輕朱顏易老怎經花事凋謝此恨分明又煩它燕
子丁甯共誰耳三眠柳上坐箇黃鶯

琴調相思引 送春

廖雨愁雲負一春傷心如別有情人離筵幾刻怎地不

銷魂　蜂蝶過牆紅未定園林回首綠深深手閤風絮

扶醉倚黃昏

水龍吟　春江閒遠

天涯芳草春初美人何處瀟湘隔離情欲訴更沈鼙鼓

波寒瑤瑟慕地龍吟一枝竹裂江南江北愁迷漾煙月

聲聲弄破縹緲作關山白　吹散梅魂柳魄憶當年動人愁側高樓醉倚清笙漫撫紅牙低拍回首離亭萬條

飛絮十年孤客到如今試問紫鸞黃鶴阿誰騎得

鬘閒某詞話云　本朝鐵嶺人詞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真閨北宋堂奧太清春天游閣詩寫本歲已丑余得於

廠肆地攤詞名東海漁歌求之十年不可得僅從沈善寶

錢塘人武陵堂閨秀詞話中得見五闋錄其四如左憶與

宦有場雪慶閨秀詞話中得見五闋錄其四如左憶與

半唐同官京師時以不得漁樵二歌爲恨事朱希眞樵歌

及東海漁歌也余出都後半唐竟得樵歌付梓而漁歌至

今杳然就令它日得之安能起半唐與共賞會耶此余所

爲有椎琴之痛也

浪淘沙　春日同夫子慈溪紀遊　西林太清春

花木自成蹊春與人宜清流荇藻蕩參差小島避人棲

不定撲亂楊枝　歸騎踏香泥山影沈西鴛鴦沖破碧

蝶飛三十六雙花樣好同浴清溪

南柯子　山行

稀綠生涼意扉輿緩緩游連林梨蕊綴枝頭幾處背陰

籬落挂牽牛　遠岫雲初斂斜陽雨乍收牧踪樵徑細

尋求昨夜驟添溪水繞邨流

早春怨　春夜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

篆添些　紅廬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遞濕濕輕煙

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惜分釵　訴空沖

春將至姓天氣消閒坐看兒童戲借天風鼓其中結綵

爲繩截竹爲筒空空　人間事觀愚智大都製器存深

意理無窮事無終實則能鳴虛則能容沖沖

甘肅人詞流傳絕少狄道吳信辰先生　鎮松匪詩錄坿詞

一卷先生由舉人官至湖南沅州知府主講蘭山書院著

歲詩學爲牛空山人室弟子其集多名人序跋如袁簡齋

壬西莊諸先生並推許甚至楊蓉裳跋其詞云棄脫而孤

花明雲淨而峭峯出余評之曰鏗爾沈至是能融五代入

南宋者

點絳脣　天台

水泛胡麻人問仇儷仙家愛春風半載歸去迷年代

愁尺天台回首雲霞礙郎如再向時嬌態惟有桃花在

玉蝴蝶　赤壁懷古

扼腕炎靈末季中原大局盡入當塗猶恃專場爪距窘

迫南島不知權空勞知備既生亮可弗生瑜快斯須濺

天煙火百萬焦枯　胡盧昔年此地虹銷霸氣電墉雄圖折戟沈沙忽然擊鴻到耳蘇詩三分江山笑汝成兩賦風月歸吾問樵漁鱸肥鴟瘦畢竟誰翁後段字字勁健意難忘別人

鬼工誰延悵望風五馬躑躅江干孤帆天共遠雙袖淚頓彈別時易見時難儘一尊盤桓更何時重圖燕玉再護湘蘭　夕陽無限關山有淒涼飛旌水咽雲寒梅花雖吐雪楓葉尚流丹心上事不能寬是舊怨新懽且暫教洞庭明月兩處同看換頭稼軒勝處

憶少年　題桐陰倚石圖

飄飄梧葉颯颯紈扇冷冷羅袖朱顏易凋歎涼風倏忽流光幾番輕換何堪謝舅更似者情難遣柔橈臨岐補圖也抵當時勝游券儻逕空問訊平安共與託飛雁

舊　石上絲蘿盤左右乍相偎遠山即鏃儂心鎮常熱

任蒼苔公透　蘇辛御無此娟雋

蔡秉衡字竟夫湘土之極落拓者病甚以所作松下廬詞寄子大鄂中意託以傳余聞而悲之曩欲撰錄　國朝詞若干家爲蕙風籌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闡幽爲宗恉而著人弗與焉如松下廬詞之類是也

浣溪沙　詩孫招集三雅亭禊飲用子大均四首錄一

簇簇濃陰鬱不開舊游如夢認荒苔紅襟小燕卻飛來綺橋雙扇雙照燭好春一度一銜杯曲闌干外水紋好事近

花賦鏡緣春縷縷香雲低覆曾記人前偶遇向那廂端坐　曲屏深撚月三更還又洞房鏁未必來宵歡聚已今宵不果

明陳大聲　錢草堂餘意具濃厚二字之妙足與病宋名家若干家爲蕙風籌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闡幽爲宗恉而著人弗與焉如松下廬詞之類是也

可復得筱珊謂余可爲陳大聲一哭

大街顧祺卿筆圖健尖齊有得心應手之妙狼藝尤擅長世所豔稱許城鄧高飛筆不逮遠甚祺卿湖州人余屬祺卿參數十筆擇尤精者鋟其管曰一朵珠花字一行記

瘳也

吳縣受業柴　貴秀林校字

薛落魄山居

回

悲迴風之搖蕙兮心憂鬱而內傷蒙自乙未南轅朐更十稔所處之境誠如靈均所云不爲可已之事何以遣不得已之生隨筆云者隨得隨書無門類次弟也昉洪容齋例繼此有作曰二筆光緒乙巳良日況周儀蕙笙自記於金陵四爲橋北寓廬

飴古文倒當是元作館呂台篆文形近因承作飴

四晧一作顥說文商山四顥白首老人也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白首相對人嘖四晧是又一四晧

豎石爲碑橫石爲帖方者爲碑圓者爲碣陰字凹入曰款陽字凸出曰識柱外曰款柱內曰識夏器有款無識商器無款有識碑尚圓孔曰穿近穿側理下垂曰暈一曰帶南碑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凡斯之類謂之鍥雅刻畫金石曰鍥

說文辨交也謝靈運墨隆法師誄慧心朗識發於髫辨辨字作辨髮解始此

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蒞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按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爲創立白馬寺後名浮屠所居皆曰寺則是卿寺之名自漢已然不自後魏始漢書何並傳林卿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剁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

梅宛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銘爲隱居不疑宋高似孫緯略按此爲隱居書痤鶴銘之稿證

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　按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由此脫胎卻自是詞筆

陶隱居畫傳曰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痤鶴

盤查之盤當作嗹按篇海嗹蒲官切音盤以言難人盤字
徧檢字書無釋察義者嗹从采說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
別也於盤查之義爲近

曩輯薇省詞鈔斐訪顏修來曹頌嘉趙雲菘三先生詞弗
獲例言引爲恨事比閱茶餘客話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
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王蓬心宸讀而豔之爲
寫歲朝填詞圖云云唐山先生曾官中書據此知先生亦
嘗填詞惜無從掇訪矣

南史梁元帝徐妃傳云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按金樓子
六卷凡十四篇知不足齋本其后妃篇未載徐妃事唯志怪篇
言及徐妃亦無所謂淫行事涉宮闈攸關風化史氏何所
據而記之盤之義或取諸此

茅山壘玉磨崖瑯琊顏額書按顏魯公次子江甯府志云
長子非是魯公三子長頗次顏次碩左本讓放定魯公世
系表頗贈五品京官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
節劉正臣河北陷闔頗死故有贈官大厤十年公刺湖州
顏忽歸僧皎然詩目所謂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
絕白河北遠歸也建中元年公譔家廟碑其時頗已物故
故仍書贈官顏初名碩左率倉曹沂水男貞元六年授五
品正員官碩初名顧秘書正字新泰男唐殷亮讓魯公行
狀稱嗣子櫟陽尉顏金石錄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
閏八月立顏顏正書竝篆額河朔訪古記元和中鄙南東
西川鹽鐵青苗租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號州刺史嚴公
碑顏顏書寶刻叢編禪定寺通公禪禾貞元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建顏顏正書王惲秋澗集云顏書画端莊殊有父
風程文榮南郡帖攷云顏氏告身世傳魯公親筆或謂顏

顏輩所書魯公子姪多擅書名公譔大宗碑及高祖勤禮碑竝謂頗善隸書家廟碑云頗工小楷墨池編鄧州文宣王廟碑顏頫書金石錄晉祠新松記顏順書寶刻叢編東山愛同兩寺義食堂畫壁記顏順書竝篆額天台禪林寺智者大師畫像贊顏順正書男汝玉篆額修桐柏宮碑台州刺史顏順篆額長生田記顏順譔河中尹渾瑊賀表顏防書寶刻類編常州刺史顏防夫人齊氏墓志顏防譔竝書河中府鸛鵲樓記顏防書頫富陽尉公弟允臧弟二子順允臧弟三子防魯公族子也（按歐陽李更長子鼎工草記大業初勅寶威德等譔區宇圖志五百餘卷虞世基等譔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卷首圖上題字極細皆歐陽肅書見蔡絛客話世亦罕有知者）

歐陽通字通師見新唐書藝文志

山陽阮宗瑗遊燕子磯沿山諸洞記出三台不百步卽天台洞復前至玉筍洞洞有磨崖書政口五年歲次戊口正月上浣范聖源口次公口處厚同遊二十三字應收入江甯金石記補待訪目

香祖筆記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恆亭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文簡之言如此桉棲霞寺碑爲陳汪總持譔李霈書唐會昌時燬廢至宋康定元年重立非從申書也從申所書當是福興寺碑在金陵銅井郵許登譔大厤五年立文簡誤記福興爲

前明隆慶初年其售與秦家以乾隆六十年立議嘉慶元年交割故前爲得隆慶後爲失隆慶也則是明人猶精此術矣

陽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平石室十二字四川巴縣磨崖拓本高闊字徑大小與五鳳甎略同延篤齋司馬命工鑿取歸延湯閣主人

商彝荃鐘咸豐乙卯夏出汾河中拓本上有海甯許槤記即阮文達積古齋著錄弟一器從宋王復齋欵本編入者也欵以復齋欵本比校形制迥欵不同許云此鐘宋時已淪入河中好古者或得舊拓本以意昉鑄復齋不察著之於錄後人轉相摹刻而不知其非廬山眞面始信欵矣摹

本無縣鐘體上下尺寸略同鉦閒閱容款字兩行自衡已下爲篆以介之凡五爲枚十八衡間舞鉦約居鐘體三分之二鼓于居三分之一脣與兩角平阮釋勤荃鎛用吳彊兩行行三字在鉦閒戎起二字在右欒口末二字在左欒拓本有縣鐘體上狹下闊鉦閒狹不能容款字自衡已下爲篆以介之凡四爲枚四十衡間舞鉦居鐘體十二分之五鼓于居十二分之七脣不與兩角平微作厪月式款字四行竝在鼓閒相距近遠如一戎起二字與荃鎛竝口末二字與吳彊竝不近兩欒鐘體上闊一尺蘁五分下闊一尺二寸兩旁各高一尺四寸正中高一尺二寸四分縣高四寸一分上闊一寸八分下闊二寸四分字徑一寸五分

彊弱不等

漢延光殘碑碑形下鋭後鈌入牆拓本下作齊形近年諸城新拓又下鋭矣始已不砌牆上歟鎔平國治路頌弟五行竪固二字未泐者初拓也郙閣頌弟九行校致攻堅四字　國初拓未泐雍乾時損禮器碑首行追惟太古古字末筆明拓未損弟四行亾于沙丘于字左側舊拓塵泐如指頂今已連於弟五行矣弟五行脩飾宅廟廟字末筆舊拓未損乙瑛碑弟三行辟雍字明拓尚存其半　國初本存一綫今全泐鄭固碑弟二行與籍之籍存者　國初拓籍下脚字存上半者明拓弟五行儲舉弟六行詔拜未泐者道光拓孔季將碑首行訓字泐處未與末畫連者稍舊拓也九行辭曰之辭存大半者較舊十三行殘字右偏巳字尚可見者舊甚矣八行凡百卅高高字下半未泐者明初拓高字之口與泐處不相連則宋拓矣

隋皇甫誕碑拓本丞然二字未損者最舊三監二字存者次之無遒二字存者又其次也唐九成宮醴泉銘書兼隸體弟一行宮字弟二筆作小豎形竟作一點者皆復本矣王居士甎塔銘序中翹勤翹字不作尅此字雖泐而左喜右羽筆畫宛肰唯銘中作尅勤耳復本序与銘竝作尅勤石刻拓本真僞新舊此等證據不勝枚舉就所憶偶記之

吳葉調生　廷琯　吹網錄虎邱白蓮池西臨水石壁賀方回題名其文左行前一行別列賀方回三字卽後五行約四寸許後五行賀鑄王防弟枋蘇京姪餘慶大觀戊子三月辛酉凡二十二字正書大如盤又云大觀戊子兩行有杭人某鐫白蓮池三大隸字掩其上舊刻字遂不可復辨余近得此拓本末二行一行大觀戊子三五字在白蓮池字左方戊字右鉤被掩少許餘字俱存一行月辛酉三字月字在白字之上亦無損酉字上截在白字中橫之下佝可辨只辛字全不可見耳白蓮池三字是篆非隸肅鈍無法

鄂垣高冠山之陰有題刻凡五一洞質問道處一傳燈崖海少翁題一博士泉一黃龍道場後數十字不及詳又左下有余世居鄂州云見江夏田明昶待堂詩錄登高冠山訪古石刻詩序句云跋尾字如拳深勁燦松色形體疑

同年河南張關陵延禧己亥夏晤於鄂垣出所感菊莊詞
洛陽縣志金石志陸郁生修段余錄福並見詒唐李頡墓誌拓
本誌石榮澤新出土金石家未經著錄石高廣各一尺藎
七分十四行行十七字至二十字不等字徑五分彊正書
唐故朝議郎行汴州司倉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隴西李
府君及夫人南陽張氏墓誌
府君諱頡　皇室之枝六代祖後魏宏州刺史諱乞豆
即　太祖景皇帝毋弟也曾祖普定國初沘岷六州徼
管岷州刺史歷資眉口芽州刺史封西平郡王祖玄
前鄜州長史父元明資州資陽縣令弈葉積德傳慶于

府君開元中釋褐兗州參軍次任那州司倉參軍乾元
初授此任到官未幾避地江淮至元年建丑月十一日
因調選終于揚州旅舍時年五十三遂擢宅於江陽縣
東郭之外後十八年夫人南陽張氏以建中元年八月
十七日終於襄州享年六十　祖父延陳州宛丘縣
令至貞元十　年　月　日嗣子亳州司戶參軍鎮奉
靈櫬祔于　未刻

尊勝陀羅尼經武后時入中國詔歷大雲寺見開元釋教
錄此經石刻凡武后前者僞也
地師青烏之術今人譌作青烏唐書藝文志王璨新譔青
烏子三卷王維能禪師碑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

之林皆成白鶴劉賓客集故相國袁公挽歌地得青烏相
賓客白鶴飛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銘貝之山兒之
水壘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惠
棟松崖筆記飯顆條引青烏子算書皆僞書也
善藁志編緣奄去示兆起於青烏譌因條來流灾成於白
雉
香海棠館詞話及薇省詞鈔梁汾小傳後載顧成交誼基
詳閱武進湯貽汾先生大塗貞愍之祖灾硯瑣談一段甚新爲它
書所未載亟錄如左納蘭成德侍中與顧梁汾交最密嘗
貺賀新涼詞爲梁汾題照有云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
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梁汾答詞亦有託結來生休
悔之語侍中沒後梁汾旋亦歸里一夕纏侍中至曰文章

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其嗣君舉一子
梁汾就視之面目一如侍中知爲後身無疑也心竊喜甚
彌月後復癯侍中別去醒起急詢之已卒矣先是侍中有
小像留梁汾處梁汾因隱寓其事題詩空方一時名流多
有和作像今存惠山草庵貫華閣　雲自在龍慶天香滿
院圖容若三十二歲像也朱邸晴嘍紅闌杀曲老桂十數
株柯葉作淩曛色花綻如黃雪容若青裒絡緺立如有
所憶兒清癯特甚禹鴻臚之鼎筆
叟漢槎之子板臣譔寄古塔紀略一卷言其父賜環之事
尚社諸公如宋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立齋相國顧梁汾
舍人成容若侍衛固不忘故舊而其中足趼舌敝以成茲

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唯大馮三兄振臣但言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迄未詳其里籍名字按江南通志庚熙壬子拔貢無馮姓唯當時借姓應試者多如蘇州俞文虎本姓朱吳縣滕凌雲本姓張若不注明後人何由攷耶或謂非江南人亦未可知

祝世駿以言事罷官　純廟南巡世駿迎鑾　玉音垂詢里居何以自給世駿叩頭以設荒貨對　問荒貨云何以收買破銅爛鐵劃節目　御筆書七六字賜之世駿建言凡四事其一請督撫兼用滿漢人又嚴劾豫撫英啟等四人皆貪冒舊聞者

裴余讌詞話所采淑眞生查子之誣多据集中詩比勘事

實沈匏廬先生瑟榭叢談云淑真菊花詩簡可喜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簡可枝頭喜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其論亦据本詩足補余所未備亟記之

王阮亭衍波詞虞美人云迴環錦字寫離愁恰似瀟波不斷入湘流炙硯瑣談引陸龜蒙采菊詞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謂瀟湘字前人已有分用者桉番禺屈翁山大均道援堂詞瀟湘神三首零陵作瀟水流湘水流三閭愁接二妃愁瀟碧湘藍雖兩色鷓鴣總作一天秋元注瀟湘二水相合故名鷓鴣水　瀟水長湘水長三湘最苦是瀟湘無限淚猥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甚心瀟水不如湘水好將愁送去洞庭陰似是阮亭所本

瀛洋倚聲集序云詩成鄒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倚聲字始此

六朝跌宕意氣差近厥義蓋取諸此桉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所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兵要望江南詞武安軍左押衙易靜讌起占委任止占簇最五百二十首詞雖不工具徵天水詞學之盛下至方伎曲士亦犂語宮閨雲自在龍應舊鈔本詞苑叢談引王仲言云左譽字與言策名後藉甚宦途錢唐幕府樂籍有張芸女襛色藝妙天下譽頗願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雖雲鬟水滴粉搓酥皆爲襛作後襛委身立勳大將易姓章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雨山開忽逢車輿甚盛一丽人峯簾顧譽而嚲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厭之襛也君恍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桉中興戰功錄張俊之愛妾張氏卽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皐之役俊貽書屬以家事張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酒知所謂立勳大將卽俊矣中興戰功錄筱珊先生從永樂大典鈔出刻入滇香豁叢書

敬齋古今黈云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甚

久推枕撥琴湖自零無人著意班　緒緒風披雲幌駭駭
月到壹庭長記合權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憂枝半醉
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按四印齋所刻東山寓聲
樂府此闋調名正作破陣子不作定風波亦不云異名醉
覓枝末句壞枝半醉醒五字錢今据此補足乃可讀亦快
事也據頭雲櫬四印作芸古今註一書　四庫及　武英殿聚珍版
從永樂大典錄出並祇八卷鴻香篋所刻爲明萬厤庚子
武陵書室蔣德盛棹行十二卷本又輯聚珍所存脩本所
踐爲補遺二卷

詞名六么令么字近人寫作幺一說當作么作么誤么是
宋樂譜字按白石自製曲揚州慢譜薺麥青青薺字長亭
么它詞倘多見　今上字也六么之么未知是否即今上字之么
然作么通亦未優不如作么較近聲律家言也

會稽孟逸岡　鱗泉布統志九卷刻於道光初年大
率未見真泉以意標登者十居二三然亦閒有異品爲它
誰所不載者元大德況竇小平錢反寫傳形書刻樸古沒
非僞造孟云與上至元平寶字式俱同大德錢余有之此
云況寶尤吾家固寶亟記之

龜鶴齊壽泉徑一寸九分彊銅質紫渾書刻得北碑神髓
可作小銅器觀壽山福海泉徑一寸二分彊銅質似開通
元寶之絕精舊書刻峻整而婉嫵穿圓式背文穿上太陽

左弦星右福神下左龜右鶴兩泉皆厭勝精品
畫家稱四王吳惲謂烟客圖照石谷麓臺瀏彩正叔也或
謂四王五惲亞賸五惲畫求都不可得按光緒武陽志載
衛傳惲本初字道生更名向號香山老人善畫入宋元作
者之室從子格實師之格以畫名天下其羣從子孫多工
畫器生字德彥工山水花卉標字樞亭工花卉禽魚源濟
字哲長號鐵簫老人源景字希述亦並以畫稱源濟妹無
錫鄒一桂妻山水平遠風韵天肰一桂以繪事直　內廷
人謂得力於閻閻源濟女裏娥字級關善花果格族曾孫
女冰宇浩如工寫生用粉精純迎日光花朵燦灼乾隆初
尹文端以進呈蒙　賚賜題嘉獎據此則惲氏以畫名

書其得九人除本初明人崇禎間舉孝廉方正洎三閭秀外適符五
一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彊也諸剛去能字但以清慎勤
勤三字爲衡日本岡本監輔譔西學淵源云法帝拿破崙
常服膺真正才智即剛勇志氣之語欲刪不能二字於字
書中言勉學力行泛無不知之理不能之事也華夷王霸
局量識見之相遠若是岡本氏書集輯西儒嘉言懿行略
畅中國語錄體例亦新學書之別開生面者也
順治朝曲阜世職知縣孔尤滔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

判衙仍任知縣事緣東華道光五年王文恪鼎以一品銜兵
戶部左侍郎馮桂芬通判衙一品銜及衙上冠以地名今
並罕見康熙朝江甯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
修史加七品銜亦廬見
黃州葉井叔知登封縣治嵩山下輒搨書卷登二室眺覽
門偃息廬巖吟詠終日輯漢唐已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
記二卷見王文簡讌葉井叔嵩遊詩選序王西莊讌翠巖
小箋見福州孤超然瓶菴詩鈔自注閩馮舒蝯客蘭話堂
後金石紀存舒蝯得桓尊師碑
金石家未經著錄見李蘭卿彥章榕園文鈔蘭話堂後金
石紀存序陳左海亦嘗爲序蘭話堂者林同人侗吉人倩
兩先生舊居也王安節槩著山飛泉立草堂集放繹天發

神讖碑辨周雪客之誤見金薤金陵待徵錄邵晉涵著晉
地金石碑目見孫淵如澄清堂詩自注周信之明經中孚
著金石小品錄見定庵餘集詩自注程文榮擬輯禾郡金
石志馮登府浙瓶錄見李金瀾校經廎詩注王燧著秦
金陵古碑鈔見江浦碑乘秦恩復著秦氏吉金簿見揚州
府志稽燮光山石訪碑錄黃小松虎林訪碑錄羅叔韞有
歷本海甯許槤古均閣琬刻錄禮承碑一種宋拓夏承碑一種嘉興王心畊藏
晉劉韜墓志叔考處士君之元子也考或稱作考非是屢
師金石遺文記釜氏自釋作孝叔孝處士君之名或其字
也桉古金文仲師父鼎用孝于皇祖帝考師釜父鼎用追
孝于剌仲毛公鼎亦弼唯孝仲殷父敦用朝夕喜孝宗室

九人開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勝下除左拾遺於時
名重縉紳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大中
初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追裹舊事非時除
賓客分司據記所云瓘以大中二年十二月留題浯溪即
由廉察除分司道出永州時史謂終於桂管其誤明甚洪
氏又云茂宏謫外之年正衙公枋軸之日史謂由李宗閔
惡之亦誤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不可攷
晉劉韜墓志叔考處士君之元子也考或稱作考非是屢
師金石遺文記釜氏自釋作孝叔孝處士君之名或其字
也桉古金文仲師父鼎用孝于皇祖帝考師釜父鼎用追
孝于剌仲毛公鼎亦弼唯孝仲殷父敦用朝夕喜孝宗室

善權寺古今錄明寺僧方冊裒其寺古今石刻巢次爲十
卷起國山碑迄宏治甲子後坿詩若干首王鑿作序見宜
興舊志吳騫暢拜經樓題跋作善權古今文錄方冊作方
策有王濟之文衡山二序李瀛蔣允若跋鈔本
新唐書韋夏卿傳坿韋瓘終桂管觀察使容齋洪氏引瓘
浯溪題名以證史誤桉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所載瓘事與
題名合題名云大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
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史云貶朗州長史亦異遘今十六年
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繞經數月又蒙
除替行次鹽川桂林北五十里由桂至永必由之路閒改此官分司優閑誠
爲忝幸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風土記云韋舍人瓘年十

豐谷山敦用商夜亶考于詖公猩簋用
亶考于姑公曆彝考友惟荆分燹壺亶考于大宗皆以考
爲孝舀鼎文孝宧伯則又以孝爲考同形得通段也而石
刻僅見者石文篆縮傳世甚希篆變八分去古邈遠文益
鑠而誼拘如考孝字遂不復可通矣　莖虛谷得此石於
桃園莊珍秘特甚亟昉造一贋石應索觀及索朾本者真
者則什襲而藏感於虛谷歿後其猶子某疑其重寶器
也夜盜之出竭畢生力幾弗克負荷及啟眠石也則怒而
委之河今流轉吳中者當日昉造之贋石耳不唯真石不
可得見即真朾本亦稀如星鳳矣

漢斯袞邑長玉印徑八分半鼈紐桉十六國春秋蜀錄李

雄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嶲斯袞反夏四月斯袞破郎此
斯袞當時羈縻邑耳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古印文有漢袞
邑長說文叟作袞東漢與平元年馬騰等謀誅李權益州
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叟皃漢蜀夷地名袞與斯袞印
文詳略少異

周修北岳廟碑陰有宋小底陳懷節題名桉舊五代史周
太祖本紀有小底軍又王銍默記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
底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

京師南宮在南紅門內宮門前鐵師子二上鐫延祐元年
十月製元時物也當入京畿金石志

漢平帝時徵爰禮等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字於未
央庭中當是說文之名所本

說文媚夫妒婦也小徐讀若胞一曰梅日舍酸兒常言懣妒曰醋醋亦酸也醋當作酢梅曰字新可入詞　又桉古尚書昧昧梅梅媒媒每每竝通賈誼賦品庶每生史記作馮生馮猶憑河之憑一往憑恃之意也方言憑齺苛怒也楚曰憑天問曰康回憑怒蓋憑恃即有怒意憑同馮馮通每每通梅梅目相視猶言怒目相視也

論語聽其言也厲集注厲者辭之確桉說文厲旱石也从厂蠆聲段注旱石者剛於柔石者也辭之確取石堅確誼宋儒用漢詁僅見

乾隆閒有捐納知府請　訓上詢其曾否讀書以曾屢

鄉試對　天顏和霽謂曰爾既鄉試自能作文朕拈一題僅得破題一句爾爲我續下句因頓首請宣題及　御製上曰題是周有八士至季隨破是記周之八士而得其七其人敬續曰皆兄也稱　旨稱賞著軍機記名不數日而放道缺又蒲圻馬文淵給諫之鼐家貧幼曾學藝木匠人曰聞汝能文可試之以鋸板命題隨作一破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也又仁和許金橋鴞部謹身幼敏慧席閒有人拈一令云韭菜蠟燭成一破題應聲曰淺綠深紅夜雨同鄰矣又全椒吳玉駟侍讀　圖對幼時塾師以子曰上大人未言之先渾然一太極矣此四破題皆可傳彙記之

書揖扇誤字用新筆釐硎砂細末洗之立淨

嬰香香名燒之香嬰嬰兒也見真誥余嘗覺嬰兒體中別具一種香氣沖微而妮非世界眾香所及殆卽所謂嬰香耶但不能凡嬰皆然耳神仙傳老君妹名嬰香

朱竹垞瀛洲道古錄無刻本手稿藏江西程工部志和家裒爲手卷二枚此稿本曾藏朱梓廬休度處見錢警石讀舊書室詩自注

義者事之宜也君子不亢不卑斟於合宜而已如宋時禁用龍上玉聖諸字於是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程振字伯玉改名伯起余聖求改爲應求未免苛細已甚然如後魏劉乾字天尚見金石錄卷二十二又劉貴感石有唐太極元年處

士王君墓志王君名沃字文信太原郡人亦未免取類過高皆不合庠中而失其宜也

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躬韓非五蠹篇呂覽當務篇淮南氾論高誘注皆以躬爲人名雖韓詩外傳云直躬姓石名奢與諸書之說不同

況丹湖大雅堂集鈔本最古近體詩一百六十二首文三十一首前有雍正壬子吏部尚書可亭朱軾序丹湖與王元美李于鱗諸名輩唱和當時元美有後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又廣爲四十于竟不及丹湖今觀丹湖詩惟七律擅長所作亦較多寄李于鱗提學云幾年燕市識荊州齊道滄洲豈倦遊把酒秋風開海嶽閉門春草長離憂章

羅喜附青雲士詞賦爭傳白雪廣欲擬四愁裏遠道側身東望泰山頭送郭給事使琉球云都門楊柳殷離情漢使乘槎天外行冠冕已通荒服盛旌旄遙映滄波清十洲煙霧孤帆影萬里星河一日程人世勝遊應不負欲將遠意向君平

臘八日諸君子夜過云元冬暖氣似西川微福猶能駐酒錢海內交遊同此夕天涯風俗度華年客裏偏覺青燈夢宦拙何須白眼憐坐上陽春聊共和遙聞宮漏出甘泉憶宗子相云去歲淮南烽火愁孤帆憶爾下揚州塞鴻阻隔關天路金馬浮湛漢苑秋把酒三山開瘴癘側身四睠寫離憂故人京洛今餘幾春草年年似舊遊丹湖名叔祺字吉夫江西高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邛中任參政貴州提學副使吾宗人也詩無刻本故記之

惠風簃隨筆卷第一

新陽石玉峯先生文煃作李氏音鑑序揭銜內閣中書候充文淵閣檢閱謹按東華續錄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參倣宋制置文淵閣檢閱八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如遇缺員由領閣事大學士遴員奏補其後遂以資深中書依次補充故凡中書皆得云候補按此差論資敘補中書乾隆時遴員奏補則並無分資缺候補也　上御經筵檢閱中書侍直講帷得著紫貂袍桂蓋極華要之選云

內閣滿字名多爾吉衙門中書兼司經局正字銜文華殿武英殿均設有中書以葡繕寫阮葵生茶餘客話予辛巳與館寶鋆英殿繕寫乾隆八年引見中書胡寶璟等十二員得旨胡寶璟涂逢震葛德潤愛必達六十七吳達善丁廷地球圖說

讓永世高誠吳日燦均著記名歸於現在記名人員內以御史用　按此則中書可升御史茶餘客話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爲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評博考選者爲正六品乾隆二十七年東巡釋菜　論引爲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已上並東華續錄　林庶常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分途抗行不避喬重記內閣北牆下有楮對一株陳午亭先生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數人分札誦詩以爲常命焉鴻臚繪卷子曰楮窗圖　茶餘客話已上皆內閣掌故雜記之

漢侍讀直房　在中書直房右手侍讀及委署侍讀辦事處夏季則移往大堂壁懸摹龍麟附臧翼六字白紙黑字徑三尺不署款蒼勁中饒有姿

口講指畫虛心旺受直不能躁氣用事也有口號云依樣胡蘆畫不難葫蘆變化有千端畫成依舊葫蘆樣要把葫蘆仔細看司票擬久庶幾會悟斯言

簽支背面右邊下角署滿中書名左邊下角署漢中書名以極小爲如式漢人姓名筆畫多者縮寫時殊形局促前輩有丁乃一姓名共祇五筆似專爲署名簽背而設

向來恭遇　覃恩各官請領　誥軸其　詹寫無庸譔擬甲午　萬壽　覃恩總稅務司赫德請領　誥軸由典籍廳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　制詞由該衙門派章京譔擬咨應皇堂閱畢發交　誥敕房繕給此

黃魯直因好潛山石牛洞泉石之勝自號山谷及謫涪州別駕悅涪山水號涪翁又號涪瞎旋黔州安置州有摩圍山號摩圍老人（夷獠呼天爲圍摩大也）魯直其初字也

元史呂思誠傳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賢令爲媒互人以養之按世俗稱居間作合人曰媒牙當是媒互之誤謂參互彼此令議成也韓愈贈張籍詩交鶩侷移窺糙强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　玉旨傳宣呼女監親臨太液荷池爭將金彈打黃鸝樸臺淩萬仞下有白雲飛

清異錄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民手貨今人但以刻字匠爲手民

果報前定二說不能相通執果報之說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事在人爲執前定之說者爲善爲惡皆出前生注定雖欲不爲不能夫天之於人注令爲善而以善報予之注令爲惡而以惡報從之不亦多事矣乎若吾儒說理必無是不通之論也

唐人嘗玉次者爲菜玉謂色欠鮮翠似菜色也蜀中名勝記南江縣北洋灘楊侍郎墓碑座是菜玉見存則二字亦有本

高麗人詞李齊賢（元時人）益齋長短句一卷刻入粵雅堂叢書朴閭擷秀集二卷孫愷似布衣（致彌使還封達）御前衆香集戴權貴妃詞三闋亦見愷似使草林下雅音異邦

嘗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上下是艸字誤寫令橫又誤分兩字（禮雜記養類脊衡實見閒祭義以俠無亦駁分爲二字也）丹徒陸君獻云貨殖乃貨植也有土十畝即無貧法見龔定盦己亥雜詩自注

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去收穅也金石錄谷口銅甬銘跋劉原父守長安長安故都多古物原父好奇皆購求感去可爲顏注佐證

漢蔡湛碑陰載出錢人名有賤民議民殆即今西國下議院議員之類

隋皇甫誕碑開皇中復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今人以比部爲刑部別稱據碑則比刑各爲一曹也

晚本中如張珙之類自稱小生唐碧落碑跋引李陽冰自

述其書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稱小生始此

孔子子鯉字伯魚三十四世孫陳散騎常侍伯魚以漢避

字爲名不以爲嫌也

裴標丹陽集作幖金石錄作標唐富平尉喬卿碣記宣和

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裴標

唐開元寺僧殘碑石感汶上吳長文參政家爲收歛家感

名濫觴又學士高紳郎官趙崡先後歛槀毅論石則帖之

類非碑也已上七則辨金石錄札記

世知顏瘞歐肥不知蘇亦貴瘞雲自在龍感雪浪盆銘大

麥嶺題名鐫拓本皆瘞甚精絕兩湖金石志云東坡諸題

唯大麥嶺未經黨禁之摩崖者尤可寶也大約雪浪盆亦

在牽免之列其它各種則摩崖之後又復刓鐫致瘦肥失

真矣

金傑散汝弼温泉風流子詞闕中金石記稱其幽爾慢愧

字畫勁峭有如拱璧唯起調云三郎季少客風流瘴嶺嶺

盧瑤環則誤甚桉唐元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而楊妃以

天寶四年乙酉入宮元宗年已六十有一何得謂三郎年

少耶

魏季詞說陶文毅軼事某年會試下第無力出都不干人

亦無人能周之不得已謝石之術於某胡同適近紀文

達寓所文達出入習見之一日詢閽者以湖南舉人對命

延入索閱其文亟賞之屬段館餘屋善眡之俾竣再試及

陶貴德紀甚時紀已逝則厚卿其諸孤歟

文毅公子少雲左文襄壻也文毅薨待紀氏如文毅不少

甚文達兩曾孫某某以廿省劾牘官知縣則公子爲言於

文襄二紀自言不特未歷行陳並未詣甘修謁紀之愛士

陶之報德公子繼志可風世矣

陶左二公生平祇一面先是文毅謁段旋里道澧州適文

襄以孝廉主澧講席州牧段講院設供張屬文襄譔極帖

有何日林泉重瞻丰範云云自來迎宦諱言歸田人亦不

敢頌禱是文毅則一見亟賞之與語甚洽旋別去不繼見

文毅薨公子少雲才六齡夫人謀擇師於胡文忠文忠與

文毅少同學長相善也文襄才品文忠深信之遂以薦於

陶當是時陶氏丁單乏葬功彌近家事無小大悉以咨文

襄其後兩家締姻由陶夫人意文襄自訂年譜言之綦詳

髮逆之變曾文正督師江南饟糈奇絀不得已募捐各直

省文毅官封疆廿年督兩江五年卻右爲三楚冠非緗揖

鉅資不足塞時望而不知其中乾也文襄則匈集陶氏房

產券約罄所有納當道礉其數不遽五萬金事得釋而天

下益知文毅之廉洎文襄薨則並陶氏所有而無之孫孝

阿由翰林起家久之殊未列津要

尚書靈巖畢公撫陝孫淵如居臬府淵如素狂傲眾無所

不狎侮衆積怒檄逐之不即去則羣以去住要公公別館

淵如精厭且加脩焉初淵如好冶遊節署地嚴濶三商必

下鍵公自晡眠之淵如則夜踰垣出豈晨歸以為常或謂以告公弗問也有稱公真忘怒才者謙曰沅豈敢若先師文達其庶幾乎謂大司空江右裘公也

畢公待士優異尤膾炙人口者程魚門舍人晉芳往依公公助以宜多讀書程以無力買書對公立嘆司盛人至諭曰今後程老爺員書所需必如數付給勿遲程因得博觀羣籍惜年不永未能副公厚靳也

炙硯瑣談載龔芝麓尚書軼事一則嘗女死設醮慈仁寺一士人寓僧寮僧倩作輓對集梵筴語曰既作女子身而無壽者相龔詢知作者即前歸誠歸面試之時春聯盈几且作且書至溷廁聯云吟詩自昔稱三上作賦於中可十年

乃大咨賞許為進取計久之以母老辭歸瀕行龔贈一匣編意為行李資發之則士人家書具云某年月日收銀若干盛密遣人常餽遺無內顧處久矣乃頓首謝依倚如初卒亦成其名尚書姬人顧媚號橫波識局明拔通文史善畫蘭尚書疏財養士橫波實左右之青娥知已紅粉憐才當時廣廈中人何修得此

我戰錄桐城某耆載將軍多隆阿戰績寫本未刻朱仲我說忘作者姓名矣

列子黃帝篇九淵張湛注云此九亦名義見爾雅而汧水之潘為淵注云音牽水之流行也按爾雅汧出不流何處度顯與矛盾耶

揚問篇蟬蠅歌雍門既去而餘音繞梁櫩三日不絕櫩作麗莊子梁櫩可以衡嫠殷敬順曰阜梁也今人但云餘音繞梁不知下有櫩字某說部引之謂繞梁為樂器之名尤誤

童島有二南齊書王蘊曰荅與童島貴賤覺異童島景文子絢小字荅蘊小字

董解元西廂金源院本也卷前題顧猪山樵點定夢鳳樓暖紅室刊校中多金時方言綴錄如左沒包彈宋包拯善彈人過譽人者因有沒包彈之諺鶻鴿即胡伶聰明之謂淥老北人指眼大小猶言大九伯按以習通雅陳無已曰世人以癡為九百愛曰齋被鈔言東坡亦用之鏤鐸喧鬧侃喧譁笑撐字之義句云一作鄧將軍日也啞你即哄你

舊感襲禮部已亥納詩一卷歸後題云道光庚子夏鐫板感別時別墅詩友加圈圈別有指與閱者所見洞殊卷端護葉有孔繡山憲奭手題絕句六首蓋定盦先生自刻初印本當時寄貽孔君者可珮也孔詩弟五首云一家眷屬神仙侶有女能文字阿辛莫愛南朝姜白石學耶才調自驚人元注君室顏雲夫人工書長女工詞近以次女許字兒子慶弟它日亦當能文也按顏雲夫人姓何氏阿辛後爲先生已丑同年劉星房良駒子婿雒詩自注云吾女阿辛清瑪延已詞三闋日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恉我竟不知也

道光丙戌武進劉申受禮部逢祿分校春闈一浙江卷一湖南卷薦而不售膛兩生行哀之龔魏默深兩先生齊名始此

己丑春闈同考王編修植閱龔卷至弟三藝小講以爲怪大噱不止隔房温平叔侍郎問之爲言此浙江卷必龔定盦也迺薦獲俾筱珊先生視余是科弟十房郎王同門錄得讀先生闈作首次藝氣格醇簡不骫時文程度孟藝小講亦不甚怪夏日校至小民視於下小講云凡者三代之制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詩弟四均尤難雅可誦歸得躰字句云山山名遠志入寢戀慈幃蓋杜先生猶爲俛就範圍矣先生一字愛吾七月初五日生與鄭康成同日生州先生以乾隆壬子生於杭州馬坡巷婕妤妾趙王印以宋拓化度寺碑相易又朘以五百金得之絕珍祕擬在昆山縣玉山適閣三層名之曰寶燕此卽也此云島沒切温入聲極合調五聲法

聚爲玉海孫綽嗣賦卿作金聲方言有適合正音者蘇州嘆骰子爲投子集均骰徒矦切音頭吾粵嘆正午爲賞午卽晌午也篇海晌始兩切音賞嘆骰子爲色子按骰子一名瑳旻色以之轉又緋四著色也

奇字可入詩者頰島沒切温入聲納頭水中也皮日休詩秋不霣夫容弓九月猶開窅窱花按童子初級聲律學從求平側無誤必須熟調五聲温陰平文陽平穩上問去頰入是也此云島沒切温入聲極合調五聲法

瑪拉特文清校尚乾隆五十年奉命赴庫倫辦俄羅斯

市易事明年會庫偷巡兵出巡被殺公檄俄人縛送殺兵者斬於界以徇阮文達督粵時夷船在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花犯乃自刎有擊斃民婦者亦予絞洩抵罪兩公事若合符節以迄於今纔百年內外耳因校續碑傳集記此不能無感

文清有門生四人皆名士不甚顯達者陽湖李兆洛荊溪周濟秀水王昶士涇包世臣

漢儒之學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

翁文端心存語告陳禮禮譔文端神道碑坿著之

潘文恭世恩有女五汪學源汪嘉森汪棨汪嘉梓汪德茂

其壻也五女歸一姓僅見

閨秀楊蘭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詩善畫見魯駿來硏人雜氏錄校唐時女冠多三字名字閨閣中殊僅見

薛浪語集和錢都官詩通學從初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虹況雄似人姓名惜無佐證不可考

均曾舉要云況湟通用亦無佐證不知直翁所本

明永樂時朝鼓敝欲更換禮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師以干支命名旭者通稱不妨丹言己也宋時以旭爲女伶之名武林舊事雜劇段數有雙賣旭老姑遺旭舞隊段數有粗旭細旭等目後省作旦遂爲男伶僭女者之稱旭本有旦音廣均集均並得案切今江南嘑少女役於人者曰旭子

余前記定盦先生壓飛燕玉印事閱姚氏衡寒秀草堂筆

記與余所記徵有異同即以羊脂玉爲之盤鳳紐爲余所未詳定盦以宋拓化度寺碑易之姚作夏承碑此即後歸潘仕成姚云潘德輿又云傳爲某僞作以紿定盦余曾於雲自在龍見鈐本精絕浚其非贋品也

昭君青氈枉歸化城外上覆古柳前有石虎一背刻青塚二字旁尚書有榻本與青氈圖黃尊古畫記石跋王昊據詩其褒一軸真書峻整歐虞之前模也古字徑二寸四分塚字徑一寸六分

冀太官壺銘太官銅鍾容一斛薛尚功跋云此器體類壺而銘曰鍾字書鍾字从金从重以止爲體益飲無節則流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益壺以取形鍾以示戒故說文以鍾爲酒器其義如之校金石錄周陽家鍾

銘跋云石鍾銘感歐陽公家其器壺也銘云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鍾容十斗鍾鍾古字通用此銘爲漢器所本並器壺而銘鍾或古時壺可稱鍾耳說文以鍾爲酒器恐別是一物（馬季長通卿嘗酒不清薛氏以止示戒之說亦近鑿大而深者爲酒鍾）

陶隱居墓志陸倕讀見寶刻類編閻氏（觀）江甯金石記入待訪目名勝記貢魯直跋王荊公書云熙甯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磚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益奇石高五尺瓏璁透豁上有雲巢二分書下刻辛卯九月陶隱居墓也其文高妙荊公常誦之因書天慶觀齋房壁德父易安同記見寘王氏仍園竹中辛卯政和元年是年易安二十八歲

閻黃冠遂以入石據此則隱居墓志係甄刻陽文其石刻舊係荊公書皆當入江甯金石待訪目未知是否即陸倕所撰文耳

鄉里也余與半唐各得撫本易安手幽蘭一枝（半唐所藏改畫菊花）石方政和甲午德父題辭（清丽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眞堪偕隱）左方吳寬李澄中各題七絕一首按沈匏廬先生（游）瑟謝蹟談長白普次雲太守（俊）出所藏元人畫易安小照索題余爲賦二絕句云云未知即此本否（易安別有茶蘼春去小影）

易安照初臨本諸城王竹吾前輩（志修）舊藏竹吾又嘗一奇石高五尺瓏璁透豁上有雲巢二分書下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見寘王氏仍園竹中辛卯政和元年是年易安二十八歲

容若自言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爲詩詞命名之恉見張見陽（純修）飲水詩詞序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會

廬行者語見五燈會元又見新州法演禪師章次

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見百千萬億樓閣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竝一善財而立其前自是梁汾訶名所本洲煙錄詩源指訣李觀作百年歌王湜請其法觀彈指曰遺子爪甲清塵庶幾文思有加此又一說

毛西河姬名曼殊屬太鴻姬名月上皆用佛語五燈會元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婦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又曹氏女泰昌時選入宮在掖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爲尼

五燈會元一書筆情延古無隻字涉塵濁此其所以佳也中多唐宋人方言及故訓俚字其精言玄悟綜掐豁露者卻於文字名言外了無所得良用慚怍已上三則已下二則竝校宋本

尤爲博通乘興之階梯余校是書竟輯五燈博聞若干卷

五燈會元札記　是書凡二十卷前有淳祐丙午徐鹿卿序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每卷尚有東京留守管勾開雕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臣何異改元通庵主補刊序跋等字竝鍛筆旬月而成南街第六號讀杜草堂主人寺田盛業暨書記曰本書也某君游歷得之攜歸貴池劉氏景鍥繕寫甚精每卷尚有陰陽國子監書籍之印記又有陰陽學教授臣申林女史姝重刻法眼原景德傳燈錄釋惟白道原景德傳燈錄釋贊寧宋高僧傳兩書互相出入定石刻是書亦不列名卷末今劉氏刻五燈云者釋苑珠林閩閩捐資人各一卷

是僧住山久者之稱起自唐時亦已古矣

釋肅曰隔壁問釵釧聲即名破戒道者曰它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睹吾儒曰人心惟危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交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泄州南泉普願禪師語葉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纔語住也未僧無對又溫州瑞鹿遇安禪師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寥事纔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龔定盦己亥雜詩纔語本此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霄山北闕秀吳嶺香藻詞名香南雪北本此鎮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將示滅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衆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梭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抑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抑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如右云云或半出繙

文公以諫迎佛骨左官潮海遇抵潮後謁靈山大顛禪師信印森至一人之身相去未久何遽矛盾乃爾大顛章次云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抑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抑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如右云云或半出繙

自稱名可以圓其說矣

流漾餘未可知耳

外國稱中華爲支那見法苑珠林淨飯王太子說六十四種書中有支那國書注卽此大唐國又宋史天竺國表伏願文那皇帝校五燈會元千歲寶掌和尙（中印度人）魏晉間東遊此土迄唐貞觀十五年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支那字入詩始此又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見潭州石霜慈明禪師章次又五天一隻蓬萬前攙動支那百萬兵見明州瑞巖石窗禪師章次

五角六張一作四角瑞州大愚守芝禪師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

洪容齋云今人以冬至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啟雖前輩或

不細攷然皆非也乃至禪門舉唱亦喜用之明州光孝了堂禪師上堂云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舒州龍門清遠禪師章次亦有書雲前一日語

某甲某乙近人小說以稱失記姓名人唐宋人則以某甲自稱道明禪師答盧行者（卽六祖）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此緇流自稱某甲也法華志言大士章次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此常人自稱某甲也襄州龐蘊居士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過倒曰某甲相扶又李行婆曰某甲終不見尊顏過此嫗女自稱某甲也

休咎卽古人杓卜遺灋也

市駔輕脫吳語謂之滑頭斯語自古有之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往見五祖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說不識彰曰畢竟說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厭侍者曰是那裏僧曰向曾在和尙會下祖曰怪得恁麼滑頭

船子和尙偈云別人祇看朱芙蓉香氣長黏繞指風兩岸峽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漁歌子也法常首座漁父詞云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蘆花風瓜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變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鳳千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日送鴻飛去漁家

徹也可入宋詞總集又西余師子禪師偈云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槍不入時人意亦天然長短句

唐羅隱詩可中用作鷓鴣被可中恰宜也宋人亦用之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福州雪峯思慧禪師語

肩笁哨艇乘興而行楚州勝因戲魚禪師語哨字活用猶言緊著五燈雅訓斯類甚鮮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犒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甯開書局於冶城山延搏雅之儒校讎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住冶城者有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似落也王頌蔚題書庵抱殘圖云湘鄉相公老開府手墨凶欃扶日月郎亭兀兀求遺書四部先刊甲與乙朱孔彰曾祠白詠云劫歷紅羊失五車濃香班馬選梨初欲將節義風天下先刻船山百卷書落花碧草冶城東丞相車來訪侍中漢代經生都老去春光宋宋日華宮

蓮峯居士矣但未知圖識何所本耳

占石刻紀年之異者曰閼作蟬嫣麟鳳瑞象圖銘龍起蟬嫣（旺陽）丹甲辰作甲龍趙與譔雲龍風虎四大字滇蒲甲龍（宜興）丙午歲名上冠爾雅字重修天安寺記至元三年爾雅（東朝）柔兆攝提格（邵陽）以萬千二字平列代年字善公和尚塔幢至正十五萬千歲次乙未（曲陽）紀月之異者韓敕造孔廟禮器碑霜月之靈（按霜月即爾雅相月或以為九月訓九月肅省也相作霜非是古文通段有省有增鶖鳥則鴻鵠之鶖作鵬鶖自注鵬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鶖色同故謂為鵬）左傳劉德淵等鵲山謁神應王廟詩中統壬戌春三閏月作鶖）那台寶集寺沙門口口造陀羅尼經幢紀統三年正月小異大封龍山頌延祐七年月紀豕韋（元氏）范陽張公先塋碑月建菊月（甘肅）閏月作潤月孟惠珍冊人造象天平四年潤九月劉呂龍造象開元廿三年潤拾月（完縣）會善寺岑法師塔銘元和五年潤正月（登封）登封作潤者多不具載鄭城詩並題名紹興辛未後四月梁公石塔實錄記大定十一年辛秋七月（房山）紀日之異者禮器碑皇極之日（五日也）趙與譔雲龍風虎字季春圓日眉山李壁等題名慶元三年（大足）狗日（魚山）栖雲虛靜真人壽窆記至元二十年季春祥日（登封）登封作祥日元巖翟子墜題名重午休務日洑波巖劉鉉等題名政和丁酉絕煙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為唐公主履見衛藏圖識（馬揚盛纓）節碧虛亭龍躍等題名紹興丙辰上九日（禊日也）趙與譔纖足始於南唐據此則唐時已有之作俑者非

等題名嘉泰甲子月夕前七日桂林臨賦
圖並記淳祐壬子四月結制日桂林臨賦
太簇月七日大雄森文日監嚴寺讓公道行碑至正元年
仲冬新復日清炎兜舒石魚題名紹興癸酉書雲日治州移
刺綵驪山有感詩承安屢維協洽書雲後七日臨潼顧瑞堤
等題名淳祐六年二月中元英德玉皇宮四帝御押宣和乙
巳重六日博山沙門國威造陀羅尼經幢長慶甲辰十月冀
落十二葉承書劉振記造陀羅尼經幢光啟四年月當姑洗
黃鸝十有二葉山房孝行村記大定己酉孟冬冀芳九葉貴縣慕庭二大
二葉山房孝行村記大定己酉孟冬冀芳九葉貴縣慕庭二大
字大定廿二年春八十日定州縣實子碑太亨四年四月上
浣南碧落洞鄭介夫等題名元祐丙寅五月中沐英德蒼玉
洞陳暕題名嘉泰三月下潘七日長汀紀時之異者劉忠益
忠蜀造陀羅尼經幢天德二年五月四日統時涿木許延蜜
造陀羅尼真言幢統和廿八年七月九日晨時又丙寅作
丙寅見萬歲通天二年馮善廓造浮圖銘戊辰作戊晨見
宣和七年王士宗造破地獄真言幢壬午作任午見咸雍
七年李晟為父母造陀羅尼經幢
賜賀蘭栖真救書并贈序碑大中天聖九年歲次辛未孟
冬月校即仁宗天聖九年也宋朝四字年號祇有太平興
國大中祥符此云大中天聖史冊所未載也
夫容敏為亡母造象證聖元年二月五日夫容即芙蓉本
字此姓絕豔異
口州參軍辛仲迪妻盧八郎墓刻長安二年女人男名僅
見
紹熙沽酉眉山張德固等題名宜賓酒匠劉七翁題名
泰和元年長清沽酉酒匠天然對偶湧金姚盛玉糊刷張貴
臨桂伏波巖題名乙未元日端臣隻遊姓李宗哲同人
名勝志隻遊獨遊也
廣利禪詩四大字黃山谷篆書無為學宮真宗御製文宣
王贊宜和乙酉米元章篆書二公篆書世不多見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延祐六年趙孟頫正書並篆額歸安
是松雪弟行也孟頫字子俊文敏弟官至知州畫人物
花鳥顯佳見畫史會要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冊一卷一冊繪十三女弟子小
象人各一絕盛昆山李菊農傳元家余未之見卷則長幀
布景者也盛貴池劉氏聚學軒丙午開歲余從假觀庋蕙
風移逾半月王文治題首冀東尤詔寫照海陽汪恭製圖
隨園序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
女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汪二君為寫圖布景而余
為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位業之圖其莊柳下姊
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泉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
坐撫琴者已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
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
新之女續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妹也稚

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甫人泉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豪若有所思者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坰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廣山屈婉仙也倚竹而立者將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金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憲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面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集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日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二

印袁枚白文己未翰林朱文隨園親筆白文又序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婁

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羼入乃托老友崔君爲補小圖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瑛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於吟詠綺蘭有旺秋軒詩集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印隨園主人白文

花裏神仙朱文此印先誤用後改捺正題詞最三十一家再題者一家熊枚謙山七絕曾燠七絕五王昶七絕四胡森七絕九擬小遊仙體俞國鑑七古吳蔚光七絕五慶霖晴村七律張雲璈七絕古王文治七絕劉照七古王鳴盛七絕二康愷七絕李廷敬七絕二董洵七絕二歸懋儀七律四梁同書七絕二郭

墊七古鰲圖七絕二成策七絕四安盛額七絕二張溥七絕吳瑛仙珊珊七絕嚴蕊珠七律二姪婦王蕙芳七絕四吳瓊仙再題七絕四席佩蘭七絕五姪女淑芳七絕八戴蘭英七古徐爔仙呂道情一闋陳廷慶七律錢大昕七絕二沈文淵湘七絕四丙申購圖後有錢元章等觀款郁熙灝題弁誌購圖題記咸豐乙卯慶霖詩云紛紛都是墦間才境過聊將往事諸白髮傳經人縱老紅妝問字例誰開春歸蓉館千花擁泪下銅仙一笛催知否披圖憐宋玉雌風無復到蘭臺王文治詩云寶石山莊啟絳帷春波十里漾琉璃逃禪倦客真僊侶親見湖樓問業時自注壬子三月先生修詩會之日治訪先生於湖樓孫雲鳳雲鶴治同年春巖泉使之女也以年家禮相見先生因並命諸弟子皆出拜焉

石山莊靠鏡湖人閒清絕一方壺十年枉作西泠夢早已全身入畫圖先生端坐彩豪揮爭捧瑤箋問絳帷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選刻新詩昉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自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覘入座來老壽翁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真霸願同伏勝傳經例一个門生授一經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袁淑芳詩序云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眠淑芳亟拜麝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圖命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正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閨日午天嬴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圖集閨中賦茗才轉囮鄭重不輕問水沈一貼剛分與鵲尾金鑪手

熟來此事推袁得米曾詩禪仙女玉傳燈嗤它一箇徐都講猶自編詩詫友朋自注西河集卷徐昭華詩詠絮多慚謝女才它時內集定教陪學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葉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妒逞生排不二千年螺丸只賜女門人閒說隨園例可循閨友莫嫌今破例元須讓我數家珍畫圖才卷又重開白髮紅妝細認來拌者它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侍公容我盥其閱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兩圖最十七人以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爲最清雲鶴莊雨樓詞世勛傳本襲藏辛卯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琅館藏本逐鈔後乃盛傳吳下風格在秋水莊盤珠變影鬬之閒　請業圖雲自在龕有臨本悉依元圖寫真衣服妃色花石渲染濃淡從密無繭髮殊傳世久遠殆能亂真矣

楊盈川序王子安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見推許若是而云悅在盧前耻居王後何耶

江甯方言風音同分最爲近古詩稀分綌分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勞我心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是其證也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亦同句叶也楊升菴云風古字今切詩騷均可據雲夢周禮作雲瞢逢蒙史記作逢門尤爲風分通叶之碻證　周禮秋官士師注辨讀爲風別之別下文傳別注亦同風別即分別則是風分二字竟可通用不唯風讀若分矣

穆宗朝榮文忠直內務府一日　上命提庫儲五百兩購木瓜文忠奏各宮陳設木瓜所司悉已供進即欲添購何須如許鉅款　上怒曰汝嗤查我用耶文忠碰頭奏內府度支出入冢鼕須記帳籍未便無名提撥也　上爲之霽顏竟寢成命

庚申五月考選南齋翰林　命題鮑明遠數詩即云一身化閘泗二年從車駕者是也時順德尙書亦與試竟無人能記誦元詩者

內閣公事向例由侍讀持至朝房呈堂畫諾侍讀立呈中堂亦立而畫諾軍機中堂非畫不可其不兼軍機者適在朝房則畫不在則關如可也

畫諾均用花押堂官押形長而狹內閣繕寫簽文左邊一行漢字字徑三分即恭擬之諭旨中閒一行滿漢合璧亦左　國書右漢字字徑二分衙門名及月日事由背面右下角滿中書名左下角漢中書名即繕者蠅頭細楷才徑分許若姓名筆畫繁密頗以爲苦昔有中書丁姓更名乃一姓名共祇五筆取其便於繕簽也王辰癸巳閒某日　上披覽本章一簽偶稍觸損　命特臣依式更換　國書敕奏事處繕寫漢字則　御書大

小均如式蓋尚未呈　慈鑒也簽下閣臣見紙字均異
後乃揣悉係　特旨更換者是日繕發漢中書爲陳再廉
湖北宜都人　東華綏被旗翰書名一時傳爲佳話而　聖躬孝
謹亦藉窺於萬一足令薄海同欽矣　御書昉歐陽詢峻
整端勁每於欽奉硃簽時敬謹瞻仰欣幸無極

列子黃帝篇因以爲茅靡莊子應帝王篇作弟靡古無第
字弟即第也第與茅通鄭恆墓志私第作私茅唐人用字
猶近古也戰國策秦固有懷茅邢邱史記作懷地當是本
作懷弟音同致誤耳第又通苃儀禮既夕禮第爲苃埤雅
引列子茅靡作弟靡弟讀如稊詩言葇荑稊黃也月令靡
草故知頹靡義通未詳何本　帝弟亦形近

玉女投壺每投十枝百二十皇設有入不出者天帝爲之
罄噓梟一作嬌楊大年詩書題柱是藏三尺壺矢誰同賽
百嬌謝無逸詞雙槩枕百嬌壺升庵外集甲辰四月晤半唐揚
州半唐問余嬌馬二字之誼未能會也今知殆即梟馬耳
借不能起半唐商定是否又玉臺新詠序雖復投壺玉女
爲歡盡於百驍驍即馬也唐張琮碑未嘗富貴嬌人騎作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卒誼曰孟嘗君惲子居云誼法無嘗
義亦無孟義國策靖郭孟嘗皆生前號也孟與嘗地名大雲
山房藁記方密之云呂覽商文與吳起語相事史記作相田文
與吳起語漸子謂孟嘗封於商愚謂嘗商音近相借通雅方
氏之說可補惲所未備

麻田建除之名見於古史書者高貴鄉公集載自敘始生
祺祥曰惟正始二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
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師古曰
建除之次其日直定

嚴鐵橋鈞臺詩云天子牀中天象成羊裘脫卻又歸耕客
星不是蜚熊兆渭水桐江一樣清自注張紫澜云先生就
徵曾遭星變浚意歸耕前人都作死暮語非事實也客星
有五見皆不祥況犯帝座觀開元占經乾象通鑑自明淩
揚藻蘅酌編云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曰老子曰國皇曰
温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温星皆爲咎徵韓昌黎謂
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

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亟場無事
民得安生其殆老子星歟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
出無時其居無定寓于星辰之閒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
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世稱嚴子陵
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攷通鑑子陵就徵在建武
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客星事至建武三十一年
有客星薊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温
星之類歟據此則客星之出亦尚有辨但不祥者多子陵
客星事不見於史不爲災故不書耳柳氏舊聞開元中張
說恩注無比肩宗與說二子均坦如親戚兄弟杜詩贈張

四學士云宮中漢客是言掐與蕭宗爲布衣交如子陵之於光武是亦以客是爲佳話矣

以地名名船中國古亦有之三國志吳主傳弟二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曰長安

複姓單舉下一字如千木馬長卿之類大都後人稱前人則然蜀主謂諸葛公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同時人如此稱姝僅見

唐張允禕口口口之陰謀僻左丘之微婉姓左丘耶抑名之下一字從略耶

江南有察戰巷金偉軍云察戰官名見建康實錄（金陵待徵錄）

壁閒見方子嚴（濟師）退一步齋詩集余己丑入直見壁懸張溫和所畫紅薇惜歲久矣黯黝殊甚壬辰癸巳閒則

楊都有察戰巷大豬象也

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滕河南曰鑪蘇浙曰鹽豆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獅四川曰鳳湖廣曰乾魚所廣曰蛇雲貴曰象各以是相嘲莫知所始按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云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鸛鵒讙譁於林木謂吳蜀也則斯語由來舊矣

勤直公昇寅戈壁道中竹枝詞皮冠冬夏總無殊皮帶皮褲潤略酥也學都門時樣子見人先遞鼻煙壺趙撝叔勇廬閒話甄錄鼻煙事極蒐此詩未載　江都蔣超伯南潛

話語洪稚存先生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

復尚鼻煙皆刻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又杭大宗懈谷馬君傳君迎　駕江壖曼蒙恩賚賜　御書石刻貂裘荷包鼻煙壺等物則鼻煙之起當在乾隆之初是物最難感弄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苦畏梅潤侵煩須人氣燠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似爲鼻煙詬也此條亦可補趙所未蒐

荀卿名況漢書刑罰志作字況而藝文志及楚元王傳則亦云名況也

祝鏡颯侍讀繪宸園紅藥圖都轉有詩並懸直廬壁閒見方子嚴（濟師）退一步齋詩集余己丑入直見壁懸張溫和所畫紅薇惜歲久矣黯黝殊甚壬辰癸巳閒則以木刻易之矣

贛草別名妓女見本草綱目閨睢一窠二室雌雄異居今人謂母贛草而以關雎頌美人婚姻殆未深攷

古以歲襄語入史書者余彙記之得三事一戰國策（韓二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一後漢書襄楷傳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陽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章懷太子注太平經典帝王篇曰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

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云云一則天朝張薛丞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耳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扁鵲軒轅時護醫者之名其後秦越人善醫人因以名之

曾子西施毛嬙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曾子去吳越數百年則古有此美人而越女慕之爲名耳古人沿襲盛名亦各從其類矣

唐人聯句第一輪每均下注某名送某官或曰上某官同列則曰送所尊則曰上劉賓客集春池泛舟聯句云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禹錫上相公取酒愁春盡留賓喜日長慶送兵部柳絲縈畫舸水鏡漾雕梁羣送贊善張籍送國長潭洞迷仙府煙霞認主客已下則但注送張司業鶴聲隨笑語行色入壺觴

醉鄉名而已此式近人無昉之者但各注名或字之一字大都未經人道

古名媛有節爲才掩者謝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刀出門遇賊手又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嫠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也史通稱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時猶豐少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哀痛傷生二磨笄之苦節也之二人者世徒以才藻豔稱抑末矣

葉見南記揚州顧生遇陳提督元勳事與觚賸雪遊絕類生名禔字繼明家平山堂左依水爲園買美鬚十二教之

歌舞夫人況氏淮安太守女妙解音律親爲家妓正其曲誤云云吾宗閨秀見於譔述者絕尠淮安太守亦未之前聞惜葉記不具其名也

文襄公福康安平西藏還以奏銷屬部吏吏索萬金文襄怒曰汝敢索我賄耶吏白非敢索賄爲貝子中堂計耳中堂大功告成　皇情豫悅奏章速上立邀　俞旨部書才十數人帳牘雲委非二年不辦彼時交部核議則事未可知矣誠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顧書人多顧書人必需款甚鉅職是之故唯中堂圖之文襄立予萬金越旬日奏聞依議

宋周晉清平樂云手寒不了殘碁篝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倚聲家爲金石學是魚與熊掌也

晉字明叔號晴齋

劉禹錫謝手詔表末云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具別狀即今之夾片也

端午日壁疥鍾馗盤飣角黍近世風俗南北皆然劉賓客代李中丞謝鍾馗屏日表云伏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繢其神象表去瘟之方須以屏書敬授時之始代杜相公謝表云星紀方同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則是除夕而難知故古云知音者希也

尤袤全唐詩話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淩晨百花齊放咸服其異李松石放珍譔章回小說名鏡花緣言武后時百花齊放事本此松石卽譔李氏音鑑者

涪州石魚劉叔子題詩記末云孟男貢士從龍書寶祐二年正月
顧起元客座贅語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
一彈則笏板矣孟孫笏並字書所無不可識筱珊先生云孟
當是命字校勘記孟孫丑楹維字均缺筆熙從三个參差皃西
閣拓本似字翁北平所見老祖一轟字完整此非俗字
李太白集有情深樹五絕一首語殊泛泛注亦弗及不知
情深樹爲何物唐劉黑仁等造徘祠碑永泊二年兒金石錄徘
徊亦不知何物明王世貞宋版漢書跋桑皮紙白潔如玉
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鷹緻墨色精純溪
潘流潘皃　天祿琳琅溪潘流潘藩不得其解吉林試墾章
程　虎慶十九年　於拉林東南夾信溝地方設立三屯每丁
窩俊疏進

撥給荒地三十晌元注晌六畝有奇俞理初云六畝其誼亦未詳
驗方新編一書盛行宇內幾於家置一編然所載之方有
奇驗如神者亦有必不可從者如疔毒忌酒乃云白菊花
金銀花甘草等分用酒蒸服之類是也近人至謂輯是編
者爲好仁不好學安得一一捃擇而標識之
直隸定興縣有天啟六年奉　聖夫人德政碑黃立極誤張
瑞圖書揭衙皆稱義男書勢絕精朽碑人李雲從曾拓一
本貽筱珊先生此碑見今猶存客氏定興人也

宋史有傳字存齋一字存窓絕妙好詞有周晉訪牟存窓
南溟釣隱點絳脣一闋癸辛雜識云牟端明圖本郡志南
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
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縈牖雙李亭梓舫齋峴峨一畝宮
前枕大溪曰南溟小隱吳興掌故集云牟子才字存窓其
先井研人愛吳興山水清遠因家湖州之南門俟園中有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
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
寶之變倖歟疏趫詞篇浸潤宮掖甚觀脫靴之圖未嘗
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
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

欣戚也陵陽牟子才贊　字徑一寸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口兮爵祿我
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棘道而九日姑孰也
其符紹□□□歟□□□□□□□□□□□□□□□□觀反權之圖
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
兮渺鷺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
何所榮辱也陵陽牟子才贊
先祖存齋先生立朝剛正忤閹宦董宋臣以集英殿修
撰出守姑孰作脫靴返權二圖以寓意宋臣益怒乃罷
郡去理宗悟召入真拜翰林學士有奏疏十卷後以資
政殿大學士致仕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于今八十三

圖較精整返濯圖尤剝蝕潛翠堂跋云當壯寶祐間子才

年矣不肖孫承行省命監督洛漕敬奠祠下摩挲石刻
瞻拜而去至元戊寅五月孫承務郎湖州路歸安縣尹
兼勸農事牟應復謹識 在城雜圖左方
 同省參議范仁卿振 在城雜圖左下角
東坡祖名序爲人作序皆作敘字劉賓客集凡序皆作集
紀始亦其家諱歟張丙齋漢縣字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
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二先生者或亦執是說歟
韓材造孔子廟禮器碑砌埏作胡甎 本朝避端慧太子
諱或用磚字恭代殊典雅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
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
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謂
金城作花戀而花戀遂蒙不白之冤安余嘗謂花戀才調
冠時非尋常不檷者流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
采桑子詞題馘朔驛壁云初離蜀道心腸碎離恨縣縣春
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甫就前段而爲軍騎促行後有
無賴子足成之云三千宮女蓮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
只恐君王恩愛偏太平清話謂花戀至宋尚有十四萬人
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豈有隨景行而書此敗節
之語此詞後段淺非花戀手筆稍涉倚聲者能辨之桉郡
齋讀書志云花戀夫人俘輸織室以罪賜死烏得有宋宮
龍幸事鄉於近錄襲談所記互異未定孰是孰非及證以

鬼氏之說始淺知誤在叢談而采桑子後段之誣尤不辨
自明而花戀之寃雪矣
晉王射殺花戀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謂是閩人之
女南唐李煜選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云云此又一說據此
則亦必非作宮詞之花戀夫人也
曩見某字書云鉢兩之兩作兩參兩之兩作兩不可通也
桉均會舉要兩再也从冂則是參兩之兩亦可作兩矣
宋人不諱再嫁范文正置義田贍族嫁女者錢五十千娶
婦二十千再嫁三十千再娶十五千見中吳紀聞
張伯玉公達六經閫記計庸千有二百楹十有六棟三架
露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榮悅圩墁陶甓稱
銷不過牡丹情中半傷春酒病玉質漁父詞遮些快活有
誰知聖得事須稱銷遮些皆唐宋人方言
康熙三年以八比文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
丙午直省鄉試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復用八
股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請廢科目大學士鄂
彌泰等議駁今日新政之朕兆也
古時婦人封號不甚可攷宋徐度卻埽篇云宰相使相妻
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繫其

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爲郡公郡侯而妻爲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爲縣伯子男而妻爲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爲小郡小國公而妻爲大郡大國夫人者此唐制也宋被采用退朝錄云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尙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樞密參政母繼南郊封國太夫人大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僧制學士以上給諫郡君縣君此宋制也退朝錄又載官告之制云國夫人銷金闈

現任兩府母妻使團練法錦標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皆給綠絲綯帶郡君縣太君五色羅紙七張韋錦標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韋錦標袋以上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直學士以上給諫君遵都刺史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通系羅紙七張

元以詞曲取士於載籍無攷當是用爲行卷耑延譽圖進取耳

蘇氏鶚演義云長安城北古漢城中咸宜宮前有石麟臆前有八分書大中八年宣宗遣近臣撫之曰大夏真興二年陽平公造石麟此唐人金石話也

琥珀之說不一博物志云茯苓所化酉陽雜俎龍血入地爲琥珀元中記楓脂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嶺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蜂出土人燒治爲琥珀或云雞卵可作琥珀又云蠭桃入地所化唯莆亭客話云凡虎視只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候因此其說甚新可補諸家所未茹

俗呼鬙髮匠爲待詔校中吳紀聞有龍待詔相笏條則是相士亦稱待詔矣相士一僧相工見通鑑一百四十一齊紀明帝下

哄士卽騶卒喝道者見隋書捷夫報錄人見中吳紀聞庸幹廚中司香火人見劉賓客集又老獲卽老僕見紀聞宋閻蒼舒元名安中改名蒼舒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有閻安中又有閻蒼舒誤以爲二人也

鼈得粵東鄧忠壯世昌所書挂屏四幅書執凝勁珍逾拱璧比閻日本人所著清日戰爭實記記公死事狀甚悉足爲遵墨增重亟述如左致遠管駕官鄧世昌勇敢有膽略靈島之役清國將卒在高陞輪船多爲日兵所擊沈世昌欲復其讐此日在致遠艦內見日本第一游擊隊將救赤城比叡危急卽鳴輪迫之日兵擊傷其底艦殆傾覆世昌知其不免猶欲奮身不顧碎日軍一艦以決死撞擊浪速艦艦行駛不能近彈丸如雨沛然注射一艦艦體益傾欹遂亦顛覆世昌以下皆死廑得免者七人元注鄧艦長畜巨犬同殉難事則于美國人麥鼻茲茲布威廉氏黃海戰史日本人所著高雨近世史記甲午中東之役不逾二百字殊簡當合史裁唯云清國海軍全軍覆沒則非信史實迎降非覆沒也此不可不辨俾後之人知悵脅日人爲是曲

筆者意在表異日軍得力耳

廉堂之最外近邊處也故貫誼云廉遠地則堂高簾箔之廉垂竹於堂之最外近邊處故从竹从廉廉亦聲釋名云廉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於誼嫌整未優

錙小徐云即劉字近人於劉略斑駁字徑書作錙亦有本姓錙者明史文苑王鏊傳坿錙炳字彥昺鄱陽人

臨桂彈丸山有清熙九年青社錙良弼傳鳳（闓人）題名見曾學佺廣西名勝志又明錙炳有詩云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過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緣到淮南弟幾橋見孟超然瓜棚避暑錄又賈頑山有洪熙元年大足縣教諭江西錙畋人之碑見張澍後遊賈頑山記

鄱陽洎溪石刻鄒圖二篆字前筆疑爲宋周應合（讓景定建康志）者（疑南人自號）惜應合無遊永確據比閱廣西名勝志水月洞三字鄒圖居士書鄒圖乃宋靜江倅吳億別號據此則洎鄒之跡爲吳來倅桂道經永州所書無疑前云周應合別號非是前筆此段已刪（按桂故億字大年蘄春人臨桂龍隱巖有億篆書題刻亦稱鄒圖居士）

乾隆六十年會試榜後　帝簡大臣按閱遺卷得三人特旨授內閣中書是科總裁爲諸城劉光賁滿洲瑚圖禮武進劉躍雲弟一名王以銜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胞兄弟　高廟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　命嚴行覆試亟恐有屈抑別　簡大臣將落卷悉心覆勘大臣以蕭山傅淦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進　呈俱　命授內閣中

西河五官姑用當右手攻門生課作左手撥算珠耳旺門生背誦目視小僮澆花口旋會門生問難旋與夫人詬詈夫人告門生曰汝輩謂毛奇齡博學乎渠作二十八字詩輒猶祭滿几非出自心裁也又西河姬人曼殊爲夫人淩虐致死此事尤於記載中婁見之比閱完顏惲珠　國朝閨秀正始續集乃有夫人詩二首未免爲焚琴煮鶴之事各說部所云殆未可盡信耶抑西河不止一夫人有元妃繼室之殊耶當再詳攷夫人姓陳名何蕭山人子夜歌一去已十載九夏隔千山雙珥依然在如何不得環白露收荷葉清明種藕枝君行方歲暮那有見蓮時兩般秋雨盦隨筆載五官並用作詩類祭兩事云其夫人陳氏則是即此能詩之夫人矣

十八學士有三一唐太宗朝閻立本畫像褚亮作贊其人爲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蓋文達蘇勗後薛收卒補以劉孝孫此貞觀文學館十八學士也一明皇時韋鼎畫像上自爲贊其人爲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馬朝隱唐子元侯行果韋述欵會其趙元默毋煚呂向咸廙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此開元舍象亭十八學士也一楚文昭王（希範）晉天復四年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策府以李鐸潘起曹悅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頊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拓拔恆李宏皐廖匡圖徐仲雅爲十八學士

見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謝與槐督學廣西喜臨桂儒童張鳴鳳文筆奇古訓之曰子不思不成名患胸中無全書耳　金鼇金陵待徵錄

處士嚴忠名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赴孰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李賓客泌常與之遊辟爲桂州支使　劉禹錫薦處士嚴忠狀

嘉靖時倭寇作亂有田州瓦氏土司岑彭甚驍勇瓦氏土司岑彭妾也將兵頗饒紀律所至秋豪無犯　方濬師蕉軒隨錄

李壯士安廣西人從主簿李宗昭官靡嘉靖癸丑倭犯福山壯士持短兵薙芟往覘遇於上墅虜僅數人盡渠魁之驍捷精舍反覆辨證公深相容納至稱主張陸王無害於宋學公亦不拒之也蓋公晚年修踐純熟未始無意於上達之境　續碑傳集

彭剛直微時肄業石鼓書院兼充協標書識協將令爲子師卽臨桂麻維緒後以鄉舉官湖南令有才名　同上

桂撫鄭祖琛平雷耳浩孛世得兩巨慈又越境合楚師滅孛沅發又禽修仁務捕賜城股匪陳亞潰實諸法降張國

之驍望者壯士一箭斃其前鋒又手刃其三失足坎中被害有司禮葬山原開一穴乃得成壙似默佑云　常昭合志稿引粵西瑣記

宗稷辰譔佟欽堂墓表云嘗與公推論心體於桂林之華害有司禮葬山原開一穴乃得成壙似默佑云　常昭合志稿引粵西瑣記

魁琦字伯韓小岑先生四世從孫故靖藩苗裔也

福州孟超然使粵日記　乾隆乙酉典試粵西閱卷將畢最賞春秋白三號卷文氣揮霍薦卷無出其右者商之積公積公以弟二場詩有疵句余曰此卷卽不元斷不可不以弟二人相處也解元卷氣度頗佳三場俱稱要其筆力不及弟二名也宴鹿鳴日見弟二爲浙生籲長身玉立年纔二十餘來謁詢以素所業曰最喜劉克猷文弟三薦排鼻展拓信非學克猷者不能爲也葉毅菴前輩相見時云弟二名

弟三藝中間竟是金嘉魚筆意文章定價豈虛語邱椒潘先生字力上桂平人後官平樂教諭工倚聲余曾與鈐閱入粵西詞見先生詞集五卷詩向何王有班疑或偶脫輯繼之矣耳　按廣東通志潘拱辰字力上桂平人工詩善畫

孟瓶巷云瓜瓞遐綿錄　余見歸桂相國為冢宰時掾吏日有小揖公於無字處皆裁取之時方修則例余為提調官見公每卷批駁處小簽皆此紙也又外僚書稟率用紅紙手版公會書訖裁其銜名還之餘紙留以別用

陳文恭素性謙退凡事不肯先人一日與尹文端同直談次文端謂吾二人皆老矣乘化歸盡未知誰先文恭不覺遜謙曰還讓相公

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　御名前此敷歷數十年章奏書名均與　御名上一字同　揮麈大雲山房雜記

王述菴先生云陳桂林相國任司道時与上憲論事不合上憲庸以迂闊公謙不敢當上憲詢問之公曰迂者遠也闊者大也憲慚以還大安得不謙　英和恩福堂筆記

廖叔籌字壽竹本林來齋女繼廖氏禮部郎長洲許雪邨均配所為詩和以壯閒寫花竹陳榕門相國以為不減管道昇趙文敏風味　見魯驗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文恭理學耆儒迺閨秀以繪事得家鑒賞良非易易

揚州鐵匠進德字初以事徙桂林著醫學指南若干卷

遊吾粵也

紫霞翁題名桂勝名勝志諴志金石略並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遊白龍洞記云壁間有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一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又遊丹霞巖九龍洞記云洞中有題名二十四字曰子誠子敬子武爭若同來遊此若問題巖歲月已見南山書字大約明已前所爲矣桉此題名亦未經著錄宋人筆也爭若乃方信孺字臨桂諸巖洞信孺之蹟鮮矣丹霞巖在宜州城西南五六里

曹學佺廣西名勝志鬱林州引金石略云唐鬱林觀東巖壁上崔邈八分書併撰文開元七年正月立桉此文在江

蘇海州諴志亦誤收原出於此雲臺新志著錄在鬱洲山之麓

將軍洞在博白縣南石壁刻云南州刺史守領將軍龐孝泰南州博白人龍朔中桉嘉靖廣西通志人物傳唐龐孝泰南州博白人龍朔中以左驍衛將軍爲邊東道行軍總管與蘇定方程名振等征高麗孝泰以嶺西兵遍蛇水蓋蘇文來攻孝泰兵敗死之名勝志稱其少以忠義自許將軍洞題名屬初唐忠義之蹟誠瑰瑋矣博白縣本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四年析置南州并置博白縣六年改南州曰白州仍以縣隸焉

宋忻城縣今忻城土州磨崖西山功德記拓本左上角有東武劉喜海燕庭氏審定金石文字之記朱文印今歸繆氏藝風堂金石書未經著錄高一尺八寸五分寬一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三字字徑八分人姓名字畧小行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

書額西山功德記五字橫列篆書徑二寸

貳心功德記

時紹聖丙子歲募誘衆緣各施資一緡省命工匠子此巖鐫石　佛聖像一尊裝彩完就勝利殊緣上願當今睟壽國泰年豐中願郡幸遷榮法輪常轉下願存亡獲利蠢識含靈皆歸佛道已當年間孟秋月慶讚列其施財名者子石庶廣摽題以傳不朽

信善弟子徐多敭陽留　廩誠　吳天錫　韋峭　莫全璽　莫休　徐晟　蒙想　蒙靖　吳黃　莫佛丑　葛語　莫拘　韋氏二娘　城面何氏五娘

臨泉寺比丘道違　雲帰　惠琮　惠晟　道盈

道雪化首僧惠罕同開山勸緣僧

桂州西門匠人區煒鐫　杞邑鄒時書

馬平仙奕山立魚石室題刻七段拓本亦東武劉氏舊藏今歸繆氏藝風堂檢諴志金石略無有也諴氏書詳於臨桂一縣外府石蹟寥寥如晨星矣曹氏名勝志著錄石刻亦臧詳臨桂一縣

太子中舍知柳州裴彙嘗勾本路當平劉誼元豐二年九月廿五日同遊

右題名正書字徑二寸至二寸凡分不等右行按裴象彙元豐三年以殿中丞知潯州見嘉靖廣西志秩官表劉誼字宜父吳興人歷官江山縣丞通直郎簿寺丞提舉常平實南西路轉運使元豐初奏減役錢一千三百餘緡見嘉靖志秩官表名宦傳及桂勝郡賢沈香減鹽價四十餘事上稱其諭事持節南方請罷員上稱其

有陸舊之風坐德王安石罷歸隱居二郎山有文集奏議行世見枕故又按桂勝謂以元豐二年六月初三日題名臨桂伏波巖十二月十七日題名臨桂雉山其實遊柳州在是年秋冬閒當是管句常平須按行各郡耳

陶潛泛菊孟嘉落帽皆一時行樂之盛耶因率幕官島

元脩教授張思馬平簿尉裴彥計登仙奕由立魚會於

靈泉寺元祐壬申重九日假守曹現題

右題名正書字徑三寸彊弱不等

淳熙甲辰九日都守李肯俊子壽率教官聶有仲徵

幕官蒲少徵明舉丁康時邦佐寓客李閬德和江榮甫

仲小酌立魚石室爲登高望鄉之集

右題名正書字徑三寸彊弱不等

紹熙辛亥臨川涂友文伯九日率同官登高上仙奕

齋楮墨拓崖壑之文以貽張羽王鳴鳳爲作桂勝又云朱

小岑張石倚精研金石吾粵金石家言劉公提倡於前朱

粵西金石略序云萬厤中制府劉公繼文字節齋靈壁人嘗令人

山讀王初寮磨崖把菊於立魚峯之石室並山出小梯

源訪鴛鴦書院遺址薄暮泛舟而還豫章黃疇若伯廣

鄱陽董知古叔憲武陵劉瑾懷父長樂胡梓材甫玉牒

趙善迈守約窪來

右題名行書字徑二寸 按涂四友滄熙戊申四月同

詹儀之題名臨桂水月洞時四友官臨賀別駕見桂勝

王初寮名安中別號無盡老人有初寮詞一卷刻入汲

古閣宋六十名家詞臨桂獨秀山有安中所題未顏公

讀書叢數數家字見桂故柳州龍泉寺碑記北嶽王安中

撰並書見瀛志金石略此題名無拓本想久佚矣宋史

宗室世系表趙善迈太宗長子漢恭憲王元佐六世孫

端平丙申仲秋下澣番易李大有貴謙領客東灣臧介

伯忠來遊于時天高氣清尋幽覽勝山腹空洞徐徊久

之宛然有塵外佳致男鼎孫師侍行

杳冫靈岩洞府深有人岩下振湖音龍天聾聽生歡喜

留得神顏立到今 嘉熙庚子重陽日富沙艾田登立

魚山作

右詩行書字徑二寸五分弱年月姓名字徑一寸至一寸五分不等

鄭鎮爰厚來范子堅伯問繼羊丁亥二月幸卯書乇立

魚石室

右題名分書微兼篆體字徑二寸彊至三寸弱不等右行

粵西金石略序云萬厤中制府劉公繼文字節齋靈壁人嘗令人

齋楮墨拓崖壑之文以貽張羽王鳴鳳爲作桂勝又云朱

小岑張石倚精研金石吾粵金石家言劉公提倡於前朱

張兩先生裴章於後其姓名竝應采入金石學錄者也朱

纂臨桂縣志張先生名待攷小岑先生客羊城時與李南澗先生文藻爲金石交約同

先生名依眞臨桂布衣著有九芝草堂詩存紀年詞曾總

修桂林金石志見九芝草堂詩自注

芝草堂詩存序乾隆甲辰乙巳閒高密李少鶴官岑溪令

惜其兄石桐來與余定交時錢塘袁簡齋太史亦來桂林

四方名宿如楊石墟李桐岡許密齋王若農浦柳愚朱

池劉松嵐諸君觴詠贈詹極一時編紀之盛簡齋至比之

趙文子垂龍之會云云亦吾粵詞壇掌故也 吾粵唐子

實先生晟華賸愿唐張漪墓志唐氏有別業在邑南六十

里大塘郁閩志石皮舊其閒今不知尚存否 陸氏金石

學錄補何慶恩廣西人重修梁縣志于金石一門攷證頗

詳按何慶恩灌陽人梁縣係渠縣之誤渠縣志余訪舅之

金石志蒐羅甚富雅閒石未錄全文體例亦微欠精審它

日當補刻入蕙風叢書

楊妃有生於粵西之說容州普甯縣雲陵聖人詳廣西通志鶴林玉露載唐

狄昌唐詩紀事作狄歸昌詩馬嵬煙柳正依依又兒鬱輿幸蜀歸地

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玉環一名阿蠻可爲粵
產佐證北人粢南省曰蠻也

筱珊先生見詒紅格舊鈔六葉所鈔皆永樂大典中輿地
山水人物固實其一則云楊妃容縣碑記在普甯縣東一
百二十步唐天寶四載四門助教許子眞記曰楊妃容州
楊衙人也離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
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許逢一術士忘其姓名云此塚若
高數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
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瘧神以
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
玉相貌絕倫後葷都置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爲女

妃家素貧不獲已而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
坐聽其讀誦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惜如珠玉時楊長史琇
攝行帥事聞之左右令與母偕來一見大奇私謂厥妻曰
此女姿質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弗逮也遂給以金帛
與康求爲女康不從迺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屆無幾何
長史秩滿攜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諳音律明
經史後進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號太真
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爲貴妃云（大典二千三百四十四 子真與妃同
時所記得諸咫聞必無僞誤而妃爲粵產無疑矣

宋詩紀事無時代人徐璿（卷八）乃淸化九年鄉舉博白縣
人閩崇（卷八）乃嘉泰二年進士全州人見嘉靖廣西志選

舉表徐璿又見忠義傳簒仕攝知宜州討歐希範以功授
白州長史皇祐間儂智高叛鐶引兵追至金城驛戮力与
戰死之贈大理寺丞

平南彭子穆先生（見元大梁秋興八首感事撫時極沈鬱
慨慷之致蟲窩都門賴雲芝編修（鶚年）所錄示也彭先生
古文刻人吾邑唐氏涵通樓師友文鈔詩不多見

大梁秋興八首

彭昱堯

日落蒼茫上吹臺太行秋色渡河來登車空抱匡時略
入洛誰憐作賦才高館琴尊懷李杜梁園花月弔鄒枚
酒酣激越風雲氣拔劍長歌未遽哀
芙蓉花隔海門低萬里烽煙震鼓鼙有道豈能容魍魎

出師不憚埽鯨鯢騰空鐵舶屯蒼兕下瀨戈船練水犀
刁斗聲嚴歌管宋越王臺畔夜烏啼
簫鼓樓船豔綺羅颶風頃刻海揚波持籌大賈仍懷土
專閫元戎竟議和十里夷氛迷塹壘還將嶼百纔兵氣湧關河
嶺南自古繁華地珠市荒涼弔尉佗
旌旄坐擁鎮南天玉壘霜明粲戟鮮養寇縱橫驕豺豭
列侯恩寵濫貂蟬三千鐵劵何曾射八百胡椒不值錢
聞道聖明嚴賞罰欠山傾倒總雲煙
羽檄交馳鶴夢驚故鄉偏近五羊城但聞鐵甕聯檣櫓
誰挽銀河洗甲兵漢將幾人追博徳秋風何處訪侯嬴
夷門沽酒空惆悵斜日蕭蕭牧馬鳴

花石摧殘艮嶽高故宮遺跡臆蓬蒿客中弔古憑雙屐
夢裏從戎誦六韜邊檄風塵猶須洞中原屠販半英豪
請纓自許終軍壯欲散千金買寶刀
一劍無端入豫州感時獨立望京樓迂疏深愧書生策
宵吁空貽聖主憂跨鶴騎呼滄海動魚龍宋寞大河秋
漢家新拜嫖姚將屈指膺功望故侯
亭皐木落雁南翔故國京華總斷腸爭柰浮雲遮北極
祇期妖祲落西洋關山作客恐孤騎富貴何心羨萬羊
漫把文無勞遠寄天涯歸夢渡瀟湘

荔浦李容舲　初名雇改佩蘅　由翰林改官安鄉令因詩罷官關中雜詠八首錄二云峭陵山色鬱蒼茫封豕連雞事可傷豈有戰爭能樹國漫從升降等興王草深雨溼唐碑字樹老秋飛漢瓦霜無限古褒鉛不得樂遊原上望斜陽依然雞犬戀新豐重旺兒童唱大風千載霸圖塵草草五陵秋色雨濛濛松槐夾路眠銅狄楊柳排門繫玉驄莫上咸陽橋上望四朝宮殿亂煙中

唐月山　榮業　臨桂諸生采蓮曲云沙棠划子木蘭橈采蓮姊妹隔江招羅衫薄薄香風飄飄香風飄無遠近早歸家免郎問　余讓筆記雅不喜撮鈔近人詩詞雅於鄉邦文獻則未忍視從集置亦未澹較其工拙也

臨桂左丙笙　乾春　道光乙未進士官直隸知縣采桑詞云朝煙暮雨約提筐竟日提筐陌上忙陌上正愁忙不了妾家還記馬頭娘柘館蠶眠怕葉稀相邀人趁夕陽歸可憐

入扣絲絲日知是誰家蕩子衣三起三眠知未知采桑直到最高枝時清不作遼陽夢傳語金夫莫浪疑

陳逵史先生　繼昌　生平著作流傳鮮少雅於陳其年填詞闔見題詞一首耆衙嫗名集丹青拜古人文瀾邁徐庾詩律受吳陳　元注明婁東華亭兩先生　豔說花間筆公集名　羣推篋裏珍玉棟三九句金粟大千因智蘊洵能事張絲遜寫真絳桃儕小影紅杏或前身粲者還隨侍髯廔故絕倫跡跌蕉葉穩指點箋枝親黃絹詞頭妙鳥絲字腳勻同時偶朱竹　宛李武曾異代接蘇辛永憶元龍氣無妨司馬貧橋邊驚火色鳥底走風塵湖海歸墳坫東南盡主賓石交曾結夏水繪幾嬉春快覩孫枝秀重揩祖硯新維摩遺像在　先生別有散花圖　儻許啟緹巾又劉耀椿海南歸櫂詞有和蓮史方伯之作惜元

唱未經坿錄

咸豐年間臨川李氏爲粵西巖商巨擘故宅在臨桂東北行春門內極園亭樹石之盛其後李氏凌夷歸吾外王舅南豐趙子繩先生　準今爲八風奉直會館新化鄧湘皋　顯鶴南村草堂集有一枝亭記我園記李園詩並爲李氏作李氏喜晉接名流執騷壇牛耳與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殆可媲美云

李氏招隱園一枝亭銘記

芸甫水部闢桂城東隅爲招隱園壘土爲山雜植桂樹數十本嘉卉翥鱗怪石嶙峋劘窪坻坪曲隨地勢崇萃

鄧顯鶴

遂遂創若天成其北爲賓館南爲崇臺飛閣浮梁延宇
垂阿規折武接不勞登陟而日極千里又於其東爲亭
高踞山脊俯瞰木杪羣峯送青遙天混碧翠陰成幄白
雲流影旦夕異候晴雨咸宜亭成招賓客侍松甫先生
識其上而落之水部請所以名亭者先生曰茲園據桂
城之幽茲山據叢桂之杪余既羈棲於此諸君復辱余
之棲以爲榛殆蒙莊氏所云巢林一枝者取以名亭庶
有合於攀援桂枝之義衆曰善先生之名斯亭也詞質
而義賅言約而旨遠其可無辭以紀乃屬某記而銘之
其詞曰

桂山之幽桂樹之稠有園一區聊以淹留桂山之陲桂

樹之枝有亭一椽聊以棲遲亭分回旋枝分連蜷一觴
一詠息焉游焉我園在左我亭在右同聲不孤如耕獲
耦建木千尋上林萬樹豈無舊巢匪我傾慕編紀四海
廣廈千間豈無嘉賓共此攀援王孫歸來平子所思邈
焉高風千古一枝樹焉滋茂堂焉宇構我銘不夸公德
是懋

鄧顯鶴

我園記

我園者韋廬先生之園也先生僑居桂巖名其園爲我
園番禺呂君堅曾記之道光癸未先生移居獨秀山之
西湖其旁廢地爲園因澆而沼植援而徑高樹蔭日修
篁引風又於其西爲水榭而時秀峯青壁斗絕若天墜

地出獻媚逞奇於是獨秀之秀遂獨爲此園有落成先
生仍大書我園於其上而屬余爲記且曰余之以我名
園久矣有我斯有園園從我生我以園寄令我無異於
故我茲園豈異於昔園湛然者亦我之池豁然者亦我之木石亭榭凡可以娛我之耳
目怡我之神志者皆可作我園觀必欲執圖而求之是
何異指迹以求履刻舟以求劍也吾子居我園久可無
言以紀余曰達哉先生之言天地一逆旅也何一爲我
之所有造物無盡藏也何一非我之所有澒我則固喪
我則蕩惟至人無我而無往不得其爲我可有園亦可
無園可我園亦可人園我我非主人我非賓昔我非幻
今我非真去我就我何疏何親我失我得何果何因明
乎此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無不可與之人語次客
有進者曰昔漫容居永以吾名溪今先生之名園也將
毋同或又曰茲園敝於昔而顯於今有俟之道殆昌黎
所云俟德之邱者是皆不可以無言遂書其語以告後
來之遊斯園者

寄題李芸甫水部 秉綬 李園 并引

李園在桂林城北華景洞白鶴峯下故明藩舊址以
多李對得名舊爲宋氏有故又名宋氏園今歸芸甫
水部往余客粵時與水部羣從春湖侍郎小松提舉
諸君侍其兄松甫丈觴詠于此非一日矣余去粵後

水部幷而新之極林壑亭臺池榭之盛以書來索余文記之未及爲今補作一詩存集中卽寄水部時松丈又子相繼下世久矣爲之黯然

寶積東偏壘綵北下有名園委荆棘化人蒼手妙天工
人閒亟見開金碧蒼梧隱隱天西南千巖萬岫排瑤參
玆園近市熟無視如入舍徜徉快哉奇事世亦有
黃金一擲高于斗胸中邱壑無盡藏叱逐山靈百怪走
空中樓閣彈指成只赤平地皆蓬瀛梯空但恐真宰訴
抗手會見羣仙迎主人舊是驂鸞客吟詩作畫無時息
潑墨淋漓少宰雲倚窗嘯傲安民石鞭虬蹴象棲霞開
類體凡數十得二十四卷分八鉅冊余幼時輒每種肪爲
體神智體休洗紅兩頭纖纖自君之出矣集詞名藥名之
先兩人世父 謝輯雜體詩鈔鋟行如柏梁體梁父吟離合
之偶憶其一云自君之出矣不復画長眉眉長似遠山山
遠君歸遲

道光季年祥符周稚圭先生之琦開府吾粵刻心日齋十
六家詞錄成適華亭張詩舲先生 祥河 官藩司爲之序末
云公今美成余懶叔夏兩賢合并誠佳話也

王幼霞給諫 鳳生 自號半塘老人 臨桂東鄉地名半塘清
道温雅初耆金石後迺嫥一於詞其四印齋 由谷送張叔
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鴈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慮秋豪心地直所刻
詞宛挾博采精寀絕倫雖廣山毛氏弗逮也王氏枉桂林
張忠烈公墓距棲霞不遠寺僧渾融所葬也 南村草堂詩自注
鄧湘皋詩有朱氏宅看桂用東坡定惠院海棠均起句云
舊家門戶餘喬木桂嶺之桂君家獨自注桂城丹桂惟朱
氏宅二株皆百餘年物又云隱山六洞今亦緣山僧有約
措病目自注同人約異日看老君洞桂皆人謂桂林實無
桂是詩可徵擧固朱氏宅卽朱小岑家

余十二歲時作韶音洞詩桂林多古洞每以形得名此洞
在城北不以形以聲泠泠清音幾足以怡性情恍如奏舜
樂鳥獸皆鏘鳴令我獨坐久神氣爲之清繼此至己卯己
前時常作詩苦不能入格己卯己後沈頓於詞滋甚與詩
判爲兩涂矣

四印齋所刻詞目
蘇文忠東坡樂府二卷元延祐雲閒本
辛忠敏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廣信本
姜堯章白石道人詞集三卷別集一卷
張叔夏山中白雲詞二卷補錄二卷續補一卷
陸輔之詞旨一卷
王聖與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一卷
李易安漱玉詞一卷坿事輯一卷
戈順卿詞林正均三卷發凡一卷坿
右詞六家二十五卷坿刻六卷最十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五言
已上悉依元書編次

周公謹草窗詞 是詞付刻余已出都即本竟未詣余故不知其卷數閒沈乙盦有之 卷金稟校本

馮正中陽春集一卷
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一卷
史邦卿梅溪詞一卷
朱淑真幽栖居士詞一卷坿事輯一卷弟一生脩楳華館校刻本
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
右詞別集南唐一家一卷宋三家三卷詞話一卷最
四萬四千七百二十九言

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補鈔一卷
南宋四名臣詞集一卷
趙忠簡得全居士詞 李莊簡詞
李忠定梁溪詞
白蘭谷天籟集二卷
邵復孺蠙衣詞選四卷
右宋元詞別集三家七卷總集一卷最五萬七千三百九十有四言

趙崇嶓花閒集十卷宋寶慶鄂州本
草堂詩餘二卷大一閣傳鈔太倉本
周美成清真集二卷坿集外詞一卷元巾箱本
蔡伯堅明秀集魏道明注三卷金槧殘本
右詞總集二家十二卷別集二家六卷最九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
已上悉依元書編次

欽從段觀末果也

朱希真樵歌三卷吳枚菴鈔校本
吳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補遺一卷坿劄記一卷都門刻本
又揚州刻本較前刻尤精家藏手面半頓遂逝未經印行余廛得樣本三以其一詒繆筱珊先生
宋元三十一家詞
宋潘閬逍遙詞 李彌孫筠谿樂府 李綱文定公詞已上第一冊
鄧肅栟櫚詞 朱敦儒樵歌拾遺
朱雍梅詞 倪偁綺川詞
高登東溪詞 邱宓文定公詞
曹冠燕喜詞 姜特立梅山詞
趙磻老拙庵詞 袁去華宣卿詞

李處全晦庵詞　管鑑養拙堂詞　已上第二冊
王炎雙溪詩餘　陳亮龍川詞補
陳人傑龜峯詞　許棐梅屋詩餘
方岳秋崖詞　李好古碎錦詞
何夢桂潛齋詞　已上第三冊　趙必瑑覆瓿詞
歐良撫掌詞　无名氏章華詞
元劉秉忠藏春樂府　張弘範淮陽樂府
劉因樵菴詞　陸文圭牆東詩餘
詹玉天游詞　吳澄草廬詞
李孝光五峯詞　已上第四冊
薇省同聲集四卷

江甯端木埰碧瀣詞　吳縣許玉瑑獨絃詞
臨桂王鵬運袁墨詞　況周儀新鶯詞
和珠玉詞一卷
漢州張祥齡臨桂王鵬運況周儀聯句
半唐自定詞
蟲秋集
庚子雅詞　同人唱和之作　春蟄吟　味梨集

臨桂文昌門外閶元寺唐舍利函記相傳爲褚登善書者　謝志辨其非是甚晰爲梁中丞　章鉅攜歸閩中今所存贋石耳寺有楹帖云靈塔空存無碑無舍利風幡不動一對一菩提
吾邑桂山書院在北門內壘綵山麓大門聯云桂林無雜木山水有清音按雷公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死故呂覽云桂枝之下無雜木也然則非佳語矣
臨桂方言有甚雅而近古者謂即時曰登時按通鑑一百四十宋紀順皇帝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注登登時也猶言即時也謂剔燈令明曰梳容齋五筆引廣均挑剔燈火之杖曰梳乜念切注火杖也又方氏通雅引薛用弱集異記敘蕭穎士週二少年登令召至邢曹進夢僧拔眼鏃及窟登言於豎謂薛唐人可知彼時多以登爲立至之義又謂登是得之轉聲編謂是當之轉聲登時猶言當時古庚青蒸與陽通叶故登當枒轉當一作丁即例此

試山羊血法取雞血半杯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疑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變成鮮血試獨腳蓮法持入藥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爲真山羊血治各種氣痛獨腳蓮治癱瘓腫毒
康熙丙午科廣西正主考戶部主事曹首望豐潤人拔貢已酉科正主考兵部郎中王廷伊介休人己卯舉人副主考禮部郎中呂祖德金壇人辛卯舉人是時典試不必皆用進士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脅滿洲人是時隨宦子弟粧與所狂省試

廣西鄉試題名每名下注官至某官順治丁酉科是年歲鄉試第六名鄧開泰注云湖北有瘴令蓋當時知縣缺有有瘴無瘴之分以與人耐煙瘴故專補有瘴缺亦故事也是科題名有卯章甫全州人此姓塵見光緒己卯荃榜五名鄧德祥亦希姓陳蓮史先生及第時封翁葆雪中翰元壽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建雲初福至還期器可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爲營溫飽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貴老襄不用日愁生

蓮史先生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爲道光元年亦可謂幾之先見者已

朱伯韓先生先德蘊山先生嘉慶十八年知濬縣事時滑縣教匪滋事毀城戕官勢張甚濬縣岩邇鄰封勢甚危急先生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甚衆以功加同知銜伯韓先生舉辛卯鄉試第一是科北闈解首董似穀卽同時守城縣尉之子果報之說其信然耶

梁省吾主事蓀慶崇善人癸未進士是年北上挾資勵六同舟有客二三人又有夫婦二人皆未進士故入都謁官名先政先獻游寓方外十金封翁又固遣一獲從之雜志七門最四十四葉一本杭州丁氏善本堂藏鈔本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依明刻本式緻密可愛歸安陸氏皕宋樓亦有鈔本卽從鈔本也刻本始稀如星鳳矣羽王

孃及女相抱痛哭欲爲併命計一人怒色其旁問之知夫孃甯郡人在太平居貨貿遷甚質二女於其人已署券矣又思以重息舉債而贖其女詭言鄉里有產可變置姻

自號灘山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２４
作者＝
页数＝７６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